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一四九冊目次

文編六十四卷（二）　（明）唐順之輯　明天啟元年刻本　　〇〇一

文編六十四卷（二）

（明）唐順之輯

明天啟元年刻本

文編卷之三十五

武進唐順之應德甫選　後學長洲陳元素校

論

論秦伯用孟明　左
邾黑肱來奔　左
論初獻六羽　公羊
孔父　公羊
桓公救衛　公羊
荀息不食言　公羊
毛伯來求金　公羊

世室壞　公羊
晉納接菑不克　公羊
季札讓國　公羊
許世子止弑其君　公羊
論隱公不書即位　穀梁
武氏來求賻　穀梁
築王姬之館　穀梁
會王世子于首止　穀梁
閽弑吳子餘祭　穀梁
論項羽　史
淮南衡山　史
論孔子　史
老子申韓　史
孫武吳起　史
論平原君虞卿　史
藺相如　史
蒙恬　史
韓信　史
列子　史
戾太子　漢

蕭曹　漢
蒯通等　漢
司馬相如　漢
東方朔　漢
司馬遷　漢
劉向　漢
楊雄　漢
吳漢　後漢
鄧訓隲　後漢
竇憲　後漢

龐參橋玄　後漢

樊英　後漢

馮衍　後漢

丁鴻　後漢

馬融　後漢

烏震　五代史

燕　小蘇

趙　小蘇

蘇秦　小蘇

穰侯　小蘇

冢恬　小蘇

荀彧　小蘇

論秦伯用孟明 左

文三年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封殽尸而還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爲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一也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詩曰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孟明有焉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子桑有焉

邾黑肱來奔 左

昭三十一年冬邾黑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地故也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愼也如是夫有所有名而不如其已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爲不義弗可滅已是故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爲利回不爲義疚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彰懲不義也齊豹爲衞司寇守嗣大夫作而不義其書爲盜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以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此二物者所以懲肆而去貪也若艱難其身以險危大人而有名章徹攻難之士將奔走之若竊邑叛君以徼大利而無名

貪冒之民將寘力焉是以春秋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數惡無禮其善志也故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婉而辯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是以君子貴之

論初獻六羽

隱五年初獻六羽初者何始也六羽者何舞也初獻六羽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僭諸公也六羽之爲僭奈何天子八佾諸公六諸侯四諸公者何諸侯者何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其餘大國稱侯小國稱伯子男天子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天子之相則何以三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內始僭諸公昉於此乎前此矣前此則曷爲始乎此僭諸公猶可言也僭天子不可言也

孔父

桓公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及者何累也弒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曰有仇牧荀息皆累也舍仇牧荀息無累者乎曰有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孔父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其義形於色奈何督將弒殤公孔父生而存則殤公不可得而弒也故於是先攻孔父之家殤公知孔父死已必死趨而救之皆死焉孔父正色而立於朝則人莫敢過而致難於其君者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

桓公救衛

僖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孰城城衛也曷為不言城衛滅也孰滅之蓋狄滅之曷為不言狄滅之為桓公諱也曷為為桓公諱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也然則孰城之桓公城之曷為不言桓公城之不與諸侯專封也曷為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為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

荀息不食言

僖十年春晉里克弒其君卓子及其大夫荀息及者何累也弒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曰有孔父仇牧皆累也舍孔父仇牧無累者乎曰有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荀息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其不食其言柰何奚齊卓子者驪姬之子也荀息傅焉驪姬者國色也獻公愛之甚欲立其子於是殺世子申生申生者里克傅之獻公病將死謂荀息曰士何如則可謂之信矣荀息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獻公死奚齊立里克謂荀息曰君殺正而立不正廢長而立幼如之何願與子慮之荀息曰君嘗訊臣矣臣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里克知其不可與謀退弒奚齊荀息立卓子里克弒卓子荀息死之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

○毛伯來求金

文九年毛伯來求金毛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踰年矣何以謂之未君卽位矣而未稱王也未稱王何以知其卽位以諸侯之踰年卽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卽位也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也踰年稱公矣則曷爲於其封內三年稱子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緣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不可曠年無君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毛伯來求金何以書譏何譏爾王者無求求金非禮也然則是王者與曰非也非王者則曷爲謂之王者王者無求曰是子也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文王之法無求而求故譏之也

○世室壞

文十三年自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世室屋壞世室者何魯公之廟也周公稱大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此魯公之廟也曷爲謂之世室世室猶世室也世室不毀也周公何以稱大廟於魯封魯公以爲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爲周公主然則周公之魯乎曰不之魯也封魯公以爲周公主然則周公曷爲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也魯祭周公何以爲牲周公用白牡魯公用騂犅羣公不毛魯祭周公何以爲盛周公盛魯公燾羣公廩世室屋壞何以書譏何譏爾久不脩也

○晉納接菑不克

文十有四年晉人納接菑于邾婁弗克納納者何入辭也其言弗克納何大其弗克納也何大乎其弗克納晉郤缺帥師革車八百乘以納接菑于邾婁力沛若有餘而納之邾婁人言曰接菑晉出也貜且齊出也子以其指則接菑也四貜且也六子以大國壓之則未知齊晉孰有之也貴則皆貴矣雖然貜且也長郤缺曰非吾力不能納也義實不爾克也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弗克納也此晉郤缺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不與大夫專廢置君也曷爲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爲不與大夫之義不得專廢置君也

○季札讓國

襄二十九年吳子使札來聘吳無君無大夫此何以有君有大夫賢季子也何賢乎季子讓國也其讓國奈何謁也餘祭也夷眛也與季子同母者四季子弱而才兄弟皆愛之同欲立之以爲君謁曰今若是迮而與季子國季子猶不受也請無與子而與弟弟兄迭爲君而致國乎季子皆曰諾故諸爲君者皆輕死爲勇飮食必祝曰天苟有吳國尚速有悔于予身故謁也死餘祭也立餘祭也死夷眛也立夷眛也死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季子使而亡焉僚者長庶也即之季子使而反至而君之

爾闔廬曰先君之所以不與子國而與弟者凡爲季子故也將從先君之命與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如不從先君之命與則我宜立者也僚惡得爲君乎于是使專諸刺僚而致國乎季子季子不受曰爾弑吾君吾受爾國是吾與爾爲簒也爾殺吾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也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故君子以其不受爲義以其不殺爲仁賢季子則吳何以有君有大夫以季子爲臣則宜有君者也札者何吳季子之名也春秋賢者不名此何以名許夷狄者不一而足也季子者所賢也曷爲不足乎季子許人臣者必使臣許人子

者必使子也。

○許世子止弒其君

昭十有九年秋，齊高發帥師伐莒，公葬許悼公。賊未討，何以書葬？不成于弒也。曷為不成于弒？止進藥而藥殺也。止進藥而藥殺，則曷為加弒焉爾？譏子道之不盡也。其譏子道之不盡奈何？曰：樂正子春之視疾也，復加一飯則脫然愈，復損一飯則脫然愈，復加一衣則脫然愈，復損一衣則脫然愈。止進藥而藥殺，是以君子加弒焉爾。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是君子之聽止也；葬許悼公，是君子之赦止也。赦止者，免止之罪辭也。

〇論隱公不書卽位　穀梁

隱元年公何以不言卽位成公志也焉成之言君之不取爲公也君之不取爲公何也將以讓桓也讓桓正乎曰不正春秋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隱不正而成之何也將以惡桓也則其惡桓何也隱將讓而桓弑之則桓惡矣桓弑而隱讓則隱善矣善則其不正焉何也春秋貴義而不貴惠信道而不信邪孝子揚父之美不揚父之惡先君之欲與桓非正也邪也雖然既勝其邪心以與隱矣已探先君之邪志而遂以與桓則是成父之惡也兄弟天倫也爲子受之父爲諸侯受之君已廢天倫而忘君父以行小惠曰小道也若隱者可謂輕千乘之國蹈道則未也

〇武氏子來求賻　穀梁

隱三年秋武氏子來求賻武氏子者何也天子之大夫也天子之大夫其稱武氏子何也未畢喪孤未爵未爵使之非正也其不言使何也無君也歸死者曰賵歸生者曰賻曰歸之者正也求之者非正也周雖不求魯不可以不歸魯雖不歸周不可以求之求之爲言得不得未可知之辭也交譏之

○築王姬之館

莊元年夏單伯逆王姬單伯者何吾大夫之命乎天子者也命大夫故不名也不言如何也其義不可受於京師也其義不可受於京師何也曰躬君弑於齊使之主婚姻與齊爲禮其義固不可受也秋築王姬之館於外築禮也於外非禮也築之爲禮何也主王姬者必自公門出於廟則已尊於寢則已卑爲之築節矣築之外變之正也築之外變之爲正何也仇讐之人非所以接婚姻也衰麻非所以接弁冕也其不言齊侯之來逆何也不使齊侯得與吾爲禮也

○會王世子于首止

僖五年夏公孫茲如牟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戴及以會尊之也何尊焉王世子云者唯王之貳也云可以重之尊焉尊之也何重焉天子世子世天下也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戴無中事而復舉諸侯何也尊王世子而不敢與盟也尊則其不敢與盟何也盟者不相信也故謹信也不敢以所不信而加之尊者桓諸侯也不能朝天子是不臣也王世子子也塊然受諸侯之尊已而立乎其位是不子也桓不臣王世子不子則其所善焉何也是則變之正也天子

微諸侯不享覲桓控大國扶小國統諸侯不能以朝天子亦不敢致天王尊王世子於首戴乃所以尊天王之命也世子含王命會齊桓亦所以尊天子之命也世子受之可乎是亦變之正也天子微諸侯不享覲世子受諸侯之尊已而天王尊矣世子受之可也

○閽弑吳子餘祭

襄二十九年閽殺吳子餘祭閽門者也寺人也不稱名姓閽不得齊于人不稱其君閽不得君其君也禮君不使無耻不近刑人不狎敵不邇怨賤人非所貴也貴人非所刑也刑人非所近也舉至賤而加之吳子吳子近刑人也閽弑吳子餘祭仇之也

論項羽

吾聞之周生曰舜目蓋重瞳子又聞項羽亦重瞳子羽豈其苗裔耶何其興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陳涉首難豪傑蠭起相與並爭不可勝數然羽非有尺寸乘勢起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號為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及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已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尚不覺寤而不自責過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

淮南衡山

詩之所謂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信哉是言也淮南衡山親爲骨肉疆土千里列爲諸侯不務遵蕃臣職以承輔天子而專挾邪僻之計謀爲畔逆仍父子再亡國各不終其身爲天下笑此非獨王過也亦其俗薄臣下漸靡使然也夫荆楚僄勇輕悍好作亂乃自古記之矣

論孔子

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鄉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爲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賢人衆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于夫子可謂至聖矣

老子申韓

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于無窮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申子卑卑施之于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礉少恩皆原于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

孫武吳起

世俗所稱師旅皆道孫子十三篇吳起兵法世多有故弗論論其行事所設施者語曰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孫子籌策龐涓明矣然不能早救患于被刑吳起說武侯以形勢不如德然行之于楚以刻暴少恩亡其軀悲夫

論平原君虞卿

平原君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然未睹大體鄙語曰利令智昏平原君貪馮亭邪說使趙陷長平兵四十餘萬衆邯鄲幾亡虞卿料事揣情爲趙畫策何其工也及不忍魏齊卒困于大梁庸夫且知其不可況賢人乎然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自見于後世云

藺相如

知死必勇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方藺相如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勢不過誅然士或怯懦而不敢發相如一奮其氣威信敵國退而讓頗名重太山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

蒙恬

吾適北邊自直道歸行觀蒙恬所爲秦築長城亭鄣塹山堙谷通直道固輕百姓力矣夫秦之初滅諸侯天下之心未定痍傷者未瘳而恬爲名將不以此時彊諫振百姓之急養老存孤務修衆庶之和而阿意興功此其兄弟遇誅不亦宜乎何乃罪地脈哉

韓信

吾如淮陰淮陰人爲余言韓信雖爲布衣時其志與衆異其母死貧無以葬然乃行營高敞地令其旁可置萬家余視其母冢良然假令韓信學道謙讓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于漢家勳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不務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謀畔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

列子

劉向論列子書穆王湯問迂誕恢詭非君子之言今覲穆王與化人遊若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而夏革所言四海之外天地之表無極無盡此固後世仙佛之常言理之當然而漢之偏者未聞焉耳孟子稱楊氏為我其害至于無君楊朱之說不見于世而列子時取之蓋其所以為我者必有問于大道而失于偏故列子莊子時取其合者載焉若楊朱之篇以發身故至于遺禮義毀名節無所復顧此則孟子所謂無君者矣雖列子亦無取焉耳列子之徒不知其師之辭以為朱之言皆不可棄而并錄之過矣

戾太子

巫蠱之禍豈不哀哉此不唯一江充之辜亦有天時非人力所致焉建元六年蚩尤之旗見其長竟天後遂命將出征畧取河南建置朔方其春戾太子生自是之後師行三十年兵所誅屠夷滅死者不可勝數及巫蠱事起京師流血僵尸數萬太子子父皆敗故太子生長于兵與之終始何獨一嬖臣哉秦始皇即位三十九年內平六國外攘四夷死人如亂麻暴骨長城之下頭盧相屬于道不一日而無兵由是山東之難興四方潰而逆秦秦將吏外畔賊臣內發亂作蕭牆禍成二世故曰兵猶火也弗戢必自焚信矣是以蒼頡作書止戈為武聖人以武禁暴整亂止息兵戈非以為殘而興縱之也易曰天之所助者信也君子履信思順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也故田千秋指明蠱情章太子之冤千秋材知未必能過人也以其銷惡運遏亂原因衰激極道迎善氣傳得天人之祐助云

蕭曹

蕭何曹參皆起秦刀筆吏當時錄錄未有奇節漢興依日月之末光何以信謹守管籥參與韓信俱征伐天下既定因民之疾秦法順流與之更始二人同心遂安海內淮陰黥布等已滅唯何參擅功名冠羣后聲施後世爲一代之宗臣慶流苗裔盛矣哉

蒯通等

仲尼惡利口之覆邦家蒯通一說而喪三儁其得不亨者幸也伍被安于危國身爲謀主忠不終而詐讐誅夷不亦宜乎書放四罪詩歌青蠅春秋以來禍敗多矣昔子翬謀桓而魯隱危欒書搆郤而晉厲弑豎牛奔仲叔孫卒郈伯毀季昭公逐費忌納女楚建走宰嚭譖胥夫差喪李園進妹春申斃上官訴屈懷王執趙高敗斯二世縊伊戾坎盟宋痤死江充造蠱太子殺息夫作姦東平誅皆自小覆大繇疏陷親可不懼哉可不懼哉

讀此可以知鄉談去

司馬相如

司馬遷稱春秋推見至隱易本隱以之顯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譏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所言雖殊其合德一也相如雖多虛辭濫說然要其歸引之於節儉此亦詩之風諫何異揚雄以為靡麗之賦勸百而風一猶騁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不已戲乎

○東方朔

劉向言少時數問長老賢人通于事及朔時者皆曰朔口諧倡辯不能持論喜為庸人誦說故令後世多傳聞者而揚雄亦以為朔言不純師行不純德其流風遺書蔑如也然朔名過實者以其詼達多端不名一行應諧似優不窮似智正諫似直穢德似隱非夷齊而似柳下惠戒其子以上容首陽為拙柱下為工飽食安步以仕易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其滑稽之雄乎朔之詼諧逢占射覆其事浮淺行于衆庶童兒牧豎莫不眩耀而後世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語附著之朔故詳錄焉

○司馬遷

自古書契之作而有史官其載籍博矣至孔氏簒之上繼唐堯下訖秦繆唐虞以前雖有遺文其語不經故言黃帝顓頊之事未可明也及孔子因魯史記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輯其本事以爲之傳又簒異同爲國語又有世本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春秋之後七國並爭秦兼諸侯有戰國策漢興伐秦定天下有楚漢春秋故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于大漢其言秦漢詳矣至于采經摭傳分散數家之事甚多疏畧或有抵梧亦其涉獵者廣博貫穿經傳馳騁數千載間斯以勤矣又其是非頗繆于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埶利而羞貧賤此其所蔽也然目劉向揚雄博極羣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嗚呼以遷之博物洽聞而不能以知自全旣陷極刑幽而發憤書亦信矣迹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夫唯大雅旣明且哲能保其身難矣哉

劉向

仲尼稱材難不其然與自孔子後綴文之士衆矣唯孟軻孫況董仲舒司馬遷劉向揚雄此數公者皆博物洽聞通達古今其言有補于世傳曰聖人不出其間必有命世者焉豈近是乎劉氏鴻範論發明大傳著天人之應七畧剖判藝文總百家之緒三統歷譜考步日月五星之度有意其推本之也嗚虖向言山陵之戒于今察之哀哉指明梓柱以推廢興昭矣豈非直諒多聞古之益友與

楊雄

雄之自序云爾初雄年四十餘自蜀來游至京師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奇其文雅召以爲門下史薦雄待詔歲餘奏羽獵賦除爲郎給事黃門與王莽劉歆並哀帝之初又與董賢同官當成哀平間莽賢皆爲三公權傾人主所薦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徙官及莽篡位談說之士用符命稱功德獲封爵者甚衆雄復不侯以耆老久次轉爲大夫恬于埶利乃如是實好古而樂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于後世以爲經莫大于易故作太玄傳莫大于論語作法言史篇莫善于蒼頡作訓纂箴莫善

于虞箴作州箴賦莫深于離騷反而廣之辭莫麗于相如作四賦皆斟酌其本相與放依而馳騁云用心于內不求于外于時人皆曶之唯劉歆及范逡敬焉而桓譚以爲絕倫王莽時劉歆甄豐皆爲上公莽既以符命自立即位之後欲絕其原以神前事而豐子尋歆子棻復獻之莽誅豐父子投棻四裔辭所連及便收不請時雄校書天祿閣上治獄使者來欲收雄雄恐不能自免乃從閣上自投下幾死莽聞之曰雄素不與事何故在此間問其故乃劉棻嘗從雄學作奇字雄不知情有詔勿問然京師爲之語曰惟寂寞自投閣爰淸靜作符命雄以病免復召爲大夫家素貧嗜酒人希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游學而鉅鹿侯芭常從雄居受其太玄法言焉劉歆亦嘗觀之謂雄曰空自苦今學者有祿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後人用覆醬瓿也雄笑而不應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侯芭爲起墳喪之三年大司空王邑納言嚴尤聞雄死謂桓譚曰子常稱楊雄書豈能傳于後世乎譚曰必傳君與譚不及見也凡人賤近而貴遠親見楊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昔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薄仁義非禮學然後世好之者尚以爲過于五經自漢文景之君及司馬遷皆有

是言今楊子之書其義至深而論不詭于聖人若使遭遇時君更越賢知爲所稱善則必度越諸子矣諸儒或譏以爲雄非聖人而作經猶春秋吳楚之君僭號稱王蓋誅絕之罪也自雄之殁至今四十餘年其法言大行而玄終不顯然篇籍具存

吳漢

論曰吳漢自建武世常居上公之位終始倚愛之親諒由質簡而彊力也子曰剛毅木訥近仁斯豈漢之方乎昔陳平智有餘以見疑周勃質朴忠而見信夫仁義不足以相懷則智者以有餘爲疑而朴者以不足取信矣

鄧訓隲

論曰漢世外戚自東西京十有餘族非徒豪橫盈極自取災故必于貽釁後主以至顛敗者其數有可言焉何則恩非己結而權以先之情疏禮重而枉性圖之來寵方授地既害之隙開勢謝讒亦勝之悲哉隲悝兄弟委遠時柄忠勞王室而終莫之免斯樂生所以泣而辭燕也

竇憲

論曰衛青霍去病資强漢之衆連年以事匈奴國耗太半矣而猾虜未之勝後世猶傳其良將豈非以身名自終耶竇憲率羌胡邊雜之師一舉而空朔庭至乃追奔蹐落之表飲馬北鞮之曲銘石負鼎薦告清廟列其功庸兼茂于前多矣而後世莫稱者章末釁以降其實也是以下流君子所甚惡焉夫二三子得之不過房幄之閒非復搜揚仄陋選舉而登也當青病奴僕之時竇將軍念咎之日乃庸力之不暇思鳴之無晨何意裂膏腴享崇號乎東方朔稱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信矣以此言之士有懷琬琰以就煨塵者亦何可支哉

龐參橋玄

論曰任棠姜岐世著其清結甕牖而辭三命殆漢陽之幽人乎龐參躬求賢之禮故民悅其政橋玄厲邦君之威而衆失其情夫豈力不足歟將有道在焉如令其道可忘則彊梁勝矣語曰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子貢曰寧喪千金不失士心昔段干木踰牆而避文侯之命泄柳閉門不納穆公之請貴必有所屈賤亦有所伸矣

樊英

論曰漢世之所謂名士者其風流可知矣雖弛張趣舍時有未純于刻情修容依倚道藝以就其聲價非所能通物方弘時務也及徵樊英楊厚朝廷若待神明至竟無他異英名最高毀最甚李固朱穆等以爲處士純盜虛名無益于用故其所以然也然而後進希之以成名世主禮之以得衆原其無用亦所以爲用則其有用或歸于無用矣何以言之夫煥乎文章時或乖用本乎禮樂適末或疎及其陶搢紳藻心性使由之而不知者豈非道邈用表乖之數跡乎而或者忽不踐之地賒無用之功至乃誚譏遠術賤斥國華以爲力詐可以救淪敝文力足以致寧平智盡于猜察道足于法令雖濟萬世其將與夷狄同也孟軻有言曰以夏變夷不聞變夷于夏況有未濟者乎

馮衍

論曰夫貴者負勢而驕人才士負能而遺行其大略然也二子不其然乎馮衍之引挑妻之譬得矣夫納妻皆知取詈己者而取士則不能何也豈非反妒情易而恕義情難光武雖得之于鮑永猶失之于馮衍夫然義直所以見屈于既往守節故亦彌阻于來情嗚呼

丁鴻

論曰孔子曰太伯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者乃太伯以天下而違周伯夷率絜情以去國並未始有其讓也故太伯稱至德伯夷稱賢人後世聞其讓而慕其風徇其名而昧其致所以激詭行生而取與妄矣至夫鄧彪劉愷讓其弟以取義使弟受非服而已厚其名于義不亦薄乎君子立言非苟顯其理將以啓天下之方悟者立行非獨善其身將以訓天下之方動者言行之所開塞可無慎哉原丁鴻之心主于忠愛乎何其終悟而從義也異夫數子類乎徇名者焉

〇馬融

論曰馬融辭命鄧氏逡巡隴漢之間將有意于居貞乎既而羞曲士之節惜不貲之軀終以奢樂恣性黨附成譏固知識能匡欲者鮮矣夫事苦則矜全之情薄生厚故安存之慮深登高不懼者胥靡之人也坐不垂堂者千金之子也原其大略歸于所安而已矣物我異觀亦更相笑也

烏震

嗚呼忠孝以義則兩得吾既巳言之矣若烏震者可謂忠乎甚矣震之不思也夫食人之祿而任人之事事有任專其責而其國之利害由巳之為不為為之雖利于國而有害于其親者猶將辭其祿而去之別其事衆人所皆可為而任不專巳又其為與不為國之利害不繫焉者如是而不顧其親雖不以為利猶曰不孝况因而利之乎夫能事其親以孝然後能事其君以忠若烏震者可謂大不孝矣尚何有于忠乎

燕

燕召公之後立國于蠻貊之間禮樂微矣春秋之際未嘗出與諸侯會盟至于戰國亦以耕戰自守安樂無事未嘗被兵文公二十八年蘇秦入燕始以縱橫之事說之自是兵交中國無復寧歲六世而亡吳自太伯至壽夢十七世不通諸侯自巫臣入吳教吳乘車戰射與晉楚力爭七世而亡燕吳雖南北絕遠而興亡之迹大略相似彼說客策士借人之國以自快于一時可矣而為國者因而狥之狃狂恣行以速滅亡何哉夫起于僻陋之中而奮于諸侯之上如商周先王以德服人則可不然皆禍也至太子丹不聽鞠武而用田光欲以一匕首斃秦雖使荊軻能害秦王亦何救秦之滅燕而况不能哉此又蘇秦之不取也

趙

趙于戰國彊國也非大夫計未遽亡也孝成王貪上黨之利不聽趙豹而聽趙勝以致秦怒一失矣使廉頗拒秦長平聽秦之間而使趙括代頗再失矣趙括既敗邯鄲被圍虞卿請以重寶附楚魏以援國示秦則秦媾可合王不能用而聽趙豹使鄭朱入秦求媾諸侯因此莫肯救趙三失矣積此三失以致大敗僅能自存由此觀之非獨秦能敗趙而趙之所以自敗者多矣故善爲國者必先定計慮計慮既定雖有禍敗不至亡國也

蘇秦

秦彊而諸侯務游談之士爲橫者易爲功爲從者難爲力然而從成則諸侯利而秦病橫成則秦帝而諸侯虜要之二者皆出于權譎而從爲愈歟蘇秦本說秦爲橫不合而激于燕趙甘心于其所難爲之期年歃血于洹水之上可不謂能乎然曰血未乾犀首一出而齊趙背盟從約皆破蓋諸侯異心譬如連雞不能俱棲勢固然矣而太史公以爲約書入秦秦人爲之閉函谷者十五年此說客之浮語而太史公信之過矣

穰侯

秦誅商君逐穰侯君臣皆失之矣彼二子者知得而不知喪雖智能霸秦而不能免其身蓋無足言者而惠王以怨誅鞅至誣以叛逆昭王以逼遷冉至出老母逐弱弟而不顧甚矣其少恩也彼公子虔方欲報怨固不暇爲國慮矣而范雎欲毀人以自成而至于是可畏也哉

蒙恬

蒙氏爲秦吞滅諸侯其所殘暴多矣子孫以無罪戮死此天意也恬以長城之役竭民力斷地脈自知當死而毅以忠信事上自許無罪死而不厭夫偷合取容各亞李斯此其所以不免者哉然始皇病于瑯琊使毅還禱山川至于沙丘而崩使毅尚從則趙高李斯廢適之謀殆不能發嗚呼天之廢人其固無所復施耶

荀彧　　小蘇

荀文若之于曹公則漢高帝之子房也董昭建九錫之議文若不欲曹公心不能平以致其死君子惜之或以爲文若先識之未究或以爲文若欲終致節于漢氏二者皆非文若之心也文若始從曹公于東郡致其算略以摧滅羣雄固以帝王之業許之矣豈其晚節復疑而不予哉方是時中原略定中外之望屬于曹公矣雖不加九錫天下不歸曹氏而將安往文若之意以爲劫而取之則我有力爭之嫌人懷不忍之志徐而俟之我則無嫌而人亦無憾要之必得而免爭奪之累此文若之

本心也惜乎曹公志于速得不忍數年之須以致文若之死九錫雖至而曆代之事至于乃遂此則曹公之陋而非文若之過也

文編卷之三十六

武進唐順之應德甫選　後學長洲陳元素訂

議

改葬服議　蘇
省試學生代齋郎議　韓
講官議　曾
晉文公問守原議　柳
公族議　曾
爲人後議　曾

改葬服議

經曰改葬緦春秋穀梁傳亦曰改葬之禮緦舉下緬也此皆謂子之于父母其他則皆無服何以識其必然經次五等之服小功之下然後著改葬之制更無輕重之差以此知惟記其最親者其他無服則不記也若主人當服斬衰其餘親各服其服則經亦言之不當惟云緦也傳稱舉下緬者緬猶遠也下謂服之最輕者也以其遠故其服輕也江熙曰禮天子諸侯易服而葬以爲交于神明者不可以純凶况其緬者乎是故改葬之禮其服惟輕以此而言則亦明矣衛司徒文子改葬其叔父問服于子思子思曰禮父母改葬緦既葬而除之不忍

無服送至親也非父母無服無服則弔服而加麻此又其著者也文子又曰喪服既除然後乃葬則其服何服子思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除何有爲然則改葬與未葬者有異矣古者諸侯五月而葬大夫三月而葬士逾月無故未有過時而不葬者也過時而不葬謂之不能葬春秋譏之若有故而未葬雖出三年子之服不變此孝子之所以著其情先王之所以必其時之道也雖有其文未有著其人者以是知其至少也改葬者爲山崩水涌毁其墓及葬而禮不備者若文王之葬王季以水齧其墓魯隱公之葬惠公以有宋師太子少葬故有

闕之類是也喪事有進而無退有易以輕服無加以重服殯于堂則謂之殯瘞于野則謂之葬近代以來事與古異或游或仕在千里之外或子幼妻稚而不能自還甚者拘以陰陽畏忌遂葬于其土及其返葬也遠者或至數十年近者亦出三年其吉服而從于事也久矣又安可取未葬不變服之例而反爲之重服歟在喪當葬猶宜易以輕服況既遠而反純凶以葬乎若果重服是所謂未可除而除不當重而更重也或曰喪與其易也寧戚雖重服不亦可乎曰不然易之與戚則易固不如戚矣雖然未若合禮之爲懿也儉之與奢則儉固愈于奢矣雖然未若合禮之爲懿也過猶不及其此類之謂乎或曰經稱改葬緦而不著其月數則似三月而後除也子思之對文子則曰既葬而除之今宜如何曰自啓至于既葬而除之未三月則服以終三月也曰妻爲夫何如曰如子無弔服而加麻則何如曰今之弔服猶古之弔服也

省試學生代齋郎議

齋郎職奉宗廟社稷之小事蓋士之賤者也執豆籩駿奔走以役于其官之長不以德進不以言揚蓋取其人力以備其事而已矣奉宗廟社稷之小事執豆籩駿奔走亦不可以不敬也于是選大夫士之子弟未爵命者以塞員填闕而教之行事而勤雖小其使之不可以不報也必書其歲歲既久矣于是乎命之以官而授之以事其亦微矣哉學生或以通經舉或以能文稱其微者至于習法律知字書皆有以贊于教化可以使令于上者也自非天姿茂異曠日經久以所進業發聞于鄉閭

稱道于朋友薦于州府而升之司業則不可得而齒乎國學矣然則奉宗廟社稷之小事任力之小者也贊于教化可以使令于上者德藝之大者也其亦不可移易明矣今議者謂學生之無所事謂齋郎之幸而進不本其意因謂可以代任其事而罷之蓋亦不得其理矣今夫齋郎之所事者力也學生之所事者德與藝也以德藝舉之而以力役之是使君子而服小人之事且非國家崇儒勸學誘人爲善之道也此一說不可者也抑又有大不可者焉宗廟社稷之事雖小不可以不專敬之至也古之道也今若以學生兼其事及其歲時日月祭

後授其宗彝罍洗其周旋必不合度其進退必不得宜其思慮必不固其容貌必不莊此其無他其事不習而其志不專故也非近于不敬者歟又有大不可者其是之謂歟若知此不可將令學生恒掌其事而隳壞其本業則是學生之教加少學生之道益貶而齋郎之實猶在齋郎之名尚無也大凡制度之改政令之變利于其舊不什則不可爲已又況不如其舊哉考之于古則非訓稽之于今則非利尋其名而求其實則失其宜故曰議罷齋郎而以學生薦享亦不得其理矣

侍從講官議　潔

孔子之語教人曰不憤悱不啓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告也孟子之語教人曰有答問者荀子之語教人曰不問而告謂之傲問一而告二謂之囋傲非也囋非也君子如嚮故禮無往教而有待問則師之道有問而告之者爾世之挾書而講者終日言而非有問之者也乃不自知其强聒而欲以師自任何其妄也古之教世子之法太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太傅之德行而審喻之則示之以道者以審喻之爲淺故不爲也況于師者何爲也哉正已而使觀之者化

爾故得其行者或不得其所以行得其言者或不得其所以言也仰之而彌高鑽之而彌堅德如是然後師之道盡故天子不得而名也諸侯不得而友也又況得而臣之乎此伊尹太公子思孟子之徒所以忘人之勢而唐虞三代大有爲之君所以忘其勢也世之挾書而講于禁中者官以侍爲名則其任故可知矣乃自以謂吾師道也宜坐而講以爲請于上其爲說曰必如是然後合于古之所謂坐而論道者也夫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卿大夫語其任之無爲與有爲非以是爲尊師之道也且禮于朝王及羣臣皆立無獨坐者于燕皆坐無獨立者故坐未嘗以爲尊師之禮也昔晉平公之于亥唐坐云則坐曾子之侍仲尼子曰參復坐則坐云者蓋師之所以命學者未有果師道也顧僕僕然以坐自請者也則世之爲此者非妄歟故爲此議以解其惑

奇文

晉文公問守原議

晉文公既受原于王難其守問寺人勃鞮以畀趙衰余謂守原政之大者也所以承天子樹霸功致命諸侯不宜謀及媟近以忝王命而晉君擇大任不公議于朝而私議于宮不博謀于卿相而獨謀之寺人雖獲衰之賢足以守國之政不為敗而賊賢失政之端由是滋矣況當其時不乏言議之臣乎狐偃為謀臣先軫將中軍晉君疏而不咨外而不求乃卒定于內豎其可以為法乎且晉君將襲齊桓之業以翼天子乃大志也然而齊桓任管仲以興進豎刁以敗則獲原啓疆適其始政所以

觀視諸侯也而乃背其所以興跡其所以敗然而能霸諸侯者以土則大以力則強以義則天子之冊也誠畏之矣烏能得其心服哉其後景監得以相衛鞅弘石得以殺望之誤之者晉文公也嗚呼得賢臣以守大邑則非失舉也蓋失問也然猶羞當時陷後代若此況于問與舉又兩失者其何以救之哉余故著晉君之罪以附春秋許世子止趙盾之義

公族議　列辨格

不群

天子之適子繼世以為天子其別子皆為諸侯諸侯之適子繼世以為諸侯其別子各為其國之卿大夫皆有采地別子之適子繼世以食其采地其族人百世宗之此之謂大宗其別子亦各仕於其國為卿大夫其適子兄弟宗之五世而止此之謂小宗蓋天子之適子繼世以為天子其別子世為諸侯諸侯之適子繼世以為諸侯其別子各為其國之卿大夫世世食采地皆傳於無窮夫豈有服盡而絕其祿位衣食嫁娶使之自謀者乎非特如此也昔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居五

十三人蓋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其可見者則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邘晉應韓凡蔣邢茅胙祭之屬是也其稱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則周之近屬其稱姬姓之國者四十人則周之同姓而已其爵命之使傳國至於無窮夫豈以服為斷乎至於宗廟之數天子七諸侯五而祭法虞夏商周禘郊祖宗遠或至於數十世之上亦皆未嘗以服為斷也其推而上之報本於祖宗至不可為數推而下之廣骨肉之恩至於無窮蓋其積厚者其流澤遠有天下之功者受天下之報其理勢次序固然也是豈可以拘於

常見議於錙銖之內乎故服盡而戚單者所以節人之常情而爲大宗小宗之數安可以論帝者之功德而爲廣親親之法乎昔武王克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唐虞之後下車而封夏商之後其在異代尚特顯之其急如此況受重於祖宗推原功德之所自出其可以天下之大而儉於骨肉之恩以不滿足海內之望乎孟子曰仁人之於兄弟也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先王推是心以及於同姓之間故有土分之有民分之有寶玉分之有寶器分之成王康王之言曰吾無專享文武之功是皆無所不盡其厚未有從夫略者

也蓋詩裳裳者華刺時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而傳欒郤胥原狐續慶伯降臣之族歸其降在皁隸叔向亦以爲晉國之憂況於帝者之功德與天地等而可使七八世之子孫夷於閭巷之凡民乎後世公族無封國釆地之制而有列於朝有賜於府是亦親而貴之愛而富之之意也其名書於宗籍者繁衍盛大實國家之慶有司雖費非多於天下之國七十有一而姬姓獨居者五十三人其亦求中以節之而已矣顧令袒免以外毋與官衣食嫁娶使之自謀是亦不考於古矣何其野於禮也以世莫能辨故作公族議使好學者得詳焉

議　爲人後議　辨晳

禮大宗無子則族人以支子爲之後爲之後者爲所後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朞禮之所以如此者何也以謂人之所知者近則知親愛其父母而已所知者遠則知有嚴父之義知有嚴父之義則知尊祖知尊祖則知大宗者上以繼祖下以收族不可以絕故有以支子爲之後者爲之後者以受重於斯人故不得不以尊服服之以尊服服之而不爲之降已親之服則猶恐未足以明所後者之重也以尊服服之又爲之降已親之服然後以謂可以明所後者之重而繼祖之道盡此聖人制

禮之義也夫所謂收族者記稱與族人合食序以昭穆別以禮義之類是特諸侯別子之大宗而嚴之如此況知禮所稱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者此天子之大宗是爲天地宗廟百神祭祀之主族人萬世之所依歸而可以不明其至尊至重哉故前世人主有以支子繼立而崇其本親加以號位立廟奉祀者皆見非於古今誠由所知者近不能割棄私愛節之以禮故失所以奉承正統尊無二上之意也若於所後者以尊服服之又爲之降已親之服而退於已親號位不敢以非禮有加也廟祀不敢以非禮有奉也則爲至恩大義固已備矣而

或謂又當易其父母之名從所後者爲屬是未知考於禮也禮爲人後者爲所後者之祖父母父母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者此其服爲所後者而非其爲已也爲其父母朞爲其昆弟大功爲其姊妹適人者小功皆降本服一等者此其服爲已而非爲所後者也使於其父母服則爲已名則爲所後者則是名與實相違服與恩相戾矣聖人制禮不如是之舛也且自古爲人後者不必皆親昆弟之子族人之同宗者皆可爲之則有以大功小功昆弟之子而爲之者矣有以緦麻袒免無服昆弟之子而爲之者矣若當從所後者爲屬則亦當

從所後者爲服從所後者爲服則於其父母有宜爲大功爲小功爲緦麻爲袒免爲無服者矣而聖人制禮皆爲其父母朞使足以明所後者重而已非遂以謂當變其親也親非變則名固不得而易矣戴德王肅喪記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降一等服齊衰朞其服之節居倚廬言語飲食與父在爲母同其異者不祥不禫雖除服心喪三年故至於今著於服令未之有改也豈有制服之重如此而其名遂可以絕乎又崔凱喪服駁曰本親有自然之恩降一等則足以明所後者爲重無緣廼絕之矣夫未嘗以謂可以絕其親而輒謂可以絕其名是

亦惑矣且支子所以後大宗者爲推其嚴父之心以尊祖也顧以尊祖之故而不父其父豈本其恩之所由生而先王教天下之意哉又禮適子不可爲人後者以其傳重也支子可以爲人後者以非傳重也使傳重者後已宗非傳重者後大宗其意可謂即乎人心而使之兩義俱安也今若使爲人後者以降其父母之服一等而遂變革其名不以爲父母則非使之兩義俱安而不即乎人心莫大乎如是也夫人道之於大宗至尊至重不可以絕尊尊也人子之於父母亦至尊至重不可以絕親親也尊尊親親其義一也未有可廢其一者故爲人

後者爲之降其父母之服禮則有之矣爲之絕其父母之名則禮未之有也或以謂欲絕其名者蓋惡其爲二而欲使之爲一所以使爲人後者之道盡也夫迹其實則有謂之所後有謂之所生制其服則有爲已而非爲所後者有爲所後而非爲已者皆知不可以惡其爲二而強使之爲一也至於名者蓋生於實也廼不知其不可以惡其爲二而欲強使之爲一是亦過矣藉使其名可以強使之爲一而迹其實之非一制其服之非一者終不可以易則惡在乎欲絕其名也故古之聖人知不可以惡其爲二而強使之爲一而能使其屬之疏者相

與爲重親之厚者相與爲輕則以禮義而已矣何則使
爲人後者於其所後非已親也而爲之服斬衰三年爲
其祭主是以義引之也於其所生實已親也而降服齊
衰朞不得與其祭是以禮厭之也以義引之則屬之疏
者相與爲重以禮厭之則親之厚者相與爲輕而爲人
後之道盡矣然則欲爲人後之道盡者在以禮義明其
內而不在於惡其爲二而強易其名於外也故禮喪服
齊衰不杖朞章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此見於經爲
人後者於其本親稱父母之明文也漢蔡義以謂宣帝
親謚宜曰悼魏相以謂宜稱尊號曰皇考立廟後世議

者皆以其稱皇立廟爲非至於稱親稱考則未嘗有以
爲非者也其後魏明帝尤惡爲人後者厚其本親故非
漢宣加悼考以皇號又謂後嗣有由諸侯入繼正統者
皆不得謂考爲皇稱妣爲后蓋亦但禁其猥加非正之
號而未嘗廢其考妣之稱此見於前世議論爲人後者
於其本親稱考妣之明文也又晉王坦之喪服議曰罔
極之重非制教之所裁昔日之名非一朝之所去此出
後之身所以有服本親也又曰情不可奪名不可廢崇
本敘恩所以爲降則知爲人後者未有去其所出父母
之名此古今之常理故坦之引以爲制服之證此又見

於前世議論爲人後者於其本親稱父母之明文也是
則爲人後者之親見於經見於前世議論謂之父母謂
之考妣者其大義如此明文如此至見於他書及史官
之記亦謂之父母謂之考妣謂之私考妣謂之本親謂
之親者則不可一二數而以爲世父叔父者則不特禮
未之有載籍已來固未之有也今欲使從所後者爲屬
而變革其父母之名此非常異義也不從經文與前世
數千載之議論亦非常異義也而無所考據以持其說
將何以示天下乎且中國之所以爲貴者以有父子之
道又有六經與前世數千載之議論以治之故也今忽

欲棄之而伸其無所考據之說豈非誤哉或謂爲人後
者於其本親稱父母則爲兩統二父其可乎夫兩統二
父者謂加考以皇號立廟奉祀是不一於正統懷二於
所後所以著其非而非謂不變革其父母之名也然則
加考以皇號與禮及世之稱皇考者有異乎曰皇考一
名而爲說有三禮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
廟曰祖考廟是以皇考爲曾祖之廟號也魏相謂漢宣
帝父宜稱尊號曰皇考既非禮之曾祖之稱又有尊號
之文故魏明帝非其加悼考以皇號至於光武亦於南
頓君稱皇考廟義出於此是又以加皇號爲事考之尊

稱也屈原稱朕皇考曰伯庸又晉司馬機爲燕王告禰廟文稱敢昭告於皇考清惠亭侯是又達於羣下以皇考爲父歿之通稱也以爲曾祖之廟號者於古用之以爲事考之尊稱者於漢用之以爲父沒之通稱者至今用之然則稱之亦有可有不可者乎曰以加皇號爲事考之尊稱者施於爲人後之義是干正統此求之於禮而不可者也達於羣下以皇考爲父沒之通稱者施於爲人後之義非干正統此求之於禮而可者也然則以爲父沒之通稱者其不可如何曰若漢哀帝之親稱尊號曰恭皇安帝之親稱尊號曰孝德皇是又求之於禮

而不可者也且禮父爲士子爲天子祭以天子其尸服以士服子無爵父之義尊父毋也前世失禮之君崇本親以位號者豈獨失爲人後奉祀正統尊無二上之意哉是以子爵父以卑命尊亦非所以尊厚其親也前世崇僞非正之號者其失如此而後世又謂宜如恭親故事增官廣國者亦可謂皆不合於禮矣夫考者父沒之稱然施於禮者有朝廷典冊之文有宗廟祝祭之辭而已若不加位號則無典冊之文不立廟奉祀則無祝祭之辭則雖正其名豈有施於事者顧言之不可不順而已此前世未嘗以爲可疑者以禮甚明也今世議者紛紛至於瀆日累時不知所決者蓋由不考於禮而率其私見也故采於經列其旨意庶得以商榷焉

文編卷之三十七

武進唐順之應德甫選　後學長洲陳元素校

雜著

答客難　東方朔

答賓戲　班固

七發　枚乘

晉問　柳

解嘲　揚雄

進學解　韓

獲麟解　韓

難蜀父老　司馬相如

喻巴蜀檄　司馬相如

為袁紹檄豫州　陳琳

為徐敬業討武曌檄　駱賓王

送窮文　韓

乞巧文　柳

聖主得賢頌　王褒

子產不毀鄉校頌　韓

會聖宮頌　歐

答客難　東方朔

客難東方朔曰蘇秦張儀一當萬乘之主而身都卿相之位澤及後世今子大夫脩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記著於竹帛脣腐齒落服膺而不可釋好學樂道之効明白甚矣自以為智能海內無雙則可謂博文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積數十年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尚有遺行邪同胞之徒無所容居其故何也東方先生喟然長息仰而應之曰是故非子之所能備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蘇秦張儀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擒以兵并為十二國未有雌雄得士者強失士者亡故說得行焉身處尊位珍寶充內外有倉廩澤及後世子孫長享今則不然聖帝德流天下震慴諸侯賓服連四海之外以為帶安於覆盂天下平均合為一家動發舉事猶運之掌賢與不肖何以異哉遵天之道順地之利物無不得其所故綏之則安動之則苦尊之則為將卑之則為虜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深淵之下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雖欲盡節效情安知前後夫天地之大士民之衆竭精馳說並進輻輳者不可勝數悉力慕之困於衣食或失門戶使蘇秦張儀與僕並生於今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侍郎乎傳曰天

下無害雖有聖人無所施才上下和同雖有賢者無所立功故曰時異事異雖安然可以不務脩身乎哉詩曰鼓鍾於宮聲聞於外鶴鳴九皐聲聞於天苟能脩其身何患不榮太公體行仁義七十有二迺設用於文武得信厥說封於齊七百歲而不絕此士所以日夜孳孳脩學敏行而不敢怠也譬若鶺鴒飛且鳴矣傳曰天不爲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地不爲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爲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天有常度地有常行君子有常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詩云禮義之不愆何恤人之言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黈纊充耳所以塞聰明有所不見聰有所不聞舉大德赦小過無求備於一人之義也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蓋聖人之教化如此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則敏且廣矣今世之處士塊然無徒廓然獨居上觀許由下察接輿計同范蠡忠合子胥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偶少徒固其宜也子何疑於予哉若夫燕之用樂毅秦之任李斯酈食其之下齊說行如流曲從如環所欲必得功若丘山海內定國家安是遇其時者也子又何怪之耶語曰以管窺天以蠡測海以筳撞鐘豈能通其條貫考其文理發其

聲音哉猶是觀之譬猶鼴鼠之襲狗狐豚之咋虎至則靡耳何功之有今以下愚而非處士雖欲勿困固不得已此適足以明其不知權變而終惑於大道也

答賓戲 并序　　班固

永平中爲郎與校秘書專篤志於儒學以著述爲業或譏以無功又感東方朔揚雄自諭以不遭蘇張范蔡之時曾不折之以正道明君子之所守故聊復應焉其辭曰賓戲主人曰蓋聞聖人有一定之論烈士有不易之分亦云名而已矣故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夫德不得後身而特盛功不得背時而獨彰是以聖哲之治棲棲遑遑孔席不煖墨突不黔由此言之取舍者昔人之上務著作者前列之餘事耳今吾子幸游帝王之世躬帶紱冕之服浮英華湛道德矕龍虎之文舊矣卒不能

攄首尾奮翼鱗振拔洿塗跨騰風雲使見之者影駭聞之者響震徒樂枕經籍書紆體衡門上無所蒂下無所根獨攄意乎宇宙之外銳思於毫芒之內潛神默記縆以年歲然而器不賈於當己用不效於一世雖馳辯如濤波摛藻如春華猶無益於殿最也意者且運朝夕之策定合會之計使存有顯號亡有美謚不亦優乎主人逌爾而笑曰若賓之言所謂見世利之華闇道德之實守窔奧之熒燭未仰天庭而覩白日也曩者王塗蕪穢周失其馭侯伯方軌戰國橫騖於是七雄虓闞分裂諸夏龍戰虎爭游說之徒風颺電激而救之其餘焱飛景附霅煜其閒者蓋不可勝載當此之時搦朽摩鈍鉛刀皆能一斷是故魯連飛一矢而蹶千金虞卿以顧眄而捐相印夫啾發投曲感耳之聲合之律度淫䵷而不可聽者非韶夏之樂也因勢合變偶時之容風移俗易乖迕而不可通者非君子之法也及至從人合之衡人散之亡命漂說羇旅騁辭商鞅挾三術以鑽孝公李斯奮時務而要始皇彼皆躡風塵之會履顛沛之勢據徼乘邪以求一日之富貴朝爲榮華夕爲顦顇福不盈眥禍溢於世凶人且以自悔況吉士而是賴乎且功不可以虛成名不可以僞立韓設辨以激君呂行詐以賈國說

難既遒其身乃囚秦貨既貴厥宗亦墜是以仲尼抗浮雲之志孟軻養浩然之氣彼豈樂爲迂闊哉道不可以貳也方今大漢洒埽羣穢夷險芟荒廓帝紘恢皇綱基隆於羲農規廣於皇唐其君天下也炎之如日威之如神函之如海養之如春是以六合之內莫不同源共流沐浴玄德稟仰太和枝附葉著譬猶草木之植山林鳥魚之毓川澤得氣者蕃滋失時者零落參天地而施化豈云人事之厚薄哉今吾子處皇代而論戰國曜所聞而疑所覿欲從堥敦而度高乎太山懷氿濫而測深乎重淵亦未至也賓曰若夫鞅斯之倫衰周之凶人既聞

命矣敢問上古之士處身行道輔世成名何述於後者
默而已乎主人曰何爲其然也昔者咎繇謨虞箕子訪
周言通帝皇謀合神聖殷說夢發於傅巖周望兆動於
渭濱齊寗激聲於康衢漢良受書於邳垠皆俟命而神
交匪詞言之所信故能建必然之策展無窮之勳也近
者陸子優游新語以興董生下帷發藻儒林劉向司籍
辨章舊聞楊雄覃思法言太玄皆及時君之門闈究先
聖之壼奥婆娑乎術藝之場休息乎篇籍之囿以全其
質而發其文用納乎聖德烈炳乎後人斯非亞歟若乃
伯夷抗衡於首陽柳惠降志而辱仕顏淵樂於簞瓢孔

終篇於西狩聲盈塞於天淵其吾徒之師表也且吾聞
之一陰一陽天地之方乃文乃質王道之綱有同有異
聖哲之常故曰愼修所志守爾天符委命供己味道之
腴神之聽之名其舍諸賓又不鬬和氏之璧韞於荊石
隨侯之珠藏於蚌蛤乎歷世莫眡不知其將含景耀吐
英精曠千載而流光也應龍潛於潢汙魚黿媟之不覩
其能奮靈德合風雲超忽光而躡昊蒼也故夫泥蟠而
天飛者應龍之神也先賤而後貴者和隋之珎也時暗
而久章者君子之眞也若乃牙曠清耳於管絃離婁眇
目於毫分逢蒙絕技於弧矢般輸摧巧於斧斤良樂軼

能於相馭烏獲抗力於千鈞和鵲發精於鐵石研桑心
計於無垠走亦不任廁技於彼列故密爾自娛於斯文

七發　漢　枚乘

楚太子有疾而吳客往問之曰伏聞太子玉體不安亦
少閒乎太子曰憊謹謝客因稱曰今時天下安寧四字
和平太子方富於年意者久耽安樂日夜無極邪氣襲
逆中若結轖紛屯澹淡噓唏煩醒惕惕怵怵臥不得寧
虛中重聽惡聞人聲精神越渫百病咸生聰明眩曜悅
怒不平久執不廢大命乃傾太子豈有是乎太子曰謹
謝客賴君之力時時有之然未至於是也客曰今夫貴
人之子必宮居而閨處內有保母外有傅父欲交無所
飲食則溫淳甘膬脭醲肥厚衣裳則雜遝曼煖燂爍熱

暑雖有金石之堅猶將銷鑠而挺解也況其在筋骨之
間乎哉故曰縱耳目之欲恣支體之安者傷血脉之和
且夫出輿入輦命曰蹷痿之機洞房清宮命曰寒熱之
媒皓齒娥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膿命曰腐腸之藥
今太子膚色靡曼四支委隨筋骨挺解血脉淫濯手足
惰窳越女侍前齊姬奉後往來游讌縱恣於曲房隱間
之中此甘餐毒藥戲猛獸之爪牙也所從來者至深遠
淹滯永久而不廢雖令扁鵲治內巫咸治外尚何及哉
今如太子之病者獨宜世之君子博見強識承閒語事
變度易意常無離側以為羽翼淹沈之樂浩唐之心遁

佚之志其奚由至哉太子曰諾病已請事此語客曰今
太子之病可無藥石針刺灸療而已可以要言妙道說
而去也不欲聞之乎太子曰僕願聞之客曰龍門之桐
高百尺而無枝中鬱結之輪菌根扶疏以分離上有千
仞之峯下臨百丈之溪湍流遡波又澹淡之其根半死
半生冬則烈風漂霰飛雪之所激也夏則雷霆霹靂之
所感也朝則鸝黃鳱鴠鳴焉暮則羈雌迷鳥宿焉獨鵠
晨號乎其上鵾雞哀鳴翔乎其下於是背秋涉冬使琴
摯斫斬以為琴野繭之絲以為絃孤子之鉤以為隱九
寡之珥以為約使師堂操暢伯子牙為之歌歌曰麥秀

蔪兮雉朝飛向虛壑兮背槁槐依絕區兮臨迴溪飛鳥
聞之翕翼而不能去野獸聞之垂耳而不能行蚑蟜螻
蟻聞之拄喙而不能前此亦天下之至悲也太子能彊
起聽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犓牛之腴菜以筍蒲肥狗之和冒以山膚楚苗之
食安胡之飯摶之不解一啜而散於是使伊尹煎熬易
牙調和熊蹯之臑勺藥之醬薄耆之炙鮮鯉之鱠秋黃
之蘇白露之茹蘭英之酒酌以滌口山梁之餐豢豹之
胎小飰大歠如湯沃雪此亦天下之至美也太子能彊
起嘗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鍾岱之牡齒至之車前似飛鳥後類距虛穱麥服處躁中煩外羈堅轡附易路於是伯樂相其前後王良造父爲之御秦缺樓季爲之右此兩人者馬佚能止之車覆能起之於是使射千鎰之重爭千里之逐此亦天下之至駿也太子能彊起乘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既登景夷之臺南望荆山北望汝海左江右湖其樂無有於是使博辯之士原本山川極命草木比物屬事離辭連類浮游覽觀乃下置酒于虞懷之宮連廊四注臺城層構紛紜玄綠輦道邪交黃池紆曲溷章白鷺孔鳥鶤鵠鵷雛鵁鶄翠鬣紫纓螭龍德牧邕邕羣鳴陽

魚騰躍奮翼振鱗漃漻薵蓼蔓草芳苓女桑河柳素葉紫莖苗松豫章條上造天梧桐并閭極望成林衆芳芬鬱亂於五風從容猗靡消息陰陽列坐縱酒蕩樂娛心景春佐酒杜連理音滋味雜陳肴糅錯該練色娛目流聲悅耳於是乃發激楚之結風揚鄭衛之皓樂使先施徵舒陽文段干吳娃閭娵傅予之徒雜裾垂髾目窕心與揄流波雜杜若蒙清塵被蘭澤嬿服而御此亦天下之靡麗皓侈廣博之樂也太子能彊起游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將爲太子馴騏驥之馬駕飛軨之輿乘牡駿之乘右夏服之勁箭左烏號之雕弓游涉乎雲林周馳乎蘭澤弭節乎江潯掩青蘋游清風陶陽氣蕩春心逐狡獸集輕禽於是極犬馬之才困野獸之足窮相御之智恐虎豹慴鷙鳥逐馬鳴鑣魚跨麋角履游麕兔蹈踐麖鹿汗流沫墜寃伏陵窘無創而死者固足充後乘矣此校獵之至壯也太子能彊起游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然陽氣見於眉宇之間侵淫而上幾滿大宅

客見太子有悅色遂推而進之曰冥火薄天兵車雷運旌旗偃蹇羽毛肅紛馳騁角逐慕味爭先徼墨廣博望之有圻純粹全犧獻之公門太子曰善願復聞之

客曰未既於是榛林深澤煙雲闇莫兕虎並作毅武孔猛袒裼身薄白刃磑磑矛戟交錯收獲掌功賞賜金帛掩蘋肆若爲牧人席旨酒嘉肴羞炰膾炙以御賓客涌觴並起動心驚耳誠必不悔決絕以諾貞信之色形於金石高歌陳唱萬歲無斁此眞太子之所喜也能彊起而游乎太子曰僕甚願從直恐爲諸大夫累耳然而有起色矣

客曰將以八月之望與諸侯遠方交游兄弟並往觀濤乎廣陵之曲江至則未見濤之形也徒觀水力之所到則卹然足以駭矣觀其所駕軼者所擢拔者所揚汩者

所温汾者所滌汔者雖有心畧辭給固未能縷形其所由然也怳兮惚兮聊兮慄兮混汩汩兮忽兮慌兮俶兮儻兮浩瀇瀁兮秉意乎南山通望乎東海虹洞兮蒼天極慮乎崖涘流攬無窮歸神日母汩乘流而下降兮或不知其所止或紛紜其流折兮忽繆往而不來臨朱汜而遠逝兮中虛煩而益怠莫離散而發曙兮內存心而自持於是澡槩胷中灑練五藏澹澉手足頮濯髮齒揄棄恬怠輸寫淟濁分決狐疑發皇耳目當是之時雖有淹病滯疾猶將伸傴起躄發瞽披聾而觀望之也況直眇小煩懣酲醲病酒之徒哉故曰發蒙解惑不足以言

也太子曰善然則濤何氣哉

客曰不記也然聞於師曰似神而非者三疾雷聞百里江水逆流海水上潮山出內雲日夜不止衍溢漂疾波涌而濤起其始起也洪淋淋焉若白鷺之下翔其少進也浩浩溰溰如素車白馬帷蓋之張其波涌而雲亂擾擾焉如二軍之騰裝其旁作而奔起也飄飄焉如輕車之勒兵六駕蛟龍附從太白純馳浩蜺前後絡繹顒顒卬卬椐椐彊彊莘莘將將壁壘重堅沓雜似軍行訇隱匈礚軋盤涌裔原不可當觀其兩旁則滂渤怫鬱闇漠感突上擊下律有如勇壯之卒突怒而無畏蹈壁衝津窮曲隨隈踰岸出追遇者死當者壞初發乎或圍之津涯荄軫谷分迴翔青篾銜枚檀桓弭節伍子之山通厲骨母之場凌赤岸篲扶桑橫奔似雷行誠奮厥武如振如怒沌沌渾渾狀如奔馬混混庉庉聲如雷鼓發怒庢沓清升踰跇侯波奮振合戰于藉藉之口鳥不及飛魚不及走紛紛翼翼波涌雲亂蕩取南山背擊北岸覆虧丘陵平夷西畔險險戲戲崩壞陂池決勝乃罷瀄汩潺湲披揚流灑橫暴之極魚鼈失勢顛倒偃側沋沋湲湲蒲伏連延神物怪異不可勝言直使人踣焉洄闇悽愴焉此天下怪異詭觀也太子能起觀之乎太子曰僕病

未能也

客曰將爲太子奏方術之士有資畧者若莊周魏牟楊朱墨翟便蜎詹何之倫使之論天下之精微理萬物之是非孔老覽觀孟子持籌而算之萬不失一此亦天下要言妙道也太子豈欲聞之乎於是太子據几而起曰渙乎一聽聖人辯士之言涊然汗出霍然病已

晉問　讀柳

吳子問於柳先生曰先生晉人也晉之故宜知之曰然然則吾願聞之可乎曰可晉之故封太行倚之首陽起之黃河迤之大陸靡之或巍而高或呀而淵景霍汾澮以經其壖若化若遷鈎嬰蟬聯然後融爲平川而侯之都居大夫之邑建焉其高壯則騰突撑拒聱呀欝怒若熊羆之咆虎豹之嗥終古而不去擢秦搏齊當者失據燕狄惴怯若卵就壓振振業業覷闞蹀戶惕若僕妾其接衍則平盈旋緣紆徐夷延若飛鳶之翔舞洄水之容與以稼則碩以植則茂以牧則蕃以畜則庶而人用是富而邦以之阜其河則濬源崑崙入于天淵出乎無門行乎無垠自匈奴而南以介西鄙衝奔太華運肘東指混潰后土濆濁麃沸黿鼉詭怪于于汩汩騰到馺越委泊天渙呀呷歙納摧雜失墜其所盪激則連山參差廣野壞裂轟雷努風撼鍋于巇崩石之所轉躍大木之所擢拔瀰汗洞踏者彌數千里若萬夫之斬伐而其舳轤之所負檣檣之所御鱗川林鬱隤雲遁雨霽目而下者㩤㩤沄沄百舍一赴若是何如吳子曰先生之言豐厚險固誠晉之美矣然晉人之言表裏山河者備敗而已非以爲榮觀顯大也吳起所謂在德不在險此晉人之

籍也願聞其他

先生曰大鹵之金棠溪之工火化水淬器備以充爲棘爲矛爲鎩爲鉤爲鏑爲鏃出太白徵辜收召招提伏曲尤肅肅𦑐𦑐合衆靈而成之博者狹者曲者直者岐者勁者長者短者攢之如星奔之如霆運之如縈浩浩奕奕淋淋滌滌熒熒的的若雪山冰谷之積觀者膽掉目出寒液當空發耀英精互繞晃蕩洞射天氣盡白日規爲小鑠雲破霄踮墜飛鳥弓人之弓函人之甲膠角百選犀兕七屬乃使跟超掖夾之倫服而持之南瞰諸華北讋羣夷枝擊節制鬬于天下是善爲師延目而望之固以爭拘𢄙汗兒胄肉袒進不敢降退不敢竄若是何如吳子曰夫兵之用由德則吉由暴則凶是又不可爲美觀也先軫曰師直爲壯曲爲老況徒以堅甲利刃之爲上哉

先生曰晉國多馬屈焉是產土寒氣勁崖坼谷裂草木短縮鳥獸墜匿而馬蕃焉師師兟兟溶溶沄沄轠轠轔轔或赤或黃或玄或蒼或醇或麗黔然而陰炳然而陽若旌旆旂幟之煌煌乍進乍止乍復乍起乍奔乍躓若江漢之水疾風驅濤擊山盪壑雲沸而不止羣飲源槁迴食野赭浴川變浪噴震播灑潰潰焉若海神駕雪而

來下觀其四散惝恍開合萬狀聳者鵲厲怒者人搏決然坌躍千里招角風驟霧鬣斷山抉犁耳擢層雲腹掐衆木寂寥遠遊不夕而復攫地跳梁堅骨鬪筋交頸互齧鬪目相馴槩渡更噓昂首張斷其小者則連牽纏繞仰乳俯齕蟻雜沓集啾啾渠渠旅走叢立其材之可者收斂攻教捽手飛𥦗指毛命物百步就羈牽以佝息御以王良超以范鞅軒以欒鍼以佃以戎獸獲厥摧若是何如吳子曰恃險與馬者予不闕乎故曰冀之北土馬之所生是不一姓請置此而新其說

先生曰晉之北山有異材梓匠工師之爲宮室求大木者天下皆歸焉仲冬既至寒氣凝成外凋內貞瀋液不行乃堅乃良萬工舉斧以入必求諸巖崖之欹傾淵壑之紆縈崚嶒屼之杪顛漱泉源之淙潛根絞怪石不土而植千尋百圍與石同色羅列而伐者頭抗河漢牙披虹霓聲振連繹柿填層溪丁丁登登硠硠稜稜若兵車之乘凌其響之所應則潰潰淵淵洶洶蕘蕘若寮若崩若螭龍之鬪風霆相騰其殊而下者札嶬梢殺摧崒坱北霞披電裂又似共工觸不周而天柱折鶡鶡鵴鴿號鳴飛翔猵犴虎兕夰觸聾慄伏無所入遁無所脫然後斷度收羅梢危顛芟繁柯乘水潦之波以入于河而流

爲盪突硉兀轉騰冒沒類秦神驅石以柴大海抵曲觸壁匯流雷解前者汨越後者追隨乃下龍門之懸水摺拉頹踏捽首軒尾瀕入重淵不知其幾百里也濤波之旋滔山觸天既渟既平弭望悠焉良久乃始昂屹涌溢挺拔而出林立峯峯穿雲蔽日渙然自撓復就行列渾渾而去以至其所唯良工之指顧叢臺阿房長樂未央建章昭陽之隆麗詭特皆是之自出若是何如吳子曰吾聞君子患無德不患無土患無土不患無人患無人不患無宮室患無宮室不患材之不已有先生之所陳四累之下也且讎祁既成諸侯叛之

先生曰河魚之大上迎濤波羅縷津涯千里來驟重馬輕車遂以君命矢而縱觀焉大罟斷流修網亘山罩罾羅麗纖維其間巨舟軒昂佗佗廻環水師更呼聲裂商顏於是鼓譟沓集而從之扼龍吭拔鯨鰭戮白黿逐毒螭叱馮夷立水涓搜攪流瀉㨮縮推移梁會網壓騰天弭闔棹擲擁躍以登夫歷山之垂如川之歸如山之摧如雲之披其有乘化會神振拔連淪摘其文出怪鱗騰飛濤而上逸生電雷於龍門者猶仰綸飛繳頓踏而取之莫不脫角裂鬣呀赫鬧匍復就彎切莫保龍籍其糅五味布列雕俎風雲失勢泪散遠去若夫鈔鮨鯆鯉鰋

體魵鰻之瓚厝㡰裂者、夬固不足悉數漏脫絃目、養之
水府、西三河之人則已塡溢饜飫腥膏鬲鹵、聞膾炙之
美、則掩鼻蹙頞賤甚糞土而莫顧者也、若是何如、吳子
曰、一時之觀不足以夸後世、口舌之味不足以利百姓、
姑欲聞其上者、
先生曰、猗氏之鹽、晉寶之大也、人之賴之、與穀同化、若
神造非人力之功也、但至其所則見溝塍畦畹之交錯、
輪囷若稼若闌、敝兮勻勻、渙兮鱗鱗、邐灑紛屬、不知其
垠、俄然決源醞流、交灌互澍、若枝若股、委曲延布、脉寫
膏浸、潗濕滑汨、彌高掩庳、漫瀧冐堁、決決沒沒、遠近混

會、抵値隄防、瀠瀛沛濊、偃然成淵、潒然成川、觀之者徒
見浩浩之水而莫知其以、及神液陰漉、甘鹵密起、孕靈
富媼、不愛其美、無聲無形、爍結迅㡬、廻眸一瞬、積雪百
里、晶晶曅曅、奮賁離析、鍛圭推璧、眩轉的爍、乍似隕星
及地、明滅相射、氷裂雹碎、寵嵷增益、大者印纍、小者珠
剖、涌者如紙、坳者如缶、日晶熠熠、瑩駮雹走、亘步盈車、
方尺數十、於是裒斂合集、舉而堆之、皓皓乎懸圃之巍
巍、皦乎瀛乎、狂山太白之淋漓、駭化變之神奇、卒不可
推也、然後驢蠃牛馬之運、西出秦隴、南過樊鄧、北極燕
代、東踰周宋、家獲作鹽之利、人被六氣之用、和鈞兵食、

以征以貢、其養天下也、與海分功、可謂有濟矣、若是何
如、吳子曰、魏絳之言曰、近寶則官室乃貧、豈謂是耶、雖
然此可以利民矣、而未爲民利也、先生曰、願聞民利、吳
子曰、安其常而得所欲、服其教而便於己、百姓通行而
不知所自來、老幼親戚相保而無德之者、不苦兵刑、不
疾賦役、所謂民利民自利者是也、
先生曰、文公之霸也、援秦破楚、囊括齊宋、曹魏解裂、魯
鄭震恐、定周於溫、奉冊受錫、夾輔糾逖、以爲侯伯、齊盟
踐土、低昂玉帛、天子恃焉以有諸侯、諸侯恃焉以有其
國、百姓恃焉以有其妻子而食其力、叛者力取、附者仁

撫、推德義、立信讓、示必行、明所嚮、違禁止、一好尚、春秋
之事、公侯大夫策文馬、馳軒車、出入環連、貫於國都、則
有五筵之堂、九几之室、大小定位、左右有秩、倉牢廩餼、
交錯文質、饗有嘉樂、宴有庭實、登降好賦、犧象畢出、犢
勞贈賄、率禮無失、六卿理兵、大戎小戎、鍾鼓丁寧、以討
不恭、車埒萬乘、卒半天下、鼓之則震、旆之則畏、其號令
之動、若水之源、若輪之旋、莫不如志、當此之時、咸能驩
娛以奉其上、故其民至于今好義而任力、此以民力自
固、假仁義而用天下、其遺風尚有存者、若是可以爲民
利也乎、吳子曰、近之矣、然猶未也、彼罰者以爲心也、引

大利以自嚮而援他人之力以自爲固、而民乃後焉、非不知而化、不令而一、與乎吾嚮之陳者、故曰近之矣、猶未也、

先生曰、三河古帝王之更都焉、而平陽堯之所理也、有茅茨采椽土型之度、故其人至于今儉嗇、有溫恭克讓之德、故其人至于今善讓、有師錫僉曰疇咨之道、故其人至于今好謀而深、有百獸率舞鳳凰來儀於變時雍之美、故其人至于今和而不怒、有昌言儆戒之訓、故其人至于今憂思而畏禍、有無爲不言垂衣裳之化、故其人至于今恬以愉、此堯之遺風也、願以聞於子、何如、吳子

離席而立、拱而言曰、美矣善矣、其蔑有加矣、此固吾之所欲聞也、夫儉則人用足而不淫、讓則遵分而進善、其道不鬪、謀則通於遠而周於事、和則仁之質、戒則義之實、恬以愉則安而久、於其道也、至乎哉、今主上方致太平、動以堯爲準、先生之言、道之奧者、若果有貢于上、則吾知其易易焉也、舉晉國之風以一諸天下、如斯而已矣、敬再拜受賜、

解嘲　　揚雄

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起家至二千石、時雄方草創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人有嘲雄以玄之尚白、雄解之、號曰解嘲、其辭曰、客嘲楊子曰、吾聞上世之士、人綱人紀、不生則已、生必上尊人君、下榮父母、析人之圭、儋人之爵、懷人之符、分人之祿、紆青拖紫、朱丹其轂、今吾子幸得遭明盛之世、處不諱之朝、與羣賢同行、歷金門、上玉堂有日矣、曾不能畫一奇、出一策、上說人主、下談公卿、目如燿星、舌如電光、一從一橫、論者莫當、顧默而作太玄五千文、枝葉扶疏、獨說數十餘萬言、深

者入黃泉、高者出蒼天、大者含元氣、細者入無間、然而位不過侍郎、擢纔給事黃門、意者玄得無尚白乎、何爲官之拓落也、楊子笑而應之曰、客徒欲朱丹吾轂、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也、往昔周網解結、羣鹿爭逸、離爲十二、合爲六七、四分五剖、並爲戰國、士無常君、國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貧、矯翼厲翮、恣意所存、故士或自盛以橐、或鑿坏以遁、是故鄒衍以頡頏而取世資、孟軻雖連蹇、猶爲萬乘師、今大漢左東海、右渠搜、前番禺、後椒塗、東南一尉、西北一候、徽以糾墨、制以鑕鈇、散以禮樂、風以詩書、曠以歲月、結以倚廬、天下之士、雷動雲合、魚

譁雜襲咸營于八區家家自以爲稷契人人自以爲皐陶戴縰垂纓而談者皆擬于阿衡五尺童子羞比晏嬰與夷吾當塗者升青雲失路者委溝渠旦握權則爲卿相夕失勢則爲匹夫譬若江湖之崖渤澥之島乘鴈集不爲之多雙鳧飛不爲之少昔三仁去而殷墟二老歸而周熾子胥死而吳亡種蠡存而越霸五羖入而秦喜樂毅出而燕懼范雎以折摺而危穰侯蔡澤以噤吟而笑唐舉故當其事事也非蕭曹子房平勃樊霍則不能安當其無事也章句之徒相與坐而守之亦無所患故世亂則聖哲馳騖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夫

上世之士或解縛而相或釋褐而傅或倚夷門而笑或橫江潭而漁或七十說而不遇或立談而封侯或枉于乘于陋巷或擁篲而先驅是以士頗得信其舌而奮其筆窒隙蹈瑕而無所詘也當今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師羣卿不揖客將相不俛眉言奇者見疑行殊者得辟是以欲談者卷舌而同聲欲步者擬足而投跡鄉使上世之士處乎今世策非甲科行非孝廉舉非方正獨可抗疏時道是非高得待詔下觸聞罷又安得青紫且吾聞之炎炎者滅隆隆者絕觀雷觀火爲盈爲實天收其聲地藏其熱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攫拏者亡默默者存

位極者高危自守者身全是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極爰清爰靜游神之庭惟寂惟漠守德之宅世異事變人道不殊彼我易時未知何如今子乃以鴟梟而笑鳳凰執蝘蜓而嘲龜龍不亦病乎子徒笑我玄之尚白吾亦笑子病甚不遇俞跗與扁鵲也悲夫客曰然則靡玄無所成名乎范蔡以下何必玄哉揚子曰范雎魏之亡命也折脅摺髂免於徽索翕肩蹈背扶服入橐激卬萬乘之主介涇陽抵穰侯而代當也蔡澤山東之匹夫也顩頤折頞涕垂流沫西揖強秦之相搤其咽而亢其氣拊其背而奪其位時也天下已定金革已平都於洛陽婁敬

委輅脫輓掉三寸之舌建不拔之策舉中國徙之長安適也五帝垂典三王傳禮百世不易叔孫通起於枹鼓之間解甲投戈遂作君臣之儀得也呂刑靡敝秦法酷烈聖漢權制而蕭何造律宜也故有造蕭何之律於唐虞之世則悖矣有作叔孫通之儀於夏殷之時則惑矣有建婁敬之策於成周之世則繆矣有談范蔡之說於金張許史之前則狂矣夫蕭規曹隨留侯畫策陳平出奇功若太山響若坻隤雖其人之贍智哉亦會其時之可爲也故爲可爲於可爲之時則從爲不可爲於不可爲之時則凶若夫藺生收功於章臺四皓采榮於南山

公孫創業於金馬驃騎發跡於祁連司馬長卿竊貲於卓氏東方朔割炙於細君僕誠不能與此數子並故默然獨守吾太玄

進學解

韓愈

國子先生晨入太學招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業精於勤荒於嬉行成於思毀於隨方今聖賢相逢治具畢張拔去兇邪登崇俊良占小善者率以錄名一藝者無不庸爬羅剔抉刮垢磨光蓋有幸而獲選孰云多而不揚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言未既有笑於列者曰先生欺予哉弟子事先生于茲有年矣先生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焚膏油以繼晷恒兀兀以窮年先生之業可謂勤矣觝排異端攘斥佛老補苴罅漏張皇幽眇尋墜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廻狂瀾於既倒先生之於儒可謂有勞矣沈浸醲郁含英咀華作為文章其書滿家上窺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佶屈聱牙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先生之於文可謂閎其中而肆其外矣少始知學勇於敢為長通於方左右具宜先生之於為人可謂成矣然而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於友跋前躓後動輒得咎暫為御史遂竄南夷三年博士冗不見治命與仇謀取敗幾時冬暖而

兒號寒，年豐而妻啼饑，頭童齒豁，竟死何裨。不知慮此，而反教人爲。先生曰：吁，子來前。夫大木爲杗，細木爲桷，欂櫨侏儒，椳闑扂楔，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俱收並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登明選公，雜進巧拙，紆餘爲妍，卓犖爲傑，校短量長，惟器是適者，宰相之方也。昔者孟軻好辯，孔道以明，轍環天下，卒老於行。荀卿守正，大論是弘，逃讒於楚，廢死蘭陵。是二儒者，吐辭爲經，舉足爲法，絕類離倫，優入聖域，其遇於世何如也。今先生學雖勤而不繇其統，言雖多而不要其中，文雖奇而不濟於用，行雖修而不顯於衆，猶且月費俸錢，歲靡廩粟，子不知耕，婦不知織，乘馬從徒，安坐而食，踵常途之促促，窺陳編以盜竊，然而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斥，茲非其幸歟。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投閑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商財賄之有亡，計班資之崇庳，忘己量之所稱，指前人之瑕疵，是所謂詰匠氏之不以杙爲楹，而訾醫師以昌陽引年，欲進其豨苓也。

獲麟解

韓

麟（以祥不祥字作眼目）之爲靈昭昭也。詠於詩，書於春秋，雜出於傳記百家之書，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爲祥也。然麟之爲物，不畜於家，不恒有於天下，其爲形也不類，非若馬牛犬豕豺狼麋鹿然。然則雖有麟，不可知其爲麟也。角者吾知其爲牛，鬣者吾知其爲馬，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爲犬豕豺狼麋鹿，惟麟也不可知。不可知，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雖然，麟之出，必有聖人在乎位，麟爲聖人出也。聖人者必知麟，麟之果不爲不祥也。又曰：麟之所以爲麟者，以德不以形。若麟之出不待聖人，則謂之不祥也亦宜。

難蜀父老　司馬相如

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威武紛紜湛恩汪濊羣生霑濡洋溢乎方外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攘風之所被罔不披靡因朝冉從駹定筰存邛略斯榆舉苞蒲結軼還轅東鄉將報至於蜀都耆老大夫搢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辭畢進曰蓋聞天子之牧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今罷三郡之士通夜郎之塗三年於茲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贍今又接之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此亦使者之累也竊爲左右患之且夫邛筰西僰之與中國竝也歷年茲多不

可記已仁者不以德來彊者不以力并意者其殆不可乎今割齊民以附夷狄弊所恃以事無用鄙人固陋不識所謂使者曰烏謂此乎必若所云則是蜀不變服而巴不化俗也僕常惡聞若說然斯事體大固非觀者之所覯也余之行急其詳不可得聞已請爲大夫粗陳其畧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夫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昔者洪水沸出氾濫衍溢民人升降移徙崎嶇而不安夏后氏慼之乃堙洪塞源決江疏河灑沈澹災東歸之於海而天下永寧當斯之勤豈惟民哉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腠胝無胈膚不生毛故休烈顯乎無窮聲稱浹乎于茲且夫賢君之踐位也豈特委瑣喔躖拘文牽俗修誦習傳當世取說云爾哉必將崇論竑議創業垂統爲萬世規故馳鶩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參天貳地且詩不云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是以六合之內八方之外浸潯衍溢懷生之物有不浸潤於澤者賢君恥之今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咸獲嘉祉靡有闕遺矣而夷狄殊俗之國遼絕異黨之域舟車不通人跡罕至政教未加流風猶微內之則犯義侵禮於邊境外之

則邪行橫作放殺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老不辜幼孤爲奴虜係縲號泣內嚮而怨曰蓋聞中國有至仁焉德洋恩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獨曷爲遺已舉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戾夫爲之垂涕況乎上聖又焉能已故北出師以討彊胡南馳使以誚勁越四面風德二方之君鱗集仰流願得受號者以億計故乃關沫若徼牂牁鏤靈山梁孫原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使疏逖不閉曶爽闇昧得耀乎光明以偃甲兵於此而息討伐於彼遐邇一體中外禔福不亦康乎夫拯民於沈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夷繼周氏

之絕業天子之亟務也百姓雖勞又惡可以已乎哉且夫王者固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逸樂者也然則受命之符合在於此方將增太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鸞揚樂頌上減五下登三觀者未覩旨聽者未聞音猶鷦鵬已翔乎寥廓之宇而羅者猶視乎藪澤悲夫於是諸大夫芒然喪其所懷來失厥所以進喟然並稱曰允哉漢德此鄙人之所願聞也百姓雖勞請以身先之敝罔靡徙遷延而辭退

喻巴蜀檄

司馬相如

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安集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屈膝請和康居西域重譯納貢稽顙來享移師東指閩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朝南夷之君西僰之長常效貢職不敢墮怠延頸舉踵喁喁然皆鄉風慕義欲為臣妾道里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順者已誅而為善者未賞故遣中郎將往賓之發巴蜀之士各五百人以奉幣帛衛使者不然靡有兵革之事戰鬭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興制驚懼子

弟憂患長老郡又擅為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夫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皆攝弓而馳荷兵而走流汗相屬唯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議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讎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珪而爵位為通侯處列東第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孫行事甚忠敬居位甚安逸名聲施於無窮功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而不辭也今奉幣役至南夷即自賊殺或亡逃抵誅

身死無名謚爲至愚恥及父母爲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曉喻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讓三老孝弟以不教誨之過方今田時重煩百姓已親見近縣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徧聞檄到亟下縣道使咸喻陛下之意無忽

爲袁紹檄豫州　陳琳

蓋聞明主圖危以制變忠臣慮難以立權是以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立非常之功夫非常者固非常人所擬也曩者彊秦弱主趙高執柄專制朝權威福由已時人迫脅莫敢正言終有望夷之敗祖宗焚滅汙辱至今永爲世鑒及臻呂后季年產祿專政內兼二軍外統梁趙擅斷萬機決事省禁下陵上替海內寒心於是絳侯朱虛興兵奮怒誅夷逆暴尊立太宗故能王道興隆光明顯融此則大臣立權之明表也司空曹操祖父中常侍騰與左悺徐璜並作妖孽饕

餮放橫傷化虐民父嵩乞匄攜養因贓假位輿金輦璧輸貨權門竊盜鼎司傾覆重器操贅閹遺醜本無懿德僄狡鋒協好亂樂禍幕府董統鷹揚掃除凶逆續遇董卓侵官暴國於是提劍揮鼓發命東夏收羅英雄棄瑕取用故遂與操同諮合謀授以裨師謂其鷹犬之才爪牙可任至乃愚佻短略輕進易退傷夷折衄數喪師徒幕府輒復分兵命銳修完補輯表行東郡領兗州刺史被以虎文奬蹙威柄冀獲秦師一尅之報而操遂承資跋扈肆行凶忒割剝元元殘賢害善故九江太守邊讓英才俊偉天下知名直言正色論不阿諂身首被梟懸之

誅妻孥受灰滅之咎自是士林憤痛民怨彌重一夫奮
臂舉州同聲故躬破於徐方地奪於呂布彷徨東裔蹈
據無所幕府惟彊幹弱枝之義且不登叛人之黨故復
援旌擐甲席卷起征金鼓響振布衆奔沮拯其死亡之
患復其方伯之位則幕府無德於兗土之民而有大造
於操也後會鸞駕反旆羣虜寇攻時冀州方有北鄙之
警匪遑離局故使從事中郎徐勛就發遣操使繕修郊
廟翊衛幼主操便放志專行脅遷當御省禁卑侮王室
敗法亂紀坐領三臺專制朝政爵賞由心刑戮在口所
愛光五宗所惡滅三族羣談者受顯誅腹議者蒙隱戮

百寮鉗口道路以目尚書記朝會公卿充員品而已故
太尉楊彪典歷二司享國極位操因緣眦睚被以非罪
榜楚參并五毒備至觸情任忒不顧憲綱又議郎趙彥
忠諫直言義有可納是以聖朝含聽改容加飾操欲迷
奪時明杜絕言路擅收立殺不俟報聞又梁孝王先帝
母昆墳陵尊顯桑梓松柏猶宜肅恭而操帥將吏士親
臨發掘破棺裸尸掠取金寶至令聖朝流涕士民傷懷
操又特置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所過隳突無骸不露
身處三公之位而行桀虜之態汙國虐民毒施人鬼加
其細政苛慘科防互設罾繳充蹊坑阱塞路舉手挂網

羅動足觸機陷是以兗豫有無聊之民帝都有吁嗟之
怨歷觀載籍無道之臣貪殘酷烈於操為甚幕府方詰
外姦未及整訓加緒含容冀可彌縫而操豺狼野心潛
包禍謀乃欲摧撓棟梁孤弱漢室除滅忠正專為梟雄
往者伐鼓北征公孫瓚彊寇桀逆拒圍一年操因其未
破陰交書命外助王師內相掩襲故引兵造河方舟北
濟會其行人發露瓚亦梟夷故使鋒芒挫縮厥圖不果
爾乃大軍過蕩西山屠各左校皆束手奉質爭為前登
犬羊殘醜消淪山谷於是操師震慴晨夜逋遁屯據敖
倉阻河為固欲以螳蜋之斧禦隆車之隧幕府奉漢威

靈折衝宇宙長戟百萬胡騎千羣奮中黃育獲之士騁
良弓勁弩之勢并州越太行青州涉濟漯大軍泛黃河
而角其前荊州下宛葉而掎其後雷震虎步並集虜庭
若舉炎火以焫飛蓬覆滄海以沃熛炭有何不滅者哉
又操軍吏士其可戰者皆出自幽冀或故營部曲咸怨
曠歸流涕北顧其餘兗豫之民及呂布張揚之遺衆覆
亡迫脅權時苟從各被創夷人為讎敵若迴旆方徂登
高而擊鼓吹揚素揮以啟降路必土崩瓦解不俟血刃
方今漢室陵遲綱維弛絕聖朝無一介之輔股肱無折
衝之勢方畿之內簡練之臣皆垂頭搨翼莫所憑恃雖

有忠義之佐，脅於暴虐之臣，焉能展其節？又操持部曲精兵七百，圍守宮闕，外託宿衛，內實拘執，懼其篡逆之萌，因斯而作。此乃忠臣肝腦塗地之秋，烈士立功之會，可不勗哉！操又矯命稱制，遣使發兵，恐邊遠州郡過聽給與，彊寇弱主，違衆旅叛，舉以喪名，為天下笑，則明哲不取也。即日幽并青冀四州並進。書到荊州，便勒見兵，與建中將軍協同聲勢，州郡各整戎馬，羅落境界，舉師揚威，並匡社稷，則非常之功於是乎著。其得操首者，封五千戶侯，賞錢五千萬。部曲偏裨將校諸吏降者，勿有所問。廣宣恩信，班揚符賞，布告天下，咸使知聖朝有拘偪之難。如律令。

為徐敬業討武曌檄　　駱賓王

僞周武氏者，性非和順，地實寒微。昔充太宗下陳，嘗以更衣入侍。洎乎晚節，穢亂春宮。潛隱先帝之私，陰圖後房之嬖。入門見嫉，蛾眉不肯讓人；掩袖工讒，狐媚偏能惑主。踐元后於翬翟，陷吾君於聚麀。加以虺蜴為心，豺狼成性，近狎邪僻，殘害忠良，殺姊屠兄，弑君鴆母。人神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猶復包藏禍心，窺竊神器。君之愛子，幽之於別宮；賊之宗盟，委之以重任。嗚呼！霍子孟之不作，朱虛侯之已亡。燕啄皇孫，知漢祚之將盡；龍漦帝后，識夏庭之遽衰。敬業皇唐舊臣，公侯冢子，奉先

君之成業，荷本朝之厚恩。宋微子之興悲，良有以也；袁君山之流涕，豈徒然哉！是用氣憤風雲，志安社稷。因天下之失望，順宇內之推心，爰舉義旗，以清妖孽。南連百越，北盡三河，鐵騎成羣，玉軸相接。海陵紅粟，倉儲之積靡窮；江浦黃旗，匡復之功何遠。班聲動而北風起，劍氣衝而南斗平。喑嗚則山岳崩頹，叱咤則風雲變色。以此制敵，何敵不摧？以此圖功，何功不克？公等或居漢地，或叶周親，或膺重寄於話言，或受顧命於宣室。言猶在耳，忠豈忘心？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託？儻能轉禍為福，送往事居，共立勤王之勳，無廢大君之命，凡諸爵賞，

同指山河、若其眷戀窮城、徘徊岐路、坐昧先幾之兆、必貽後至之誅、請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

送窮文　韓

元和六年正月乙丑晦、主人使奴星結柳作車、縛草為船、載糗與粻、牛繫軛下、引帆上檣、三揖窮鬼而告之曰、聞子行有日矣、鄙人不敢問所塗、竊具船與車、備載糗粻、日吉時良、利行四方、子飯一盂、子啜一觴、攜朋挈儔、去故就新、駕塵彍風、與電爭先、子無底滯之尤、我有資送之恩、子等有意於行乎、屏息潛聽、如聞音聲、若嘯若啼、砉欻嚘嚶、毛髮盡豎、竦肩縮頸、疑有而無、久乃可明、若有言者曰、吾與子居四十年餘、子在孩提、吾不子愚、子學子耕、求官與名、惟子是從、不變於初、門神戶靈、我叱我呵、包羞詭隨、志不在他、子遷南荒、熱爍濕蒸、我非其鄉、百鬼欺陵、太學四年、朝齏暮鹽、惟我保汝、人皆汝嫌、自初及終、未始背汝、心無異謀、口絕行語、於何聽聞、云我當去、是必夫子信讒、有間於予也、我非人、安用車船、鼻齅臭香、糗粻可捐、單獨一身、誰為朋儔、子苟備知、可數已不、子能盡言、可謂聖智、情狀既露、敢不迴避、主人應之曰、子以吾為真不知也邪、子之朋儔、非六非四、在十去五、滿七除二、各有主張、私立名字、捩手覆羹、轉喉觸諱、凡所以使吾面目可憎、語言無味者、皆子之志也、其名曰智窮、矯矯亢亢、惡圓喜方、羞為姦欺、不忍害

傷其次名曰學窮傲數與名摘抉杳微高挹羣言執神之機又其次曰文窮不專一能怪怪奇奇不可時施祇以自嬉又其次曰命窮影與形殊面醜心妍利居衆後責在人先又其次曰交窮磨肌戛骨吐出心肝企足以待寘我讐寃凡此五鬼爲吾五患饑我寒我興訛造訕能使我迷人莫能間朝悔其行暮已復然蠅營狗苟驅去復還言未畢五鬼相與張眼吐舌跳踉偃仆抵掌頓脚失笑相顧徐謂主人曰子知我名凡我所爲驅我令去小黠大癡人生一世其久幾何吾立子名百世不磨小人君子其心不同惟乖於時乃與天通攜持琬琰易

一羊皮飫於肥甘慕彼糠糜天下知子誰過於予雖遭斥逐不忍子疎謂予不信請質詩書主人於是垂頭喪氣上手稱謝燒車與船延之上座

乞巧文

柳

柳子夜歸自外有設祠者餐餌馨香蔬果交羅插竹垂綏剖瓜犬牙且拜且祈怪而問焉女隸進曰今兹秋孟七夕天女之孫將嬪於河鼓邀而祠者幸而與之巧驅去蹇拙手目開利組紝縫製將無滯於心焉爲是禱也柳子曰苟然歟吾亦有所大拙儻可因是以求去之乃纓弁束紳促武縮氣旁趨曲折傴僂將事再拜稽首稱臣而進曰下土之臣竊聞天孫專巧於天轇轕璇璣經緯星辰能成文章黼黻帝躬以臨下民欽聖靈仰光耀之日久矣今聞天孫不樂其獨得貞卜於玄龜將蹈

石梁款天津儷於神夫於漢之濱兩旗開張中星耀芒靈氣翕歘兹辰之良幸而弭節薄遊民間臨臣之庭曲聽臣言臣有大拙智所不化醫所不攻威不能遷寬不能容乾坤之量包含海岳臣身甚微無所投足蟻適於垤蝸休于殼龜黿螺蚌皆有所伏臣物之靈進退唯辱彷徉爲狂局束爲諂吁吁爲詐坦坦爲忝他人有身動必得宜周旋獲笑顛倒逢嬉己所尊昵人或怒之變情徇勢射利抵巇中心甚憎爲彼所奇忍仇佯喜悅譽遷隨胡執臣心常使不移反人是已曾不惕疑貶名絕命不負所知抃嘲似傲貴者啟齒臣旁震驚彼且不恥叩

狺訇訇言語譎詭令臣縮恧彼則大喜臣若效之取怒
叢已彼誠大巧臣拙無比王侯之門狂吠狴犴臣到百
步喉喘顛汗睢盱逆走魄遁神叛欣欣巧夫徐入縱誕
毛羣掉尾百怒一散世途昏險擬步如漆左低右昂鬬
目衝突鬼神恐悸聖智危慄泯焉直透所至如一是獨
何工縱橫不恤非天所假彼智焉出獨嗇於臣恒使玷
黜杳杳蹇蹇恣口所言迎知喜惡默測憎憐摇脣一發
徑中心原膠加鉗夾誓死無遷探心扼膽踊躍拘牽彼
雖佯退胡可得旃獨結臣舌喑抑銜冤擘眥流血一辭
莫宣胡爲賦授有此奇偏眩耀爲文瑣碎排偶抽黃對

白嗡呀飛走駢四儷六錦心繡口宮沉羽振笙簧觸手
觀者舞悅夸談雷吼獨溺臣心使甘老醜罵昏莽鹵摸
鈍枯朽不期一時以俟悠久旁羅萬金不鬻敝帚跪呈
豪傑投棄不有眉矉頞蹙喙唾胷歐大赦而歸塡恨低
首天孫司巧而窮臣若是卒不余畀獨何酷歟敢願聖
靈悔禍矜臣獨覩付與恣媚易臣頑顏鑿臣方心規以
大圜拔去吶舌納以工言文詞婉軟步武輕便齒牙饒
美眉睫增妍突梯卷臠爲世所賢公侯卿士五屬十連
彼獨何人長享終天言訖又再拜稽首俯伏以俟至夜
半不得命疲極而睡見有青袞朱裳手持絳節而來告

曰天孫告汝汝詞良苦凡汝之言吾所極知汝擇而行
嫉彼不爲汝之所欲汝自可期胡不爲之而誑我爲汝
唯知耻諂貌淫辭寧辱不貴自適其宜中心已定胡妄
而祈堅汝之心密汝所持得之爲大失不汙卑凡吾所
有不敢汝施致命而昇汝愼勿疑嗚呼天之所命不可
中華泣拜欣受初悲後懌抱拙終身以死誰惕

聖主得賢臣頌　　王褒

夫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緜之麗密羹黎含糗者不足與論太牢之滋味今臣僻在西蜀生於窮巷之中長於蓬茨之下無有游觀廣覽之知顧有至愚極陋之累不足以塞厚望應明旨雖然敢不畧陳愚心而抒情素記曰恭惟春秋法五始之要在乎審己正統而已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效衆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矻矻及至巧冶鑄干將之璞清水淬其鋒越砥斂其鍔水斷蛟龍陸剸犀革忽若篲氾畫塗如此則使離婁督

繩公輸削墨雖崇臺五層延袤百丈而不溷者工用相得也庸人之御駑馬亦傷吻敝策而不進於行胷喘膚汗人極馬倦及至駕齧膝驂乘旦王良執靶韓哀附輿縱騁馳騖忽如影靡過都越國蹶如歷塊追奔電逐遺風周流八極萬里一息何其遼哉人馬相得也故服絺綌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鬱燠襲狐貉之煖者不憂至寒之悽愴何則有其具者易其備賢人君子亦聖王之所以易海內也是以嘔喻受之開寬裕之路以延天下之英俊夫竭智附賢者必建仁策索人求士者必樹伯迹昔周公躬吐握之勞故有圄空之隆齊桓設庭燎之禮

故有匡合之功由此觀之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人臣亦然昔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悃誠則上不然其信進仕不得施效斥逐又非其愆是故伊尹勤於鼎俎太公困於鼓刀百里自鬻甯戚飯牛離此患也及其遇明君遭聖主也運籌合上意諫諍則見聽進退得關其忠任職得行其術去卑辱奧渫而升本朝離疏釋蹻而享膏粱剖符錫壤而光祖考傳之子孫以資說士故世必有聖智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虎嘯而谷風冽龍興而致雲氣蟋蟀俟秋吟蜉蝣出以陰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詩云思皇多士生

此王國故世平主聖俊乂將自至若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獲稷契皐陶伊尹呂望之臣明明在朝穆穆布列聚精會神相得益章雖伯牙操遞鍾逢門子彎烏號猶未足以喻其意也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懽然交欣千載一會論說無疑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若巨魚縱大壑其得意如此則胡禁不止曷令不行化溢四表横被無窮遐夷貢獻萬祥必臻是以聖主不徧窺望而視已明不殫傾耳而聽已聰恩從祥風翱德與和氣游太平之責塞優游之望得遐游自然之勢恬淡無爲之場休徵自至壽考

無疆雍容垂拱永永萬年何必偃仰詘信若彭祖煦嘘
呼吸如松喬眇然絕俗離世哉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
寧蓋信乎其以寧也

子產不毀鄉校頌　　韓

我思古人伊鄭之僑以禮相國人未安其教遊於鄉之
校衆口囂囂或謂子產毀鄉校則止曰何患焉可以成
美夫豈多言亦各其志善也吾行不善吾避維善維否
我於此視川不可防言不可弭下塞上聾邦其傾矣既
鄉校不毀而鄭國以理在周之興養老乞言及其已衰
謗者使監成敗之迹昭哉可觀維是子產執政之式維
其不遇化止一國誠率是道相天下君交暢旁達施及
無垠於乎四海所以不理有君無臣誰其嗣之我思古
人

會聖宮頌　　歐

臣伏見國家采漢書原廟之制作宮於永安以備園寢欲以盛陵邑之充奉昭祖宗之光靈以耀示於千萬世甚盛德也臣永惟古先王者將有受命之符必先典業造功警動覺悟於元元然後有其位而繼體守文之君又從而顯明丕大以纂修乎舊物故其兢兢勤勤不忘前人是以根深而葉茂德厚而流光子子孫孫承之無疆伏惟皇帝陛下以神聖德傳有大器乾健而正離繼而明卽位以來於兹十年勤邦儉家以修太平日朝東宮示天下孝親執籩豆三見於郊日星軌道光明淸潤

河不怒溢東南而流四夷承命歡和以賓奔走萬里顧非有干戈告讓之命文移發召之期而犀珠象牙文馬轂玉旅於闕庭納於廐府如司馬令無一後先至德之及上格于天下極于地中浹于人而外冒于四表昆蟲有命之物無不仰戴神威聖功效見如此太祖創造基始克成厥家當天受命之功太宗征服綏來遂一海內睿武英文之業眞宗禮樂文物以隆天聲升平告功之典陛下夙夜虔共嗣固洪業繄服守成之勤基構累積顯顯昌昌益大而光稱于三后之意可謂至孝況春秋歲時以禘以祫則有廟祧之嚴配天昭孝以享以告則有郊廟明堂之位篆金刻石則有史氏之官歌功之詩流于樂府象德之舞見于羽旄惟是邦家之光祖宗之爲有以示民而垂無窮者罔不宜著陛下承先烈昭孝思所以奉之以嚴罔不勤備聖人之德謂無以加而猶以爲未也乃復因陵園起宮室以望神游土木之功嚴而不華地爽而潔宇敞而邃神靈杳冥如來如宅合於禮經孝子謦欬思親之義愚以謂宮且成非天子自臨享則不能以來三后之靈然郡國不見治道太僕不先整駕恬然未聞有司之詔豈難於動民而遲其來耶特以龜筮所考須吉而後行耶不然何獨留意於屋牆構

築而至於薦見孝享未之思耶況是宮之制夷山爲平外取客土鍛石伐木發兵胥靡調旁近郡如此數年而道路之民徒見興爲之功恐愚無以識上意是宜不惜屬車之費無諱數日之勞沛然幸臨因展陵墓退而論民以孝思之誠遂見守土之臣採風俗以問高年亦堯舜之事也古者天子之出必有采詩之官而道路童兒之言皆得以聞臣是以不勝惓惓之心采西人望幸意作爲頌詩以獻闕下辭曰

巍巍穹崇奠京之東有山而崧淵淪道源匯流而淵有洛之川川靈山秀回環左右有高而阜其阜何名太祖

太宗眞宗之陵惟陵之制因山而起隱隱隆隆惟陵之氣常王而喜鬱鬱葱葱帝懷穹昊受命我宋造初于屯帝念先烈用欣余家宣力以勤赫赫三后重基累構既豐而茂燕翼貽謀是惟永圖其傳在予曰祖曰宗有德有功予實嗣之克勤克紹以孝以報予敢不思惟此園陵先後之宅既宅且安后來游止弗宮弗室神何以驩遷相川原遍得善地地高惟丘遍以荆灼遍訊龜寶龜告曰猷帝命家臣而職我事而往惟寅一毫一絲給以縣官無取於民伐洛之薪陶洛之土瓦不病窳柯我之斧登我之山木好且堅家臣之來役夫萬名三年有成

宮成翼翼在陵之側須后來格有門有宇有廊有廡有庭有序殿兮瓏瓏黼帷襜襜天威可瞻庭兮植植鈎盾虎戟容衛以飾太祖維祖太宗維弟眞宗維子三聖巍巍有以眞位于此而會聖兮在天風馬雲車其來仙仙聖會于此靈威神馭其宮肅然聖既降矣其誰格之惟孝天子聖降當享其誰來薦亦孝天子孝既克祇而來胡遲其下臣脩作頌風之

文編卷之三十七

文編卷之三十八

武進唐順之應德甫選　後學長洲陳元素訂

雜著

原道　韓
原性　韓
原毀　韓
原鬼　韓
原過　王
師說　韓
雜說　韓
捕蛇者說　柳

國馬說　李翺
稼說送張琥　大蘇
說用　曾
明　老蘇
守戒　韓
釋言　韓
罪言　大蘇
對禹問　韓
成宜　柳

庖丁　莊
問養生　大蘇
續楚語　大蘇
日喻　大蘇

原道　韓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爲仁孑孑爲義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道其

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周道衰孔子沒火於秦黃老於漢佛於晉魏梁隋之閒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於楊則入於墨不入於老則入於佛入於彼必出於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汙之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爲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云爾不惟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噫

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古之爲民者四今之爲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養之道爲之君爲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後爲之衣飢然後爲之食木處而顚土處而病也然後爲之宮室爲之工以贍其器用爲之賈以通其有無爲之醫藥以濟其夭死爲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爲之禮以

次其先後爲之樂以宣其壹鬱爲之政以率其怠勌爲之刑以鋤其強梗相欺也爲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爲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爲之備患生而爲之防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爲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則失其所以爲臣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

則誅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養之
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代
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
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帝之
與王其號名殊其所以為聖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
饑食其事殊其所以為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為太古
之無事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為葛之之易也責饑
之食者曰曷不為飲之之易也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
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
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

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為也今也欲
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
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
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經曰夷狄
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詩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今也
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為
夷也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
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
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
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

食粟米果蔬魚肉、其為道易明而其為教易行也、是故
以之為已則順而祥、以之為人則愛而公、以之為心則
和而平、以之為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
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饗、曰斯
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
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
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
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
詳、由周公而上上而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
為臣故其說長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

不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
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原性

韓

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情也者接於物而生也性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為性者五情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為情者七曰何也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其所以為性者五曰仁曰禮曰信曰義曰智上焉者之於五也主於一而行於四中焉者於五也一不少有焉則少反焉其於四也混下焉者之於五也反於一而悖於四性之於情視其品情之品有上中下三其所以為情者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懼曰愛曰惡曰欲上焉者之於七也動而處

其中中焉者之於七也有所甚有所亡然而求合其中者也下焉者之於七也亡與甚直情而行者也情之於性視其品孟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荀子之言性曰人之性惡揚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惡混夫始善而進惡與始惡而進善與始也混而今也善惡皆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叔魚之生也其母視之知其必以賄死楊食我之生也叔向之母聞其號也知必滅其宗越椒之生也子文以為大戚知若敖氏之鬼不食也人之性果善乎后稷之生也其母無災其始匍匐也則岐岐然嶷嶷然文王之在母也母不憂既生也傅不勤既學也師不煩人之性果惡乎堯之朱舜之均文王之管蔡習非不善也而卒為姦瞽瞍之舜鯀之禹習非不惡也而卒為聖人之性善惡果混乎故曰三子之言性也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曰然則性之上下者其終不可移乎曰上之性就學而易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是故上者可教而下者可制也其品則孔子謂不移也曰今之言性者異於此何也曰今之言者雜佛老而言也雜佛老而言也者奚言而不異

原毀

古之君子其責巳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重以周
故不怠輕以約故人樂爲善聞古之人有舜者其爲人
也仁義人也求其所以爲舜者責於巳曰彼人也予人
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
其如舜者聞古之人有周公者其爲人也多才與藝人
也求其所以爲周公者責於巳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
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周公者就其如
周公者舜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周公大聖人也後世（只轉説一遍更覺精神）
無及焉是人也乃曰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病也是不

亦責於身者重以周乎其於人也曰彼人也能有是是
足爲良人矣能善是是足爲藝人矣取其一不責其二
即其新不究其舊恐恐然惟懼其人之不得爲善之利
一善易修也一藝易能也其於人也乃曰能有是是亦
足矣曰能善是是亦足矣不亦待於人者輕以約乎今
之君子則不然其責人也詳其待巳也廉詳故[illegible]於爲
善廉故自取也少巳未有善曰我善是是亦足矣[illegible]未
有能曰我能是是亦足矣外以欺於人內以欺於[illegible]未
少有得而止矣不亦待其身者巳廉乎其於人也曰彼
雖能是其人不足稱也彼雖善是其用不足稱也舉其
一不計其十究其舊不圖其新恐恐然惟懼其人之有
聞也是不亦責於人者巳詳乎夫是之謂以衆人待其
身而以聖人望於人吾未見其尊巳也雖然爲是者有
本有原怠與忌之謂也怠者不能修而忌者畏人修吾
嘗試之矣嘗試語於衆曰某良士某良士其應者必其
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疏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
其畏也不若是强者必怒於言懦者必怒於色矣又嘗
語於衆曰某非良士某非良士其不應者必其人之與
也不然則其疏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
若是强者必說於言懦者必說於色矣是故事修而謗

興德高而毀來嗚呼士之處此世而望名譽之光道德
之行難矣將有作於上者得吾說而存之其國家可幾
而理歟

原鬼　　　　　　　　　　　　　　　　韓

有嘯於梁從而燭之無見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聲有
立於堂從而視之無見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形有觸
吾躬從而執之無得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聲與形安
有氣曰鬼無聲也無形也無氣也果無鬼乎曰有形而
無聲者物有之矣土石是也有聲而無形者物有之矣
風霆是也有聲與形者物有之矣人獸是也無形與聲
者鬼神是也曰然則有怪而與民物接者何
也曰是有二有鬼有物漠然無形與聲者鬼之常也民
有忤於天有違於民有爽於物逆於倫而感於氣於是

乎鬼有形於形有憑於聲以應之而下殃禍焉皆民
為之也其既也又反乎其常曰何謂物曰成於形與聲
者土石風霆人獸是也反乎無聲與形者鬼神是也不
能有形與聲不能無形與聲者物怪是也故其作而接
於民也無恆故有動於民而為禍亦有動於民而為福
亦有動於民而莫之為禍福適丁民之有是時也作原
鬼

原過　　　　　　　　　　　　　　　　王

天有過乎有之陵歷鬭蝕是也地有過乎有之崩弛竭
塞是也天地舉有過卒不累覆且載者何善復常也人
介乎天地之間則固不能無過卒不害聖且賢者何亦
善復常也故太甲思庸孔子曰勿憚改過揚雄貴遷善
皆是術也予之朋有過而能悔悔而能改人則曰是向
之從事云爾今從事與向之從事弗類非其性也飾表
以疑世也夫豈知言哉天播五行於萬靈人固備而有
之有而不思則失思而不行則廢一日咎前之非沛然
思而行之是失而復得廢而復舉也顧曰非其性是率

天下而戕性也且如人有財見篡於盜已而得之曰非
夫人之財向篡於盜矣可歟不可也財之在己固不若
性之為己有也財失復得曰非其財且不可性失復得
曰非其性可乎

師說

韓[illegible]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為惑也終不解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衆人其下聖人也亦遠矣而恥學於師是故聖益聖愚益愚聖人之所以為聖愚人之所以為愚其皆出於此乎愛其子擇師而教之於其身也則恥師焉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illegible]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否焉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羣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不齒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歟聖人無常師孔子師郯子萇弘師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則必有我師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於時學於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

雜說

韓

龍噓氣成雲雲固弗靈於龍也然龍乘是氣茫洋窮乎玄間薄日月伏光景感震電神變化下水土汨陵谷雲亦靈怪矣哉雲龍之所能使為靈也若龍之靈則非雲之所能使為靈也然龍弗得雲無以神其靈矣失其所憑依信不可歟異哉其所憑依乃其所自為也易曰雲從龍既曰龍雲從之矣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故雖有名馬祇辱於奴隸人之手駢死於槽櫪之間不以千里稱也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食馬者不

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馬也雖有千里之能食不飽力不足才美不外見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而不能通其意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馬嗚呼其真無馬耶其真不知馬耶

捕蛇者說

柳

永州之野產異蛇黑質而白章觸草木盡死以齧人無禦之者然得而腊之以為餌可以已大風攣踠瘻癘去死肌殺三蟲其始太醫以王命聚之歲賦其二募有能捕之者當其租入永之人爭奔走焉有蔣氏者專其利三世矣問之則曰吾祖死於是吾父死於是今吾嗣為之十二年幾死者數矣言之貌若甚戚者余悲之且曰若毒之乎余將告於蒞事者更若役復若賦則何如蔣氏大戚汪然出涕曰君將哀而生之乎則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復吾賦不幸之甚也嚮吾不為斯役則久已病

矣自吾氏三世居是鄉積於今六十歲矣而鄉鄰之生日蹙殫其地之出竭其廬之入號呼而轉徙餓渴而頓踣觸風雨犯寒暑呼吸毒癘往往而死者相藉也曩與吾祖居者今其室十無一焉與吾父居者今其室十無二三焉與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十無四五焉非死則徙爾而吾以捕蛇獨存悍吏之來吾鄉叫囂乎東西隳突乎南北譁然而駭者雖雞狗不得寧焉吾恂恂而起視其缶而吾蛇尚存則弛然而臥謹食之時而獻焉退而甘食其土之有以盡吾齒蓋一歲之犯死者二焉其餘則熙熙而樂豈若吾鄉鄰之旦旦有是哉今雖死乎

此比吾鄉鄰之死則巳後矣又安敢毒耶余聞而愈悲孔子曰苛政猛於虎也吾嘗疑乎是今以蔣氏觀之猶信嗚呼孰知賦斂之毒有甚是蛇者乎

國馬說

李翺

有乘國馬者與乘駿馬者並道而行駿馬嚙國馬之髮血流於地國馬行步自若也精神自若也不為之顧如不知也既駿馬歸芻不食水不飲慄而立者二日駿馬之人以告國馬之人曰彼蓋其所羞也吾以馬往而諭之斯可矣乃如之於是國馬見駿馬而鼻之遂與之同櫪而芻不終時而駿馬之病自巳夫四足而芻者馬之類也二足而言者人之類也如國馬者四足而芻則馬也耳目鼻口亦馬也四支百骸亦馬也不能言而聲亦馬也觀其所以為心者則人也故犯而不校國馬也過而能改駿馬也有人焉恣其氣以乘人人容之而不知者多矣觀其二足而言則人也耳目口鼻亦人也四支百骸亦人也求其所以為人者而弗得也彼人者以形骸為人國馬者以形骸為馬以彼人乘國馬人皆以為人乘馬吾未始不謂之馬乘人悲夫

稼說送張琥　大蘇

曷嘗觀於富人之稼乎其田美而多其食足而有餘其田美而多則可以更休而地力得完其食足而有餘則種之常不後時而歛之常及其熟故富人之稼常美少秕而多實久藏而不腐今吾十口之家而共百畝之田寸寸而取之日夜以望之鋤耰銍艾相尋於其上者如魚鱗而地力竭矣種之常不及時而歛之常不待其熟此豈能復有美稼哉古之人其才非有以大過今之人也其平居所以自養而不敢輕用以待其成者閔閔焉如嬰兒之望長也弱者養之以至於剛虛者養之以至

於充三十而後仕五十而後爵信於久屈之中而用於至足之後流於既溢之餘而發於持滿之末此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而今之君子所以不及也吾少也有志於學不幸而早得與吾子同年吾子之得亦不可謂不早也吾今雖欲自以為不足而衆且妄推之矣嗚呼吾子其去此而務學也哉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吾告子止於此矣子歸過京師而問焉有曰轍子由者吾弟也其亦以是語之

說用　曾

物有根而殖柯葉而茂芽若穗而實翼而天飛足而陸走家而鳴息而食喘者其形類多矣非有主於虛空以蕃而息之者歟吾觀其用亦寄矣彼使之水而濡火而焚雷而動風霆而鳴雪霜而悴雨露而滋碩則世得而知之矣若其裁之為形散之為聲充之為氣始終之為死生則非水也火也雷也風霆也雪霜也雨露也所能使為之也世固不可測其所以為也然而萬物相得以生是則其用非寄耶今夫羣而居縫而衣爨而食築土石搆竹木而廬者其嗜慾衆矣非有制而一之者則其

爭滋不息吾觀其用也寄矣彼立之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之序為之衣食飲用之物節之以儀通之以聲習之以言束縛之以刑則世皆得而知之矣若其擾之使相親和之使相悅厚之使相讓以不爭結之使樂出其死而不顧其私遷之使去於利而就於誼則非序也物也儀也聲也氣也言也形也所能使為之也世固不測其所以為也然而萬民相得以治是則其用亦非寄耶吾有以知之矣生而死萬物者陰與陽也運于內而莫顯于外不可得而窮其妙也世之以水火雷風雪霜雨露而求之者妄也親而善萬人者仁與義也興于上而陰

彼于下馴于其心而不可獨通于其耳目不可得而識其微也世之侈于儀繁于聲音執于器據于文字以力驅而法縛者之求之也愈妄易曰陰陽不測之謂神又曰顯諸仁藏諸用善播萬物善教萬民者爲之也

明　　老蘇

天下有大知有小知人之智慮有所及有所不及聖人以其大知而兼其小知之功賢人以其所及而濟其所不及愚者不知大知而以其所不及喪其所及故聖人之治天下也以常而賢人之治天下也以時既不能常又不能時悲夫殆哉夫惟大知而後可以常以其所及濟其所不及而後可以時常也者無治而不治者也時也者無亂而不治者也日月經乎中天大可以被四海而小或不能入一室之下彼固無用此區區小明也故天下視日月之光儼然其若君父之威故自有天地而

有日月以至于今而未嘗可以一日無焉天下嘗有言曰叛父母褻神明則雷霆下擊之雷霆固不能爲天下盡擊此等輩也而天下之所以兢兢然不敢犯者有時而不測也使雷霆日轟轟焉遶天下以求夫叛父母褻神明之人而擊之則其人未必能盡而雷霆之威無乃褻乎故夫知日月雷霆之分者可以用其明矣聖人之明吾不得而知也吾獨愛夫賢者之用其心約而成功博也吾獨怪夫愚者之用其心勞而功不成也是無他也專於其所及而及之則其及必精兼於其所不及而及之則其及必粗及之而精人將曰是惟無及及則精

矣不然吾恐姦雄之竊笑也齊威王即位大亂三載威王一奮而諸侯震懼二十年是何修何營耶夫齊國之賢者非獨一即墨大夫明矣亂齊國者非獨一阿大夫與左右譽阿而毀即墨者幾人亦明矣一即墨大夫易知也一阿大夫易知也左右譽阿而毀即墨者幾人易知也從其易知而精之故用心甚約而成功博也天下之事譬如有物十焉吾舉其一而人不知吾之不知其九也歷數之至於九而不知其一不如舉一之不可測也而况乎不至於九也

守戒

韓

詩曰大邦維翰書曰以蕃王室諸侯之於天子不惟守土地奉職貢而已固將有以翰蕃之也今人有宅於山者知猛獸之爲害則必高其柴援而外施陷阱以待之宅於都者知穿窬之爲盜則必峻其垣牆而內固扃鐍以防之此野人鄙夫之所及非有過人之智而後能也今之通都大邑介於屈强之間而不知爲之備噫亦惑矣野人鄙夫能之而王公大人反不能焉豈材力爲有不足歟蓋以謂不足爲而不爲耳天下之禍莫大於不足爲材力不足者次之不足爲者敵至而不知材力不

足者先事而思則其於禍也有間矣彼之屈强者帶甲荷戈不知其多少其絲地則千里而與我壤地相錯無有丘陵江河洞庭孟門之關其間又自知其不得與天下齒朝夕舉踵引頸冀天下之有事以乘吾之便此其暴於猛獸穿窬也甚矣嗚呼胡知而不爲之備乎哉賁育之不戒童子之不抗魯雞之不期蜀雞之不支今夫鹿之於豹非不巍然大矣然而卒爲之禽者爪牙之材不同猛怯之資殊也曰然則如之何而備之曰在得人

止意只說一句

釋言　韓

元和元年六月十日愈自江陵法曹詔拜國子博士始進見今相國鄭公公賜之坐且曰吾見子某詩吾時在翰林職親而地禁不敢相聞今爲我寫子詩書爲一通以來愈再拜謝退錄詩書若干篇擇日時以獻於後之數月有來謂愈者曰子獻相國詩書乎曰然曰有爲讒於相國之座者曰韓愈曰相國徵余文余不敢匿相國豈知我哉子其慎之愈應之曰愈爲御史得罪德宗朝同遷於南者凡三人獨愈爲先收用相國之賜大矣百官之進見相國者或立語以退而愈辱賜坐語相國之

禮過矣四海九州之人自百官已下欲以其業徹相國左右者多矣皆憚而莫之敢獨愈辱先索相國之知至矣賜之大禮之過知之至是三者於敵以下受之宜以何報況在天子之宰乎人莫不自知凡適於用之謂才堪其事之謂力愈於二者雖日勉焉而不迨束帶執笏立士大夫之行不見斥以不肖幸矣其何敢敖於言乎夫敖雖凶德必有恃而敢行愈之族親鮮少無扳聯之勢於今不善交人無相先相死之友於朝無宿資蓄貨以釣聲勢弱於才而腐於力不能奔走乘機抵巇以要權利夫何恃而敖若夫狂惑喪心之人蹈河而入火妄言而罵詈者則有之矣而愈又知其無是疾也雖有讒者百人相國將不信之矣愈何懼而慎歟既累月又有來謂愈曰有讒子於翰林舍人李公與裴公者子其慎歟愈曰二公者吾君朝夕訪焉以爲政於天下而階太平之治居則與天子爲心膂出則與天子爲股肱四海九州之人自百官已下其孰不願忠而望賜愈也不狂不愚不蹈河而入火病風而妄罵不當有如讒者之說也雖有讒者百人二公將不信之矣愈何懼而慎既以語應客夜歸私自尤曰咄市有虎而曾參殺人讒者之效也詩曰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

北不受投畀有昊傷於讒疾而甚之之辭也又曰亂之初生僭始既涵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始疑而終信之之謂也孔子曰遠佞人夫佞人不能遠則有時而信之矣今我恃直而不戒禍其至哉徐又自解之曰市有虎聽者庸也曾參殺人以愛惑聽也巷伯之傷亂世是逢也今三賢方與天子謀所以施政於天下而階太平之治聽聰而視明公正而敦大夫聰明則聽視不惑公正則不邇讒邪敦大則有以容而思彼讒人者孰敢進而爲讒哉雖進而爲之亦莫之聽矣我何懼而慎既累月上命李公相客謂愈曰子前被言於一相今李公又相子

其危哉愈曰前之謗我於宰相者翰林不知也後之謗我於翰林者宰相不知也今二公合處而會言若及愈必曰翰愈亦人耳彼赦宰相又赦翰林其將何求必不然吾乃今知免矣旣而讒言果不行

罪言　大蘇

吾聞肉食之憂非藿食者所宜慮也府居之謀非巷居者所宜慮也分之所不及義之所弗出也義之所弗出利之所不擇也犯義者感維卒不自克作罪言萬夫之望萬夫所依匪才尚之而量包之丘山之憾一笑可散芥蔕之仇千河不收嗚呼寧我容汝豈汝不可神之聽之終和而同乎衆人之氣决之易耳解怏觸犄是惟難哉水激則悍其傷淫夷矢激則遠行將安追嗚呼佐涉者湍佐鬭者呼柴不立其愚乃可以須愛心之偏其辭溢妍惡心之摩其辭溢醜惟仁人之言愛惡兩捐廣大

恬愉上通於天嗚呼善言未弁貧客瞰門曷以壽我公侯承之天道好還莫適後先人事喜復無常倚伏前之所是事定而渝今之所是後當焉如嗚呼禍不在先亦不在天還隱其心有萬其全疾惡過義美惡易位矯枉過直美惡同則如食宜饇饜則爲度如酌孔取㓨則荒舞嗚呼乃陰乃陽神理所藏一弛一張人道之常

對禹問

韓

或問曰堯舜傳諸賢禹傳諸子信乎曰然然則禹之賢不及於堯與舜也歟曰不然堯舜之傳賢也欲天下之得其所也禹之傳子也憂後世爭之之亂也堯舜之利民也大禹之慮民也深曰然則堯舜何以不憂後世曰舜知堯堯傳之禹知舜舜傳之得其人而傳之堯舜也無其人慮其患而不傳者禹也舜不能以傳禹堯為不知人禹不能以傳子舜為不知人堯以傳舜為憂後世禹以傳子為慮後世曰禹之慮也則深矣傳之子而當不淑則奈何曰時益以難理傳之人則爭未前定也傳

之子則不爭前定也前定雖不當賢猶可以守法不前定而不遇賢則爭且亂天之生大聖也不數其生大惡也亦不數傳諸人得大聖然後人莫敢爭傳諸子得大惡然後人受其亂禹之後四百年然後得桀亦四百年然後得湯與伊尹湯與伊尹不可得而傳也與其傳不得聖人而爭且亂孰若傳諸子雖不得賢猶可守法曰孟子之所謂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者何也曰孟子之心以為聖人不苟私於其子以害天下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為之辭

咸宜

柳

興王之臣多起汙賤人曰幸也亡王之臣多死寇盜人曰禍也余咸宜之當兩漢氏之始屠販徒隸出以為公侯卿相無他焉彼固公侯卿相器也遭時之非是以詘獨其始之不幸非遭光高而以為幸也漢晉之末公侯卿相劫戮困餓伏牆壁間以死無他焉彼固劫戮困餓器也遭時之非是以出獨其始之幸非遭卓曜而後為禍也彼困於昏亂伏志氣屈身體以下奴虜平難澤物之德不施於人一得適其傃其進晚耳而人猶幸之彼伸於昏亂抗志氣肆身體以傲豪傑殘民興亂之俟行

於天下一得適其傃其死後耳而人猶禍之悲夫余是以咸宜之

庖丁　蕭　莊

庖丁爲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響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文惠君曰嘻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軱乎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閒而刀

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閒恢恢乎其於游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爲怵然爲戒視爲止行爲遲動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爲之四顧爲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問養生　蕭　大蘇

余問養生於吳子得二言焉曰和曰安何謂和曰子不見天地之爲寒暑乎寒暑之極至於折膠流金而物不以爲病其變者微也寒暑之變晝與日俱逝夜與月並馳俯仰之間屢變而人不知者微之至和之極也使此二極者相尋而狎至則人之死久矣何謂安曰吾嘗自牢山浮海達於淮遇大風焉舟中之人如附於桔槔而與之上下如蹈車輪而行反逆眩亂不可止而吾飲食起居如他日吾非有異術也惟莫與之爭而聽其所爲故見病我者舉非物也食中有蛆人之見者必嘔也其

不見而食者未嘗嘔也請察其所從生論八珍者必嚥言糞穢者必唾二者未嘗與我接也唾與嚥何從生哉果生於物乎果生於我乎知其生於我也則雖與之接而不變安之至也安則物之感我者輕和則我之應物者順外輕內順而生理備矣吳子古之靜者也其觀於物也審矣是以私識其言而時省觀焉

續楚語　蘇　大蘇

屈到嗜芰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芰及祥宗老將薦芰屈建命去之君子曰不違而道唐柳宗元非之曰屈子以禮之末忍絕其父將死之言且禮有齊之日思其所樂思其所嗜子木去芰安得爲道甚矣柳子之陋也子木楚卿之賢者也夫豈不知爲人子之道事死如事生況於將死丁寧之言棄而不用人情之所忍乎是必有大不忍於此者而奪其情也夫死生之際聖人嚴之薨於路寢不死於婦人之手至於結冠纓啟手足之末不敢不勉其於死生之變亦重矣父子平日之言可以思掩義至於死生至嚴之際豈容以私害公乎曾子有疾稱君子之所貴乎道者三孟僖子卒使其子學禮於仲尼管仲病勸威公去三豎夫數君子之言或主社稷或勤於道德或訓其子孫雖所趨不同然皆篤於大義不私其躬也如此今赫赫楚國若敖氏之賢聞於諸侯身爲正卿死不在民而口腹是憂其爲陋亦甚矣使子木行之國人誦之太史書之天下後世不知夫子之賢而唯陋是聞子木其忍爲此乎故曰是必有大不忍者而奪其情也然禮之所謂思其所樂思其所嗜此言人子追思之道也[illegible]子不忍食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母沒而不能執母之器皆人子之情自然也豈待父母之命耶今薦芰之事若出於子則可自其父命則爲陋耳豈可以飲食之故而成父莫大之陋乎曾子寢疾曾元難於易簀曾子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若以柳子之言爲然是曾元爲孝子而童子顧禮之末易簀於病革之中爲不仁之甚也中行偃死視不可含范宣子盥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猶視欒懷子曰主苟終所不嗣事於齊者有如河乃瞑嗚呼范宣子知事吳爲忠於主而不知報齊以成夫子愛國之美其爲忠則大矣古人以愛惡比之美疢藥石曰石猶生我疢之美者其毒滋多由是觀之柳子之愛屈到是疢之美子木之違父命爲藥石也哉

日喻　大蘇

生而眇者不識日問之有目者或告之曰日之狀如銅槃扣槃而得其聲他日聞鐘以爲日也或告之曰日之光如燭捫燭而得其形他日揣籥以爲日也日之與鐘籥亦遠矣而眇者不知其異以其未嘗見而求之人也道之難見也甚於日而人之未達也無以異於眇達者告之雖有巧譬善導亦無以過於槃與燭也自槃而之鐘自燭而之籥轉而相之豈有既乎故世之言道者或卽其所見而名之或莫之見而意之皆求道之過也然則道卒不可求歟蘇子曰道可致而不可求何謂致孫

武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孔子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莫之求而自至斯以爲致也歟南方多沒人日與水居也七歲而能涉十歲而能浮十五而能沒矣夫沒者豈苟然哉必將有得於水之道者日與水居則十五而得其道生不識水則雖壯見舟而畏之故北方之勇者問於沒人而求其所以沒以其言試之河未有不溺者也故凡不學而務求道皆北方之學沒者也昔者以聲律取士士雜學而不志於道今也以經術取士士知求道而不務學渤海吳君彥律有志於學者也方求舉於禮部作日喻以告之

三十八卷終

文編卷之三十九

武進唐順之應德甫選　後學長洲陳元素訂

雜著

偃松屏贊　大蘇
三馬圖贊　大蘇
王元之畫像贊　大蘇
文與可飛白贊　大蘇
韓幹畫馬贊　大蘇
師子屏風贊　大蘇
管幼安畫贊　小蘇

王定國眞贊　大蘇
秦少游眞贊　大蘇
參寥子眞贊　大蘇
文與可畫墨竹屏風贊　大蘇
石室先生畫竹贊幷序　大蘇
諱辯　韓
桐葉封弟辯　柳
讀儀禮　韓
讀墨子　韓
讀荀子　韓

讀孟嘗君傳　王

題逸少帖　大蘇

題唐氏六家書後　大蘇

書黃子思詩集後　大蘇

書東皐子傳　大蘇

偃松屏贊　大蘇

予爲中山守始食北嶽松膏爲天下冠其木理堅密瘠而不瘁信植物之英烈也謫居羅浮山下地暖多松而不識霜雪如高才勝人生綺紈家與孤臣孽子有間矣士踐憂患安知非福幼子過從南來畫寒松偃蓋爲護

首小屏爲之贊曰燕南趙北大茂之麓天僵雪峯地裂氷谷凜然孤清不能無生生此偉奇北方之精蒼皮玉骨磽磽鬱鬱方春不知沍寒秀發孺子介剛從我炎荒霜中之英以洗我瘴

三馬圖贊　大蘇

元祐初上方閉玉門關謝遣諸將太師文彥博宰相呂大防范純仁建遣諸生游師雄行邊飭武備師雄至熙河蕃官包順請以所部熟戶除邊患師雄許之遂擒猾羌大首領鬼章青宜結以獻百官皆賀遣使告永裕陵時西域貢馬首高八尺龍顱而鳳膺虎脊而豹章出東華門入天駟監振鬣長鳴萬馬皆瘖父老縱觀以爲未始見也上方恭默思道八駿在廷未嘗一顧其後圉人起居不以時馬有斃者上亦不問明年羗溫溪心有良馬不敢進請於邊吏願以饋太師潞國公詔許之蔣之

奇爲熙河帥西蕃有貢駿馬汗血者有司以非入貢歲月留其使與馬於邊之奇爲請乞不以時入事下禮部軾時爲宗伯判狀云朝廷方却走馬以糞止復汗血亦何所用事遂寢于時兵革不用海內小康馬則不遇矣而人少安軾嘗私請於承議郎李公麟畫當時三駿馬之狀而使鬼章青宜結效之藏於家紹聖四年三月十四日軾在惠州謫居無事閱舊書畫追思一時之事而歎三馬之神駿乃爲之贊曰吁鬼章世悍驕奔貳師走嫖姚今在廷服虎貔效天驥立內朝八尺龍神超逸若將西燕西瑤帝念民乃下招籋歸雲逝房妖

王元之畫像贊　大蘇

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予嘗三復斯言未嘗不流涕太息也如漢汲黯蕭望之李固吳張昭唐魏鄭公狄仁傑皆以身徇義招之不來麾之不去正色而立于朝則豺狼狐狸自相吞噬故能消禍於未形救危於將亡使皆如公孫丞相張禹胡廣雖累千百緩急豈可望哉故翰林王公元之以雄文直道獨立當世足以追配此六君子者方是時朝廷清明無太姦慝然公猶不容於中耿然如秋霜夏日不可狎玩至於三黜以死有如不幸而處於衆邪之間安危之際則公之所爲必將驚世絕俗使斗筲穿窬之流心破膽裂豈特如此而已乎始予過蘇州虎丘寺見公之畫像想其遺風餘烈願爲執鞭而不可得其後爲徐州而公之曾孫汾爲兗州以公墓碑示余乃追爲之贊以附其家傳云維昔聖賢患莫己知公遇太宗允也其時帝欲用公公不少貶三黜窮山之死靡憾咸平以來獨爲名臣一時之屈萬世之信紛紛鄙夫亦拜公像何以占之有泚其顙公能泚之不能已之茫茫九原愛莫起之

文與可飛白贊　大蘇

嗚呼哀哉與可豈其多好好奇也歟抑其不試故藝也始予見其詩與文又得見其行草篆隸也以爲止此矣既沒七年而復見其飛白美哉多乎其盡萬物之態也霏霏乎其若輕雲之蔽月翻翻乎其若長風之卷旆也猗猗乎其若遊絲之縈柳絮裊裊乎其若流水之舞荇帶也離離乎其遠而相屬縮縮乎其近而不隘也其工至於如此而余乃今知之則余之知與可者固無幾而其所不知者蓋不可勝計也嗚呼哀哉

韓幹畫馬贊

大蘇

韓幹之馬四。其一在陸，驤首奮鬣，若有所望，頓足而長鳴。其一欲涉，水高首下，擇所由濟，蹈蹄而未成。其二在水，前者反顧，若以鼻語，後者不應，欲飲而留行。以爲廐馬也，則前無羈絡，後無箠策；以爲野馬也，則隅目聳耳，豐臆細尾，皆中度程。蕭然如賢大夫貴公子，相與解帶脫帽，臨水而濯纓，遂欲高舉遠引，友麋鹿而終天年，則不可得矣。蓋優哉游哉，聊以卒歲而無營。

師子屏風贊

大蘇

潤州甘露寺有唐李衛公所留陸探微畫師子板。余自錢塘移守膠西，過而觀焉，使工人摹之，置公堂中，而贊之曰：

圓其目，仰其鼻，奮髯吐舌威見齒。舞其足，前其耳，左顧右矚喜見尾。雖猛而和蓋其戲，嚴嚴高堂護燕几。嗚呼顛沛走百鬼，嗟乎妙哉古陸子。

管幼安畫贊　　小蘇

余自龍川以歸居頴已十有三年杜門幽居無以自適稍稍取舊書閱之將求古人而與之友益於三國得一焉曰管幼安益幼安少而遭亂渡海居遼東三十七年而歸歸於田廬不應朝命年八十有四而没功業不加於人而余獨何取焉取其明於知時而審於處已云爾蓋東漢之衰士大夫以風節相尚其立志行義賢於西漢然時方大亂其出而應世鮮有能自全者頴川荀文若以智策輔曹公方其擒呂布斃袁紹皆談笑而辦其才與張子房比然至九錫之議卒不能免其身彭城張

子布忠亮剛簡事孫氏兄弟成江東之業然終以直不見容力爭公孫淵事君臣之義幾絕平原華子魚以量重於曹氏父子致位三公然曹公之殺伏后子魚將命至破壁出后而害之汝南許文休以人物臧否聞於世晚入蜀依劉璋先主將克成都文休踰城出降雖卒以為司徒而蜀人鄙之此四人者皆一時賢人也然直已者終害其身而枉已者終喪其德處亂而能全非幼安而誰與哉舊史言幼安雖老不病著白帽布襦袴布裙宅後數十步有流水夏暑能策杖臨水盥手足行園圃歲時祀其先人絮帽布單衣薦饋跪拜成禮余欲使畫工以意髣髴畫之昔李公麟善畫有顧陸遺思今公麟死久矣恨莫能成吾意者姑為之贊曰

幼安之賢無以過人余獨何以謂賢賢其明於知時審於處已以能自全幼安之老歸自海東一畝之宮閉不求通白帽布襦舞雩而風四時烝嘗儐奠必躬八十有四蟬蛻而終少非漢人老非魏人何以命之天之逸民

王定國眞贊　大蘇

溫然而澤者道人之腴也凛然而清者詩人之癯也雍容委蛇者貴介之公子而短小精悍者游俠之徒也人何足以知之此皆其膚也若人者泰不驕困不撓而老不枯也

秦少游眞贊　大蘇

以君爲將仕也其服野其行方以君爲將隱也其言文其神昌置而不求君不即即而求之君不拒以爲將仕將隱者皆不知君者也蓋將挈所有而乘所遇以游於世而卒反於其鄉者乎

參寥子眞贊　大蘇

東坡居士曰維參寥子身寒而道富辯於文而訥於口外尫柔而中健武與人無競而好刺譏朋友之過枯形灰心而喜爲感時玩物不能忘情之語此予所謂參寥子有不可曉者五也

文與可畫墨竹屏風贊　大蘇

與可之文其德之糟粕與可之詩其文之毫末詩不能盡溢而爲書變而爲畫皆詩之餘其詩與文好者益寡有好其德如好其畫者乎悲夫

石室先生畫竹贊幷序　大蘇

與可文翁之後也蜀人猶以石室名其家而與可自謂笑笑先生蓋可謂與道皆逝不留於物者也顧嘗好畫竹客有贊之者曰

先生閑居獨笑不已問安所笑笑我非爾物之相物我爾一也先生又笑笑所笑者笑笑之餘以竹發妙竹亦得風天然而笑

諱辯　韓

愈與李賀書勸賀舉進士賀舉進士有名與賀爭名者毀之曰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為是勸之舉者為非聽者不察也和而唱之同然一辭皇甫湜曰若不明白子與賀且得罪愈曰然律曰二名不偏諱釋之者曰謂若言徵不稱在言在不稱徵是也律曰不諱嫌名釋之者曰謂若禹與雨丘與蓲之類是也今賀父名晉肅賀舉進士為犯二名律乎為犯嫌名律乎父名晉肅子不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子不得為人乎夫諱始於何時作法制以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歟周公作詩不諱孔子不偏諱二名春秋不譏不諱嫌名康王釗之孫實為昭王曾參之父名皙曾子不諱昔周之時有騏期漢之時有杜度此其子宜如何諱將諱其嫌遂諱其姓乎將不諱其嫌者乎漢諱武帝名徹為通不聞又諱車轍之轍為某字也諱呂后名雉為野雞不聞又諱治天下之治為某字也今上章及詔不聞諱滸勢秉機也惟宦官宮妾乃不敢言諭及機以為觸犯士君子言語行事宜何所法守也今考之於經質之於律稽之以國家之典賀舉進士為可邪為不可邪凡事父母得如曾參可以無譏矣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矣今世之士不務

行曾參周公孔子之行而諱親之名則務勝於曾參周公孔子亦見其惑也夫周公孔子曾參卒不可勝勝周公孔子曾參乃比於宦官宮妾則是宦官宮妾之孝於其親賢於周公孔子曾參者耶

桐葉封弟辯　柳

古之傳者有言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曰以封汝周公入賀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戲乃封小弱弟於唐吾意不然王之弟當封耶周公宜以時言於王不待其戲而賀以成之也不當封耶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戲以地以人與小弱者爲之主其得爲聖乎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焉而已必從而成之耶設有不幸王以桐葉戲婦寺亦將舉而從之乎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設未得其當雖十易之不爲病要於其當不可使易也而況以其戲乎若戲而必行之是周公教王遂過也吾意周公輔成王宜以道從容優樂要歸之大中而已必不逢其失而爲之辭又不當束縛之馳驟之使若牛馬然急則敗矣且家人父子尚不能以此自克況號爲君臣者耶是直小丈夫缺缺者之事非周公所宜用故不可信或曰封唐叔史佚成之

此篇與守原議封建論三篇所謂大篇短章各極其妙

讀儀禮　韓

余嘗苦儀禮難讀又其行于今者蓋寡沿襲不同復之無由考于今誠無所用之然文王周公之法制粗在於是孔子曰吾從周謂其文章之盛也古書之存者希矣百氏雜家尚有可取況聖人之制度邪於是掇其大要奇辭奧旨著于篇學者可觀焉惜乎吾不及其時進退揖讓于其間嗚呼盛哉

讀墨子　韓

儒譏墨以上同兼愛上賢明鬼而孔子畏大人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春秋譏專臣不上同哉孔子汎愛親仁以博施濟衆爲聖不兼愛哉孔子賢賢以四科進褒弟子疾歿世而名不稱不上賢哉孔子祭如在譏祭如不祭者曰我祭則受福不明鬼哉儒墨同是堯舜同非桀紂同修身正心以治天下國家奚不相悅如是哉余以爲辯生於末學各務售其師之說非二師之道本然也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爲孔墨

讀荀子

韓

始吾讀孟軻書然後知孔子之道尊聖人之道易行王易王霸易霸也以為孔子之徒沒尊聖人者孟氏而已晚得揚雄書益尊信孟氏因雄書而孟氏益尊則雄者亦聖人之徒歟聖人之道不傳于世周之衰好事者各以其說干時君紛紛藉藉相亂六經與百家之說錯雜然老師大儒猶在火于秦黃老于漢其存而醇者孟軻氏而止耳揚雄氏而止耳及得荀氏書於是又知有荀氏者也考其辭時若不粹要其歸與孔子異者鮮矣抑猶在軻雄之間乎孔子刪詩書筆削春秋合於道者著

之離於道者黜去之故詩書春秋無疵余欲削荀氏之不合者附于聖人之籍亦孔子之志歟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

讀孟嘗君傳

王

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士以故歸之而卒賴其以力脫於虎豹之秦嗟乎孟嘗君特雞鳴狗盜之雄耳豈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齊之彊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取雞鳴狗盜之力哉夫雞鳴狗盜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題逸少帖　大蘇

逸少爲王述所困自誓去官超然於事物之外常自言吾當卒以樂死然欲一遊岷嶺勤勤如此而至死不果乃知山水遊放之樂自是人生難必之事况於市朝眷戀之徒而出山林獨往之言固已疎矣

題唐氏六家書後　大蘇

永禪師書骨氣深穩體兼衆妙精能之至反造疎淡如觀陶彭澤詩初若散緩不收反復不已乃識其奇趣今法帖中有云不具釋智永白者誤收在逸少部中然亦非禪師書也云謹此代申此唐末五代流俗之語耳而書亦不工歐陽率更書妍緊拔羣尤工於小楷高麗遣使購其書高祖歎曰觀其書以爲魁梧奇偉人也此非知書者凡書象其爲人率更貌寒寢敏悟絶人今觀其書勁嶮刻厲正稱其貌耳褚河南書清遠蕭散微雜隷體古之論書者兼論其平生苟非其人雖工不貴也河南

固忠臣但有譖殺劉洎一事使人怏怏然余嘗考其實恐劉洎末年褊忿實有伊霍之語非譖也若不然馬周明其無此語太宗猶誅洎而不問周何哉此殆天后朝許李所誣而史官不能辨也張長史草書頹然天放畧有點畫處而意態自若號稱神逸今世稱善草書者或不能眞行此大妄也眞生行行生草眞如行立草如走未有未能行立而能走者也今長安猶有長史眞書郎官石柱記作字簡遠如晉宋間人顔魯公書雄秀獨出一變古法如杜子美詩格力天縱奄有漢魏晉宋以來風流後之作者殆難復措手柳少師書本出於顔而能

自出新意一字百金非虛語也其言正心則筆正者非獨諷諫理固然也世之小人書字雖工而其神情終有睢盱側媚之態不知人情隨想而見如列子謂竊斧者乎抑眞爾也然至使人見其書而猶憎之則其人可知矣余謫居黃州唐林夫自湖口以書遺余云吾家有此六人書子爲我略評之而書其後林夫之書過我遠矣而反求於余何哉此又未可曉也

書黃子思詩集後　　大蘇

予嘗論書以謂鍾王之迹蕭散簡遠妙在筆畫之外至唐顏柳始集古今筆法而盡發之極書之變天下翕然以爲宗師而鍾王之法益微至於詩亦然蘇李之天成曹劉之自得陶謝之超然蓋亦至矣而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瑋絕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詩人盡廢然魏晉以來高風絕塵亦少衰矣李杜之後詩人繼作雖間有遠韻而才不逮意獨韋應物柳宗元發纖穠於簡古寄至味於澹泊非餘子所及也唐末司空圖崎嶇兵亂之間而詩文高雅猶有承平之遺風其論詩曰梅止於酸鹽止於鹹飲食不可無鹽梅而其美常在鹹酸之外蓋自列其詩之有得於文字之表者二十四韻恨當時不識其妙予三復其言而悲之閩人黃子思慶曆皇祐間號能文者予嘗聞前輩詩每得佳句妙語反復數四乃識其所謂信乎表聖之言美在鹹酸之外可以一唱而三歎也予旣與其子幾道其孫師是游得窺其家集而子思篤行高志爲吏有異材見於墓誌詳矣予不復論評其詩如此

書東皐子傳　大蘇

予飲酒終日不過五合天下之不能飲無在予下者然喜人飲酒見客舉杯徐引則予胸中為之浩浩焉落落焉酣適之味乃過於客閑居未嘗一日無客客至未嘗不置酒天下之好飲亦無在予上者常以謂人之至樂莫若身無病而心無憂我則無是二者矣然人之有是者接於予前則予安得全其樂乎故所至常蓄善藥有求者則與之而尤喜釀酒以飲客或曰子無病而多蓄藥不飲而多釀酒勞己以為人何也予笑曰病者得藥吾為之體輕飲者困於酒吾為之酣適蓋專以自為也

東皐子待詔門下省日給酒三升其弟靜問曰待詔樂乎曰待詔何所樂但美醞三升殊可戀耳今嶺南法不禁酒予既得自釀月用米一斛得酒六斗而南雄廣惠循梅五太守閒復以酒遺予略計其所獲殆過於東皐子矣然東皐子自謂五斗先生則日給三升救口不暇安能及客乎若予者乃日有三升五合入野人道士腹中矣東皐子與仲長子光游好養性服食預刻死日自為墓誌予蓋友其人於千載或庶幾焉

文編卷之三十九

文編卷之四十一

武進唐順之應德甫選　後學長洲陳元素訂

策

審勢　老蘇
審敵　老蘇
策畧一　大蘇
策畧二　大蘇
策畧三　大蘇
策畧四　大蘇
策畧五　大蘇
策斷上　大蘇
策斷中　大蘇
策斷下　大蘇

審勢

治天下者定所尚所尚一定至於萬千年而不變使民之耳目純於一而子孫有所守易以為治故三代聖人其後世遠者至七八百年夫豈惟其民之不忘其功以至於是蓋其子孫得其祖宗之法而為據依可以永久今夫天下幸方治安子孫萬世帝王之計不可不預定於此時然萬世帝王之計常先定所尚使其子孫可以

安生而守其舊至於政弊然後變其小節而其大體卒不可革易故享世長遠而民不苟簡今也考之於朝野之間以觀國家之所尚者而愚猶有惑也何則天下之勢有彊弱聖人審其勢而應之以權勢彊矣彊甚而不已則折勢弱矣弱甚而不已則屈聖人權之而使其甚不至於折與屈者威與惠也然而不知彊弱之勢者有殺人之威而下不懼有生人之惠而下不喜何者威竭而惠褻故也故有天下者必先審知天下之勢而後可與言用威惠不先審知其勢而徒曰我能用威我能用惠者未也故有彊而益之以威弱而益之以惠以至於

折與屈者是可悼也譬之人身將欲飲藥餌石以養其生必先審觀其性之爲陰其性之爲陽而投之以藥石藥石之陽而投之陰藥石之陰而投之陽故陰不至於涸而陽不至於亢昔者周有天下諸侯太盛當其盛時大者已有地五百里而畿內反不過千里其勢爲弱秦有天下散爲郡縣聚爲京師守令無大權柄伸縮進退無不在我其勢爲彊然方其成康在上諸侯無小大莫不臣伏弱之勢未見於外及其後世失德而諸侯貪弃獸遁各固其國以相侵擾而其上之人卒不悟區區守姑息之道而望其能以制服彊國是謂以弱政濟弱勢

故周之天下卒斃於弱秦自孝公其勢固已駸駸焉日趨於彊大及其子孫已并天下而亦不悟專任法制以斬撻平民是謂以彊政濟彊勢故秦之天下卒斃於彊周拘於惠而不知權秦勇於威而不知本二者皆不審天下之勢也吾宋制治有縣令有郡守有轉運使以大系小絲牽繩聯總合於上雖其地在萬里外方數千里擁兵百萬而天子一呼於殿陛間三尺豎子馳傳捧詔召而歸之京師則解印趨走惟恐不及如此之勢秦之所恃以彊之勢也勢彊矣然天下之病常病於弱噫有可彊之勢如秦而反陷於弱者何也習於惠而怯於威

也惠太甚而威不勝也夫其所以習於惠而惠太甚者賞數而加於無功也怯於威而威不勝者刑弛而兵不振也由賞與刑與兵之不得其道是以有弱之實著於外焉何謂弱之實曰官吏曠惰職廢不舉而敗官之罰不加嚴也多贖數赦不問有罪而典刑之禁不能行也冗兵驕狂負力幸賞而維持姑息之恩不敢節也將帥覆軍匹馬不返而敗軍之責不加重也羌胡彊盛陵壓中國而邀金繒增幣帛之恥不爲怒也若此類者太弱之實也久而不治則又將有大於此而遂浸微浸消釋然而潰以至於不可救止者乘之矣然愚以爲弱在於

政不在於勢是謂以弱政敗彊勢今夫一輿薪之火衆人之所憚而不敢犯者也舉而投之河則何熱之能為是以負彊秦之勢而溺於弱周之弊而天下不知其彊焉者以此也雖然政之弱非若勢弱之難治也借如弱周之勢必變易其諸侯而後彊可能也天下之諸侯固未易變易此又非一日之故也若夫弱政則用威而已矣可以朝改而夕定也夫齊古之弱國也而威王又齊之賢王也當其即位委政不治諸侯並侵而人不知其國之為彊國也一旦發怒裂萬家封即墨大夫召烹阿大夫與常譽阿大夫者而發兵擊趙魏衛趙魏衛盡

請和而齊國人人震懼不敢飾非者彼誠知其政之弱而能用其威以濟其弱也況今以天子之尊藉郡縣之勢言脫於口而四方響應其所以用威之資固已完具且有天下者患不為焉有為而不可者今誠能一留意於用威不牽衆人之是非用不測之刑用不測之賞而使天下之人視之如風雨雷電遽然而至截然而下不知其所從發而不可逃遁朝廷如此然後平民益務檢慎而奸民猾吏亦常恐恐然懼刑法之及其身而斂其手足不敢輙犯法此之謂彊政政彊矣為之數年而天下之勢可以復彊或曰當今之事勢誠無便於尚威者

矣孰知夫嚮世之間其政之不變而必曰威耶愚應之曰威者君之所恃以為君也一日而無威是無君也久而政弊變其小節而參之以惠使不至若秦之甚可也舉而棄之過矣或者又曰王者任德不任刑任刑霸者之事也非所宜言此又非所謂知理者也夫湯武皆王也桓文皆霸也武王乘紂之暴出民於炮烙斬刖之地苟又遂多殺人多刑人以為治則民之心去矣故其治一出於禮義彼湯則不然桀之惡固無以異紂然其刑不若紂暴之甚也而天下之民化其風淫惰不事法度書曰有衆率怠弗協而又諸侯昆吾氏首為亂於是誅

勦其彊梗怠惰不法之人以定紛亂故記曰商人先罰而後賞至於桓文之事則又非皆任刑也桓公用管仲管仲之書好言刑故桓公之治常任刑文公長者其佐狐趙先魏皆不說以刑法其治亦未嘗以刑為本而號亦為霸而謂湯非王而文非霸也得乎故用刑不必霸而用德不必王各觀其勢之何所宜用而已

審敵

中國內也四夷外也憂在內者本也憂在外者末也夫天下無內憂必有外懼本旣固矣盍釋其末以息肩乎曰未也古者夷狄憂在外今者夷狄憂在內古者夷狄之勢大弱則臣小弱則遁大盛則侵小盛則掠吾兵良而食足將賢而士勇則患不在中原今之蠻夷姑無望其臣與遁求其志止於侵掠而不可得也北胡驕恣爲日久矣歲邀金繒以數十萬計曩者幸吾有西羌之變出不遜之語以撼中國天子不忍使邊民重困於鋒鏑是以虜日益驕而賄日益增迨今凡數十百萬而猶慊

然未滿其欲視中國如外府然則其勢又何止數十百萬也夫賄益多則賦歛不得不重賦歛重則民不得不殘故雖名爲息民而其實愛其死而殘其生也名爲外憂而其實憂在內也外憂之不去聖人猶且恥之內憂而不爲之計愚不知天下之所以久安而無變也古者匈奴之彊不過冒頓當暴秦刻剝劉項戰奪之後中國溘然矣以今度之彼宜遂入踐中原如決大河潰蟻壤然卒不能越其疆以有吾尺寸之地何則中原之疆固百倍於匈奴雖積衰新造而猶足以制之也五代之際中原無君晉塘苟一時之利以子行事匈奴割幽燕之地以資其彊大孺子繼立大臣外叛匈奴掃境來寇兵不血刃而京師不守天下被其禍匈奴自是始有輕中原之心以爲可得而取矣及吾宋景德中大舉來寇章聖皇帝一戰而却之遂與之盟以和夫人之情勝則狃狃則敗敗則懲懲則勝匈奴狃石晉之勝而有景德之敗懲景德之敗而愚未知其所勝其可懼也雖然數十年之間能以無大變者何也匈奴之謀必曰我百戰而勝人人雖屈而我亦勞馳一介入中國以形凌之以勢邀之歲得金錢數十百萬如此數十歲我益數百千萬而中國損數百千萬吾日以富中國日以貧然後足以

有爲也天生北狄謂之犬戎投骨於地狺然而爭者犬之常也今則不然邊境之上豈無可乘之釁使之來寇大足以奪一郡小亦足以殺掠數千人而彼不以動其心者此其志非小也將以蓄其銳而伺吾隙以伸其所大欲故不忍以小利而敗其遠謀古人有言曰爲虺弗摧爲蛇奈何匈奴之勢日長炎炎今也柔而養之以冀其卒無大變其亦惑矣且今中國之所以竭生民之力以奉其所欲而猶恐恐焉懼一物之不稱其意者非謂中國之力不足以支其怒也然以愚度之當今中國雖萬萬無有如石晉可乘之勢者匈奴之力雖足以犯邊

然今十數年間吾可以必無犯邊之憂何也非畏吾也
其志不止犯邊也其志不止犯邊而力又未足以成其
所欲爲則其心惟恐吾之一旦絕其好以失吾之厚賂
也然而驕傲不肯少屈者何也其意曰邀之而後固也
鷙鳥將擊必匿其形昔者冒頓欲攻漢漢使至輒匿其
壯士健馬故兵法曰辭卑者進也辭彊者退也今匈奴
之君臣莫不養形勢以夸我此其志不欲戰明矣闔廬
之入楚也因唐蔡勾踐之入吳也因齊晉匈奴誠欲與
吾戰耶曩者陝西有元昊之叛河朔有王則之變嶺南
有智高之亂此亦可乘之勢矣然終以不動則其志之

不欲戰又明矣吁彼不欲戰而我遂不與戰則彼既得
其志矣兵法曰用其所欲行其所能廢其所不能於敵
反是今無乃與此異乎且匈奴之力既未足以伸其所
大欲而奪一郡殺掠數千人之利彼又不以動其心則
我勿賂而已勿賂而彼以爲辭則對曰爾何功於吾歲
欲吾賂吾有戰而已賂不可得也當今夷狄之勢如漢
七國之勢昔者高祖急於滅項籍故舉數千里之地以
王諸將項籍死天下定而諸將之地因遂不可削當是
時非劉氏而王者八國高祖懼其且爲變故大封吳楚
齊趙同姓之國以制之既而信越布綰皆誅死而吳楚

齊趙之强反無以制當是時諸侯王雖名爲臣而其實
莫不有帝制之心膠東膠西濟南又從而和之於是擅
爵人赦死罪戴黃屋刺客公行匕首交於京師罪至彰
也勢至逼也然當時之人猶且徜徉容與若不足慮月
不圖歲朝不計夕循循而摩之煦煦而吹之而無大
變以及於孝景之世有謀臣曰鼂錯始議削諸侯地以
損其權天下皆曰諸侯必且反錯曰固也削亦反不削
亦反削之則反疾而禍小不削則反遲而禍大吾懼其
不及今反也天下皆曰鼂錯愚吁七國之禍期於不免
與其發於遠而禍大不若發於近而禍小以小禍易大

禍雖三尺童子皆知其當然而其所以不與錯者彼皆
不知其勢將有遠禍與知其勢將有遠禍而度已不及
見謂可以寄之後人以苟免吾身者也然則錯爲一身
謀則愚而爲天下謀則智人君又安可捨天下之謀而
用一身之謀哉今者匈奴之疆不減於七國而天下之
人又用當時之議因循維持以至於今方且以爲無事
而愚以爲天下之大計不如勿賂則變疾而禍小賂之
則變遲而禍大畏其疾也不若畏其大樂其遲也不若
樂其小天下之勢如坐弊船之中駸駸乎將入於深淵
不及其尚淺也舍之而求所以自生之道而以濡足爲

解者是固夫覆溺之道也聖人除患於未萌然後能轉
禍而爲福今也不幸養之以至此而近憂小患又憚而
不去則是遠憂大患終不可去也赤壁之戰惟周瑜呂
蒙知其勝伐吳之役惟羊祜張華以爲是然則宏遠深
切之謀固不能合庸人之意此晁錯所以爲愚也雖然
錯之謀猶有遺憾何者錯知七國必反而不爲備反之
計山東變起而關內騷動今者匈奴之禍又不若七國
之難制七國反中原半爲敵國匈奴叛中國以全制其
後此又易爲謀也然則謀之奈何曰匈奴之計不過三
一曰聲二曰形三曰實匈奴謂中國怯久矣以吾爲終
不敢與之抗且其心常欲固前好而得厚賂以養其力
今也遽絕之彼必曰戰而勝不如坐而待賂之爲利也
華人怯吾可以先聲脅之彼將復賂我於是宣言於遠
近我將以某日圍某所以某日攻某所如此謂之聲鄰
邊郡休士卒偃旗鼓寂然若不聞其聲聲既不能動則
彼之計將出於形除道剪棘多爲疑兵以臨吾城如此
謂之形深溝固壘清野以待寂然若不見其形形又不
能動則技止此矣將遂練兵秣馬以出於實實而與之
戰破之易耳彼之計必先出於聲與形而後出於實者
出於聲與形期我懼而以重賂請和也出於實不得已

而與我戰以幸一時之勝也夫勇者可以施之於怯不
可以施之於智今夫叫呼跳踉以氣先者世之所謂善
鬬者也雖然蓄全力以待之則未始不勝彼叫呼者聲
也跳踉者形也無以待之則聲與形者亦足以乘人於
卒不然徒自弊其力於無用之地是以不能勝也韓許
公節度宣武軍李師古忌公嚴整使來告曰吾將假道
伐滑公曰爾能越吾界爲盜耶有以相待無爲虛言滑
師告急公使謂曰吾在此公安無恐或告除道剪棘兵
且至矣公曰兵來不除道也師古詐窮遷延以遁愚故
曰彼計出於聲與形而不能動則技止此矣與之戰破
之易耳方今匈奴之君有內難新立意其必易與鄰國
之難霸王之資也且天與不取將受其弊賈誼曰大國
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大
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傅相以病而賜罷當是之時而
欲爲安雖堯舜不能嗚呼是七國之勢也

策畧一

臣聞天下治亂皆有常勢是以天下雖亂而聖人以為無難者其應之有術也水旱盜賊人民流離是安之而已也亂臣割據四分五裂是伐之而已也權臣專制擅作威福是誅之而已也四夷交侵邊鄙不寧是攘之而已也凡此數者其於害民蠹國為不少矣然其所以為害者有狀是故其所以救之者有方也天下之患莫大於不知其然而然不知其然而然者是拱手而待亂也國家無大兵革幾百年矣天下有治平之實有可憂之勢而無可憂之形此其有未測者也方今天下非有水旱盜賊人民流離之禍而咨嗟怨憤常若不安其生非有亂臣割據四分五裂之憂而休養生息常若不足於用非有權臣專制擅作威福之弊而上下不交民臣不親非有四夷交侵邊鄙不寧之災而中國皇皇常有外憂此臣所以大惑也今夫醫之治病察脉觀色聽其聲音而知病之所由起曰此寒也此熱也或曰此寒熱之相搏也及其它無不可為者今且有人恍然而不樂問其所苦且不能自言則其受病有深而不可測者矣其言語飲食起居動作固無以異於常人此庸醫之所以為無足憂而扁鵲倉公之所以望而驚也其病之所由起者深則其所以治之者固非鹵莽因循苟且之所能去也而天下之士方且掇拾三代之遺文補葺漢唐之故事以為區區之論可以濟世不已疏乎方今之勢苟不能滌蕩振刷而卓然有所立未見其可也臣嘗觀西漢之衰其君皆非有暴鷙淫虐之行特以怠惰弛廢溺於宴安畏期月之勞而忘千載之患是以日趨於亡而不自知也夫君者天也天之所以剛健而不屈者以其動而不息也惟其動而不息是以萬物雜然各得其職而不亂其光為日月其文為星辰其威為雷霆其澤為雨露皆生於動者也使天而不知動則其塊然者將腐壞而不能自持況能以御萬物哉苟天子一日赫然奮其剛明之威使天下明知人主欲有所立則智者願效其謀勇者樂致其死縱橫顛倒無所施而不可為人主不先自斷於中羣臣雖有伊呂稷契無如之何故臣特以人主自斷而欲有所立為先而後論所以為立之要云

策畧二

天下無事久矣以天子之仁聖其欲有所立以爲子孫萬世之計至切也特以爲務而不中節則天下或受其病當寧而太息者幾年於此矣蓋自近歲始稍用二三大臣而天下皆洗心滌慮以聽朝廷之所爲然而數年之間卒未有以大慰天下之望此其故何也二虜之大憂未去而天下之治終不可爲也聞之師曰應敵不暇不可以自完自完不暇不可以有所立自古創業之君皆有敵國相持之憂命將出師兵交於外而中不失其所以爲國者故其兵可敗而其國不可動其力可屈而其氣不可奪今天下一家二虜且未動也而吾君吾相終日皇皇焉應接之不暇亦且爲執事者不取也昔者大臣之議不爲長久之計而用最下之策是以歲出金繒數十百萬以資强虜此其既往之咎不可追之悔也而議者方將深罪當時之失而不求後日之計亦無益矣臣雖不肖竊論當今之弊蓋古之爲國者不患有所費而患費之無名不患費之無名而患事之不立今一歲而費千萬是千萬而已耳事之不立四邊且不可保而奚千萬之足云哉今者二虜不折一矢不遺一鏃走一介之使馳數乘之傳所過騷然居人爲之不寧大抵皆有非常之辭無厭之求難塞之請以觀吾之所答於是朝廷洶然大臣會議既而去未數月邊遽且復告至矣由此觀之二虜之使未絶則中國未知息肩之所而況能有所爲哉臣故曰二虜之大憂未去則天下之治終不可爲也中書者王政之所由出天子之所與宰相論道經邦而不知其它者也非至逸無以待天下之勞非至静無以制天下之動是故古之聖人雖有大兵役大興作百官奔走各執其職而中書之務不至於紛紜今者曾不得歲月之暇則夫禮樂刑政教化之原所以發天下同心而觀道者何時而議也乎今之家久而[illegible]使敵國豎子皆得執券以誅其所負猶一朝發憤傾國以償之然後更爲之計則一歲之資亦足以富倉遂至於皇皇哉臣嘗讀吳越世家觀勾踐困於會稽之上而行成於吳凡金玉女子所以爲賂者不可勝計既反國而吳之百役無不從者使大夫女女於大夫士女女於士春秋貢獻不絶於吳府嘗竊怪其以蠻夷之國承敗亡之後救死扶傷之餘而賂遺費耗則不勝計知此然卒以滅吳則爲國之患果不在費也彼其內外不相擾是以能有所立使范蠡大夫種二人分國而制之范蠡曰四封之外種不如蠡使蠡主之凡四封之外所

以待吳者種不知也四封之內蠡不如種使種主之凡四封之內所以彊國富民者蠡不知也二人者各專其能各致其力是以不勞而滅吳其所以賂遺於吳者甚厚而有節也是以財不匱其所以聽役於吳者甚勞而有時也是以本不搖然後勾踐得以安意肆志焉而吳國固在其指掌中矣今以天下之大而中書常有蠻夷之憂宜其內治有不辨者故臣以為治天下不若清中書之務中書之務清則天下之事不足辦也今夫天下之財舉歸之司農天下之獄舉歸之廷尉天下之兵舉歸之樞密而宰相特持其大綱聽其治要而責成[illegible]焉

夫此三者豈少於蠻夷哉誠以為不足以累中書也今之所以待二虜者失在於過重古者有行人之官掌四方賓客之政當周之盛時諸侯四朝蠻夷戎狄莫不來享故行人之官治其登降揖讓之節牲芻委積之數而已至於周衰諸侯爭彊而行人之職為難且重春秋時秦聘於晉叔向命召行人子員子朱曰朱也當御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秦晉賴之不集三軍暴骨其後楚伍員奔吳為吳行人以謀楚而卒以入郢西漢之興有典屬國故賈誼曰陛下試以臣為屬國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笞其背舉匈奴之眾惟上所令今若依倣行人屬國特建一官重任而後責之使宰相於兩制之中舉其可用者而勿奪其權使大司農以每歲所以餽於二虜者限其常數而豫為之備其餘者朝廷不與知也凡吾所以遣使於虜與吾所以館其使者皆得以自擇而其非常之辭無厭之求難塞之請亦得以自答使其議不及於朝廷而其閒暇則收羅天下之俊才治其戰攻守禦之策兼聽博採以周知敵國之虛實凡事之關於境外者皆以付之如此則天子與宰相特因其能否而定其黜陟其實不啻甚簡然今自宰相以下百官汎汎焉莫任其責[illegible]今

人而授之使日夜思所以待二虜宜無不濟者然後得以安居靜慮求天下之大計唯所欲為將無不可者

策畧三

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使天下之事各當其處而不相爭天下之人各安其間而不相疑然後天子得優游無為而制其上今也不然夷狄抗衡本非中國之大患而每以累朝廷是以徘徊擾攘卒不能有所立今委任而責成使西北不過為未誅之寇則中國固吾之中國而安有不可為哉於此之時臣知天下之不足治也請言當今之勢夫天下有二患有立法之弊有任人之失二者疑似而難明此天下之所以亂也當立法之弊也其君必曰吾用某也而天下不治是某不可用也又從而易之不知法之弊而後咎於其人及其用人之失也又從而尤其法法之變未有已也如此則雖至於覆敗死亡相繼而不悟豈足怪哉昔者漢興因秦以為治刑法峻急禮義消亡天下蕩然恐後世無所執守故賈誼董仲舒咨嗟歎息以立法更制為事後世見二子之論以為聖人治天下凡皆如此是以腐儒小生皆欲妄有所變改以惑世主臣竊以為當今之患雖法令有所未安而天下之所以不大治者失在於任人而非法制之罪也國家法令凡幾變矣天下之不大治其咎果安在哉昔者大臣之議患天下之士其進不以道而取之不精也

故為之法曰中年而舉取舊數之半而復明經之科患天下之吏無功而遷取高位而不讓也故為之法曰當遷者有司以聞而自陳者為有罪此二者其名甚美而其實非大有益也而議者欲以此等致天下之大治臣竊以為過矣夫法之於人猶五聲六律之於樂也法之不能無姦猶五聲六律之不能無淫樂也先王知其然故存其大畧而付之於人苟不至於害民而不可強去者皆不變也故曰失在任人而已夫有人而不用與用而不行其言行其言而不盡其心其失一也古之興王二人而已湯以伊尹武王以太公皆捐天下以與之而後伊呂得捐其一身以經營天下君不疑其臣功成而無後患是以知無不言言無不行其所欲用雖其親愛可也其所欲誅雖其讐隙可也使其心無所顧忌故能盡其才而責其成功及至後世之君始用區區之小數以繩天下之豪俊故雖有國士而莫為之用夫賢人君子之欲有所對立以著不朽於後世者甚多人君顧忌功未及成而有所奪祇以速天下之亂耳晁錯之事斯可見矣夫奮不顧一時之禍決然徒欲以身試人主之威者是亦其所挾者不甚大也斯固未足與有為而沉毅果敢之士又必有待而後發苟人主不先自去其不

可測而示其可信則彼孰從而發哉慶曆中天子急於求治擢用元老天下日夜望其成功方其深思遠慮而未有所發也雖天子亦遲之至其一旦發憤條天下之利害百未及一二而舉朝喧嘩以至於逐去曾不旋踵此天下之士所以相戒而不敢深言也居今之勢而欲納天下於至治非大有所矯拂於世俗不可何者天下獨患柔弱而不振怠惰而不肅苟且偷安而不知長久之計臣以為宜如諸葛亮之治蜀王猛之治秦使天下悚然人人不敢飾非務盡其心凡此者皆庸人之所大惡而讒言之所由興也是故先主拒關張之間而後孔明得以盡其才苻堅斬樊世逐仇騰黜席寶而後王猛得以畢其功也夫天下未嘗無二子之才也而人主思治又如此之勤相須甚急而相合甚難者獨患君不信其臣而臣不測其君而已矣惟天子一日慨然明告執政之臣所以欲為者使知人主之深知之也而內為之信然後敢有所發於外而不顧不然雖得賢人千萬一日百變法天下益不可治歲復一歲而終無以大慰天下之望豈不亦甚可惜哉

策略四

天子與執政之大臣既已相得而無疑可以盡其所懷直已而行道則夫當今之所宜先者莫如破庸人之論以開功名之門而後天下可為也夫治天下譬如治水方其奔衝潰決騰涌飄蕩而不可禁止也雖欲盡人力之所至以求殺其尺寸之勢而不可得及其既衰且退也驟驟乎若不足以終日故夫善治水者不惟有難殺之憂而又有易衰之患導之有方決之有漸疏其故而納其新使不至於壅閉腐敗而無用嗟夫人知江河而有水患也而以為溝洫之可以無憂是烏知舟楫灌溉之利哉夫天下之未平英雄豪傑之士務以其所長角奔而爭利惟恐天下一日無事也是以人人各盡其材雖不肖者亦自淬厲而不至於怠廢故其勇者相吞智者相賊使天下不安其生為天下者知夫大亂之本起於智勇之士爭利而無厭是故天下既平則削去其具抑遠天下剛健顯名之士而獎用柔懦謹畏之人不過數十年天下靡然無復往時之喜事也於是能者不自憤發而無以見其能不能者益以弛廢而無用當是之時人君欲有所為而左右前後皆無足使者是以綱紀日壞而不自知此其為患豈特英雄豪傑之士趦趄而

已哉聖人則不然當其久安於逸樂也則以術起之使天下之心翹翹然常喜於爲善是故能安而不衰凡夫人君之所恃以爲天下者天下皆爲而已不爲夫使天下皆爲而已不爲者開其利害之端而辨其榮辱之等使之踴躍奔走皆爲我役而自知夫是以坐而收其功也如使天下皆欲不爲而得則天子誰與共天下哉今者治平之日久矣天下之患正在此也臣故曰破庸人之論開功名之門而後天下可爲也今夫庸人之論有二其上之人務爲寛深不測之量而不知士好言中庸之道此二者皆庸人相與議論舉先賢之言而猥取其

近似者以自解説其無能而已矣夫寛深不測之量古人所以臨大事而不亂有以鎮世俗之躁蓋非以隔絶上下之情養尊而自安也舉之則勸非之則沮聞善則喜見惡則怒此三代聖人之所共也而後之君子必曰舉之不勸非之不沮聞善不喜見惡不怒斯以爲不測之量不已過乎夫有勸有沮有喜有怒然後有間而可入有間而可入然後智者得爲之謀才者得爲之用後之君子務爲無間夫天下誰能入之古之所謂中庸者盡萬物之理而不過故亦曰皇極夫極盡也後之所謂中庸者循循焉爲衆人之所能爲斯以爲中庸矣此孔子孟子之所謂鄉原也今日之患惟不取於狂者狷者皆取於鄉原是以若此靡靡不立孔子子思之所從受中庸者也孟子子思之所授以中庸者也然皆欲得狂者狷者而與之然則淬勵天下而作其怠惰莫如狂者狷者之賢也臣故曰破庸人之論開功名之門而後天下可爲也

策畧五

其次莫若深結天下之心臣聞天子者以其一身寄之乎巍巍之上以其一心運之乎茫茫之中安而爲太山危而爲累卵其間不容毫釐是故古之聖人不恃其有可畏之資而恃其有可愛之實不恃其有不可拔之勢而恃其有不忍叛之心何則其所居者天下之至危也天子恃公卿以有其天下公卿大夫士以至於民轉相屬也以有其富貴苟不得其心而欲羈之以區區之名控之以不足恃之勢者其平居無事猶有以相制一旦有急是皆行道之人掉臂而去尚安得而用之古之失天下者皆非一日之故其君臣之權去已久矣適會其變是以一散而不可復收方其未也天子甚尊大夫士其賤奔走萬里無敢後先儼然南面以臨其臣曰天何言哉百官俯首就位斂足而退兢兢惟恐有罪羣臣相率爲苟安之計賢者旣無所施其才而愚者亦有所容其不肖舉天下之事聽其自爲而已及乎事出於非常變起於不測視天下莫與同其患雖欲分國以與人而且不及矣秦二世唐德宗蓋用此術以至於顛沛而不悟豈不悲哉天下者器也天子者有此器者也器久不用而置諸篋笥則器與人不相習是以扞格而難操良工者使手習知其器而器亦習知其手手與器相信而不相疑夫是故所爲而成也天下之患非經營禍亂之足憂而養安無事之可畏何者懼其一至於扞格而難操也昔之有天下者日夜淬勵其百官撫摩其人民爲之朝聘會同宴享以交諸侯之歡歲時月朔致民讀法飲酒蜡臘以遂萬民之情有大事自庶人以上皆得至於外朝以盡其詞猶以爲未也而五載一巡守朝諸侯於方岳之下親見其耆老賢士大夫以周知天下之風俗凡此者非以爲苟勞而已將以馴致服習天下之心使不至於扞格而難操也及至後世壞先王之法安於逸樂而疏闊其遠是以養尊而自高務爲深嚴使天下拱手以貌相承而心不服其腐儒老生又出而爲之說曰天子不可以妄有言也史且書之後世且以爲譏使其君臣相視而不相知如此則偶人而已矣天下之心旣已去而倀倀焉抱其空器不知英雄豪傑已議其後臣嘗觀西漢之初高祖創業之際事變之興亦已繁矣而高祖以項氏創殘之餘與信布之徒爭馳於中原此六七公者皆以絕人之姿據有土地甲兵之衆其勢足以爲亂然天下終以不搖卒定於漢傳十數世矣而至於元成哀平四夷嚮風兵革不試而王莽一豎子乃能

舉而發之，不用寸兵尺鐵，而天下屏息，莫敢或爭，此其故何也？創業之君，出於布衣，其大臣將相，皆握手之歡，凡在朝廷者，皆有嘗試擠掇，以知其才之短長，彼其親天下，如一身，苟有疾痛，其手足不期而自救。當此之時，雖有近憂而無遠患。及其子孫，生於深宮之中，而狃於富貴之勢，尊卑闊絕，而上下之情疏，禮節繁多，而君臣之義薄，是故不爲近憂，而常爲遠患，及其一旦固已不可救矣。聖人知其然，是以去苛禮而務至誠，黜虛名而求實效，不愛高位重祿，以致山林之士，而欲聞切直不隱之言者，凡皆以通上下之情也。昔我太祖太宗既有天下，法令簡約，不爲崖岸，當時大臣將相皆得從容終日，歡如平生，下至士庶人，亦得以自效，故天下稱其言至今。非有文采緣飾，而開心見誠，有以入人之深者，此英主之奇術，御天下之大權也。方今治平之日久矣，臣愚以爲宜日新盛德，以激昂天下久安怠惰之氣，故陳其五事，以備採擇。其一曰將相之臣，天子所恃以爲治者，宜日夜召論天下之大計，且以熟觀其爲人。其二曰太守刺史，天子所寄以遠方之民者，其罷歸皆當問其所以爲政，民情風俗之所安，亦以揣知其才之所堪。其三曰左右扈從侍讀侍講之人，本以論說古今興衰之大要，非以應故事備數而已，經筵之外，苟有以訪之，無傷也。其四曰吏民上書，苟小有可觀，宜皆召問優游以養其敢言之氣。其五曰天下之吏，自一命以上，雖其至賤，無以自通於朝廷，然人主之爲，豈有所不可哉？察其善者，卒然召見之，使不知其所從來，如此則遠方之賤吏亦務其激發爲善，不以位卑祿薄，無由自通於上，而不修飾。使天下習知天子樂善親賢卹民之心，孜孜不倦如此，翕然皆有所感發，知愛於君而不可與爲不善，亦將賢人衆多，而姦吏衰少，刑法之外，有以大慰天下之心焉耳。

策斷上

二虜爲中國患至深遠也天下謀臣猛將豪傑之士欲有所逞於西北者久矣聞之兵法曰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今者臣愚以爲西北雖有可勝之形而中國未有不可勝之備故竊嘗以爲可特設一官使獨任其責而執政之臣得以專治內事苟天下之弊莫不盡去紀綱修明食足而兵彊百姓樂業知愛其君卓然有不可勝之備如此則臣固將備論而極言之夫天下將興其積必有源天下將亡其發必有門聖人者唯知其門而塞之古之亡天下者四而天子無道不與焉蓋有以諸侯彊偪而至於亡者周唐是也有以匹夫橫行而至於亡者秦是也有以大臣執權而至於亡者漢魏是也有以蠻夷內侵而至於亡者二晉是也使此七代之君皆能逆知其所由亡之門而塞之則至於今可以不廢惟其諱亡而不爲之備或備之而不得其門故禍發而不救夫天子之勢蟠於天下而結於民心者甚厚故其亡也必有大隙焉而日潰之其窺之甚難其取之甚密曠日持久然後可得而閒蓋非有一日卒然不救之患也是故聖人必於其全盛之時而察其所由亡之門蓋臣以爲當今之患外之可畏者西戎北狄而內之可畏者天子之民也西戎北狄不足以爲中國之大憂而其難也有以召內之禍內之民實執存亡之權而不能獨起其發也必將待外之變先之以戎狄而繼之以吾民臣之所謂可畏者在此而已昔者敵國之患起於多求而不供供者有倦而求者無厭以有倦待無厭而能久安於無事天下未嘗有也故夫二虜之患時有遠近耳而要以必至於戰敢問今之所以戰者何也其無乃出於倉卒而備於一時乎且夫兵不素定而出於一時當其危疑擾攘之間而吾不能自必則權在敵國權在敵國則吾欲戰不能欲休不可進不能戰而退不能休則其計將出於求和求和而自我則其所以爲媾者必重軍旅之後而繼之以重媾則國用不足國用不足則加賦於民加賦而不已則凡暴取豪奪之法不得不施天下一動變生無方國之大憂將必在此蓋嘗聞之用兵有權權之所在其國乃勝是故國無小大兵無彊弱有小國弱兵而見畏於天下者權在焉耳千鈞之牛制於三尺之童弭耳而下之曾不如狙猿之奮擲於山林此其故何也權在人也我欲則戰不欲則守戰則天下莫能支守則天下莫能窺昔者秦嘗用此矣開關出兵以攻諸侯則諸侯莫不願割地而求和諸侯割地而求和

於秦秦人未嘗急於割地之利若不得已而後應故諸侯常欲和而秦常欲戰如此則權固在秦矣且秦非能彊於天下之諸侯秦惟能自必而諸侯不能是以天下百變而卒歸於秦諸侯之利固在從橫也朝聞陳軫之說而合爲從暮聞張儀之計而散爲橫秦則不然橫人之欲爲橫從人之欲爲從皆使其自擇而審處之諸侯相顧而終莫能自必則權之在秦不亦宜乎嚮者寶元慶曆之間河西之役可以見矣其始也不得已而後戰其終也逆探其意而與之和又從而厚餽之惟恐其一日復戰也如此則賊常欲戰而我常欲和賊非能常戰也特持其欲戰之形以乘吾欲和之勢屢用而屢得志是以中國之大而權不在焉欲天下之安則莫若使權在中國欲權之在中國則莫若先發而後罷示之以不憚形之以好戰而後天下之權有所歸矣今夫庸人之論則曰勿爲禍始古之英雄之君豈其樂禍而好殺唐太宗既平天下而又歲歲出師以從事於夷狄蓋晚而不倦暴露於千里之外親擊高麗者再焉凡此者皆所以爭先而處強也當時羣臣不能深明其意以爲敵本無釁而我則發之夫[illegible]何者使夫備已則權在我而使已備人則權在人當太宗之時四夷狼顧以備中國故中國之權重苟不先之則彼或以執其權矣而我又翻然焉惡戰而樂罷使敵國知吾之所惡而以是取必於吾如此則雖有天下吾安得而爲之唐之衰也惟其厭兵而畏戰一有敗衂則兢兢焉縮首而去之是故姦臣執其權以要天子及至憲宗奮而不顧雖小挫而不爲之沮當此之時天下之權在於朝廷伐之則足以爲威舍之則足以爲恩臣故曰先發而後罷則權在我矣

策斷中

臣聞用兵有可以逆爲數十年之計者有朝不可以謀夕者攻守之方戰鬬之術一日百變猶以爲拙若此者朝不可以謀夕者也古之欲謀人之國者必有一定之計勾踐之取吳秦之取諸侯高祖之取項籍皆得其至計而固執之是故有利有不利有進有退百變而不同而其一定之計未始易也勾踐之取吳是驕之而已秦之取諸侯是散其從而已高祖之取項籍是間疎其君臣而已此其至計不可易者雖百年可知也今天下晏然未有用兵之形而臣以爲必至於戰則其攻守之方戰鬬之術固未可以豫論而臆斷也然至於用兵之大計所以固執而不變者臣請得以豫言之夫西戎北胡皆爲中國之患而西戎之患小北胡之患大此天下之所明知也管仲曰攻堅則瑕者堅攻瑕則堅者瑕故二者皆所以爲憂而臣以爲兵之所加宜先於西故先論所以制御西戎之大畧今夫鄒與魯戰則天下莫不以爲魯勝大小之勢異也然而勢有所激則大者失其所以爲大而小者忘其所以爲小故有以鄒勝魯者矣夫大有所短小有所長地廣而備多備多而力分小國聚而大國分則強弱之勢將有所反大國之人譬如千金之子自重而多疑小國之人計窮而無所恃則致死而不顧是以小國常勇而大國常怯恃大而不戒則輕戰而屢敗知小而自畏則深謀而必克此又其理然也夫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去者以其君臣上下歡欣相得之際也國大則君尊而上下不交將軍貴而吏士不親法令繁而民無所措其手足若夫小國之民截然其若一家也有憂則相恤有急則相赴凡此數者是小國之所長而大國之所短也大國而不用其所長使小國常出於其所短雖百戰而百屈豈足怪哉且夫大國則固有所長矣長於戰而不長於守夫守者出於不足而已譬之於物大而不用則易以腐敗故凡擊搏進取所以用大也孫武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之少則能逃之不若則能避之自敵以上者未嘗有不戰也自敵以上而不戰則是以有餘而用不足之計固已失其所長矣凡大國之所恃吾能分兵而彼不能分吾能數出而彼不能應譬如千金之家日出其財以罔市利而販夫小民終莫能與之競者非智不若其財少也是故販夫小民雖有桀黠之才過人之智而其勢不得不折而入於千金之家何則其所長者不可以與較也西戎之於中國可謂小國矣嚮者惟不用其

所長是以聚兵連年而終莫能服今欲用吾之所長則莫若數出數出莫若分兵臣之所謂分兵者非分屯之謂也分其居者與行者而已今河西之戍卒惟患其多而莫之適用故其便莫若分兵使其十一而行則一歲可以十出十二而行則一歲可以五出十一而十出十二而五出則是一人而歲一出也吾一歲而一出彼一歲而十被兵焉則衆寡之不侔勞逸之不敵亦已明矣夫用兵必出於敵人之所不能我大而敵小是故我能分而彼不能此吳之所以肆楚而隋之所以狃陳歟凡御戎之術不可以逆知其詳而其大畧臣未見有過此者也

策斷下

其次請論北狄之勢古者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然所以能敵我者其國無君臣上下朝覲會同之節其民無穀米絲麻耕作織紝之勞其法令以言語爲約故無文書符傳之繁其居處以逐水草爲常故無城郭邑居聚落守望之勤其旃裘肉酪足以爲養生送死之具故戰則人人自鬬敗則驅牛羊遠徙不可得而破蓋非獨古聖人法度之所不加亦其天性之所安者猶狙猿之不可使冠帶虎豹之不可被以羈紲也故中行說教單于無愛漢物所得繒絮皆以馳草棘中使衣袴弊裂以示不如旃裘之堅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湩酪之便美也由此觀之中國以法勝而匈奴以無法勝聖人知其然是故精修其法而謹守之築爲城郭塹爲清池大倉廩實府庫明烽燧遠斥堠使民知金鼓進退坐作之節勝不相先敗不相後則其所以謹守其法而不敢失也一失其法則不如無法之爲便也故夫各輔其性而安其生則中國與胡本不能相犯惟其不然是故皆有以相制胡人之不可從中國之法猶中國之不可從胡人之無法也今夫佩玉服韍冕而垂旒者此宗廟之服所以登降揖讓折旋俯仰爲容者也而不可以

騎射今夫蠻夷而用中國之法豈能盡如中國哉苟不能盡如中國而雜用其法則是佩玉服靴冕而垂旒而欲以騎射也昔吳之先斷髮文身與魚鼈龍蛇居者數千世而諸侯不敢窺也其後楚申公巫臣始教以乘車射御使出兵侵楚而闔廬夫差又逞其無厭之求開溝通水與齊晉爭强黄池之會强自冠帶吳人不勝其弊卒入於越夫吳之所以强者乃其所以亡也何者以蠻夷之資而貪中國之美宜其可得而亂之哉西晉之亡也匈奴鮮卑氐羌之類紛紜於中國而其豪傑間起爲之君長如劉元海苻堅石勒慕容雋之儔皆以絶異之姿驅駕一時之賢俊其强者至有天下太半然終於覆亡相繼遠者不過一傳再傳而滅何也其心固安於無法也而束縛於中國之法中國之人固安於法也而苦其無法君臣相戾上下相厭是以雖建都邑立宗廟而其心岌岌然常若寄居於其間而安能久乎且人而棄其所得於天之分未有不亡者也契丹自五代南侵乘石晉之亂奄至京師覩中原之富麗廟社宫闕之壯而悦之知不可以留也故歸而竊習焉山前諸郡既爲所併則中國士大夫有立其朝者矣故其朝廷之儀百官之號文武選舉之法都邑郡縣之制以至於衣服飲食皆雜取中國之象然其父子聚居貴壯而賤老貪得而忘失勝不相讓敗不相救者猶在也其中未能革其犬羊豺狼之性而外牽於華人之法此其所以自投於陷穽網羅之中而中國之人猶曰今之匈奴非古也其措置規畫皆不復蠻夷之心以爲不可得而圖之亦過計矣且夫天下固有沉謀陰計之士也昔先王欲圖大事立奇功則非斯人莫之與共秦之尉繚漢之陳平皆以樽俎之間而制敵國之命此亦王者之心期以紓天下之禍而已彼契丹者有可乘之勢三而中國未之思焉則亦足惜矣臣觀其朝廷百官之衆而中國士大夫交錯於其間固亦有賢俊慷慨不屈之士而詬辱及於公卿鞭朴行於殿陛貴爲將相而不免囚徒之耻宜其有悒憤鬱結而思變者特未有路耳凡此皆可以致其心雖不爲吾用亦以間疎其君臣此由余之所以入秦也幽燕之地自古號多雄傑名於圖史者往往而是自宋之興所在賢俊雲合響應無有遠邇皆欲洗濯磨淬以覩上國之光而此一方獨陷於非類昔太宗皇帝親征幽州未克而班師聞之諜者曰幽州士民皆欲執其帥以城降者聞乘輿之還無不泣下且胡人以爲諸郡之民非其族類故厚斂而虐使之則其思内附之心豈待

深計哉此又足爲之謀也使其上下相猜君民相疑然後可攻也諺有之曰鼠不容穴銜窶數也彼僭立四都分置守宰倉庫府庫莫不備具有一旦之急適足以自累守之不能棄之不忍華夷雜居易以生變如此則中國之長足以有所施矣然非特如此而已也中國不能謹守其法也慕中國之法而不能純用是以勝負相持而未有決也大蠻夷者以力攻以力守以力戰顧力不能則逃中國則不然其守以形其攻以勢其戰以氣故百戰而力有餘形者有所不守而敵人莫不忌也勢者有所不攻而敵人莫不備也氣者有所不戰而敵人莫不懾也苟去此三者而角之於力則中國固不敵矣尚何云乎伏惟國家留意其大者而爲之計其小者臣未敢言焉

文編卷之四十一終

文編卷之四十二

武進唐順之應德甫選　後學長洲陳元素訂

策

專任使　大蘇
無沮善　大蘇
決壅蔽　大蘇
抑僥倖　大蘇
均戶口　大蘇
較賦役　大蘇
省費財　大蘇
勸親睦　大蘇
敦教化　大蘇
蓄材用　大蘇
定軍制　大蘇
練軍實　大蘇
教戰守　大蘇
倡勇敢　大蘇
厲法禁　大蘇
去姦民　大蘇

專任使

夫吏之與民、猶工人之與器、易器而操之、其始莫不齟齬而不相得、是故雖有長才異能之士、朝夕而去、則不如庸人之久且便也、自漢至今、言吏治者皆推孝文之時、以爲任人不可以倉卒而責其成功、又其三歲一遷、吏不爲長遠之計、則其所施設、一切出於苟簡、此天下之士爭以爲告、而臣知其未可以卒行也、夫天下之吏、惟其病多而未有以處也、是以擾擾在此、如使五六年或七八年而後遷、則將有十年不得調者矣、朝廷方將減任子、清冗官、則其行之當有所待、而臣以爲當今之弊、有甚不可者、夫京兆府、天下之所觀望而化、王政之所由始也、四方之行、兩河之交、舟車商賈、象金珠綿繡之所積、故其民不知有耕稼織紝之勞、富貴之所移、貨利之所眩、故其民不知有恭儉廉退之風、以書數爲終身之能、以府史賤吏爲鄉黨之榮、故其民不知有儒學講習之賢、夫是以獄訟繁滋而奸不可止、爲治者益以苟且而不暇及於教化、四方觀之、使風俗日以薄惡、今夫爲京兆者、歲星而出、見燭而入、案牘笞箠、交乎其前、拱手而待命者、足相躡乎其庭、持詞而求訴者、府相摩乎其門、憧憧焉不知其爲誰、一訊而去、得罪者非知其得罪之由、而無罪者亦不知其無罪之實、知此固

刑之不服、赦之不悛、獄訟之繁、未有已也、夫大司農者、天下之所以纖虛分計之所從受命也、其財賦之出入、簿書之交錯、縱橫變化、足以爲奸而不可推究、上之人不能盡知而付之吏、吏分職乎其中者以數十百人、其耳目足以及吾之所不及、是以能者不過粗舉其大綱、而不能者惟吏之聽、賄賂交乎其門、四方之有求者聚乎其家、天下之大弊、無過此二者、臣竊以爲今省府之重、其擇人宜精、其任人宜久、凡今之弊、皆不精不久之故、何則天下之賢者不可以多得、而賢者之中求其治繁者、又不可以人人而能也、幸而一人焉、又不久而去、

夫世之君子苟有志于天下而欲爲長遠之計者、則其效不可以朝夕見、其始若迂闊而其終必將有所可觀、今朞月不報、則朝廷以爲是無能爲者、不待其成而去之、而其翕然見稱于人者、又以爲有功而擢爲兩府、然則是爲省府者、能與不能、皆不得久也、夫以省府之繁、終歲不得休息、朝廷既以汲汲而去之、而其人亦莫不汲汲而求去、夫胥吏者皆老於其局、長子孫於其中、以汲汲求去之人、而御長子孫之吏、此其相視、如客主之勢、宜其奸弊不可得而去也、省府之位不爲卑矣、苟有能者而老于此、不爲不用矣、古之用人者知其久勞於

位、則時有以賜予勸奬之以厲其心、不聞其驟遷以奪其成效、今天下之吏、縱未能一槩久而不遷、至于省府、亦不可以倉卒而去、吏知其久居而不去也、則其欺詐固已少衰矣、而其人亦得深思熟慮周旋於其間、不過十年、將必有卓然可觀者也。

無沮善

昔者先王之為天下、必使天下欣欣然常有無窮之心力行不倦而無自棄之意、夫惟自棄之人則其為惡也甚毒而不可解、是以聖人畏之、設為高位重祿、待能者使天下皆得踴躍自奮、扳援而來、惟其才之不逮、力之不足、是以終不能至於其間、而非聖人塞其門絕其塗也、夫然故一介之賤吏、閭閻之匹夫、莫不奔走於善、至於老死而不知休息、此聖人以術驅之也、天下苟有甚惡而不可忍也、聖人既已絕之、則屏之遠方、終身不齒、此非獨不仁也、以為既已絕之、彼將一旦肆其忿毒、以殘害善民、是故絕之則不用、用之則不絕、既已絕之、又復用之、則是驅之於不善、而又假之以其具也、無所望而為善、無所愛惜而不為惡者、天下一人而已矣、以無所望之人、而責其為善、以無所愛惜之人、而求其不為惡、又付之以人民、則天下知其不可也、世之賢者何常之有、或出於賈豎賤人、甚者至於盜賊、往往而是、而儒生貴族世之所望為君子者、或至放肆不軌、小民之所不若、聖人知其然、是故不逆定於其始進之時、而徐觀其所試之效、使天下無必得之由、亦無必不可得之道、天下知其不可以必得也、然後勉強於功名而不敢僥

辭知其不至於必不可得也然後有以自慰其心久而不懈嗟夫聖人之所以鼓舞天下之人日化而不自知者此其爲術然後之爲政者則不然與人以必得而絶之以必不可得此其意以爲進賢而退不肖然天下之弊莫甚於此今夫制策之及等進士之高第皆以一日之習而決取終身之富貴此雖一時之文辭而未知其臨事之能否則其用之不已太遽乎天下有用人而絶之者三州縣之吏苟非大過而不可復用則其它犯法皆可使竭力爲善以自贖而今世之法一陷於罪戾則終身不遷使之不自聊賴而疾視其民肆意妄行而無所顧惜此其初未必小人也不幸而陷於其中途窮而無所入則遂以自棄府史賤吏爲國者知其不可闕也是故歲久則補以外官以其所從來之卑也而限其所至則其中雖有出羣之才終亦不得齒於士大夫之列今夫出身而仕者將以求貴也貴不可得矣則將惟富之求此其勢如是則雖至於鞭笞戮辱而不足以禁其貪故然也二者苟不可以遂棄則宜有以少假之也入貲夫此者皆得補郡縣之吏彼知其終不得遷亦將逞而仕時之欲無所不至天此誠不可以遷也則是用其一過而已臣故曰絶之則不用用之則不絶此三者之

決壅蔽

所貴乎朝廷清明而天下治平者何也天下不訴而無冤不謁而得其所欲此堯舜之盛也其次不能無訴訴而必見察不能無謁謁而必見省使遠方之賤吏不知朝廷之高而一介之小民不識官府之難而後天下治今夫一人之身有一心兩手而已疾痛苛癢動於百體之中雖其甚微不足以爲患而手隨至夫手之至豈其一一而聽之心哉心之所以素愛其身者深而手之所以素聽於心者熟是故不待使令而卒然以自至聖人之治天下亦如此而已百官之衆四海之廣使其關節脈理相通爲一叩之而必聞觸之而必應夫是以天下可使爲一身天子之貴士民之賤可使相愛憂患可使同緩急可使救今也不然天下有不幸而訴其冤如訴之於天有不得已而謁其所欲如謁之於鬼神公卿大臣不能究其詳悉而付之於胥吏故凡賄賂先至者朝請而夕得徒手而來者終年而不獲至於故常之事人之所當得而無疑者莫不務爲留滯以待請屬舉天下一毫之事非金錢無以行之昔者漢唐之弊患法不明而用之不密使吏得以空虛無據之法而繩天下故小人以無法爲奸今也法令明具而用之至密舉天下惟

法之知所欲排者有小不如法而可指以為瑕所欲與者雖有所爭戾而可借法以為解故小人以法為奸今夫天下所為多事者豈事之誠多耶吏欲有所鬻而未得則新故相仍紛然而不決此王化之所以壅遏而不行也昔桓文之霸百官承職不待教令而辦四方之賓至不求有司王猛之治秦事至纖悉莫不盡舉而人不以為煩蕃史之所記麻思還冀州請於猛猛曰速裝行矣至暮而符下及出關郡縣皆已被符其令行禁止而無留事者至於纖悉莫不皆然苻堅以戎狄之種至於霸王與強國富垂及升平者猛之所為固宜其然也今天下治安大吏奉法不敢顧私而府史之屬招權鬻法長吏心知而不問以為當然此其弊有二而已事繁而官不勤故權在胥吏欲去其弊也莫如省事而厲精省事莫如任人厲精莫如自上率之今之所謂至繁天下之事關於其中訴者之多而謁者之眾莫如中書與三司天下之事分於百官而中書聽其治要郡縣錢幣制於轉運使而三司受其會計此宜若不至於繁多然中書不待奏課以定其黜陟而關與其事則是不任有司也三司之吏推析贏虛至於毫毛以繩郡縣則是不任轉運使也故曰省事莫如任人古之聖王愛日以求治辨色而視朝苟少安焉而至于日出則終日為之不給以少而言之一日而廢一事一月則可知也一歲則事之積者不可勝數矣欲事之無繁則必勞於始而逸於終晨興而晏罷天子未退則宰相不敢歸安於私第宰相日昃而不退則百官莫不震悚盡力於王事而不敢宴遊如此則纖悉隱微莫不舉矣天子求治之勤過于先王而議者不稱王季之宴朝而稱舜之無為不論文王之日昃而論始皇之量書此何以率天下之怠耶臣故曰厲精莫如自上率之則壅蔽決矣

抑僥倖

夫所貴乎人君者予奪自我而不牽於衆人之論也天下之學者莫不欲仕仕者莫不欲貴如從其欲則舉天下皆貴而後可惟其不可從也是故仕不可以輕得而貴不可以易致此非有所吝也爵祿出乎我者也我以爲可予而予之我以爲可奪而奪之彼雖有言者不可畏也天下有可畏者賦歛不可以不均刑罰不可以平乎賞令不可以不擇此誠足以致天下之安危而可畏者也我欲慎爵賞愛名器而囂囂者以爲不可畏是烏足鄉哉國家自近歲以來吏多而闕少率一官而三人共之居者一人去者一人而伺之者又一人是一官而有二人者無事而食也且其涖官之日淺而閑居之日長以其涖官之所得而爲閑居仰給之資是以貪吏常多而不可禁此用人之大弊也古之用人其取之至寬而用之至狹取之至寬故賢者不隔用之至狹故不肖者無所容記曰司馬辯論官才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然則取之者未必用也今之進士自二人以下者皆試官夫試之者豈一定之謂哉固將有所廢置焉耳國家取人有制策有進士有明經有詞科有任子有府史雜流凡此者雖衆無害也其終身進退之決在乎召見改官之日此尤不可以不愛惜慎重者也今之議者不過曰多其資考而責之以舉官之數且彼有勉强而已資考既足而舉官之數亦以及格則將執文墨以取必於我雖千百爲輩莫敢不盡與臣切以爲今之患正在於任人大過是以一定之制使天下可以歲月必得其可惜也方今之便莫若使吏六考以上皆得以名聞于吏部吏部以其資考之遠近舉官之衆寡而次第其名然後使一二大臣雜治之參之以其才器之優劣而定其等歲終而奏之以詔天子廢置度天下之吏每歲以物故罪免者幾人而增損其數以所奏之等補之及數而止使其予奪亦雜出于賢不肖之間而無有一定之制則天下之吏不敢有必得之心將自奮厲磨淬以求聞于時而爵之所謂用人之大弊者亦不勞而自去然而議者必曰法不一定而以才之優劣爲差則是好惡之私有以啓之也臣以爲不然夫法者本以存其大綱而其出入變化固將付之於人昔者唐有天下舉進士者羣至於有司之門唐之制惟有司之信也是故有司得以搜羅天下之賢士而習知其爲人至於一日之試則固已不取矣唐之得人於斯爲盛今以名聞於吏

部若每歲不過數十百人使一二大臣得以訪問參考其才雖有失者蓋已寡矣如必曰任法不任人天下之人必不可信則夫一定之制臣未知其果不可以爲姦也

均戶口

夫中國之地足以食中國之民有餘也而民常病於不足何哉地無變遷而民有聚散聚則爭於不足之中而散則棄於有餘之外是故天下常有遺利而民用不足昔者三代之制度地以居民民各以其夫家之衆寡而受田于官一夫而百而民不可以多得尺寸之地而地亦不可以多得一介之民故其民均而地有餘當周之時四海之內地方千里者九而京師居其一有田百同而爲九百萬夫之地山林陵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三分去一爲六百萬夫之地又以上中下田三等而通

之以再易爲率則王畿之內足以食三百萬之衆以九州言之則是二千七百萬夫之地也而計之以下農夫一夫之地而食五人則是萬有三千五百萬人可以仰給於其中當成康刑措之後其民極盛之時九州之籍不過十三萬四千有餘夫地以十倍而民居其一故穀常有餘而地力不耗何者均之有術也自井田廢而天下之民轉徙無常惟其所樂則聚以成市側肩躡足以爭尋常挈妻負子以分升合雖有豐年而民無餘蓄一遇水旱則弱者轉於溝壑而強者聚爲盜賊地非不足而民非加多也蓋亦不得均民之術而已夫民之不均

其弊有二、上之人賤農而貴末、忽故而重新、則民不均、夫民之為農者莫不重遷其墳墓廬舍桑麻果蔬牛羊耒耜皆為子弟百年之計、惟其百工伎藝無事尌藝游手游食之民然後可以懷輕資而極其所往、是故上之人賤農而貴末、則農民捨其耒耜而游於四方、擇其所利而居之、其弊一也、凡人之情怠於久安而謹於新集水旱之後盜賊之餘則必省刑罰薄稅斂輕力役以懷逋逃之民而其久安而無變者則不肯無故而加卹、是故上之人忽故而重新、則其民稍稍引去聚於其所重之地、以至於眾多而不能容、其弊二也、臣欲去其二弊

而開其二利以均斯民、昔者聖人之興作也、必因人之情、故易為功、必因時之勢、故易為力、今欲無故而遷徙安居之民、分多而益寡、則怨謗之門盜賊之端必起於此、未享其利而先被其害、臣愚以為民之情莫不懷土而重去、惟士大夫出身而仕者、狃於遷徙之樂而忘其鄉、昔漢之制吏二千石皆徙諸陵麓、今之計可使天下之吏仕至某者、皆徙荊襄唐鄧許洛陳蔡之間、今士大夫無不樂居於此者、固恐獨往而不能濟、彼見其儕類等夷之人莫不在焉、則其去惟恐後耳、此其所謂因人之情、夫天下不能歲歲而豐也、則必有飢饉流亡之所

民方其困急時、父子且不能相顧、又安知去鄉之為戚哉、當此之時、募其樂徙者而使所之之廩之費不甚厚而民樂行、此其所謂因時之勢、然此二者皆授其田貸其耕耘之具而緩其租、然後可以固其意、夫如是天下之民其庶乎有息肩之漸也

均賦役

自兩稅之興因地之廣狹瘠腴而制賦因賦之多少而制役其初蓋甚均也責之厚賦則其財足以供君之需役則其力足以堪何者其輕重厚薄一出於地而不可易也戶無常賦視地以爲賦人無常役視賦以爲役是故貧者鬻田則賦輕而富者加地則役重此所以度民力之所勝亦所以破兼并之門而塞僥倖之源也及其後世歲月既久則小民稍稍爲奸度官吏耳目之所不及則雖有法禁公行而不忌今天下一戶之賦官知其爲賦之多少而不知其爲地之幾何也如此則增損出入惟其意之所爲官吏雖明法禁雖嚴而其勢無由以止絕故其爲奸常起於貿易之際夫鬻田者必窮迫之人而所從鬻者必富厚有餘之家富者恃其有餘而邀之貧者迫於飢寒而欲其速售是故多取其地而少入其賦有田者方其窮困之中苟可以緩一時之急則不暇計其它日之利害故富者地日以益而賦不加多貧者地日以削而賦不加少又其奸民欲計免其賦役者割數畝之地加之以數倍之賦而收其少半之直或者亦貪其直之微而取焉是以數十年來天下之賦大抵淆亂有兼并之族而賦甚輕有貧弱之家而不免於重

役以至於破敗流移而不知其所往其賦存而其人亡者天下皆是也夫天下不可以有僥倖也天下有一人爲僥倖而免則亦必有一人焉不幸而受其弊今天下僥倖者如此之眾則其不幸而受弊者從可知矣三代之賦以什一爲輕今之法本不至於什一而取然天下嗷嗷然以賦斂爲病者豈其歲久而奸生偏重而不均以至於此歟雖然天下皆知其爲患而不能去何者勢不可也今欲按行其地之廣狹瘠腴而更制其賦之多寡則奸吏因緣爲賄賂之門其廣狹瘠腴亦將一切出於其意之喜怒而其患益深是故士大夫畏之而不敢議且臣以爲此最易見者顧弗之察耳夫易田者必有契契必有所直之數其所直之數必得其廣狹瘠腴之實而官必據其所直之數而取其易田之稅是故欲知其地之廣狹瘠腴可以其稅推也久遠者不可復知矣其數年之間皆足以推較求之故府猶可得而見苟其稅多者則知其直多其直多者則知其田多且美也如此而其賦少其役輕夫人亡而賦存者可以有均矣鬻田者皆以其直之多少而給其賦重爲之禁而使不敢以不實之直而書之契則夫自今以往者貿易之際爲奸者其少息矣要以知凡地之所直與凡賦之所宜多

少而以稅桑之如此則一持籌之吏坐於帳中足以周知四境之虛實不過數月而民得以少蘇不然十數年之後將不勝其弊重者日以輕輕者日以重而未知其所終也

省費財

夫天下未嘗無財也昔周之興文王武王之國不過百里當其受命四方之君長交至於其廷軍旅四出以征伐不義之諸侯而未嘗患無財方此之時關無征而山澤不禁取於民者不過什一而財有餘及其衰也內食千里之租外收千八百國之貢而不足於用由此觀之夫財豈有多少哉人君之於天下俯已以就人則易為功仰人以援已則難為力是故廣取以給用不如節用以廉取之為易也臣請得以小民之家而推之夫民方其窮困時所望不過十金之資計其衣食之費妻子之奉出入於十金之中寬然而有餘及其一日稍稍蓄聚衣食既足則心意之欲日以漸廣所入益衆而所欲益以不給不知罪其用之不節而以為求之未至也是以富而愈貪求愈多而財愈不供此其為惑未可以知其所終也今天下汲汲乎以財之不足為病者何以異此國家創業之初四方割據中國之地至狹也然歲歲出師以誅討僭亂之國南取荊楚西平巴蜀而東下并潞其費用之衆百倍於今天下之士未嘗思其始而惴惴為慮今世之不足則亦甚惑矣夫為國有三計有萬世之計有一時之計有不終月之計古者三年耕必有一

年之蓄以三十年之通則可以九年無飢也歲之所入足用而有餘是以九年之蓄常閒而無用卒有水旱之變盜賊之憂則官可以自辦而民不知如此者天不能使之災地不能使之貧四夷盜賊不能使之困此萬世之計也而其不能者一歲之入纔足以爲一歲之出天下之產僅足以供天下之用其平居雖不至於虐取其民而有急則不免於厚賦故其國可静而不可動可逸而不可勞此亦一時之計也至於最下而無謀者量出以爲入用之不給則取之益多天下晏然無大患難而盡用衰世苟且之法不知有急則將何以加之此所謂

不給月之計也今天下之利莫不盡取山陵林麓莫不有禁關有征市有租鹽鐵有榷酒有課茶有算則凡衰世苟且之法莫不盡用矣譬之於人其少壯之時豐健勇武然後可以望其無疾以至於壽考今未五六十而衰老之候具見而無遺若八九十者將何以待其後耶然天下之人方且窮思竭慮以廣求利之門以爲費用不可復省臣有以知其不然也天下之費固有去之甚易而無損存之甚難而無益者矣臣不能盡知請舉其所聞而其餘可以類求焉夫無益之費名重而實輕以不急之實而被之以莫大之名是以疑而不敢去三歲而郊郊而赦赦而賞此縣官有不得已者天下吏士數日而待賜此誠不可以卒去至于大吏所謂股肱耳目與縣官同其憂樂者此豈亦不得已而有所畏耶天子有七廟今又飾老佛之宮而爲之祠固已過矣又使大臣以使領之歲給以巨萬計此何爲者也天下之吏爲不少矣將患未得其人苟得其人則凡民之利莫不備舉而其患莫不盡去今河水爲患不使濵河州郡之吏親視其災而責之以救災之術顧爲都水監夫四方之水患豈其一人坐籌於京師而盡其利害天下有轉運使足矣今江淮之間又有發運祿賜之厚徒兵之衆其

爲費豈勝計哉蓋嘗聞之里有蓄馬者患牧人欺之而盜其芻菽也又使一人焉爲之廐長廐長立而馬益癯今爲政不求其本而治其末天下無益之費不爲不多矣臣以爲凡若此者日求而去之自毫釐以往莫不有益惟無輕其毫釐而積之則天下庶乎少息也

勸親睦

夫民相與親睦者王道之始也昔三代之制畫為井田使其比閭族黨各相親愛有急相賙有喜相慶死喪相卹疾病相養是故其民安居無事則往來歡欣而獄訟不生有寇而戰則同心并力而緩急不離自秦漢以來法令峻急使民離其親愛歡欣之心而為鄰里告訐之俗富人子壯則出居貧人子壯則出贅一國之俗而家各有法一家之法而人各有心紛紛乎散亂而不相屬是以禮讓之風息而爭鬭之獄繁天下無事則務為欺詐相傾以自成天下有變則流徙渙散相棄以自存嗟夫秦漢以下天下何其多故而難治也此無他民不愛其身故輕犯法輕犯法則王政不行欲民之愛其身則莫若使其父子親兄弟和妻子相好夫民仰以事父母旁以睦兄弟而俯以卹妻子則其所賴於生者重而不忍以其身輕犯法三代之政莫尚於此矣今欲教民和親則其道必始於宗族臣欲復古之小宗以收天下不相親屬之心古者有大宗小宗故禮曰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禰者為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古者諸侯之子弟異姓之卿大夫始有家者不敢禰其父而自使其嫡子後之則為大宗族人宗之雖百世而宗子死則為之服齊衰九月故曰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別子之庶子又不得禰別子而自使其嫡子為後則為小宗小宗五世之外則無服其繼禰者親兄弟為之服其繼祖者從兄弟為之服其繼曾祖者再從兄弟為之服其繼高祖者三從兄弟為之服其服大功九月而高祖以外親盡則易宗故曰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小宗四有繼高祖者有繼曾祖者有繼祖者有繼禰者與大宗為五此所謂五宗也古者立

宗之道嫡子既為宗則其庶子之嫡子又各為其庶子之宗其法止於四而其實無窮自秦以來天下無世卿大宗之法不可以復立而其可以收合天下之親者有小宗之法存而莫之行此甚可惜也今夫天下所以不重族者有族而無宗也有族而無宗則族不可合族不可合則雖欲親之而無由也族人而不相親則忘其祖矣今世之公卿大臣賢人君子之後所以不能世其家如古之久遠者其族散而忘其祖也故莫若復小宗使族人相率而尊其宗子宗子死則為之加服犯之則以其服坐貧賤不敢輕而富貴不敢以加之冠昏必告喪

必赴此并有所難行也今夫良民之家士大夫之族亦未必無孝悌相親之心而族無宗子莫爲之糾率其勢不得相親是以從之人有親未盡而不相往來冠昏不相告死不相赴而無知之民遂至于父子異居而兄弟相訟然則王道何從而興乎嗚呼世人之患在於不務遠見古之聖人合族之法近於迂闊而行之朞月則望其有益故夫小宗之法非行之難而在乎久而不怠也天下之民欲其忠厚和柔而易治其必自小宗始矣

敦教化

夫聖人之於天下所恃以爲牢固不拔者在乎天下之民可與爲善而不可與爲惡也昔者三代之民見危而授命見利而不忘義此非必有爵賞勸乎其前而刑罰驅乎其後也其心安於爲善而忸怩於不義是故有所不爲夫民知其所不爲則天下不可以敵甲兵不可以威利祿不可以誘可殺可辱可飢可寒而不可與叛此三代之所以享國長久而不拔也及至秦漢之世其民見利而忘義見危而不能授命禁之所不及則巧僞變詐無所不爲疾視其長上而幸其災因之以水旱加之

以盜賊則天下蕩然無復天下之民矣世之儒者嘗有言曰三代之時其所以教民之具甚詳且密也學校之制射御之節冠昏喪祭之禮粲然莫不有法及至後世教化之道衰而盡廢其具是以若此無耻也然世之儒者蓋亦嘗試以此等教天下之民矣而卒以無效使民好文而益偷飭詐而相高則有之矣此亦儒者之過也臣愚以爲若此者皆好古而無術知有教化而不知名實之所存者也實者所以信其名而名者所以求其實也有名而無實則其名不行有實而無名則其實不長凡今儒者之所論皆其名也昔武王既克商散財發粟

使天下知其不貪，禮下賢俊，使天下知其不驕，封先聖之後，使天下知其仁，誅飛廉、惡來，使天下知其義。如此，則其教化天下之實，固已立矣。天下聳然皆有忠信廉恥之心，然後文之以禮樂，教之以學校，觀之以射御，而謹之以冠昏喪祭，民是以目擊而心諭，安行而自得也。及至秦漢之世，專用法吏以督責其民，至于今千有餘年，而民日以貪冒嗜利而無恥。儒者乃始以三代之禮所謂名者而繩之，彼見其登降揖讓盤辟俯仰之容，則掩口而竊笑，聞鐘鼓管磬希夷嘽緩之音，則驚顧而不樂。如此而欲望其遷善遠罪，不已難乎。臣愚以為宜先

其實而後其名，擇其近於人情者而先之。今夫民不知信，則不可與久居於安；民不知義，則不可與同處於危。平居則欺其吏，而有急則叛其君。此教化之實不至，天下之所以無變者，幸也。欲民之知信，則莫若務實其言；欲民之知義，則莫若務去其貪。往者西河用兵，而家人子弟皆籍以為軍。其始也，官告以權時之宜，非久役者，如是當復爾業。少為皆刺其額，無一人得免。自寶元以來，諸道以兵興為辭而增賦者，至今皆不為除去。夫如是，將何止民之詐欺哉。夫所貴乎縣官之尊者，為其恃於四海之富，而不事於錐刀之末也。其與民也優，其取

利也緩。古之聖人不得而取，則寧有所置，以明其不貪。何者？小民不知其說，而惟貪之知。今雞鳴而起，百工雜作，匹夫入市，操挾尺寸，吏且隨而稅之，扼吭拊背，以收絲毫之利。古之設官者求以裕民，今之設官者求以勝民。賦歛有常限，而以先期為賢；出納有常數，而以羨息為能。天地之間，苟可以取者，莫不有禁。求利太廣，而用法太密，故民日趨於貪。臣愚以為難行之言，當有所必行；而可取之利，當有所不取。以教民信，而示之義。若曰國用不足而未可以行，則臣恐其失之多於得也。

蓄材用

夫今之所患兵弱而不振者豈士卒寡少而不足使歟器械鈍弊而不足用歟抑爲城郭不足守歟廩食不足給歟此數者皆非也然所以弱而不振則是無材用也夫國之有材譬如山澤之有猛獸江河之有蛟龍伏乎其中而威乎其外悚然有所不可狎者至于鰍蚖之所蟠豬豚之所伏雖千仞之山百尋之溪而人易之何則其見于外者不可欺也天下之大不可謂無人朝廷之尊百官之富不可謂無才然以區區之二虜舉數州之衆以臨中國抗天子之威犯天下之怒而其氣未嘗少衰其詞未嘗少挫則是其心無所畏也主憂則臣勞主辱則臣死今朝廷之士不能無憂而大臣恬然未有拒絕之議非不欲絕也而未有以待之則是空朝廷無所恃也沿邊之民西顧而戰慄牧馬之士不敢彎弓而當北吏上未戰而先期於敗則是民輕其上也外之蠻夷無所畏內之朝廷無所恃而民又自輕其上此猶足以爲有人乎天下未嘗無才患所以求才之道不至古之聖人以無益之名而致天下之實以可見之實而較天下之虛名二者相爲用而不可廢是故其始也天下莫不紛然奔走從事於其間而要之以其終不肖者無以

欺其上此無它先名而後實也不先其名而唯實之求則來者寡來者寡則不可以有所擇以一旦之急而用不擇之人則是不先名之過也天子之所將天下之所奔也今夫孫吳之書其讀之者未必能戰也多言之士喜論兵者未必能用也進之以武舉試之以騎射天下之奇才未必至也然將以求天下之實則非此三者不可以致以爲未必然而棄之則是其必然者恐不可得而見也往者西師之興也其先也惟不以虛名多致天下之才而擇之以待一旦之用故其兵興之際四顧惶惑而不知所措於是設武舉購方畧收勇悍之士而開猖狂之言不愛高爵重賞以求强兵之術當此之時天下囂然莫不自以爲知兵也來者日多而其言益以無據至于臨事終不可用執事之臣亦遂厭之而知其無益故兵休之日舉從而廢之今之論者以爲武舉方畧之類適足以開僥倖之門而天下之實才終不可以求得此二者皆過也夫既已用天下之虛名而不較之以實至其弊也又舉而廢其名使天下之士不復以兵術進亦已過矣天下之實才不可以求之於言語又不可以較之於武力獨見之於戰耳戰不可得而試也是故觀之於治兵子玉治兵於蔿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

兵蔿賈觀之以爲剛而無禮知其必敗孫武始見試以婦人而猶足以取信於闔閭使知其可用故凡欲觀將帥之才否莫如治兵之不可欺也今夫新募之兵驕而難令勇悍而不知戰此眞足以觀天下之才也武舉方略之類以來之新兵以試之觀其顏色和易則足以見其氣約束堅明則足以見其威坐作進退各得其所則足以見其能凡此者皆不可强也故曰先之以無益之虛名而較之以可見之實才然後可得而用也

定軍制

自三代之衰井田廢兵農異處兵不得休而爲民民不得息肩而無事於兵者千有餘年而未有如今日之極者也三代之制不可復追矣至於漢唐猶有可得而言者夫兵無事而食則不可使聚聚則不可使無事而食此二者相勝而不可並行其勢然也今夫有百頃之閑田則足以牧馬千駟而不知其費聚千駟之馬而輸百頃之芻則其費百倍此易曉也昔漢之制有踐更之卒而無營田之兵雖皆出於農夫而方其爲兵也不知農夫之事是故郡縣無常屯之兵而京師亦不過有南北軍期門羽林而已邊境有事諸侯有變皆以虎符調發郡國之兵至於事已而兵休則渙然各復其故是以其兵雖不知農而天下不至於弊者未嘗聚也唐有天下置十六衛府兵天下之府八百餘所而屯於關中者至有五百然皆無事則力耕而積穀不唯以自贍養而又有以廣縣官之儲是以其兵雖聚於京師而天下亦不至於弊者未嘗無事而食也今天下之兵不耕而聚於京畿三輔者以數十萬計皆仰給於縣官有漢唐之患而無漢唐之利擇其偏而兼用之是以兼受其弊而莫之分也天下之財近自淮甸而遠至乎吳蜀凡舟車

所至人力所及莫不盡取以歸于京師晏然無事而賦歛之厚至于不可復加而三司之用猶若其不給其弊皆起於不耕之兵聚于內而食四方之貢賦非特如此而已又有循環往來屯戍于郡縣者昔建國之初所在分裂擁兵而不服太祖太宗躬擐甲冑力戰而取之既降其君而籍其疆土矣然其故基餘孽猶有存者上之人見天下之難合而恐其復發也於是出禁兵以戍之大自藩府而小至於縣鎮往往皆有京師之兵由此觀之則是天下之地一尺一寸皆天子自為守也而可以長久而不變乎費莫大於養兵養兵之費莫大於征行

今出禁兵而戍郡縣遠者或數千里其月廩歲給之外又日供其芻糧三歲而一遷往者紛紛來者纍纍雖不過數百為輩而要其歸無以異於十萬之兵三歲而一出征也農夫之力安得不竭餽運之卒安得不疲且今天下未嘗有戰鬭之事武夫悍卒非有勞伐可以邀其上之人然皆不得為休息閑居無用之兵者其意以為為天子出戍也是故美衣豐食開府庫輦金帛若有所負一逆其意則欲羣起而譟呼此何為者也天下一家且數十百年矣民之戴君至于海隅無以異於畿甸亦不必舉疑四方之兵而專信禁兵也曩者蜀之有妖賊與近歲貝州之亂未必非禁兵致之臣愚以為郡縣之土兵可以漸訓而陰奪其權則禁兵可以漸省而無用天下武健豈有常所哉山川之所習風氣之所咻四方之民一也昔者戰國嘗用之矣蜀人之怯懦吳人之短小皆嘗以抗衡于上國又安得禁兵而用之今之土兵所以鈍弊劣弱而不若彼者郡縣皆有禁兵而待之異等是以自棄于賤隷役夫之間而將吏亦莫之訓也苟禁兵可以漸省而以其資糧益優郡縣之土兵則彼固以歆欣踴躍出于意外戴上之恩而願效其力又何遽不如禁兵耶夫土兵日以多禁兵日以少天子扈從

捍城之外無所復用如此則內無屯聚仰給之費而外無遷徙供餽之勞費之省者又已過半矣

練軍實

三代之兵不待擇而精其故何也兵出於農有常數而無常人國有事要以一家而備一正卒如斯而已矣是故老者得以養疾病者得以閑爲民而役於官者莫不皆其壯子弟故其無事而田獵則未嘗發老弱之民兵行而餽糧則未嘗食無用之卒使之足捍險隘手易器械聰明足以察旗鼓之節强鋭足以犯死傷之地千乘之衆而人人足以自捍故殺人少而成功多費用省而兵卒强盖春秋之時諸侯相并天下百戰其經傳所見謂之敗績者如城濮鄢陵之役皆不過犯其偏師而獵

其游卒斂兵而退未有僵尸百萬流血於江河如後世之戰者何也民各推其家之壯者以爲兵則其勢不可得而多殺也及至後世兵民既分兵不得復而爲民於是始有老弱之卒夫既已募民而爲兵其妻子屋廬既已託於營伍之中而其姓名既已書於官府之籍行不得爲商居不得爲農而仰給于官至于衰老而無歸則其道誠不可以棄去是故無用之卒雖薄其資糧而皆廩之終身凡民之生自二十以上至於衰老四十餘年之間勇鋭强力之氣足以犯堅冒死者不過二十餘年今廩之終身則是一卒凡二十年無用而食于官也自此而推之養兵十萬則是五萬人可去也屯兵十年則是五年爲無益之費也民者天下之本而財者民之所以生也有兵而不可使戰是謂棄財不可使戰而驅之戰是謂棄民臣觀秦漢之後天下何其殘敗之多耶其弊皆起於分民而爲兵兵不得休使老弱不堪之卒拱手而就戮故有以百萬之衆而見屠於數千之兵者其良將善用不過以爲餌委之啖賊嗟夫三代之衰民之無罪而死者其不可勝數矣今天下募兵至多往者陝西之役舉籍平民以爲兵加以明道寶元之間天下旱蝗以及近歲青齊之飢與河朔之水災民急而爲兵者

日以益衆舉籍而按之近歲以來募兵之多無如今日者然皆老弱不教不能當古之十五而衣食之費百倍於古此甚非所以長久而不變者也凡民之爲兵者其類多非良民方其少壯之時博奕飲酒不安於家而後能捐其身至其少衰而氣沮蓋亦有悔而不可復者矣臣以謂五十已上願復爲民者宜聽自今以往民之願爲兵者皆三十以下則收限以十年而除其籍民三十而爲兵十年而復歸其精力思慮猶可以養生送死爲終身之計使其應募之日心知其不出十年而爲十年之計則除其籍而不怨以無用之兵終日坐食之費而

爲重集則應者必衆如此縣官長無老弱之兵而民之不任戰者不至於無罪而死彼皆知其不過十年而復爲平民則自愛其身而重犯法不至於叫呼無賴以自棄於凶人今夫天下之患在於民不知兵故兵常驕悍於民常怯賊盜攻之而不能禦戎狄掠之而不能抗今使民得更代而爲兵兵得復還而爲民則天下之知兵者衆而盜賊戎狄將有所忌然猶有言者將以爲十年而代故者已去而新者未教則緩急有所不濟夫所謂十年而代者豈其舉軍而並去之有始至者有既久者有將去者有當代者新故雜居而教之則緩急可以無變矣

教戰守

當今生民之患果安在哉在於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勞此其患不見於今而將見於它日今不爲之計其後將有所不可救者昔者先王知兵之不可去也是故天下雖平不敢忘戰秋冬之隙致民田獵以講武教之以進退坐作之方使其耳目習於鐘鼓旌旗之間而不亂使其心志安於斬刈殺伐之際而不慴是以雖有盜賊之變而民不至於驚潰及至後世用迂儒之議以去兵爲王者之盛節天下既定則卷甲而藏之數十年之後甲兵頓弊而民日以安於佚樂卒有盜賊之警則相與恐懼訛言不戰而走開元天寶之際天下豈不大治惟其民安於太平之樂豢於游戲酒食之間其剛心勇氣消耗鈍眊痿蹶而不復振是以區區之祿山一出而乘之四方之民獸奔鳥竄乞爲囚虜之不暇天下分裂而唐室固以微矣蓋嘗試論之天下之勢譬如一身王公貴人所以養其身者豈不至哉而常苦於多疾至於農夫小民終歲勤苦而未嘗告病此其故何也夫風雨霜露寒暑之變此疾之所由生也農夫小民盛夏力作而窮冬暴露其筋骸之所衝犯肌膚之所浸漬輕霜露而狎風雨是故寒暑不能爲之毒今王公貴人處於

重屋之下出則乘輿風則襲裘雨則御蓋凡所以慮患之具莫不備至畏之太甚而養之太過小不如意則寒暑入之矣是故善養身者使之能逸而能勞步趨動作使其四體狃於寒暑之變然後可以剛健強力涉險而不傷夫民亦然今者治平之日久天下之人驕惰脆弱如婦人孺子不出於閨門論戰鬬之事則縮頸而股慄聞盜賊之名則掩耳而不願聽而士大夫亦未嘗言兵以為生事擾民漸不可長此不亦畏之太甚而養之太過歟且夫天下固有意外之患也愚者見四方之無事則以為變故無自而有此亦不然矣今國家所以奉西北之虜者歲以百萬計奉之者有限而求之者無厭此其勢必至於戰戰者必然之勢也不先於我則先於彼不出於西則出於北所不可知者有遲速遠近而要以不能免也天下苟不免於用兵而用之不以漸使民於安樂無事之中一旦出身而蹈死地則其為患必有所不測臣欲使士大夫尊尚武勇講習兵法庶人之在官者教以行陣之節役民之司盜者授以擊刺之術每歲終則聚於郡府如古都試之法有勝負有賞罰而行之既久則以軍法從事然議者必以為無故而動民又挾以軍法則民將不安而臣以為此所以安民也天下果

未能去兵則其一旦將以不教之民而驅之戰夫無故而動民雖有小怨然孰與夫一旦之危哉今天下屯聚之兵驕豪而多怨陵壓百姓而邀其上者何故此其心以為天下之知戰者惟我而已如使平民皆習於兵彼知有所敵則固以破其奸謀而折其驕氣利害之際豈不亦甚明歟

倡勇敢

臣聞戰以勇爲主以氣爲決天子無皆勇之將而將軍無皆勇之士是故致勇有術致勇莫先乎倡倡莫善乎私此二者兵之微權英雄豪傑之士所以陰用而不言於人而人亦莫之識也臣請得以備言之夫倡者何也氣之先也有人人之勇怯有三軍之勇怯人人而較之則勇怯之相去若莛與楹至於三軍之勇怯則一也出於反覆之間而差於毫釐之際故其權在將與君人固有暴猛獸而不操兵出入於白刃之中而色不變者有見虺蜴而却走聞鐘鼓之聲而戰慄者是勇怯之不齊至於如此然閭閻之小民爭鬬戲笑卒然之間而或至於殺人當其發也其心翻然其色勃然若不可以已者雖天下之勇夫無以過之及其退而思其身顧其妻子未始不惻然悔也此非必勇者也氣之所乘則奪其性而忘其故故古之善用兵者用其翻然勃然於未悔之間而其不善者沮其翻然勃然之心而開其自悔之意則是不戰而先自敗也故曰致勇有術致勇莫先乎倡均是人也皆食其食皆任其事天下有急而有　人焉奮而爭先而致其死則翻然者衆矣弓矢相及劍楯相交勝負之勢未有所決而三軍之士屬目於一夫之先

發則勃然者相繼矣天下之大可以名劫也三軍之衆可以氣使也諺曰一人善射百夫決拾苟有以發之及其翻然勃然之間而用其鋒是之謂倡倡莫善乎私天下之人怯者居其百勇者居其一是勇者難得也捐其妻子棄其身以蹈白刃是勇者難能也以難得之人行難能之事此必有難報之恩者矣天子必有所私之將將軍必有所私之士視其勇者而陰厚之人之有異材者雖未有功而其心莫不自異自異而上不異之則緩急不可以望其爲倡故凡緩急而肯爲倡者必其上之所異也昔漢武帝欲觀兵于四夷以逞其無厭之求不愛通侯之賞以招勇士風告天下以求奮擊之人然卒無有應者於是嚴刑峻法致之死地而聽其以深入贖罪使勉强不得已之人馳驟於死亡之地是故其將降而兵破敗而天下幾至於不測何者先無所異之人而望其爲倡不已難乎私者天下之所惡也然而爲已而私之則私不可用爲其賢於人而私之則非私無以濟蓋有無功而可賞有罪而可赦者凡所以媿其心而責其爲倡也天下之禍莫大於上作而下不應上作而下不應則上亦將窮而自止方西戎之叛也天子非不欲赫然誅之而將帥之臣謹守封略外視內顧莫有一人

先奮而致命而士卒亦循循焉莫肯盡力不得已而出爭先而歸故西戎得以肆其猖狂而吾無以應則其勢不得不重賂而求和其患起於天子無同憂患之臣而將軍無腹心之士西師之休十有餘年矣用法益寬而進人益難賢者不見異勇者不見私天下務爲奉法循令要以如式而止臣不知其緩急將誰爲之倡哉

厲法禁

昔者聖人制爲刑賞知天下之樂乎賞而畏乎刑也是故施其所樂者自下而上民有一介之善不終朝而賞隨之是以上之爲善者足以知其無有不賞也施其所畏者自上而下公卿大臣有毫髮之罪不終朝而罰隨之是以下之爲不善者亦足以知其無有不罰也詩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夫天下所謂權豪貴顯而難令者此乃聖人之所借以徇天下也舜誅四凶而天下服何也此四族者天下之大族也夫惟聖人爲能擊天下之大族以服小民之心故其刑罰至于措而不用周之衰

也商鞅韓非峻刑酷法以督責天下然所以爲得者用法始於貴戚大臣而後及于疏賤者故能以其國霸由此觀之商鞅韓非之刑非舜之刑而所以用刑者舜之術也後之庸人不深原其本末而猥以舜之用刑之術與商鞅韓非同類而棄之法禁之不行奸宄之不正由此其故也今夫州縣之吏受賂以鬻獄其罪至于除名而其官不足以贖則至于嬰木索受笞箠此亦天下之至辱也而士大夫或冒行之何者其心有所不服也今夫大吏之爲不善非特簿書米鹽出入之間也其位愈尊則其害愈大其權愈重則其下愈不敢言幸而有不

畏强禦之士出力而排之又幸而不爲上下之所抑以遂成其罪則其官之所減者至于罰金蓋無幾矣夫過惡暴著于天下而罰不傷其毫毛鹵莽於公卿之間而纖悉於州縣之小吏用法如此宜其天下之不心服也用法而不服其心雖刀鋸斧鉞猶將有所不避而況木索笞箠哉方今法令至繁觀其所以防奸之具一舉足且入其中而大吏犯之不至于可畏其故何也天下之議者曰古者之制刑不上大夫大臣不可以法加也嗟夫刑不上大夫者豈曰大夫以上有罪而不刑歟古之人君責其公卿大臣至重而待其士庶人至輕也責之

至重故其所以約束之者愈寬待之至輕故其所以隄防之者甚密夫所貴乎大臣者惟其不待約束而後免於罪戾也是故約束愈寬而大臣益以畏法何者其心以爲人君之不我疑而不忍欺也苟幸其不疑而輕犯法則罔以不容於誅矣故夫大夫以上有罪不從於訊鞫論報如士庶人之法斯以爲刑不上大夫而已矣天下之吏自一命以上其蒞官臨民苟有罪皆書於其所謂歷者而至于館閣之臣出爲郡縣者則遂罷去此真聖人之意欲有以重責之也奈何其與士庶人較罪之輕重而又以其贖減耶夫律有罪而得以首免者所以開盜賊小人自新之塗而今之卿大夫有罪亦得以首免是以盜賊小人待之歟天下惟無罪也是以罰不可得而加如其有罪而特免其罰則何以令天下今夫大臣有不法或者既以舉之而詔曰勿推此何爲者也聖人爲天下豈容有此暧昧而不決故曰厲法禁自大臣始則小臣不犯矣

去奸民

自昔天下之亂必生於治平之日休養生息而奸民得容於其間畜而不發以待天下之釁至於時有所激勢有所乘則潰裂四出於終朝而毒流於天下聖人知其然是以嚴法禁督官吏以司察天下之奸民而去之夫大亂之本必起於小奸惟其小而不足畏是故其發也常至於亂天下今夫世人之所憂以為可畏者必曰豪俠大盜此不知變者之論也天下無小奸則豪俠大盜無以為資且其治平無事之時雖欲為大盜將安所容其身而其殘忍貪暴之心無所發洩則亦時出為盜賊

聚為博奕羣飲於市肆而叫號於郊野小者呼雞逐狗大者椎牛發冢無所不至捐父母棄妻子而相與嬉遊凡此者舉非小盜也天下有釁鋤耰棘矜相率而剽奪者皆嚮之小盜也昔三代之聖王果斷而不疑誅除擊去無有遺類所以擁護良民而使安其居及至後世刑法日以深嚴而去奸之法乃不及於三代何者待其敗露自入於刑而後去也夫為惡而不入於刑者固已衆矣有終身為不義而其罪不可指名以附於法者有巧為規避持吏短長而不可詰者又有因緣幸會而免者如必待其自入於刑則其所去者蓋無幾耳昔周之制

民有罪惡未麗於法而害於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重罪役之朞以次輕之其下罪三月役使州里任之然後宥而舍之其化之不從威之不格患苦其鄉之民而未入於五刑者謂之罷民凡罷民不使冠帶而加明刑任之以事而不齒於鄉黨由是觀之則周之盛時日夜整齊其人民而鋤去其不善譬如獵人終日馳驅踐蹂於草茅之中搜求伏兎而搏之不待其自投於網羅而後取也夫然故小惡不容於鄉大惡不容於國禮樂之所以易化而法禁之所以易行者由此之故也今天下久安天子以仁恕為心而士大夫一切以寬厚為稱上

意而懦夫庸人又有使倖務出罪人外以邀雪冤之賞而內以待陰德之報臣是以知天下頗有不誅之奸將為子孫憂宜明勅天下之吏使以歲時糾察凶民而徙其尤無良者不必待其自入於刑而間則命使出按郡縣有子不孝有弟不悌好訟而數犯法者皆誅無赦誅一鄉之奸則一鄉之人悅誅一國之奸則一國之人悅要在誅寡而悅衆則雖齊亦如此而已矣天下有三患而蠻夷之憂不與焉有內大臣之變有外諸侯之叛有匹夫羣起之禍此三者其勢常相持內大臣有權則外諸侯不叛外諸侯強則匹夫羣起之禍不作今者內無

權臣外無强諸侯而萬世之後其可憂者姦民也臣故曰去姦民以爲安民之終云

文編卷之四十二終

文編卷之四十三

武進唐順之應德甫選 後學長洲陳元素訂

策

君術一 小蘇
君術二 小蘇
君術三 小蘇
君術四 小蘇
君術五 小蘇
臣事一 小蘇
臣事二 小蘇
臣事三 小蘇
臣事四 小蘇
臣事五 小蘇
臣事六 小蘇
臣事七 小蘇
臣事八 小蘇
臣事九 小蘇
臣事十 小蘇

君術一

天下之事雖其甚大而難辨者天下必有能辨之人焉當今之所謂大患者不過曰四夷驕盛而兵甚

蛀蠹弊而官吏不飭重賦厚斂而用度不足嚴法峻令而姦宄不止此數四者所以使天子坐不安席中夜太息而不寐者也然臣皆以爲不足憂何者天下必有能爲天子出力而爲之者而臣之所憂在乎天下之所不能知之何者也臣聞善治天下者必明於天下之情而後得御天下之術古之聖人惟其知天下之情而以術制之也故爲物皆可得而役其生皆可得而制其死牛服於箱馬服於轅鷹隼服於鞲牛不可以有所觸馬不可以有所嚙鷹隼不可以有所擊此三者喜怒好惡之情發於其外而見於人也是以因其所忌而授之以其

術至於終身制於人而不去且治天下何異於治馬也馬之性剛狠而難制急之則弊而不勝緩之則惰而不進王良造父爲之先後而制其遲速驅之有方而舉之有時則終日蹀躞而不知止古之聖人驅天下之人而役用之仁者使效其仁勇者使效其勇智者使效其智力者使效其力天下之人雖雜然皆列於前安得仁人君子而後任之雖有天下之善人與之處而不知其術御之而不中其病則雖有好善之心而不獲好善之利何者彼不徒爲吾用也而況乎天下之英雄欲收其功而不制其心哉昔者秦漢之際姦宄猛悍之人所在而

爲寇高祖發於豐沛之間行而收之黥布彭越之倫皆撫而納諸其中其所以制之者甚備也玉帛子女千羊犬馬以極其豪侈之心輕財好施敦厚長者以服其趦趄之懷倨肆傲岸輕侮凌辱以折其強狠之氣其視天下之英雄不啻若匹夫孺子然皆得其歡心而用其死力至於元成之世天下久於太平士大夫生於其間無復英雄難制之風天下之士皆書生好儒其才氣勇力無足畏者俛首下氣求爲之用而不暇元成哀平亦欲得天下之賢才而用之然而不知其情不獲其術賢人君子避譏畏讒遠引而去而小人宦豎縱橫放肆而制

其事此甚可憫也夫人之平居朋友之間僕妾之際莫不有術以制其變蓋非有深遠難見之事也欲其用命而見其所害欲其樂從而見其所利欲其喜而致其所悅欲其懼而致其所忌欲其開心見誠而示之以無所恐欲其守死不去而示之以無所往此天下之人皆能知之而至於治天下則不能用此過矣天下以爲天子之尊無所事術也而不知天下之事惟其英雄而後能有大功而世之英雄常苦豪橫太過而難制由此觀之治天下愈不可以無術也

君術二

臣聞將求御天下之術，必先明於天下之情。不先明於天下之情，則與無術何異？夫天下之術，臣固已畧言之矣，而又將竊言其情。今使天子皆得賢人而任之，雖可以無憂乎其爲奸，然猶有情焉而不可以不知。蓋臣聞之：人有好爲名高者，臨財推之以讓其親，見位去之以讓其下，進而天子禮焉則以爲歡，進而不禮焉則雖通之而不食其祿，方爲廉耻之節以高天下。若是而天子不知焉，而豢之以厚利，則其心赧然有所不平。人有好厚利者，月祿而就之以傲其身，見利而取之以嘗其

文編　卷四十二　四

家，良田大屋，惟其與之，則可以致其才。如是而天子不知焉，而彊之以名高，則其心缺然有所不慊。人惟無好自勝也，好自勝而不少柔之，則忿鬭而不和。人惟無所相惡也，有所相惡而不爲少避之，則事其私怒而不求成功。素剛則無折之也，素畏則無强之也。强之則將不勝，而折之則將不振。凡此數者，皆所以求用其才而不傷其心也。然猶非所以馭天下之奸雄。蓋臣聞之：天下之奸雄，其爲心也甚深，而其爲迹也甚微，將營其東而形之於西，將取其右而擊之於左。古之人有欲得其君之權者，不求之其君也，優游翺翔而聽其君之所欲爲，

使之得其所欲而油然自放，以釋天下之權。天下之權既去其君而無所歸，然後徐起而收之，故能取其權而其君不之知。古之人有爲之者，李林甫是也。夫人既獲此權也，則思輯而有之，專而有之則常恐天下之人從而傾之。夫人惟能自固其身，而後可以謀人。自固之不暇，而欲謀人也實難。故古之權臣常言天下之爭。天下且相與爭而不解，則其勢無暇及我，是故可以久居而不可去。古之人有爲之者，亦李林甫是也。且之人君苟無好善之心，幸而有好善之心，則天下之小人皆將賣之以爲奸。何者？有好善之名而不察爲善之實。天下之

文編　卷四十三　五

善固有可以謂之惡者，天下之惡固有可以謂之善者。彼知吾之欲爲善也，則或先之以善而終之以惡，或有指天下之惡而飾之以善。古之人有爲之者，石顯是也。人之將欲爲此業也，將欲建此事也，必先得於其君。欲成事而君有所不慊，則事不可以成。故古之姦雄刼之以其所必不能。其所必不能者不可爲也，則將反而從吾之所欲爲。古之人有爲之者，驪姬之說獻公使之老而避禍是也。此數者，天下之至情。故聖人見其初而求其終，聞其聲而推其形，蓋惟能察人於無故之中，故天下莫能欺。何者？無故者必有其故也。古者明王在上，天

下之小人伏而不見夫小人者豈其能揜蔽欺天下也
舉而見其情發而中其病是以愧恥退縮而不敢進臣
欲天子明知君子之情以養當世之賢公名卿而深察
小人之病以絕其自進之漸此亦天下之至明也

君術四

臣聞古者君臣之間相信如父子相愛如兄弟朝廷之
中優游悅懌歡然相得而無間知無所不言無所不
盡開心平意表裏洞達終身而不見其隙當此之時天
下之人出身以事君委命於上而無所憂懼安神定氣
以觀天下之政蕩然肆志有所欲爲而上不見忌其所
據者甚堅而無疑是以士大夫皆敢進而擔天下之大
功至於後世君臣相虞皆有猜防之憂君不敢以其誠
心致諸其臣而臣亦不敢直己以行事二者相與齟齬
而不相信上下相顧緦緦然而不能以自安而尚何暇

及於天下之利害故天下之事紛紛擾敗而無所成就
臣竊傷之而以爲其弊在於防禁之太深而督責之太
急夫古之聖人至嚴而有所至寬至易而有所至險使
天下有所易信而有所不可測用之各當其處而不[illegible]
節是以天下畏其嚴而樂其寬至於後世之君徒知天
下之不可以甚寬也而用之其君臣之際使其公卿大
臣終日憂懼不得安意肆志以自盡於其上而以爲畏
威徒知天下之不可甚嚴也而用之其法律之事使其
天下之官吏欺其長上得以苟免取容不畏天子之法
而以爲行惠益其所以用之之術甚悖而不願者至於

如此夫天下之人上自百官而下至於庶民其爲姦安可窮盡而天子者以其一身寄乎其中論其衆寡之勢則天下至衆而天子至寡論其智詐巧僞之術則天下之衆固必有過於天子者吾欲臨之以天子之威則彼有畏懼而不敢言多爲之隄防以御其變詐則彼之智將有以出於隄防之所不能及是以古之聖人推之以至誠而御之以無威容之以至寬而待之以至易以君子長者之心待天下之上而不防其爲詐謀欺誕無所不及以開其歡心故天下士大夫皆欣然而入於其中有所愧恥而不忍爲欺詐之行力行果斷而無憂懼不敢之意其所任用雖其兄弟朋友之親而不顧狥私之名其所誅戮雖其仇怨睚眦之人而不郤報怨之嫌何者君臣相信之篤此所謂至嚴而有所至寬者也然至大吏縱横放肆犯法而無忌天下之所指以律令之所當取則雖天子有所不可赦釋使之一入而不可解而後天下知有所畏此所謂至易而有所至險二者其事不同而相與爲用夫是以至寬而天下無頽惰靡迤之風至險而君臣無猜防逼迫之慮夫惟能通其君臣之歡而盡行其刑法之所禁而後可以及此也

君術五

臣聞事有若緩而其變甚急者天下之勢是也天下之人幼而習之長而成之相咻而成風相比而成俗縱横頽創紛紛而不知以自定當此之時其上之人刑之則懼驅之則聽其勢若無能爲者然及其爲變常至於破壞而不可禦故夫天子者觀天下之勢而制其所向以定其所歸者也夫天下之人弛而縱之拱手而視其所爲則其勢無所不至其狀如長江大河日夜渾渾趨於下而不能止抵曲則激激而無所洩則咆勃潰亂蕩然而四出壞隄防包陵谷汗漫而無所制故善治水者因其所入而導之則其勢不至於激怒坌涌而不可收既激矣又能徐徐而洩之則其勢不至於破決蕩溢而不可止然天下之人而常其安流無事之不足畏也而不爲去其所激觀其激作相蹙潰亂未發之際而以爲不至於大權不能徐洩其怒是以遂至横流於中原而不可卒治昔者天下既安其人皆欲安坐而守之循循以爲敦厚默默以爲忠信忠臣義士之氣憤悶而不得發豪俊之士不忍其鬱鬱之心起而振之而世之士大夫好勇而輕進喜氣而不懾者皆樂從而羣和之直言忤世而不顧直行犯君而不忌今之君子累累而從事於

比矣今天下猶有所不從其餘風故俗猶衆而未去相與拔拒而勝負之數未有所定邪正相搏曲正相犯二者潰潰而不知其所終極蓋天下之勢已少激矣而上之人不從而遂決其壅臣恐天下之賢人不勝其忿而自決之也夫從天子之尊有所欲爲而天下從之今不爲決之於上而聽其自決則天下之不同者將悻然而不服而天下之豪傑亦將奮踊不顧而力決之發而不中敗大者傷小者死橫潰而不可救譬如東漢之士李膺杜密范滂張儉之黨慷慨議論本以矯拂世俗之弊而當時之君不爲分別天下之邪正以決其氣而使天

下之士發憤而自決之而天下遂以大亂由此觀之周夫英雄之士不可以不少遂其意也是以治水者惟能使之日夜流注而不息則雖有蛟龍鯨鯢之患亦將順流奔走奮迅悅豫而不暇及於為變苟其潴蓄渾亂壅閼而不決則水之百怪皆將悻然放肆求以自快其意而不可禦故夫天下亦不可不爲少決以順適其意也

臣事一

臣聞天下有權臣有重臣二者其跡相近而難明天下之人知惡夫權臣之專而世之重臣亦遂不容於其間夫權臣者天下不可一日而有而重臣者天下不可一日而無也天下徒見其外而不察其中見其皆侵天子之權而不察其所爲之不類是以舉皆嫉之而無所喜此亦已太過也今夫權臣之所爲者重臣之所切齒而重臣之所取者權臣之所不顧也將爲權臣耶必將内悅其君之心委曲聽順而無所違戾外竊其生殺予奪之柄黜陟天下以見已之權而沒其君之威惠内能使

其君歎愛悅懌無所不順而安爲之上外能使其公卿大夫百官庶吏無所不歸命而爭爲之腹心上愛下順合而爲一然後權臣之勢遂成而不可拔至於重臣則不然君有所爲不可以必爭爭之不能而其事有所必不可聽則專行而不顧待其成敗之跡著則上之心將釋然而自解其在朝廷之中天子爲之踧然而有所畏士大夫不敢安肆怠惰於其側爵祿慶賞已得以議其可否而不求以爲已之私惠刀鋸斧鉞已得以乘其輕重而不求以爲已之私勢要以使天子有所不可必爲而羣下有所震懼而已不與其私何者爲重臣者不待

天下之歸已而爲權臣者亦無所事天下之畏已也故
乞因其行事而觀其意之所在則天下誰可欺者臣故
曰爲天下安可一日無重臣也且今使天下而無重臣
則朝廷之事惟天子之所爲而無所可否雖天子有納
諫之明而百官畏懼戰慄無平昔尊重之勢誰肯觸忌
諱冒罪戾而爲天下言者惟其小小得失之際乃敢上
章讙譁而無所禦至於國之大事安危存亡之所繫則
將卷舌而去誰敢發而受其禍此人主之所太患也悲
夫後世之君徒見天下之權臣出入唯唯以爲有禮而
不知此乃所以潰其國徒見天下之重臣剛毅果敢

喜逆其意則以爲不遜而不知其有社稷之慮二者淆
亂於心而不能辨其邪正是以喪亂相仍而不悟何足
傷也昔者衛太子聚兵以誅江充武帝震怒發兵而攻
之京師至使丞相太子相與交戰不勝而走又使天下
極其所往而窮滅其迹當此之時苟有重臣出身而當
之擁護太子以待上意之少解徐發其所蔽而開其所
怒則其父子之際尚可得而全也惟無重臣故天下皆
知之而不敢言臣愚以爲凡爲天下宜有以養其重臣
之威使天下百官有所畏忌而緩急之間能有所堅忍
持重而不可奪者竊觀方今四海無變非常之事宜其

息而不作然及今日而慮之則可以無異日之患不然
者誰能知其果無有也而不爲之計哉抑臣聞之今世
之弊在於法禁太密一舉足不如律令法吏且以爲言
而不問其意之所屬是以雖天子之大臣亦安敢有所
爲於法律之外以安天下之大事故爲天子之計莫若
少寬其法使大臣得有所守而不爲法之所奪昔申屠
嘉爲丞相至召天子之倖臣鄧通立之堂下而詰責其
過是時鄧通幾至於死而不救天子知之亦不以爲怪而
申屠嘉亦卒非漢之權臣由此觀之重臣何損於天下
哉

臣聞仲尼之稱管仲曰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又讀蜀志其言諸葛孔明遷李平廢廖立及孔明既死而此二人皆哭泣有至死者臣每讀其書至此未嘗不嗟歎古人之不可及也夫爲天下國家惟剛者能守其法而公者能以剛服天下天下者天子之天下也賞罰之柄予奪之事其出於天子本無敢言者惟其不公故有一人焉受戮而去雖其當罪而亦勃然有不服之心而上之人雖其甚公於此而亦畏其不服而不敢興然明斥其罪故夫天下之不公足以敗天下之至

剛而天下之不剛亦足以破天下之至公臣嘗竊悲唐季五代之亂外有執兵强悍之臣威蓋天下而以其力內脅天子天子不敢輒忤其意意有所不悅則其上下不能自保當此之時人主務爲安身之政不敢以其剛心而守其公事此其勢不得不然耳方今海內治安外無强很之虞而內無執政之患然臣切觀之於政令刑賞之際常若有所畏而不敢自必者此其故何也夫朝廷之臣無罪而留有罪而黜此爲臣之常也故其有罪以爲當黜則官必削以爲不當黜則無故而置之外地猶爲不可今有罪而推之於外反從而增其爵秩是將

以爲賞耶、爲刑耶、是不可得而知也發曰姑以鎮撫其耿耿之意彼其失爲近臣而去也雖賜之千金而猶有所慊然於其心且天下之罪人而皆欲滿其所懷則爲天子安可以有所刑哉然而事之所不平者又非特如此也黜之者一人則必有排而辨之者一人以爲黜者之有所不悅乎其辨之者也而使與之皆黜夫此二人其罪果誰在乎以其言而黜人亦以其言而黜之是爲黜者報仇耳是以天下雖無强臣之患而臣下竊擠天子之心皆有所挾而還之此其弊始於執之不剛而成於守之不公夫朝廷之事臣安得知其有所不公者

然竊怪每有所除吏民間莫不切切口語以爲此誰人之親戚故舊而得之者每有所措置亦莫不以爲此誰人之所欲而行之者使上之人凡果如此則宜乎人之受罪而不服而吾亦不敢以加於人也詩云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唯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强禦夫人唯能不侮鰥寡也而後能不畏强禦臣故曰惟公者能以剛服天下此其勢然也且夫古之爲君者有所大樂而今世不知也人君之樂非樂夫有天下而樂得與天下去惡而獎善以快吾志今使天下有不義之臣誅之不獲又從而尊之尊之不足以

爲悅而又從而黜其所怨以慰其盛怒此二事者夫豈爲君之樂哉蓋事有所不可並從而欲不可以皆得今夫人之有所私愛而不公者是亦人之所樂爲耳然其爲樂有所害於爲君之樂是以不若棄彼而全此也且非之利害有知之而患不可爲者有患不知之而知之則可行者今欲潔然無私而行吾法之所至有罪而黜黜而樂所始息使天下皆知賞之爲賞罰之爲罰此非有所勤苦而難成者而顧患不肯爲夫管仲孔明惟其爲之而已矣

臣事三

臣聞天下有無窮之才不叩則不鳴不㝵則不發是以古之聖人迎其好善之端而作其勉彊之氣洗濯磨淬日夜不息凡此將以求盡天下之無窮也夫天下譬如大器焉有器不用而寘諸牖下久則蟲生其中故善用器者提攜不去時濯而溉之使之日親於人而獲盡其力以無速敗有小丈夫徒知愛其器而不知所以爲愛也知措諸地之安而不知不釋吾手之爲不壞也是以事不得成而其器速朽且夫天下之物人則皆用其形而不求其神也神者何也物之精華果銳之氣也精華

果銳之氣其在物也曄然而有光確然而能堅是氣也亡則物皆枵然無所用之夫是氣也非叩而存之則日長而不衰置而不知求則脫去而不居是氣也物莫不有也而人爲甚天下亂則君子有以自養而全之而天下治則天子養之以求其用今夫朝廷之精明戰陣之勇力獄訟之所以能盡其情錢穀之所以能治其要處天下之紛紜而物莫能亂者皆是氣之所爲也蓋古者英雄之君唯能叩天下之才而存之是以所求而必從所欲而必得漢武帝唐太宗國富而兵彊所欲如意而天下之才用之不見其盡當其季年元臣宿將死者

太半而新進之士亦有足以辨天下由此觀之則天下固有無窮之才而獨患乎上之不印不觸而使其神弛放而不張也臣竊觀當今之人治文章習議論明會計聽獄訟所以為治者其類莫不備具而天下之所少者獨將帥武力之臣往者天下既安先世老將已死而西羌作難當此之時天子茫然反顧思得奇才良將以屬之兵而終莫可得其後數年邊鄙日變兵勢日急士大夫始漸習兵而西夏臣服以至于今又將十有餘年而曩之所謂西邊之良將者亦已略盡矣而天下之人未知誰可任以為將此甚可慮也夫天下之事莫難於用

兵而今世之所畏莫甚於為將責之以難事瘁之以其所甚畏而不作其氣是以將帥之士若此不可得也蓋嘗聞之善用兵者雖匹夫之賤亦莫不養其氣而後求其用方其未戰也使之投石超距以致其勇故其後遇敵而不懼見難而效死何者氣盛故也今天下有大弊二以天下之治安而薄天下之武臣以天下之冗官而廢天下之武舉彼其見天下之方然則摧沮退縮而無自喜之意今之武臣其子孫之家往往轉而從進士矣故臣欲復武舉重武臣而天子時亦親試之以騎射以觀其能否而為之賞罰如唐正觀之故事雖未足以盡

天下之奇才要以使之知上意之所從有以自重而爭盡其力則夫將帥之士可以漸見矣

臣聞天下之患無常處也惟見天下之患而去之就其所安而從之則可久而無憂有淺丈夫見其生於東也而盡力於東以忘其西見其起於外也而銳意於外以忘其中是以禍生於無常而變起於不測莫能救也昔者西漢之禍當文景之世天下莫不以為必起於諸侯之大彊也然至武帝之時七國之餘日以漸衰天下坦然四顧以為無虞而陵夷至於元成之間朝廷之彊臣負制其命而虞以不祀世祖顯宗既平天下以為世之所患莫不在乎朝廷之彊臣矣而東漢之亡其禍乃起於宦官由此觀之則天下之患安在其防之哉人之將死也或病於大勞或病於飲酒天下之人見其死於此也而曰必無勞力與飲酒則是不亦拘而害事哉昔唐季五代之亂果何在也海內之兵各隸其將大者數十萬人而小者不下數萬撫循鞠養美衣豐食同其甘苦而順其好惡甚者養以為子而授之以其姓故當是時軍旅之士各知其將而不識天子之惠君有所令不從而聽其將而將之所為雖有大姦不義而無所違拒故其亂也姦臣擅命擁兵而不可制而方其不為亂也所攻而必降所守而必固良將勁兵徧於天下其所摧敗

破滅足以上快天子鬱鬱之心而外抗敵國竊發之難何者兵安其將而樂為用命也然今世之人遂以其亂為戒而不收其功舉天下之兵數百萬人而不立素將將兵者無腹心親愛之兵而士卒亦無附著而欲為之效命者故命將之日士卒不知其何人皆莫敢仰視其面夫莫敢仰視是禍之本也此其為禍非有脅從駢起之殃緩則畏而怨之而有急則無不忍之意此二者用兵之深忌而當今之人蓋亦已知之矣然而不敢改者畏唐季五代之禍也而臣竊以為不然天下之有此利也則必有此害天下之無全利是聖人之所不能如之何也而聖人之所能要在不究其利利未究而變其方使其害未至而事已遷故能享天下之利而不受其害者唐季五代之法豈不大利於世惟其利已盡而不知變是以其害隨之而生故我太祖太宗以為不可以長久而改易其政以便一時之安為將者去其兵權而為兵者使不知將凡此皆所以杜天下之私恩而破其私計其意以為足以變五代豪將之風而非以為後世之可長用也故臣以為當今之世不變其法無以求成功且夫遂天下之大利則必有所犯天下之危欲享大利而顧其全安則事不可成而方今之弊在乎不欲有

所操捴而徒得天下之利、不欲有所勞苦而遂致天下之安。今夫欲人之成功、必先捐兵以與人；欲先捐兵以與人、則先事於擇將、擇將而得之、苟誠知其忠、雖捐天下以與之而無憂、而況數萬之兵哉。昔唐之亂、其爲變者、非其所命之將也、而皆其盜賊之人所不得已而以爲將者、故夫將帥豈必盡疑其爲姦、要以無畏其擇之不審而遂以淩天下之大利、蓋天下之患、夫豈必在此也。

夫天下之勇士、可使用兵而不可使主兵、天下之智謀之士、使主兵而不可使養兵、養兵者君子之事也。故用兵易而養兵爲尤難、何者、士氣之難伏也。舉兵而征行、三軍之士、其心在號令、而其氣在戰；息兵而爲營、三軍之士、其心在壘壁、而其氣在禦；陣兵而遇敵、三軍之士、其心在白刃、而其氣在勝。氣之所在者、氣之所向也。故兵在外、士氣在敵而不在其上、不在其上、是故撫之而易悦、予之而易足、誅之而易定、動之而易使、其上之人御之以勇而驅之以智、則百萬之衆可以無足憂者。及

夫天下既安、三軍之士各反其室家、美衣甘食、優游無爲、投石超距、不足以洩其怒、而各求其上之所短。當此之時、軍中之士圖睨两顧、而始不可忍矣。是故久於不用、則其意不欲復戰；久於不使、則其意不欲復役。夫惟不欲而强使之、與之出戰則不樂、而與之從役則爲亂、此必然之勢也。夫古者兵出於農、其欲動之尤難、然當周之季、諸侯之彊天下之民日起而操兵、齊晉秦楚以其兵車徜徉天下、萬里而後反、而天下之民不敢言疲。至於後世、平居無事、常竭天下以養士卒、一旦有急、得其力、乃反傲睨邀賞、不肯即去。夫其平時衣食其上

有難而起，起而鬭死，有事而役，役而盡力，此其勢宜若愈於三代之農夫矣。而當今方病其不然，此豈非其養之之過歟？臣觀天下之兵，其數莫如京師之多，而士卒之趑趄難制，亦莫如京師之甚。何者？天子在位，以仁御兵，士不知戰而狃於賞，令之稍急，則瞋目攘臂而言不遜，此其可惡也。且京師宗廟禁闥之所在，而使不義之徒周環布列於其左右，而尚何以為安？臣聞養兵而兵驕戾，其責在將。方今京師之將，所任者誰乎？匹夫小人以次當遷，而為之什百之長，此其為名尚未離乎卒伍也，而其上之所統衛有三太尉，推而上之，則至於樞密。

使如此四大臣者，非在什伍部曲之間，以日夕訓練之者也。且夫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不服則難用也。今使大臣獨制其上，恩意不交，而德澤不洽，上下不相信，特以勢相從，而無以義附者，則是未可以法治也。使朝廷大臣[illegible]尚[illegible]傳親同疾苦，如興時出兵行陣之間，此則其勢有所不於矣。古者有非軍，有監軍御史，有諸軍諸校各有軍正、丞，是以任安、荀遂之徒忠信守節之士得以出入軍中，獲其歡心，而後訓之以禮，經之以法，有以誅滅而士卒皆服，如此而後兵可用也。今參佐獨使狼戾之人自相臨御，而天子獨以貪暴無知之匹夫為左右之衛哉？臣愚以為略如[illegible]校，使常處軍中，既以撫之，且漸誅鋤其豪橫，而訓之知所信[illegible]，皆得公知樂料之能，御以知于政也，以為我御使訓諸御，知義知嚮貴之有力而不暴也，以為我右使訓勇力之士服使，故軍中之吏非其近之，則不能得其歡心；不得其心，則雖有法而不能用。有法不能用，則士不可以守，節而兵不可以應卒；有兵不可以應卒，而有將不能將之衆，此最天下之大患也。

臣事六

臣聞聖人之治天下，常使人有孜孜不已之意。下自一介之民，與凡百執事之人，咸願竭其力以自附於上；而上至公卿大夫，雖其其尊，志得意滿，無所求望，而亦莫不勞苦其思慮，日夜求進而不息。至有一沐而三握，一飯而三吐，食不暇飽，臥不暇暖，汲汲於事，常若有所未足者。是以天下之事小大畢舉，無所廢敗，而上之人可以不勞力而萬事皆理。昔者世之隆替，臣嘗已略觀之矣。當堯舜之時，洚水橫流，民不粒食，事變繁多，災害並興，而堯舜之身至於垂拱而無為，何者？天下之人各為

之用力而不辭也。至於末世，海內又安，四方無虞，人生於其間，其勞皆有苟息之心，各安其所而不願有所與作，故天下漸以衰憊而不振。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夫國之所以至於亡者，惟其舊而無以新之歟。天下舊矣，然不復新，則其亡未有所斷，而不復續。當此之時，而不知與之相期於長久不已之道，而時作其怠惰之氣，則天下之事幾乎息矣。今夫道路之人，使之趨十里而與之百錢，則十里而止；使之趨百里而與之千錢，則百里而止。何者？所期者止於十里與百里，而其利亦止於此而已。今世之士何以異此？由於布衣者，其志不過一命之祿；既命，則志其布衣之學仕於州縣者，其志不過於改官之寵；既改，則喪其州縣之節。自是以上，円循遞遷十有餘年之間，則其勢自至於郡守。此不待有所修飾而至者，其志極矣。幸而其間有欲特自奮厲之心，然後其志稍廣，而不肯自棄於貪汙之黨，外自漕刑，內自臺諫館閣，而至於兩制，亦又極矣。又幸而有求為宰相者，則其志又益廣，至於宰相而極矣。蓋天子之所以使天下慕悅而樂為吾用者，下自一命之臣而上至宰相，其節級相次者有四而已。彼其一命者或無望於改官，郡守者或無望於兩制，兩制者或無望於宰相，而為宰

相者無所復望，或各安於其所，而誰肯為天子盡力者？且夫世之士大夫如此，此其衆也，仁人君子如此其不多也，而臣何敢妄有以議之哉？蓋臣聞之，方今之人，其已改官者，其廉隅節幹之效，常不若其在州縣之時；而為兩制者，其慷慨劲挺之操，常不若其為臺諫之日。雖其奇才偉人，卓然特立，不為利變者，固不在此，而世之為此者亦已衆矣。夫以爵祿而勸天下，爵祿已極，則人之怠心生，以術使天下，則天下之人終身奔走而不知止。昔者漢之官吏，自縣令而為刺史，自刺史而為郡守，自郡守而為九卿，自九卿而為三公，自下而上至於

人臣之極者亦有四而已然當此之時吏久於官而不知厭方今朝廷郡縣之職列級分等不可勝數從其下而爲之二歲而一遷至於終身可以無倦矣而人亦各自知其分之所止其清高顯榮者雖至老死而不可輙入是以在位者皆樂而不自肯何者彼能通其君臣之款抑然其無高下峻絕不可扳援之勢而否則不然今天下之小臣因其朝見而勞其勤苦丁寧訪問以開導其心志且時擇其尤勤勞者有以賜予之使知朝廷之不甚遠而容有冀於其間上之大吏時召而賜之閒燕與之講論政事而從之於功名相邀於後世不朽之際

與夫子孫皆享其福之利時亦有以督責其荒怠弛廢之慾使之有所愧耻於天子之恩意而不倦於事此豈非臣所謂奔走天下之術歟

臣事七

臣聞聖人之於人不恃其必然而恃吾有以使之不恃其皆賢而恃吾有以驅之夫使天下之人皆有忠信正直之心則爲天下安俟乎聖人唯其不然是以使之有方驅之有術不可一日而去也今夫天下之官莫不以爲可任而後任之矣上自兩府之大臣而下至於九品之賤吏近自朝廷之中而遠至於千里之外上下相伺而左右相覺不爲不密也然又內爲之御史而外爲之清刑使督察天下之姦人而糾其不法如此則天下何恃其皆賢而期之以必然哉然尚有所未盡者蓋天下

之事任人不若任勢而變吏不如變法法行而勢立則天下之吏雖其非賢而皆欲勉强以求成功故天子可以不勞而得忠良之臣今世之弊任弊法而用不便之勢勞苦於求賢而不知爲法之弊是以天下幸而得賢則可以僥倖於治安不幸而無賢焉則遂靡靡而不振且御史清刑天子之所恃以知百官之能否者也今不爲之立法而望其皆賢故臣所謂有所未盡者謂此事也夫此二官雖其內外之不同而其於擊搏羣下權勢輕重本無以相遠也而自近歲以來爲御史者莫不洗濯磨淬以自見其圭角慷慨論列不顧天下之怨是以

□之之中，上無容姦，而下無宿詐，正南之上莫不相慶，以爲庶幾可以大治。然臣愚以謂方今內肅而外不振，千里之外，貪吏晝日取人之金而莫之或禁，遠人咨嗟，無所告訴，莫不飲泣太息，仰而呼天者。深惟國家所以設□□之意，正以天下有此等不平之故耳。今海內幸無□，而遠方之民戚然皆苦貪吏之禍，則所謂漕刑者將何以爲？然人之性不甚相遠，豈其爲御史則皆有嫉惡之心，而至於漕刑則皆得恭肅苟容之人，蓋上之所以使之者未至也。臣觀御史之職，雖其屬官之中，苟有能出身盡命，排擊天下之奸邪，則數年之間，可以至於

兩制而無難，而其不能者，退斥罷免，不免爲碌碌之吏。是以御史皆務爲訐直之行，而漕刑之官，雖端坐默默，無所發擿，其終亦不失爲兩制，而其抗直不撓者，亦不過如此，而徒取天下之怨。是以皆好爲寬仁，以收敦原之名。臣□國家知用之御史，而不知用之漕刑哉。臣欲使兩府大臣詳察天下漕刑之官，惟其有所舉按，不畏強御者，而後使得至於兩制，而其不然者，不免爲常吏。變法而任裝與之更新，使天下之官吏各從其勢之所便而爲之，而其上之人得賢而任之，則固已大善。如其不幸而無賢，則亦不至於紛亂而不可治。雖夫庸人亦可使之自力而爲政，如此則天下將內肅而外明，姦吏未以自伏而不得其處，天下庶乎可以爲治矣。

臣事八

臣聞天下權、其有權者可以使人、有利者可以得衆、權者天下之所爲去就也、利者天下之所爲奔走也、能是非可否者之謂權、能貧富貴賤者之謂利、天子者收天下之權而自執之、斂天下之利而親用之者也、故天下之人上自公卿大夫之尊而下至於閭閻匹夫之賤、府史胥徒僮僕奴妾以次相屬而相役至於疲弊勞苦老死而不去、緩急可以使之相救、危難可以使之相死、蹈白刃赴深谷可使用命而不敢辭、何者彼利於人者固役於人也、千金之家持其贏餘以何貸鄰里之貧民薄息緩取而可以豪橫於鄉黨、刺客武士爲之效死而莫之能制、此權利之所致也、臣聞天子者執天下之權而擅四海九州之利、爵祿慶賞金玉錢幣此其富非特千金之利也、予奪可否刑戮誅滅、此其勢非特千金之權、也、古之人君待天下之權利而專之、是故所爲而成、所欲而就、謀臣猛將爲之盡力、有死而無二、社稷之臣可使死宗廟、郡縣之臣可使死封疆、文吏可使死其職、武吏可使死其兵、天下之人其存心積慮皆以爲當然、是以寵至而不懼、難生而無變、方其平居無事之際、天子衣食而養之以待天下之事、故有事而死、亦其勢然也、

然當今天下之人食天子之祿、佩天子之爵、衣青紫佩印綬從吏卒縱橫赫奕者常徧天下、一日有急有莫肯死者、此甚可怪也、往年廣南之亂、大吏據城擁兵、賊至而莫敢擊、逃遁奔竄伏於草莽之間以避兵革之禍、至使蠻夷之人得以橫行於中原、人民流離方數千里、幾爲丘墟而無一死職之吏、國家每歲收天下之士、士之發忿怨憾取官而去者動以數百爲輩、六年之間考足而無過、則又爲之改爵而增其祿秩、卒而有超舉拔類之才、則公卿大臣又得薦之於天子而特寵貴之、翱翔朝廷之間、不出十年、可以安坐談笑而爲兩制、此其爲法尚何所負於天下、而士大夫終莫肯奮而爲之用何也、夫明哲之君以其法邀天下、今天下之人反以其法邀之、故邀在我則奔走者人也、邀在人則奔走者我也、今世之法、夫豈不欲以邀人哉、從官六七考、求舉者五六人、凡此皆備具而無所過失、然後爲之改爵而增其祿秩、夫此豈誠足以邀人哉、爲法而不足以邀人、則人將反以吾法而相邀、今之官吏考足而無過、凡有舉者、則天子寧有以却之耶、是不得不從而予之矣、如此則是天子之爵祿非天子之惠、而天下之勢也、士大夫以勢取爵祿、是以舉皆不德其上、凡今天子之權反而入

於下而天子之利變而爲輕取易什之物矣今臣聞天下有二弊有法亂之弊有法弊之弊法亂則使人紛紛而無所執法弊則使人牽制而不自得古之聖人法亂則以立法救之而法弊則受之以無法夫無法者非縱横放肆之謂也上之人投棄規矩而使天下無所執以遂其君是之謂無法今夫官吏之法其亦無自舉者與考而已使一二人臣得詳其才與不才舉者與而考足才者與之而不才者置之雖有考不足而舉者不具其可與者則亦與之也凡皆務與天下爲所不可測使吏無所執吾法以邀我收天子之權利而歸之於上如此

而議者將以爲蕩蕩然無法則大吏易以爲姦臣聞人惟不爲姦也而後任以爲大吏苟天下之廣而無一二大臣可信者則國非其國矣且自唐季以來世之設法者始皆務以防其大臣蓋唐之盛時其所以試天下之士與調天下之選人者皆無一定之法而惟有司之爲聽夫是以下不得遂其上而上有以役其下臣故曰惟有權者可以使人有利者可以得衆此不可不深察也

臣事九

臣聞聖人之爲天下不務逆人之心人心之所向因而順之人心之所去因而廢之故天下樂從其所爲惟其一人之所欲不可以施於天下不得已而後有所矯拂而不用蓋非以爲天下之人皆不可以順適其意也昔生民之初生而有飢寒牝牡之患飲食男女之際天下之所同欲也而聖人不求絕其情又從而爲之節文教之炮燔烹飪嫁娶生養之道使皆得其志是以天下安其法而不怨後世有小丈夫不達其意之本末而以爲禮義之教皆聖人之所作爲以制天下之非僻徒見天

下邪放之民皆不便於禮義之法乃欲務矯天下之情置其所好而施其所惡此何其不思之甚也且雖聖人不能有所特設以驅天下蓋因天下之所安而遂成其法如此而已如使聖人而不與天下同心違衆矯世以自立其說則天下幾何其不叛而去也今之說者則不然以爲天下之私欲必有害於國之公事而國之公事亦必有所拂於天下之私欲分而異之使天下公私之際譬如胡越之不可以相通不恤人情之所不安而獨求見其所以爲至公而無私者蓋事之不通莫不由此之故今夫人之情非其所樂而强使爲之則皆有怏怏

不快之心是故所爲而無成所任而不稱其職臣聞方今之制吏之生於南者必置於北生於東者必投於西嶺南吳越之人而必使冒苦寒踐霜雪以治燕趙之事秦隴蜀漢之士而必使涉江湖衝霧露以守揚越之地離其上之人遠而行之無所不從而行者望其所之憂歎吝嗟不能以自安吏卒送迎於道路遠者涉數千里財用罄竭困弊於外既至而好惡不相通風俗不相狎耳目之所見飲食之所便皆不得其當譬如僑居於它鄉其心常屑屑而不舒數日求去而不肯處長久之計民不喜其吏而吏不喜其俗二者相與齟齬而不合以

不暇有所施設而吏之生於其地者莫不自以爲天下之所不若而今之法爲吏者不得還處其鄉里雖數百里之外亦輒不可而又以京師之所在而定天下遠近之次凡京師之人所謂近者皆四方之所謂至遠而京師之所謂遠者或四方之所謂近也今欲以近優累勞之吏而不知其有不樂者爲此之故也且夫人生於鄉閭之中其親戚墳墓不過百里之間至於千里之內則譬如道路之人亦何所施其私而又風俗相安上下相信知其利害而詳其好惡近者安處其近而遠者樂得其遠二者各獲其所求而無有求去之心耳目聰明而心不亂可以各有所立凡此數者蓋亦甚明於易矣而特守此區區無益之公此豈王者之意哉昔三代之時九州之中建國千有八百大者不過百里而小者數十里數十里之間民之爲士者有之爲大夫者有之凡所以治其國人者亦其國人也安得異國之人而後慮哉臣愚以謂如此之類可一切革去以順天下之欲今使天下之吏皆同爲奸則雖非其鄉里而亦不可有所優容苟以爲可任則雖其父母之國豈必多置節目以防其奸而況處之數百千里之間哉

臣事十

臣聞大臣之道行之而可名名之而可言布之天下而無疑施之後世而無愧堂堂乎立於四海雖一介之士而無所不安此其所以為大人之道歟今夫天下之人天子誰不役其力者而天下皆不敢以為非此誠得其所役之名而役之是以天子安坐於上而士大夫為之奔走於下大者為之運籌畫策治百官以濟其大事而小者為之按朱墨視鞭箠以奉其小職文吏為之簿書會計詳允出內取予之數而使天下不敢欺武吏為之擐金被革習其戰陣攻鬭之事而使天下不敢犯勞苦

其筋力而罄竭其思慮甚者捐首領暴骨肉於原野而不知避何者食其祿也至於四野之民耕田而食或生而不至市井然及其有稅而可役趨步於縣吏之前恭謹有禮不教而自習而其尤難者至使之斬捕盜賊捍寇列戟疲弊而不敢求免此豈非食其地之故歟故夫天下之人凡天子之所得而使令者皆可得而名也而臣切怪府史胥徒古者皆有祿以食其家而其不足者皆得計口而受田以補其不給夫是以能使之盡力於公事而不卹其私計蓋周之所謂官田者府史胥徒之田也而今世之法孜市人而補以為吏無祿以養其家

而無田以畜其妻子又有鞭朴戮辱之患而天下之人皆喜為之其所以責之者其煩且難而其所以使之者無名而可言而其甚者又使之反入錢而後補雖得復役而其所免不足以償其終身之勞此獨何也天子以無名使之而天下之人亦肯以無名而為之此豈可不求其情哉夫天子舉四海而寄之其臣郡縣之官又舉而寄之其郡縣之小吏刑法之輕重財用之多少無所不在是以掌倉庫者得以為盜而治獄訟者得以為姦為姦之利上足以養父母而下足以畜妻子其所以無故而安為之者為此之故也是以雖無爵祿之勸而可

得而使雖有刑戮恥辱之患而不肯捨而去而其上之人驅其無祿之身而遇之以有祿之法恬不為怪此乃公使之為姦以當其所當得之祿而遂以為可得而使也如此則尚何以示天下臣愚以為凡人之在官不可以無故而用其力或使以其稅而或使以其祿故夫府史胥吏不可以無祿使也然臣觀之方今天下苦財用之不給而用度有所不足其勢必無以及此而古者因官之法民之為訟者入束矢為獄者入鈞金視其不直者而納其所入蓋自秦漢以來其法始廢而不用今臣亦欲使天下之至於獄者皆有所入於官以自見其直

而其不直者亦皆沒其所入以爲胥吏之俸廩游其等差而别其多少以時給之以足其衣食之用其所以取之於民者不苛而其所以爲利者甚博蓋上之於民常患其好訟而不直以身試法而無所畏忌刑之而又使之有入於官此所以深懲其心而又其所得上以厚利此有以見乎非貪民之財也而爲吏者可以無侵爲姦而有以自養名正而言順雖其爲姦從而戮之則亦無愧乎吾心嗚呼古之所謂正名者猶此類者矣

文編卷之四十三終

文編卷之四十四

武進唐順之應德甫選　後學長洲陳元素訂

策

民政一　小蘇
民政四　小蘇
民政五　小蘇
民政六　小蘇
民政七　小蘇
民政八　小蘇
民政九　小蘇

民政十　小蘇

民政一　小蘇

臣聞王道之至於民也其亦深矣賢人君子自潔於上而民不免爲小人朝廷之間揖讓如禮而民不免爲盜賊禮行於上而淫僻邪放之風起於下而不能止此猶未免爲王道之未成也王道之本始於民之自喜而成於民之相愛而王者之所以求之於民者其粗始於力田而其精極於孝悌廉恥之際力田者民之最勞而孝悌廉恥者匹夫匹婦之所不悅彊所最勞而使之有自喜之心勸所不悅而使之有相愛之意故夫王道之成

忘乃其至於民其亦深矣古者天下之災不早相仍而上下不相保此其禍起於民之不自喜於力田天下之亂盜賊放恣兵革不息而民不樂業此其禍起於民之不相愛而棄其孝悌廉恥之節夫自喜則雖有大勞而其事不遷相愛則雖有强很之心而顧其親戚之樂以不忍自棄於不義此二者王道之大權也方今天下之人狃於工商之利而不喜於農惟其最愚下之人自知其無能然後安於田畝而不去山林饑餓之民皆有盜跖趑趄之心而閨門之內父子交忿而不知友朝廷之上雖有賢人而其教不逮於下是故士大夫之間莫不

以爲王道之遠而難成也然臣切觀三代之遺文至於詩而以爲王道之成有所易而不難者夫人之不喜乎此是未得爲此之味也故聖人之爲詩道其耕耨播種之勤而述其歲終倉廩豐實婦子喜樂之際以感動其意故曰畟畟良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或來瞻女載筐及筥其饟伊黍其笠伊糾其鎛斯趙以薅荼蓼當此時也民既勞矣故爲之言其室家來饁而慰勞之者以勉卒其事而其終章曰荼蓼朽止黍稷茂止穫之秷秷積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櫛以開百室百室盈止婦子寧止殺時犉牡有捄其角以似以續古之人

當此之時歲功既畢民之勞者得以與其婦子皆樂於此休息閒暇飲酒食肉以自快於一歲則夫勤者有以自忘其勤盡力者有以輕用其力而狠戾無親之人有所慕悅而自改其操此非獨於詩云爾導之使獲其利而教之使知其樂亦如是也且民之性固安於所樂而悅於所利此臣所以爲王道之無難者也蓋臣聞之誘民之勢遠莫如近而近莫如其所與競今行於朝廷之中而田野之民無遷善之心此豈非其遠而難至者哉明擇郡縣之吏謹法律之禁刑者布市而頑民不悛夫鄉黨之民其視郡縣之吏自以爲非其比肩之人徒能

畏其用法而袒背受笞於其前不爲之愧此其勢可以及民之明罪而不可以及其隱慝此豈非其近而無所與競者邪惟其里巷親戚之間幼之所與同戲而壯之所與共事此其所與競者也臣愚以謂古者郡縣有三老嗇夫今可使推擇民之孝悌無過力田不惰爲民之素所服者爲之無使治事而使譏誚教誨其民之怠惰而無良者而歲時伏臘郡縣頗置禮焉以風天下使慕悅其事使民皆有愧恥勉强不服之心今不從民之所與競而教之而從其所素畏夫其所素畏者彼不自以爲伍而何敢求望其萬一故教天下自所與競者始而

王道可以漸至於下矣

民政四　　小蘇

臣聞管子治齊始變周法使兵民異處制國爲二十一鄉其工商之鄉六而士鄉十五制鄙以爲五屬立五大夫使治各一屬之政國中之士爲兵鄙野之民爲農農不知戰而士不知稼各治其事而食其力兵以衛農農以資兵發兵征行暴露戰鬬而農夫不知其勤深耕疾耨霑體塗足而兵卒不知其勞當是之時桓公南征伐楚濟汝踰方城望汶山北伐山戎制令支斬孤竹西攘白狄踰太行渡辟耳之溪九合諸侯築夷儀城楚丘衛徇四方國無罷弊之民而天下諸侯往來接應之不暇

及秦孝公欲并海內商鞅爲之倡謀使秦人莫不就兵以事戰伐而不得反顧而爲農陰誘六國之民使專力以耕關中之田而無戰攻守禦之役二者更相爲用而天下卒以不抗何者我能累累出兵不息而彼不能應我能外戰而內不乏食而彼必不戰而後食可足此二者管仲商鞅之深謀也自管仲死其遺書舊策後世無復能用而獨其分兵與民之法遂至於今不廢何者其事誠有以便天下也今夫使農夫竭力以歸天下之地醵其所得以衣食天下之武士而免其死亡戰鬬之患此人之情誰不可者然　當今天下之事與管仲商鞅

之時則已大興矣古者霸王在上倉廩豐實百姓富足地利已盡而民未乏困當此之時謂之人有餘今天下之田疾耕不能徧而蓬蒿藜莠實盡其利人不得以爲食而禽獸之所畜息當是之時謂之地有餘古之聖人人有餘則務在於使人是以天下之人雖其甚蓄而舉無廢功地有餘則務在於闢地是以天下之地雖其甚磽而舉無遺力今也海內之田病於有餘而上之人務在於使人不已過哉臣觀京師之兵不下數十百萬沿邊大郡不下數萬人天下郡縣千人爲羣而江淮漕運之卒不可勝計此亦已侈於使人矣且夫人不足而使

人之制不爲少減是謂逆天而違人昔齊桓之世人力可謂有餘矣而十五鄉之士不過三萬車不過八百乘何者懼不能久也　方今天下之地所當厚兵之處不過京師與西邊北邊之郡耳昔者　太祖　太宗既平天下四方遠國或數千里以爲遠人險詐未可以盡知其情也故使關中之士往而屯焉以鎮服其亂心及天下既安四海一家而因循久遠遂莫之變夫天下之兵莫如各居其鄉安其水土而習其險易而特病其不知戰故今世之患患在不教鄉兵而專任屯戍之士爲抗賊之備且天下治平非沿邊之郡則山林匹夫之盜及其未集而誅之可以無事於大兵苟其有大盜則其爲變故亦非戍兵數百千人之所能制若其西北之地不可無備之處乃當厚其士兵以代之耳聞之古者良將之用兵不求其多而求其樂戰今之爲兵之人夫豈皆樂乎爲兵哉或者饑饉困躓不能以自存而或者年少無賴既入而不能以自脫蓋其間常有思歸者矣故臣欲罷其思歸之士以減屯戍之兵雖使去者太半臣以爲處者猶可以足於事也蓋古者有餘則使之以寬而不足則使之以約苟必待其有餘而後能辦天下之事則無爲貴智矣

民政五

小蘇

臣聞近代以來天下之變備矣世之君子隨其破敗而爲之立法補苴缺漏疏剔芟薙其爲法亦已盡矣而後世之弊常不爲之少息其法既立而旋亡其民暫享其利而不能久因循維持至於三世承百王之弊而獨受其責其病最爲繁多而古人已行之遺策又莫不盡廢而不舉是以爲國百有餘年而不至於治平者由此之故也蓋天下之多虞其始自井田之亡田制一敗而民事大壞紛紛而不可止其始也兼幷之民衆而貧民失職貧者無立錐之地而富者連阡陌以勢相役收太半

之稅耕者窮餓而不耕者得食以爲不便故從而爲之法曰限民名田貴者無過若干而貧者足以自養此董生之法也天下之人兼幷而有餘則思以爲驕奢驕奢之風行於天下則富者至有破其貲畜而貧者處於不若以爭爲盜而不知厭民皆有爲盜之心則爲之上者甚危而難安故爲之法曰立制而民等使多者不得過而少者無所慕也以平風俗此賈生之法也民之爲性豐年則食之而無餘饑年則轉死於溝壑而莫之救富商大賈乘其不足而責賣之以重其災因其有餘而賤取之以待其弊予奪之柄歸於豪民而上不知收糴米

狼戾而不爲斂藜藿不繼而不爲發故爲之法曰賤而官爲糴之以無傷農貴而官爲發之以無傷民小饑則發小熟之斂中饑則發中熟之斂大饑則發大熟之斂此李悝之法也古者三代之兵出而爲兵入而爲農出兵臨敵則國有資糧之儲而兵罷役休則無復養兵之費及至後世海內多故而征伐不息以爲害農故特設兵以辦天下之武士其始若不傷農者而要其終衣食之奉農亦必受其困故爲之法曰不戰則耕以自養而耕之間暇則習爲擊刺以待寇至此趙充國之法也蓋古之遺制其可以施於今者甚多而臣不敢復以爲說

而此四者皆天下之所共知而不行者也夫知之而不行此其故何歟臣聞事固有可以無術而行者有時與事變無術而不可行者均民以名田齊衆以立制是無術而可以直行者也平糴以救災屯田以寬農是無術而不可行者也古者賢君在上用度足而財不竭損其有餘以備民之所不足而不害於歲計今者歲入不足以爲出國之經費猶有所不給而何暇及於未然之備古者將嚴而兵易使其兵安於劬勞故雖使爲農而不怨讟今者天下之兵可使執勞者皆不知戰而可與戰者皆驕而不可使衣食豐溢而筋力疲憊且其平居自

是惰而安肯爲農夫之事乎故屯田平糴之利舉世
以爲不可復者由此之故也蓋亦思其術矣臣嘗聞之
富人之治產也將欲有爲而無以爲資者不以其所以
謀朝夕之利者爲之也蓋取諸其不急之處而日蓄之
徐徐而爲之故其業不傷而事成夫天子之道食租衣
稅其餘之取於民者亦非其正矣茶鹽酒鐵之類此近
世之所設耳夫古之時未嘗有此四物者之用也而其
爲國亦無所乏絕臣愚以爲可於其中擇取一焉而置
之用度之外歲以爲平糴之資凡其既已置之用度之
餘則不復有所顧惜而發之也輕發之也輕而後民獲

其利其與今之所謂常平者亦已大異矣抑嘗聞之嘗
已牧馬者不可使之畜豚彘馬彘之相去未能幾也而
猶且不可使今世之兵以爲兵募之而欲強之以爲農
此其不從固無足怪者今欲以屯兵田蓋亦告之以將
屯田而募焉人固有無田以爲農而願耕者從其願而
使之則雖勞而無怨苟屯田之兵既多而可用則夫不
耕而食者可因其死亡而勿復補以待其自衰矣嗟夫
古之人其制天下之患其亦已略盡矣而其守法者常
至於怠惰而不舉是以世之弊常若近起於今者而不
求古之遺法而依之以爲治可不大悲矣哉

民政六

小蘇

臣聞三代之時無兵役之憂降及近世有養兵之困而
無興役之患至於今而養兵興役之事皆不得其當而
可爲之深憂蓋古者兵出於農而役出於民有農則不
憂無兵而有民則不憂無役五戶之家常有一人之兵
而二十歲之男子歲有三日之役故其兵強而費不增
役起而人素具雖有大兵大役而不憂事之不集至於
兵罷役休而無日夜不息之費其後周衰井田破壞陵
夷至於末世天下無復天子之田皆民之所自有天下
之民不食天子之田是故獨賦其稅而不任之以死傷

戰鬬之患天子有養兵之憂而天下無攻守勤勞之民
以爲大憂故調其財以爲養兵之用而天下之役凡其
所以轉輸漕運營建興築之事又皆出於民當此之時
民之所以供上之令者三曰租曰調曰庸租者地之所
當出調者兵之所當費庸者歲之所當役也故使之納
粟於官以爲田之租入布帛以爲兵之調歲役其力
不役則出其力之所直以爲役之庸此三者農夫皆兼
爲之而游惰天作之人亦不免於庸調運重漕遠天子
不知其費而一出於民民歲役二旬而不役者當帛六
十尺民亦不至於大苦故隋唐之間有養兵之困而無

與役之患。此其爲法雖不若三代之兵不待天子之養，然天下之役猶有可賴者，皆民爲之也。及其後世又不能守，乃始變法而爲兩稅，以至於今，天下非有田者不可得而使，而有田者之役亦不過奔走之用，而不與天子之大事。天下有大興築、有大漕運，則常患無以爲使，故廣募冗兵以供力役之急，不知擊刺戰陣之法，而坐食天子之俸。由是國有武備之兵，而又有力役之兵，此二者其所以奉養之具皆出於農也，而四海之游民無尺寸之庸調，爲農者常使陰出古者游民之所入，而天子亦常兼任養兵與役之大患。故夫兵役之弊，當今之世可謂極矣。臣愚以爲天子平日無事而養兵不息，此其事出於不得已。惟其干戈旗鼓之攻而後可使任其責，至於力役之際，挽車船、築宮室、造城郭，此非有死亡陷敗之危，天下之民誠所當任而不辭，不至以累兵革之人，以重費天子之廩食。然當今之所謂可役者不過曰農也，而農已甚困，蓋常使盡出天下之費矣，而工商技巧之民與夫遊閒無職之徒，常徧天下，優游終日而無所役屬。蓋周官之法，民之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今可使盡爲近世之法，皆出庸調之賦，庸以養力役之兵，而調以助農夫養武備之士，而力役之兵可因其老疾死亡遂勿復補，而使游民之丁代任其役。如期而上，以除其庸之所當入，而其不役者則亦收其庸，不使一日而闕。蓋聖人之於天下，不惟重乎苟廉而無所求，唯其能綏天下之所不給而節其太幸，則雖有取而不害於爲義。今者雖能使游民無勞苦嗟歎之聲，而常使農夫獨任其困，天下之人皆知爲農之不便，則相率而事於末，末衆而農寡，則天子之所獨任者愈少而不足於用。故臣欲收游民之庸調，使天下無僥倖苟免之人，而且以紓農夫之困。苟天下之游民自知不免於庸調之勞，其勢不耕則無以供億其上，此又可驅而歸之於南畝。要之十歲之後，必將使農夫衆多而工商之類漸以衰息。如此而後使天下舉皆從租庸調之制，而去夫所謂兩稅者，而兵役之憂可以稍緩矣。

民政七

小蘇

臣聞古者天下皆天子之人、田畝之利衣食之用凡所以養生之具皆賴於天子、權出於一而利不分於彊族、民有奉上之憂而無役屬附麗之困、是以民德其上而舉天下皆可使奉天子之役使、至於末世、天子之地轉而歸於豪民、而天下之游民饑寒朝夕之用、卹天子不為而以還天下之富貴、夫天子者豈與小民爭此尺寸之利也哉、而其勢則有所不可、何者、民之有田者、非皆為耕之也、而無田者為之耕、無田者非有以屬於天子也、而有田者拘之、天子無田以予之、而欲役其力也、實難、有田者授之以田、視之以奴僕、而可使無憾、故夫今之農者、非天子之農、而富人之農也、至於天下之游民販夫販婦工商技巧之族、此雖無事乎田、然日食其力而無以為朝夕之用、則此亦將待人而生者也、而天子不卹其闕、廼使富民持其羸餘、貸其所急、以為之父母、故雖游民、天子亦不可得而使、而富者獨擅其利、日役其力而不償其力之所直、由此觀之、則夫天下之民、舉皆非天子之人、而天子徒以位使之、非皆得其歡心也、夫天下之人、獨有其田者廼始有以附屬於天子、此其為衆豈足以當其下之仰給之民哉、此亦足以見天子

之所屬者已甚寡矣、臣愚以為　當今之勢、宜收天下之田而歸之於上、以業無田之農夫、卹小民之所急、而奪豪民假貸之利、以收游手之用、故因其所使而為之計、以為莫如收公田而貸民急、夫陳蔡荊楚之地、地廣而人少、土皆公田、而患無以耕之、而吳越巴蜀之間、拳肩側足以爭尋常尺寸之地、安土重遷、綣戀而不能去、此非官為之畫策、因其內荒饑饉之歲、乘其有願徙之心、而遂徙之於不耕之公田、則終不能以自去、今欲待其已去而收其田畝、籍其室廬、田為公田、室為公室、以授無田之民、使天下雖富庶之邦、亦常有天子之田而又因其籍沒積而勿復鬻賣、天下之丁男使分耕其中、而無使富民端坐而欲收公田之遺利、使天下之農夫猶可以免僕隸之辱、而得上屬於天子、而其新徙之民耕牛室屋飲食器皿之類有所不備、又皆得以貸於國、可以無失其所、夫所謂貸者、雖其為名近於商賈市井之事、然其為意不可以不察也、天下之民無田以為農而又無財以為工商、禁而勿貸、則其勢不免轉死於溝壑、而使富民為貸、則有相君臣之心、用不仁之法而收太半之息、其不然者亦不免於脫衣避屋以為質、民受其困而上不享其利、徒使富民執予奪之權以豪役鄉

里、故其勢莫如官貸以賙民之急、周官之法使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其貴賤而以國服為息、今可使郡縣盡貸而任之以其土著之民、以防其逋逃竄伏之姦、而一夫之貸無過若干、春貸以斂繒帛、夏貸以收秋實、薄收其息而優之、使之償之無難、而又時免其息之所當入以收其心、使民得脫於奴隸之中而獲自屬於天子、如此、則天下之游民可得而使、而富民之貸可以不禁而自息、然臣以為以公田者其利遠、非可以歲月之間而待其成也、要之數十百年則天下之農夫可使大半皆天子之農、若夫所謂貸民急者則可以朝行而夕獲其利、此最當今之急務也、

民政八

小蘇

臣聞古者建都立邑、相其丘陵原隰而利其水泉之道、通其所無而導其所有、使民日取而不盡、安居於中而無慕於外利、各安其土樂其業、無來去遷徙之心、膏腴之鄉民不加多而貧瘠之處民不加少、天下之戶平均若一、皆足以供其郡縣之役、使而無所乏困、蓋今天下所謂通都大邑千里之城萬戶之郭、其陰陽向背與其山林原隰之勢、陂池泉水之利、皆秦漢以來所謂創置基畫、使足以衣食其民而無乏絕者也、臣嘗讀周詩公劉之一篇、其言自戎遷豳之際、登高望遠以求其可居之地、與其可用之物、莫不詳悉而曲盡、其詩曰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溥原、迺陟南岡、迺觀於京、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迺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篤公劉、於豳斯館、涉渭為亂、取厲取鍛、夫古之君子、居於其邦、其欲知民之所利與器用之所出、蓋如此其詳也、及觀史記貨殖列傳、郡國之所有、東方之桑麻魚鹽、南方之竹木魚稻、與西方之五穀畜牧、北方之棗栗裘馬、則凡一方之所有、皆可以備養生送死之具、導之有方而取之有法、則其民豐樂饒足、老死而無憾、及行天下、覽其山林藪澤之所生、與其民之所有、往往與古不類、夫自大江以北

漢水之側三代之時列國數十楚人都於荊州其在戰國最爲强大外抗秦蠻內禦秦晉常以其兵横於天下計其所都安肯用瘠鹵境埆之地而　當今自楚之北至於唐鄧汝潁陳蔡許洛之間平田萬里農夫逃散不生五穀荊棘布野而地至肥壤泉源陂澤之迹迤邐猶在其民不知水耕之利而長吏又不以爲意一遇水旱民之棄茹往者因其喪死流亡廢縣罷鎮者蓋往往是矣臣聞善爲政者不用甲兵不斥疆畛與利除害發民稼穡收斂倍稱而獲兼地之福今者舉千里之地廢之爲墟以養禽獸而不甚顧惜此與私割地以予人何異

嘗聞之於野人自五代以來天下喪亂驅民爲兵而唐鄧蔡汝之間故陂舊堤遂以堙廢而不治至今百十餘年其間猶未甚遠也蓋脩敗補缺或亦旬月之故耳而獨患爲吏者莫以爲事若夫許州非有洪河大江之衝而每年盛夏衆水決溢無以救禦是以民常苦饑而不樂其俗夫許諸侯之故邦魏武之所都而唐節度之所治使歲輒被水而五穀不熟則其當時軍旅之費宗廟朝廷之用將何以供之此豈非近世之弊因循不治以至此哉然此適特臣之所見而天下之廣又安能備知蓋嘗以爲　方今之患生於太怯而成於牽俗大怯則見利而不敢爲牽俗則自顧而愛其身夫是以天下之事舉皆不成而何獨在此臣欲破其牽俗之風而壯其太怯之氣意凡天下貧窶破散之郡縣使皆擇善事能幹之人而往爲之長因其去也而天子親諭以此使得稍久於其任而察其人民多田野闢者書以爲課何者此非難辨之事是以不待非常之才而後能濟惟其弛放怠惰是以至此今誠少嚴其事使爲吏者知上之屬意於此十歲之後臣以爲此必爲富壤之區而　方今天下重任之處亦可漸減而取諸此矣

民政九　　小蘇

臣聞天下有二病、好戰則財竭而民貧、畏戰則多辱而無威、欲民之無貧、則無疾夫無威、欲君之無辱、則無望乎財之不竭、此二患者天下未嘗兼有也、古之人君各從其所安而處其偏、是以不獲全享其利而亦未嘗兼受其害者、昔匈奴之於漢、可以見矣、文景之世天下治安、民生老死不知征役之勞、府庫盈溢、其賦於民者三十而取一、可謂至盛矣、然而匈奴傲慢侵侮、至甚不遜、輸金繒納錦繡、天子之至辱也、而文景不以爲意、以求全其民、至於武帝、不忍數世之忿、盡天下之銳而攻之、

闢地千里、斬馘百萬、匈奴之民死者太半、洗除先帝之宿恥、而夸大中國之氣、得志滿意、無以加矣、而內自疲弊、中民之家、大抵皆破、無復千金之戶、此二者皆有所就其成功、是以有所恐而不顧、而智者之論、巳謂非中國之長算矣、今者中國之弊、在於畏戰、畏戰故多辱矣、而民又不免於貧、無就其利而偏被其害、重賦厚斂、以爲二邊之賂、國辱而民困、蓋今世之病巳極矣、賢人君子竭其智慮、以求安其民、而常爲夷狄之所撓、天子欲使其澤下布四海、而海內常爲夷狄之所困、此其弊蓋亦深矣、二邊之賂不絕、是以天下之賦斂雖知其甚重而不可輕、天下之賦斂甚重而不可輕、是以天下之民雖知其甚困而不可得而安也、故臣於民政之終而特備論其要云、蓋　方今天下之議、莫不以爲二邊之賂不可去也、獨其勇者則曰、寧戰而無賂、戰未必敗而賂必至於乏困、臣竊以爲此古之漢武帝唐太宗堅忍而不顧者、足以行之、然亦有所犯天下之至危、何者、吾民之不戰久矣、用不戰之民而待必戰之敵、竊恐世俗之難之也、夫古者霸王之臣、因敗而成功、轉禍而爲福、若反覆手之間耳、桓公見脅於曹沬、欲背其盟、管仲因而信之、以自結於諸侯、桓公襲蔡、本以沬少姬之罪、管仲

因而伐楚、責包茅之不入、而諸侯大服、臣竊韙之、　方今二虜之賂、雖有所不得已而然者、然其勢偶有似夫戰國之際、以詐相傾、而陰相濟者、是故臣欲因而成之、以潛破二虜之國、古語有之曰、將欲取之、必固予之、昔者晉之取虞越之取吳、冒頓之取東胡、石勒之取王浚、此四者皆其予之之方也、夫鄰國之患、唯其相忌而相伺、以不敢相易、是以其慮詳密而難圖、今夫中國之不競亦巳久矣、彼其相視以爲無能爲者非一日也、然猶未肯釋然而無疑、夫惟釋然而無疑、而後其國可取、今吾猶有所齟齬於其間、彼以吾爲猶有不服之心、是以

君臣相視而未敢懈蓋古之英雄能忍一朝之恥而全百世之利臣以為　當今之計禮之當加恭待之當加厚使者之往無求以言勝之而其使之來者亦無求以言犯之凡皆務以無逆其心而陰憤其志使之深樂於吾之賄賂而意不在我而吾亦自治於內蒐兵擇馬擇其精銳而損其數以外見至弱之形而內收至强之實作內政以寓軍令凡皆務以自損吾强大之勢而見吾衰弱之狀使之安然無所顧忌而益以怠傲不過數年彼日以無備而吾日以充實彼猶將以吾為不足與也而有無厭之求彼怠而吾奮彼驕而吾怒及此而與之

戰此所謂敗中之勝而弱中之强者也嗟夫方今之事其勢亦有二而已矣能奮一朝之勢而盡力以攻之則其後可以大安而其始也不免有歲月之勤能忍一朝之辱而自損以驕之則其後可以驟勝而其始也不免有歲月之恥此二策者皆足以謀人之國敗人之兵而有勝矣而臣竊謂今世之所安者必其予之而驕之者也嗟夫智能攻之則以洗天下之太慚不能攻之則驕之而圖其後未有不能攻之又不能驕之而拱手以望其成功者　方今每歲委百萬之資以予人而不能使人無疑其有不服之心罄竭四海而其終不能以成事徒幸其一時之安而欲得其間隙之時以治天下天下安可得而治哉

民政十　小蘇

臣聞禦戎有二道屯兵以待其來出兵以兼其弊方
今二邊固嘗已屯重兵矣而天下之議以爲中國之兵
無由而出而臣以爲不然何者歛天下之財以奉夷狄
彼求之無厭則吾之應之將有所不稱其意大抵不過
數十年之間用兵之釁不發於彼之不悅則發於吾之
不恐此亦其勢之不可逃者也方其無事之時中國既
不得不畜兵於邊而及其有閒又必將出兵而乘其弊
此二者不可不素爲之所也今每歲發郡縣之兵以戍
邊此其未戰之謀也而臣未知其所以爲戰之術臣聞

古者三代之制未有戍邊之役六國之際燕趙最被邊
患而當其時西備秦東備齊南備楚內備韓魏千里之
國而其四境莫不皆有所備則其所以備胡者安得戍
卒而用之計亦不過其沿邊之民自爲卒伍以制其侵
略而已戍邊之謀始於秦漢內無敵國之虞而郡縣之
兵材官騶張皆出於民之爲役其法月爲更卒已復爲
正一歲屯戍以夫相承而迭相更代邊郡之民不可使
常爲兵是以不得不驅中原之民而納之塞下以捍寇
虜拔其戍邊之兵歲朝而來歲終而去寒暑不相安險
易不相習勇怯不相程志氣不相企上無顧於墳墓而
下無愛於妻子平居憂愁無聊無樂土之心而緩急苟
免無死戰之意不可盡得其用古之謀臣晁錯陸贄之
徒蓋嘗以爲言矣而況乎今世之兵皆天子之所廩食
以終其身在秦則廩於秦在趙則廩於趙不可一日而
闕非如漢之戍卒則有休罷更代之期也然猶守此區
區既往之陳迹豈不惑哉且舉中原之士而屯之於邊
雖無死傷戰鬭之患而其常自以爲出征行役苦寒暴
露爲國勞苦凡國家之所以美衣豐食以養我者止爲
此等事也故士卒百萬端坐而食不知行陣之勞不見
鋒刃之危而皆已自負以爲有勞於國其勢不可有所

役使此其弊在於使之不得其道耳今夫陰伺二虜之
意而出兵以逐利於塞外此誠今世之至計也而臣切
恐緩急之際士卒皆已自負而不可用且夫人之情嘗
已用其力則其心自滿而不復求報其上士無求報之
心則不可以與之犯大難而涉大勞惟其飽食而無所
試優游無爲以觀夫人之成功而不得自效者則其氣
剛銳而其心不倦古之善用兵者惟能及其心之未倦
而用其銳氣是以其兵無敵於天下臣愚以爲　方今
之計內郡之兵當常在內而不以戍邊戍邊之兵當常
戍邊而不待內郡之戍卒募內郡之兵其樂徙邊者而

稍厚之不足則募民之樂為邊兵者以足之使二邊有一定不遷之兵而頗損內郡之眾計其內外之數相通如舊而止平居無事以此備邊而一旦欲有所攻奪掩襲則獨發內郡之卒使二者各思致其勇力以報其上銳而用之惰而置之屯兵歷年而士無所怨其勞出兵千里而士無所憾其遠兵入則出者得以休息而無乘塞之苦兵出則守者閒暇而無行役之困交相為用如循環之無端而不可竭此其與今世之法竭天下以養兵守亦使此戰亦使此未戰而士卒皆怠者其亦少異矣

文編卷之四十四終

文編卷之四十五

武進唐順之應德甫選　後學長洲陳元素訂

辭命

齊國佐對晉人　左
王孫圉對趙簡子　左
鄭子家告趙宣子　左
晉侯使呂相絕秦　左
鄭公孫僑對晉徵朝　左
子產對晉人問獻捷　左
王子朝告諸侯　左

左史倚相規申公　左
敬姜論勞逸　國語
郵無正論壘培　國語
周襄王不許晉文公請隧　國語
襄王止晉殺衛侯　國語
鄭燭之武說秦伯　左
臧孫論詰盜　左
吳蹶由對楚子　左
景王使詹桓伯責晉　左
陳芋尹蓋對吳子　左

子產答韓宣子買環　左
子產對晉人問立駟乞　左
鄭游吉對士景伯　左
越使諸稽郢行成於吳　國語
晉陰飴生對秦伯　左
魯展喜犒齊師　左
定王使王孫滿對楚子　左
定王辭鞏朔獻齊捷　左
戎子駒支對范宣子　左
子產對晉讓壞垣　左
鄭子產爭承　左
子產對晉邊吏讓登陴　國語
叔向賀韓宣子憂貧　左
晉郤至答楚子反　左
晉叔向詒子產論鑄刑書　左
衛祝佗爭先蔡　左
子產與范宣子論重幣　左
子產論晉侯疾　左
子產論尹何為邑　左
趙良說商君　史

隋何說淮南王布　史

齊國佐對晉人　左　段　讀

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輿、擊馬陘、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甗玉磬與地、不可、則聽客之所為、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為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為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為盟主、其晉實有闕、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子實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畏君之震、師徒橈敗、吾子惠徼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

周人 王孫圉對趙簡子 左 段 讀

王孫圉聘於晉定公饗之趙簡子鳴玉以相問於王孫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對曰然簡子曰其爲寶也幾何矣曰未嘗爲寶楚之所寶者曰觀射父能作訓辭以行事於諸侯使無以寡君爲口實又有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叙百物以朝夕獻善敗於寡君使寡君無忘先王之業又能上下說於鬼神順道其欲惡使神無有怨痛於楚國又有藪曰雲連徒洲金木竹箭之所生也龜珠角齒皮革羽毛所以備賦用以戒不虞者也所以共幣帛以賓享於諸侯者也若諸侯之好幣具而導之以訓

辭有不虞之備而皇神相之寡君其可以免罪於諸侯而國民保焉此楚國之寶也若夫白珩先王之玩也何寶焉圉聞國之寶六而已聖能制議百物以輔相國家則寶之玉足以庇廕嘉穀使無水旱之災則寶之龜足以憲臧否則寶之珠足以禦火災則寶之金足以禦兵亂則寶之山林藪澤足以備財用則寶之若夫譁囂之美楚雖蠻夷不能寶也

初事 鄭子家告趙宣子 左 讀

晉侯蒐於黃父遂復合諸侯於扈於是晉侯不見鄭伯以爲貳於楚也鄭子家使執訊而與之書以告趙宣子曰寡君卽位三年召蔡侯而與之事君九月蔡侯入於敝邑以行敝邑以侯宣多之難寡君是以不得與蔡侯偕十一月克減侯宣多而隨蔡侯以朝於執事十二年六月歸生佐寡君之嫡夷以請陳侯於楚而朝諸君十四年七月寡君又朝以蕆（蕆敕也）陳事十五年五月陳侯自敝邑往朝於君往年正月燭之武往朝夷也八月寡君又往朝以陳蔡之密邇於楚而不敢貳焉則敝邑之故也

雖敝邑之事君何以不免在位之中一朝於襄而再見於君夷與孤之二三臣相及於絳雖我小國則蔑以過之矣今大國曰爾未逞吾志敝邑有亡無以加焉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又曰鹿死不擇音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也不德則其鹿也鋌而走險急何能擇命之罔極亦知亡矣將悉敝賦以待於鯈唯執事命之文公二年六月壬申朝於齊四年二月壬戌爲齊侵蔡亦獲成於楚居大國之間而從於强令豈其罪也大國若弗圖無所逃命晉鞏朔行成於鄭趙穿公壻池爲質焉

叙事 晉侯使呂相絕秦 左 讀

晉侯使呂相絕秦曰昔逮我獻公及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婚姻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無祿獻公即世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於晉又不能成大勳而為韓之師亦悔於厥心用集我文公是穆之成也文公躬擐甲冑跋履山川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諸秦則亦既報舊德矣鄭人怒君之疆埸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鄭秦大夫不詢於我寡君擅及鄭盟諸侯疾之將致命於秦文公恐懼綏靜諸侯秦師克還無害是我有大造於西也

無祿文公即世穆為不弔蔑死我君寡我襄公迭我殽地奸絕我好伐我保城殄滅我費滑散離我兄弟撓亂我同盟傾覆我國家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勳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殽之師猶願赦罪於穆公穆公弗聽而即楚謀我天誘其衷成王隕命穆公是以不克逞志於我穆襄即世康靈即位康公我之自出又欲闕翦我公室傾覆我社稷帥我蝥賊以來蕩搖我邊疆我是以有令狐之役康猶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翦我羈馬我是以有河曲之戰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之絕我好也及君之嗣也我君景公引領西望曰庶撫我乎

君亦不惠稱盟利吾有狄難入我河縣焚我箕郜芟夷我農功虔劉我邊垂我是以有輔氏之聚君亦悔禍之延而欲徼福於先君獻穆使伯車來命我景公曰吾與女同好棄惡復修舊德以追念前勳言誓未就景公即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君又不祥背棄盟誓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讎而我婚姻也君來賜命曰吾與女伐狄寡君不敢顧婚姻畏君之威而受命於吏君有二心於狄曰晉將伐女狄應且憎是用告我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於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曰余雖與晉出入余

唯利是視不穀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懲不一諸侯備聞此言是用痛心疾首暱就寡人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諸侯矜哀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寧諸侯以退豈敢徼亂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敢盡布之執事俾執事實圖利之秦桓公既與晉厲公為令狐之盟而又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諸侯是以睦於晉

鄭公孫僑對晉徵朝　叙事　左

晉人徵朝於鄭鄭人使少正公孫僑對曰在晉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於是卽位卽位八月而我先大夫子駟從寡君以朝於執事執事不禮於寡君寡君懼因是行也我二年六月朝於楚晉是以有戲之役楚人猶競而申禮於敝邑敝邑欲從執事而懼爲大尤曰晉其謂我不共有禮是以不敢攜貳於楚我四年三月先大夫子蟜又從寡君以觀釁於楚晉於是乎有蕭魚之役謂我敝邑邇在晉國譬諸草木吾臭味也而何敢差池楚亦不競寡君盡其土實重之以宗器以受齊盟遂帥羣臣

隨於執事以會歲終貳於楚者子侯石盂歸而討之溴梁之明年子蟜老矣公孫夏從寡君以朝於君見於嘗酎與執燔焉間二年聞君將靖東夏四月又朝以聽事期不朝之間無歲不聘無役不從以大國政令之無常國家罷病不虞荐至無日不惕豈敢忘職大國若安定之其朝夕在庭何辱命焉若不恤其患而以爲口實其無乃不堪任命而翦爲仇讎敝邑是懼其敢忘君命委諸執事實重圖之

子產對晉人問獻捷　叙事　左

鄭子產獻捷於晉戎服將事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閼父爲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則我周之自出至於今是賴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蔡人殺之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至於莊宣皆我之自立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今陳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棄我姻親介恃楚衆以馮陵我敝邑不可億逞我是以有往年之告未獲成命則有我東門之役當陳隧者

井堙木刊敝邑大懼不競而恥大姬天誘其衷啓敝邑心陳知其罪授手於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且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衰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爲平桓卿士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復舊職命我文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士莊伯不能詰復於趙文子文子曰其辭順犯順不祥乃受之冬十月子展相鄭伯如晉拜陳之功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

不遠晉爲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爲功愼辭哉

王子朝告諸侯　叙事　左

王子朝使告於諸侯曰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並建母弟以蕃屏周亦曰吾無專享文武之功且爲後人之迷敗傾覆而溺入於難則振救之至於夷王王愆於厥身諸侯莫不並走其望以祈王身至於厲王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居王於彘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宣王有志而後效官至於幽王天不弔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攜王奸命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遷郟鄏則是兄弟之能用力於王室也至於惠王天不靖周生頹禍心施於叔帶惠襄辟難越去王都則有晉鄭咸黜不端以綏定王家則是兄弟之能率先王之命也在定王六年秦人降妖曰周其有頿王亦克能修其職諸侯服享二世共職王室其有間王位諸侯不圖而受其亂災至於靈王生而有頿王甚神聖無惡於諸侯靈王景王克終其世今王室亂單旗劉狄剝亂天下壹行不若謂先王何常之有唯余心所命其誰敢討之帥羣不弔之人以行亂於王室侵欲無厭規求無度貫瀆鬼神慢棄刑法倍奸齊盟傲很威儀矯誣先王晉爲不道是攝是贊思肆其罔極茲不穀震盪播越竄在荊蠻未有攸厎若我一二兄弟甥舅獎順天法無助狡猾以從先王之命毋

若天罰赦圖不穀則所願也敢盡布其腹心及先王之經而諸侯實深圖之昔先王之命曰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穆后及太子壽早夭卽世單劉贊私立少以間先王亦唯伯仲叔季圖之

左史倚相規申公

左史倚相廷見申公子亹子亹不出左史謗之舉伯以告子亹怒而出曰女無亦謂我老耄而舍我而又謗我左史曰唯子老耄故欲見以交儆子若子方壯能經營百事倚相將奔走承序於是不給而何暇得見昔衛武公年數九十有五矣猶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於朝朝夕以交戒我聞一二之言必誦志而納之以訓道我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居寢有褻御之箴臨事有瞽史之道宴居有師工之誦史不失書矇不失誦以訓御之於是乎作懿戒以自儆也及其沒也謂之叡聖武公子實不叡聖於倚相何害周書曰文王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惠於小民唯政之恭文王猶不敢驕今子老楚國而欲自安也以禦數者王將何爲若常如此楚其難哉子亹懼曰老之過也乃驟見左史

公父文伯退朝朝其母其母方績文伯曰以歜之家而主猶績懼干季孫之怒其以歜為不能事主乎其母歎曰魯其亡乎使僮子備官而未之聞邪居吾語女昔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故長王天下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是故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日中考政與百官之政事師尹維旅牧相宣序民事少采夕月與太史司載糾虔天刑日入監九御使潔奉禘郊之粢盛而後即安諸侯朝修天子之業命晝考其國職夕省其典刑夜儆百工使無慆淫而後即安卿大夫朝考其職晝講其庶政夕序其業夜庀其家事而後即安士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自庶人以下明而動晦而休無日以怠王后親織玄紞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紘綖卿之內子為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賦事烝而獻功男女效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訓也自上以下誰敢淫心舍力今我寡也爾又在下位。朝夕處事。猶恐忘先人之業。況有怠

惰其何以避辟吾冀而朝夕修我曰必無廢先人爾今曰胡不自安。以是承先君之官余懼穆伯之絕祀也仲尼聞之曰弟子志之季氏之婦不淫矣

郤無正論壘培 國語 讀

趙簡子使尹鐸爲晉陽曰必墮其壘培吾將往焉若見壘培是見寅與吉射也尹鐸往而增之簡子如晉陽見壘怒曰必殺鐸也而後入大夫辭之不可曰是昭余讎也郤無正進曰昔先主文子少釁於難從姬氏於公宮有孝德以出在公族有恭德以升在位有武德以羞爲正卿有溫德以成其名譽失趙氏之典刑而去其師保基於其身以克復其所及景子長於公宮未及教訓而嗣立矣亦能纂脩其身以受先業無謗於國順德以學子擇言以教子擇師保以相子今吾子嗣位有文之典刑有景之教訓重之以師保加之以父兄子皆疏之以及此難夫尹鐸曰思樂而喜思難而懼人之道也委土可以爲師保吾何爲不增是以修之庶曰可以鑒而鳩趙宗乎若罰之是罰善也罰善必賞惡臣何望焉簡子說曰微子吾幾不爲人矣以免難之賞賞尹鐸初伯樂與尹鐸有怨以其賞如伯樂氏曰子免吾死敢不歸祿辭曰吾爲主圖非爲子也怨自若焉

周襄王不許晉文公請隧 國語 讀

晉文公既定襄王於郟王勞之以地辭請隧焉王弗許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規方千里以爲甸服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以備百姓兆民之用以待不庭不虞之患其餘以均分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寧宇以順及天地無逢其災害先王豈有賴焉內官不過九御外官不過九品足以供給神祇而已豈敢厭縱其耳目心腹以亂百度亦唯是死生之服物采章以臨長百姓而輕重布之王何異之有今天降禍災於周室余一人僅亦守府又不佞以勤叔父而班先王之大物以賞私德其叔父實應且憎以非余一人余一人豈敢有愛也先民有言曰改玉改行叔父若能光裕大德更姓改物以創制天下自顯庸也而縮取備物以鎮撫百姓余一人其流辟於裔土何辭之與有若由是姬姓也尚將列爲公侯以復先王之職大物其未可改也叔父其茂昭明德物將自至余敢以私勞變前之大章以忝天下其若先王與百姓何何政令之爲也若不然叔父有地而隧焉余安能知之文公遂不敢請受地而還

襄王止晉殺衛侯　轉　國語

溫之會晉人執衛成公歸之於周晉侯請殺之王曰不可夫政自上下者也上作政而下行之不逆故上下無怨今叔父作政而不行無乃不可乎夫君臣無獄今元咺雖直不可聽也君臣皆獄父子將獄是無上下也而叔父聽之一逆矣又爲臣殺其君其安庸刑布刑而不庸再逆矣一合諸侯而有再逆政余懼其無後也不然余何私於衛侯晉人乃歸衛侯

鄭燭之武說秦伯　左　讀

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且貳於楚也晉軍函陵秦軍氾南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爲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有不利焉許之夜縋而出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鄰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爲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君亦無所害且君嘗爲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焉取之闕秦以利晉唯君圖之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乃還

臧孫論詰盜 左 讀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賜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為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子為正卿而來外盜使紇去之將何以能庶其竊邑於邾以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焉以君之姑姊與其大邑其次皁牧輿馬其小者衣裳劍帶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紇也聞之在上位者灑濯其心

一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徵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為民之歸也上所不為而民或為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為而民亦為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

吳蹶由對楚子 左 讀

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以報棘櫟麻之役吳子使其弟蹶由犒師楚人執之將以釁鼓王使問焉曰女卜來吉乎對曰吉寡君聞君將治兵於敝邑卜之以守龜曰余亟使人犒師請行以觀王怒之疾徐而為之備尚克知之龜兆告吉曰克可知也君若驩焉好逆使臣滋敝邑休怠而忘其死亡無日矣今君奮焉震電馮怒虐執使臣將以釁鼓則吾知所備矣敝邑雖羸若早修完其可以息師難易有備可謂吉矣且吳社稷是卜豈為一人使臣獲釁軍鼓而敝邑知備以禦不虞其為吉孰大

焉國之守龜其何事不卜一臧一否其誰能常之城濮之兆其報在邲今此行也其庸有報志乃弗殺

景王使詹桓伯責晉 左

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晉梁丙張趯率陰戎伐潁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慎燕亳吾北土也吾何邇封之有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蕃屏周亦其廢隊是爲豈如弁髦而因以敝之先王居檮杌於四裔以禦螭魅故允姓之姦居於瓜州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使偪我諸姬入我郊甸則戎焉取之戎有中國誰之咎也后稷封殖天下今戎制之不亦難乎伯父圖之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

木水之有本原民人之有謀主也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原專棄謀主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叔向謂宣子曰文之伯也豈能改物翼戴天子而加之以共自文以來世有衰德而暴蔑宗周以宣示其侈諸侯之貳不亦宜乎且王辭直子其圖之宣子說王有姻喪使趙成如周弔且致閻田與襚反潁俘王亦使賓滑執甘大夫襄以說於晉晉人禮而歸之

陳芊尹蓋對吳子 左

楚子西子期伐吳及桐汭陳侯使公孫貞子弔焉及良而卒將以尸入吳子使大宰嚭勞且辭曰以水潦之不時無乃廪然隕大夫之尸以重寡君之憂寡君敢辭上介芊尹蓋對曰寡君聞楚爲不道荐伐吳國滅厥民人寡君使蓋備使弔君之下吏無祿使人逢天之慼大命隕隊絕世於良廢日共積一日遷次今君命逆使人曰無以尸造於門是我寡君之命委於艸莽也且臣聞之曰事死如生禮也於是乎有朝聘而終以尸將事之禮又有朝聘而遭喪之禮若不以尸將命是遭喪而還也

無乃不可乎以禮防民猶或踰之今大夫曰死而棄之是棄禮也其何以爲諸侯主先民有言曰無穢虐士備使奉尸將命苟我寡君之命達於君所雖隕於深淵則天命也非君與涉人之過也吳人內之

子產答韓宣子買環　左　讀
晉韓起聘於鄭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宣子謁諸鄭伯
子產弗與曰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知子大叔子羽
謂子產曰韓子亦無幾求晉國亦未可以貳晉國韓子
不可偷也若屬有讒人交鬭其間鬼神而助之以興其
凶怒悔之何及吾子何愛於一環其以取憎於大國也
盍求而與之子產曰吾非偷晉而有二心將終事之是
以弗與忠信故也僑聞君子非無賄之難立而無令名
之患僑聞爲國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無禮以定其位
之患夫大國之人令於小國而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之

一共一否爲罪滋大大國之求無禮以斥之何饜之有
吾有爲鄙邑則失位矣若韓子奉命以使而求玉焉貪
淫甚矣獨非罪乎出一玉以起二罪吾又失位韓子成
貪將焉用之且吾以玉賈罪不亦銳乎韓子買諸賈人
既成賈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韓子請諸子產曰日起
請夫環執政弗義弗敢復也今買諸商人商人曰必以
聞敢以爲請子產對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
周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藿而共處之世
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彊賈毋或匄奪爾
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恃此質誓故能相保以至於今

今吾子以好來辱而謂敝邑彊奪商人是教敝邑背盟
誓也毋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爲也若大
國令而共無藝鄭鄙邑也亦弗爲也僑若獻玉不知所
成敢私布之韓子辭玉曰起不敏敢求玉以徼二罪敢
辭之

子產對晉人問立駟乞　轉　左

鄭駟偃卒，子游娶於晉大夫，生絲，弱。其父兄立子瑕。子產憎其為人，且以為不順，弗許，亦弗止。駟氏聳。他日，絲以告其舅。冬，晉人以幣如鄭，問駟乞之立故。駟氏懼，駟乞欲逃。子產弗遣。請龜以卜，亦弗予。大夫謀對，子產不待而對客曰：鄭國不天，寡君之二三臣札瘥夭昏，今又喪我先大夫偃，其子幼弱，其一二父兄懼隊宗主，私族於謀而立長親。寡君與其二三老曰：抑天實剝亂是，吾何知焉？諺曰：無過亂門。民有亂兵，猶憚過之，而況敢知天之所亂？今大夫將問其故，抑寡君實不敢知，其誰實

知之？平丘之會，君尋舊盟，曰：無或失職。若寡君之二三臣其即世者，晉大夫而專制其位，是晉之縣鄙也，何國之為？辭客幣而報其使。晉人舍之。

轉　鄭游吉對士景伯　左　讀

晉頃公卒，秋八月葬。鄭游吉弔，且送葬。魏獻子使士景伯詰之曰：悼公之喪，子西弔，子蟜送葬。今吾子無貳，何故？對曰：諸侯所以歸晉君，禮也。禮也者，小事大，大字小之謂。事大在共其時命，字小在恤其所無。以敝邑居大國之間，共其職貢，與其備御不虞之患，豈忘共命？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唯嘉好、聘享、三軍之事，於是乎使卿。晉之喪事，敝邑之間，先君有所助執紼矣。若其不間，雖士大夫有所不獲數矣。大國之惠，亦慶其加，而不討其乏，明底其情，取備而已，以為禮也。靈王之

喪，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今大夫曰：女盍從舊？舊有豐有省，不知所從。從其豐，則寡君幼弱，是以不共；從其省，則吉在此矣。唯大夫圖之。晉人不能詰。

辭越使諸稽郢行成於吳 國語 請

吳王夫差起師伐越、越大夫種獻謀曰、王不如設戎、約辭行成、以喜其民、以廣侈吳王之心、吾以卜之於天、天若棄吳、必許吾成而不吾足也、將必寬然有伯諸侯之心焉、既罷弊其民、而天奪之食、安受其燼、乃無有命矣、越王許諾、乃命諸稽郢行成於吳、曰、寡君句踐使下臣郢不敢顯然布幣行禮、敢私告於下執事曰、昔者越國見禍、得罪於天王、天王親趨玉趾、以心孤句踐、而又宥赦之、君王之於越也、緊起死人而肉白骨也、孤不敢忘天災、其敢忘君王之大賜乎、今句踐申禍無良、艸鄙之人敢忘天王之大德、而思邊垂之小怨、以重得罪於下執事、句踐用帥二三之老、親委重罪、頓顙於邊、今君王不察、盛怒屬兵、將殘伐越國、越國固貢獻之邑也、君王不以鞭箠使之、而辱軍士使寇令焉、句踐請盟、一介嫡女、執箕帚以晐姓於王宮、一介嫡男、奉槃匜以隨諸御、春秋貢獻、不解於王府、天王豈辱裁之、亦征諸侯之禮也、夫諺曰、狐埋之而狐搰之、是以無成功、今天王既封殖越國、以明聞於天下、而又刈亡之、是天王之無成勞也、雖四方之諸侯、則何實以事吳、敢使下臣盡辭、唯天王秉利度義焉、

對晉陰飴甥對秦伯 左 讀

晉陰飴甥會秦伯盟於王城、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圉也、曰、必報讎、寧事戎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慼、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爲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爲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

直魯展喜犒齊師　左　　讀

齊孝公伐我北鄙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於展禽齊侯未入境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於敝邑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縣磬野無青艸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大師職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

直定王使王孫滿對楚子　左　　讀

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於雒觀兵於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魑魅罔兩莫能逢之用能協於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於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於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於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直 定王辭鞏朔獻齊捷 左 讀

晉侯使鞏朔獻齊捷於周王弗見使單襄公辭焉曰蠻夷戎狄不式王命淫湎毀常王命伐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兄弟甥舅侵敗王略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所以敬親暱禁淫慝也今叔父克遂有功於齊而不使命卿鎮撫王室所使來撫余一人而鞏伯實來未有職司於王室又奸先王之禮余雖欲於鞏伯其敢廢舊典以忝叔父夫齊甥舅之國也而大師之後也寧不亦淫從其欲以怒叔父抑豈不可諫誨士莊伯不能對王使委於三吏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降於卿禮一等

戎子駒支對范宣子 直 左

吳告敗於晉會於向爲吳謀楚故也將執戎子駒支范宣子親數諸朝曰來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於瓜州乃祖吾離被苫蓋蒙荊棘以來歸我先君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與女剖分而食之今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蓋言語漏洩則職女之由詰朝之事爾無與焉與將執女對曰昔秦人負恃其衆貪於土地逐我諸戎惠公蠲其大德謂我諸戎是四嶽之裔胄也毋是翦棄賜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嗥我諸戎除翦其荊棘驅其狐狸豺狼以爲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於今不貳昔文公與秦伐鄭秦人竊與鄭盟而舍戍焉於是乎有殽之師晉禦其上戎亢其下秦師不復我諸戎實然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掎之與晉踣之戎何以不免自是以來晉之百役與我諸戎相繼於時以從執政猶殽志也豈敢離逷今官之師旅無乃實有所闕以攜諸侯而罪我諸戎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贄幣不通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爲不與於會亦無瞢焉賦青蠅而退宣子辭焉使即事於會成愷悌也

讀

子產對晉讓壞垣　左

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脩，寇盜充斥，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高其閈閎，厚其牆垣，以無憂客使。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以敝邑之為盟主，繕完葺牆，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共命？寡君使匄請命。對曰：以敝邑褊小，介於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逢執事之不閒，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其暴露之，則恐燥濕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為盟主也，宮室卑庳，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廄繕脩，司空以時平易道路，圬人以時塓館宮室。諸侯賓至，甸設庭燎，僕人巡宮，車馬有所，賓從有代，巾車脂轄，隸人牧圉，各瞻其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公不留賓，而亦無廢事，憂樂同之，事則巡之，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如歸，無寧菑患，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濕。今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於隸人，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而天癘不戒。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若獲薦幣，脩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憚勤勞？文伯復命。趙文子曰：信。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贏諸侯，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辭之繹矣，民之莫矣。其知之矣。

鄭子產爭承　直　　　　　　　　　　左

晉合諸侯於平丘及盟子產爭承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卑而貢重者甸服也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敢以爲請諸侯靖兵好以爲事行理之命無月不至貢之無藝小國有闕所以得罪也諸侯脩盟存小國也貢獻無極亡可待也存亡之制將在今矣自日中以爭至於昏晉人許之既盟子大叔咎之曰諸侯若討其可瀆乎子產曰晉政多門貳偷之不暇何暇討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爲仲尼謂子產於是行也足以爲國基矣

子產對晉邊吏讓登陴　直　　　　　　　左

火之作也子產授兵登陴子大叔曰晉無乃討乎子產曰吾聞之小國忘守則危況有災乎國之不可小有備故也既晉之邊吏讓鄭曰鄭國有災晉君大夫不敢寧居卜筮走望不愛牲玉鄭之有災寡君之憂也今執事撊然授兵登陴將以誰罪邊人恐懼不敢不告子產對曰若吾子之言敝邑之災君之憂也敝邑失政天降之災又懼讒慝之間謀之以啓貪人薦爲敝邑不利以重君之憂幸而不亡猶可說也不幸而亡君雖憂之亦無及也鄭有他竟望走在晉既事晉矣其敢有二心

叔向賀韓宣子憂貧 上

國語

叔向見韓宣子，宣子憂貧，叔向賀之。宣子曰：吾有卿之名，而無其實，無以從二三子，吾是以憂，子賀我，何故？對曰：昔欒武子無一卒之田，其官不備其宗器，宣其德行，武子倚兮於君而無其以安見罪可見當時知大義 順其憲則，使越於諸侯，諸侯親之，戎狄懷之，以正晉國，行刑不疚，以免於難。君子羅叔向為方不免焉此恭敬所以作也 及桓子驕泰奢侈，貪欲無藝，略則行志，假貸居賄，宜及於難，而賴武之德，以沒其身。及懷子改桓之行，而修武之德，可以免於難，而離桓之罪，以亡於楚。夫郤昭子，其富半公室，其家半三軍，恃其富寵，以泰於國，其身尸於朝，其宗滅於絳。不然，夫八郤，五大夫，三卿，其寵大矣，一朝而滅，莫之哀也，唯無德也。今吾子有欒武子之貧，吾以為能其德矣，是以賀。若不憂德之不建，而患貨之不足，將弔不暇，何賀之有？宣子拜，稽首焉，曰：起也將亡，賴子存之，非起也敢專承之，其自桓叔以下，嘉吾子之賜。

文編　八卷四十五　三六

晉郤至答楚子反 上

左

晉郤至如楚聘，且涖盟。楚子享之，子反相，為地室而縣焉。郤至將登，金奏作於下，驚而走出。子反曰：日云莫矣，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君不忘先君之好，施及下臣，貺之以大禮，重之以備樂。如天之福，兩君相見，何以代此？下臣不敢。子反曰：如天之福，兩君相見，無亦唯是一矢以相加遺，焉用樂？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若讓之以一矢，禍之大者，其何福之為？世之治也，諸侯間於天子之事，則相朝也，於是乎有享宴之禮。享以訓共儉，宴以示慈惠。共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民是以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此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及其亂也，諸侯貪冒，侵欲不忌，爭尋常以盡其民，略其武夫，以為己腹心股肱爪牙。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為民干城，而制其腹心。亂則反之。今吾子之言，亂之道也，不可以為法。然吾子主也，至敢不從？遂入卒事。歸以語范文子，文子曰：無禮，必食言，吾死無日矣夫。

文編　八卷四十五　三九

古 晉叔向詒子產論鑄刑書 左　讀

鄭人鑄刑書叔向使詒子產書曰始吾有虞於子今則已矣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猶不可禁禦是故閑之以義糾之以政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爲祿位以勸其從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聳之以行教之以務使之以和臨之以敬涖之以彊斷之以剛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並有爭心以徵於書而徼幸以成之弗可爲矣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立謗政制參辟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如是何辟之有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肸聞之國將亡必多制其此之謂乎復書曰若吾子之言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

古 衛祝佗爭先蔡 左　讀

劉文公合諸侯於召陵謀伐楚也將會衛子行敬子言於靈公曰會同難嘖有煩言莫之治也其使祝佗從公曰善乃使子魚及皐鼬將長蔡於衛衛侯使祝佗私於萇弘曰聞諸道路不知信否若聞蔡將先衛信乎萇弘曰信蔡叔康叔之兄也先衛不亦可乎子魚曰以先王觀之則尚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蕃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爲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醜以法則周公用卽命於周是使之職事於魯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虛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綪茷旃旌大呂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於有閻之土以共王職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聃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皆啓以商政疆以周索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鞏沽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啓以夏政疆以戎索三者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

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獲是分也唯不尚年也管蔡啓商惎間王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爲已卿士見之王而命之以蔡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若之何其使蔡先衛也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爲太宰康叔爲司寇聃季爲司空五叔無官豈尚年哉曹文之昭也晉武之穆也曹爲伯甸非尚年也今將尚之是反先王也晉文公爲踐土之盟衛成公不在夷叔其母弟也猶先蔡其載書云王若曰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莒期藏在周府可覆視

也吾子欲復文武之略而不正其德將如之何萇弘說告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長衛侯於盟

子產與范宣子論重幣 左 提分解 讀

范宣子爲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二月鄭伯如晉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曰子爲晉國四隣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沒也將焉用賄夫令名德之輿也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恕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

至邇安毋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而謂子浚我以生乎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

子產論晉侯疾 左 各段　　讀

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爲祟史莫之知敢問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於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遷閼伯於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爲商星遷實沈於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當武王邑姜方震大叔夢帝謂己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故參爲晉星由是觀之則

二八編　二八卷四十五　[illegible]

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爲玄冥師生允格臺駘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太原帝用嘉之封諸汾川沈姒蓐黃實守其祀今晉主汾而滅之矣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禜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爲焉僑聞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脩令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今無乃壹之則生疾矣僑又聞之內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美先盡矣則相生疾君子是以惡之故志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違此二者古之所慎也男女辨姓禮之大司也今君內實有四姬焉其無乃是也乎若由是二者弗可爲也已四姬有省猶可無則必生疾矣叔向曰善哉肸未之聞也此皆然矣叔向出行人揮送之叔向問鄭故焉且問子晳對曰其與幾何無禮而好陵人怙富而卑其上弗能久矣晉侯聞子產之言曰博物君子也重賄之

又編　二八卷四十五　四五　[illegible]

子產論尹何爲邑　左　多喻　讀

子皮欲使尹何爲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愿、吾
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產曰、
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
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
求愛於子。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敢不盡
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
使學者製焉、其爲美錦、不亦多乎。僑聞學而後入政、未
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
則能獲禽。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

獲。子皮曰、善哉。虎不敏、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
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愼之。
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遠而慢之。微子之言、吾不知
也。他日我曰、子爲鄭國、我爲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而
後知不足。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產曰、人心之不
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
以告也。子皮以爲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爲鄭國。

趙良說商君　史

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貴戚多怨望者。趙良見商君。商君
曰、鞅之得見也、從孟蘭皋。今鞅請得交、可乎。趙良曰、僕
弗敢願也。孔丘有言曰、推賢而戴者進、聚不肖而王者
退。僕不肖、故不敢受命。僕聞之曰、非其位而居之曰貪
位、非其名而有之曰貪名。僕聽君之義、則恐僕貪位貪
名也。故不敢聞命。商君曰、子不說吾治秦與。趙良曰、反
聽之謂聰、內視之謂明、自勝之謂強。虞舜有言曰、自卑
也尚矣。君不若道虞舜之道、無爲問僕矣。商君曰、始秦
戎翟之教、父子無別、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爲其

男女之別、大築冀闕、營如魯衛矣。子觀我治秦也、孰與
五羖大夫賢。趙良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千人之
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武王諤諤以昌、殷紂墨墨以亡。
君若不非武王乎、則僕請終日正言而無誅、可乎。商君
曰、語有之矣、貌言華也、正言實也、若言藥也、甘言疾也。
夫子果肯終日正言、鞅之藥也。鞅將事子、子又何辭焉。
趙良曰、夫五羖大夫、荊之鄙人也。聞秦繆公之賢而願
望見、行而無資、自粥於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繆公知之、
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相秦
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國之君、一救荊國之禍。發教

封內而巴人致貢施德諸侯而八戎來服由余聞之款關請見五羖大夫之相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功名藏於府庫德行施於五世五羖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舂者不相杵此五羖大夫之德也今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為主非所以為名也相秦不以百姓為事而大築冀闕非所以為功也刑黥太子之師傅殘傷民以峻刑是積怨畜禍也教之化民也深於命民之効上也捷於令今君又左建外易非所以為教也君又南面而稱寡人日繩秦之貴公子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

何不遄死以詩觀之非所以為壽也公子虔杜門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殺祝懽而黥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數事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後車十乘從車載甲多力而駢脅者為驂乘持矛而操關戟者旁車而趨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君之危若朝露尚將欲延年益壽乎則何不歸十五都灌園於鄙勸秦王顯巖穴之士養老存孤敬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尚將貪商於之富寵秦國之政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亡可翹足而待商君弗從

隨何說淮南王布　史

漢王使使臣敬進書大王御者竊怪大王與楚何親也淮南王曰寡人北鄉而臣事之隨何曰大王與項王俱列為諸侯北鄉而臣事之必以楚為強可以託國也項王伐齊身負版築以為士卒先大王宜悉淮南之眾身自將為楚軍先鋒今乃發四千人以助楚夫北面而臣事人者固若是乎夫漢王戰於彭城項王未出齊也大王宜埽淮南之眾日夜會戰彭城下今撫萬人之眾無一人渡淮者陰拱而觀其孰勝夫託國於人者固若是乎大王提空名以鄉楚而欲厚自託臣竊為大王不取

也然大王不背楚者以漢為弱也夫楚兵雖強天下負之以不義之名以其背明約而殺義帝也然而楚王恃以戰勝自強漢王收諸侯還守成皋滎陽下蜀漢之粟深溝壁壘分卒守徼乘塞楚人還兵間以梁地深入敵國八九百里欲戰則不得攻城則力不能老弱轉糧千里之外楚兵至滎陽成皋漢堅守而不動進則不得攻退則不能解故楚兵不足罷也使楚兵勝漢則諸侯自危懼而相救夫楚之強適足以致天下之兵耳故楚不如漢其勢易見也今大王不與萬全之漢而自託於危亡之楚臣竊為大王惑之臣非以淮南之兵足以亡楚

也夫大王發兵而背楚項王必留留數月漢之取天下可以萬全臣請與大王杖劍而歸漢王漢王必裂地而分大王又況淮南必大王有也故漢王敬使使臣進愚計願大王之留意也

文編卷之四十五

文編卷之四十六

武進唐順之應德甫選　後學長洲陳元素訂

書

與高司諫書　歐
上杜中丞論舉官書　歐
上范司諫書　歐
上田正言書一　王
上田正言書二　王
上蔡學士書　曾
上歐蔡書　曾
上文丞相書　老蘇
上富丞相書　老蘇
應制舉上兩制書　大蘇
上昭文富丞相書　小蘇
上文侍中論榷鹽書　大蘇
上韓樞密書　小蘇

與高司諫書　歐

[illegible]

脩頓首載拜白司諫足下某年十七時家隨州見天聖二年進士及第牓始識足下姓名是時予年少未與人接又居遠方但聞今宋舍人兄弟與葉道卿鄭天休數

人者以文學大有名號稱得人而足下厠其間獨無卓
卓可道說者予固疑足下不知何如人也其後更十一
年予再至京師足下已爲御史裏行然猶未暇一識足
下之面但時時於予友尹師魯問足下之賢否而師魯
說足下正直有學問君子人也予猶疑之夫正直者不
可屈曲有學問者必能辨是非以不可屈之節有能辨
是非之明又爲言事之官而俛仰默默無異衆人是果
賢者耶此不得使予之不疑也自足下爲諫官來始得
相識侃然正色論前世事歷歷可聽褒貶是非無一謬
說噫持此辯以示人孰不愛之雖予亦疑足下眞君子

也是予自聞足下之名及相識凡十有四年而三疑之
今者推其實迹而較之然後決知足下非君子也前日
范希文貶官後與足下相見於安道家足下詆誚希文
爲人予始聞之疑是戲言及見師魯亦說足下深非希
文所爲然後其疑遂決希文平生剛正好學通古今其
立朝有本末天下所共知今又以言事觸宰相得罪足
下既不能爲辨其非辜又畏有識者之責己遂隨而詆
之以爲當黜是可怪也夫人之性剛果懦軟稟之於天
不可勉強雖聖人亦不以不能責人之必能今足下家
有老母身惜官位懼饑寒而顧利祿不敢一忤宰相以

近刑禍此乃庸人之常情不過作一不才諫官爾雖朝
廷君子亦將閔足下之不能而不責以必能也今乃不
然反昂然自得了無愧畏便毀其賢以爲當黜庶乎飾
己不言之過夫力所不敢爲乃愚者之不逮以智文其
過此君子之賊也且希文果不賢邪自三四年來從大
理寺丞至前行員外郎作待制日日備顧問今班行中
無與比者是天子驟用不賢之人夫使天子待不賢以
爲賢是聰明有所未盡足下身爲司諫乃耳目之官當
其驟用時何不一爲天子辨其不賢反默默無一語待
其自敗然後隨而非之若果賢邪則今日天子與宰相

以忤意逐賢人足下不得不言是則足下以希文爲賢
亦不免責以爲不賢亦不免責大抵罪在默默爾昔漢
殺蕭望之與王章計其當時之議必不肯明言殺賢者
也必以石顯王鳳果忠邪望之與章爲不賢而被罪也
今足下視石顯王鳳果忠邪望之與章果不賢邪當時
亦有諫臣必不肯自言畏禍而不諫亦必曰當誅而不
足諫也今足下視之果當誅邪是直可欺當時之人而
不可欺後世也今足下又欲欺今人而不懼後世之不
可欺邪況今之人未可欺也伏以今皇帝即位以來進
用諫臣容納言論如曹脩古劉越雖歿猶被褒稱今希

文與孔道輔皆自諫諍擢用足下幸生此時遇納諫之
聖主如此猶不敢一言何也前日又聞御史臺牓朝堂
戒百官不得越職言事是可言者惟諫臣爾若足下又
遂不言是天下無得言者也足下在其位而不言便當
去之無妨他人之堪其任者也昨日安道貶官師魯待
罪足下猶能以面目見士大夫出入朝中稱諫官是足
下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爾所可惜者聖朝有事諫官
不言而使他人言之書在史冊他日為朝廷羞者足下
也春秋之法責賢者備今某區區猶望足下之能一言
者不忍便絕足下而不以賢者責也若猶以謂希文不

賢而當逐則予今所言如此乃是朋邪之人爾願足下
直攜此書於朝使正予罪而誅之使天下皆釋然知希
文之當逐亦諫臣之一效也前日足下在安道家召予
往論希文之事時坐有他客不能盡所懷故輒布區區
伏惟幸察不宣脩再拜

貫泳

好文　上杜中丞論舉官書　歐

具官脩謹齋沐拜書中丞執事脩前伏見舉南京留守
推官石介為主簿近者聞介以上書論赦被罷而臺中
因舉他吏代介者主簿於臺職最卑介一賤士也用不
用當否未足害政然可惜者中丞之舉動也介為人剛
果有氣節力學喜辯是非真好義之士也始執事舉其
材議者咸曰知人之明今聞其罷皆謂赦乃天子已行
之令非疎賤當有說以此罪介曰當罷脩獨以為不然
然不知介果指何事而言也傳者皆云介之所論謂朱
梁劉漢不當求其後裔爾若止此一事則介不為過也

然又不知執事以介為是為非也若隨以為非是大不
可也且主簿於臺中非言事之官然大抵居臺中者必
以正直剛明不畏避為稱職今介足未履臺門之閾而
已用言事見罷與可謂正直剛明不畏避矣度介之才
不止為主簿直可任御史也是執事有知人之明而介
不負執事之知矣脩嘗聞長老說趙中令相太祖皇帝
也嘗為某事擇官中令列二臣姓名以進太祖不肯用
他日又問復以進又不用他日又問復以進太祖大怒
裂其奏擲殿陛上中令色不動插笏帶間徐拾碎紙袖
歸中書他日又問則補綴之復以進太祖大悟終用二

臣者彼之攸陋若蓋先審知其人之可用然後果而不可易也今執事之舉介也亦先審知其可舉邪是偶舉之也若知而舉則不可遽止若偶舉之猶宜一請介之所言辯其是非而後已若介雖忤上而言是也當助以辯若其言非也猶宜曰所舉者爲主簿爾非言事也待爲主簿不任職則可罷請以此辭焉可也且中丞爲天子司直之臣上雖好之其人不肖則當彈而去之上雖惡之其人賢則當舉而申之非謂隨時好惡而高下者也今備官之臣百千邪者正者其糾舉一信於臺臣而執事始舉介曰能朝廷信而將用之及以爲不能則亦曰不能是執事自信猶不果若遂言他事何敢望天子之取信於執事哉況今斥介而他舉必亦擇賢而舉也夫賢者固好辯若舉而入臺又有言則又斥而他舉乎如此則必得愚闇懦默者而後止也伏惟執事如欲舉愚者則豈敢復云若將舉賢也願無易介而他取也今世之官兼御史者例不與臺事故敢布狂言竊獻門下伏惟幸察焉

貫珠之文與高若訥書同

上范司諫書　　歐

月日具官謹齋沐拜書司諫學士執事前月中得進奏吏報云自陳州召至闕拜司諫即欲爲一書以賀多事匆卒未能也司諫七品官爾於執事得之不爲喜而獨區區欲一賀者誠以諫官者天下之得失一時之公議繫焉今世之官自九卿百執事外至一郡縣吏非無貴官大職可以行其道也然縣越其封郡逾其境雖賢守長不得行以其有守也吏部之官不得理兵部鴻臚之卿不得理光祿以其有司也若天下之失得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計惟所見聞而不繫職司者獨宰相可行之諫官可言之爾故士學古懷道者仕於時不得爲宰相必爲諫官諫官雖卑與宰相等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坐乎廟堂之上與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天子曰是諫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諫官曰必不可行立殿陛之前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宰相尊行其道諫官卑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九卿百司郡縣之吏守一職者任一職之責宰相諫官繫天下之事亦任天下之責然宰相九卿而下失職者受責於有司諫官之失職也取譏於君子有司之法行乎一時君子之譏著之簡冊而昭明垂之百世而不泯甚可懼也夫

七品之官任天下之責懼百世之譏豈不重邪非材且賢者不能為也近執事始被召於陳州洛之士大夫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材也其來不為御史必為諫官及命下果然則又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賢也他日聞有立天子陛下直辭正色面爭庭論者非他人必范君也拜命以來翹首企足竚乎有聞而卒未也竊惑之豈洛之士大夫能料於前而不能料於後也將執事有待而為也昔韓退之作爭臣論以譏陽城不能極諫卒以諫顯人皆謂城之不諫蓋有待而然退之不識其意而妄譏脩獨以謂不然當退之作論時城為諫議大夫

已五年後又二年始庭論陸贄及沮裴延齡作相欲裂其麻纔兩事爾當德宗時可謂多事矣授受失宜叛將强臣羅列天下又多猜忌進任小人於此之時豈無一事可言而須七年耶當時之事豈無急於沮延齡論陸贄兩事也謂宜朝拜官而夕奏疏也幸而城為諫官七年適遇延齡陸贄事一諫而罷以塞其責向使止五年六年而遂遷司業是終無一言而去也何所取哉今之居官者率三歲而一遷或一二歲甚者半歲而遷也此又非一可以待乎七年也今天子躬親庶政化理清明雖為無事然自千里詔執事而拜是官者豈不欲聞正議而樂讜言乎然今未聞有所言說使天下知朝廷有正士而彰吾君有納諫之明也夫布衣韋帶之士窮居艸茅坐誦書史常恨不見用及用也又曰彼非我職不敢言或曰我位猶卑不得言矣又曰我有待是終無一人言也可不惜哉伏惟執事思天子所以見用之意懼君子百世之譏一陳昌言以塞重望且解洛之士大夫之惑則幸甚幸甚

上田正言書二 [illegible]　王

正言執事某五月還家八月抵官每欲介西北之郵布一書道區區之懷嚮以事廢揚東南之吭也舟輿至自汴者日十百數因得問汴事與執事息耗甚詳其間爲紳道執事介然立朝無所蹤倚其盛甚盛顧猶有疑執事者雖某亦然其之學也執事誨之進也執事獎之執事知某不爲淺矣有疑焉不以聞何以償執事之知哉初執事坐殿廡下對方正策指斥天下利害奮不諱忌且曰願陛下行之無使天下謂制科爲進取一途耳方此時窺執事意豈若今所謂舉方正者獵取名位而已哉蓋口行其志云爾今聯諫官朝夕耳目天子行事抑一切是非無不可言者欲行其志宜莫若此時國之疵民之病亦多矣執事亦抵職之日久矣向之所謂疵者今或痒然若不可治矣向之所謂病者今或痼然若不可起矣曾未聞執事進一言寤主上也何向者指斥之切而今之疏也豈向之利於言而今之言不利耶豈不免若今之所謂舉方正者獵取名位而已耶人之疑執事者以此爲執事解者或造辟而言詭辭而出疏賤之人奚遽知其然哉是不然矣傳所謂造辟而言者迺其言則不可得而聞也其言之效則天下斯見之矣今國之疵民之病有滋而無損焉烏所謂言之效耶復有爲執事解者曰蓋造辟而言之矣如不用何是又不然臣之事君三諫不從則去之禮也執事對策時常用是著於篇今言之而不從亦當不翅三矣雖惓惓之義未能自去孟子不云乎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盍亦辭其言責邪執事不能自免於疑也必矣雖堅彊之辯不能爲執事解也廼如某之愚則願執事不矜寵利不憚誅責一爲天下昌言以寤主上起民之病治國之疵蹇蹇一心如對策時則人之疑不解自判矣惟執事念之如其不然願賜教答不宜

上田正言書二

其聞公卿大夫才名與寵兼盛於世必有大功以宜之否則君子羞之執事奮跡崛然出常士之表應進士中甲科舉方正爲第一將軺車通舉刺史事又陳善策得璽書召名與寵不已兼盛於世邪所未較著者功爾本朝太祖武靖天下真宗文持之　今上接祖宗之成兵不釋翳者蓋數十年近世無有也所當設張之具猶若闕然重以羌酋梗邊主上方覽衆策以濟之天下舉首戴目屬心執事者雖以一二計爲執事議者曰朝廷鼎不吾以宜且自贊以植顯效醻天下屬已之意矧上惓

惓然命之乎此國策大功之會也抑聞之嶢嶢者易缺皦皦者易汙執事才名與寵可謂易汙易缺者必若策大功適足宜之而已可無茂邪恭惟且慕輔佐天子秉國事修所當設張之具復邊人於安稱主上所以命之之意使天下舉首戴目者盈其願而退則後世之書可勝傳哉董仲舒有是才名顧不獲此寵公孫季有此寵不成此功有此寵而成此功者宜在執事不宜在他州附之人不達大誼辱獎訓之厚敢不盡愚

上蔡學士書

慶曆四年五月日南豐曾鞏謹再拜上書諫院學士執事朝廷自更兩府諫官來言事者皆爲天下賀得人而已賀之誠當也顧不賀則不可乎鞏常靜思天下之事矣以天子而行聖人之道不古聖賢然者否也然而古今難之者豈無異焉邪人以不已利也則怨庸人以己不及也則忌怨且忌則造飾以行其間人主不寤其然則賢者必疏而殆矣故聖賢之道往往而不行也東漢之末是已今主上至聖雖有庸人邪人將不入其間然今日兩府諫官之所陳上已盡白而信邪抑未然邪其

已盡白而信也尚懼其造之未深臨事而差也其未盡白而信也則當屢進而陳之待其盡白而信造之深臨事而不差而後已也成此美者其不在於諫官乎古之制善矣夫天子之所尊而聽者宰相也然接之有時不得數且久矣惟諫官隨宰相入奏事已奏宰相退歸中書蓋常然矣至於諫官出入言動相綴接蚤暮相親未聞其當退也如此則事之失得蚤思之不待暮而以言可也暮思之不待越宿而以言可也不論則極辨之可也屢進而陳之宜莫若此之詳且實也雖有邪人庸人不得而間焉故曰成此美者其不在於諫官乎今諫官

之見也有間矣其不能朝夕上下議亦明矣其中之與
居女婦而已爾捨是則寺人而已爾庸人邪人而已爾
其於寘寘之間議論之際豈不易行其間哉如此則鞏
見今日兩府諫官之危而未見國家天下之安也度執
事亦已念之矣苟念之則在使諫官侍臣復其職而已
安有不得其職而在其位者歟噫自漢降戾後世士之
盛未有若唐也自唐太宗降戾後世士之盛亦未有若
今也唐太宗有士之盛而能成功治今有士之盛能行
其道則前數百年之弊無不除也否則後數百年之患
將又興也可不爲深念乎鞏生於遠陋於無衣食以事

親今又將集於鄉學當聖賢之時不得抵京師而一言
故敢布於執事并書所作通論雜文一編以獻伏惟執
事莊士也不拒人之言者也屬賜觀覽以其意少施焉
鞏之友王安石者文甚古行稱其文雖已得科名然居
今知安石者尚少也彼誠自重不願知於人然如此人
古今不常有如今時所急雖無常人千萬不害也顧如
安石此不可失也執事儻進之於朝廷其有補於天下
亦書其所爲文一編進左右庶知鞏之非妄也

與范司諫書同體

上歐蔡書　曾

叔猶封豫有除
鞏少讀唐書及正觀政要見魏鄭公王珪之徒在太宗
左右事之大小無不議論諫諍當時邪人庸人相參者
少雖有如封倫李義府輩太宗又能識而疏之故其言
無不信聽卒能成正觀太平刑置不以居成康上未嘗
不反復欣慕繼以歔唏以謂三代君臣不知曾有如此
周旋議論否雖皐陶禹稷與唐舜上下謀議載於書者
亦未有若此委曲備具頗意三代唐舜去時遠其時雖
有謀議如正觀間或尚過之而其史不盡存故於今無
所聞見是不可知所不敢臆定繇漢以降至於陳隋復

繇高宗以降至於五代其史甚完其君無如此謀議決
也故其治皆出正觀下理勢然爾竊自恨不幸不生於
其時親見其事歌頌推說以飽足其心又恨不得陪降
進退於其間與之往復議也自長以來則好問當世事
所見聞士大夫不少人人惟一以苟且畏愼陰拱默處
爲故未嘗有一人見當世事僅計謀有未可立效者其
誰肯奮然迎爲之慮而已當之邪則又謂所欣慕者已
矣須千百年間不可復及昨者天子赫然獨見於萬世
之表既更兩府復引二公爲諫官見所條下及四方人
所傳道知二公在上左右爲上論治亂得失羣臣忠邪

小夫無所隱不爲諂銖計惜以避怨忌毀罵謗構之患竊又奮起以謂從古以來有言責者自任其事未知有如此周詳懇至議論未知有如此之多者否雖鄭公王珪又能過是耶今雖事不合亦足暴之萬世而使邪者懼儒者有所樹矣況合乎否未可必也不知所謂數百千年已矣不可復有者今幸遇而見之其心歡喜震動不可比說日夜庶幾雖有邪人庸人如封李者上必斥而遠之惟二公之聽致今日之治居正觀之上令群小者得歌頌推說以飽足其心大者得與於其間吐片言半辭以託名於千萬世是所望於古者不負且今後世

聞今之盛疑唐舜三代不及遠甚與今之疑唐太宗時無異雖然亦未嘗不憂一日有於冥冥之中議論之際而行諂者使二公之道未盡用故前以書獻二公先舉是爲言已而果然二公相次出兩府亦更改而怨忌毀罵謗構之患一日俱發翕翕萬狀至於乘女子（歐公事）之隙造非常之謗而欲加之天下之大賢不顧四方人（議）論不畏天地鬼神之臨已公然欺誣駭天下之耳目令人感憤痛切廢食與寢不知所爲噫二公之不幸實疾首蹙額之民之不幸也雖然君子之於道也既得諸己汲汲焉而務施之於外汲汲焉務施之於外在我者也務施

之外而有可有不可在彼者也在我者姑肆力焉至於其極而後已也在彼者則不可必得吾志焉然君子不以必得之難而廢其肆力者故孔子之所說而聘者七十國而孟子亦區區於梁齊滕邾之間爲孔子者聘六十九國尚未已而孟子亦之梁之齊二大國不可則猶（發從一國歸辨百師）俯而與邾滕之君謀其去齊也遲遲而後出盡其言曰王庶幾改之則必召予如用予則豈惟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觀其心若是豈以一不合而止哉誠不若是亦無以爲孔孟今二公岡一不合者也其心豈不曰天子庶幾召我而用之如孟子之所云乎肆力焉於其所在

我者而任其所在彼者不以必得之難而已矣大斯將矣況今天子仁恕聰明求治之心未嘗忘天下一歸四方諸侯承號令奔走之不暇二公之言如朝得於上則夕被於四海夕得於上則不越宿而被於四海豈與聘七十國遊梁齊邾滕之區區艱難比邪姑有待而已矣井獨輩之望乃天下之望而二公所宜自任者也豈不謂然乎感憤之不已謹成憶昨詩一篇猶說二篇麤道其意後二篇皆記事因亦寫寄此皆人所厭聞不宜爲二公道然欲啓告覺悟天下之可告者使明知二公志夫亦使邪者庸者見之知世有斷然自守者不從己於

邪則又庶幾於　天子視聽有所開益使二公之道行則天下之暯暯者舉被其賜是亦為天下計不獨於二公發也則二公之道何如哉嘗竊思更貢舉法責之累日於學使學者不待乎按天下之籍而盛須士著以待舉行狩者不能竊以進此歷代之思慮所未及善乎莫與為善也故詩中善學尤具伏惟賜省察焉

論事上文丞相書　老蘇

昭文相公執事天下之事制之在始始不可制制之在末是以君子慎始而無後憂救之於其末而其始不為無謀失諸其始而邀諸其終而天下無遺事是故古者之制其始也有百年之前而為之者也蓋周公營乎東周數百年而待乎平王之東遷也然及其收天下之士而責其賢不肖之分則未嘗於其始焉而制其極蓋嘗舉之於諸侯考之於太學引之於射宮而試之以弓矢如此其備矣然而管叔蔡叔文王之子而武王周公之弟也生而與之居處習知其性之所好惡與夫居之於

大學而習之於射宮者宜愈詳矣然其不肖之實卒不見於此時及其出為諸侯監國臨大事而不克自定然後敗露以見其不肖之才且夫張弓而射之一不失容此不肖者或能焉而聖人豈以為此足以盡人之才蓋將為此名以收天下之士而後觀其臨事而黜其不肖故曰始不可制制之在末於此有人求金於沙歛而揚之惟其揚之也精是責金於揚而歛之則無擇焉不然金與沙礫皆不錄而已矣故欲求盡天下之賢俊莫若略其始欲求責實於天下之官莫若精其終今者天下之官自相府而至於一縣之丞尉其為數實不可勝計

然而大數已定餘吏溢於官籍大臣建議減任子削進士以求便天下竊觀古者之制略於始而精於終使賢者易進而不肖者易犯夫易犯故易退易進故賢者衆衆賢進而不肖者易退夫何患官冗今也類之於其始竊恐夫賢者之難進與夫不肖者之無以異也方今進退天下士大夫之權內則御史外則轉運而士大夫之間潔然而無過可任以為吏者其實無幾且相公何不以意推之往年吳中復在徒為一月而發二吏中復去職而吏之以罪免者曠歲無有也雖然此特洵之所見耳天下之大則又可知矣國家法令甚嚴洵從蜀來見

凡吏商者皆不征非追胥調發皆得役天子之夫是以知天下之吏犯法者甚衆從其犯而黜之十年之後將分職之不給此其權在御史轉運而御史轉運之權實在相公顧甚易為也今四方之士會於京師口語籍籍莫不為此然皆莫肯一言於其上誠以為近於私我也洵西蜀之人方不見用於當世幸又不復以科舉為意是以肆言於其間而可以無嫌伏惟相公慨然有憂天下之心征伐四國以安天子毅然立朝以威制天下名著功遂文武並濟此其享功業之重而居富貴之極於其平生之所望無復慊然者惟其獲天下之多士而與之皆樂乎此可以復動其志故遂以此告其左右惟相公裁之

論事

上富丞相書

老蘇

相公閣下往年　天子震怒出逐宰相選用舊臣堪付屬以天下者使在相府與天下更始而閣下之位實在第三方是之時天下咸喜相慶以為閣下惟不為宰相也故默默在此方今困而復起起而復為宰相而又適值乎此時也不為而何為且吾君之意待之如此其厚也不為而何以副吾望故咸曰後有下令而異於他日者必吾富公也朝夕而待之跂首而望之望望然而不獲見也戚戚然而疑嗚呼其弗獲聞也必其遠也進而及於京師亦無聞焉不敢以疑猶曰天下之人如此其

眾也數十年之間如此而不變也皆曰賢人焉或曰彼其中則有說也而天下之人則未始見也然而不能無憂蓋古之君子愛其人也則憂其無成且嘗聞之古之君子相是君也與是人也皆立於朝則使吾皆知其為人皆善者也而後無憂且一人之身而欲擅天下之事雖見信於當世而同列之人一言而疑之則事不可以成今夫政出於他人而不懼事不出於己而不忌是二者惟善人為能然猶欲得其心焉若夫眾人政出於他人而懼其害己事不出於己而忌其成功是以有不平之心生夫或居於吾前或立於吾後而皆有不平之心則身危故君子之出處於其間也不使之不平於我也周公立於明堂以聽天下而召公惑何者天下固惑乎大者也召公猶未能信乎吾之此心也周公定天下誅管蔡告召公以其志以安其身以及於成王故凡安其才者以安乎周也召公之於周公管蔡之於周公是二者亦皆有不平之心焉以為周之天下周公將遂取之也周公誅其不平而不可告語者告其可以告語者而和其不平之心然則非其必不可以告語者則君子未始不欲和其心天下之人從士而至於卿大夫宰相集處其上將有所為何慮而不成不能忍其區區之小

忿以成其不平之釁則害其大事是以君子忍其小忿以容其小過而杜其不平之心然後當大事而聽命焉且吾之小忿不足以易吾之大事也故寧小容焉使無釁於其間古之君子與賢者並居而同樂故其責之也詳不幸而與不肖者偶不圖其大而治其細則闊遠於事情而無益於當世故天下無事而後可與爭此不然則否昔者諸呂用事陳平憂懼計無所出陸賈入見說之使交歡周勃平用其策卒得絳侯北軍之助以滅諸呂夫絳侯木強之人也非陳平致之而誰也故賢者致其不賢者非夫不賢者之能致賢者也曩者陛下卽

位之初寇萊公爲相惟其側有小人不能誅又不能與之無忿故終以斥去及范文正公在朝廷又欲以歲月盡治天下事失於急與不忍小忿故群小人亦急逐去之一去遂不復用以沒其身伏惟閣下以不世出之才立於　天子之下百官之上此其深謀遠慮必有所處而天下之人猶未獲見洵西蜀人也猶有志於今世願一見於堂上伏惟閣下深思之無忽

此文各自爲片一正與東坡文體不同老泉之文大抵如此

論文　應制舉上兩制書　大蘇

軾聞古者有貴賤之際有聖賢之分二者相勝而不可以相參其勢然也治其貴賤之際則不知聖賢之爲高行其聖賢之分則不知貴賤之爲差昔者子思孟軻之徒不見諸侯而耕於野比閭小吏一呼於其門則攝衣而從之至於齊魯千乘之君操幣執贄因門人以願交於下風則閉門而不納此非苟以爲異而已將以明乎聖賢之分而不參於貴賤之際故其攝衣而從之也君子不以爲畏而其閉門而拒之也君子不以爲傲何則其分定也士之賢不肖固有之矣子思孟軻不可以人

人而求之然而貴賤之際聖賢之分二者要不可以不知也世道衰喪不能深明於斯二者而錯行之施之不得其處故其道兩亡今夫軾朝生於州野塵土之中而夕與於州縣之小吏其官爵勢力不足較亦明矣而諸公之貴至與人主揖讓周旋而無間大車駟馬至於門者逡巡而不敢入軾也非有公事而輒至於庭求以賓客之禮見於下執事固已獲罪於貴賤之際矣雖然當世之君子不以其愚陋而使與於制舉之末　朝廷之上不以其疏賤而使奏其猖狂之論軾亦自忘其不肖而以爲是兩漢之主所孜孜而求之親降色辭而

得之功者也其才雖不足以庶幾於聖賢之間而學其道治其言則所守者其分也是故踽踽然而來仰不知明公之尊而俯不知其身之賤不由紹介不待辭讓而直言當世之故無所委曲者以爲貴賤之際非所以施於此也軾聞治事不若治人治人不若治法治法不若治時時者國之所以存亡天下之所最重也周之衰也時人莫不苟媮而不立周雖欲其立而不可得也故周亡秦之衰也時人莫不貪利而不仁秦雖欲其仁而不可得也故秦亡西漢之衰也時人莫不柔懦而謹畏故君臣相蒙而至於危東漢之衰也時人莫不矯激而奮

爲故賢不肖不相容以至於亂夫時者豈其所自爲邪王公大人實爲之軾將論其時之病而以爲其權在諸公諸公之所好天下莫不好諸公之所惡天下莫不惡故軾敢以今之所患二者告於下執事其一曰用法太密而不求情其二曰好名太高而不適實此二者時之大患也何謂用法太密而不求情昔者天下未平而法不立則人行其私意仁者遂其仁勇者致其勇君子小人莫不以其意從事而不困於繩墨之間故易以有功而亦易以亂及其治也天下莫不趨於法不敢用其私意而惟法之知故雖賢者所爲要以如法而止不敢於

法律之外有所措意夫人勝法則法爲虛器法勝人則人爲備位人與法並行而不相勝則天下安今自一命以上至於宰相皆以奉法循令爲稱其職拱手而任法曰吾豈得自由哉法既大行故人爲備位其成也其敗也其治也其亂也天下皆曰非我也法也法之弊豈不亦甚矣哉昔者漢高之時留侯爲太子少傅位於叔孫之後而周昌亦自御史大夫爲諸侯相天下有緩急則功臣左遷而不怨此亦知其君臣之權不以法而相持也今天下所以任法者何也任法生於自疑自疑生於多私惟天下之無私則能於法律之外有以養其智何

則其自信明也夫唐永泰之間姦臣執政政以賄成德宗發憤而用常袞袞一切用法四方奏請莫有獲者然天下否塞賢愚不分君子不以爲能也崔祐甫爲相不至朞年而除吏八百多其親舊或者以爲譏祐甫曰不然非親與舊則安得而知之顧其所用如何爾君子以爲善用法今天下泯泯焉莫有深思遠慮者皆任法之過也何謂好名太高而不適實昔者聖人之爲天下使人各致其能以相濟也不一則不專不專則不能自竟舜之時而伯夷后夔稷契之倫皆不過名一藝辦一職以盡其能至於子孫世守其業而不遷變不敢自與於

知禮而契不敢自任於播種至於三代之際亦各有其
才而安其習以不相犯躐凡書傳所載者自非聖人皆
止於名一藝辦一職故其藝未嘗不精而其職未嘗不
舉後世之所希望而不可及者由此故也下而至於漢
其君子各務其所長以相左右故史之所記武宣之際
自公孫魏邴以下皆不過以一能稱於當世夫人各有
才才各有小大大者安其大而無忽於小小者樂其小
而無慕於大是以各適其用而不喪其所長及至後世
上失其道而天下之上皆有侈心恥以一藝自名而欲
盡天下之能事是故喪其所長而至於無用今之士大

夫其實病此也仕者莫不談王道述禮樂皆欲復三代
追堯舜終於不可行而世務因以不舉學者莫不論天
人推性命終於不可究而世教因以不明自許太高而
措意太廣太高則無用太廣則無功是故賢人君子布
於天下而事不立聽其言則侈大而可樂責其效則汗
漫而無當此皆好名之過深惟古之聖賢建功立業興
利捍患至於百工小民之事皆有可觀不若今世之因
循鹵莽其故出於此二者歟伏惟明公才略之宏偉度
量之寬厚學術之廣博聲名之煒燁冠於一時而振於
百世百世之所望而正者意有所向則天下奔走而趨

之則其愍時憂世之心或有取於斯言也軾將有深於
此者而未敢言焉不宣軾再拜

兩扇

上昭文富丞相書

小蘇

轍西蜀之人行年二十有二幸得　天子一命之爵饑寒窮困之憂不至於心其身又無力役勞苦之患其所任職不過簿書米鹽之間而且未獲從事以得自盡方其閒居不勝思慮之多不忍自棄以爲天子寬惠與天下無所忌諱而轍不與其強壯閒暇之時發有所發明以自致其志而復何事恭惟　天子設制策之科將以待天下豪俊魁壘之人是以轍不自量而自與於此蓋天下之事上自三王以來以至於今世其所論述亦已略備矣而猶有所不釋於心夫古之帝王豈必多才而

自爲之爲之有要而居之有道是故以漢高皇帝之恢廓慢易而足以吞項氏之強漢文皇帝之寬厚長者而足以服天下之姦詐何者任人而人爲之用也是以不勞而功成至於武帝材力有餘聰明睿智過於高文然而施之天下時有所折而不遂何者不委之人而自爲用也由此觀之則夫天子之責亦在任人而已竊惟當今天下之人其所謂有才而可大用者非明公而誰推之公卿之間而最爲有功列之士民之上而最爲有德播之夷狄之域而最爲有勇是三者亦非明公而誰而明公實爲宰相則夫吾君之所以爲君之事蓋已畢矣古之聖人高拱無爲而望夫百世之後以爲明王賢君者蓋亦如是而可也然而天下之未治則果誰耶下而求之郡縣之吏則曰非我能上而求之朝廷百官則曰非我責明公之立於此也其又將何辭嗟夫蓋亦嘗有以秦越人之事說明公者歟昔者秦越人以醫聞天下天下之人皆以越人爲命越人不在則有病而死者莫不自以爲吾病之非眞病而死之非眞死也他日有病者爲遇越人而屬之曰吾捐身以予子子自爲子之才治之而無爲我治之也越人曰嗟夫難哉夫子之病雖不至於死而難以愈急治之則傷子之四肢而緩治

之則勞苦而不肯去吾非不能去也而畏是二者夫傷子之四肢而後可以除子之病則天下以我爲不工而病之不去則天下以我爲非醫此二者所以交戰於吾心而不釋也旣而見越人其人曰夫子則知醫之醫而未知非醫之醫歟今夫非醫之醫者有所冒行而不顧是以能應變於無窮今子守法密微而用意於萬全者則是子猶知醫之醫而已天下之事急之則喪緩之則得而過緩則無及孔子曰道之難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夫天下患於不知而又有知而過之者則是道之果難行也昔者世之賢人患夫世之愛

其爵祿而不忍以其身嘗試於艱難也故其上之人亦不顧身以搏天下之公利而忘其私在下者亦不敢自愛叫號紛呶以攻訐其上之短是二者可謂賢於天下之士矣而猶未免爲不知何者不知自安其身之爲安天下之人自重其發之爲重君子之勢而輕用之於尋常之事則是猶匹夫之亮耳伏自明公執政於今五年天下不聞慷慨激烈之名而日聞敦厚之聲意者明公其知之矣而猶有越人之病也轍讀三國志嘗見曹公與袁紹相持久而不決以問賈詡詡曰公明勝紹勇勝紹用人勝紹決機勝紹紹兵百倍於公公畫地而與之

相守半年而紹不得戰則公之勝形已可見矣而久不決意者顧萬全之過耳夫事有不同而其意相似今天下之所以仰首而望明公者豈亦此之故歟明公其略觀其說當有以解天下之望者不宜轍再拜

上文侍中論榷鹽書　大蘇

留守侍中執事當今天下勳德俱高爲主上所倚信望實兼隆爲士民所責望受恩三世宜與社稷同憂皆無如明公者今雖在外事有關於安危而非職之所憂者猶當盡力爭之而況其事關本職而憂及生民者乎竊意明公必已言之而人不知若猶未也則願效其愚頃者三司使章惇建言乞榷河北京東鹽　朝廷遣使按視召周革入覲已有成議矣惇之言曰河北與陝西皆爲邊防而河北獨不榷鹽此祖宗一時之誤恩也軾以爲陝西之鹽與京東河北不同解池廣袤不過數十里

旣不可捐以予民而官亦易以籠取青鹽至自虜中有可禁止之道然猶法存而實不行城門之外公食青鹽今東北循海皆鹽也其欲籠而取之正與淮南兩浙無異軾在餘杭時見兩浙之民以犯鹽得罪者一歲至萬七千人而莫能止姦民以兵仗護送吏士不敢近者常以數百人爲輩特不爲他盜故上下通知而不以聞耳東北之人悍於淮浙遠甚平居椎剽之姦常甲於他路一旦榷鹽則其禍未易以一二數也由此觀之　祖宗以來獨不榷河北鹽者正事之適宜耳何名爲誤哉且榷鹽雖有故事然要以爲非王政也陝西淮浙旣未能

罷又欲使京東河北隨之此猶患風痺人曰吾左臂既病矣右臂何為獨完則以酒色伐之可乎今議者曰吾之法與淮浙不同淮浙之民所以不免於私販而竈戶所以不免於私賣者以官之買價賤而賣價貴耳今吾賤買而賤賣借如每斤官以三錢得之則以四錢出之鹽商私買於竈戶利其賤耳賤不能減三錢竈戶均為得三錢也寧以予官乎將以予私商而犯法乎此必不犯之道也此無異於兒童之見東海皆鹽也苟民力之所及未有捨而不煎煎而不賣者也而近歲官錢常若窘迫遇其急時百用橫生以有限之錢買無窮之鹽竈

戶有朝夕薪米之憂而官錢在朞月之後則其利必歸於私販無疑也食之於鹽非若饑之於五穀也五穀之乏至於節口并日而況鹽乎故私販法重而官鹽貴則民之貧而懦者或不食鹽往在浙中見山谷之人有數月食無鹽者今將榷之東北之俗必不如往日之嗜鹹也而望官課之不虧疏矣且淮浙官鹽本輕而利重雖有積滯官未病也今以三錢為本一錢為利自祿吏購賞修築敖庾之外所獲無幾矣一有積滯不行官之所喪可勝計哉失民而得財明者不為況民財兩失者乎且禍莫大於作始作俑之漸至於用人今兩路未有鹽

禁也故變之難遣使會議經年而未果自古作事欲速而不取衆議未有如今日者也然猶遲久如此以明作始之難也今既已榷之矣則他日國用不足添價貴賣有司以為熟事行半紙文書而決矣且明公能必其不添乎非獨明公不能也今之執政能自必乎苟不可必則兩路之禍自今日始夫東北之蠶衣被天下蠶不可無鹽而議者輕欲奪之是病天下也明公可不深哀而速救之歟或者以為　朝廷既有成議矣雖爭之必不從竊以為不然乃者手實造簿方赫然行法之際軾嘗論其不可以告今太原韓公公時在政府莫之行也而

手實卒罷民賴以少安凡今執政所欲必行者青苗助役市易保甲而已其他猶可以庶幾萬一或者又以為明公將老矣若猶有所爭則其請老也難此又軾之所不識也使明公之言幸而聽屈己少留以全兩路之民何所不可不幸而不聽是議不中意其於退也尤易矣願少留意軾一郡守也猶以為職之所當憂而冒聞於左右明公其得已乎干瀆威重俯伏待罪而已

論兵 上韓樞密書　老蘇

析文 太尉執事洵著書無他長及言兵事論古形勢至自比
老泉文字 賈誼所獻權書雖古人已往成敗之迹苟深曉其義施
之於今無所不可昨因請見求進末議太尉許諾謹撰
其說言語朴直非有驚世絕俗之談甚高難行之論太
尉取其大綱而無責其纖悉蓋古者非用兵決勝之為
難而養兵不用之可畏今夫水激之山放之海決之為
潰瀦之為沼沚是天下之人能之委江河注淮泗滙
為洪波瀦為大湖萬世而不溢者自禹之後未之見也
夫兵者聚天下不義之徒授之以不仁之器而教之以

殺人之事夫惟天下之未安盜賊之未殄然後有以施
其不義之心用其不仁之器而試其殺人之事當是之
時勇者無餘力智者無餘謀巧者無餘技故其不義之
心變而為忠不仁之器加之於不仁而殺人之事施之
於當殺及夫天下既平盜賊既殄不義之徒聚而不散
勇者有餘力則思以為亂智者有餘謀則思以為姦巧
者有餘技則思以為詐於是天下之患雜然出矣蓋虎
豹終日而不殺則跳踉大叫以發其怒蝮蠍終日而不
螫則噬齧草木以致其毒其理固然無足怪者昔者劉
項奮臂於草莽之間秦楚無賴子弟千百為輩爭起而

應者不可勝數轉鬭五六年天下厭兵項籍死而高祖
亦已老矣方是時分王諸將改定律令與天下休息而
韓信黥布之徒相繼而起者七國高祖死於介胄之間
而莫能止也連延及於呂氏之禍訖孝文而後定是何
起之易而收之難也劉項之勢初若決河順流而下誠
有可喜及其崩潰四出放乎數百里之間拱手而莫能
救也嗚呼不有聖人何以善其後太祖太宗躬擐甲胄
跋涉險阻以斬刈四方之蓬蒿用兵數十年謀臣猛將
滿天下一旦卷甲而休之傳四世而天下無變此何術
也荊楚九江之地不分於諸將而韓信黥布之徒無以

啟其心也雖然天下無變而兵久不用則其不義之心
蓄而無所發飽食優游求逞於良民觀其平居無事出
怨言以邀其上一日有事是非人得千金不可使也往
年詔天下繕完城池西川之事洵實親見凡郡縣之富
民舉而籍其名得錢數百萬以為酒食饋餉之費杵聲
未絕城輒隨壞如此者數年而後定卒事官吏相賀卒
徒相矜若戰勝凱旋而待賞者比來京師遊阡陌間其
曹往往偶語無所忌諱聞之土人方春時尤不憖闔
縣官日費千萬傳呼勞問之聲不絕者數十里猶且睊

明狼顧莫肯效用且夫內之如京師之所聞外之如西川之所親見天下之勢今何如也御將者天子之事也御兵者將之職也天子者養尊而處優樹恩而收名與天下為喜樂者也故其道不可以御兵人臣執法而不求情盡心而不求名出死力以捍社稷使天下之心繫於一人而已不與焉故御兵者人臣之事不可以累天子也今之所患大臣好名而懼謗好名則多樹私恩懼謗則執法不堅是以天下之兵豪縱至此而莫之制也頃者狄公在樞府號為寬厚愛人狎昵士卒得其歡心而太尉適承其後彼狄公者知御外之術而不知治內

之道此邊將材也古者兵在外愛將軍而忘天子在內愛天子而忘將軍愛將軍所以戰愛天子所以守狄公以其御外之心而施諸其內太尉不反其道而何以為治或者以為兵久驕不治一旦繩以法恐因以生亂昔者郭子儀去河南李光弼實代之將至之日張用濟斬於轅門三軍股慄夫以臨淮之悍而代汾陽之長者三軍之士竦然如赤子之脫慈母之懷而立乎嚴師之側何亂之敢生且夫天子者天下之父母也將相者天下之師也師雖嚴赤子不敢以怨其父母將相雖厲天下不敢以咎其君其勢然也天子者可以生人可以殺人故天下望其生及其殺之也天下曰是天子殺之故天子不可以多殺人臣奉天子之法雖多殺天下無以歸怨此先王所以威懷天下之術也伏惟太尉思天下所以長久之道而無幸一時之名盡至公之心而無卹三軍之多言夫天子推深仁以結其心太尉厲威武以振其惰彼其思天子之深仁則畏而不至於怨思太尉之威武則愛而不至於驕君臣之體順而畏愛之道立非太尉吾誰望耶

前一段論兵驕之弊後一段處驕兵之策

文編卷之四十六

武進唐順之應德甫選　後學長洲陳元素訂

書

樂毅報燕王書
李斯諫秦王書
魯仲連遺燕將書
薄昭與淮南王書
上張僕射論辰入酉出書　韓
與鄂州柳中丞書　韓
又與鄂州柳中丞書　韓

答元饒州論政理書　柳
與呂恭書　柳
上杜學士書　王
答韋中立論師道書　柳
答元侍御書　韓
與太學諸生喜詣闕留陽城司業書　柳
柳宗元與退之論史官書　柳
與孟簡書　韓
柳宗元答周巢書　柳
上張僕射論擊毬書　韓
與李睦州服氣書　柳
與崔連州論石鍾乳書　柳

樂毅報燕王書

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傷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故遁逃走趙今足下使人數之以罪臣恐侍御者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又不白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親其功多者賞之其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竊觀先王之舉也見有高世主之心故假節於魏以身得察於燕

先王過舉厠之賓客之中立之群臣之上不謀父兄以為亞卿臣竊不自知自以為奉令承教可幸無罪故受令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為事臣曰夫齊霸國之餘業而最勝之遺事也練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伐之必與天下圖之與天下圖之莫若結於趙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趙若許而約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以為然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起兵擊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而舉之濟上濟上之軍受命擊齊大敗齊人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遁而走莒僅以身免

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於燕齊器設於寧臺大呂陳於元英故鼎反乎磨室薊丘之植植於汶篁自五伯已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爲慊於志故裂地而封之使得比小國諸侯臣竊不知自以爲奉命承教可幸無罪是以受命不辭臣聞賢聖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恥夷萬乘之彊國收八百歲之蓄積及至棄羣臣之日餘教未衰執政任事之臣脩法令愼庶孽施及乎萌隷皆可以敎後世臣聞之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而吳王遠迹至

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鴟夷而浮之江吳王不寤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不悔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是以至於入江而不化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誹謗墮先王之名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爲利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不察疏遠之行故敢獻書以聞唯君王之留意焉

李斯諫秦王書

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爲過矣昔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孫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繆公用之幷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彊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幷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皐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彊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

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郤客而不內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彊大之名也今陛下致崑山之玉有隨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劒乘纖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爲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良駃騠不實外廄江南金錫不爲用西蜀丹青不爲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珥阿縞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佳冶窈

宛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甕叩缶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快耳者眞秦之聲也鄭衛桑間昭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叩缶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昭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爲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彊則士勇是以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衆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

敵也今不能然棄黔首以資敵國却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而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

魯仲連遺燕將書

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尊卑貴賤此其一時也願公之詳計而無與俗同也且楚攻南陽魏攻平陸齊無南面之心以爲亡南陽之害不若得濟北之利故定計而堅守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橫秦之勢合則楚國之形危且棄南陽斷右壤存濟北計必爲之今楚魏交退燕救不至齊無天下

之規與聊城共據朞年之敝即臣見公之不能得也齊必決之於聊城公無再計彼燕國大亂君臣過計上下迷惑栗腹以十萬之衆五折於外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困爲天下戮公聞之乎今燕王方寒心獨立大臣不足恃國敝禍多民心無所歸今公又以聊城之民距全齊之兵朞年不解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無反北之心是孫臏吳起之兵也能已見於天下矣故爲公計不如罷兵休士全車甲歸報燕王燕王必喜士民見公如見父母交游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矣上輔孤主以制羣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矯國革俗於天

下功名可立也意者亦捐燕棄世東游於齊乎請裂地定封富比陶魏世世稱寡與齊久存此亦一計也二者顯名厚實也願公熟計而審處一也且吾聞效小節者不能行大威惡小恥者不能立榮名昔管仲射桓公中鉤篡也遺公子糾而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辱身也此三行者鄉里不通也世主不臣也使管仲終窮抑幽囚而不出慚恥而不見窮年沒壽不免為辱人賤行矣然管子并三行之過據齊國之政一匡天下九合諸侯為五霸首名高天下光照鄰國曹沫為魯君將三戰三北而喪地千里使曹子之足不離陳計不顧後出必死而不生則不免為敗軍禽將曹子以敗軍禽將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去三北之恥退而與魯君計也曹子以為遭齊桓公有天下朝諸侯曹子以一劍之任劫桓公於壇位之上顏色不變而辭氣不悖三戰之所喪一朝而反之天下震動驚駭威信吳楚傳名後世若此二公者非不能行小節死小恥也以為殺身絕世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忿恚之心以成終身之名除感忿之恥而立累世之功故業與三王爭流名與天壤相敝也公其圖之

薄昭與淮南王書

竊聞大王剛直而勇慈惠而厚貞信多斷是天以聖人之資奉大王也甚盛不可不察今大王所行不稱天資皇帝初即位易侯邑在淮南者大王不肯皇帝卒易之使大王得三縣之實甚厚大王以未嘗與皇帝相見求入朝見未畢昆弟之歡而殺列侯以自為名皇帝不使吏與其間赦大王甚厚漢法二千石缺輒言漢補大王逐漢所置而請自置相二千石皇帝骫天下正法而許大王甚厚大王欲屬國為布衣守冢真定皇帝不許使王毋失南面之尊甚厚大王宜日夜奉法度修貢職以稱皇帝之厚德今乃輕言恣行以負謗於天下甚非計也夫大王以千里為宅居以萬民為臣妾此高皇帝之厚德也高帝蒙霜露沐風雨赴矢石野戰攻城身被創痍以為子孫成萬世之業艱難危苦甚矣大王不思先帝之艱苦日夜怵惕修身正行養犧牲豐粢盛奉祭祀以無忘先帝之功德而欲屬國為布衣甚過且夫貪讓國土之名輕廢先帝之業不可以言孝父為之基而不能守不賢不求守長陵而求之真定先母後父不宜數逆天子之令不順言節行以高兄無禮幸臣有罪大者立斷小者肉刑不仁貴布衣一劍之任賤王侯之位不知

不學問大道縱情妄行不悖此八者危亡之路也而大王行之棄南面之位奮諸賁之勇常出入危亡之路臣之所見高皇帝之神必不廟食於大王之手明矣昔者周公誅管叔放蔡叔以安周齊桓殺其弟以反國秦始皇殺兩弟遷其母以安秦頃王亡代高帝奪之國以便事濟北舉兵皇帝誅之以安漢故周齊行之於古秦漢用之於今大王不察古今之所以安國便事而欲以親戚之意望於大上不可得也亡之諸侯游宦事人及舍匿者論皆有法其在王所吏主者坐今諸侯子為吏者御史主為軍吏者主客出入殿門者衛尉大行主諸侯郵亡來歸誼及以亡名數自占者內史縣令主相欲委下吏無與其禍不可得也王若不改漢繫大王邸論相以下為之奈何夫墮父大業退為布衣所哀幸臣皆伏法而誅為天下笑以羞先帝之德甚為大王不取也宜急改操易行上書謝罪曰臣不幸蚤失先帝少孤呂氏之世未嘗忘死陛下即位臣怙恩德驕盈行多不軌追念辠過恐懼伏地待誅不敢起皇帝聞之必喜大王昆弟歡欣於上羣臣皆得延壽於下上下得宜海內常安願熟計而疾行之行之有疑禍如發矢不可追也

上張僕射論辰入酉出書　韓

受牒之明日在使院中有小吏持院中故事節目十餘事來示愈其中不可者有自九月至明年二月之終皆辰入夜歸非有疾病事故輒不許出當時以初受命不敢言古人有言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若此者非愈之所能也抑而行之必發狂疾上無以承事於公忘其將所以報德者下無以自立喪失其所以為心夫如是則安得而不言凡執事之擇於愈者非為其能晨入夜歸也必將有以取之苟有以取之雖不晨入而夜歸其所取者猶在也下之事上不一其事上之使下不一其事量力而任之度才而處之其所不能不彊使為是故為下者不獲罪於上為上者不得怨於下矣孟子有云今之諸侯無大相過者以其皆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今之時與孟子之時又皆遠矣皆好其聞命而奔走者不好其直己而行道者聞命而奔走者好利者也直己而行道者好義者也未有好利而愛其君者未有好義而忘其君者今之王公大人惟執事可以聞此言惟愈於執事也可以此言進愈蒙幸於執事其所從舊矣若寬假之使不失其性加待之使足以為名寅而入盡辰而退申而入終酉而退率以為常亦不廢事天下

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是也必皆曰執事之好士也如此執事之待士以禮如此執事之使人不枉其道而能有容如此執事之欲成人之名如此執事之厚於故舊如此又將曰韓愈之識其所依歸也如此韓愈之不諂屈於富貴之人如此韓愈之賢能使其主待之以禮如此則死於執事之門無悔也若使隨行而入逐隊而趨言不敢盡其誠道有所屈於己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此皆曰執事之用韓愈哀其窮收之而已耳韓愈之事執事不以道利之而已耳苟如是雖日受千金之賜一歲九遷其官感恩則有之矣將以稱於天下曰知己知己則未也伏惟哀其所不足矜其愚不錄其罪察其辭而垂仁採納焉愈恐懼再拜

與鄂州柳中丞書　韓

淮右殘孽尚守巢窟環寇之師殆且十萬瞋目語難自以爲武人不肯循法度頡頏作氣勢竊爵位自尊大肩相磨地相屬也不聞有一人援桴鼓誓衆而前者但日令走馬來求賞給助寇爲聲勢而已閣下書生也詩書禮樂是習仁義是修法度是束一旦去文就武鼓三軍而進之陳師鞠旅親與爲辛苦慷慨感激同食下卒將二州之牧以壯士氣斬所乘馬以祭踶死之士雖古名將何以加茲此由天資忠孝鬱於中而大作於外動皆中於機會以取勝於當世而爲戎臣師豈常習於威暴之事而樂其鬭戰之危也哉愈誠怯弱不適於用聽於下風竊自增氣誇於中朝稠人廣衆會集之中所以羨武夫之顏令議者知將國兵而爲人之司命者不在彼而在此也臨敵重慎誡輕出入良食自愛以副見慕之徒之心而果爲國立大功也幸甚幸甚不宜愈再拜

又與鄂州柳中丞書　韓

愈愚不能量事勢可否比常念淮右以靡弊困頓三州
之地蚊蚋蟻蟲之聚感兒豎喣濡飲食之惠提童子之
手坐之堂上奉以爲帥出死力以抗逆明詔戰天下之
兵乘機逐利四出侵暴屠燒縣邑賊殺不辜環其地數
千里莫不被其毒洛汝襄荊許潁淮江爲之騷然丞相
公卿士大夫勞於圖議握兵之將熊羆貙虎之士畏懦
蹙蹜莫肯杖戈爲士卒前行者獨閣下奮然率先揚兵
界上將二州之守親出入行間與士卒均辛苦生其氣
勢見將軍之鋒穎凜然有向敵之意用儒雅文字章句

之業取先天下武夫關其口而奪之氣愚初聞時方食
不覺棄匕箸起立豈以爲閣下真能引孤軍單進與死
寇角逐爭一旦僥倖之利哉就令如是亦不足貴其所
以服人心在行事適機宜而風采可畏愛故也是以前
狀輒述鄙誠眷惠手翰還答益增欣悚夫一衆人心力
耳目使所至如時雨三代用師不出是道閣下果能充
其言繼之以無倦得形便之地甲兵足用雖國家故所
失地旬歲可坐而得況此小寇安足置齒牙間勉而卒
之以俟其志幸甚夫遠徵軍士行者有羈旅離別之思
居者有怨曠騷動之憂本軍有饋餉煩費之難地主多
姑息形迹之患急之則怨緩之則不用命浮寄孤懸形
勢銷弱又與賊不相諳委臨敵恐駭難以有功若召募
土人必得豪勇與賊相熟知其氣力所極無望風之驚
愛護鄉里勇於自戰徵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閣下以
爲何如儻可上聞行之否計已與裴中丞相見行營事
宜不惜時賜示及幸甚不宣愈再拜

答元饒州論政理書　韓　柳

奉(賦役)書辱示以政理之說及劉夢得書往復甚喜類非今之長人者之志不惟充賦稅養祿秩足已而已獨以庶富且教爲大任甚盛甚盛孔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然則蒙者固難曉必勞申諭迺得悅服用是尚有一疑焉兄所言免貧者而不益富者稅此誠當也乘理政之後固非若此不可不幸乘弊政之後其可爾邪夫弊政之大莫若賄賂行而征賦亂苟然則貧者無貲以求於吏所謂有貧之實而不得貧之名富者操其贏以市於吏則無富之名而有富之實貧者愈困餓死亡而

莫之省富者愈恣橫侈泰而無所忌兄若所遇如是則將信其故乎是不可懼撓人而終不問也固必問其實問其實則貧者固免而富者固增賦矣而安得持一定之論哉若曰止免貧者而富者不問則僥倖者衆皆挾重利以邀貧者猶若不免焉若曰檢富者懼不得實而不可增焉則貧者亦不得實不可免矣若皆得實而故縱以爲不均何哉孔子曰(夢得甚悔)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今富者稅益少貧者不免於捃拾以輸縣官其爲不均大矣非唯此而已必將服役而奴使之多與之田而取其半或迺出其一而取其二三主上思人之勞若或減除其稅則富者以戶獨免而貧者以受役卒輸其二三與半爲是擇不下流而人無所告訴其爲不安亦大矣夫如是不一定經界覈名實而姑重改作其可理乎夫富室貧之母也誠不可破壞然使其太倖而役於下則又不可兄云懼富人流爲工商浮窳蓋甚急而不均則有此爾若富者雖益賦而其實輸當其十一猶足安其堵雖驅之不肯易也檢之逾精則下逾巧誠如兄之言管子亦不欲以民產爲征故有殺畜伐木之說今若非市井之征則舍其產而唯丁田之問推以誠質示以恩惠嚴責吏以法如所陳一社一村之制遞以信

相考安有不得其實不得其實則一社一村之制亦不可行矣是故乘弊政必須一定制而後兄之說迺得行焉蒙之所見及此而已永州以僻隅少知人事兄之所代者誰耶理歟弊歟理則其說行矣若其弊也蒙之說其在可用之數乎因南人來重曉之其他皆善愚不足以議願同夢得之云者兄通春秋取聖人大中之法以爲理饒之理小也不足費其慮無所論刺故獨舉均賦之事以求往復而除其惑焉不習吏職而強言之宜爲長者所笑弄然不如是則無以求至當之言蓋明而教之君子所以開後學也又聞兄之蒞政三日舉韓宜英

以代已宜英達識多聞而習於事宜當賢者類舉今負罪屏棄凡人不敢稱道其善又況聞其大君以二千石薦之哉是適希世拔俗果於直道斯古人之所難而凡行之宗元與宜英同罪皆世所背馳者也兄一舉而德皆及焉祁大夫不見叔向今而預知斯舉下走之過大矣書雖多言不足導意故止於此不宣

與呂恭書

柳宗元

宗元白元生至得弟書甚善諸所稱道具之元生又持部中廬父墓者所得石書模其文示余云若將聞於上余故恐而疑焉僕蚤好觀古書家所蓄晉魏時尺牘甚具又二十年來徧觀長安貴人好事者所蓄殆無遺焉以是善知書雖未嘗見名氏望而識其時也又文章之形狀古今特異弟之精敏通達夫豈不究於此今視石文署其年曰永嘉其書則今田野人所作也雖支離其字尤不能近古爲其永字等頗效王氏變法皆永嘉所未有辭尤鄙近若今所謂律詩者晉時蓋未嘗爲此聲

大謬妄矣又言植松烏擢之怪而掘其土得石尤不經難信或者得無姦爲之乎且古之言葬者藏也壤樹之而君子以爲譏況廬而居者其足尚之哉聖人有制度有法令過則爲辟故立大中者不尚異敎人者欲其誠是故惡夫飾且僞也故制而不除喪宜廬於庭而矯於墓者大中之罪人也況又出怪物詭神道以奸大法而因以爲利乎夫僞孝以奸利誠仁者不忍譴過恐傷於敎也然使僞可爲而利可冒則敎益壞若然者勿與知焉可也伏而不出之可也以大夫之政良而吾子贊焉固無闕遺矣作東郛改市鄽去比竹茨草之室而垍土

大木陶甄梓匠之工備葺火不得作化墮窳之俗絕偷
浮之源而條桑浴種深耕易耨之力用究稼嗇貨均賦
之政起其道美矣於斯也慮善善之過而莫之省誠懲
之道少損故敢私言之夫以淮濟之清有玷焉若秋毫
固不爲病然而萬一離婁子眇然睨之不若無者之快
也想默已其事無出所置書幸甚宗元白

上杜學士書　王

竊聞受命改使河北伏惟慶慰國家東西南北地各萬里統而維之止十八道道數千里而轉運使獨一二人其在部中吏無尊卑皆得按舉雖將相大臣氣勢烜赫上所尊寵文書指麾勢不得恣一有罪過糺語按治遂行不請政令有大施舍常咨而後定生民有大利害得以罷而行之金錢粟帛倉庾庫府舟車漕引凡上之人皆須我主出納乎是任之重也而河北又天下之重處左河右山彊國之與鄰列而爲藩者皆將相大臣所屯無非天下之勁兵悍卒以惠則恣以威則挫幸時無事廟堂之上猶北顧而不敢忽有事雖天子其憂未嘗不在河北也今執事按臨東南無幾何時浙河東西十有五州之吏士民未盡受察便宜當行而害之可除去者猶未畢也而卒然舉河北以付執事豈主上與一二股肱之臣不惟付予必久而後可要以效哉且以爲世之士大夫無足寄以重獨執事爲能當之耳伏惟執事名行於天下而材信於朝廷而處之宜必有補於當世故雖某蒙恩德最厚一日失所依據而釋然於心不敢恨望唯公義之存而忘所私焉

答韋中立論師道書　柳

二十一日宗元白辱書云欲相師僕道不篤業甚淺近環顧其中未見可師者雖嘗好言論為文章甚不自是也不意吾子自京師來蠻夷間迺幸見取僕自卜固無取假令有取亦不敢為人師為眾人師且不敢況敢為吾子師乎孟子稱人之患在好為人師由魏晉氏以下人益不事師今之世不聞有師有輒譁笑之以為狂人獨韓愈奮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後學作師說因抗顏而為師世果羣怪聚罵指目牽引而增與為言詞愈以是得狂名居長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東如是者數矣屈子賦曰邑犬羣吠吠所怪也僕往聞庸蜀之南恒雨少日日出則犬吠於以為過言前六七年僕來南二年冬幸大雪踰嶺被南越中數州數州之犬皆蒼黄吠噬狂走者累日至無雪迺已然後始信前所聞者今韓愈既自以為蜀之日而吾子又欲使吾為越之雪不以病乎非獨見病亦以病吾子然雪與日豈有過哉顧吠者犬耳度今天下不吠者幾人而誰敢衒怪於羣目以召鬧取怒乎僕自謫過以來益少志慮居南中九年增腳氣病漸不喜鬧豈可使呶呶者早暮咈吾耳騷吾心則固僵仆煩憒愈不可過矣平居望外遭齒舌不少獨欠

為人師耳抑又聞之古者重冠禮將以責成人之道是聖人所尤用心者也數百年來人不復行近有孫昌胤者獨發憤行之既成禮明日造朝至外廷薦笏言於卿士曰某子冠畢應之者咸憮然京兆尹鄭叔則怫然曳笏卻立曰何預我耶廷中皆大笑天下不以非鄭尹而快孫子何哉獨為所不為也今之命師者大類此吾子行厚而辭深凡所作皆恢恢然有古人形貌雖僕敢為師亦何所增加也假而以僕年先吾子聞道著書之日不後誠欲往來言所聞則僕固願悉陳中所得者吾子苟自擇之取某事去某事則可矣若定是非以教吾子僕材不足而又畏前所陳者其為不敢也決矣吾子前所欲見吾文既悉以陳之非以耀明于子聊欲以觀子氣色誠好惡何如也今書來言者皆大過吾子誠非佞譽誣諛之徒直見愛甚故然耳始吾幼且少為文章以辭為工及長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為炳炳烺烺務采色夸聲音而以為能也凡吾所陳皆自謂近道而不知道之果近乎遠乎吾子好道而可吾文或者其於道不遠矣故吾每為文章未嘗敢以輕心掉之懼其剽而不留也未嘗敢以怠心易之懼其弛而不嚴也未嘗敢以昏氣出之懼其昧沒而雜也未嘗敢以矜氣作之

懼其偃蹇而驕也抑之欲其奧揚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節激而發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恒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參之穀梁氏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以著其潔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為之文也元若此者果是耶非耶有取乎抑其無取乎吾子幸觀焉擇焉有餘以告焉苟亟來以廣是道子不有得焉則我得矣又何以師云爾哉

取其實而去其名無招越蜀吠怪而為外廷所笑則幸矣宗元復白

答元侍御書　韓

九月五日愈頓首微之足下前歲辱書論甄逢父濟識安祿山必反即詐為瘖棄去祿山反有名號又逼致之濟死執不起卒不汙祿山父子事又論逢知讀書刻身立行勤己取足不干州縣斥其餘以救人之急足下繇是與之交欲令逢父子名迹存諸史氏足下以抗直喜立事斥不得立朝失所不自悔喜事益堅微之乎子真安而樂之者謹詳足下所論載校之史法若濟者固當得附書今逢又能行身幸於方州大臣以標白其先人事載之天下耳目徹之天子追爵其父第四品赫然驚

人逢與其父俱當得書矣濟逢父子自吾人發春秋美君子樂道人之善夫苟能樂道人之善則天下皆去惡為善善人得其所其功實大足下與濟父子俱宜牽聯得書足下勉逢令終始其躬而足下年尚強嗣德有繼將大書特書屢書不一書而已也愈既承命又執筆以俟愈再拜

與太學諸生喜詣闕留陽城司業書　柳

二十六日集賢殿正字柳宗元敬致尺牘太學諸生足下始朝廷用諫議大夫陽公爲司業諸生陶煦醇懿熙然大洽於茲四祀而已詔書出爲道州僕時通籍光範門就職書府聞之悒然不喜非特爲諸生戚戚也乃僕亦失其師表而莫有所矜式焉既而署吏有傳致詔帥者僕得觀之蓋主上知陽公甚熟嘉美顯寵勤至備厚乃知欲煩陽公宜風裔土覃布美化於黎獻也遂寬然少喜如獲慰薦於天子休命然而退自感悼幸生明聖不諱之代不能布露所蓄論列大體聞於下執事冀少

見採取而還陽公之南也翌日退自書府就車於司馬門外聞之於抱關掌管者道諸生愛慕陽公之德教不忍其去頓首西闕下懇悃至願乞留如故者百數十人輒用撫手喜甚震抃不寧不意古道復形於今僕嘗讀李元禮嵇叔夜傳觀其言太學生徒仰闕赴訴者僕謂訖千百年不可覩聞乃今日聞而覩之誠諸生見賜甚盛於戲始僕少時嘗有意遊太學受師說以植志持身焉當時說者咸曰太學生聚爲朋曹侮老慢賢有墮窳敗業而利口食者有崇飾惡言而肆鬬訟者有凌傲長上而誶罵有司者其退然自克特殊於衆人者無幾耳

僕聞之怐駭怛悸良痛其遊聖人之門而衆爲是嘈嘈也遂退託鄉閭家塾考厲志業過太學之門而不敢跼顧尚何能仰視其學徒者哉今乃奮志厲義出乎千百年之表何聞見之乖刺歟豈說者過也將亦時異人異無嚮時之桀害者耶其無乃陽公之漸漬導訓明效所致乎夫如是服聖人遺教居天子太學可無愧矣於戲陽公有博厚恢弘之德能容善僞來者不拒曩聞有狂惑小生依託門下或乃飛文陳愚醜行無賴而論者以爲言謂陽公過於納汙無人師之道是大不然仲尼吾黨狂狷南郭獻譏曾參徒七十二人致禍負芻孟軻館

齊從者竊屨彼一聖兩賢人繼爲大儒然猶不免如之何其拒人也俞扁之門不拒病夫繩墨之側不拒枉材師儒之席不拒曲士理固然也且陽公之在於朝四方聞風仰而尊之貪冒苟進邪薄之夫庶得少沮其志不遂其惡雖微師尹之位而人實具贍焉與其宜風一方覃化一州其功之遠近又可量哉諸生之言非獨爲已也於國體實甚宜願諸生勿得私之想復再上故少佐筆端耳勖此良心俾爲史者有以紀述也努力多賀柳宗元白

○與退之論史官書　柳

正月二十一日某頓首十八丈退之侍者前獲書言史事云具與劉秀才書及今乃見書藁私心甚不喜與退之往年言史事甚大謬若書中言退之不宜一日在館下安有探宰相意以爲苟以史榮一韓退之耶若果爾退之豈宜虛度宰相榮己而冒居館下近密地食奉養役使掌固利紙筆爲私書取以供子弟費古之志於道者不若是且退之以爲紀錄者有刑禍避不肯就尤非也史以名爲褒貶猶且恐懼不敢爲設使退之爲御史中丞大夫其褒貶成敗人愈益顯其宜恐懼尤大也則又將揚揚入臺府美食安坐行呼唱於朝廷而已耶在御史猶爾設使退之爲宰相生殺出入升黜天下士其敵益衆則又將揚揚入政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唱於內庭外衢而已耶何以異不爲史而榮其號利其祿者也又言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若以罪夫前古之爲史者然亦甚惑凡居其位思直其道道苟直雖死不可回也如回之莫若亟去其位孔子之困於魯衛陳宋蔡齊楚者其時暗諸侯不能以也其不遇而死不以作春秋故也當其時雖不作春秋孔子猶不遇而死也若周公史佚雖紀言書事猶遇且顯也又不得以春秋爲孔子累范曄悖亂雖不爲史其族亦赤司馬遷觸天子喜怒班固不檢下崔浩沽其直以鬬暴虜皆非中道左丘明以疾盲出於不幸子夏不爲史亦盲不可以是爲戒其餘皆不出此是退之宜守中道不忘其直無以他事自恐退之之恐唯在不直不得中道刑禍非所恐也凡言二百年文武士多有誠如此者今退之曰我一人也何能明則同職者又所云若是後來繼今者又所云若是人人皆曰我一人則卒誰能紀傳之耶如退之但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同職者後來繼今者亦各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則庶幾不墜使卒有明也不然徒信人口語每每異辭日以滋久則所云磊磊軒天地者决必沉沒且亂雜無可考非有志者所忍恣也果有志豈當待人督責迫蹙然後爲官守耶又凡鬼神事渺茫荒惑無可準明者所不道退之之智而猶懼於此今學如退之辭如退之好議論如退之慷慨自爲正直行行焉如退之猶所云若是則唐之史述其卒無可託乎明天子賢宰相得史才如此而又不果甚可痛哉退之宜更思可爲速爲果卒以爲恐懼不敢則一日可引去又何以云行且謀也今當爲而不爲又誘館中他人及後生者此大惑已不勉己而欲勉人難矣哉

與孟簡書　韓

愈白行官自南迴過吉州得吾兄二十四日手書數番忻悚兼至未審入秋來眠食何似伏惟萬福來示云有人傳愈近少信奉釋氏此傳之者妄也潮州時有一老僧號大顛頗聰明識道理遠地無可與語者故自山召至州郭留十數日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爲事物侵亂與之語雖不盡解要自胸中無滯礙以爲難得因與往來及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廬及來袁州留衣服爲別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孔子云丘之禱久矣凡君子行已立身自有法度聖賢事業具在方冊

可效可師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內不愧心積善積惡殃慶自各以其類至何有去聖人之道捨先王之法而從夷狄之教以求福利也詩不云乎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傳又曰不爲威惕不爲利疚假如釋氏能與人爲禍祟非守道君子之所懼也況萬萬無此理且彼佛者果何人哉其行事類君子邪小人邪若君子也必不妄加禍於守道之人如小人也其身已死其鬼不靈天地神祇昭布森列非可誣也又肯令其鬼行胸臆作威福於其間哉進退無所據而信奉之亦且惑矣且愈不助釋氏而排之者其亦有說孟子云今天下不之楊則之墨楊墨交亂而聖賢之道不明則三綱淪而九法斁禮樂崩而夷狄橫幾何其不爲禽獸也故曰能言距楊墨者皆聖人之徒也揚子雲云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且將數百年以至於秦卒滅先王之法燒除其經坑殺學士天下遂大亂及秦滅漢興且百年尚未知修明先王之道其後始除挾書之律稍求亡書招學士經雖少得尚加殘缺十亡二三故學士多老死新者不見全經不能盡知先王之事各以所見爲守分離乖隔不合不公二帝三王羣聖人之道於是大壞後之學者無所尋逐以至於今泯泯也其禍出

於楊墨肆行而莫之禁故也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爲功不在禹下者爲此也漢氏以來羣儒區區修補百孔千瘡隨亂隨失其危如一髮引千鈞綿綿延延寖以微滅於是時也而倡釋老於其間鼓天下之衆而從之嗚呼其亦不仁甚矣釋老之害過於楊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於未亡之前而韓愈乃欲全之於已

壞之後嗚呼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雖然使其道由愈而粗傳雖滅死萬萬無恨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傍又安得因一摧折自毀其道以從於邪也籍湜輩雖屢指敎不知果能不叛去否辱吾兄眷厚而不獲承命惟增慚懼死罪死罪愈再拜

答周巢書　論僊　柳

奉二月九日書所以撫敎甚具無以加焉丈人用文雅從知巳日以懷大府之政甚適東西來者皆曰海上多君子周爲倡焉敢再拜稱賀宗元以罪大擯廢居小州與囚徒爲朋行則若帶纆索處則若關桎梏彳亍而無所趨拳拘而不能肆槁焉若枿隤焉若璞其形固若是則其中者可得矣然猶未嘗肯道鬼神等事今丈人乃盛譽山澤之臞者以爲壽且神其道若與堯舜孔子似不相類焉何哉又曰餌藥可以久壽將分以見與固小子之所不欲得也嘗以君子之道處焉則外愚而內益

智外訥而內益辯外柔而內益剛出焉則外內若一而時動以取其宜當而生人之性得以安聖人之道得以光獲是而中雖不至耆老其道壽矣今夫山澤之臞於我無有焉視世之亂若理視人之害若利視道之悖若義我壽而生彼天而死固無能動其肺肝焉昧昧而趨屯屯而居浩然若有餘掘草烹石以私其筋骨而日以益愚他人莫利巳獨以愉若是者愈千百年滋所謂夭也又何以爲高明之圖哉宗元始者講道不篤以蒙世顯利動獲大僇用是奔竄禁錮爲世之所詬病凡所設施皆以爲戾從而吠者成羣巳不能明而況人乎然苟

夲先聖之道由大中以出雖萬受擯棄不更乎其內大都頻往時京城西與丈人言者愚不能改亦欲丈人固往時所執推而大之不爲方士所惑仕雖未達無忘生人之患則聖人之道夲甚其必有陳矣

上張僕射論擊毬書　韓

以擊毬事諫執事者多矣諫者不休執事不止此非爲其樂不可捨其諫不足聽故哉諫不足聽者辭不足感心也樂不可捨者患不能切身也今之言毬之害者必曰有危墮之憂有激射之虞小者傷面目大者殘形軀執事聞之若不聞者其意必曰進若習熟則無危墮之憂避能便捷則免激射之虞小何傷於面目大何累於形軀者哉愈今所言皆不在此其指要非以他事外物牽引相比也特以擊毬之間之事明之耳馬之與人情性殊異至於筋體之相束血氣之相持安佚則適勞頓則疲者同也乘之有道步驟折中少必無疾老必後衰及以之馳毬於場蕩搖其心腑振撓其骨筋氣不及出人走不及迴旋遠者三四年近者一二年無全馬矣然則毬之害於人也决矣凡五藏之繫絡甚微坐立必懸垂於胸臆之間而以之[illegible]馳騁嗚呼其危哉春秋傳曰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雖豈弟君子神明所扶持然廣慮之深思之亦養壽命之一端也

操縱

○與李睦州論服氣書　柳

二十六日宗元再拜前四五日與邑中可與遊者遊愚溪上池西小丘坐柳下酒行甚歡坐者咸望兄不能俱以爲兄由服氣以來貌加老而心少歡愉不若前去年時是時憑言皆沮然思有以已兄用斯術而未得路間一日濮陽吳武陵最輕健先作書道天地日月黃帝等下及列仙方士皆死狀出千餘字頗甚快辯伏覩兄貌笑口順而神不偕來及食時竊睨和糅燥濕與啖飲多寡猶自若是兄陽德其言而陰黜其忠也若古之强大諸侯然負固恃力敵至則諾去則肆是不可變之尤者也攻之不得則宜濟師今吳子之師已遁逃而退矣愚敢厲銳擐堅鳴鍾鼓以進決於城下惟兄明聽之兄服氣之大不可者吳子已悉陳矣悉陳而不變者無他以服氣書多美言以爲得恒久大利則又安能棄吾實言大利而從他人之苦言哉今愚甚吶不能多言大凡服氣之可不死歟不可歟壽歟夭歟康寧歟疾病歟若是者愚皆不言但世之兩事已所經見者類之以明兄所信書必無可用愚幼時嘗嗜音見有學操琴者不能得碩師而偶傳其譜讀其聲以布其爪指蚤起則嘵嘵以逮夜又增以脂燭燭不足則諷而鼓諸席如是十年以爲極工出至大都邑操於衆人之座則皆得大笑曰嘻何清濁之亂而疾舒之乖歟卒大慚而歸及年少長則嗜書又見有學書者亦不能得碩師獨得國故書伏而工之其勤若向之爲琴者而年又倍焉出曰吾書之工能爲若是知書者又大笑曰是形縱而理逆卒爲天下棄又大慚而歸是二者皆極工而反棄者何哉無所師而徒狀其文也其所不可傳者卒不能得故雖窮日夜弊歲紀愈遠而不近也今兄之所以爲服氣者果誰師耶始者獨見兄傳得氣書於盧遵所伏讀三兩日遂用之其次得氣訣於李計所又參取而大施行焉是書是訣遵與計皆不能知然則兄之所以學者無碩師矣是與向之兩事者無毫末差矣宋人有得遺契者密數其齒曰吾富可待矣兄之術或者其類是歟兄之不信今使號於天下曰孰爲李睦州友者今欲已睦州氣術者左袒不欲者右袒則凡兄之友皆左袒矣則又號曰孰爲李睦州客今欲已睦州氣術者左袒不欲者右袒則凡兄之客皆左袒矣則又以是號於兄之宗族皆左袒矣號姻婭則左袒矣入而號之閨門之內子姓親昵則子姓親昵皆左袒矣下之號於臧獲僕妾則臧獲僕妾皆左袒矣出而號於素爲將卒胥吏者則

將率胥吏皆左袒矣。則又之天下。號曰執為李睦州讎者。今欲已睦州氣術者左袒。不欲者右袒則凡兄之讎者皆右袒矣。然則利害之源可知也。友者欲久存其道客者欲久存其利宗族姻婭欲久存其戚閭門之內子姓親昵欲久存其恩臧獲僕妾欲久存其生將率胥吏欲久存其勢讎欲速去其害兄之為是術凡今天下欲兄久存者皆懼而欲兄速去者獨喜兄為而不已則是背親而與讎夫背親而與讎不及中人者皆知其為大戾而兄安焉固小子之所懔懔也兄其有意乎卓然自更始讎者失望而慄。親者得欲而抃。則愚願椎肥牛。擊

大豕。封羣羊以為兄壽。窮隴西之麥。殫江南之稻以為兄壽。鹽東海之水以為鹹。醯敖倉之粟以為酸。極五味之適致五藏之安心恬而志逸貌美而身胖。醉飽謳歌愉懌忻懽流聲譽於無窮。垂功烈而不刊不亦旨哉就與去咈以即淡去樂以即愁悴悴焉膚日皺肌日虛守無所師之術尊不可傳之書。悲所愛而慶所憎徒曰我能堅壁拒境以為強大。是豈所謂強而大也哉。無任疑懼之甚宗元再拜

與崔連州論石鍾乳書 博論 柳

此文卅不言熱性有毒[illegible]

宗元白前以所致石鍾乳非良聞子敬所餌與此類又聞子敬時憒悶動作宜以為未得其粹美而為麤礦燥悍所中懼傷子敬醇懿仍習謬誤故勤勤以云也再獲書辭辱徵引地理證驗多過數百言以為土之所出乃知無不可者是將不然夫言土之出者固多良而少不可不謂其咸無不可也艸木之生也依於土然即其類也而有居山之陰陽或近水或附石其性移焉。又況鍾乳直產於石石之精麤疎密尋尺特異而穴之上下土之薄厚石之高下不可知則其依而產者固不一性然

由其精密而出者則油然而清。炯然而輝。其竅滑以夷其肌廉以微食之使人榮華溫柔其氣宣流生胃通腸壽善康寧心平意舒其樂愉愉由其麤疎而下者則奔突結澀乍大乍小色如枯骨或類死灰淹顇不發叢齒積纇重濁頑璞食之使人偃蹇壅鬱泄火生風戟喉癢肺幽關不聰心煩喜怒肝舉氣剛不能和平故君子慎焉取其色之美而不必唯土之信以求其至精凡為此也幸子敬餌之近不至於是故可止禦也必若土之出無不可者則東南之竹箭雖旁岐揉曲皆可以貫犀革北山之木雖離奇液瞞空中立枯者皆可以梁百尺之

覘航千仞之淵，冀之北土，馬之所生，凡其大耳短脰狗攣蹄跌蹲踣而走者，皆可以勝百鈞馳千里；雍之塊璞皆可以備砥礪，徐之糞壤皆可以封大社，荆之茅皆可以縮酒，九江之元龜皆可以卜，泗濱之石皆可以擊考，若是而不大謬者少矣。其在人也，則魯之晨飲其羊，關轂而輠輪者，皆可以為師；儒盧之沽名者，皆可以為大醫；西子之里惡而矉者，皆可以當侯王；山西之冒沒輕儳、沓貪而忍者，皆可以鑿凶門制閫外；山東之稚騃樸鄙，力農桑啖棗栗者，皆可以謀謨於廟堂之上。若是，則反倫悖道甚矣，何以異於是物哉？是故經中言丹砂者

以類芙蓉而有光，言當歸者以類馬尾蠶首，言人參者以人形，黃芩以腐腸，附子八角，甘遂赤膚，類不可悉數。若果土宜乃善，則云生某所，不當又云其者良也。又經注曰如與為上，次乃廣連，則不必服正為如與也。今再三為言者，唯欲得其英精以因子敬之壽，非以知藥石角技能也。若以服餌不必利已，姑務勝人而夸辯博，素不望此於子敬，其不然明矣。故畢其說。宗元再拜

文編卷之四十七

文編卷之四十八

武進唐順之應德甫選　後學長洲陳元素訂

書

移太常博士書　劉歆
黃州上文潞公書　大蘇
答史諷書　大蘇
答張籍書　韓
重答張籍書　韓
上兩制諸公　小蘇
上兵部李侍郎　韓
答李翊書　韓
答陳商書　韓
答劉正夫書　韓
答竇秀才書　韓
答尉遲生書　韓
與友人論文書　柳
答韋珩示韓愈相推以文墨事書　柳
答貢士廖有方論文書　柳
答吳充秀才書　歐
代人上王樞密求先集序書　歐

上歐陽內翰書　老蘇
上田樞密書　老蘇
答謝舉廉書　大蘇
答李端叔書　大蘇
答劉沔書　大蘇
上邵學士書　王
與祖擇之書　王
上人書　王
答錢公輔學士書　王
與蔡君謨求書　歐

移太常博士書　劉歆

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興聖帝明王累起相襲其道甚著周室既微而禮樂不正道之難全也如此是故孔子憂道之不行歷國應聘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乃得其所修易序書制作春秋以紀帝王之道及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義乖重遭戰國棄籩豆之禮理軍旅之陳孔子之道抑而孫吳之術興陵夷至于暴秦燔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道術由是滅漢興去聖帝明王遐遠仲尼之道又絕法度無所因襲時獨有一叔孫通畧定禮儀天下唯有易卜未有他書至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律然公卿大臣絳灌之屬咸介胄武夫莫以為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晁錯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初出於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始萌芽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為置博士在漢朝之儒唯賈生而已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起於建元之間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為雅或為頌相合而成泰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故詔書稱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甚閔焉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於全經固已遠矣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為宮而

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秘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閔學殘文缺稍離其真乃陳發秘藏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間編傳問民間則有魯國柏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識者之所惜閔士君子之所嗟痛也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

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妬嫉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抑此三學以尚書為備謂左氏為不傳春秋豈不哀哉今聖上德通神明繼統揚業亦閔文學錯亂學士若茲雖昭其情猶依違謙讓樂與士君子同之故下明詔試左氏可立又遣近臣奉指銜命將以輔弱扶微與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廢遺今則不然深閉固距而不肯試猥以不誦絶之欲以杜塞餘道絶滅微學夫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乃衆庶之所為耳非所望士君子也且此數家之事皆先帝

所親論今上所考視其古文舊書皆有徵驗外內相應豈苟而已哉夫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然孝宣皇帝猶廣立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義雖相反猶並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立之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今此數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義豈可偏絶哉若必專巳守殘黨同門妬道真違明詔失聖意以陷於文吏之議甚為二三君子不取也

黃州上文潞公書　大蘇

軾再拜孟夏漸熱恭惟留守太尉執事台候萬福承以元功正位兵府備物典冊首冠三公雖曾孫之遇絶口不言而金縢之書因事自顯真古今之異事聖朝之光華也有自京師來轉示所賜書教一通行草爛然使破甑敝帚復增九鼎之重軾始得罪倉皇出獄死生未分六親不相保然私心所念不暇及他但顧平生所存名義至重不知今日所犯為已見絶於聖賢不得復為君子乎抑雖有罪不可赦而猶可改也伏念五六日至于旬時終莫能決輒復強顏忍恥飾鄙陋之詞道疇昔之

眷以卜於左右遂辱遝答恩禮有加豈非察其無他而恕其不及亦如聖天子所以貸而不殺之意乎伏讀洒然知其不肖之軀未死之間猶可以洗濯磨治復入於道德之場追申徒而謝子產也軾始就逮赴獄有一子稍長徒步相隨其餘守舍皆婦女幼稚至宿州御史符下就家取文書州郡望風遣吏發卒圍船搜取老幼幾怖死既去婦女恚罵曰是好著書書成何所得而怖我如此悉取燒之比事定重復尋理十亡其七八矣到黃州無所用心輒復覃思於易論語端居深念若有所得遂曰先子之學作易傳九卷又自以意作論語說五卷

窮苦多難壽命不可期恐此書一旦復淪沒不傳意欲寫數本留人間念新以文字得罪人必以爲凶衰不祥之書莫肯收藏又自非一代偉人不足託以必傳者莫若獻之明公而易傳文多未有力裝寫獨致論語說五卷公退閒暇一爲讀之就使無取亦足見其窮不忘道老而能學也軾在徐州時見諸郡盜賊爲患而察其人多凶侠不遜因之以饑饉恐其忿不止於竊攘剽殺也輒草具其事上之會有旨移湖州而止家所藏書既多亡軼而此書本以爲故紙糊籠篋獨得不燒籠破見之不覺惘然如夢中事輒錄其本以獻軾廢逐至此豈敢

復言天下事但惜此事粗有益於世既不復施行猶欲公知之此則宿昔之心掃除未盡者也公一讀訖即燒之而已黃州食物賤風土稍可安既未得去去亦無所歸必老於此拜見無期臨紙於邑惟冀以時爲國自重

答史諷書　　大蘇

前日蒙訪及以易說一通且欲責某之一言以信之天下大非某智力之所能任也某於易嘗學之矣而未之有得故雖愧足下志意之高辯說之明而不敢斷其義之是非則何能推其義以信之天下雖然足下屬我良重不可以無說益學者君子之本務而教者聖人之餘事故學則求之教則應之有餘則應不足則求蓋有餘而求之者有矣未有不足而能應者也蓋見求而不應者有矣未有不求而應之者也爲足下計亦志於學而已學足乎己則不有知於上必有知於下不有傳於今必

有傳於後不幸而不見知於上下而不傳於今又不傳於後古之人蓋猶不憾也知我者其天乎此乃易所謂知命也命者非獨貴賤死生爾萬物之廢興皆命也孟子曰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且足下求以誨人者也道無求而誨之者求人而誨之則喪道喪道以求傳道則孰取以爲道足下其試思之

答張籍書　韓

愈始者望見吾子於人人之中固有異焉及聆其音聲接其辭氣則有願交之志因緣幸會遂得所圖豈惟吾子之不遺抑僕之所遇有時焉耳近者嘗有意吾子之闕焉無言意僕所以交之之道不至也今乃大得所圖脫然若沈痾去體灑然若執熱者之濯清風也然吾子所論排釋老不若著書囂囂多言徒相爲訾若僕之見則有異乎此也夫所謂著書者義止於辭耳宣之於口書之於簡何擇焉孟軻之書非軻自著軻既歿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軻所言焉耳僕自得聖人之道而誦

之排前二家有年矣不知者以僕爲好辯也然從而化者亦有矣聞而疑者又有倍焉頑然不入者親以言諭之不入則其觀吾書也固將無得矣爲此而止吾豈有愛於力乎哉然有一說化當世莫若口傳來世莫若書又懼吾力之未至也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吾於聖人既過之猶懼不及矧今未至固有所未至耳請待五六十然後爲之冀其少過也吾子又譏吾與人人爲無實駁雜之說此吾所以爲戲耳比之酒色不有間乎吾子譏之似同浴而譏裸裎也若商論不能下氣或似有之當更思而悔之耳博塞之譏敢不承教其他俟相見薄曉須到公府言不能盡愈再拜

排釋老不若着書張自有見之語

重答張籍書

韓

本集三篇文字前後的不好

吾子不以愈無似，意欲推而納諸聖賢之域，拂其邪心，增其所未高，謂愈之質有可以至於道者，浚其源，導其所歸，溉其根，將食其實，此盛德者之所辭讓，況於愈者哉。抑其中有宜復者，故不可遂已。昔者聖人之作春秋也，既深其文辭矣，然猶不敢公傳道之，口授弟子，至於後世，然後其書出焉，其所以慮患之道微也。今夫二氏之所宗而事之者，下乃公卿輔相，吾豈敢昌言排之哉。擇其可語者誨之，猶時與吾悖，其聲嘵嘵，若遂成其書，則見而怒之者必多矣，必且以我爲狂爲惑，其身之不能恤，書於吾何有。夫子聖人也，且曰：自吾得子路，而惡聲不入於耳。其餘輔而相者周天下，猶且絕糧於陳，畏於匡，毀於叔孫，奔走於齊魯宋衛之郊，其道雖尊，其窮也亦甚矣。賴其徒相與守之，卒有立於天下。向使獨言之而獨書之，其存也可冀乎。今夫二氏行乎中土也，蓋六百年有餘矣，其植根固，其流波漫，非可以朝令而夕禁也。自文王沒，武王、周公、成、康相與守之，禮樂皆在。及乎夫子未久也，自夫子而及乎孟子未久也，自孟子而及乎揚雄亦未久也，然猶其勤若此，其困若此，而後能有所立，吾其可易而爲之哉。其爲也易，則其傳也不遠，故余所以不敢也。然觀古人得其時，行其道，則無所爲書。書者不必著書 皆所爲不行乎今而行乎後世者也。今吾之得吾志失吾志未可知，俟五六十爲之未失也。天不欲使茲人有知乎，則吾之命不可期；如使茲人有知乎，非我其誰哉。其行道，其爲書，其化今，其傳後，必有在矣。吾子其何遽戚戚於吾所爲哉。前書謂吾與人商論不能下氣，若好勝者然。雖誠有之，抑非好己勝也，好己之道勝也。非好己之道勝也，己之道乃夫子、孟軻、揚雄所傳之道也。若不勝，則無以爲道，吾豈敢避是名哉。夫子之言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則其與衆人辨也有矣。駁雜之譏，前書盡之，吾子其復之。昔者夫子猶有所戲，詩不云乎：善戲謔兮，不爲虐兮。記曰：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惡害於道哉。吾子其未之思乎。孟君將有所適，思與吾子別，庶幾一來。

上兩制諸公　　小蘇

轍讀書至於諸子百家紛紜同異之辯、後世工巧組繡鑽研離析之學、蓋嘗喟然太息以為聖人之道、譬如山海藪澤之奧、人之入於其中者、莫不皆得其所欲、充足飽滿、各自以為有餘、而無慕乎其外、今夫班輸共工、旦而操斧斤以遊萑林、取其大者以為楹、小者以為桷、圓者以為輪、挺者以為軸、長者擢雲霓、短者蔽牛馬、大者擁丘陵、小者伏榛莽、芟夷蹶取、皆自以為盡山材之奇怪矣、而獵夫漁師結網聚餌、左彊弓右毒矢、陸攻則毚象犀、水伐則執蛟鱷、熊羆虎豹之皮毛、黿鼉犀兕之骨革、上盡飛鳥、下及走獸昆蟲之類、紛紛籍籍、折翅拔足、鱗鬣委頓、縱橫滿前、肉登鼎俎、膏潤砧几、皮革齒骨、披裂四出、被於器用、求珠之工、隋侯夜光、間以顆玭、磊落的皪、充滿其家、求金之工、輝赫晃蕩、錯交變、遍為天下冠冕佩帶飲食之飾、此數者皆自以為能盡山海之珍、然山海之藏、終滿而莫見其盡、昔者夫子及其生而從之遊者、蓋三千餘人、是三千人者、莫不皆有得於其師、是以從之周旋奔走、逐於宋魯、饑餓於陳蔡、困厄而莫有去之者、蓋顏淵見於夫子而出告人曰吾能知之、子路子貢冉有出而告人亦曰吾知之、下而至於邦巽孔忠公西輿公西箴此數子者、門人之下第者也、竊窺於道德之光華、而有聞於議論之末、皆以自得於一世、其後田子方段干木之徒、講之不詳、乃竊以為虛無淡泊之說、而吳起禽滑釐之類、又以猖狂於戰國、蓋夫子之道、分散四布、後之人得其遺波餘澤者、至於如此、而楊朱墨翟莊周鄒衍田駢愼到韓非申不害之徒、又不見夫子之大道、皇皇惑亂、譬如陷於大澤之陂、荊棘蒺藜、蹊隧滅絕、求以自致於通衢而不可得、乃妄自蔽塞、蹈崖谷、崎嶇繚繞而不能自止、何者、彼亦自以為已之得之也、轍嘗怪古之聖人、既已知之矣、而不遂以明告天下、而著之六經、六經之說、皆微見其端、而非所以破天下之疑惑、使之一見而寤者、是以世之君子紛紛至此而不可執也、今夫易者、聖人之所以盡天下剛柔喜怒之情、吉凶得失之際、以教天下之趨利避害、而世之說者、王氏韓氏至以老子之虛無、京房焦貢至以陰陽災異之數、言詩者不言咏歌勤苦酒食燕樂之際、極歡極戚而不違於道、而言五際子午卯酉之事、言書者不言其君臣之歡、吁俞嗟嘆、有以深感天下、而論其費誓秦誓之不當作也、夫孔子豈不知後世之至此極歟、其意以為後之學者、無所據依、感發以自盡其才、是以說

文編　卷四十八　十三　書

爲六經而使之求之蓋又欲其深思而得之也是以不
爲明著其說使天下各以其所長而求之故曰仁者見
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而子貢亦曰在人賢者識
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夫使仁者效其仁智者效其
智賢者推明其大而不遺其小小者綴致其小以自附
於大各因其才而盡其力以求其至微至密之地則天
下將有終身於其說而無勸者矣至於後世不明其意
患乎異說之多而學者之難明也於是舉聖人之微言
而折之以一人之私意而傳疏之學橫放於天下由是
學者愈怠而聖人之說益以不明今夫使天下之人因

說者之異同得以縱觀博覽而辯其是非論其可否推
其精粗而後至於微密之際則講之當益深守之當益
固昔者轍之始學也得一書伏而讀之不求其傳而惟
其書之知求之而莫得則反覆而思之至於終日而莫
見而後退而求其傳何者懼其入於心之易而守之不
堅也及既長乃觀百家之書縱橫顛倒可喜可愕無所
不讀泛然無所適從蓋晚而讀孟子而後徧觀乎百家
而不亂也而世之言者曰學者不可以讀天下之雜說
不幸而見之則小道異術將乘間而入於其中雖楊雄
尚然曰吾不觀非聖之書以爲世之賢人所以自養其

心者如人之弱子幼弟不當出而置之於紛華雜擾之
何其不思之甚也古之所謂知道者邪詞入之而不能
蕩詖詞犯之而不能詐爵祿不能使之驕貧賤不能使
之辱如使深居自閑於閨闥之中兀然頹然而曰知道
云者此乃所謂腐儒者也古者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
與不恭是君子之所不爲也而孔子曰伯夷叔齊不降
其志不辱其身柳下惠少連降志而辱身言中倫行中
慮至於孟子惡鄉原之敗俗而知於陵仲子之不可常
也美禹稷之汲汲於天下而知顏氏之自樂之非固也
知天下之諸侯其所取之爲盜而知王者之不必盡誅

也知賢者之不可召而知召之役之爲義也故士之言
學者皆曰孔孟何者以其知道而已今轍山林之匹夫
何敢自附於孟子然其所以泛觀天下之異說三代以
來興亡治亂之際而皎然其有以折之者蓋其學出於
孟子而不可誣也今年春　天子將求直言之士而轍
適來調官京師舍人楊公不知其不肖取其鄙野之文
五十篇而薦之俾與明召之末伏惟執事　方今之偉
人而朝之名卿也其德業之所服聲華之所耀孰不欲
一見以效薄技於左右夫其五十篇之文從中而下則
執事亦既見之矣是以不敢復以爲獻姑述其所以爲

學之道而執事試觀焉

上兵部李侍郎書　韓

十二月九日將仕郎守江陵府法曹參軍韓愈謹上書侍郎閣下愈少鄙鈍於時事都不通曉家貧不足以自活應舉覓官凡二十年矣薄命不幸動遭讒謗進寸退尺卒無所成性本好文學因困厄悲愁無所告語遂得究窮於經傳史記百家之說沈潛乎訓義反復乎句讀礱磨乎事業而奮發乎文章凡自唐虞已來編簡所存大之為河海高之為山嶽明之為日月幽之為鬼神纖之為珠璣華實變之為雷霆風雨奇辭奧旨靡不通達惟是鄙鈍不通曉於時事學成而道益窮年老而智益

困私自憐悼悔其初心髮禿齒豁不見知己夫牛角之歌辭鄙而義拙堂下之言不書於傳記齊桓舉以相國叔向攜手以上然則非言之難為聽而識之者難遇也伏以閣下內仁而外義行高而德鉅尚賢而與能哀窮而悼屈自江而西既化而行矣今者入守內職為朝廷大臣當天子新即位汲汲於理化之日出言舉事宜必施設既有聽之之明又有振之之力寧戚之歌鬷明之言不發於左右則後而失其時矣謹獻舊文一卷扶樹教道有所明白南行詩一卷舒憂娛悲雜以瑰怪之言時俗之好所以溷於口而聽於耳也如賜覽觀亦有可

采干瀆嚴尊伏增惶恐愈再拜

答李翊書 韓

此文當看抑揚轉換處

六月二十六日愈白李生足下生之書辭甚高而其問何下而恭也能如是誰不欲告生以其道道德之歸也有日矣況其外之文乎抑愈所謂望孔子之門墻而不入于其宫者焉足以知是且非邪雖然不可不爲生言之生所謂立言者是也生所爲者與所期者甚似而幾矣抑不知生之志蘄勝於人而取於人邪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邪蘄勝於人而取於人則固勝於人而可取於人矣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則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養其根而竢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

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抑又有難者愈之所爲不自知其至猶未也雖然學之二十餘年矣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惟陳言之務去戛戛乎其難哉其觀於人不知其非笑之爲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猶不改然後識古書之正僞與雖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務去之乃徐有得也（分明體作文與此養說作兩截工夫）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汩汩然來矣其觀於人也笑之則以爲喜譽之則以爲憂以其猶有人之說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後浩乎其

沛然矣吾又懼其雜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後肆焉雖然不可以不養也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無迷其途無絶其源終吾身而已矣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雖如是其敢自謂幾於成乎雖幾於成其用於人也奚取焉雖然待用於人者其肖於器邪用與舍屬諸人君子則不然處心有道行己有方用則施諸人舍則傳諸其徒垂諸文而為後世法如是者其亦足樂乎其無足樂也有志乎古者希矣志乎古必遺乎今吾誠樂而悲之亟稱

其人所以勸之非敢褒其可褒而貶其可貶也問於愈者多矣念生之言不志乎利聊相為言之愈白

答陳商書　韓

愈白辱惠書語高而旨深三四讀尚不能通曉茫然增愧赧又不以其淺弊無過人知識且喻以所守幸甚愈敢不吐情實然自識其不足補吾子所須也齊王好竽有求仕於齊者操瑟而往立王之門三年不得入叱曰吾瑟鼓之能使鬼神上下吾鼓瑟合軒轅氏之律呂客罵之曰王好竽而子鼓瑟瑟雖工如王不好何是所謂工於瑟而不工於求齊也今舉進士於此世求祿利行道於此世而為文必使一世人不好得無與操瑟立齊門者比歟文雖工不利於求求不得則怒且怨不知君

子必爾為不也故區區之心每有來訪者皆有意於不肖者也略不辭讓遂盡言之惟吾子諒察愈白

答劉正夫書　　韓愈

愈白進士劉君足下辱牋教以所不及既荷厚賜且愧其誠然幸甚幸甚凡舉進士者於先進之門何所不往先進之於後輩苟見其至寧可以不答其意邪來者則接之舉城士大夫莫不皆然而愈不幸獨有接後輩名名之所存謗之所歸也有來問者不敢不以誠答或問爲文宜何師必謹對曰宜師古聖賢人曰古聖賢人所爲書具存辭皆不同宜何師必謹對曰師其意不師其辭又問曰文宜易宜難必謹對曰無難易惟其是爾如是而已非固開其爲此而禁其爲彼也夫百物朝夕所

見者人皆不注視也及覩其異者則共觀而言之夫文豈異於是乎漢朝人莫不能爲文獨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爲之最然則用功深者其收名也遠若皆與世沈浮不自樹立雖不爲當時所怪亦必無後世之傳也足下家中百物皆賴而用也然其所珍愛者必非常物夫君子之於文豈異於是乎今後進之爲文能深探而力取之以古聖賢人爲法者雖未必皆是要若有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之徒出必自於此不自於循常之徒也若聖人之道不用文則已用則必尚其能者能者非他能自樹立不因循者是也有文字來誰不爲文然其存於今者必其能者也顧常以此爲說耳愈於足下忝同道而先進者又常從遊於賢尊給事既辱厚賜又安得不進其所有以爲答也足下以爲何如愈白

文編　卷四十八　三　書

答竇秀才書

韓

愈白愈少駑怯於他藝能自度無可努力又不通時事而與世多齟齬念終無以樹立遂發憤篤專於文學學不得其術凡所辛苦而僅有之者皆符於空言而不適於實用又重以自廢是故學成而道益窮年老而智愈困今又以罪黜於朝廷遠宰蠻縣愁憂無聊瘴癘侵加喘喘焉無以冀朝夕足下年少才俊辭雅而氣銳當朝廷求賢如不及之時當道者又皆良有司操數寸之管書盈尺之紙高可以釣爵位循次而進亦不失萬一於甲科今乃乘不測之舟入無人之地以相從問文章爲

事身勤而事左辭重而請約非計之得也雖使古之君子積道藏德遁其光而不曜膠其口而不傳者遇足下之請懇懇猶將倒廩傾囷羅列而進也若愈之愚不肖又安敢有愛於左右哉顧足下之能足以自奮愈之所有如前所陳足以臨事愧恥而不敢答也錢財不足以賙左右之匱急文章不足以發足下之事業稇載而往垂橐而歸足下亮之而已愈白

答尉遲生書

韓

愈白尉遲生足下夫所謂文者必有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實實之美惡其發也不揜本深而末茂形大而聲宏行峻而言厲心醇而氣和昭晰者無疑優游者有餘體不備不可以爲成人辭不足不可以爲成文愈之所聞者如是有問於愈者亦以是對今吾子所爲皆善矣謙謙然若不足而以微於愈愈又敢有愛於言乎抑所能言者皆古之道古之道不足以取於今吾子何其愛之異也賢公卿大夫在上比肩始進之賢士在下比肩彼其得之必有以取之也子欲仕乎其往問焉皆可學

也若獨有愛於是而非仕之謂則愈也嘗學之矣請繼今以言

短

與友人論文書　　柳

古今號文章爲難足下知其所以難乎非謂比興之不足恢拓之不遠鑽礪之不工頗類之不除也（亦少穩愜且切）得之爲難知之愈難耳苟或得其高朗探其深賾雖有蕪敗則爲日月之蝕也大圭之瑕也曷足傷其明黜其寶哉且自孔氏以來兹道大闡家修人勵刓精竭慮者幾千年矣其間耗費簡札役用心神者其可數乎登文章之籙波及後代越不過數十人耳其餘誰不欲爭裂綺繡互攀日月高視於萬物之中雄峙於百代之下乎率皆縱臾而不克躓躅而不進力蹙勢窮吞志而沒故曰得之爲難嗟乎道之顯晦幸不幸繫焉談之辯訥升降繫焉鑒之頗正好惡繫焉交之廣狹屈伸繫焉則彼卓然自得以奮其間者合乎否乎是未可知也而又榮古虐今者比肩疊跡大底生則不遇死而垂聲者衆焉揚雄沒而法言大興馬遷生而史記未振彼之二才且猶若是况乎未甚聞著者哉固有文不傳於後祀聲遂絕於天下者矣故曰知之愈難而爲文之士亦多漁獵前作戕賊文史抉其意抽其華置齒牙間遇事蠢起金聲玉耀誑聾瞽之人徼一時之聲雖終淪棄而其奪朱亂雅爲害已甚是其所以難也間聞足下欲觀僕文章退發囊笥編其蕪穢心悸氣動交於胸中未知孰勝故久滯而不往也今往僕所著賦頌碑碣文記議論書序之文凡四十八篇合爲一通想令治書蒼頭吟諷之也擊轅拊缶必有所擇顧鑒視何如耳還以一字示褒貶焉

分段

答韋珩示韓愈相推以文墨事書　柳

足下所封示退之書云欲推避僕以文墨事且以勵足下若退之之才過僕數人尚不宜推避於僕非其實可知固相假借爲之詞耳退之所敬者司馬遷揚雄遷於退之固相上下若雄者如太玄法言及四愁賦退之獨未作耳決作之加恢奇至它文過揚雄遠甚雄文遺言措意頗短局滯澀不若退之猖狂恣睢肆意有所作若然者使雄來尚不宜推避而況僕耶彼好獎人善以爲不屈已善不可獎故慊慊云爾也足下幸勿信之且足下志氣高好讀南北史書通國朝事穿穴古今後來無能和而僕稚騃卒無所爲但趑趄文墨筆硯淺事今退之不以吾子勵僕而反以僕勵吾子愈非所宜然卒篇欲足下自挫抑合當世事以固當雖僕亦知無出此吾子年甚少知已者如麻不患不顯患道不立耳此僕以自勵亦以佐退之勵足下不宣

（歐陽公書說前乎者爲多）

答貢士廖有方論文書　直　柳

亦文

三日宗元白得秀才書知欲僕爲序然吾爲文非苟然易也於秀才則吾不敢愛吾在京都時好以文寵後輩由吾文知名者亦爲不少焉自遭斥逐禁錮益爲輕薄小兒譁囂學朋增飾無狀當途人率謂僕垢汚重厚舉將去而遠之今日自料而序秀才秀才無乃未得嚮時之益而受後事之累吾是以懼潔然盛服而與負塗者處而又何賴焉然觀秀才勤懇意甚久遠不爲傾刻私利欲以就文雅則吾曷敢以讓當爲秀才言之然而無顯出於今之世視不爲流俗所扇動者乃以示之既無以累秀才亦不增僕之詬罵也計無宜於此若果能是則吾之荒言出矣宗元白

答吳充秀才書　直　歐

修頓首白先輩吳君足下前辱示書及文三篇發而讀之浩乎若千萬言之多及少定而視焉纔數百言爾非夫辭豐意雄霈然有不可禦之勢何以至此然猶自患倀倀莫有開之使前者此好學之謙言也修材不足用於時仕不足榮於世其毀譽不足輕重氣力不足動人世之欲假譽以為重借力而後進者奚取於修焉先輩學精文雄其施於時又非待修譽而為重力而後進者也然而惠然見臨若有所責得非急於謀道不擇其人而問焉者歟夫學者未始不為道而至者鮮焉非道之

於人遠也學者有所溺焉爾蓋文之為言難工而可喜易悅而自足世之學者往往溺之一有工焉則曰吾學足矣甚者至棄百事不關于心曰吾文士也職於文而已此其所以至之鮮也昔孔子老而歸魯六經之作數年之傾爾然讀易者如無春秋讀書者如無詩何其用功少而至於至也聖人之文雖不可及然大抵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也故孟子皇皇不暇著書荀卿蓋亦晚而有作若子雲仲淹方勉焉以模言語此道未足而彊言者也後之惑者徒見前世之文傳以為學者文而已故愈力愈勤而愈不至此足下所謂終日不出於軒序

不能縱橫高下皆如意者道未足也若道之充焉雖行乎天地入於淵泉無不之也先輩之文浩乎霈然可謂善矣而又志於為道猶自以為未廣若不止焉孟荀可至而不難也修學道而不至者然幸不甘於所悅而溺於所止因吾子之能不自止又以勵修之少進焉幸甚幸甚修白

代人上王樞密求先集序書　文　歐

某月日具位某謹齋沐獻書樞密相公閣下某聞傳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君子之所學也言以載事而文以飾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見於後世詩書易春秋皆善載事而尤文者故其傳尤遠荀卿孟軻之徒亦善爲言然其道有至有不至故其書或傳或不傳猶繫於時之好惡而興廢之其次楚有大夫者善文其謳詩以傳漢之盛時有賈誼董仲舒司馬相如楊雄能文其文辭以傳由此以來去聖益遠世益薄或衰下迄周隋其間亦時時有善文其言以傳者然皆紛雜滅裂不純信故百不

傳一二幸而一傳傳亦不顯不能若前數家之焯然暴見而大行也甚矣言之難行也事信矣須文文至矣又繫其所載之大小以見其行遠不遠也書載堯舜詩載商周易載九聖春秋載文武之法荀孟二家載詩書易春秋者楚之辭載風雅漢之徒各載其時主聲名文物之盛以爲辭後之學者蕩然無所載則其言之不純信其傳之不久遠勢使然也至唐之興若太宗之政開元之治憲宗之功其臣下又爭載之以文其詞或播樂歌或刻金石故其間鉅人碩德閎言高論流鑠前後者恃其所載之在文也故其言之所載者大且文則其傳也章

言之所載者不文而又小則其傳也不章某不佞守先人之緒餘先人在太宗時以文辭爲名進士以對策爲賢良方正既而守道純正爲賢待制逢時太平奮身揚名宜其言之所載文之所行大而可恃以傳也然未能甚行於世者豈其嗣續不肖不能繼守而泯沒之抑有由也夫文之行雖繫其所載猶有待焉詩書易春秋待仲尼之刪正荀孟屈原無所待猶待其弟子而傳焉漢之徒亦得其史臣之書其始出也或待其時之有名者而後發其既歿也或待其後之紀次者而傳其爲之紀次也非其門人故吏則其親戚朋友如夢得之序子厚

李漢之序退之也伏惟閣下學老文鉅爲時雄人出入三朝其能望光輝接步武者惟先君爲舊則亦先君之所待也豈小子之敢有請焉謹以家集若干卷數寫獻門下惟冢其誠而幸賜之

架空累層

上歐陽內翰書　　老蘇

內翰執事洵布衣窮居常竊自歎以爲天下之人不能皆賢不能皆不肖故賢人君子之處於世合必離離必合往者　天子方有意於治而范公在相府富公爲樞密副使執事與余公蔡公爲諫官尹公馳騁上下用力於兵革之地方是之時天下之人毛髮絲粟之才紛紛然而起合而爲一而洵也自度其愚魯無用之身不足以自奮於其間退而養其心幸其道之將成而可以復見於當世之賢人君子不幸道未成而范公西富公北執事與余公蔡公分散四出而尹公亦失勢奔走於小

官洵時在京師親見其事忽忽仰天歎息以爲斯人之去而道雖成不復足以爲榮也既復自思念往者衆君子之進於朝其始也必有善人焉推之今也亦必有小人焉間之今之世無復有善人也則已矣如其不然也吾何憂焉姑養其心使其道大有成而待之何傷退而處十年雖未敢自謂其道有成矣然浩浩乎其胸中若與曩者異而余公適亦有成功於南方執事與蔡公復相繼登於朝富公復自外入爲宰相其勢將復合爲一喜且自賀以爲道既已粗成而果將有以發之也既又反而思其向之所慕望愛悅之而不得見之者蓋有六人焉今將往見之矣而六人者已有范公尹公二人亡焉則又爲之潸然出涕以悲嗚呼二人者不可復見矣而所恃以慰此心者猶有四人也則又以自解思其止於四人也則又汲汲欲一識其面以發其心之所欲言而富公又爲　天子之宰相遠方寒士未可遽以言通於其前而余公蔡公遠者又在萬里外獨執事在　朝廷間而其位差不甚貴可以叫呼扳援而聞之以言而饑寒衰老之病又痼而留之使不克自至於執事之庭夫以慕望愛悅其人之心十年而不得見而其人已死如范公尹公二人者則四人者之中非其勢不可遽以

言通者何可以不能自往而遽已也執事之文章天下之人莫不知之然竊自以爲洵之知之特深愈於天下之人何者孟子之文語約而意盡不爲巉刻斬絕之言而其鋒不可犯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魚黿蛟龍萬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見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視執事之文紆餘委備往復百折而條達疏暢無所間斷氣盡語極急言竭論而容與閑易無艱難勞苦之態此三者皆斷然自爲一家之文也惟李翺之文其味黯然而長其光油然而幽俯仰揖讓有執事之態陸贄之文遺言措意切近

的當有執事之實而執事之才又自有過人者蓋執事之文非孟子韓子之文而歐陽子之文也夫樂道人之善而不爲諂者以其人誠足以當之也彼不知者則以爲譽人以求其悅已也夫譽人以求其悅已洵亦不爲也而其所以道執事光明盛大之德而不自知止者亦欲執事之知其知我也雖然執事之名滿於天下雖不見其文而固已知有歐陽子矣而洵也不幸墮在草野泥塗之中而其知道之心又近而粗成欲徒手奉咫尺之書自託於執事將使執事何從而知之何從而信之哉洵少年不學生二十五歲始知讀書從士君子遊年

既已晚而又不遂刻意厲行以古人自期而視與已同列者皆不勝已則遂以爲可矣其後困益甚然後取古人之文而讀之始覺其出言用意與已大異時復內顧自思其才則又似夫不遂止於是而已者由是盡燒其曩時所爲文數百篇取論語孟子韓子及其他聖人賢人之文而兀然端坐終日以讀之者七八年矣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惶然博觀於其外而駭然以驚及其久也讀之益精而其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然猶未敢自出其言也時既久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試出而書之已而再三讀之渾渾乎覺其來之易矣

然猶未敢以爲是也近所爲洪範論史論凡七篇執事觀其如何嘻噫區區而自言不知者又將以爲自譽以求人之知已也惟執事思其十年之心如是之不偶然也而察之

三段

上田樞密書　　老蘇

天之所以與我者夫豈偶然哉堯不得以與丹朱舜不得以與商均而瞽叟不得奪諸舜發於其心出於其言見於其事確乎其不可易也聖人不得以與人父不得奪諸其子於此見天之所以與我者不偶然也夫其所以與我者必有以用我也我知之不得行之不以告人天固用之我實置之其名曰棄天自卑以求幸其言自小以求用其道天之所以與我者何如而我如此也其名曰褻天棄天我之罪也褻天亦我之罪也不棄不褻而人不我用不我用者之罪也其名曰逆天然則棄天

褻天者其責在我逆天者其責在人在我者吾將盡吾力之所能為者以塞夫天之所以與我之意而求免乎天下後世之譏在人者吾何知焉吾求免夫一身之責之不暇而暇為人憂乎哉孔子孟軻之不遇老於道塗而不倦不慍不怍不沮者夫固知夫責之所在也衛靈魯哀齊宣梁惠之徒不足相與以有為也我亦知之矣抑將盡吾心焉耳吾心之不盡吾恐天下後世無以責夫衛靈魯哀齊宣梁惠之徒而彼亦將有以辭其責也然則孔子孟軻之目將不瞑於地下矣夫聖人賢人之用心也固如此如此而生如此而死如此而貧賤如此

而富貴升而為天沈而為淵流而為川止而為山彼不預吾事吾事畢矣竊怪夫後之賢者之不能自處其身也饑寒窮困之不勝而號於人嗚呼使吾誠死於饑寒窮困耶則天下後世之責將必有在彼其身之責不用任以為憂而我取而加之吾身不已過乎今洵之不肖何敢以自列於聖賢然其心亦有所不甚自輕者何則天下之學者孰不欲一蹴而造聖人之域然及其不成也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也千金之子可以貧人可以富人非天之所與雖以貧人富人之權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也天子之宰相可以生人可以殺人非天

之所與雖以生人殺人之權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也今洵用力於聖人賢人之術亦已久矣其言語其文章雖不識其果可以有用於今而傳於後與否獨怪其得之之不勞方其致思於心也若或起之得之心而書之紙也若或相之夫豈無一言之幾乎道千金之子天子之宰相求而不得者一旦在己故其心得以自負或者天其亦有以與我也曩者見執事於益州當時之文淺狹可笑饑寒窮困亂其心而聲律記問又從而破壞其體不足觀也已數年來退居山野自分永棄與世俗日疏闊得以大肆其力於文章詩人之優柔騷人之清

淵孟韓之溫淳遷固之雄剛孫吳之簡切投之所嚮無不如意常以為董生得聖人之經其失也流而為迂鼂錯得聖人之權其失也流而為詐有二子之才而不流者其惟賈生乎惜乎今之世愚未見其人也作策二道曰審勢審敵作書十篇曰權書洵有山田一頃非凶歲可以無饑力耕而節用亦足以自老不肖之身不足惜而天之所與者不忍棄且不敢褻也執事之名滿天下天下之士用與不用在執事故敢以所謂策二道權書十篇者為獻平生之文遠不可多致有洪範論史論七篇近以獻內翰歐陽公度執事與之朝夕相從而議天

下之事則斯文也其亦庶乎得陳於前矣若夫其言之可用與其身之可貴與否者執事事也執事責也於洵何有哉

虛引

答謝舉廉書　　大蘇

軾啓近奉違亟辱問訊具審起居佳勝感慰深矣軾受性剛簡學迂材下坐廢累年不敢復齒縉紳自還海北見平生親舊惘然如隔世人況與左右無一日之雅而敢求交乎數賜見臨傾蓋如故幸甚過望不敢言也所示書教及詩賦雜文觀之熟矣大略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態橫生孔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又曰辭達而已矣夫言止於達意則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繫風捕影能使是物了然於心者蓋千萬人而不一遇也

而況能使了然於口與手者乎是之謂辭達辭至於能達則文不可勝用矣揚雄好為艱深之詞以文淺易之說若正言之則人人知之矣此正所謂雕蟲篆刻者其太玄法言皆是物也而獨悔於賦何哉終身雕蟲而獨變其音節便謂之經可乎屈原作離騷經蓋風雅之再變者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可以其似賦而謂之雕蟲乎使賈誼見孔子升堂有餘矣而乃以賦鄙之至與司馬相如同科雄之陋如此比者甚衆可與知者道難與俗人言也因論文偶及之耳歐陽文忠公言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價非人所能以口舌貴賤也紛紛多言豈

能有益於左右愧悚不已所須惠力法而堂字軾本不善作大字彊作終不佳又舟中局迫難寫未能如教然軾方過臨江當往遊焉或僧欲有所記錄當為作數句留院中慰左右念親之意今已至峽山寺少留即去愈遠惟萬萬以時自愛不宜

答李端叔書　大蘇

軾聞足下名久矣又於相識處往往見所作詩文雖不多亦足以髣髴其為人矣尋常不通書問怠慢之罪猶可闊略及足下斬然在疚亦不能以一字奉慰舍弟子由至先蒙惠書又復懶不即答頑鈍廢禮一至於此而足下終不棄絕遞中再辱手書待遇益隆覽之面熱汗下也足下才高識明不應輕許與人得非用黃魯直秦太虛輩語真以為然耶不肖為人所憎而二子獨喜見譽如人嗜昌歜羊棗未易詰其所以然者以二子為妄則不可遂欲以移之衆口又大不可也軾少年時讀書

作文專為應舉而已既及進士第貪得不已又舉制策其實何所有而其科號為直言極諫故每紛然誦說古今考論是非以應其名耳人苦不自知既以此得因以為實能之故譊譊至今坐此得罪幾死所謂齊虜以口舌得官真可笑也然世人遂以軾為欲立異同則過矣妄論利害攙說得失此正制科人習氣譬之候蟲時鳥自鳴自已何足為損益軾每怪時人待軾過重而足下又復稱說如此愈非其實得罪以來深自閉塞扁舟草屨放浪山水間與樵漁雜處往往為醉人所推罵輒自喜漸不為人識平生親友無一字見及有書與之亦不

答自幸庶幾免矣足下又復創相推與甚非所望木有癭石有暈犀有通以取妍於人皆物之病也謫居無事默自觀省回視三十年以來所爲多其病者足下所見皆故我非今我也無乃聞其聲不考其情取其華而遺其實乎抑將又有取於此也此事非相見不能盡自得罪後不敢作文字此書雖非文然信筆書意不覺累幅亦不須示人必喻此意

答劉沔書

大蘇

軾頓首都曹劉君足下蒙示書教及編錄拙書文二十卷軾平生以言語文字見知於世亦以此取疾於人得失相補不如不作之安也以此常欲焚棄筆硯爲瘖默人而習氣宿業未能盡去亦謂隨手雲散鳥沒矣不知足下默隨其後掇拾編綴畧無遺者覽之慙汗可爲多言之戒然世之蓄軾詩文者多矣率眞僞相半又多爲俗子所改竄讀之使人不平然亦不足怪識眞者少蓋從古所病梁蕭統集文選世以爲工以軾觀之拙於文而陋於識者莫統若也宋玉賦高唐神女其初畧陳所

夢之因如子虛亡是公相與問答皆賦矣而統謂之敘此與兒童之見何異李陵蘇武贈別長安而詩有江漢之語及陵與武書詞句儇淺正齊梁間小兒所擬作決非西漢文而統不悟劉子玄獨知之范曄作蔡琰傳載其二詩亦非是董卓已死琰乃流落方卓之亂伯喈尚無恙也而其詩乃云以卓亂故流入於胡此豈眞琰語哉其筆勢乃效建安七子者非東漢詩也李太白韓退之白樂天詩文皆爲庸俗所亂可爲太息今足下所示二十卷無一篇僞者又少謬誤及所示書詞清婉雅奥有作者風氣知足下致力於斯文久矣軾窮困本坐文

字益願刳形去皮而不可得者然幼子過文益奇在海外孫寂無變過時出一篇見娛則為數日喜寢食有味以此知文章如金玉珠貝未易鄙棄也見足下詞學如此又喜吾同年兄龍圖之有後也故勉作報書怱怱不宣

與祖擇之書　王

治教政令聖人之所謂文也書之策引而被之天下之民一也聖人之於道也蓋心得之作而為治教政令也則有本末先後權勢制義而一之於極其書之策也則道其然而已矣彼陋者不然一適焉一否焉非流焉則泥非過焉則不至甚者置其本求之末當後者反先之無一焉不悖於極彼其於道也非心得之也其書之策也獨能不悖耶故書之策而善引而被之天下之民反不善焉無矣二帝三王引而被之天下之民而善者也孔子孟子書之策而善者也皆聖人也易地則皆然某

生十二年而學學十四年矣聖人之所謂文者私有意焉書之策則未也間或悱然動於事而出於詞以警戒其躬若施於朋友褊迫陋庳非敢謂之文也乃者執事欲收而教之使獻焉雖自知明敢自蓋邪謹書所為書序原說若干篇因叙所聞與所志獻左右惟賜覽觀焉

上人書　　王

嘗謂文者禮教治政云爾其書諸策而傳之人大體歸然而已而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云者徒謂辭之不可以已也非聖人作文之本意也自孔子之歿久韓子作望聖人於百千年中卓然也獨子厚名與韓並子厚非韓比也然其文卒配韓以傳亦豪傑可畏者也韓子嘗語人以文矣曰云云子厚亦曰云云疑二子者徒語人以其辭耳作文之本意不如是其已也孟子曰君子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孟子之云爾非直施於文而已然亦可託以為作文之本意且所謂文者務為有補於世而已矣所謂辭者猶器之有刻鏤繪畫也誠使巧且華不必適用誠使適用亦不必巧且華要之以適用為本以刻鏤繪畫為之容而已不適用非所以為器也不為之容其亦若是乎否也然容亦未可已也勿先之其可也某學文久數挾此說以自治始欲書之策而傳之人其試於事者則有待矣其為是非邪未能自定也執事正人也不阿其所好者書雜文十篇獻左右願賜之教使之是非有定焉

答錢公輔學士書　　王

比蒙以銘文見屬足下于世為聞人力足以得顯者銘父母以屬于不腆之文似其意非苟然故輒為之而不辭不圖乃猶未副所欲欲有所增損鄙文自有意義不可改也宜以見還而求能如足下意者為之耳家廟以今法準之恐足下未得立也足下雖多聞要與識者講之如得甲科為通判通判之署有池臺竹林之勝此何足以為太夫人之榮而必欲書之乎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苟不能行道適足以為父母之羞況一甲科通判苟粗知為辭賦雖市井小人皆可以得之何足道哉何足道哉故銘以謂閭巷之士以為太夫人榮明天下有識者不以置悲歡榮辱于其心也太夫人能異于閭巷之士而與天下有識同此其所以為賢而宜銘者也至于諸孫亦不足列孰有五子而無孫七者乎七孫業之有可道固不宜略若皆兒童賢不肖未可知列之於義何當也諸不具道計足下當與有識者講之南去愈遠君子推順愛自重

與蔡君謨求書集古錄序書　歐

修啟歸在河朔不能自閑嘗集錄前世金石之遺文自三代以來古文奇字莫不皆有中間雖罪戾擯斥水陸奔走顛危困踣兼之人事吉凶憂患悲愁無聊倉卒未嘗一日忘也蓋自慶曆乙酉逮嘉祐壬寅十有八年而得千卷顧其勤至矣然亦可謂富哉竊復自念好嗜與俗異馳乃獨區區收拾世人之所棄者惟恐不及是又可笑也因輒自敘其事庶以見其志焉然顧其文鄙意陋不足以示人既則自覩前所集錄雖浮屠老子詭妄之說常見貶絕於吾儒者往往取之而不忍遽廢者何

哉豈非特以其字畫之工邪然則字書之法雖為學者之餘事亦有助於金石之傳也若浮屠老子之說當棄而獲存者乃直以字畫而傳是其幸而得所託爾豈特有助而已哉僕之文陋矣顧不能以自傳其或幸而得所託則未必不傳也由是言之為僕不朽之託者在君謨一揮毫之頃爾竊惟君子樂善欲成人之美者或斯說謂宜有不能卻也故輙持其說以進而不疑伏惟幸察

短

文編卷之四十八　終

文編卷之四十九

武進唐順之應德甫選　後學長洲陳元素訂

書

答任安書　司馬遷
寄許京兆孟容書　柳
後十九日復上書　韓
上宰相第三書　韓
應科目時與人書　韓
與楊京兆憑書　柳
[illegible]府相書　歐
上韓太尉書　大蘇
上梅直講書　大蘇
上劉侍讀書　大蘇
上曾丞相書　大蘇
上樞密韓太尉書　小蘇

答任安書　司馬遷

少卿足下曩者辱賜書教以慎於接物推賢進士為務意氣勤勤懇懇若望僕不相師用而流俗人之言僕非敢如是也雖罷駑亦嘗側聞長者遺風矣顧自以為身殘處穢動而見尤欲益反損是以抑鬱而無誰語諺曰

誰為為之孰令聽之蓋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何則士為知己用女為說己容若僕大質已虧缺雖材懷隨和行若由夷終不可以為榮適足以發笑而自點耳書辭宜答會東從上來又迫賤事相見日淺卒卒無須臾之閒得竭指意今少卿抱不測之罪涉旬月迫季冬僕又薄從上上雍恐卒然不可諱是僕終已不得舒憤懣以曉左右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請畧陳固陋闕然不報幸勿過僕聞之修身者智之府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義之符也恥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託於世列於君子之林

矣故禍莫憯於欲利悲莫痛於傷心行莫醜於辱先而詬莫大於宮刑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昔衛靈公與雍渠載孔子適陳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同子參乘爰絲變色自古而恥之夫中材之人事關於宦豎莫不傷氣况慷慨之士乎如今朝雖乏人奈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豪儁哉僕賴先人緒業得待罪輦轂下二十餘年矣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納忠效信有奇策材力之譽自結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巖穴之士外之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有斬將搴旗之功下之不能累日積勞取尊官厚祿以為宗族交遊光寵四者無一遂苟合取容無所短長之效可見於此矣鄉者僕亦嘗廁下大夫之列陪外廷末議不以此時引維綱盡思慮今已虧形為掃除之隸在闒茸之中迺欲卬首信眉論列是非不亦輕朝廷羞當世之士邪嗟乎嗟乎如僕尚何言哉尚何言哉且事本末未易明也僕少負不羈之才長無鄉曲之譽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奉薄技出入周衛之中僕以為戴盆何以望天故絕賓客之知忘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務一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夫僕與李陵俱居門下素非相善也趣舍異路未

嘗銜盃酒接殷勤之歡然僕觀其為人自奇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予以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狥國家之急其素所蓄積也僕以為有國士之風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已奇矣今舉事一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僕誠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垂餌虎口橫挑彊胡卬億萬之師與單于連戰十餘日所殺過當虜救死扶傷不給旃裘之君長咸震怖迺悉徵左右賢王舉引弓之民一國共攻而圍之轉鬬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然

李陵一呼勞軍士無不起躬流涕沬血飲泣張空弮冒
白刃北首爭死敵陵未沒時使有來報漢公卿王侯皆
奉觴上壽後數日陵敗書聞主上爲之食不甘味聽朝
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僕竊不自料其卑賤見主上
慘悽怛悼誠欲効其款款之愚以爲李陵素與士大夫
絕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
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漢事已無可奈何其所摧
敗功亦足以暴於天下僕懷欲陳之而未有路適會召
問卽以此指推言陵功欲以廣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辭
未能盡明明主不深曉以爲僕沮貳師而爲李陵游說

遂下於理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因爲誣上卒從吏議
家貧財賂不足以自贖交遊莫救左右親近不爲一言
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爲伍深幽囹圄之中誰可告愬者
此正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邪李陵旣生降隤其
家聲而僕又茸以蠶室重爲天下觀笑悲夫悲夫事未
易一二爲俗人言也僕之先人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文
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
之所輕也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
異而世又不與能死節者比特以爲智窮罪極不能自
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人固有一死死有

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太上不辱先其
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辭令其次詘體受
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關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剔毛
髮嬰金鐵受辱其次毀肌膚斷支體受辱最下腐刑極
矣傳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厲也猛虎處深
山百獸震恐及其在穽檻之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
漸也故士有畫地爲牢勢不入削木爲吏議不對定計
於鮮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箠幽於圜墻之
中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地視徒隸則心惕息何者
積威約之勢也及已至此言不辱者所謂彊顏耳曷足
貴乎且西伯伯也拘牖里李斯相也具五刑淮陰王也

受械於陳彭越張敖南鄉稱孤繫獄具罪絳侯誅諸呂
權傾五伯囚於請室魏其大將也衣赭關三木季布爲
朱家鉗奴灌夫受辱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
鄰國及罪至罔加不能引決自財在塵埃之中古今一
體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勢也彊弱形也審矣
曷足怪乎且人不能蚤自財繩墨之外已稍陵夷至於
鞭箠之間廼欲引節斯不亦遠乎古人所重施刑於大
夫者殆爲此也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親戚顧妻子
至激於義理者不然廼有不得已也今僕不幸蚤失二

親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於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節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僕雖怯耎欲苟活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湛溺累紲之辱哉且夫臧獲婢妾猶能引決況若僕之不得已乎所以隱忍苟活函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也古者富貴而名摩滅不可勝記唯俶儻非常之人稱焉蓋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

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及如左丘明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適會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慍色僕誠已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為智者道難為俗人言也且負下未易居下流多謗議僕以口語遇遭此禍重為鄉黨戮笑汙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丘墓乎雖累百世

垢彌甚耳是以腸一日而九回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所如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霑衣也身直為閨閤之臣寧得自引深藏於巖穴邪故且從俗浮湛與時俯仰以通其狂惑今少卿迺教以推賢進士無迺與僕之私指謬乎今雖欲自彫瑑曼辭以自解無益於俗不信祇取辱耳要之死日然後是非迺定書不能盡意故略陳固陋

寄許京兆孟容書　　柳

宗元再拜五丈伏蒙賜書誨諭微悉重厚欣踊恍惚疑若夢寐捧書叩頭悸不自定伏念得罪來五年未嘗有故舊大臣肯以書見及者何則罪謗交積群疑當道誠可怪而畏也以是兀兀忘行尤負重憂殘骸餘魂百病所集痞結伏積不食自飽或時寒熱水火互至內消肌骨非獨瘴癘為也忽奉教命乃知幸為大君子所宥欲使膏肓沉沒復起為人夫何素望敢以及此宗元早歲與負罪者親善始奇其能謂可以共立仁義裨教化過不自料勤勤勉勵唯以中正信義為志以興堯舜孔子

之道利安元元為務不知愚陋不可力強其素意如此也末路阨塞臲兀事既壅隔很忤貴近狂疎繆戾蹈不測之辜群言沸騰鬼神交怒加以素卑賤暴起領事人所不信射利求進者填門排戶百不一得一旦快意更造怨讟以此大罪之外詆訶萬端旁午構扇便為敵讎協心同攻外連彊暴失職者以致其事此皆丈人所聞見不敢為他人道說懷不能已復載簡牘此人雖萬被誅戮不足塞責而豈有賞哉今其黨與幸獲寬貸各得善地無公事坐食俸祿明德至渥也尚何敢更俟除棄廢痼以希望外之澤哉年少氣銳不識幾微不知當不但欲一心直遂果陷刑法皆自所求取得之又何怪也宗元於眾黨人中罪狀最甚神理降罰又不能即死猶對人言語求食自活迷不知恥日復一日然亦有大故自以得姓來二千五百年代為冢嗣今抱非常之罪居夷獠之鄉卑濕昏霧恐一日塡委溝壑曠墜先緒以是怛然痛恨心骨沸熱煢煢孤立未有子息荒陬中少士人女子無與為婚世亦不肯與罪人親昵以是嗣續之重不絕如縷每當春秋時饗孑立捧奠顧眄無後繼者懍懍然欷歔惴惕恐此事便已摧心傷骨若受鋒刃此誠丈人所共憫惜也先墓所在城南無異子弟為主獨

託村鄰自譴逐來消息存亡不一至鄉閭主守者固以益怠晝夜哀憤懼便毀傷松柏芻牧不禁以成大戾近世禮重拜埽今已闕者四年矣每遇寒食則北向長號以首頓地想田野道路士女遍滿皂隸傭丐皆得上父母丘墓馬醫夏畦之鬼無不受子孫追養者然此已息望又何以云哉城西有數頃田樹果數百株多先人手自封植今已荒穢恐便斬伐無復愛惜家有賜書三千卷尚在善和里舊宅宅今已三易主書存亡不可知皆付受所重常繫心腑然無可為者立身一敗萬事瓦裂身殘家破為世大僇復何敢更望大君子撫慰收卹尚

置人數中耶是以當食不知辛鹹節適洗沐盥漱動逾歲時一搔皮膚塵垢滿爪誠憂恐悲傷無所告愬以至此也自古賢人才士秉志遵分被謗議不能自明者僅以百數故有無兄盜嫂娶孤女云撾婦翁者然賴當世豪傑分明辨別卒光史籍管仲遇盜升為功臣匡章被不孝之名孟子禮之今已無古人之實為而有詬欲望世人之明已不可得也直不疑買金以償同舍劉寬下車歸牛鄉人此誠知疑似之不可辨非口舌所能勝也鄒陽束縛於晉終以無死鍾儀南音卒獲返國叔向囚虜自期必免范座騎危以生易死蒯通據鼎耳為齊上

客張蒼韓信伏斧鑕終取將相鄒陽獄中以書自活賈生斥逐復召宣室倪寬擯死後至御史大夫董仲舒劉向下獄當誅為漢儒宗此皆瓌偉博辯奇闊之士能自解脫今以恇怯淟涊下才末技又嬰恐懼痼病雖欲慷慨攘臂自同昔人愈疎闊矣賢者不得志於今必取貴於後古之著書者皆是也宗元近欲務此然力薄才劣無異能解雖欲秉筆覼縷神志荒耗前後遺忘終不能成章往時讀書自以不至觝滯今皆頑然無復省錄每讀古人一傳數紙已後則再三伸卷復觀姓氏旋又廢失假令萬一除刑部囚籍復為士列亦不堪當世用矣

伏惟興哀於無用之地垂德於不報之所但以通家宗祀為念有可動心者操之勿失不敢望歸掃塋域退托先人之廬以盡餘齒姑遂少北益輕瘴癘就婚娶求胤嗣有可付託即冥然長辭如得甘寢無復恨矣書辭繁委無以自道然即文以求其志君子固得其肺肝焉無任懇戀之至不宣宗元再拜

後十九日復上書　韓

愈聞之蹈水火者之求免於人也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愛然後呼而望之也將有介於其側者雖其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大其聲疾呼而望其仁之也彼介於其側者聞其聲而見其事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愛然後往而全之也雖有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狂奔盡氣濡手足焦毛髮救之而不辭也若是者何哉其勢誠急而其情誠可悲也愈之彊學力行有年矣愚不惟道之險夷行且不息以蹈於窮餓之水火其既危且急矣大其聲而疾呼矣閣下其亦聞而見之

矣其將往而全之歟抑將安而不救歟有來言於閣下者曰有觀溺於水而爇於火者有可救之道而終莫之救也閣下且以為仁人乎哉不然若愈者亦君子之所宜動心者也或謂愈子言則然矣宰相則知子矣如時不可何愈竊謂之不知言者誠其材能不足當吾賢相之舉耳若所謂時者固在上位者之為耳非天之所為也前五六年時宰相薦聞尚有自布衣抽擢者與今豈異時哉且今節度觀察使及防禦營田諸小使等尚得自舉判官無間於已仕未仕者況在宰相吾君所尊敬者而曰不可乎古之進人者或取於盜或舉於管庫今布衣雖賤猶足以方於此情隘辭蹙不知所裁亦惟少垂憐焉

上宰相第三書　　韓

三月十六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再拜言相公閣下愈聞周公之爲輔相其急於見賢也方一食三吐其哺方一沐三握其髮當是時天下之賢才皆已舉用姦邪讒佞欺負之徒皆已除去四海皆已無虞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皆已賓貢天災時變昆蟲艸木之妖皆已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皆已修理風俗皆已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霑被者皆已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皆已備至而周公以聖人之才憑叔父之親其所輔理承化之功又盡章章如是其

所求進見之士豈復有賢於周公者哉不惟不賢於周公而已豈復有賢於時百執事者哉豈復有所計議能補於周公之化者哉然而周公求之如此其急惟恐耳目有所不聞見思慮有所未及以負成王託周公之意不得於天下之心如周公之心設使其時輔理承化之功未盡章章如是而非聖人之才而無叔父之親則將不暇食與沐矣豈特吐哺握髮爲勤而止哉維其如是故于今頌成王之德而稱周公之功不衰今閣下爲輔相亦近耳天下之賢才豈盡舉用姦邪讒佞欺負之徒豈盡除去四海豈盡無虞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豈盡賓貢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豈盡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豈盡修理風俗豈盡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霑被者豈盡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豈盡備至其所求進見之士雖不足以希望盛德至比於百執事豈盡出其下哉其所稱說豈盡無所補哉今雖不能如周公吐哺握髮亦宜引而進之察其所以而去就之不宜默默而已也愈之待命四十餘日矣書再上而志不得通足三及門而閽人辭焉惟其昏愚不知逃遁故復有周公之說焉閣下其亦察之古之士三月不仕則相弔故出疆必載質然所以重於

自進者以其於周不可則去之魯於魯不可則去之齊於齊不可則去之宋之鄭之秦之楚也今天下一君四海一國舍乎此則夷狄矣去父母之邦矣故士之行道者不得於朝則山林而已矣山林者士之所獨善自養而不憂天下者之所能安也如有憂天下之心則不能矣故愈每自進而不知愧焉書亟上足數及門而不知止焉寧獨如此而已惴惴焉惟不得出大賢之門下是懼亦惟少垂察焉瀆冒威尊惶恐無已愈再拜

應科目時與人書　韓

月日愈再拜天池之濱大江之濆曰有怪物焉蓋非常鱗凡介之品彙匹儔也其得水變化風雨上下於天不難也其不及水蓋尋常尺寸之間耳無高山大陵曠途絶險爲之關隔也然其窮涸不能自致乎水爲獱獺之笑者蓋十八九矣如有力者哀其窮而轉運之蓋一舉手一投足之勞也然是物也負其異於衆也且曰爛死於沙泥吾寧樂之若俛首帖耳搖尾而乞憐者非我之志也是以有力者遇之熟視之若無覩也其死其生固不可知也今又有有力者當其前矣聊試仰首一鳴號焉庸詎知有力者不哀其窮而忘一舉手一投足之勞而轉之清波乎其哀之命也其不哀之命也知其在命而且鳴號之者亦命也愈今者實有類於是是以忘其踈愚之罪而有是說焉閣下其亦憐察之

與楊京兆憑書　柳

月日宗元再拜獻書丈人座前役人胡要返命奉教誨壯厲感發鋪陳廣大上言推延賢雋之道難於今之世次及文章末以愚蒙剥喪頓悴無以守宗族復田畝爲念憂憫備極不惟其親密故舊是與復有公言顯賞許其素尚而激其忠誠者用是踊躍敬懼類嚮時所被簡牘萬萬有加焉故敢悉其愚以獻左右大凡薦舉之道古人之所謂難者其難非苟一而已矣知之難言之難聽信之難夫人有有之而恥言之者有有之而樂言之者有無之而工言之者有無之而不言似有之者有之而恥言之者上也雖舜猶難知之孔子亦曰失之子羽下斯而言知而不失者妄矣有之而言之者次也德如漢光武馮衍不用才如王景畧以尹緯爲令史是皆終日號鳴大吒而卒莫之省無之而工言者賊也趙括得以代廉頗馬謖得以惑孔明今之若此類者不乏於世將相大臣聞其言而必能辨之者亦妄矣無之而不言者土木類也周仁以重臣爲二千石許靖以人譽而致位三公近世尤好此類以爲長者最得薦寵夫言材愚無害者其於田野鄉閭爲匹夫雖稱爲長者可也自抱關擊柝以往則必敬其事愈上則及物者愈大何事無

用之朴哉今之言曰某子長者可以爲大官類非古之所謂長者也則必土木而已矣夫捧土揭木而致之巖廊之上蒙以紱冕翼以徒隸趨走其左右豈有補於萬民之勞苦哉聖人之道不益於世用凡以此也故曰知之難孔子曰仁者其言也訒孟子病未同而言然則彼未吾信而吾告之以士必有三間是將曰彼誠知士歟知文歟疑之而未重一間也又曰彼無乃私好歟交以利歟二間也又曰彼不足我而恭我哉放佛吾事三間也畏是而不言故曰言之難言而有是患故曰聽信之難唯明者爲能得其所以爲得其所以言得其所以聽

一不至則不可冀矣然而君子不以言聽之難而不務取士士理之本也苟有可之不吾信吾知之不捨其必有信吾者矣苟知之雖無有司而士可以顯則吾一旦操用人之柄其必有施矣故公卿之大任莫若索士士不預備而熟講之卒然君有問焉宰相有咨焉有司有求焉其無所以應之則大臣之道或闕故不可慢須今之世言士者先文章文章士之末也然立言存乎其中卽末而操其本可十七八未易忽也自古文字之多莫如今今之後生爲文希屈馬者可得數人希王褒劉向之徒者又可得十人至陸機潘岳之比累累相望若皆

爲之不已則文章之大盛古未有也後代乃可知之今之俗耳庸目無所取信桀然特異者乃見此耳丈人以文律通流當世叔仲鼎列天下號爲文章家今又生徵之敏之希屈馬者之一也天下方理一今之文士咸能先理理不一斷於古書老生直趣堯舜大道孔氏之志明而出之又古之所難有也然則文章未必爲士之末獨采取何如耳宗元自小學爲文章中間幸聯得甲乙科第至尚書郎專百官章奏然未能究知爲文之道自貶官來無事讀百家書上下馳騁乃少得知文章利病去年吳武陵來美其齒少才氣壯健可以與西漢之文

章日與之言因爲之出十數篇書庶幾鏗鏘陶冶時時得見古人情狀然彼古人亦人耳夫何遠哉凡人可以言古不可以言今桓譚亦云親見楊子雲容貌不能動人安肯傳其書誠使博如莊周哀如屈原奥如孟軻壯如李斯峻如馬遷富如相如明如賈誼專如楊雄猶爲今之人則世之高者至少矣由此觀之古之人未必不薄於當世而榮於後世也若吳子之文非丈人無以知之獨恐世人之才高者不肯久學無以盡訓詁風雅之道以爲一世甚盛若宗元者才力闕敗不能遠騁高厲與諸生摩九霄撫四海夸耀於後之人矣何也凡爲文

以神志爲主自遭責逐繼以大故荒亂耗竭又常積憂恐神志少矣所讀書隨又遺忘一二年外痞氣尤甚加以衆疾動作不常眊眊然騷擾內生霾霧塡擁慘沮雖有意窮文章而病奪其志矣每聞人大言則蹶氣震怖撫心按膽不能自止又永州多火災五年之間四爲大火所迫徒跣走出壞牆穴牖僅免燔灼書籍散亂毀裂不知所往一遇火恐累日茫洋不能出言又安能盡意於筆硯矻矻自苦以傷危敗之魂哉中心之悃愊鬱結具載所獻許京兆丈人書不能重煩於陳列凡人之黜棄皆望望思得効用而宗元獨以無有是念自以罪大

不可解才質無所入苟焉以叙憂慄爲幸敢有他志伏以先君禀孝德秉直道高於天下仕再登朝至六品官宗元無似亦嘗再登朝至六品矣何以堪此且柳氏號爲大族五六從以來無爲朝士者豈愚蒙獨出數百人右哉以是自忖官已過矣寵已厚矣夫知足與知止異宗元知足矣若便止不受祿位亦所未能今復得好官猶不辭讓何也以人望人尚足自進如其不至則故無憾進取之志息矣身世孑然無可以爲家雖甚崇寵之孰與爲榮獨恨不幸獲託姻好而早凋落寡居十餘年嘗有一男子然無一日之命至今無以託嗣續恨痛常在心目孟子稱不孝有三無後爲大今之汲汲於世者惟懼此而已矣天若不棄先君之德使有世嗣或者猶望延壽命以及大宥得歸鄉閭立家室則子道畢矣過是而猶競於寵利者天厭之天厭之丈人旦夕歸朝廷復爲大僚伏惟以此爲念流涕頓顙布之座右不任感激之至宗元再拜

投時相書

歐

某不佞疲軟不能強筋骨與工人田夫坐市區服𤲅畝爲力役之勞獨好取古書文字考尋前世以來聖賢君子之所爲與古之車旗服器名色等數以求國家之治賢愚之任至其炳然而精者時亦穿蠹盜取飾爲文辭以自欣喜然其爲道閎深肆大非愚且迂所能究及用功益精力益不足其勞反甚於市區𤲅畝而其所得較之誠有不及焉豈勞力而役業者成功易勤心而爲道者至之難歟欲悔其所難而返就其易則復慙聖人爲山一簣止焉之言不敢叛棄故退失其小人之事進不

及君子之文茫然其心罔識所嚮若棄車川游湯於中流不克攸濟回視陸者顧瞻徨徨然復思之人之有材能抱道德懷知慮而可自肆於世者雖聖與賢未嘗無不幸焉禹之偏枯郤克之跛丘明之盲有不幸其身者矣抱關擊柝恓惶奔走孟子之戰國楊雄之新室有不幸其時者矣少焉而材學焉而不同賈誼之毀仲舒之禁錮雖有其時有不幸其偶者矣今以六尺可用之軀生太平有道之世無進身毀罪之懼是其身時偶三者皆幸於古人之所有者獨不至焉豈天之所予不兩足歟亦勉之未臻歟伏惟明 公履道懷正以相天下上以承天子社稷之大計下以理公卿百職之宜賢者任之以能不賢者任之以力由士大夫下至於工商賤技皆適其分而收其長如脩之愚既不足任之能亦不堪任以力徒以常有志於學也今幸以文字試於有司因自顧其身時偶三者之幸也不能默然以自羞謹以所業雜文五軸贄閽人以俟進退之命焉

上韓太尉書

大蘇

軾生二十有二年矣自七八歲知讀書及壯大不能曉習時事獨好觀前世盛衰之迹與其一時風俗之變自三代以來頗能論著以爲西漢之衰其大臣守尋常而不務大略東漢之末士大夫多奇節而不循正道元成之間天下無事公卿將相安其祿位顧其子孫各欲樹私恩買田宅爲不可動之計低囘畏避以苟歲月而皆依放儒術六經之言而取其近似者以爲口實孔子曰惡居下流而訕上惡訐以爲直而劉歆谷永之徒又相與彌縫其闕而緣飾之故其衰也靡然如蛟龍釋其風

雲之勞而安於豢畜之樂終以不悟使其肩披股裂登於匹夫之俎豈不悲哉其後桓靈之君懲往昔之弊而欲樹人主之威權故頗用嚴刑以督責臣下忠臣義士不容於　朝廷故群起於艸野相與力爲險怪驚世之行使天下豪傑奔走於其門得爲之執鞭而其自喜不啻若卿相之榮於是天下之士囂然皆有無用之虛名而不適於實效故其亡也如人之病在不知堂宇宮室之爲安而獨呼奔走以自顛仆昔者太公治齊舉賢而尚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簒弑之臣周公治魯親親而尊尊太公曰後世浸微矣漢之事迹誠大類此豈其當時公卿士大夫之行與其風俗之剛柔各有以致之耶古之君子剛毅正直而守之以寬忠恕仁厚而發之以義故其在　朝廷則士大夫皆知洗濯磨淬戮力於王事而不敢爲非常可怪之行此三代王政之所由興也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天下之人幸而有不爲阿附苟容之事者則務爲倜儻矯異求如東漢之君子惟恐不及可悲也已軾自幼時聞富公與太尉皆號爲寬厚長者然終不可犯以非義及來京師而二公同時在兩府愚不能知其心竊於道塗望其容貌寬然如有容見惡不怒見善不喜豈古所謂大臣者歟夫循循者固不

能有所爲而翹翹者又非聖人之中道是以願見太尉得聞一言足矣太尉與大人最厚而又嘗辱問其姓名此尤不可以不見今已後矣不宜軾再拜

上梅直講書　　大蘇

某官執事某每讀詩至鴟鴞讀書至君奭常竊悲周公之不遇及觀史見孔子厄於陳蔡之間而絃歌之聲不絕顏淵仲由之徒相與問答夫子曰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爲於此顏淵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子油然而笑曰回使爾多財吾爲爾宰夫天下雖不能容而其徒自足以相樂如此乃今知周公之富貴有不如夫子之貧賤夫以召公之賢以管蔡之親而不知其心則周公誰與樂其富貴而夫子之所與共貧賤者皆天下之

賢才則亦足與樂乎此矣軾七八歲時始知讀書聞今天下有歐陽公者其爲人如古孟軻韓愈之徒而又有梅公者從之遊而與之上下其議論其後益壯始能讀其文詞想見其爲人意其飄然脫去世俗之樂而自樂其樂也方學爲對偶聲律之文求斗升之祿自度無以進見於諸公之間來京師逾年未嘗窺其門今年春天下之士羣至於禮部執事與歐陽公實親試之軾不自意獲在第二既而聞之人執事愛其文以爲有孟軻之風而歐陽公亦以其能不爲世俗之文也而取焉是以在此非左右爲之先容非親舊爲之請屬而嚮之十餘年間聞其名而不得見者一朝爲知己退而思之人不可以苟富貴亦不可以徒貧賤有大賢焉而爲其徒則亦足恃矣苟其僥一時之幸從車騎數十人使閭巷小民聚觀而贊歎之亦何以易此樂也傳曰不怨天不尤人蓋優哉游哉可以卒歲執事名滿天下而位不過五品其容色溫然而不怒其文章寬厚敦朴而無怨言此必有所樂乎斯道也軾願與聞焉

上劉侍讀書　　大蘇

軾聞天下之所少者非才也才滿於天下而事不立天
下之所少者非才也氣也何謂氣曰是不可名者也若
有鬼神焉而陰相之今夫事之利害計之得失天下之
能者舉知之而不能辦能辦其小而不能辦其大則氣
有所不足也夫氣之所加則已大而物小於是乎受其
至大而不爲之驚納其至繁而不爲之亂任其至難而
不爲之憂享其至樂而不爲之蕩矣氣也受之於天得
之於不可知之間傑然有以蓋天下之人而出萬物之
上非有君長之位殺奪施與之權而天下環觀而歸之

文編　卷四十九　文　書

此必有所得者矣多財石敗者世之所謂不幸者也若
無能焉而每以成者世之所謂天幸者也夫幸與不幸
君子之論不施於成敗之間而施於窮達之際故凡所
以成者其氣也其所以敗者其才也氣不能守其才則
焉往而不敗世之所以多敗者皆知求其才而不知論
其氣也若夫明公其亦有所得矣軾非敢以虛辭而曲
說誠有所見焉耳夫天下有分得其分則安非其分而
以一毫取於人則群起而爭之天下有無窮之利自一
命以上至於公相其利可愛其塗甚袤說爲衎偷而符
天下之驛取然天下之人翹足跂首而群[illegible]逡巡而
不敢進者何也其分有所止也天下有無功而遷一級
者則衆指之矣遷者不容於下遷之者不容於上而況
其甚者乎明公起於徒步之中執五寸之翰書方尺之
簡而列於士大夫之上橫翔捷出冠壓百吏而爲之表
猶以爲未也而加之師友之職付之全秦之地地方千
里則古之方伯連帥所不能有也東障崤澠北跨河渭
南倚巴蜀西控戎夏則古之秦昭王商君白起之徒所
以殫身殘民百戰而有之者也奮臂而取兩制不十餘
年而天下不以爲速非有汗馬之勞米鹽之能以擅富
貴之美而天下不以爲無功抗顏高議自以無前而天

文編　卷四十九　文　書

下不以爲無讓此其氣固有以大服於天下矣天下無
大事也天下而有大事非其氣之過人者則誰實辦之
軾遠方之鄙人遊於京師聞明公之風幸其未至於公
相而猶可以論其才氣之盛美而庶幾於[illegible]其將
遂西去而不得從也故請問於門下以願望其風采
不宜軾再拜上

上曾丞相書　　大蘇

軾聞之將有求於人而其說不誠則難以望其有合矣世之奇特之士其處也莫不為異衆之行而其出也莫不為怪詭之詞比物引類以摇撼當世理不可化而欲以勢劫之將以衒售其身古之君子有韓子者其為說曰王公大人不可以無貧賤之士居其下風而推其後大其聲名而久其傳雖其貴賤之闊絕而其相須之急不啻若左右手嗚呼果其用是說也則夫世之君子所為老死而不遇者無足怪矣今夫扣之者急則應之者疑其辭夸則其實必有所不副今吾以為王公大人不

可以一日而無吾也彼將退而考其實則亦無乃未至於此耶昔者漢高未嘗喜儒而不失為明君衛霍未嘗薦士而不失為賢公卿吾將以吾之說而彼將以彼之說彼是相拒而不得其歡心故貴賤之間終不可以合而道終不可以行何者其扣之急而其辭夸也嚮千金之璧者不之於壑而窺覦者塞其門觀者歎息而主人無言焉非不能言知言之無加也今也不幸而坐於五達之衢又呶呶焉自以為希世之珍過者不顧執其裾而彊觀之則其所挾者可知矣王公大人其無意於天下後世者亦安以求為也苟其不然則士之過於其前而有動於其目者彼將褰裳疾行而請取之故凡皇皇汲汲者舉非吾事也昔者嘗聞明公之風矣以大臣之子孫而取天下之高第才足以過人而自視缺然常若不足安於小官而樂於恬淡方其在太學之中衣絡飯糗若將終身至於德發而不可掩名高而不可抑貴為天子之少宰而其自視不加於其舊之錙銖其度量宏達至於如此此其尤不可以夸辭而急扣者也軾不佞自為學至今十有五年以為凡學之難者難於無私無私之難者難於通萬物之理故不通乎萬物之理雖欲無私不可得也已好則好之已惡則惡之以是自信則

惑也是故幽居默處而觀萬物之變盡其自然之理而斷之於中其所不然者雖古之所謂賢人之說亦有所不取雖以此自信而亦以此自知其不悅於世也故其言語文章未嘗輙至於公相之門今也天子舉直諫之士而兩制過聽謬以其名聞竊以為與於此者皆有求於吾君吾相者也故亦敢獻其文凡十篇而書為之先惟所裁擇幸甚

此文與說富相公文同意皆欲以無意中之

上樞密韓太尉書　小蘇

太尉執事轍生好爲文思之至深以爲文者氣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致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今觀其文章寬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間稱其氣之小大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與燕趙間豪俊交遊故其文疏蕩頗有奇氣此二子者豈嘗執筆學爲如此之文哉其氣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動乎其言而見乎其文而不自知也轍生十有九年矣其居家所與遊者不過其鄰里鄉黨之人所見不過數百里之間無高山大野可登覽以自廣百氏之書雖無所不

讀然皆古人之陳迹不足以激發其志氣恐遂汨沒故決然捨去求天下奇聞壯觀以知天地之廣大過秦漢之故都恣觀終南嵩華之高北顧黄河之奔流慨然想見古之豪傑至京師仰觀天子宮闕之壯與倉廩府庫城池苑囿之富且大也而後知天下之巨麗見翰林歐陽公聽其議論之宏辯觀其容貌之秀偉與其門人賢士大夫遊而後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太尉以才畧冠天下天下之所恃以無憂四夷之所憚以不敢發入則周公召公出則方叔召虎而轍也未之見焉且夫人之學也不志其大雖多而何爲轍之來也於山見終南嵩華之高於水見黄河之大且深於人見歐陽公而猶以爲未見太尉也故願得觀賢人之光耀聞一言以自壯然後可以盡天下之大觀而無憾轍年少未通習吏事嚮之來非有取於斗升之祿偶然得之非其所樂然幸得賜歸待選使得優游數年之間將歸益治其文且學爲政太尉苟以爲可教而辱教之又幸矣

文編卷之四十九終

文編卷之五十

武進唐順之應德甫選　後學長洲陳元素訂

書

與崔羣書　韓
答崔立之書　韓
上考功崔虞部書　韓
與陳給事書　韓
與袁相公書　韓
為人求薦書　韓
答呂醫山人書　韓

代張籍與李浙東書　韓
與孟東野書　韓
與李翱書　韓
答馮宿書　韓
答侯繼書　韓
與蕭翰林俛書　柳
賀進士王參元失火書　柳
與郭秀才書　歐
與陳員外書　歐
與張秀才第二書　歐
與刁景純學士書　曾
上王長安書　老蘇
與李方叔書　大蘇
與章子厚書　大蘇
謝張太保撰先人墓碣書　大蘇
福州上執政書　曾
答韶州張殿丞書　王
答李吉甫書　李定

與崔羣書　韓

自足下離東都凡兩度枉問尋承已達宣州主人仁賢同列皆君子雖抱羇旅之念亦且可以度日無入而不自得樂天知命者固前修之所以禦外物者也況足下度越此等百千輩豈以出處近遠累其靈臺邪宣州雖稱清涼高爽然皆大江之南風土不並以北將息之道當先理其心心閑無事然後外患不入風氣所宜可以審備小小者亦當自不至矣足下之賢雖在窮約猶能不改其樂況地至近官榮祿厚親愛盡在左右者邪所以如此云云者以為足下賢者宜在上位託於幕府則不為得其所是以及之乃相親重之道耳非所以待足下者也僕自少至今從事於往還朋友間一十七年矣

日月不為不久所與交往相識者千百人非不多其相與如骨肉兄弟者亦且不少或以事同或以藝取或慕其一善或以其久故或初不甚知而與之已密其後無大惡因不復决捨或其人雖不皆入於善而於已已厚雖欲悔之不可凡諸淺者固不足道深者止如此至於心所仰服考之言行而無瑕尤窺之閫奧而不見畛域明白淳粹輝光日新者惟吾崔君一人僕愚陋無所知曉然聖人之書無所不讀其精麤巨細出入明晦雖不盡識抑不可謂不涉其流者也以此而推之以此而度之誠知足下出羣拔萃無謂僕何從而得之也與足下

情義寧須言而后自明邪所以言者懼足下以為吾所與深者多不置白黑於胷中耳既謂能麤知足下而復懼足下之不我知亦過也比亦有人說足下誠盡善盡美抑猶有可疑者僕謂之曰何疑疑者曰君子當有所好惡好惡不可不明如清河者人無賢愚無不說其善伏其為人以是而疑之耳僕應之曰鳳凰芝草賢愚皆以為美瑞青天白日奴隸亦知其清明譬之食物至於遐方異味則有嗜者有不嗜者至於稻也粱也膾也胾也豈聞有不嗜者哉疑者乃解解不解於吾崔君無所損益也自古賢者少不肖者多自省事已來又見賢者

恒不遇不賢者比肩青紫賢者恒無以自存不賢者志滿氣得賢者雖得卑位則旋而死不賢者或至眉壽不知造物者意竟如何無乃所好惡與人異心哉又不知無乃都不省記任其死生壽夭邪未可知也人固有薄卿相之官千乘之位而甘陋巷菜羹者同是人也猶有好惡如此之異者況天之與人當必異其所好惡無疑也合於天而乖於人何害況又時有兼得者邪崔君崔君無怠無怠僕無以自全活者從一官於此轉困窮甚思自放於伊潁之上當亦終得之近者尤衰憊左車第二牙無故動搖脫去目視昏花尋常間便不分人顔色

兩鬢半白頭髮五分亦白其一鬚亦有一莖兩莖白者僕家不幸諸父諸兄皆康強早世如僕者又可以圖於久長哉以此忽忽思與足下相見一道其懷小兒女滿前能不顧念足下何由得歸北來僕不樂江南官滿便終老嵩下足下可相就不可去矣珍重自愛慎飲食少思慮惟此之望愈再拜　同

答崔立之書　韓

斯立足下僕見險不能止動不得時顛頓狼狽失其所操持困不知變以至辱於再三君子小人之所憫笑天下之所背而馳者也足下猶復以為可教貶損道德乃至手筆以問之扳援古昔辭義高遠且進且勸足下之於故舊之道得矣雖僕亦固望於吾子不敢望於他人者耳然尚有似不相曉者非故欲發余乎不然何子之不以丈夫期我也不能默默聊復自明僕始年十六七時未知人事讀聖人之書以為人之仕者皆為人耳非有利乎己也及年二十時苦家貧衣食不足謀於所親

然後知仕之不唯為人耳及來京師見有舉進士者人多貴之僕誠樂之就求其術或出禮部所試賦詩策等以相示僕以為可無學而能因詣州縣求舉有司者好惡出於其心四舉而後有成亦未即得仕聞吏部有以博學宏辭選者人尤謂之才且得美仕就求其術或出所試文章亦禮部之類私怪其故然猶樂其名因又詣州府求舉凡二試於吏部一既得之而又黜於中書雖不得仕人或謂之能焉退自取所試讀之乃類於俳優者之辭顏忸怩而心不寧者數月既已為之則欲有所成就書所謂恥過作非者也因復求舉亦無幸焉乃復

自疑以為所試與得之者不同其程度及得觀之余亦無甚愧焉夫所謂博學者豈今之所謂者乎夫所謂宏辭者豈今之所謂者乎誠使古之豪傑之士若屈原孟軻司馬遷相如揚雄之徒進于是選必知其懷慚乃不自進而已耳設使與夫今之善進取者競於蒙昧之中僕必知其辱焉然彼五子者且使生於今之世其道雖不顯於天下其自負何如哉肯與夫斗筲者決得失於一夫之目而為之憂樂哉故凡僕之汲汲於進者其小得蓋欲以具裘葛養窮孤其大得蓋欲以同吾之所樂於人耳其他可否自計已熟誠不待人而後知今足下

乃復比之獻玉者以為必俟工人之剖然後見知於天下雖兩刖足不為病且無使勍者再尅誠足下相勉之意厚也然仕進者豈捨此而無門哉足下謂我必待是而後進者尤非相悉之辭也僕之玉固未嘗獻而足固未嘗刖足下無為我戚戚也方今天下風俗尚有未及於古者邊境尚有被甲執兵者主上不得怡而宰相以為憂僕雖不賢亦且潛究其得失致之乎吾相薦之乎吾君上希卿大夫之位下猶取一障而乘之若都不可得猶將耕於寬閒之野釣於寂寞之濱求國家之遺事考賢人哲士之終始作唐之一經垂之於無窮誅姦諛

於旣死發潛德之幽光二者將必有一可足下以爲僕之玉凡幾獻而足凡幾刖也又所謂勍者果誰哉再赴之刑信如何也士固信於知己微足下無以發吾之狂言愈再拜

上考功崔虞部書　韓

愈不肖行能誠無可取行己頗僻與時俗異態抱愚守迷固不識仕進之門迺與羣士爭名競得失行人之所甚鄙求人之所甚利其爲不可雖童昏實知之如執事者不以是爲念援之幽窮之中推之高顯之上是知其文之或可而不知其人之莫可也知其人之或可而不知其時之莫可也旣以自咎又歎執事者所守異於人人之廢耳任目華實不兼故有所進故有所退且執事始考文之明日浮囂之徒已相與稱曰某得矣某得矣問其所從來必言其有自一日之間九變其說凡進士之應此選者三十有二人其所不言者數人而已而愈在焉及執事旣上名之後三人之中其二人者固所傳聞矣華實兼者也果竟得之而又升焉其一人者則莫之聞矣實與華違行與時乖果竟退之如是則可見時之所與者時之所不與者之相遠矣然愚之所守竟非偶然故不可變凡在京師八九年矣足不跡公卿之門名不譽於大夫士之口始者謬爲今相國所第此時惟念以爲得失固有天命不在趨時而偃仰一室嘯歌古人今則復疑矣未知夫天竟如何命竟如何由人乎哉不由人乎哉欲事干謁則患不能小書困於投刺欲學

為佞則患言訥訥直卒事不成徒使其躬儳焉而不終日是以勞思長懷中夜起坐度時揣已廢然而返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又常念古之人日已進今之人日已退夫古之人四十而仕其行道爲學旣已大成而又之死不倦故其事業功德老而益明死而益光故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言老成之可尚也又曰樂只君子德音不已謂死而不亡也夫今之人務利而遺道其學其問以之取名致官而已得一名獲一位則弃其業而役役於持權者之門故其事業功德日以忘月以削老而益昏死而遂亡愈今二十有六矣距古人始仕之年尚

十四年豈爲晚哉得之以不息要之以至死不有得於今必有得於古不有得於身必有得於後用此自遣且以爲知已者之報執事以爲何如哉其信然否也今所病者在於窮約無僦屋賃僕之資無縕袍糲食之給驅馬出門不知所之斯道未喪天命不欺豈遂殆哉豈遂困哉竊惟執事之於愈也無師友之交無久故之事無顏色言語之情卒然振而發之者必有以見知爾故盡暴其所志不敢以默又懼執事多在省非公事不敢以至是則拜見之不可期獲待之無時也是以進其說如此庶執事察之也

與陳給事書　　韓

愈再拜愈之獲見於閤下有年矣始者未嘗辱一言之譽貧賤也衣食於奔走不得朝夕繼見其後閤下位益尊伺候於門牆者日益進夫位益尊則賤者日隔伺候於門牆者日益進則愛博而情不專愈也道不加修而文日益有名夫道不加修則賢者不與文日益有名則同進者忌始之以日隔之疏加之以不專之望以不與者之心而聽忌者之說由是閤下之庭無愈之跡矣去年春亦嘗一進謁於左右矣溫乎其容若加其新也屬乎其言若閔其窮也退而喜也以告於人其後如東京

取妻子又不得朝夕繼見及其還也亦嘗一進謁于左右矣邈乎其容若不察其愚也悄乎其言若不接其情也退而懼也不敢復進今則釋然悟翻然悔曰其邈也乃所以怒其來之不繼也其悄也乃所以示其意也不敏之誅無所逃避不敢遂進輙自疏其所以并獻近所爲復志賦已下十首爲一卷有標軸送孟郊序一首生紙寫不加裝飾皆有揩字注字處急於自解而謝不能竢更爲閤下取其意而畧其禮可也愈恐懼再拜

與袁相公書　　韓

伏聞賓位尚有闕員幸蒙不以常輩知遇恒不自知愚且賤思有論薦竊見朝議郎前太子舍人樊宗師孝友聰明家故饒財身居長嫡悉推與諸弟諸弟皆優贍有餘而宗師妻子常寒露饑餒宗師怡然處之無有難色窮究經史章通句解至於陰陽軍法聲律悉皆研極原本又善爲文章詞句刻深獨追古作者爲徒不顧世俗輕重通微曉事可與晤語又習於吏職識時知變非如儒生文字止有偏長退勇守專未爲宰物者所識年近五十遑遑勉勉思有所試閤下儻引而致之密加識察有少不如所言愈爲欺罔大君子便宜得棄絶之罪於門下誠不忍奇寶横棄道側而閤下蹤績尚有少闕不滿之處猶足更容賤昌言之退增汗懾謹狀

爲人求薦書　　韓

某聞木在山馬在肆遇之而不顧者雖累日千萬人未爲不材與下乘也及至匠石過之而不睨伯樂遇之而不顧然後知其非棟梁之材超逸之足也以某在公之宇下非一日而又辱居姻婭之後是生于匠石之園長于伯樂之廐者也於是而不得知假有見知者千萬人亦何足云今幸賴天子每歲詔公卿大夫貢士若某等比咸得以薦聞是以冒進其說以累於執事亦不自量已然執事其知某何如哉昔人有鬻馬不售於市者知伯樂之善相也從而求之伯樂一顧價增三倍某與其事頗相類是故終始言之耳

答呂毉山人書　韓

愈白惠書責以不能如信陵執轡者夫信陵戰國公子
欲以取士聲勢傾天下而然耳如僕者自度若世無孔
子不當在弟子之列以吾子自山出有朴茂之美意恐
未礱磨以世事又自周後文弊百子為書各自名家亂
聖人之宗後生習傳雜而不貫故設問以觀吾子其已
成熟乎將為友也其未成熟乎將以講去其非而趨是
耳不如六國公子有市於道者也方今天下入仕惟以
進士明經及卿大夫之世耳其人率皆習熟時俗工於
語言識形勢善候人主意故天下靡靡日入於衰壞恐

不復振起務欲進足下趨死不顧利害去就之人於朝
以爭救之耳非謂當今公卿間無足下輩文學知識也
不得以信陵比然足下衣破衣繫麻鞋率然叩吾門吾
待足下雖未盡賓主之道不可謂無意者足下行天下
得此於人蓋寡乃遂能責不足於我此真僕所汲汲求
者議雖未中節其不肯阿曲以事人者灼乃明矣方將
坐足下三浴三熏之聽僕之所為少安無躁愈頓首

柳揚

代張籍與李浙東書

月日前某官某謹東向再拜寓書浙東觀察使中丞李
公閣下籍聞議論者皆云方今居古方伯連帥之職坐
一方得專制於其境內者惟閣下心事犖犖與俗輩不
同籍固以藏之胸中矣近者閣下從事李協律翱到京
師籍於李君友也不見六七年聞其至馳往省之問無
恙外不暇出一言且先賀其得賢主人李君曰子豈盡
知之乎吾將盡言之數日籍益聞所不聞籍私獨喜常
以為自今已後不復有如古人者於今忽有之退自悲
不幸兩目不見物無用於天下胸中雖有知識家無錢

財寸步不能自致今去李中丞五千里何由致其身於
其人之側開口一吐出胸中之奇乎因欷泣不能語既
數日復自奮曰無所能人乃宜以盲廢有所能人雖盲
當廢於俗輩不當廢於行古人之道者浙水東七州戶
不下數十萬不盲者何限李中丞取人固當問其賢不
賢不當計盲與不盲也當今盲於心者皆是若籍自謂
獨盲於目爾其心則能別是非若賜之坐而問之其口
固能言也幸未死實欲一吐出心中平生所知見閣下
能信而致之於門邪籍又善於古詩使其心不以憂衣
食亂閣下無事時一致之座側使跪進其所有閣下憑

凡而聽之未必不如聽吹竹彈絲敲金擊石也夫盲者業專於藝必精故樂工皆盲籍儻與此輩比並乎使籍誠不以蓄妻子憂饑寒亂心有錢財以濟醫藥其盲未甚庶幾其復見天地日月因得不廢則自今至死之年皆閤下之賜閤下濟之以已絕之年賜之以既盲之視其恩輕重大小籍宜如何報也閤下裁之度之籍慙再拜

與孟東野書　韓

與足下別久矣以吾心之思足下知足下懸懸於吾也各以事牽不可合并其於人人非足下之爲見而日與之處足下知吾心樂否也吾言之而聽之而和者誰歟言無聽也唱無和也獨行而無徒也是非無所與同也足下知吾心樂否也足下才高氣清行古道處今世無田而衣食事親左右無違足下之用心勤矣足下之處身勞且苦矣混混與世相濁獨其心追古人而從之足下之道其使吾悲也去年春脫汴州之亂幸不死無所於歸遂來于此主人與吾有故哀其窮居吾于符離睢

上及秋將辭去因被留以職事默默在此行一年矣到今年秋復辭去江湖余樂也與足下終幸矣李習之娶吾亡兄之女期在後月朝夕當來此張籍在和州居喪家甚貧恐足下不知故具此白冀足下一來相視也自彼至此雖遠要皆舟行可至速圖之吾之望也春且盡時氣向熱惟侍奉吉慶愈眼疾比劇甚無聊不復一一

與李翺書　韓

使至辱足下書歡愧來并不容于心嗟乎子之言意皆是也僕雖巧說何能逃其責邪然皆子之愛我多重我厚不酌時人待我之情而以子之待我之意使我望於時人也僕之家本窮空重遇攻刼衣服無所得養生之具無所有家累僅三十口攜此將安所歸託乎捨之入京不可也挈之而行不可也足下將安以為我謀哉此一事耳足下謂我入京城有所益乎僕之有子猶有不知者時人能知我哉持僕所守驅而使奔走伺候公卿間開口議論其安能有以合乎僕在京城八九年無所

取資日求於人以度時月當時行之不覺也今而思之如痛定之人思當痛之時不知何能自處也今年加長矣復驅之使就其故地是亦難矣所貴乎京師者不以明天子在上賢公卿在下布衣韋帶之士談道義者多乎以僕遑遑於其中能上聞而下達乎其知我者固少知而相愛不相忌者又加少內無所資外無所從終安所為乎嗟乎子之責我誠是也愛我誠多也今天下之人有如子者乎自堯舜以來士有不遇者乎無也子獨安能使我潔清不洿而處其所可樂哉非不願為子之所云者力不足勢不便故也僕於此豈以為大相知乎累累隨行役役逐隊饑而食飽而嬉者也其所以止而不去者以其心誠有愛於僕也然所愛於我者少不知我者猶多吾豈樂於此乎哉將亦有所病而求息於此也嗟乎子誠愛我矣子之所責於我者誠是矣然恐子有時不暇責我而悲我不暇悲我而自責且自悲也及之而後知履之而後難耳孔子稱顏回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彼人者有聖者為之依歸而又有簞食瓢飲足以不死其不憂而樂也豈不易哉若僕無所依歸無簞食無瓢飲無所取資則餓而死其不亦難乎子之聞我言亦悲矣嗟乎子亦慎其所之哉

離違久乍還侍左右當日懽喜故專使馳此候足下意并以自解愈再拜

答馮宿書 韓

垂示僕所闕非情之至僕安得聞此言朋友道闕絕久無有相箴規磨切之道僕何幸乃得吾子僕常閔時俗人有耳不自聞其過懔懔然惟恐已之不自聞也而今而後有望於吾子矣然足下與僕交久僕之所守足下之所熟知在京城時囂囂之徒相訾百倍足下時與僕居朝夕同出入起居亦見僕有不善乎然僕退而思之雖無以獲罪於人亦有以獲罪於人者僕在京城一年不一至貴人之門人之所趨僕之所傲與己合者則從之遊不合者雖造吾廬未嘗與之坐此豈徒足致謗而

已不戮於人則幸也追思之可爲戰慄寒心故至此已來克己自下雖不肖人至未嘗敢以貌慢之況時所尚者邪以此自謂庶幾無時患不知猶復云云也聞流言不信其行嗚呼不復有斯人也君子不爲小人之恟恟而易其行僕能闔委曲從順向風承意汲汲恐不得合猶且不免云云命也可如何然子路聞其過則喜禹聞昌言則下車拜古人有言曰告我以吾過者吾之師也願足下不憚煩苟有所聞必以相告亦有以報子不敢虛也不敢忘也

答侯繼書 韓

裴子自城來得足下一書明日又於崔大處得足下陝州所留書疏而後之不能自休尋知足下不得留僕又爲考官所辱欲致一書開足下并自舒其所懷含意連辭將發復已卒不能成就其說及得足下二書凡僕之所欲進於左右者足下皆以自得之僕雖欲重累其辭諒無居足下之意外者故絕意不爲行自念方當遠去潛深伏隩與時世不相聞雖足下之思我無所窺尋其聲光故不得不有書爲別非復有所感發也僕少好學問自五經之外百氏之書未有聞而不求得而不觀者

然其所志惟在其意義所歸至於禮樂之名數陰陽土地星辰方藥之書未嘗一得其門戶雖今之仕進者不要此道然古之人未有不通此而能爲大賢君子者僕雖庸愚每讀書輒用自愧今幸不爲時所用無朝夕役役之勞將試學焉力不足而後止猶將愈於汲汲於時俗之所爭既不得而怨天尤人者此吾今之志也懼足下以吾退歸因謂我不復能自強不息故因書奉曉冀足下知吾之退未始不爲進而衆人之進未始不爲退也既貨馬卽求船東下二事皆不過後月十日有相問者爲我謝焉

與蕭翰林俛書

思謙兄足下昨祁縣王師範過永州為僕言得張左司書道思謙蹇然有當官之心乃誠助太平者也僕聞之喜甚然微王生之說僕豈不素知耶所喜者耳與心協果於不謬焉爾僕不幸嚮者進當臲卼不安之勢平居閉門口舌無數況又有久與游者乃岌岌而操其間其求進而退者皆聚為仇怨造作粉飾蔓延益肆非的然昭晰自斷於內則孰能了僕於冥冥之間哉然僕當時年三十三甚少自御史裏行得禮部員外郎超取顯美欲免世之求進者怪怒媢嫉其可得乎凡人皆欲自達

僕先得顯處才不能踰同列名不能壓當世世之怒僕宜也與罪人交十年官又以是進辱在附會聖朝弘大貶黜甚薄不能塞眾人之怒謗語轉移囂囂嗷嗷漸成怪民飾智求仕者更言僕以悅讎人之心日為新奇務相喜可自以速援引之路而僕輩坐益困辱萬罪橫生不知其端伏自思念過大恩甚乃以致此悲夫人生少得六七十者今已三十七矣長來覺日月益促歲歲更甚大都不過數十寒暑則無此身矣是非榮辱又何足道云云不已祗益為罪兄知之勿為他人言也居蠻夷中久慣習炎毒昏眊重膇意以為常忽遇北風晨起薄寒中體則肌革慘懍毛髮蕭條瞿然注視怵惕以為異候意緒殆非中國人楚越間聲音特異鴃舌啅譟今聽之怡然不怪已與為類矣家生小童皆自然嘵嘵晝夜滿耳聞北人言則啼呼走匿雖病夫亦怛然駭之出門見適州閭市井者其十有八九杖而後興自料居此尚復幾何豈可更不知止言說長短重為一世非笑哉讀周易困卦至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往復益喜曰嗟乎余雖家置一喙以自稱道詬益甚耳用是更樂瘖默思與木石為徒不復致意今天子興教化定邪正海內皆欣欣愉愉而僕與四五子者獨淪陷如此豈非命歟命

乃天也非云云者所制余又何恨獨喜思謙之徒遭時言道道之行物得其利僕誠有罪然豈不在一物之數耶身被之目覩之足矣何以攘袂用力而矜自我出耶果矜之又非道也事誠如此然居理平之世終身為頑人之類猶有少恥未能盡忘儻因賊平慶賞之際得以見白使受天澤餘潤雖朽枿敗腐不能生植猶足蒸出芝菌以為瑞物一釋廢錮移數縣之地則世必曰罪稍解矣然後收召魂魄買土一廛為耕甿朝夕歌謠使成文章庶木鐸者采取獻之法宮增聖唐大雅之什雖不得位亦不虛為太平之人矣此在望外然終欲為兄一言焉宗元再拜

賀進士王參元失火書　柳

得楊八書知足下遇火災家無餘儲僕始聞而駭中而疑終乃大喜蓋將弔而更以賀也道遠言略猶未能究知其狀若果蕩焉泯焉而悉無有乃吾所以尤賀者也足下勤奉養樂朝夕惟恬安無事是望也今乃有焚煬赫烈之虞以震駭左右而脂膏滫瀡之具或以不給吾是以始而駭也凡人之言皆曰盈虛倚伏去來之不可常欲將大有為也乃始厄困震悸於是有水火之孽有群小之慍勞苦變動而後能光明古之人皆然斯道遼闊誕漫雖聖人不能以是必信是故中而疑也以足下

讀古人書為文章善小學其為多能若是而進不能出群士之上以取顯貴者蓋無它焉京城人多言足下家有積貨士之好廉名者皆畏忌不敢道足下之善獨自得之心蓄之銜忍而不出諸口以公道之難明而世之多嫌也一出口則嗤嗤者以為得重賂僕自貞元十五年見足下之文章蓄之者蓋六七年未嘗言是僕私一身而負公道久矣非特負足下也及為御史尚書郎自以幸為天子近臣得奮其舌思以發明足下之鬱塞然時稱道於行列猶有顧視而竊笑者僕良恨修己之不亮素譽之不立而為世嫌之所加常與孟幾道言而痛之乃今幸為天火之所滌盪凡眾之疑慮舉為灰埃黔其廬赭其垣以示其無有而足下之才能乃可以顯白而不污其實出矣是祝融回祿之相吾子也則僕與幾道十年之相知不若茲火一夕之為足下譽也宥而彰之使夫蓄於心者咸得開其喙發策決科者授子而不慄雖欲如嚮之蓄縮受侮其可得乎於茲吾有望於子是以終乃大喜也古者列國有災同位者皆相弔許不弔災君子惡之今吾之所陳若是有以異乎古故將弔而更以賀也顏曾之養其為樂也大矣又何闕焉足下前要僕文章古書極不忘候得數十幅乃併往耳吳十

一武陵來言足下為醉賦及對問大善可寄一本僕近亦好作文與在京城時頗異思與足下輩言之桎梏甚固未可得也因人南來致書訪死生不悉宗元白

與郭秀才書　歐

僕（小文字之說不甚也）昨以吏事至漢東，秀才見僕於叔父家，以啓事三篇偕門刺先進，自賓階拜起旋辟，甚有儀，坐而語，諾諾甚謹。讀其辭，溫密華富，甚可愛。視秀才待僕之意，甚勤而理也。古人之相見，必有歡欣交接之誠，而不能達，乃取食羊雉鶩之類致其意為贄，而先既致其意，又恥其無文，則以虎豹之皮、繢畫之布以飾之，然後意達情接。客既贄，而主人必禮以答之，為陳酒殽幣篚壺矢燕樂之具，將其意，又為賦詩以陳其情。今秀才好學甚精，博記書史，務為文辭，不以食禽皮布為飾，獨以言文其身，而其贄既美，其意既勤矣，宜秀才責僕之答厚也。僕既無主人之具以為禮，獨為秀才賦詩。女曰雞鳴之卒章曰：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取其知客之來，豫儲珩璜琚瑀之美以送客，雖無此物，猶言之以致其意厚也。僕誠無此物，可謂空言之爾。秀才年且少，貌厚色揚，志銳學敏，因進其業，修其辭，纂練緝織之不已，使其文采五色，潤澤炳蔚，若贄以見當世公卿大人，非惟若僕空言以贈也，必有分庭而禮、加籩豆、實幣篚、延為上賓者。惟勉之不已。

與陳員外書　歐

陳君足下：無恙。近縣幹上府，得書一角，屬有少吏事，不皇作報。既而私有惑者，脩本愚無似，固不足以希執友也。遊然而舉居平日，幸得府從齒序，跪拜起居，竊兄弟行，寓書存勞，謂宜有所款曲以親之之意，奈何一幅之紙，前名後書，且狀且牒，如上公府，退以尋度，非謙即世，此乃世之浮道之交外陽相尊者之為，非宜足下之所以賜脩也。古之書具，惟有鉛刀竹木，而削札為刺，止於達名姓；寓書於簡，止於舒心意、為問好。惟官府吏曹，凡公之事，上而下者則曰符，曰檄；問訊列對，下而上者則曰狀；位等相與往來，曰移，曰牒。非公之事，長吏或自以意曉其下，以戒以飭者則曰教；下吏以私自達於其屬長，而有所候問請謝者，則曰牋記、書啓。故非有狀牒之儀施於非公之事。相參如今所行者，其原蓋出唐世大臣，或貴且尊，或有權於時，搢紳湊其門以傅嚮者，謂舊禮不足為重，務稍增之。然始於刺謁，有參候起居，因為之狀。及五代，始復以候問請謝加狀牒之儀，如公之事，然止施於官之尊貴及吏之長者。其僞繆所從來既遠，世不根古，以為當然，居今之世，無不知此而莫以易者，蓋常俗所為積習以牢而不得以更之也。然士或同師

友締交游以道誼相與者尚有手書勤勤之意猶爲近古噫候問請謝非公之事有狀牒之儀以施于尊貴長吏猶曰非古之宜用況又用之於府從齒序跪拜起居如兄弟者乎豈足下不以道義交游期我而猶手書之勤邪將待以衆俗積習者而姑用世禮以遇我之勤邪不然是爲浮道以陽相尊也是以不勝拳拳之心謹布左右屬以公檄赴滑臺行視驛傳迫於促裝楊秀才旦莭縣府中事可悉數

與張秀才第二書

歐

脩頓首白秀才足下前日去後復取前所貺古今雜文十數篇反復讀之若大節賦樂古太古曲等篇言尤高而志極大尋足下之意豈非閔世病俗究古明道欲援今以復之古而翦剝齊整凡今之紛殽駁冗者歟然後益知足下之好學甚有志者也然而述三皇太古之道捨近取遠務高言而鮮事實此少過也君子之於學也務爲道爲道必求知古知古明道而後履之以身施之於事而又見於文章而發之以信後世其道周公孔子孟軻之徒常履而行之者是也其文章則六經所載至今而取信者是也其道易知而可法其言易明而可行及誕者言之乃以混蒙虛無爲道洪荒廣略爲古其道難法其言難行堯禹之書皆曰若稽古傅說曰事不師古匪說攸聞仲尼曰吾好古敏以求之者凡此所謂古者其事乃君臣上下禮樂刑法之事孔子刪書斷自堯典而弗道其前者以其漸遠而難彰不可以信後世唐虞之道爲百王首仲尼之歎曰蕩蕩乎謂高深閎大而不可名也書之言豈不高邪然其事不過於親九族平百姓憂水患問臣下誰可任以女妻舜及祀山川見諸侯齊律度謹權衡使臣下誅放四罪而已孔子之後惟

孟軻最知道然其言不過於教人樹桑麻畜雞豚以謂養生送死爲王道之本夫二典之文豈不爲文孟軻之言道豈不爲道而其事乃世人之甚易知而近者蓋切於事實而已今學者不深本之務高遠之爲勝以廣誕者無用之說是非學者之所盡心也宜少下其高而近其遠以及乎中則庶乎至矣凡僕之所論者皆陳言淺語如足下之多聞博學不宜爲足下道之也然某之所以云者本欲損足下高遠而俯就之則安敢務爲奇言以自高邪幸足下少思焉

與刁景純學士書　　歐

脩頓首啓近自罷乾德遂居南陽始見謝舍人知丈丈內翰凶訃聞問驚怛不能已已丈丈位望並隆然平生亦嘗坎軻數年以來方履亨塗任要劇其去大用尺寸間爾豈富與貴不可力爲而天之賦予多少有限邪（以文語敘作）凡天之賦予人者又量何事而爲之節也故旣不可詰但痛惜感悼而已某自束髮爲學初未有一人知者及首登門便被憐奬開端誘道勤勤不已至其粗若有成而後止雖其後遊於諸公而獲齒多士雖有知者皆莫之先也然亦自念不欲効世俗子一遭人之顧已不以至

公相期反趨走門下脅肩諂笑甚者獻讒諛而備使令以卑昵自親名曰報德非惟自私直亦待所知以不厚是故懼此惟欲少勵名節庶不泯然無聞用以不負所知爾某之愚誠所守如此然雖背公亦未必諒某此心也自前歲得罪夷陵奔走萬里身日益窮迹日益疎不獲再聞語言之音而遂爲幽明之隔嗟夫世俗之態既不欲爲愚誠所守又未克果惟有望門長慟臨柩一奠亦又不及此之爲恨何可道也徒能惜不永年與未大用遂與道路之人同歎爾知歸葬廣陵遂謀京居議者多云不便而聞理命若斯必有以也若須春水下汴某

歲盡春初當過京師尚可一拜見以盡區區身賤力微於此之時當有可致而無毫髮之助慚愧慚愧不宣某再拜

上王長安書　老蘇

議論有爲

判府左丞閤下天下無事天子甚尊公卿甚貴士甚賤從士而逆數之至於天子其積也甚厚其爲變也甚難是故天子之尊至於不可指而士之卑至於可殺嗚呼見其安而不見其危如此而已矣衛懿公之死非其無人也以鶴辭而不與戰也方其未敗也天下之士望爲其鶴而不可得也及其敗也思以千乘之國與匹夫共之而不可得也人知其卒之至於如此則天子之尊可以慄慄于上而士之卑可以肆志於下又焉敢以勢言哉故夫士之貴賤其勢在天子天子之存亡其權在士

世衰道喪天下之士學之不明特之不堅於是始以天子存亡之權下而就一匹夫貴賤之勢甚矣夫天下之惑也持千金之璧以易一瓦缶幾何其不舉而棄諸溝也古之君子其道相爲徒其徒相爲用故一夫不用乎此則天下之士相率而去之使夫上之人有失天下士之憂而後有失一士之懼今之君子幸其徒之不用以苟容其身故其始也輕用之而其終也亦輕去之嗚呼其亦何便於此也當今之世非有賢公卿不能振其前非有賢士不能奮其後洵從蜀來明日將至長安見明公而東伏惟讀其書而察其心以輕重其禮幸甚幸甚

與李方叔書　大蘇

屢獲來教因循不一裁答悚息不已比日履茲秋暑起居佳勝錄示子駿行狀及數詩辭意整暇有加於前得之極喜慰累書見責以不相爲引薦之甚愧然其說不可不盡君子之知人務相勉於道不務相引於利也足下之文過人處不少如李氏墓表及子駿行狀之類筆勢翩翩有可以追古作者之道至若前所示兵鑑則讀之終篇莫知所謂意者足下未甚有得於中而張其外者不然則老病昏惑不識其趣也以此私意猶冀足下積學不倦落其華而成其實深願足下爲禮義君子不願足下豐於財而廉於德也若進退之際不甚慎靜則於定命不能有毫髮增益而於道德有丘山之損矣古之君子貴賤相因先後相援因多矣軾非敢廢此道平生相知心所謂賢者則於稠人中譽之或因其言以考其實實至則名隨之名不可掩其自爲世用理勢固然非力致也陳履常居都下逾年未嘗一至貴人之門章子厚欲一見終不可得中丞傅欽之侍郎孫莘老薦之軾亦挂名其間會朝廷多知履常者然得一官軾孤立言輕未嘗獨爲人也爵祿乃人主所專宰相猶不敢必而欲責於軾可乎東漢處士私相謚非古也殆似丘明爲素臣當得罪於孔門矣孟生貞曜蓋亦蹈襲流弊不足法而況相近名字者乎甚不願足下此等也軾於足下非愛之深期之遠定不及此猶能察其意否近秦少游有書來亦論足下近文益奇明上求人如不及豈有終汩沒之理足下但信道自守當不求自至若不深自重恐喪失所有言切而盡臨紙悚息未即會見千萬保愛近夜眼昏不一不一

文編　卷五十　書

與章子厚書　大蘇

子厚參政諫議執事春初辱書尋遞中裁謝不審得達否比日機務之暇起居萬福軾蒙恩如昨頗以罪廢之餘人所鄙惡雖公不見弃亦不欲頻通姓名今茲復陳區區誠義有不可已者軾在徐州日聞沂州丞縣界有賊何九郎者謀欲劫利國監又有闞温秦平者皆猾賊往來沂兗間欲使人緝捕無可使者聞沂州葛墟村有程棐者家富有心膽其弟岳坐與李逢往還配桂州牢城棐雖小人而篤於兄弟常欲爲岳洗雪而無由竊意其人可使因令本州支使孟易呼至郡諭使自效以刷門戶垢汙苟有成績當爲奏乞放免其弟棐願盡力因出帖付與不逾月軾移湖州棐相送出境云公更留兩月棐必有以自效今已去奈何軾語棐但盡力不可以軾去而廢也苟有所獲當速以相報不以遠近在所仍爲奏乞如前約也是歲七月二十七日棐使人至湖州見報云已告捕獲妖賊郭先生等及得徐州孔目官以下狀申告捕妖賊事如棐言不謬軾方欲具始末奏陳棐所以盡力者爲其弟也乞勘會其弟岳所犯如只是與李逢往還本不與其謀者乞賜放免以勸有功草具未上而軾就逮赴詔獄遂不果發今者棐又遣人至黄州見報云郭先生等皆已鞫治得實行法久矣蒙恩放殿直且錄其告捕始末以相示原棐之意所以孜孜於軾者凡爲其弟以曩言見望也軾固不可以復有言矣然獨念愚夫小人以一言感發猶能奮身不顧以遂其言而軾乃以罪廢之故不爲一言以負其初心獨不愧乎且其弟岳亦豪健絕人者也徐沂間人鷙勇如棐岳類甚衆若不收拾驅使令捕賊即作賊耳謂宜因事勸獎使皆歆艷捕告之利懲創爲盜之禍庶幾少變其俗今棐必在京師參班公可自以意召問其始末特爲一言放免其弟岳或與一名目牙校鎮將之類付京東監司驅使緝捕其才用當復過於棐也此事至微末公執政大臣豈復治此但棐於軾本非所部吏民而能自效者以軾爲不食言也今既不可言於朝廷又不一言於公是終不言矣以此愧於心不能自已可否在公獨願祕其事毋使軾重得罪也徐州南北襟要自昔用武之地而利國監去州七十里土豪百餘家金帛山積三十六冶器械所府而兵衛微寡不幸有猾賊十許人一呼其間吏兵皆弃而走耳散其金帛以嘯召無賴烏合之衆可一日得也軾在郡時常令三十六冶每戶點集冶夫數十人持刼亦教每月兩衙於知監之庭以示有備

而已此地蓋嘗爲京東豪猾之所擬公所宜知因程棐事輙復及之秋令伏冀爲國自重

謝張太保撰先人墓碣書　大蘇

伏蒙再示先人墓表特載辨姦一篇恭覽涕泗不知所云竊惟先人早歲汨沒晚乃有聞雖當時學者知師尊之然於其言語文章猶不能盡而況其中之不可形者乎所謂知之盡而信其然者舉世惟公一人雖若不幸然知我者希正老氏之所貴辨姦之始作也自軾與舍弟皆有嘻其甚矣之諫不論他人獨明公一見以爲與我意合公固已論之先朝載之史冊今雖容有不知後世決不可沒而先人之言非公表而出之則人未必信信不信何足深計然使斯人用區區小數以欺天下天

下莫覺莫知恐後世必有秦無人之嘆此墓表之所以作而軾之所以流涕再拜而謝也黃叔度澹然無作郭林宗一言至今以爲顏子林宗於人材小大畢取所賢非一人而叔度之賢無一見於外者而後世猶信徒以林宗之重也今公之重不減林宗所賢惟先人而其心迹粗若可見其信於後世必矣多言何足爲謝聊發一

二

福州上執政書　曾

南豐之文純出於道古故發作者亦然然其體裁如此也

鞏頓首再拜上書曰某官竊以先王之迹去今遠矣其可槩見者尚存於詩。詩存先王養士之法所以撫循待遇之者恩意可謂備矣故其長育天下之材使之成就則如蘿蒿之在大陵無有不遂其賓而接之出於懇誠則如鹿鳴之相呼召其聲音非自外至也其燕之則有飲食之具樂之則有琴瑟之音將其厚意則有幣帛筐篚之贈要其大吉則未嘗不在於得其懽心其人材既眾列于庶位則或棫樸之盛得而薪之其以爲使臣則寵其往也必以禮樂使其光華皇皇於遠近勞其來也則

既知其功又本其情而敘其勤其以爲將帥則其於行也既送遣之又戒獫狁之始生而恐其歸時之晚及其還也既休息之又追念其情悄之憂而及於僕夫之疾當此之時后妃之於內助又知臣下之勤勞其憂思之深至於山脊石岨僕馬之間而志意之一至於雖采卷耳而心不在焉蓋先王之世待天下士其勤且詳如此故稱周之士也貴又稱周之士也肆而天保亦稱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其君臣上下相與之際如此可謂至矣所謂必本其情而敘其勤者在四牡之三章曰王事靡盬不遑將父四章曰王事靡盬不遑將母而其卒章則曰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來諗釋者以謂諗告也君勞使臣敘述其情曰豈不誠思歸歸故作此詩之歌以養父母之志來告其君也既休息而又追敘其情如此者蓋是觀之上之所以接下未嘗不恐失其養父母之心下之所以事上有養父母之心未嘗不以告也其勞使臣之辭則然而推至於戍役之人亦勞之以王事靡盬憂我父母則先王之政即人之心其不於此也及其後世或任使不均或苦於征役而不得養其父母則有北山之感鴇羽之嗟或行役不已而父母兄弟則有陟岵之思詩人皆推其意見於國

風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者也伏惟吾君有出於數千載之大志方與先王之治以上繼三代吾相於時皆同德合謀則所以待天下之士者豈異於古士之出於是時者豈有不得盡其志耶鞏獨何人幸遇茲日鞏少之時尚不敢飾其固陋之質以于當世之用今髮齒日衰聰明日耗今其至愚固不敢有徼進之心況其少有知邪轉走五郡蓋十年矣未嘗敢有半言片辭求去邦域之任而冀陪朝廷之儀此鞏之所以自處竊計已在聽察之日久矣今輒以其區區之腹心敢布於下執事者誠以鞏年六十老母年八十有八老母寓食京師而鞏

守閩越仲弟守南越者天下之遠處也於著令有一人仕於此二邦者同居之親當遠仕者皆得不行肇固不敢爲不肖之身求自比於是也顧以道里之阻既不可御老母而南則非獨省晨昏承顏色不得效其犬馬之愚至於書問往還蓋以萬里非累月踰時不通此白首之母子所以義不可以苟安恩不可以苟止者也方去歲之春有此邦之命肇敢以情告於朝而詔報不許屬閩有盜賊之事因不敢繼請及去秋列職閩之餘盜或數十百爲曹伍者往往蟻聚於山谷桀黠能動衆爲魁首者又以十數相望於州縣閭之室廬莫能寧而遠近

聞者亦莫不疑且駭也州屬邑又有出於饑旱之後肇於此時又不敢以私計自陳其於寇孽屬前日之屢敗士氣既奪而吏亦無可屬者其於經營既不敢以輕動追之又不敢以少縱玩之一則諭以招納一則戒以剪除既而其悔悟者自相執拘以歸其不變者亦爲士吏之所係獲其渠首則或縻而致之或殲而去之自冬至春遠近皆定亭無枹鼓之警里有室家之樂士氣始奮而人和始洽至於風雨時若田出自倍今野行海涉不待朋儔市粟而來賈戚什七此皆吾君吾相至仁元澤覆冒所及故寇旱之餘曾未期歲既安且富至於如此

肇與斯民與蒙其幸地方數十里既無一事繫官於此又已彌年則可以將母之心告於吾君吾相未有易於此時也伏惟推古之所以待士之詳思勞歸之詩本士大夫之情而及於其親遠之以卹乎人心之政或還之闕下或處以閒曹或引之近畿屬以一郡使得講其就養之心慰其高年之母則仁治之行豈獨昏愚得蒙賜於今日其流風餘法傳之永久後世之士且將賴此其無北山之怨鴇羽之譏陟岵之歎蓋行之甚易爲德於士類者甚廣惟留意而圖之不宣肇頓首白

答韶州張殿丞書

王

某啓伏蒙再賜書示及先君韶州之政爲吏民稱誦至今不絕傷今之士大夫不盡知又恐史官不能記載以次前世良吏之後此皆不肖之孤言行不足信於天下不能推揚先人之功緒餘烈使人人得聞知之所以夙夜愁痛疚心疾首而不敢息者以此也先人之存某尚少不得備聞爲政之迹然嘗侍左右尚能記誦教誨之餘蓋先君所存嘗欲大潤澤於天下一物枯槁以爲身羞大者既不得試已試乃其小者耳小者又將泯沒而無傳則不肖之孤罪大釁厚矣尚何以自立於天地之間耶閤下勤勤惻惻以不傳爲念非夫仁人君子樂道人之善安能以及此自三代之時國各有史而當時之史多世其家往往以身死職不負其意蓋其所傳皆可考據後既無諸侯之史而近世非尊爵盛位雖雄奇儁烈道德滿衍不幸不爲朝廷所稱輒不得見於史而執筆者又雜出一時之貴人觀其在廷論議之時人人得講其然否尚或以忠爲邪以異爲同誅當前而不慄訕在後而不羞苟以饜其忿好之心而止耳而況陰挾翰墨以裁前人之善惡疑可以貸褒似可以附毀往者不能訟當否生者不得論曲直賞罰謗譽又不施其間以彼其私獨安能無欺於冥昧之間耶善既不盡傳而傳者又不可盡信如此唯能言之君子有大公至正之道名實足以信後世者耳目所遇一以言載之則遂以不朽於無窮耳伏惟閤下於先人非有一日之雅餘論所及無黨私之嫌苟以發潛德爲己事務推所聞告世之能言而足信者使得論次以傳焉則先君之不得列於史官豈有恨哉

答呂吉甫書　李定

某啓與公同心以至異意皆緣國事豈有它哉同朝紛紛公獨助我則我何憾於公人或言公吾無與焉則公何尤於我趣時便事吾不知其說焉攷實論情公宜昭其如此開諭重悉覽之悵然昔之在我者誠無細故之可疑則今之在公者尚何舊惡之足念然公以壯烈方進爲於聖世而某蘭然衰疢特待盡於山林趣舍異路則相向以湿不如相忘之愈也想趣召在朝夕惟良食爲時自愛

文編卷之五十終

文編卷之五十一

武進唐順之應德甫選　後學長洲陳元素訂

啓

爲河南令上留守鄭相公啓　韓
爲分司郎官上鄭尚書相公啓　韓
上郭侍郎啓　王
賀歐陽樞密啓　老蘇
賀文太尉啓　大蘇
賀韓魏公啓　王
賀呂副樞啓　大蘇
賀楊龍圖啓　大蘇
賀歐陽少師致仕啓　大蘇
賀致政趙少保啓　王蘇
賀致政楊侍讀啓　王蘇
謝相府啓　老蘇
謝南省主文與歐陽內翰啓　大蘇
謝應中制科啓　大蘇
登州謝兩府啓　大蘇
謝中書舍人啓　大蘇
謝賈朝奉啓　大蘇

謝王司封啓　王

答試館職人啓　大鄭

狀

賀徐州張僕射白兔狀　韓

爲河南令上留守鄭相公啓　韓

愈啓愈爲相公官屬五年辱知辱愛伏念曾無絲毫事爲報答故日夜思慮謀畫以爲事大君子當以道不宜苟且求容悅故於事未嘗敢疑惑宜行則行宜止則止受容受察不復進謝自以爲如此眞得事大君子之道今雖蒙沙汰爲縣尉猶在公相治下未同去離門牆爲

故吏爲形跡嫌疑改前所爲以自疏外於大君子固當不待煩說於左右而後察也人有告人辱罵其妹與妻爲其長者得不追而問之乎追而不至爲其長者得不怒而杖之乎坐軍營操兵守禦爲留守出入前後驅從者此眞爲軍人矣坐坊市賣餅又稱軍人則誰非軍人也愚以爲此必姦人以錢財賂將吏盜相公文牒竊注名姓於軍籍中以陵駕府縣此固相公所欲去奉法吏所當嫉雖捕繫杖之未過也昨聞相公追捕所告受辱罵者愚以爲大君子爲政當有權變始似小異要歸於正耳軍吏紛紛入見告屈爲其長者安得不小致爲之之意乎未敢以此仰疑大君子及見諸從事說則與小人所望信者少似乖戾雖然豈敢生疑於萬一必諸從事與諸將吏未能去朋黨心蓋覆蹤跡不以眞情狀白露左右小人受私恩良久安敢閉口以爲私恨不一二陳道伏惟相公憐察幸甚幸甚愈無適時才用漸不喜爲吏得一事爲名可自罷去不啻如棄涕唾無一分顧藉心顧失大君子纖芥意如丘山重守官去官惟今日指揮愈惶懼再拜上

直截

爲分司郎官上鄭尚書相公啓　韓

愈啓伏蒙仁恩猥賜示問感戴戰悚若無所容措然尚有厥誠須盡露於左右者敢避其煩黷恨不滿之意於憂恩之地哉愈幸甚三得爲屬吏朝夕不離門下出入五年竊自計較受與報不宜在門下諸從事故事有當言未嘗敢不言有不便於己輒吐私情閣下所宜憐也分司郎官職事惟祠部爲煩且重愈獨判二年日與宦者爲敵相伺候罪過惡言詈辭狼籍公牒不敢爲耻實慮陷禍故前者懷狀乞與諸郎官更判意雖甚專事似率爾口語精神不能自明不蒙察允遂以慙歸僶俛日

月遂蹤累旬私圖其宜敢以病告嗚呼平均歌於國風從事獨賢雅以怨刺伏惟俯加憐察幸甚幸甚愈再拜

上

上郭侍郎啓　王

伏蒙過采浮議使承乏官借寵則榮循涯而懼願留乎聽得究下情頑踈之人滯固於事席先子之緒業玷太常之等名偽位於茲歷年無狀安全者幸廢去乃宜何言誤知欲觀小試審處私計追惟舊聞不越俎以代庖蓋言有守未操刀而使割可必無傷輒敢用是固辭誠願易而他使依違王事雖名理之未安妄冒人知亦生平之不欲高明在上悃愊發中臨啓怔忪果於得請

賀歐陽樞密啓　老蘇

伏審光奉帝詔入持國樞士民讙譁朝野聳動恭惟國家所以設樞密之任乃是天下未能忘威武之防雖踰百歲之承平未嘗一日而無事兵不可去職爲最難任文教則損國威專武事則害民政伏自近歲屢更大臣皆由省府而來以答勳勞之舊一歷二府遂超百官既無跂足之求僅若息肩之所自聞此命欣賀實深蓋因物議之所歸以慰民心之大望伏惟某官一時之傑舉代所推經世之文服膺已久致君之略至老不衰顧惟平符起於小官曷嘗須臾忘於當世以爲天下之未大治蓋自賢者之在風下自今而言夫復何難願因千載之遇一新四海之瞻洵受恩至深爲喜宜倍嘗謂未及之際無由知王道之大行不意臨老之年猶及見君子之得位阻以在外闕於至門仰祈高明俯賜亮察

賀文太尉啓　大蘇

伏審孚號揚庭臨軒遣使出節少府授鉞齋壇夷夏聳觀兵民交慶蓋功業盛大則極名器而後稱惟德度宏遠故處富貴而若無矜爲三世之宗臣豈獨一時之盛事恭惟留守太尉道本天合德爲人師信及三州之豚魚威加兩河之艸木身任休戚言爲重輕殆若留侯弱冠而遇高祖既同尚父黃髮而亮武王既奉冊書益新民聽方將威懷北虜係頸長纓約束何公執流故道然後入訓伊傅之鼎歸躡松喬之游輿論所期斯言可必某祗禱官有限趨侍無緣踴躍之心宜寫難書

賀韓魏公啓　王

伏審判府司徒侍中龍辭上宰歸榮故鄉兼兩鎮之節麾備三公之典策貴極富溢而無亢滿之累名遂身退而有褒加之崇在於親賢敦不慶羨伏惟某官受天秀氣爲世元龜誠節表於當時德望冠乎近代典司密揔命攬中權毀譽幾至於萬端夷險常持於一意故四海以公之用捨一時爲國之安危越執鴻樞遂躋元輔以人才未用爲大耻以國本不建爲深憂言衆人之所未嘗任大臣之所不敢及臻變故果有成功英宗以哀疾荒迷茲聖以謙冲退託內揆百官之衆外當萬事之微

國無危疑人以靜一周勃霍光之於漢能定策而終以致疑姚崇宋璟之於唐善致理而未嘗遭變已在舊史齋爲元功未有獨運廟堂再安社稷弼亮三世教寧四方巋然在諸公之先煥乎如今日之盛若夫進退之當於義出處之適其時以彼相方又爲特異安石久於疪賴實預甄收職在近臣欲致盡規之義世當大有更懷下比之嫌用自絕於高閎非敢忘於舊德逖聞新命竊仰遐風

賀呂副樞啓　大蘇

伏審近膺告命入總樞機中外聳觀朝廷增重竊以古之爲國權在用人德厚者輔其才而名益隆望重者無所爲而人自服是以淮南叛國先止謀於長孺汾陽元老尚改觀於公權樽俎可以折衝藜藿爲之不採哀此風流之莫繼久矣宋寥而無聞天亦厭於凡才上復思於舊德恭惟樞密侍郎性資仁義世濟忠嘉豈惟清節以鎮浮固已直言而中病出領數郡若將終身小人謂之失時君子意其復用逆茲顯拜夫豈偶然然而荷三朝兩世之恩當春秋賢者之責推之不去凜乎其難進

伯玉而退子瑕人皆望於門下烹桑羊而斬樊噲公無愧於古人莫若盡行疇昔之言庶幾大慰天下之望軾登門最舊稱慶無緣踴躍之懷實倍倫等

賀楊龍圖啓

可作諫官箴

大蘇

伏審新改直職擢司諫垣傳聞遐邇竦動觀聽咸謂國家之鉅福乃用諫諍之眞才必能深言以補大化方今朝廷之上蹈爲無諱而太平之美終不能全臺諫之列歲不乏人而衆弊之原猶或未去豈聽之者徒能容而不能用言之者但爲名而不爲功歷觀古人之效忠皆因當世而用智不務過直期於必行右尹子革因倚相而道祈招之詩左師觸龍語饘粥而及長安之質徒盡拳拳之意不求赫赫之名此仁人及物之休功忠臣愛君之至分伏自頃歲所更幾人席未暖而輒遷蹤相躡

而繼去然一身之譏固足以免矣而積歲之病當使誰去之恐習慣以爲常遂因循而不振雖在僻陋願常隱憂以爲必得朴忠愛國之人而又加以辯智得君之術乃苟獲用國其庶幾伏惟諫院龍圖才雄於世而常若不足節過於人而未嘗自異素練邊事深知兵驕頃持文衡實識官冗必將舉大體而不論小事務實效而不爲虛名軾最蒙深知愧無少補方傾耳以聽願備書諫死之篇若有待而言尤能著爭臣之論阻以在外無由至門踴躍之懷實倍倫等

賀歐陽少師致仕啓

大蘇

伏審抗章得請釋位言還天眷雖隆莫奪已行之志士流太息共高難繼之風凡在庇庥共增慶慰伏以懷安天下之公患去就君子之所難世靡不知人更相笑而道不勝欲私於爲身君臣之恩係縻之於前妻子之計推背之於後至於山林之士猶有降志於垂老而況廟堂之舊欲使辭禍於當年有其言而無其心有其心而無其決愚智共蔽古今一塗是以用捨行藏仲尼獨許於顏子存亡進退周易不及於賢人自非智足以周知仁足以自愛道足以忘物之得喪志足以一氣之盛衰

則孰能見幾禍福之先脫屣塵垢之外常恐茲世不見其人伏惟致政觀文少師全德難名巨材不器事業三朝之望文章百世之師功存社稷而人不知躬履艱難而節乃見縱使耄期篤老猶當就見質疑而乃立辭於未及之年退託以不能而止大勇若怯大智如愚至貴無軒冕而榮至仁不導引而壽較其所得孰與昔多軾受知最深聞道有自雖外爲天下惜老成之去而私喜明哲得保身之全伏暑向闌台候何似伏冀爲時自重少慰輿情

賀致政趙少保啓　王

竊審抗言辭寵，得謝歸榮。躋西省諫諍之官，序東宮師保之位。殿廷鳴玉，尚仍前日之班；里舍揮金，甫遂高年之樂。伏惟資政少保，懋昭賢業，寅亮聖時。伯夷之直惟清，伯山之明且哲。所居之名赫赫，豈獨後思；爾瞻之節巖巖，方當上輔。遽從雅志，實激貪風。未即披承，徒深欽仰。

賀致政楊侍讀啓　王

伏審得謝中樞，戒歸下國。孔戣致仕，議臣雖重其留；疏廣乞身，觀者固榮其去。丁時翕赩，取道阻長。緊盛德之可師，宜明神之實相。茂惟興止，休有福祥。伏惟某官逢辰清明，取位通顯。義勇不挫，忠精無疵。登備諫工，嘗已告嘉猷于后；奉將使節，則必下膏澤於民。儀儀曾朝，凜凜侍從。功名之美，既耀於將來；智略之閎，猶嗟於不試。引年去位，循禮得中。唯其養恬，有以鎮薄。安石望塵，非數見；罷則深竊冒上官之大知。唯所不欲，推揚後進之美意云何敢忘。備位於茲，仰高無止。

謝相府啓　　老蘇

朝廷之士進而不知休山林之人退而不知反二者交譏於世學者莫獲其中洵幼而讀書固有意於從宦壯而不仕豈爲異以矯人上之則有制策誘之於前下之則有進士驅之於後常以措意改而自懲蓋人未之知而自衒以求用世未之信而有望於効官仰而就之良亦難矣以爲欲求於無辱莫若退聽之自然有田一㕓足以爲養行年五十復將何爲不意貧賤之姓名偶自徹聞於朝野向承再命以就試固以大異其本心且召試而審觀其才則上之人猶未信其可用未信而有求

於上則洵之意以爲近於強人也以再辭亦既獲命以匹夫之賤而必行其私意豈王命之寵而敢望其曲加非承詔恩被以休寵退而自顧愧其無勞此蓋伏遇昭文相公左右元君舒慘百辟德澤所暢咸刑所加不暘而黜不寘而懷顧惟無似或謂可收不忍弃之於廢人亦使與列於一命上以慰夫天下賢俊之望下以解其終身饑寒之憂仰惟此恩孰可爲報昔者孟子不屑召見而孔子不辭小官夫欲正其所由得之之名是以謹其所以取之之故蓋孟子不爲矯孔子爲卑苟窮其心則各有說雖自知其不肖常願附其下風區之心惟

謝南省主文與歐陽內翰啓　　大蘇

竊以天下之事難於改爲自昔五代之餘文教衰落風俗靡靡日以塗地聖上慨然太息思有以澄其源疏其流明詔天下曉諭厥旨於是招來雄俊魁偉敦厚朴直之士罷去浮巧輕媚叢錯綵采之文將以追兩漢之餘而漸復三代之故士大夫不深明天子之心用意過求深者或至於迂務奇者怪僻而不可讀餘風未殄新弊復作大者鏤之金石以傳久遠小者轉相模寫流傳古文紛紛肆行莫之或禁蓋唐之古文自韓愈始其後學韓而不至者爲皇甫湜學皇甫湜而不至者爲孫樵自

樵以降無足觀矣伏惟內翰執事天之所付以收拾先王之遺文天下之所待以覺悟學者恭承王命親執文柄意其必得天下之奇士以塞明詔軾也遠方之鄙人家居碌碌無所稱道及來京師久不知名將治行西歸不意執事擢在第二惟其素所蓄積無以慰士大夫之心是以群嘲而聚罵者動滿千百亦惟恃有執事之知與衆君子之議論故恬然不以動其心猶幸御試不爲有司之所排使得蒲伏拜起謝恩於門下聞之古人士無賢愚惟其所遇蓋樂毅去燕不復一戰而范蠡去越亦終不能有所爲軾願長在下風與賓客之末使區區

之心長有所發夫豈惟軾之幸亦執事將有取一二焉

謝應中制科啓　　大蘇

臨軒策士方搜絕異之才應問獻言誤占久虛之等忽從佐縣擢與評刑內自顧於無堪寤不知其所措恭惟制治之要惟有取人之難用法者畏有司之不公故捨其平生而論其一日通變者恐人材之未盡故詳於採聽而畧於臨時茲二者之相形顧兩全而未有一之於考試而奄之於倉卒所以為無私也然而才行之迹無由而深知委之於察舉而要之於久長所以為無失也然而請屬之風或因而滋長此隋唐進士之所以為有弊魏晉中正之所以為多姦惟是賢良茂異之科兼用考試察舉之法每中年而下明詔使兩制各舉所聞在家者能孝而恭在官者能廉而慎臨之以患難而能不變邀之以寵利而能不回既已得其行己之大方然後責其當世之要用學博者又須守約而後取文麗者或以用寡而見尤皆於萬人之中求其百全之美凡與中書之召命已為天下之選人而又有不可測知之論以觀其默識之能無所不問之策以攷其博通之實至於此而不去則其人之可知然猶使御史得以求其疵諫官得以攷其素一陷清議終為廢人是以始自察舉而無請謁公行之私終用考試而無倉卒不察之患蓋其

取人也如此之密，則夫不肖者安得而容，軾才不逮人，少而自信，治經獨傳於家學，爲文不願於世知，特以饑寒之憂，出求斗升之禄，不謂諸公之過聽，使與群豪而並游，始不自量，欲行其志，遂竊俊良之舉，不知才力之微，論事迂闊而不能動人，讀書踈畧而無以應敵，取之甚愧，得之益慚，此蓋伏遇某官以堯舜之道輔吾君，以伊周之業爲己任，恐一夫不獲自盡，以爲廟堂之憂，思天下所以太平，必用芻蕘之說，亟收末學，以輔大猷，然志卑處高，德薄寵厚，歷觀前輩，由此爲致君之資，敢以微軀，自今爲許國之始。

登州謝兩府啓　大蘇

迂愚之守，沒齒不移，廢逐之餘，歸田已幸，豈謂承宣之寄，忽爲枯朽之榮，伏念此東州，下臨北徼，俗近齊魯之厚，迹皆秦漢之陳，賓出日於麗譙，山川炳燿，傳夕烽於海嶠，鼓角清閑，頗靜樂之難名，笑妄庸之濫據，此蓋伏遇某官股肱元聖，師保萬民，才全而德不刑，任重而道愈遠，謂使功不如使過，而觀過足以知仁，特借齒牙，曲成羽翼，軾敢不服勤簿領，祗畏簡書，策蹇磨鈆，少答非常之過，息黥補劓，漸收無用之材，過此以還，未知所指。

謝中書舍人啓　大蘇

起於賤所未及期年擢置周行遂參法從省躬無所被寵若驚竊惟人材進退之間實爲風俗隆替之漸必欲致治在於得賢雖一薛居州奈吾不能移楚而用范武子晉盜可使奔秦崔琰進而廉儉成風楊綰用而淫侈改度誠因是以先定雖民散而可收拔茅茹者以彙而征附馬援者必先其直用舍既見好惡自明人知所趨勢有必至今朝廷方講當世之務力追前代之隆雖改定法令足以便事而未足以安民寬弛賦役足以安民而未足以成俗是以登進耆老搜求儁良將使士知向方民亦有耻如軾者山林下士拆晃棄材少而學文本聲律雕蟲之技出而從仕有狂狷嬰鱗之愚溝中不顧於青黃爨下無心於宮徵誤蒙收拾已出優恩存屢禁嚴殊非素望此蓋伏遇某官德配前哲望隆本朝名重圭璋上助廟堂之用言爲蓍蔡下同卿士之謀餘論所加虛名增重之丹心之尚在憐白首之無歸特借寵光以寬衰病任隆才下恩重報輕進而行恐非所以安愚不肖之分充位而已又不足以存卿大夫之愛蚤夜以思進退惟谷恐懼戰越不知所裁

謝賈朝奉啓　大蘇

自蜀徂京幾四千里攜琴去國蓋二十年側聞松楸已中梁柱過而下馬空瞻董相之陵酹以隻雞誰副橋公之約宦游歲晚坐念漂流未報不貲之恩敢懷盍歸之意常恐樵牧不禁行有雍門之悲雨露既濡空引太行之望豈謂通判某官政先慈孝義篤友朋首醫學校之師儒次訪里閭之耆舊自嗟來暮不聞拔薤之規尚意神交特致生芻之奠父老感嘆桑梓光華深衣練冠莫克垂涕於墓道昔襦今袴尚能鼓舞於民謠仰佩之深力古難盡

謝王司封啓　王

伏念安石孤覊之人少矢所恃雖勉心竭力求以合於古人而固陋頑愚動輒乖於時變以此而遊於世未嘗見恕於人而自趨走下風習聞餘教慰藉之禮稱揚之私忤嚴顏而不加犯上之誅拂盛指而更以首公爲是書文報答騎從見臨不以先進畧後生不以上官畀下吏以至其去重煩送將又賙其行使不留滯爰就職由兩驗旬乖離雖新戚戀殊甚伏惟順節自壽副人所望

答試館職人啓　大蘇

伏承射策玉堂方觀筆陣莅文天祿遂秀儒林黨友增華縉紳共慶國家求賢之道必於閑暇無事之時賢者報國之忠乃在緩急有爲之際養之無素則一旦欲用而何由待以非常則臨事欲辭而不可故納之於英俊相從之地觀之以世俗不見之書非獨使之業廣而材成抑將待其資深而望重某官學優而仕行淳於名辭令從容議論慷慨追還正始文章爲之一新傳寫都城紙墨幾於騰貴得士之喜非我敢私軾衰病侵尋文思荒落職在翰苑嘗發策而莫辭識匪通儒懼摘藻之不稱過煩臨貺寵以嘉詞永爲巾笥之珍愧乏瓊瑶之報矣

賀徐州張僕射白兎狀　韓

伏聞今月五日營田巡官陳從政獻瑞兎毛質皎白天馴其心其始實得之符離安阜屯屯之役夫朝行遇之迫之弗逸人立而拱竊惟休咎之兆天所以啓覺于下依類託喻事之纖悉不可圖驗非盡智博通孰克究明愈雖不敏請試辨之兎陰類也又窟居狡而伏逆象也今白其色絕其攀也馴其心化德也人立而拱非禽獸之事華而從人且服罪也得之符離符離實戎國名又附麗也不在農夫之田而在軍田武德行也不戰而來之之道也有安阜之嘉名焉伏惟閣下股肱帝室藩垣天下四方其有逆亂之臣未血斧鑕之驕畏威崩析歸我乎哉其事兆矣是宜具跡表聞以承答天意小子不惑謹以文句從誠蒙念諸茲盛美焉敢避不讓之責而默默耶愈再拜

文編卷之五十一　終

文編卷之五十二

武進唐順之應德甫選　後學長洲陳元素訂

序

帝王世次圖序　歐
後序　歐
太祖皇帝總叙　曾
仁宗御集序　歐
古史序　小蘇
張中丞傳後序　韓
劉正黃庭經序　歐
孫子後序　歐
古今家誡序　老蘇
列女傳目錄序　曾
禮閣新儀目錄序　曾
內制集序　歐
外制集序　歐
田表聖奏議序　大蘇
范貫之奏議後序　曾
徐幹中論目錄序　曾

帝王世次圖序

堯舜禹湯文武此六君子者可謂顯人矣而後世猶失其傳者豈非以其遠也哉是故君子之學不窮遠以爲能而闕其不知慎所傳以惑世也方孔子時周衰學廢先王之道不明而異端之說並起孔子患之乃修正詩書史記以止紛亂之說而欲其傳之信也故略其遠而詳其近於書斷自唐虞以來著其大事可以爲世法者而已至於三皇五帝君臣世次皆未嘗道者以其世遠而慎所不知也孔子既沒異端之說復興周室亦益衰亂接乎戰國秦遂焚書先王之道中絶漢興久之詩書稍出而不完當王道中絶之際奇書異說方充斥而盛

行其言往往反自託於孔子之徒以取信於時學者既不備見詩書之詳而習傳盛行之異說世無聖人以爲質而不自知其取捨眞僞至有博學好奇之士務多聞以爲勝者於是盡集諸說而論次初無所擇而惟恐遺之也如司馬遷之史記是矣以孔子之學上述前世止於堯舜著其大畧而不道其前遷遠出孔子之後而乃上述黃帝以來又詳悉其世次其不量力而務勝宜其失之多也遷所作本紀出於大戴禮世本諸書今依其說圖而考之堯舜夏商周皆同出於黃帝堯之崩也下傳其四世孫舜舜之崩也復上傳其四世祖禹而舜禹皆壽百歲稷契於高辛爲子乃同父異母之兄弟今以其世次而下之湯與王季同世湯下傳十六世而爲紂王季下傳一世而爲文王二世而爲武王是文王以十五世祖臣事十五世孫紂而武王以十四世祖伐十四世孫而代之王何其繆哉嗚呼堯舜禹湯文武之道百王之取法也其盛德大業見於行事而後世所欲知者孔子皆已論著之矣其久遠難明之事後世不必知不知不害爲君子者孔子皆不道也夫孔子所以爲聖人者其智知所取捨皆如此

後序

余既畧論帝王世次而見本紀之失猶謂文武與紂相去十五六世其繆較然不疑而堯舜禹之世相去不遠尚冀其理有可通乃復以尚書孟子孔安國皇甫謐諸書參考其壽數長短而尤乖戾不能合也據書及諸說云堯壽一百一十六歲舜壽一百一十二歲禹壽百歲堯年十六即位在位七十年年八十六始得舜而試之二年乃使攝政時舜年三十居試攝通三十年而堯崩舜服堯喪三年畢乃即位在位五十年而崩方舜在位三十三年命禹攝政凡十七年而舜崩禹服舜喪三年畢乃即位在位十年而崩由是言之當堯得舜之時堯年八十六舜年三十以此推而上之是堯年五十七已見四世之玄孫生一歲矣舜居試攝及在位通八十二年而禹壽百歲以禹百年之間推而上之禹即位及居舜喪通十二年又在舜朝八十三年通九十五年則當舜攝試之初年禹纔六歲是舜爲玄孫年三十時見四世之高祖方生六歲矣至於舜娶堯二女據圖爲曾祖姑雖古遠世異與今容有不同然人倫之理乃萬世之常道必不錯亂顛倒之如此然則著家世次壽數長短之說聖經之所不著者皆不足信也決矣

太祖皇帝總叙

嗟唐之敝自天寶以後紀綱寖壞不能自振以至於失天下五代興起五十餘年之間更八姓十有四君危亡之變數矣其尤甚也契丹遂入中國擅立名號當是時天地五行人事之理反易繆亂不同夷狄若無幾耳太祖爲天下所戴踐尊位以生民爲任故勸農桑薄賦斂緩刑罰除苛政之不便民者詔令勉覈相屬推其心無一日不在百姓也知方鎮之病民也故設通判之貞使斂以羅罪憂吏之不良也故數使在位舉其所知患吏或受賕或不奉法也故罪至死徙一無所貸原其意蓋以謂遭世大衰不如是吏不知禁不能救民於焚溺之中也征伐既下諸國必先已逋欠滯知苛蠲之絕重寬卹惠農民援人財申命郡邑反覆不倦或遇水旱輒蠲貪請諱欲務災於已其於羣臣有恩舊有勞能待之各盡其分以位賞之以財富之有男使尚主有女使嫁宗室其予人之周也如此即材可用雖讐不廢不可用雖光顯矣不處以勢其有罪多縱貸之或賜之使自媿及至堅明約束以整齊天下者亦使之不能喻也强僭之國皆接以恩禮商賈往來不禁有出境犯其令者乃爲之置市邊邑使兩利有所乏少常振助之征伐所加必

其罪暴者師出未嘗不以義也其君長已降及就俘執
道路勞問迎致使者相望既至罪不數辱之優假秩祿
及其宗親吏屬賜以田宅使子孫世守擁護保全皆得
以壽考終自晉既覆滅契丹寖大中國惴畏不敢當太
祖拔用材武護西北邊寵以非常之恩任屬專聽信明
常遣戍卒戒之曰我猶赦汝郭進殺汝矣有訟進者謂
曰進軍政嚴此必犯進法送進使殺之關市租賦者將
得恣用不問出入以其故士附鬭者盡力謀者盡情邊
臣可護者皆十餘年不易其任然位不過巡檢使衆不
過一五千人委任專則勢便位不極則士勵兵少則用

約御將亦多術矣總其所長能兼用之故能省費息民
振新集之衆屈憑陵之虜也蓋太祖篤於孝友有天下
之行聰明智勇有天下之材仁心愛人有天下之志包
含徧覆有天下之量守之以勤儉恭慎虛心納諫鑒於
越紀以奢侈爲戒思天下之重不復遊畋甘拜諸子務
自約損不盡循故典收納學士大夫用之不求其備或
守難道之節亦不奪也晚喜讀書勅諸將以學曰欲使
之知治道也兼覆夷夏從容以德江南平覽捷書而泣
曰師征不義而顧令吾民死兵彼何負哉泰州已入尚
被于之地却而不受錢俶來朝復歸之越契丹願聽盟
約邊巡退抑不自矜伐天下大勢連數十城之鎮割其
故地以小其力易動難畜之兵叙置儀服以消其驕至
於舉賢良崇孝悌緩罷樂刑考課與宇內初軒然庶政
大體彌綸備具遺文故事施於後世皆可爲法民於是
時從死更生室家相保士農工賈各還其職鳥獸草木
亦莫不遂前世舊臣併[illegible]處腹心爪牙之任者一旦
回心奉令北向如素委身天下藩都通邑兼地千里德
條二三之臣負衆自用令之不從召之不至者尚數十
皆東征來庭代易奔走如水委下粵蜀吳楚甌閩之君
分天下爲八九口帝與王傳子若孫更數十歲者編名

囚虜並聚闕下四海之內混齊爲一海東之國高麗極
南交趾西戎吐蕃回紇北狄契丹皆請吏奉貢天地所
養通途之屬莫不內附當是時更立天下與民爲始天
地五行人事之理亂而復正蓋太祖之於受命非如前
世之君罔然以智罔柄以力其處心積慮非一夕一日
在於取天下也其在天者曆數在人者羣臣萬民三軍
之士不歸周歸太祖未有知其所以然者所謂天也及
其傳天下也舍子與弟是則[illegible]之受天下與舜受之
堯禹受之舜其揆一也其傳天下[illegible]堯傳之舜舜傳之
禹其揆一也受天下及傳天[illegible]一其人而已非其心

未嘗有天下豈能如是哉世以爲太祖不世出之主與漢高祖同蓋太祖爲人有大度意豁如也知人善任使與漢高祖同固然也太祖承自天寶以後更五代二百餘年極敝之天下漢祖承全盛之秦二世之末天下始亂所因之勢既殊太祖開建帝業作則垂憲後常可行漢祖麄定海内而已不及一太祖立折杖法肬民榜笞死禍定著常刑一本寛大漢祖雖約法三章然肉刑三族之誅至孝文始去不及二太祖功臣皆故等夷及位定上下相安始終一意漢祖疑間諸將夷滅其家不及三太祖削大弱强藩臣遵職漢祖封國逾制反者更起

累起乃定不及四太祖征伐必克漢祖數戰輒北不及五太祖文武自出羣臣莫及漢祖非得三傑之助不得縱失不及六開寶之初南海先下趙佗分越而帝漢祖不能禁不及七太祖不用兵華堯拜自附漢祖折厄白登僅免時不及八太祖後宮二百問願歸者復去四之一漢祖溺於衽席女禍及宗不及九太祖明於大計以屬天下漢祖擇嗣不審幾墜厥世不及十也漢祖所不能及其大者如此是自三代以來撥亂之主未有及太祖也三代盛矣然禹之孫太康失國湯之孫太甲放廢文武之後世三四傳昭王不返於楚繇漢以下變故之審益不可勝道也太祖經始大基流風餘澤所被者遠五聖遵業至今百有二十餘年上下和樂無變容動色之慮接於耳目治安久長自三代以來所未有也繼太祖創始傳後比迹堯舜綱理天下軼於漢祖太平之業施於無窮三代所不及成功盛德其至矣哉蓋唐天寶十四年天下戸八百九十一萬太祖元年戸九十六萬末年天下既定戸三百九萬今上元豐二年戸一千三百九十一萬六聖之德澤覆露生養斯其所以盛也本原事實其所繇致此有自也哉

此等大文字當看其布置處南豐有滄州上殿

劄子皆與此意同并可與歐公仁宗御集序參之

仁宗御集序

在昔君臣聖賢自相戒敕都俞吁歎於朝廷之上而天下治者二帝之言語也號令征伐丁寧約束而其辭彬彬篤厚純雅者三代之文章也堯舜夏商周之盛邈乎遠出千載之上而昭然著見百世之下者以其書存焉此典謨訓誥之文所以爲歷代之寶也惟我仁考神文聖武明孝皇帝之作二帝之言語而三代之文章也是宜刊之六經而不朽示之萬世而取法矧余小子獲承統業其所以繼大而顯揚之者方思勉焉其敢失墜乃詔尚書刑部郎中知制誥邵必右諫議大夫天章閣待

制呂公著悉發寶文之舊藏而類次之以爲百卷而必公著勉朕以叙述之曰是不可闕也予惟聖考在位四十有二載承三聖之鴻業享百年之盛隆而不敢暇逸慎重祭祀以事天而饗親齊莊潔精必以誠信故親郊而見上帝者九恭謝于天地大享于明堂者皆再耕于籍田祫于太廟者皆一而不爲勞苦夫游娛射獵前世賢王明主之所不能免者則皆非所欲歲時臨幸蕃衍臣下必問祖宗之故常闃然非時不聞輿馬之音後苑虞春一賞亦故事也中廢者二十餘年而時畋于近郊曲宴于便坐者纔一二而已故叙禋祀享升歌樂章藏于有司薦于郊廟者多矣而登臨遊賞之適割鮮獻獲之樂前世之所誇者未始一及焉至於萬機之暇泊然凝神不見所好惟躬閱寶訓陳經邇英究鍾律之本元訓師兵之武畧披圖以鑒古銘物以自戒其從事於清閒宴息之餘者不過此類嗚呼大禹之勤儉也夫惟一人勞於上則天下安其逸約于己則天下享其豐此禹之所以聖勤儉之功也惟我聖考之化俗也澤被生民恩加夷狄寬刑罰息兵革容納諫諍信任賢材措民逸於治安躋俗豐於富庶使海内蒙德受賜涵濡鼓舞而不知所以然者由勤與儉久而馴致之也是以功成

業茂克廟建號爲宋仁宗噫仁之爲大堯舜之盛德而其美之稱也固已巍乎與天地而並稱矣永惟聖作刻之玉版藏之金匱以詒後嗣而垂無窮庶俾知我聖考仁宗之所以爲仁者自勤儉始嗚呼亦惟予小子是訓

古史序

古之帝王皆聖人也其道以無爲爲宗萬物莫能嬰之其於爲善如木之必寒如火之必熱其於不爲不善如騶虞之不殺如竊脂之不穀不學而成不勉而得其積之中者有餘故其推之以治天下者有不可得而知也孔氏之遺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自三代之衰聖人不作世不知本而馳騁於喜怒哀樂之餘故其發於事業日以鄙陋不足以睎聖人之萬一雖春秋之際王澤未竭士生其間習於禮義而審於利病如管仲晏子子産叔向之流皆不足以知之至於孔子其知之者至矣而未嘗言孟子知其一二時以告人而天下亦莫能信也陵遲及於秦漢士益以功利爲急言聖人者皆以其所知臆之儒者流於度數而知者溺於權利皆不知其非也太史公始易編年之法爲本紀世家列傳記五帝三王以來後世莫能易之然其爲人淺近而不學疏畧而輕信漢景武之間尚書古文詩毛氏春秋左氏皆不列於學官世能讀之者少故其記堯舜三代之事皆不得聖人之意戰國之際諸子辨士各自著書或增損古事以自信一時之說遷一切信之甚者或採世俗相傳之語以易古文舊說及秦焚

書戰國之史不傳於民間秦惡其譏已也焚之畧盡幸而野史一二存者遷亦未暇詳也故其記戰國有數年不書一事者余竊悲之故因遷之舊上觀詩書下考春秋及秦漢雜錄始伏羲神農訖秦始皇帝爲七本紀十六世家三十七列傳謂之古史追錄聖賢之遺意以明示來世至於得失成敗之際亦備論其故嗚呼由數千歲之後言數千歲之前其詳不可得矣幸其猶有存者而或又失之此古史之所爲作也

張中丞傳後序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愈與吳郡張籍閱家中舊書得李翰所為張巡傳翰以文章自名為此傳頗詳密然尚恨有闕者不為許遠立傳又不載雷萬春事首尾遠雖材若不及巡者開門納巡位本在巡上授之柄而處其下無所疑忌竟與巡俱守死成功名城陷而虜與巡死先後異耳兩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以為巡死而遠就虜疑畏死而辭服於賊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愛之肉以與賊抗而不降乎當其圍守時外無蚍蜉蟻子之援所欲忠者國與主耳而賊語

以國亡主滅遠見救援不至而賊來益衆必以其言為信外無待而猶死守人相食且盡雖愚人亦能數日而知死處矣遠之不畏死亦明矣烏有城壞其徒俱死而獨蒙愧恥求活雖至愚者不忍為嗚呼謂遠之賢而為之邪說者又謂遠與巡分城而守城之陷自遠所分始以此詬遠此又與兒童之見無異人之將死其臟腑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觀者見其然從而尤之其亦不達於理矣小人之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是哉如巡遠之所成就如此卓卓猶不得免其他則又何說當二公之初守也寧能知人之卒不救棄城而逆遁苟此不能守雖避之他處何益及其無救而且窮也將其創殘餓羸之餘雖欲去必不達二公之賢其講之精矣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蔽遮江淮沮遏其勢天下之不亡其誰之功也當是時棄城而圖存者不可一二數擅強兵坐而觀者相環也不追議此而責二公以死守亦見其自比於逆亂設淫辭而助之攻也愈嘗從事於汴徐二府屢道於兩府間親祭於其所謂雙廟者其老人往往說巡遠時事云南霽雲之乞救於賀蘭也賀蘭嫉巡遠之聲威功績出己上不肯出師救愛霽雲之勇且壯不聽其語

強留之具食與樂延霽雲坐霽雲慷慨語曰雲來時睢陽之人不食月餘日矣雲雖欲獨食義不忍雖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斷一指血淋漓以示賀蘭一座大驚皆感激為雲泣下雲知賀蘭終無為雲出師意即馳去將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圖矢著其上磚半箭曰吾歸破賊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愈貞元中過泗州船上人猶指以相語城陷賊以刃脅降巡巡不屈即牽去將斬之又降霽雲雲未應巡呼雲曰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為不義屈雲笑曰欲將以有為也公有言雲敢不死即不屈張籍曰有于嵩者少依於巡及巡起事嵩常在圍中

籍大曆中於和州烏江縣見嵩、嵩時年六十餘矣、以巡初嘗得臨渙縣尉、好學無所不讀、籍時尚小、粗問巡遠事、不能細也、云巡長七尺餘、鬚髯若神、嘗見嵩讀漢書、謂嵩曰、何為久讀此、嵩曰、未熟也、巡曰、吾於書讀不過三徧、終身不忘也、因誦嵩所讀書、盡卷不錯一字、嵩驚、以為巡偶熟此卷、因亂抽它帙以試、無不盡然、嵩又取架上諸書、試以問巡、巡應口誦無疑、嵩從巡久、亦不見巡常讀書也、為文章操紙筆立書、未嘗起草、初守睢陽時、士卒僅萬人、城中居人戶亦且數萬、巡因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巡怒、鬚髯輒張、及城陷、賊縛巡等數十人坐、且將戮、巡起旋、其衆見巡起、或起或泣、巡曰、汝勿怖、死命也、衆泣不能仰視、巡就戮時、顏色不亂、陽陽如平常、遠寬厚長者、貌如其心、與巡同年生、月日後於巡、呼巡為兄、死時年四十九、嵩貞元初死於亳宋間、或傳嵩有田在亳宋間、武人奪而有之、嵩將詣州訟理、為所殺、嵩無子、張籍云、

刪正黃庭經序

無仙子者、不知為何人也、無姓名、無爵里、世莫得而名之、其自號為無仙子者、以警世人之學仙者也、其為言曰、自古有道無仙、而後世之人知其道而不得其道、不知無仙而妄學仙、此我之所哀也、道者自然之道也、生而必死、亦自然之理也、以自然之道、養自然之生、不自戕賊夭閼而盡其天年、此自古聖智之所同也、禹走天下、乘四載、治百川、可謂勞其形矣、而壽百年、顏子蕭然臥於陋巷、簞食瓢飲、外不誘於物、內不動於心、可謂至樂矣、而年不及三十、斯二人者、皆古之仁人也、勞其形者長年、安其樂者短命、蓋命有長短、禀之於天、非人力之所能為也、惟不自戕賊而各盡其天年、則二人之所同也、此所謂以自然之道養自然之生、後世貪生之徒、為養生之術者、無所不至、至茹草木、服金石、吸日月之精光、又有以謂此外物不足恃、而反求諸內者、於是息慮絕欲、鍊精氣、勤吐納、專於內守、以養其神、其術雖本於貪生、及其至也、尚或可以全形而却疾、猶愈於肆欲稍術以害其生者、是謂養內之術、故上智任之自然、其次養內以却疾、最下妄意而貪生、世傳黃庭經者、魏晉間道士養生之書也、其說專於養內、多奇怪、故其傳之

久則易為詭妄今家家異本莫可考正無偎子既甚好古家多集錄古書文字以為詭好之娛有黃庭經石本者乃永和十三年晉人所書其文頗簡以較今世俗所傳者獨為有理疑得其真於是喟然歎曰吾欲曉世以無偎而止人之學者吾力頗未能也吾視世人勤奇怪詭妄之書欲求生而反害其生者可不哀哉矧以我詭好之餘拯世人之謬惑何惜而不為乃為删正諸家之異一以永和石本為定其難曉之言畧為注解庶幾不為詭謬之說惑世以害生是亦不為無益若大雅君子則豈取於此

孫子後序

世所傳孫武十三篇多用曹公杜牧陳皥注號三家孫子余頃與撰四庫書目所見孫子注者尤多武之書本於兵兵之術非一而以不窮為奇宜其說者之多也凡人之用智有短長其施設各異故或勝其說於偏見然無出所謂三家者三家之注皥最後其說時時攻牧之短牧亦慨然最喜論兵欲試而不得者其學能道春秋戰國時事甚博而詳然前世言善用兵稱曹公曹公嘗與董呂諸袁角其力而勝之遂與吳蜀分漢而王傳言魏之諸將出兵千里每坐計勝敗授其成算諸將用之十不失一一有違者兵輒敗北故魏世用兵悉以新書從事其精於兵也如此牧謂曹公於注孫子尤畧蓋惜其所得自為一書是曹公悉得武之術也然武嘗以其書干吳王闔閭闔閭用之西破楚北服齊晉而霸諸侯夫使武自用其書止於彊伯及曹公用之然亦終不能滅吳蜀豈武之術盡於此乎抑用之不極其能也後之學者徒見其書又各牽於己見是以注者雖多而少當獨吾友聖俞不然嘗評武之書曰此戰國相傾之說也三代王者之師司馬九伐之法武不及也然亦愛其文畧而意深其行師用兵料敵制勝亦皆有法其言甚有

次序而注者汨之或失其意乃自爲注凡膠於偏見者皆抉去傳以己意而發之然後武之說不汨而明吾知此書當與二家並傳而後世取其說者往往於吾聖俞多焉聖俞爲人謹質溫恭衣冠進趨眇然儒者也後世之視其書者與太史公疑張子房爲壯夫何異

前後各自段落做

古今家誡序

老子曰慈故能勇儉故能廣或曰慈則安能勇曰父母之於子也愛之深故其爲之慮事也精以深愛而行精慮故其爲之避害也速而就利也果此慈之所以能勇也非父母之賢於人勢有所必至矣轍少而讀書見父母之戒其子者諄諄乎惟恐其不盡也惻惻乎惟恐其不入也曰嗚呼此父母之心也哉師之於弟子也爲之規矩以授之賢者引之不賢者不驅也君之於臣也爲之號令以戒之能者予之不能者不取也臣之於君也可則諫否則去子之於父也以幾諫不敢顯皆有禮存焉父母則不然子雖不肖豈有棄子者哉是以盡其有以告之無憾而後止詩曰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餴饎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夫雖行潦之陋而無所棄猶父母之無棄子也故父母之於子人倫之極也雖其不賢及其爲子言也必忠且盡而況其賢者乎太常少卿長沙孫公景修少孤而教於母母賢能就其業既老而念母之心不忘爲賢母錄以致其意既又集古今家誡得四十九人以示轍曰古有爲是書者而其文不完吾病焉是以爲此合衆父母之心以遺天下之人庶幾有益乎轍讀之而歎曰雖有悍子忿鬭於市莫之能止也

聞父之聲則斂手而退市人之過之者亦莫不泣也慈孝之心人皆有之特患無以發之耳今是書也要將以發之歟雖廣之天下可也自周公以來至於今父戒四十五母戒四公又將益廣之未止也

列女傳目錄序

劉向所敘列女傳凡八篇事具漢書向列傳而隋書及崇文總目皆稱向列女傳十五篇曹大家注以頌義考之蓋大家所注離其七篇爲十四與頌義凡十五篇而益以陳嬰母及東漢以來凡十六事非向書本然也蓋向舊書之亡久矣嘉祐中集賢校理蘇頌始以頌義爲篇次復定其書爲八篇與十五篇者並藏於館閣而隋以頌義爲劉歆作與向列傳不合今驗頌義之文蓋向之自敘又藝文志有向列女傳頌圖明非歆作也自唐之亂古書之在者少矣而唐志錄列女傳凡十六家至大家注十五篇者亦無錄然其書今在則古書之或有錄而亡或無錄而在者亦衆矣亦可惜哉今校讐其八篇及十五篇者已定可繕寫初漢承秦之敝風俗已大壞矣而成帝後宮趙衛之屬尤自放向以謂王政必自內始故列古女善惡所以致興亡者以戒天子此向述作之大意也其言大任之娠文王也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敖言又以謂古之人胎教者皆如此夫能正其視聽言動者此大人之事而有道者之所畏也顧令天下之女子能之何其盛也以臣所聞蓋爲之師傅保姆之助詩書圖史之戒珩璜琚瑀之節威儀動作

之度其教之者雖有此具然古之君子未嘗不以身化也故家人之義歸於反身二南之業本於文王夫豈自外至哉世皆知文王之所以興能得内助而不知其所以然者蓋本於文王之躬化故内則后妃有關雎之行外則羣臣有二南之美與之相成其推而及遠則商辛之昏俗江漢之小國兎罝之野人莫不好善而不自知此所謂身修故家國天下治者也後世自學問之士多徇於外物而不安其守其室家既不見可法故競於邪侈豈獨無相成之道哉士之苟於自恕顧利冒恥而不知反已者往往以家自累故也故曰身不行道不行於

妻子信哉如此人者非素處顯也然去二南之風亦已遠矣況於南鄉天下之主哉向之所述勸戒之意可謂篤矣然向號博極羣書而此傳稱詩芣苢柏舟大車之類與今序詩者之說尤乖異蓋不可考至於式微之一篇又以謂二人之作豈其所取者博故不能無失歟其曰象計謀殺舜及舜所以自脫者頗合於孟子然此傳或有之而孟子所不道者蓋亦不足道也凡後世諸儒之言經傳者固多如此覽者采其有補而擇其是非可也故爲之序論以發其端云

禮閣新儀目錄序　曾

禮閣新儀三十篇韋公肅撰記開元以後至元和之變禮史館秘閣及臣書皆三十篇集賢院書二十篇以參相校讐史館秘閣及臣書多復重其篇少者八集賢院書獨具然臣書有目錄一篇以考其次序蓋此書本三十篇則集賢院書雖具然其篇次亦亂旣正其脫繆因定著從目錄而禮閣新儀三十篇復完矣禮者其本在於養人之性而其用在於言動視聽之閒使人之言動視聽一於禮則安有放其邪心而窮於外物哉不放其邪心不窮於外物則禍亂可息而財用可充其立意微

其爲法遠矣故設其器制其物爲其數立其文以待其有事者皆人之起居出入吉凶哀樂之具所謂其用在於言動視聽之閒者也然而古今之變不同而俗之便習亦異則法制度數其久而不能無弊者勢固然也故爲禮者其始莫不宜於當世而其後多失而難遵亦其理然也失則必改制以求其當故羲農以來至於三代禮未嘗同也後世去三代蓋千有餘歲其所遵之變所習之便不同固已遠矣而議者不原聖人制作之方乃謂設其器制其物爲其數立其文以待其有事而爲其起居出入吉凶哀樂之具者當一一以追先王之迹然

後禮可得而與也至其詭之不可求其制之不可考或不宜於人不合於用則寧至於漠然而不敢爲使人言動視聽之間蕩然莫之爲節至患夫爲罪者之不止則繁於爲法以禦之故法至於不勝其繁而犯者亦至於不勝其衆豈不惑哉蓋上世聖人有爲耒耜者或不爲宮室爲舟車者或不爲棺槨豈其智不足爲哉以謂人之所未病者不必改也至於後聖有爲宮室者不以土處爲不可變也爲棺槨者不以葛溝爲不可易也豈好爲相反哉以謂人之所既病者不可因也又至於後聖則有設兩觀而更采椽之質攻文梓而易瓦棺之素豈

不能從儉哉以謂人情之所好者能爲之節而不能變也由是觀之古今之變不同而俗之便習亦異則亦屢變其法以宜之何必一一以追先王之迹哉其要在於養民之性防民之欲者本末先後能合乎先王之意而已此制作之方也故元酒之尚而薄酒之用太羹之先而庶羞之飽一以爲貴本一以爲親用則知有聖人作而爲後世之禮者必貴俎豆而今之器用不廢也先弁冕而今之衣服不禁也其推之皆然然後其所改易更革不至乎拂天下之勢駭天下之情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意矣是以羲農以來至於三代禮未嘗同而制作之如此者亦未嘗異也後世不推其如此而或至於不敢爲或爲之者特出於其勢之不得已故苟簡而不能備希闊而不常行又不過用之於上而未有加之於民者也故其禮本在於養人之性而其用在於言動視聽之間者歷千餘歲民未嘗得接於其耳目況於服習而安之者乎至其陷於罪戾則繁於爲法以禦之其亦不仁也哉此書所紀雖其事已淺然凡世之記禮者亦皆有所本而一時之得失具焉昔孔子於告朔愛其禮之存況著於一代之典籍哉故其書不得不貴因爲之定著以俟夫論禮者考而擇焉

此文一意翻作兩段説

內制集序　　　　　　　歐

昔錢思公嘗以謂朝廷之官雖宰相之重皆可雜以他才處之惟翰林學士非文章不可思公自言為此語頗取怒於達官然亦自負以為至論今學士所作文書多矣至於青詞齋文必用老子浮圖之說祈禳祕祝往往近於家人里巷之事而制詔取便於宣讀常拘以世俗所謂四六之文其類多如此然則果可謂之文章者歟予在翰林六年中間進拜二三大臣皆適不當直而天下無事四夷和好兵革不用凡朝廷之文所以指麾號令訓戒約束自非因事無以發明矧予中年早衰意思零落以非工之作又無所遇以發焉其屑屑應用拘牽常格卑弱不振宜可羞也然今文士尤以翰林為榮選予既罷職院吏取予直草以日次之得四百餘篇因不忍棄況其上自朝廷內及宮禁下暨蠻夷海外事無不載而時政記日歷與起居郎舍人有所畧而不記未必不有取於斯焉嗚呼予且老矣方買田淮潁之間若夫涼竹簟之暑風曝茅簷之冬日睡餘支枕念昔平生仕宦出處顧瞻玉堂如在天上因覽遺槀見其所載職官名氏以較其人盛衰先後孰在孰亡足以知榮寵為虛名而資笑談之一噱也亦因以誇於田夫野老而已

外制集序

慶曆三年春丞相呂夷簡病不能朝上既更用大臣銳意天下事始用諫官御史疏追還夏竦制書既而召韓琦范仲淹於陝西又除富弼樞密副使弼仲淹琦皆惶恐頓首辭讓至五六不已手詔趣琦等就道甚急而弼方且入求對以辭不得見遣中貴人趣送閤門使即受命嗚呼觀琦等之所以讓上之所以用琦等者可謂聖賢相遭萬世一遇而君臣之際何其盛也於是時天下之士孰不願為材邪顧予何人亦與其選夏四月召自滑臺入諫院冬十二月拜右正言知制誥是時夏人雖數請命而西師尚未解嚴京東累歲盜賊最後王倫暴起沂州轉劫江淮之間而張海郭邈山等亦起商鄧以驚京西州縣之吏多不稱職而民弊矣天下方慨然勸農桑興學校破去前例以不次用人哀民之困而欲除其蠹吏知磨勘法久之弊而思別材不肖以進賢能患百職之不修而申行賞罰之信蓋欲修法度矣予時雖掌誥命猶在諫職常得奏事殿中從容盡聞天子所以更張庶事憂閔元元而勞心求治之意退得載于制書以諷曉訓勑在位者然予方與修祖宗故事又修起居注又修編勑日與同舍論議治文書所省不一而除目

所下率不一二時已迫丞相出故不得專一思慮工文字以盡導天子難諭之意而復詔命於三代之文嗟夫學者文章見用于世鮮矣况得施於朝廷而又遭人主致治之盛若修之鄙使竭其材猶恐不稱而况不能專一其職此予所以常遺恨於斯文也明年秋予出爲河北轉運使又明年春權知成德軍事事少間發篋所作制草而閱之雖不能盡載明天子之意於其所述百得一二足以章示後世蓋王者之訓在焉豈以予文之鄙而廢也於是錄之爲三卷予自直閣下儤直八十始滿不數月奉使河東還即以來河北故其所作纔一百五十餘篇云

田表聖奏議序　大蘇

故諫議大夫贈司徒田公表聖奏議十篇嗚呼田公古之遺直也其盡言不諱蓋自敵以下受之有不能堪者而况於人主乎吾是以知二宗之聖也自太平興國以來至于咸平可謂天下大治千載一時矣而田公之言常若有不測之憂近在朝夕者何哉古之君子必憂治世而危明主明主有絶人之資而治世無可畏之防夫有絶人之資必輕其臣無可畏之防必易其民此君子之所甚懼也方漢文時刑措不用兵革不試而賈誼之言曰天下有可長大息者有可流涕者有可痛哭者後

世不以是少漢文亦不以是甚賈誼由此觀之君子之遇治世而事明主法當如是也誼雖不遇而其所言略已施行不幸早世功烈不著於時然誼常建言使諸侯王子孫各以次受分地文帝未及用歷孝景至武帝而主父偃舉行之漢室以安今公之言十未用其六也安知來世不有若偃者舉而行之歟願廣其書於世必有與公合者此亦忠臣孝子之志也

范貫之奏議後序

曾

尚書戶部郎中直龍圖閣范公貫之之奏議凡若干篇，其子世京集爲十卷而屬余序之。蓋自至和以後十餘年間，公嘗以言事任職，自天子大臣至於羣下，自掖庭至於四方幽隱，一有得失善惡關於政理，公無不極意反復，爲上力言，或矯拂情欲，或切劘計慮，或辨別忠佞而處其進退，章有一再或至於十餘上，事有陰爭獨陳，或悉引諫官御史合議肆言。仁宗嘗虛心采納，爲之變命令，更廢舉，近或立從，遠或越月逾時，或至於其後，卒皆聽用。蓋當是時，仁宗在位歲久，熟於人事之情僞與

羣臣之能否，方以仁厚清靜休養元元，至於是非予奪，則一歸之公議，而不自用也。其所引拔以言爲職者，如公，皆一時之選，而公與同時之士亦皆樂得其言，不曲從苟止，故天下之情因得畢聞於上，而事之害理者常不果行；至於奔走獻諛，有爲之者亦輒敗悔。故當此之時，常委事七八大臣，而朝政無大缺失，羣公奉法遵職，海內又安。夫因人而不自用者，天也。仁宗之所以其仁如天，至於享國四十餘年，能承太平之業者，繇是而已。後世得公之遺文，而論其世，見其上下之際相成如此，必將低回感慕，有不可及之歎，然後知其時之難得，則公言之不沒，豈獨見其志，所以明先帝之盛德於無窮也。公爲人溫良慈恕，其從政寬易愛人，及在朝廷，危言正色，人有所不能及也。凡同時與公有言責者，後多至大官，而公獨早卒。公諱師道，其世次、州里、歷官、行事，有今資政殿學士趙公抃爲公之墓誌云。

文編　八　卷五十二　三三　序

徐幹中論目錄序　曾

臣始見館閣及世所有徐幹中論二十篇以謂盡於此及觀正觀政要怪太宗稱嘗見幹中論復三年喪篇而今書此篇缺因考之魏志見文帝稱幹著中論二十餘篇於是知館閣及世所有幹中論二十篇者非全書也幹字偉長北海人生於漢魏之間魏文帝稱幹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而先賢行狀亦稱幹篤行體道不耽世業魏太祖特旌命之辭疾不就後以為上艾長又以疾不行蓋漢承周衰及秦滅學之餘百氏雜家與聖人之道並傳學者罕能獨觀於道德之要而不牽

於俗儒之說至於治心養性去就語默之際能不悖於理者固希矣況至於魏之濁世哉幹獨能考六藝推仲尼孟軻之旨述而論之求其辭時若有小失者要其歸不合於道者少矣其所得於內者又能信而充之逡巡濁世有去就顯晦之大節臣始讀其書察其意而賢之因其書以求其為人又知其行之可賢也惜其有補於世而識之者少蓋迹其言行之所至而以世俗好惡觀之彼惡足以知其意哉顧臣之力豈足以重其書使學者尊而信之因校其脫謬而序其大畧蓋所以致臣之意焉

文編卷之五十二　終

文編卷之五十三

武進唐順之應德甫選　後學長洲陳元素訂

序二

韋侍講盛山十二詩序　韓
荊潭唱和詩序　韓
石鼎聯句詩序　韓
上巳日燕太學聽彈琴詩序　韓
讀韓愈所著毛穎傳後題　柳
愚溪詩序　柳
梅聖俞詩集序　歐

書梅聖俞藁後　歐
蘇氏文集序　歐
禮部唱和詩序　歐
廖氏文集序　歐
江鄰幾文集序　歐
歸田錄序　歐
續思穎詩序　歐
釋祕演詩集序　歐
釋惟儼文集序　歐
范文正公文集序　大蘇

六一居士集序　大蘇
邵茂誠詩集序　大蘇
樂全先生文集序　大蘇
錢塘勤上人詩集序　大蘇
牡丹記叙　大蘇
胡寅字序　歐
趙德麟字說　大蘇
楊薦字說　大蘇
石仲卿字序　王
聽琴序　曾

序飲　柳
序棊　柳
叙盜　曾

韋侍講盛山十二詩序　韓

韋侯昔以考功副郎守盛山人謂韋侯美士考功顯曹盛山僻郡奪所宜處納之惡地以枉其材韋侯將怨且不釋矣或曰不然夫得利則躍躍以喜不利則戚戚以泣若不可生者豈韋侯謂哉韋侯讀六藝之文以探周公孔子之意又妙能為辭章可謂儒者夫儒者之於患難苟非其自取之其拒而不受於懷也若築河堤以障屋霤其容而消之也若水之於海冰之於夏日其翫而忘之以文辭也若奏金石以破蟋蟀之鳴蟲飛之聲況一不快於考功盛山一出入息之間哉未幾果有以韋侯所為十二詩遺余者其意方且以入谿谷上巖石追逐雲月不足日為事讀而歌詠之令人欲棄百事往而與之游不知其出於巴東以屬朐䏰也于時應而和者凡十人及此年韋侯為中書舍人侍講六經禁中和者通州元司馬為宰相洋州許使君為京兆忠州白使君為中書舍人李使君為諫議大夫黔府嚴中丞為秘書監溫司馬為起居舍人皆集闕下於是盛山十二詩與

其和者大行於時聯為大卷家有之焉慕而為者將日益多則分為別卷韋侯俾余題其首

荆潭唱和詩序　韓

從事有示愈以荆潭酧和詩者愈既受以卒業因仰而言曰夫和平之音淡泊而愁思之聲要妙讙愉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恒發於羇旅草野至若王公貴人氣滿志得非性能而好之則不暇以為今僕射裴公開鎮蠻荆統郡惟九常侍楊公領湖之南壤地二千里德刑之政並勤爵祿之報兩崇乃能存志乎詩書寓辭乎詠歌往復循環有唱斯和搜奇抉怪雕鏤文字與韋布里閭憔悴專一之士較其毫釐分寸鏗鏘發金石幽眇感鬼神信所謂材全而能鉅者也兩

府之從事與部屬之吏屬而和之苟在編者咸可觀也宜乎施諸樂章紀諸冊書從事曰子之言是也告於公書以為荆潭唱和詩序

此文與盛山詩序本叙事只畧用數句議論引起

石鼎聯句詩序　韓

元和七年十二月四日衡山道士軒轅彌明自衡下來舊與劉師服進士衡湘中相識將過太白知師服在京夜抵其居宿有校書郎侯喜新有能詩聲夜與劉說詩彌明在其側貌極醜白鬚黑面長頸而高結喉中又作楚語喜視之若無人彌明忽軒衣張眉指罏中石鼎謂喜曰子云能詩能與我賦此乎劉往見衡湘間人說云年九十餘矣解捕逐鬼物拘囚蛟螭虎豹不知其實能否也見其老頗貌敬之不知其有文也聞此說大喜即援筆題其首兩句次傳於喜喜踊躍即綴其下云云道

士啞然笑曰子詩如是而已乎即袖手竦肩倚北牆坐謂劉曰吾不解世俗書子為我書因高吟曰龍頭縮菌蠢豕腹漲彭亨初不似經意詩旨有似譏喜二子相顧慙駭欲以多窮之即又為而傳之喜喜思益苦務欲壓道士每營度欲出口吻聲鳴益悲操筆欲書將下復止竟亦不能奇也畢即傳道士道士高踞大唱曰劉把筆吾詩云云其不用意而功益奇不可附說語皆侵劉侯喜益忌之劉與侯皆已賦十餘韻彌明應之如響皆穎脫含譏諷夜盡三更二子思竭不能續因起謝曰尊師非世人也其伏矣願為弟子不敢更論詩道士奮曰不

然章不可以不成也又謂劉曰把筆來吾與汝就之即又唱出四十字爲八句書訖使讀畢謂二子曰章不已就乎二子齊應曰就矣道士曰此皆不足與語此寧爲文邪吾就子所能而作耳非吾之所學於師而能者也吾所能者子皆不足以聞也獨文乎哉吾語亦不當聞也吾閉口矣二子大懼皆起立牀下拜曰不敢他有問也願聞一言而已先生稱吾不解人間書敢問解何書請聞此而已道士寂然若無聞也累問不應二子不自得即退就座道士倚牆睡鼻息如雷鳴二子怛然失色不敢喘斯須曙鼓鼕鼕二子亦困遂坐睡及覺日已上驚顧覓道士不見即問童奴奴曰天且明道士起出門若將便旋然奴怪久不返即出到門覓無有也二子驚惋自責若有失者間遂詰余余不能識其何道士也嘗聞有隱君子彌明豈其人耶韓愈序

上巳日燕太學聽彈琴詩序　韓

與衆樂之之謂樂樂而不失其正又樂之尤也四方無鬬爭金革之聲京師之人既庶且豐天子念致理之艱難樂居安之閑暇肇置三令節詔公卿羣有司至于其日率厥官屬飲酒以樂所以同其休宣其和感其心成其文者也三月初吉實惟其時司業武公於是總太學儒官三十有六人列燕于祭酒之堂罇爼既成肴羞惟時盛聲序行獻酹有容歌風雅之古辭斥夷狄之新聲褒衣危冠與與如也有儒一生魁然其形抱琴而來歷階以昇坐于罇爼之南鼓有虞氏之南風賡之以文王宣父之操優游夷愉廣厚高明追三代之遺音想舞雩之詠歎及暮而退皆充然若有得也武公于是作歌詩以美之命屬官咸作之命四門博士昌黎韓愈序之

讀韓愈所著毛穎傳後題　柳

自吾居夷不與中州人通書有來南者時言韓愈為毛穎傳不能舉其辭而獨大笑以為怪而吾久不克見楊子誨之來始持其書索而讀之若捕龍蛇搏虎豹急與之角而力不敢暇信韓子之怪於文也世之模擬竄竊取青媲白肥皮厚肉柔筋脆骨而以為辭者之讀之也其大笑固宜且世人笑之也不以其俳乎而俳又非聖人之所棄者詩曰善戲謔兮不為虐兮太史公書有滑稽列傳皆取乎有益於世者也故學者終日討說答問呻吟習復應對進退掬溜播灑則罷憊而廢亂故有息焉游焉之說不學操縵不能安絃有所拘者有所縱也太羹玄酒體節之薦味之至者而又設以奇異小蟲水草樝梨橘柚苦鹹酸辛雖蜇吻裂鼻縮舌澀齒而咸有篤好之者文王之昌蒲葅屈到之芰曾皙之羊棗然後盡天下之味以足於口獨文異乎韓子之為也亦將馳焉而不為虐歟息焉游焉而有所縱歟盡六藝之奇味以足其口歟而不若是則韓子之辭若壅大川焉其必決而放諸陸不可以不陳也且凡古今是非六藝百家大細穿穴用而不遺者毛穎之功也韓子窮古書好斯文嘉穎之能盡其意其奮而為之傳以發其鬱積而學者得之勵其有益於世歟是其言也固與異世者語而貪常嗜瑣者猶呫呫然動其喙亦勞甚矣乎

愚溪詩序

柳

灌水之陽有溪焉東流入于瀟水或曰冉氏嘗居也故姓是溪曰冉溪或曰可以染也名之以其能故謂之染溪余以愚觸罪謫瀟水上愛是溪入二三里得其尤絕者家焉古有愚公谷今予家是溪而名莫能定土之居者猶齗齗然不可以不更也故更之爲愚溪愚溪之上買小丘爲愚丘自愚丘東北行六十步得泉焉又買居之爲愚泉愚泉凡六穴皆出山下平地蓋上出也合流屈曲而南爲愚溝遂負土累石塞其隘爲愚池愚池之東爲愚堂其南爲愚亭池之中爲愚島嘉木異石錯置

皆山水之奇者以余故咸以愚辱焉夫水智者樂也今是溪獨見辱於愚何哉蓋其流甚下不可以灌溉又峻急多坻石大舟不可入也幽邃淺狹蛟龍不屑不能興雲雨無以利世而適類於余然則雖辱而愚之可也甯武子邦無道則愚智而爲愚者也顏子終日不違如愚睿而爲愚者也皆不得爲真愚今余遭有道而違於理悖於事故凡爲愚者莫我若也夫然則天下莫能爭是溪余得專而名焉溪雖莫利於世而善鑒萬類清瑩秀澈鏘鳴金石能使愚者喜笑眷慕樂而不能去也余雖不合於俗亦頗以文墨自慰漱滌萬物牢籠百態而無所避之以愚辭歌愚溪則茫然而不違昏然而同歸超鴻蒙混希夷寂寥而莫我知也於是作八愚詩紀于溪石上

梅聖俞詩集序　歐

予聞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夫豈然哉葢世所傳詩者多出於古窮人之辭也凡士之蘊其所有而不得施於世者多喜自放於山巔水涯外見蟲魚草木風雲鳥獸之狀類往往探其奇怪内有憂思感憤之鬱積其興於怨刺以道羈臣寡婦之所歎而寫人情之難言葢愈窮則愈工然則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予友梅聖俞少以蔭補爲吏累舉進士輒抑於有司困於州縣凡十餘年年今五十猶從辟書爲人之佐鬱其所畜不得奮見於事業其家宛陵幼習於詩自爲童子出語已

驚其長老既長學乎六經仁義之説其爲文章簡古純粹不求苟説於世世之人徒知其詩而已然時無賢愚語詩者必求之聖俞聖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樂於詩而發之故其平生所作於詩尤多世既知之矣而未有薦于上者昔王文康公嘗見而歎曰二百年無此作矣雖知之深亦不果薦也若使其幸得用於朝廷作爲雅頌以歌詠大宋之功德薦之清廟而追商周魯頌之作者豈不偉歟奈何使其老不得志而爲窮者之詩乃徒發於蟲魚物類羈愁感歎之言世徒喜其工不知其窮之久而將老也可不惜哉聖俞詩既多不自收拾其妻之兄子謝景初懼其多而易失也取其自洛陽至于吳興以來所作次爲十卷予嘗嗜聖俞詩而患不能盡得之遽喜謝氏之能類次也輒序而藏之其後十五年聖俞以疾卒于京師余既哭而銘之因索于其家得其遺稿千餘篇并舊所藏掇其尤者六百七十七篇爲一十五卷嗚呼吾於聖俞詩論之詳矣故不復云

書梅聖俞稾後

歐

凡樂達天地之和而與人之氣相接故其疾徐奮動可以感於心歡欣惻愴可以察於聲五聲單出於金石不能自和也而工者和之然抱其器知其聲節其廉肉而調其律呂如此者工之善也今指其器以問於工曰彼簨者簴者堵而編執而列者何也彼必曰鼗鼓鍾磬絲管干戚也又語其聲以問之曰彼清者濁者剛而奮柔而曼衍者或在郊或在廟堂之下而羅者何也彼必曰八音五聲六代之曲上者歌而下者舞也其聲器名物皆可以數而對也然至乎動盪血脉流通精神使人可

以哀可以悲或歌或泣不知手足鼓舞之所然問其何以感之者則雖在善工猶不知其所以然焉蓋不可得而言也樂之道深矣故工之善者必得於心應於手而不可述之言也聽之善亦必得於心而會以意不可得而言也堯舜之時夔得之以和人神舞百獸三代春秋之際師襄師曠州鳩之徒得之為樂官理國家知興亡周衰官失樂器淪亡散之河海逾千百歲間未聞有得之者其天地人之和氣相接者既不得泄於金石疑其遂獨鍾於人故其人之得者雖不可和於樂尚能歌之為詩古者登歌清廟大師掌之而諸侯之國亦各有詩以道其風土性情至於投壺饗射必使工歌以達其意而為賓樂蓋詩者樂之苗裔與漢之蘇李魏之曹劉得其正始宋齊而下得其浮淫流佚唐之時子昂李杜沈宋王維之徒或得其淳古淡泊之聲或得其舒和高暢之節而孟郊賈島之徒又得其悲愁鬱堙之氣由是而下得者時有而不純焉今聖俞亦得之然其體長於本人情狀風物英華雅正變態百出哆兮其似春淒兮其似秋使人讀之可以喜可以悲陶暢酣適不知手足之將鼓舞也斯固得深者邪其感人之至所謂與樂同其苗裔者邪余嘗問詩於聖俞其聲律之高下文語之疵

病可以指而告余也至其心之得者不可以言而告也余亦將以心得意會而未能至之者也聖俞久在洛中其詩亦往往人皆有之今將告歸余因求其稾而寫之然余前所謂心之所得者如伯牙鼓琴子期聽之不相語而意相知也余今得聖俞之稾猶伯牙之琴絃乎

蘇氏文集序　　歐

予友蘇子美之亡後四年始得其平生文章遺藁於太子太傅杜公之家而集錄之以為十卷子美杜氏壻也遂以其集歸之而告于公曰斯文金玉也棄擲埋沒糞土不能銷蝕其見遺于一時必有收而寶之于後世者雖其埋沒而未出其精氣光怪已能常自發見而物亦不能揜也故方其擯斥摧挫流離窮厄之時文章已自行于天下雖其怨家仇人及嘗能出力而擠之死者至其文章則不能少毀而揜蔽之也凡人之情忽近而貴遠子美屈于今世猶若此其伸於後世宜如何也公其

可無恨予嘗考前世文章政理之盛衰而怪唐太宗致治幾乎三王之盛而文章不能革五代之餘習後百有餘年韓李之徒出然後元和之文始復于古唐衰兵亂又百餘年而聖宋興天下一定晏然無事又幾百年而古文始盛于　自古治時少而亂時多幸時治矣文章或不能純粹或遲久而不相及何其難之若是歟豈非難得其人歟苟一有其人又幸而及出于治世世其可不為之貴重而愛惜之歟嗟吾子美以一酒食之過至廢為民而流落以死此其可以歎息流涕而為當世仁人君子之職位宜與國家樂育賢材者惜也子美之齒少於予而予學古文反在其後天聖之間予舉進士于有司見時學者務以言語聲偶擿裂號為時文以相誇尚而子美獨與其兄才翁及穆參軍伯長作為古歌詩雜文時人頗共非笑之而子美不顧也其後天子患時文之弊下詔書諷勉學者以近古由是其風漸息而學者稍趨於古焉獨子美為於舉世不為之時其始終自守不牽世俗趨舍可謂特立之士也子美官至大理評事集賢校理而廢後為湖州長史以卒享年四十有一其狀貌奇偉望之昂然而即之溫溫久而愈可愛慕其材雖高而人亦不甚嫉忌其擊而去之者意不在子美

也賴天子聰明仁聖凡當時所指名而排斥二三大臣而下欲以子美為根而累之者皆蒙保全今並列於榮寵雖與子美同時飲酒得罪之人多一時之豪俊亦被收采進顯于朝廷而子美獨不幸死矣豈非其命也悲夫

禮部唱和詩序　　歐

嘉祐二年春予幸得從五人者於尚書禮部考天下所貢士凡六千五百人蓋絕不通人者五十日乃於其間時相與作爲古律長短歌詩雜言庶幾所謂羣居燕處言談之文亦所以宣其底滯而忘其倦怠也故其爲言易而近擇而不精然綢繆反覆若斷若續而時發於奇怪雜以詼嘲笑謔及其至也往往亦造於精微夫君子之博取於人者雖滑稽鄙俚猶或不遺而况於詩乎古者詩三百篇其言無所不有惟其肆而不放樂而不流以卒歸乎正此所以爲貴也於是次而錄之得一百七

十三篇以傳於六家嗚呼吾六人者志氣可謂盛矣然壯者有時而衰衰者有時而老其出處離合參差不齊則是詩也足以追惟平昔握手以爲笑樂至於慨然掩卷而流涕噓嚱者亦將有之雖然豈徒如此而止也覽者其必有取焉

廖氏文集序　　歐

自孔子歿而周衰接乎戰國秦遂焚書六經於是中絕漢興蓋久而後出其散亂磨滅既失其傳然後諸儒因得措其異說於其間如河圖洛書怪妄之尤甚者余嘗哀夫學者知守經以篤信而不知偽說之亂經也屢爲說以黜之而學者溺其久習之傳反駭然非余以一人之見決千歲不可考之是非欲奪衆人之所信徒自守而世莫之從也余以謂自孔子歿至今二千歲之間有一歐陽修者爲是說矣又二千歲焉知無一人焉與修同其說也又二千歲將復有一人焉然則同者至于三

則後之人不待千歲而有也同予說者既衆則衆人之所溺者可勝而奪也夫六經非一世之書其將與天地無終極而存也以無終極視數千歲於其間頃刻爾是則余之有待於後者遠矣非汲汲有求於今世也衡山廖倚與余遊三十年已出其兄偁之遺文百餘篇號朱陵編者其以論洪範以爲九疇聖人之法爾非有龜書出洛之事也余乃知不待千歲而有與余同於今世者始余之待于後世也冀有因余言而同者爾未有未嘗聞余言而其意有所合焉然則舉今之世固有不相求而同者矣亦何待於數千歲乎廖氏家衡山世以能詩

知名於湖南而循尤好古能文章其德行聞于鄉里一時賢士皆與之遊以其不達而早死故不顯于世嗚呼知所待者必有時而後知所畜者必有時而施苟有志焉不必有求而後合余喜與循不相求而兩得也於是乎書

江鄰幾文集序　歐

余竊不自揆少習爲銘章因得論次當世賢士大夫功行自明道景祐以來名卿鉅公往往見於余文矣至於朋友故舊平居握手言笑意氣偉然可謂一時之盛而方從其遊遽哭其死遂銘其藏者是可歎也蓋自尹師魯之亡逮今二十五年之間相繼而歿爲之銘者至二十人又有余不及銘與雖銘而非交且舊者皆不與焉嗚呼何其多也不獨善人君子難得易失而交游零落如此反顧身世死生盛衰之際又可悲夫而其間又有不幸罹憂患觸刑罪屯困流離以死與夫仕宦連蹇志不獲伸而歿獨其文章尚見於世者則又可哀也歟

然則雖其殘篇斷槀猶爲可惜況其可以垂世而行遠也故余於聖俞子美之歿既已銘其壙又類集其文而序之其言尤感切而殷勤者以此也陳留江君鄰幾常與聖俞子美遊而又與聖俞同時以卒余既誌而銘之後十有五年來守淮西又於其家得其文集而序之鄰幾毅然仁厚君子也雖知名於時仕宦久而不進晚而朝廷方將用之未及而卒其學問通博文辭雅正深粹而論議多所發明詩尤清淡閑肆可喜然其文已自行於世矣固不待余言以爲輕重而余特區區於是者蓋

發於有感而云然熙寧四年三月日六一居士序

歸田錄序　　歐

歸田錄者朝廷之遺事史官之所不記與夫士大夫笑談之餘而自錄者錄之以備閒居之覽也有聞而誚余者曰何其迂哉子之所學者修仁義以為業誦六經以為言其自待者宜如何而幸蒙人主之知備位朝廷與聞國論者蓋八年于茲矣既不能因時奮身遇事發憤有所建明以為補益又不能依阿取容以徇世俗使怨嫉謗怒叢于一身以受侮于群小當其驚風駭浪卒然起於不測之淵而蛟鱷黿鼉之怪方駢首而闖伺乃措身其間以蹈必死之禍賴天子仁聖惻然哀憐脫於垂

涎之口而活之以賜其餘生之命曾不聞吐珠銜環效蛇雀之報蓋方其壯也猶無所為今既老且病矣是終負人主之恩而徒久費大農之錢為太倉之鼠也為子計者謂宜乞身于朝遠引疾去以深戒前日之禍而優游田畝盡其天年猶足竊知止之賢名而乃裴回俯仰久之不決此而不思尚何歸田之錄乎余起而謝曰凡子之責我者皆是也吾其歸哉子姑待治平四年九月乙未歐陽修序

續思潁詩序　　歐

皇祐二年余方留守南都已約梅聖俞買田于潁上其詩曰優游琴酒逐漁釣上下林壑相攀躋及身彊健始為樂莫待衰病須扶携此蓋余之本志也時年四十有四其後丁家艱服除還朝遂入翰林為學士忽忽七八年間歸潁之志雖未遑也然未嘗一日少忘焉故其詩曰乞身當及彊健時顧我蹉跎已衰老蓋歎前言之未踐也時年五十有二自是誤被選擢叨塵二府遂歷三朝蓋自嘉祐治平之間國家多事固非臣子敢自言其私時也而非才竊位謗咎已盈賴天子仁聖聰明辨察

誣罔始終保全其出處俯仰十有二年今其年六十有四蓋自有蹉跎之歎又復一紀矣中間在亳幸遇朝廷無事中外晏然而身又不當責任以謂臣子可退無嫌之時遂敢以其私言天子惻然閔其年猶未也謂尚可以勉故奏封十上而六被詔諭未賜允俞今者蒙上哀憐察其實病且衰矣既不責其避事又曲從其便私免并得蔡俾以偷安此君父廓大度之寬仁遂萬物之所欲覆載含容養育之恩也而復蔡潁連疆因得以為歸老之漸冀少償其夙願茲又其大之幸焉初陸子履以余自南都至在中書所作十有三篇為思潁詩以刻于石今又得在亳及青十有七篇以附之蓋自南都至在中書十有八年而得十三篇在亳及青三年而得十有七篇以見余之年益加老病益加衰其日漸短其心漸迫故其言愈多也庶幾覽者知余有志於強健之時而未償於衰老之後幸不譏其踐言之晚也熙寧三年九月七日六一居士序

釋祕演詩集序　　歐

予少以進士遊京師，因得盡交當世之賢豪。然猶以謂國家臣一四海，休兵革，養息天下以無事者四十年，而智謀雄偉非常之士，無所用其能者，往往伏而不出，山林屠販，必有老死而世莫見者，欲從而求之不可得。其後得吾亡友石曼卿。曼卿爲人，廓然有大志，時人不能用其材，曼卿亦不屈以求合。無所放其意，則往往從布衣野老酣嬉淋漓，顛倒而不厭。予疑所謂伏而不見者，庶幾狎而得之，故嘗喜從曼卿遊，欲因以陰求天下奇士。

浮屠祕演者，與曼卿交最久，亦能遺外世俗，以氣節相高。二人懽然無所間。曼卿隱於酒，祕演隱於浮屠，皆奇男子也。然喜爲歌詩以自娛。當其極飲大醉，歌吟笑呼，以適天下之樂，何其壯也！一時賢士皆願從其遊，予亦時至其室。十年之間，祕演北渡河，東之濟、鄆，無所合，困而歸。曼卿已死，祕演亦老病。嗟夫！二人者，予乃見其盛衰，則余亦將老矣。夫曼卿詩辭清絕，尤稱祕演之作，以爲雅健有詩人之意。祕演狀貌雄傑，其胸中浩然，既習于佛，無所用，獨其詩可行于世，而懶不自惜。已老，胠其橐，尚得三四百篇，皆可喜者。曼卿死，祕演漠然無所向。聞東南多山水，其巔崖崛峍，江濤洶涌，甚可壯也，遂欲往遊焉。足以知其老而志在也。於其將行，爲叙其詩，因道其盛時以悲其衰。

釋惟儼文集序　歐

惟儼姓魏氏，杭州人。少遊京師三十餘年，雖學于佛而通儒術，喜爲辭章，與吾亡友曼卿交最善。曼卿遇人無所擇，必皆盡其忻歡。惟儼非賢士不交，有不可其意，無貴賤一切閉拒，絕去不少顧。曼卿之兼愛，惟儼之介，所趣雖異，而交合無所間。曼卿嘗曰：君子泛愛而親仁。惟儼曰：不然。吾所以不交妄人，故能得天下士。若賢不肖混，則賢者安肯顧我哉？以此一時賢士多從其遊。居相國浮圖，不出其戶十五年，士嘗遊其室者，禮之惟恐不至，及去爲公卿貴人，未始一往干之。然嘗竊怪平生所

交皆當世賢傑，未見卓卓著功業如古人可記者。因謂世所稱賢材，若不笞兵走萬里立功海外，則當佐天子號令賞罰於明堂。苟皆不用，則絕寵辱，遺世俗，自高而不屈，尚安能酣豢於富貴而無爲哉？醉則以此誚其坐人，人亦復之，以謂遺世自守，古人之所易；若奮身逢時，欲必就功業，此雖聖賢難之，周、孔所以窮達異也。今子老於浮圖，不見用於世，而幸不踐窮亨之塗，乃以古事之已然而責今人之必然邪？雖然，惟儼傲乎退偃於一室，天下之務，當世之利病，聽其言終日不厭，惜其將老也已。曼卿死，惟儼亦買地京城之東以謀其終，乃斂平生所爲文數百篇示予曰：曼卿之死，既已表其墓，願爲我序其文，然及我之見也。嗟夫！惟儼既不用於世，其材莫見於時，若考其筆墨馳騁文章贍逸之能，可以見其志矣。

范文正公文集序

大蘇

慶曆三年，軾始總角入鄉校，士有自京師來者，以魯人石守道所作慶曆聖德詩示鄉先生，軾從旁竊觀，則能誦習其詞，問先生以所頌十一人者何人也。先生曰：童子何用知之。軾曰：此天人也耶，則不敢知；若亦人耳，何爲其不可。先生奇軾言，盡以告之，且曰：韓、范、富、歐陽，此四人者，人傑也。時雖未盡了，則已私識之矣。嘉祐二年，始舉進士至京師，則范公沒。既葬而墓碑出，讀之至流涕，曰：吾得其爲人，蓋十有五年而不一見其面，豈非命也歟。是歲登第，始見知于歐陽公，因公以識韓、富，皆以

國士待軾，曰：恨子不識范文正公。其後三年，過許，始識公之仲子今丞相堯夫，又六年，始見其叔彝叟京師，又十一年，遂與其季德孺同僚于徐，皆一見如舊，且以公遺藁見屬爲序。又十二年，乃克爲之。嗚呼，公之功德，蓋不待文而顯，其文亦不待序而傳，然不敢辭者，自以八歲知敬愛公，今四十七年矣。彼三傑者，皆得從之遊，而公獨不識，以爲平生之恨。若獲挂名其文字中，以自託於門下士之末，豈非疇昔之願也哉。古之君子，如伊尹、太公、管仲、樂毅之流，其王伯之略，皆定於畎畝中，非仕而後學者也。淮陰侯見高帝於漢中，論劉項短長，畫取三秦如指諸掌，及佐帝定天下，漢中之言，無一不酬者。諸葛孔明臥草廬中，與先主論曹操、孫權，規取劉璋，因蜀之資以爭天下，終身不易其言，此豈口傳耳受嘗試爲之而僥倖其或成者哉。公在天聖中，居太夫人憂，則已有憂天下致太平之意，故爲萬言書以遺宰相，天下傳誦。至用爲將，擢爲執政，考其平生所爲，無出此書者。今其集二十卷，爲詩賦二百六十八，爲文一百六十五。其於仁義禮樂忠信孝弟，蓋如飢渴之於飲食，欲須臾忘而不可得，如火之熱，如水之濕，蓋其天性有不得不然者。雖弄翰戲語，率然而作，必歸於此，故天下信其誠，

爭師尊之。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非其言也，德之發於口者也。又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非能戰也，德之見於怒者也。

六一居士集序

大蘇

夫言有大而非誇，達者信之，衆人疑焉。孔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孟子曰：禹抑洪水，孔子作春秋，而予距楊墨。蓋以是配禹也。文章之得喪，何與於天，而禹之功與天地並，孔子孟子以空言配之，不已誇乎。自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孟子之言行而楊墨之道廢，天下以是爲固然，而不知其功。孟子旣沒，有申商韓非之學，違道而趨利，殘民以厚主，其說至陋也，而士以是罔其上，上之人僥倖一切之功，靡然從之，而世無大人先生如孔子孟子者，推其本末，權其禍福之

輕重，以救其惑，故其學遂行。秦以是喪天下，陵夷至於勝廣劉項之禍，死者十八九，天下蕭然。洪水之患，蓋不至此也。方秦之未得志也，使復有一孟子，則申韓爲空言，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者，必不至若是烈也。使楊墨得志於天下，其禍豈減於申韓哉。由此言之，雖以孟子配禹可也。太史公曰：蓋公言黃老，賈誼晁錯明申韓。錯不足道也，而誼亦爲之，予以是知邪說之移人，雖豪傑之士有不免者，况衆人乎。自漢以來，道術不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晉以老莊亡，梁以佛亡，莫或正之。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愈配孟

子，蓋庶幾焉。愈之後三百有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著禮樂仁義之實，以合於大道。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師尊之。自歐陽子之存，世之不說者譁而攻之，能折困其身，而不能屈其言。士無賢不肖，不謀而同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宋興七十餘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聖景祐極矣，而斯文終有愧於古，士亦因陋守舊，論卑而氣弱。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爲高，以救時行道爲賢，以犯顏納諫爲忠，長育成就，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爲多。嗚呼，此

文編　卷五十三　序

豈人力也哉，非天其孰能使之。歐陽子沒十有餘年，士始爲新學，以佛老之似，亂周孔之眞，識者憂之。賴天子明聖，詔修取士法，風厲學者專治孔氏，黜異端，然後風俗一變。考論師友淵源所自，復知誦習歐陽子之書。予得其詩文七百六十六篇於其子棐，乃次而論之曰：歐陽子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此非予言也，天下之言也。歐陽子諱脩，字永叔，既老，自謂六一居士云。

體大而思精，識論如走盤之珠，文之絕佳者也。

邵茂誠詩集序　　大蘇

貴賤壽夭天也賢者必仁仁者必壽人之所欲也人之所欲適與天相值實難譬如匠慶之山而得成虡豈可常也哉因其適相值而責之以常然此人之所以多怨而不通也至於文人其窮也固宜勞心以耗神盛氣以忤物未老而衰病無惡而得罪鮮不以文者天人之相值既難而人又自賊如此雖欲不困得乎茂誠諱迎姓邵氏與予同年登進士第十有五年而見之於吳興孫莘老之座上出其詩數百篇予讀之彌月不厭其文清和妙麗如晉宋間人而詩尤可愛咀嚼有味雜以江左

唐人之風其爲人篤學强記恭儉孝友而貫穿法律敏於吏事其狀若不勝衣語言氣息僅屬予固哀其任衆難以獘其身且疑其將病也踰年而茂誠卒又明年予過高郵則其喪在焉入哭之敗幃瓦燈塵埃蕭然爲之出涕太息夫原憲之貧顏回之短命揚雄之無子馮衍之不遇皇甫士安之篤疾彼遇其一而人哀之至今而茂誠兼之豈非命也哉予是以錄其文哀而不怨亦茂誠之意也

樂全先生文集序　　大蘇

孔北海志大而論高功烈不見于世然英偉豪傑之氣自爲一時所宗其論盛孝章郗鴻豫書慨然有烈丈夫之風諸葛孔明不以文章自名而開物成務之姿綜練名實之意自見於言語至出師表簡而盡直而不肆大哉言乎與伊訓說命相表裏非秦漢以來以事君爲悅者所能至也常恨二人之文不見其全今吾樂全先生張公安道其庶幾乎嗚呼士不以天下之重自任久矣言語非不工也政事文學非不敏且博也然至於臨大事鮮不忘其故失其守者其器小也公爲布衣則頎然

已有公輔之望自少出仕至老而歸未嘗以言徇物以色假人雖對人主必審而後言毀譽不動得喪若一真孔子所謂大臣以道事君者世遠道喪雖志士仁人或少貶以求用公獨以邁往之氣行正大之言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士不求合於人主故雖貴而不用用而不盡下不求合於士大夫故悅公者寡不悅公者衆然至言天下偉人則必以公爲首公盡性知命體乎自然而行乎不得已非斯以文字名世者也然自慶曆以來訖元豐四十餘年所與人主論天下事見於章疏者多矣或用或不用而皆本於禮義合於人情是非有考於前

而成敗有驗於後及其它詩文皆清遠雄麗讀者可以想見其爲人信乎其有似於孔北海諸葛孔明也軾年二十以諸生見公成都公一見待以國士今三十餘年所以開發成就之者至矣而軾於無所效尺寸於公者獨求其文集手校而家藏之且論其大畧以待後世之君子昔魯肅公嘗爲軾言公在人主前論大事它人終日反復不能盡者公必數言而決粲然成文皆可書而誦也言雖不盡用然慶曆以來名臣爲人主所敬莫如公者公今年八十一杜門却掃終日危坐將與造物者遊於無何有之鄉言且不可得聞而况其文乎凡爲文若干卷詩若干首

錢塘勤上人詩集序　　大蘇

昔翟公罷廷尉賓客無一人至者其後復用賓客欲往翟公大書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世以爲口實然予嘗薄其爲人以爲客則陋矣而公之所以待客者獨不爲小哉故太子太師歐陽公好士爲天下第一士有一言中於道不遠千里而求之甚於士之求公以故盡致天下豪傑自庸衆人以顯於世者固多矣士之負公者亦時有之蓋嘗慨然太息以人之難知爲好士者之戒意公之於士自是少倦而其退老於潁水之上予往見之則猶論士之賢者惟恐其不聞於世也至於負已者則曰是罪在我非其過翟公之客負之於死生貴賤之間而公之士叛公於瞬息俄頃之際翟公罪客而公罪已與士益厚賢於古人遠矣公不喜佛老其徒有治詩書學仁義之說者必引而進之佛者惠勤從公遊三十餘年公常稱之爲聰明才智有學問者尤長於詩公薨於汝陰予哭之於其室其後見之語及於公未嘗不涕泣也勤固無求於世而公又非有德於勤者其所以涕泣不忘豈爲利也哉予然後益知勤之賢使其得列於士大夫之間而從事於功名其不負公也審矣熙寧七年余自錢

容易趣商客勸出其詩若干篇來予文以信今世予以為詩非待文而傳者也若其為人之大畧則非斯文莫之傳也

牡丹記序　　大參

熙寧五年三月二十三日余從太守沈公觀花於吉祥寺僧守璘之圃圃中花千本其品以百數酒酣樂作州人大集金槃綵籃以獻于坐者五十有三人飲酒樂甚素不飲者皆醉自輿臺皂隷皆插花以從觀者數萬人明日公出所集牡丹記十卷以示客凡牡丹之見於傳記與栽植接養剝治之方古今詠歌詩賦下至怪奇小說皆在余既觀花之極盛與州人共遊之樂又得觀此書之精究博備以為三者皆可紀而公又求余文以冠于篇蓋此花見重於世三百餘年窮妖極麗以擅夫天下之觀美而近歲尤復變態百出務為新奇以追逐時好者不可勝紀此草木之智巧便佞者也今公自耆老重德而余又方惷迂闊舉世莫與為比則其於此書無乃皆非其人乎然鹿門子常怪宋廣平之為人意其鐵心石腸而為梅花賦則清便艷發得南朝徐庾體今以余觀之凡託於椎陋以眩世者又豈足信哉余雖非其人強為公紀之公家書二萬卷博覽強記過目成誦非獨牡丹也

胡寅字序　　歐

寅之為言恭且畏之辭虞書寅賓出日寅餞納日云若堯命其臣羲和者修其官而史美之之文又曰夙夜惟寅云者舜勑其臣伯夷之辭也又曰同寅協恭和衷哉云者皐陶戒禹之言也堯舜禹之事載於書者於萬世之法而其君臣之際相言語者如是是知恭恪畏慎以思其事雖聖人猶然尉氏胡君名寅以問於余且將字之余以謂名者古之人生而有別之稱爾若太甲盤庚仲壬者又直識其次第而已至於左丘明者載魯大夫之諡始謂命名必有義而學者又以文王武王伯魚之

文編〈卷五十三〉早

類附其說若尤非也文王之世為商諸侯倘商不幸而紂為淫虐然猶身服事之豈其生也已有滅商自大之心而名昌其子始生又期使殺君而發其功業哉孔子之生子適有饋鯉者遂名之若史魚孔鯉又有饋者乎則是眞為識別之稱未嘗有義也然考古人之命字者則似若有義蓋將釋其名曰其字若此而已胡君曰我所以問其字者將知其寅者何謂然因考于古取堯舜禹之書嘗所道告之而字曰子畏作字說

此文亦作二段與前篇同

趙德麟字說　　大蘇

宋有天下百餘年所與分天工治民事者皆取之疏遠側微而不私其親故宗室之賢未有以勳名聞者神宗皇帝實始慨然欲出其英材與天下共之增立教養選舉之法所以封植而琢磨之者甚備行之二十年而文武之器彬彬稍見焉元祐六年予自禁林出守汝南始與趙王之孫華原公之子簽書君令畤游得其為人博學而文篤行而剛信於為道而敏於為政予以為有杞梓之用瑚璉之貴將必顯聞於天下非特佳公子而已昔漢武帝幸雍祠五畤獲白麟以薦上帝作白麟之歌

文編〈卷五十三〉

而司馬遷班固書曰獲一角獸蓋麟云蓋之為言疑之也夫獸而一角固麟矣二子何疑焉豈求之武帝而未見所以致麟者歟漢有一汲黯而武帝不能用乃以白麟赤雁為祥二子非疑之蓋陋之也今先帝立法以尚宗室之賢而主上虛己盡下求人如不及四方之符瑞皆抑而不聞此眞獲麟者也麟固不求獲不幸而有是德與是形此麟之所病也今君學道觀妙澹泊自守以富貴為浮雲而文章議論哀其令名而馳之既有麟之病矣又可得逃乎敬字君德麟而為之說

楊薦字説　大蘇

楊君以其所名薦請字於余余字之尊己而告之曰古之君子佩玉而服韍戴冕而垂旒一獻之禮賓主百拜俯仰而後食夫所為飲食者為飽也所為衣服者為煖也若在曰飽煖而已則夫古之君子其無乃為紛紛而無益迂闊而還至邪蓋君子小人之分生於足與不足之間若是足以已矣而必為之節文故其所以養其身者甚周而其所以自居者甚高而可畏凜乎其若處女之在閨也兢兢乎其若懷千金之璧而行也夫是以不仁者不敢至於其墻不義者不敢過其門惟其所為者止於足以已矣之間則人亦狎之而輕加之以不義由此觀之凡世之所謂紛紛而無益迂闊而過當者皆君子之所以自尊也易曰藉用白茅無咎孔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地非不足錯也而必茅之為藉是君子之過以自尊也予欲楊君之過以自尊也因其名薦而取諸易以為之字楊君有俊才聰明畢敏有過於人而余獨憂其所以自愛重者不至而已矣

石仲卿字序　王

子生而父名之以別於人云爾冠而字成人之道也奚而為成人之道也成人則貴其所以成人而不敢名之於是乎命以字之字之為有可貴焉孔子作春秋記人之行事或名之或字之皆因其行事之善惡而貴賤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字而不名者十二人而已人有可貴而不失其所以貴乃爾其少也閩人石仲卿來請字子以子正字之附其名之義而為之云爾子正於進士中名知經經從傳注而得經所以云之意接之久未見其行已有闕也庶幾不失其所以貴者歟

聽琴序

曾

凡有貴於物者，豈特物不能勝之歟，抑亦無所待於物故也。世之有學者名占一藝，苟不狥物則不足貴矣。然以自售，然後人得而賤之，故工於藝者常恐人之蓋薄焉，往往俯人之好而自要其簡重，雖求之者愈勤而拒之者愈堅，然不知人亦愈蓋薄之也。琴之為藝，雖聖人所不廢也。其制作之意蓋有所寓，而至其所聞者不出乎凡庸之聞，而所感者常在乎洽浪之窪、崖嵬之巔，亦已至矣。雖然聲自外入也，使聞於彼而應於此者猶且如此，況不自外入者乎。故樂之實不在於器，而至於鼓之以盡神，則樂由中也明矣。故聞其樂可以知其德，而德之有見於樂者，豈係於器哉。惟其未離於器也，故習之有曲以至於有數，推之則將以得其志，又中於得其人，則器之所不及矣。故樂作而宮，曲終而悲，豈能易吾於須臾哉。若夫吾之心在於雁門，吾之自在於鴻鵠，則雖九奏於吾之前猶不聞也。故琴之竹有厭乎人之耳者，豈非自外入無有久而不倦者乎。雖然吾嘗學琴於師矣，反宮於脾而聖亦不廢也，反商於肺而義亦不廢也，反角於肝而仁亦不廢也，反徵於心而禮亦不廢也，反羽於腎而智亦不廢也。方是時也，非春也，求之於律則不中夾鍾，物安得而生哉；非夏也，求之於律則不中蕤賓，物安得而長哉；非秋也，求之於律則不中南呂，物安得而斂哉；非冬也，求之於律則不中應鍾，物安得而藏哉。故無出無內，無緩無急，無修無短，巧曆不能盡其數，豈止於十九八六而已耶。故聞也，其神之遊，東不極於碣石，南不極於北戶，西不極於流沙，北不極於令正之谷，則鳥何從而舞，魚何從而躍，六馬何從而仰秣，景風何從而翔，慶雲何從而浮，甘露何從而降，醴泉何從而出。吾之琴如是，則有耳者無所用其聽，尚何厭之有乎，則凡貴者且不足貴也。故在鄭則不淫也，在宋則不溺也，在衛則不煩也，在齊則不驕也，用之於祭祀則鬼神亦蕩乎其所矣，尚何煩於知音哉。若乃當春而叩商，及秋而叩角，當夏而叩羽，當冬而叩徵，雖知四時之行在我，未免乎有手動絃也。某人嘗與輩適撫之金谿，因以琴稱，而不知吾之琴也。其人苟知所存不在絃，所志不在聲，然後吾之琴可得矣。雖然它日祭酒之堂，罇俎之實，追三代之遺風，想舞雩之詠歎，使聞者若有所得，則庶幾不愧於昔人矣，尚何恨於羞澁哉。

買小丘一日鋤理二日洗滌遂置酒溪石上嚮之爲記所謂牛馬之飲者離坐其背實觴而流之接取以飲乃置監史而令曰當飲者舉籌之十寸者三逆而投之能不洄于洑不止于坻不沉于底者過不飲而洄而止而沉者飲如籌之數既或投之則旋眩滑汩若舞若躍速者遲者去者住者衆皆據石注視歡抃以助其勢突然而逝乃得無事於是或一飲或再飲客有婁生圖南者其投之也一洄一止一沉獨三飲衆乃大笑驩甚余病痞不能食酒至是醉焉遂損益其令以窮日夜而不知

歸吾聞昔之飲酒者有揖讓酬酢百拜以爲禮者有叫號屢舞如沸如羹以爲極者有裸裎袒裼以爲達者有資絲竹金石之樂以爲和者有以促數紛逆而爲密者今則舉異是焉故捨百拜而禮無叫號而極不袒裼而達非金石而和去紛逆而密簡而同肆而恭衎衎而從容於以合山水之樂成君子之心宜也作序飲以貽後之人

房生直溫與予二弟遊皆好學予病其確也思所以休息之者得木局隆其中而規焉其下方以直置棊二十有四貴者半賤者半貴曰上賤曰下咸自第一至十二下者二乃敵一用朱墨以別焉房於是取二毫如其第書之既而抵戲者二人則視其賤者而賤之貴者而貴之其使之擊觸也必先賤者不得已而使貴者則皆慄焉惛焉亦鮮克以中其獲也得朱焉則若有餘得墨焉則若不足余諦睨之以思其始則皆類也房子一書之而輕重若是適近其手而先焉非能擇其善而朱否而

墨之也然而上焉而上下焉而下貴焉而貴賤焉而賤其易彼而敬此遂以遠焉然則若世之所以貴賤人者有異房之貴賤茲棊者歟無亦近而先之耳有果能擇其善否者歟其敬而易者亦從而動心矣有敢議其善否者歟其得於貴者有不氣揚而志蕩者歟其得於賤者有不貌慢而心肆者歟其所謂貴者有敢輕而使之者歟所謂賤者有敢避其使之擊觸者歟彼朱而墨者相去千萬不啻有敢以二敵其一者歟余墨者徒也觀其始與末有以棊者故叙

推究物理精巧之文

敘盜　曾

盜三十人凡十五發縣孫儇而下盜吳慶船者殺人皆應斬盜朱縞船者贓重應絞凡應死者十有八人縣湯慶而下或贓輕或縞盜或常自言凡應徒者十有二人此有司之法也今圖之所見者其名氏稅等械器與其發之日月所盜之家所取之財至於人各別其凡若干發皆旁行以見之各別其凡若干發者又別之以朱欲覽者之易曉也吳慶之船賊分為三與吳慶吳道之屬有親疏居有異同至於孫仙湯慶之族屬以及十二人之所得不死者皆別見于圖之上下而獄之輕重詳矣

其創作兵仗合衆以轉劫數百里之間至於賊殺良民此狀之尤可疾者也方五六月之時水之害甚矣田疇既以蕩溺矣屋廬既以漂流矣城郭之內糴官粟以賑民而猶有不得食者窮鄉僻壤大川長谷之間自中家以上日昃持錢無告糴之所况於羈所素困之人乎方且結草葦以自托于壞隄毀埠之上有飢餓之迫無聊生之情屢發而為盜亦情狀之可哀者也康誥曰殺越人于貨暋不畏死凡民罔不憝孟子以謂不待教而誅者也是則殺人之盜不待教而誅皆百王之所同而未有知其所始者也然而孔子曰天下有道盜其先變乎此謂養之既導之既明則為盜者知恥而自新則非殺人之盜有待教而誅此亦百王之所同而未有知其所始者也不待教而誅者天下之所不得容也待教而誅者先之之道既盡矣然後可以責之備也荀為養之既有不足導之既有不明先之之道既有不盡矣故凶年人食不足而有起為盜賊者天子嘗下寬大之令許降其罪而此非有司之法也至殺人與贓重者亦不降有司之法存焉亦康誥之意也余嘗閔是獄故具列其本末情狀以覽觀焉以明余之於是盡心矣

文編卷之五十三

文編卷之五十四

武進唐順之應德甫選　後學長洲陳元素訂

序三

送王秀才序　韓
送孟東野序　韓
送李愿歸盤谷序　韓
送楊少尹序　韓
送齊皞下第序　韓
送高閑上人序　韓
送文暢序　韓

送廖道士序　韓
送水陸運使韓侍御歸所治序　韓
送鄭尚書序　韓
送鄭十校理序　韓
送幽州李端公序　韓
送楊支使序　韓
送許郢州序　韓
贈崔復州序　韓
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　韓
送石處士序　韓

送殷員外序　韓
送湖南李正字序　韓
送竇從事序　韓
贈張童子序　韓
送王秀才序　韓
送牛堪序　韓
送陳秀才彤序　韓
送孟秀才序　韓
送薛存義之任序　柳
送李判官往桂州序　柳

送董邵南序　柳
送徐從事北遊序　柳
送徐無黨南歸序　歐
送楊寘序　歐
送楊子聰戶曹序　歐
送王聖紀赴扶風主簿序　歐
送祕書丞宋君歸太學序　歐
送田畫秀才寧親萬州序　歐
送周屯田序　曾
送江任序　曾

送蔡元振序　曾
贈黎安二生序　曾
送趙宏序　曾
送孫正之序　王

送王秀才序　韓

吾常以爲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偏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所能授弟子原遠而末益分蓋子夏之學其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而爲莊周故周之後喜稱子方之爲人荀卿之書語聖人必曰孔子子弓子弓之

事業不傳惟太史公書弟子傳有姓名字曰馯臂子弓子弓受易於商瞿孟軻師子思子思之學蓋出曾子自孔子沒羣弟子莫不有書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吾少而樂觀焉太原王塤示予所爲文好舉孟子之所道。者與之言信悅孟子而屢贊其文辭夫沿河而下苟不止雖有遲疾必至於海如不得其道也雖疾不止終莫幸而至焉故學者必愼其所道道於楊墨老莊佛之學而欲之聖人之道猶航斷港絕潢以望至於海也故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今塤之所由旣幾於知道如又得其船與檝知沿而不止嗚呼其可量也哉

此是立主意之文而要緊全在好舉孟子之所道者一句

送孟東野序　韓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水之無聲風蕩之鳴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無聲或擊之鳴人之於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謌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凡出乎口而為聲者其皆有弗平者乎樂也者鬱於中而泄於外者也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者物之善鳴者也維天之於時也亦然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是故以鳥鳴春以雷鳴夏以蟲鳴秋以風鳴冬四時之相推敓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其於人也亦然人聲之

精者為言文辭之於言又其精也尤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其在唐虞咎陶禹其善鳴者也而假以鳴夔弗能以文辭鳴又自假於韶以鳴夏之時五子以其歌鳴伊尹鳴殷周公鳴周凡載於詩書六藝皆鳴之善者也周之衰孔子之徒鳴之其聲大而遠傳曰天將以夫子為木鐸其弗信矣乎其末也莊周以其荒唐之辭鳴楚大國也其亡也以屈原鳴臧孫辰孟軻荀卿以道鳴者也楊朱墨翟管夷吾晏嬰老聃申不害韓非昚到田駢鄒衍尸佼孫武張儀蘇秦之屬皆以其術鳴秦之興李斯鳴之漢之時司馬遷相如揚雄最其善鳴者也其下魏晉氏鳴者不及於古然亦未嘗絕也就其善者其聲清以浮其節數以急其辭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為言也亂雜而無章將天醜其德莫之顧邪何為乎不鳴其善鳴者也唐之有天下陳子昂蘇源明元結李白杜甫李觀皆以其所能鳴其存而在下者孟郊東野始以其詩鳴其高出魏晉不懈而及於古其它浸淫乎漢氏矣從吾遊者李翺張籍其尤也三子者之鳴信善矣抑不知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邪抑將窮餓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其不幸邪三子者之命則懸乎天矣其在上也奚以喜其在下也奚以悲東野之役於江南

也有若不釋然者故吾道其命於天者以解之

送李愿歸盤谷序　　韓

太行之陽有盤谷盤谷之間泉甘而土肥草木藂茂居民鮮少或曰謂其環兩山之間故曰盤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勢阻隱者之所盤旋友人李愿居之愿之言曰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澤施于人名聲昭于時坐于廟朝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則封旗旄羅[illegible]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途供給之人各執其物夾道而疾馳喜有賞怒有刑才俊滿前道古今而譽盛德入耳而不煩曲眉豐頰清聲而便體秀外而惠中飄輕裾翳長袖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閒居妬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大丈夫之遇知於天子用力於當世者之所為也吾非惡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窮居而野處升高而望遠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採於山美可茹釣於水鮮可食起居無時惟適之安與其有譽於前孰若無毀於其後與其有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其心車服不維刀鋸不加理亂不知黜陟不聞大丈夫不遇於時者之所為也（兩一句大丈夫自出）我則行之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途足將進而趑趄口將言而囁嚅處穢汙而不羞觸刑辟而誅戮徼幸於萬一老死而後止者其於為人賢不肖何如也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與之酒而

為之歌曰

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土可以稼盤之泉可濯可沿盤之阻誰爭子所窮而深廓其有容繚而曲如往而復嗟盤之樂兮樂且無殃虎豹遠跡兮蛟龍遁藏鬼神守護兮呵禁不祥飲則食兮壽而康無不足兮奚所望膏吾車兮秣吾馬從子于盤兮終吾生以徜徉

此篇當看其造語形容

送楊少尹序 韓

昔疏廣受二子以年老一朝辭位而去于時公卿設供張祖道都門外車數百兩道路觀者多歎息泣下共言其賢漢史既傳其事而後世工畫者又圖其迹至今照人耳目赫赫若前日事國子司業楊君巨源方以能詩訓後進一旦以年滿七十亦白丞相去歸其鄉世常說古今人不相及今楊與二疏其意豈異也予忝在公卿後遇病不能出不知楊侯去時城門外送者幾人車幾兩馬幾疋道邊觀者亦有歎息知其爲賢與否而太史氏又能張大其事爲傳繼二疏蹤跡不落莫否見今世無工畫者而畫與不畫固不論也然吾聞楊侯之去丞相有愛而惜之者白以其爲都少尹不絕其祿又爲歌詩以勸之京師之長於詩者亦屬而和之又不知當時二疏之去有是事否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中世士大夫以官爲家罷則無所於歸楊侯始冠舉於其鄉歌鹿鳴而來也今之歸指其樹曰某樹吾先人之所種也某水某丘吾童子時所釣遊也鄉人莫不加敬誡子孫以楊侯不去其鄉爲法古之所謂鄉先生沒而可祭於社者其在斯人歟其在斯人歟

此等文字韓曾王集内無之

送齊皞下第序 韓

古之所謂公無私者其取捨進退無擇於親疏遠邇惟其宜可焉其下之視上也亦惟視其舉黜之當否不以親疏遠邇疑乎其上之人故上之人行志擇誼坦乎其無憂於下也下之人克己慎行確乎其無惑於上也是故爲君不勞而爲臣甚易見一善焉可得詳而舉也見一不善焉可得明而去也及道之衰上下交疑於是乎舉讎舉子之事載之傳中而稱美之而謂之忠見一善焉若親與邇不敢舉也見一不善焉若疏與遠不敢去也衆之所同好焉矯而黜之乃公也衆之所同惡焉激而舉之乃忠也於是乎有違心之行有怫志之言有內愧之名若然者俗所謂良有司也膚受之訴不行於君巧言之誣不起於人矣烏虖今之君天下者不亦勞乎爲有司者不亦難乎爲人嚮道者不亦勤乎是故端居而念焉非君人者之過也則曰有司焉非有司之過也則曰今舉天下人焉則非今舉天下人之過也蓋其漸有因其本有根生於私其親成於私其身以己之不直而謂人皆然其植之也固久其除之也實難非百年必世不可得而化也非知命不惑不可得而改也已矣乎其終能復古乎若高陽齊生者其起予者乎齊生之兄

為時名相出游于南朝之碩臣皆其舊交齊生舉進士有司用是連枉齊生齊生不以云乃曰我之未至也有司其枉我哉我將利吾器而俟其時耳抱負其業東歸於家吾觀於人有不得志則非其上者衆矣亦莫計其身之短長也若齊生者旣至矣而曰我未也不以閔於有司其不亦鮮乎哉吾用是知齊生後日誠良有司也能復古者也公無私者也知命不惑者也

何等造語

送高閑上人序

韓

苟可以寓其巧智使機應於心不挫於氣則神完而守固雖外物至不膠於心堯舜禹湯治天下養叔治射庖丁治牛師曠治音聲扁鵲治病僚之於丸秋之於奕伯倫之於酒樂之終身不厭奚暇外慕夫外慕徙業者皆不造其堂不嚌其胾者也往時張旭善草書不治他伎喜怒窘窮憂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無聊不平有動於心必於草書焉發之觀於物見山水崖谷鳥獸蟲魚草木之花實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霆霹靂歌舞戰鬬天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於書故旭之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終其身而名後世今閑之於草書有旭之心哉不得其心而逐其跡未見其能旭也為旭有道利害必明無遺錙銖情炎於中利欲鬬進有得有喪勃然不釋然後一決於書而後旭可幾也今閑師浮屠氏一死生解外膠是其為心必泊然無所起其於世必淡然無所嗜泊與淡相遭頹墮委靡潰敗不可收拾則其於書得無象之然乎然吾聞浮屠人善幻多技能閑如通其術則吾不能知矣

奇妙

送文暢序　　韓

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問其名則是。校其行則非。可以與之游乎。如有墨名而儒行者。問其名則非。校其行則是。可以與之游乎。揚子雲稱在門牆則麾之在夷狄則進之。吾取以為法焉。浮屠師文暢喜文章。其周遊天下。凡有行。必請於搢紳先生以求詠謌其所志。貞元十九年春將行東南。柳君宗元為之請。解其裝得所得敘詩累百餘篇。非至篤好其何能致多如是邪。惜其無以聖人之道告之者。而徒舉浮屠之說贈焉。夫文暢浮屠也。如欲聞浮屠之說。當自就其師而問之。何故謁吾徒而

來請也。彼見吾君臣父子之懿。文物事為之盛。其心有慕焉。拘其法而未能入。故樂聞其說而請之。如吾徒者。宜當告之以二帝三王之道。日月星辰之行。天地之所以著。鬼神之所以幽。人物之所以蕃。江河之所以流而語之。不當又為浮屠之說而瀆告之也。民之初生。固若禽獸夷狄然。聖人者立。然後知宮居而粒食。親親而尊尊。生者養而死者藏。是故道莫大乎仁義。教莫正乎禮樂刑政。施之於天下。萬物得其宜。措之於其躬。體安而氣平。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文武以是傳之周公孔子。書之於冊。中國之人世守之。今浮屠者。孰為而孰傳之邪。夫鳥俛而啄。仰而四顧。夫獸深居而簡出。懼物之為已害也。猶且不免焉。弱之肉。彊之食。今吾與文暢安居而暇食。優游以生死。與禽獸異者。寧可不知其所自邪。夫不知者。非其人之罪也。知而不為者。惑也。悅乎故不能即乎新者。弱也。知而不以告人者。不仁也。告而不以實者。不信也。余既重柳請。又嘉浮屠能喜文辭。於是乎言。

送廖道士序　　韓

五岳於中州衡山最遠南方之山巍然高大而大者百數獨衡為宗最遠而獨為宗其神必靈衡之南八九百里地益高山益峻水清而益駛其最高而橫絕南北者嶺郴之為州在嶺之上測其高下得三之二焉中州清淑之氣於是焉窮氣之所窮盛而不過必蜿蟺扶輿磅礴而鬱積衡山之神既靈而郴之為州又當中州清淑之氣蜿蟺扶輿磅礴而鬱積其水土之所生神氣之所感白金水銀丹砂石英鍾乳橘柚之包竹箭之美千尋之名材不能獨當也意必有魁奇忠信材德之民生其間而吾又未見也其無乃迷惑溺沒於老佛之學而不出邪廖師郴民而學於衡山氣專而容寂多藝而善遊豈吾所謂魁奇而迷溺者邪廖師善知人若不在其身必在其所與遊訪之而不吾告何也於其別申以問之

送水陸運使韓侍御歸所治序　　韓

六年冬振武軍吏走驛馬詣闕告飢公卿廷議以轉運使不得其人宜選才幹之士往換之吾族子重華適當其任至則出贓罪吏九百餘人脫其桎梏給耒耜與牛使耕其傍便近地以償所負釋其粟之在吏者四十萬斛不徵吏得去罪死假種糧齒平人有以自效莫不涕泣感奮相率盡力以奉其令而又為之奔走經營相原隰之宜指授方法故連二歲大熟吏得盡償其所亡失四十萬斛者而私其贏餘得以蘇息軍不復飢君曰此未足為天子言請益募人為十五屯屯置百三十人而種百頃令各就高為堡東起振武轉而西過雲州界極於中受降城出入河山之際六百餘里屯堡相望寇來不能為暴人得肆耕其中少可以罷漕輓之費朝廷從其議秋果倍收歲省度支錢千三百萬八年詔拜殿中侍御史錫服朱銀其冬來朝奏曰得益開田四千頃則盡可以給塞下五城矣田五千頃法當用人七千臣令吏於無事時督習弓矢為戰守備因可以制虜庶幾所謂兵農兼事務一而兩得者也大臣方持其議吾以為邊軍皆不知耕作開口望哺有司常僦人以車船自它郡往輸乘沙逆河遠者數千里人畜死蹄踵交道費不

可勝計中國坐耗而邊吏恒苦食不繼今君所請田皆故秦漢時郡縣地其課績又已驗白若從其言其利未可遽以一二數也今天子方舉群策以收太平之功寧使士有不盡用之歎懷奇見而不得施設也君又何憂而中臺士大夫亦同言侍御韓君前領三縣紀綱二州奏課常爲天下第一行其計於邊其功烈又赫赫如此使盡用其策西北邊故所沒地可指期而有也聞其歸皆相勉爲詩以推大之而屬余爲序

送鄭尚書權序

韓

嶺之南其州七十其二十二隸嶺南節度府其四十餘分四府府各置帥然獨嶺南節度爲大府大府始至四府必使其佐啟問起居謝守地不得即賀以爲禮歲時必遣賀問致水土物大府帥或道過其府府帥必戎服左握刀右屬弓矢帕首袴鞾迎郊及既至大府帥先入據館帥守屏若將趨入拜庭之爲者大府與之爲讓至一再乃敢改服以賓主見適位執爵皆興拜不許乃止虔若小侯之事大國有大事諮而後行隸府之州離府遠者至三千里懸隔山海使必數月而後能至蠻夷悍輕易怨以變其南州皆岸大海多洲島颶風一日踔數千里漫瀾不見蹤迹控御失所依險阻結黨仇挾毒矢以待將吏撞搪呼號以相和應蜂屯蟻雜不可爬梳好則人怒則獸故常情其征入簡節而疏目時有所遺漏不究切之長養以兒子至紛不可治乃草薙而禽獮之盡根株痛斷乃止其海外雜國若耽浮羅流求毛人夷亶之州林邑扶南真臘于陀利之屬東南際天地以萬數或時候風潮朝貢蠻胡賈人舶交海中若嶺南帥得其人則一邊盡治不相寇盜賊殺無風魚之災水旱癘毒之患外國之貨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於中國

不可勝用。故選帥常重於它鎮。非有文武威風知大體可畏信者則不幸往往有事。長慶三年四月以工部尚書鄭公為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往踐其任。鄭公嘗以節鎮襄陽又帥滄景德棣歷河南尹華州刺史皆有功德可稱道。入朝為金吾將軍散騎常侍工部侍郎尚書。家屬百人。無數畝之宅。僦屋以居。可謂貴而能貧為仁者不富之效也。及是命。朝廷莫不悅。將行。公卿大夫士苟能詩者咸相率為詩以美朝政以慰公南行之思。韻必以來字者所以祝公成政而來歸疾也。

送鄭十校理序　韓

秘書御府也天子猶以為外且遠不得朝夕視始更聚書集賢殿別置校讐官曰學士曰校理常以寵丞相為大學士。其它學士皆達官也。校理則用天子之名能文學者。苟在選。不計其秩次。惟所用之。由是集賢之書盛積盡秘書所有不能處其半書日益多官日益重四年鄭生涵始以長安尉選為校理人皆曰是宰相子能恭儉守教訓好古義施於文辭者如是而在選公卿大夫家之子弟其勤耳矣愈為博士也始事相公於祭酒分教東都生也事相公於東太學今為郎於都官也又事相公於居守三為屬吏經時五年觀道德於前後聽教誨於左右可謂親薰而炙之矣其高大遠密者不敢隱度論也其勤已而務博施以己之有欲人之能不知古君子何如耳今生始進士獲重語於天下而慊慊若不足真能守其家法矣其在門者可進賀也求告來寧朝夕侍側東都士大夫不得見其面於其行日分司吏與留守之從事竊載酒肴席定鼎門外盛賓客以餞之既醉各為詩五韻且屬愈為序

送幽州李端公序

韓

元年、今相國李公爲吏部員外郎、愈嘗與偕朝、道語幽州司徒公之賢、曰某前年被詔告禮幽州、入其地、迓勞之使里至、每進益恭、及郊、司徒公紅帓首、鞾袴、握刀、左右雜佩、弓韔服、矢插房、衛立、迎道左、某禮辭曰、公天子之宰、禮不可如是、及府、又以其服即事、某又曰、公三公、不可以將服承命、卒不得辭、上堂、即客階、坐必東向、愈曰、國家失太平於今六十年、夫十甲十二子相配、數窮六十、其將復平、平必自幽州始、亂之所出也、今天子大聖、司徒公勤於禮、庶幾帥先河南北之將、來覲奉職、如開元時乎、李公曰、然、今李公既朝夕左右、必數數爲上言、元年之言、殆合矣、端公歲時來壽其親東都、東都之大夫士、莫不拜于門、其爲公佐甚忠、意欲司徒公功名、流于萬歲、請以愈言爲使歸之獻、

送楊支使序

韓

愈在京師時、嘗聞當今藩翰之賓客、惟宣州爲多賢、與之游者二人、隴西李博、清河崔羣、羣與博之爲人、吾知之、道不行於主人、與之處者、非其類、雖有享之以季氏之富、不一日留也、以羣博諭之、凡在宣州之幕下者、雖不盡與之遊、皆可信而得其爲人矣、愈未嘗至宣州、而樂頌其主人之賢者、以其取人信之也、今中丞之在朝、愈日侍言於門下、其來而鎮茲土也、有問河南之賓客者、愈曰、知其客、可以信其主者、宣州也、知其主、可以信其客者、湖南也、去年冬、奉詔爲邑於陽山、然後得謁湖南之賓客於幕下、於是知前之信之也不失矣、及儀之之來也、聞其言而見其行、則向之所謂羣與博者、吾何先後焉、儀之智足以造謀、材足以立事、忠足以勤上、惠足以存下、而又侈之以詩書六藝之學、先聖賢之德音、以成其文、以附其質、宜乎從事於是府、而流聲實於天朝也、夫樂道人之善、以勸其歸者、乃吾之心也、謂我爲邑長於斯、而媚夫人云者、不知言者也、工乎詩者、歌以繁之、

送許郢州序　　韓

愈嘗以書自通於于公累數百言其大要言先達之士得人而託之則道德彰而名問流後進之士得人而託之則事業顯而爵位通下有矜乎能上有矜乎位雖恒相求而不相遇于公不以其言為不可復書曰足下之言是也于公身居方伯之尊蓄不世之材而能與卑鄙庸陋相應答如影響是非忠乎君而樂乎善以國家之務為己任者乎愈雖不敢私其大恩抑不可不謂之知己恒矜而誦之情已至而事不從小人之所不為也故於使君之行道刺史之事以為于公贈凡天下之事成

於自同而敗於自異為刺史者恒私於其民不以實應乎府為觀察使者恒急於其賦不以情信乎州縣是刺史不安其官觀察使不得其政財已竭而斂不休人已窮而賦愈急其不去為盜也亦幸矣誠使刺史不私於其民觀察使不急於其賦刺史曰吾州之民天下之民也惠不可以獨厚觀察使亦曰某州之民天下之民也斂不可以獨急如是而政不均令不行者未之有也其前之言者于公既已信而行之矣今之言者其有不信乎縣之於州猶州之於府也有以事乎上有以臨乎下同則成異則敗者皆然也非使君之賢其誰能信之愈於使君非燕游一朝之好也故其贈行不以頌而以規

此文作二段後總繳

贈崔復州序　　韓

有地數百里趨走之吏自長史司馬以下數十人其祿足以仁其三族及其朋友故舊樂乎心則一境之人喜不樂乎心則一境之人懼丈夫官至刺史亦榮矣雖然幽遠之小民其足跡未嘗至城邑苟有不得其所能自直於樂里之吏者鮮矣況能自辨於縣吏乎能自辨於縣吏者鮮矣況能自辨於刺史之庭乎由是刺史有所不聞小民有所不宜賦有常而民產無恒水旱癘疫之不期民之豐約懸於州縣令不以言連帥不以信民就窮而斂愈急吾見刺史之難為也崔君為復州其連帥

則于公崔君之仁足以蘇復人于公之賢足以庸崔君有刺史之榮而無其難為者將在於此乎愈嘗辱于公之知而舊游于崔君慶復人之將蒙其休澤也於是乎言

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　　韓

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羣遂空夫冀北馬多天下伯樂雖善知馬安能空其羣邪解之者曰吾所謂空非無馬也無良馬也伯樂知馬遇其良輒取之羣無留良焉苟無良雖謂無馬不為虛語矣東都固士大夫之冀北也恃才能深藏而不市者洛之北涯曰石生其南涯曰溫生大夫烏公以鈇鉞鎮河陽之三月以石生為才以禮為羅羅而致之幕下未數月也以溫生為才於是以石生為媒以禮為羅又羅而致之幕下東都雖信多才士朝取一人焉拔其尤暮取一人焉拔其尤自居守河

南尹以及百司之執事與吾輩二縣之大夫政有所不通事有所可疑奚所諮而處焉士大夫之去位而巷處者誰與嬉遊小子後生於何考德而問業焉搢紳之東西行過是都者無所禮於其廬若是而稱曰大夫烏公一鎮河陽而東都處士之廬無人焉豈不可也夫南面而聽天下其所託重而恃力者惟相與將耳相為天子得人於朝廷將為天子得文武士於幕下求內外無治不可得也愈縻於茲不能自引去資二生以待老今皆為有力者奪之其何能無介然於懷邪生既至拜公於軍門其為吾以前所稱為天下賀以後所稱為吾致私

怨於盡取也留守相公首爲四韻詩歌其事愈因推其意而序之

送石處士序　　韓愈

河陽軍節度御史大夫烏公節度之三月求士於從事之賢者有薦石先生者公曰先生何如曰先生居嵩邙瀍穀之間冬一裘夏一葛食朝夕飯一盂蔬一盤人與之錢則辭請與出游未嘗以事辭勸之仕不應坐一室左右圖書與之語道理辨古今事當否論人高下事後當成敗若河決下流而東注若駟馬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爲之先後也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大夫曰先生有以自老無求於人其肯爲某來邪從事曰大夫文武忠孝求士爲國不私於家方今寇聚於恒師環其

疆農不耕收財粟殫亡吾所處地歸輸之塗治法征謀宜有所出先生仁且勇若以義請而彊委重焉其何說之辭於是譔書詞具馬幣卜日以授使者求先生之廬而請焉先生不告於妻子不謀於朋友冠帶出見客拜受書禮於門內宵則沐浴戒行李載書冊問道所由告行於常所來往晨則畢至張上東門外酒三行且起有執爵而言者曰大夫眞能以義取人先生眞能以道自任決去就爲先生別又酌而祝曰凡去就出處何常惟義之歸遂以爲先生壽又酌而祝曰使大夫恒無變其初無務富其家而饑其師無甘受佞人而外敬正士無

咏於謌言惟先生是聽以能有成功保天子之寵命又祝曰使先生無圖利於大夫而私便其身圖先王起拜祝辭曰敢不敬蚤夜以求從祝規於是東都之人士咸知大夫與先生果能相與以有成也遂各爲歌詩六韻退愈爲之序云

送殷員外序　韓

唐受天命爲天子凡四方萬國不問海内外無小大咸臣順於朝時節貢水土百物大者特來小者附集元和睿聖文武皇帝既嗣位悉治方内就法度十二年詔曰四方萬國惟回鶻於唐最親奉職尤謹丞相其選宗室四品一人持節往賜君長告之朕意又選學有經法通知時事者一人與之爲貳由是殷侯侑自大常博士遷尚書虞部員外郎兼侍御史朱衣象笏承命以行朝之大夫莫不出餞酒半右庶子韓愈執盞言曰殷大夫今人適數百里出門惆悵有離别可憐之色持被入直三省丁寧顧婢子語剌剌不能休今子使萬里外國獨無幾微出於言面豈不眞知輕重大丈夫哉丞相以子應部眞誠知人士不通經果不足用於是相屬爲詩以道其行云

送湖南李正字序　韓愈

貞元中愈從太傅隴西公平汴州李生之尊府以侍御史管汴之鹽鐵日爲酒殺羊享賓客李生則尚與其弟學讀書習文辭以舉進士爲業愈於太傅府年最少故得交李生父子間公薨軍亂軍司馬從事皆死侍御亦被讒爲民日南其後五年愈又貶陽山令今愈以都官郎守東都省侍御自衡州刺史爲親王長史亦留此掌其府事李生自湖南從事請告來覲於時太傅府之士惟愈與河南司錄周君獨存其外則李氏父子相與爲四人離十三年幸而集處得燕而舉一觴相屬此天也非人力也侍御與周君於今爲先輩成德李生溫然爲君子有詩八百篇傳詠於時惟愈也業不益進行不加修顏惟未死耳往拜侍御謁周君抵李生退未嘗不發媿也往時侍御有無盡費於朋友及今則又不忍其三族之寒飢聚而館之疏遠畢至祿不足以養李生雖欲不從事於外其勢不可得已也重李生之還者皆爲詩愈最故故又爲序云

送竇從事序　韓愈

踰甌閩而南皆百越之地於天文其次星紀其星牽牛連山隔其陰鉅海敵其陽是維島居卉服之民風氣之殊著自古昔席之有天下號令之所加無異於遠近民俗既遷風氣亦隨雪霜時降癘疫不興瀕海之饒固加於初是以人之之南海者若東西州焉皇帝臨天下二十有二年部工部侍郎趙植爲廣州刺史盡牧南海之民署從事扶風竇平平以文辭進於其行也其族人殿中侍御史年合東都交遊之能文者二十有八人賦詩以贈之於是昌黎韓愈嘉趙南海之能得人壯從事之答於知我不憚行之遠也又樂其宗貽厥之愛其族叔父能合文辭以寵榮之作送竇從事少府平序

贈張童子序

韓

天下之以明二經舉於禮部者，歲至三千人。始自縣考試，定其可舉者，然後升於州若府；其不能中科者，不與是數焉。州若府總其屬之所升，又考試之如縣，加察詳焉，定其可舉者，然後貢於天子而升之有司；其不能中科者，不與是數焉，謂之鄉貢。有司者總州府之所升而考試之，加察詳焉，第其可進者，以名上於天子而藏之，屬之吏部，歲不及二百人，謂之出身。能在是選者，厥惟艱哉！二經章句僅數十萬言，其傳注在外，皆誦之，又約知其大說，繇是舉者或遠至十餘年，然後與乎三千之數，而升於禮部矣。又或遠至十餘年，然後與乎二百之數，而進於吏部矣。班白之老半焉，昏塞不能及者，皆不在是限，有終身不得與焉者。張童子生九年，自州縣達禮部，一舉而進立於二百之列；又二年，益通二經，有司復上其事，繇是拜衛兵曹之命。人皆謂童子耳目明達，神氣以靈，余亦偉童子之獨出于等夷也。童子請於其官之長，隨父而寧母。歲八月，自京師道陝，南至虢，東及洛師，北過大河之陽，九月始來及鄭。自朝之聞人，以及五都之伯長群吏，皆厚其餼賂，或作歌詩以嘉童子，童子亦榮矣。雖然，愈將進童子於道，使人謂童子求益者，非欲速成者。夫少之與長也異觀，少之時，人惟童子之異；及其長也，將責成人之禮焉。成人之禮，非盡於童子所能而已也。然則童子宜暫息乎其已學者，而勤乎其未學者可也。愈與童子俱陸公之門人也，慕回、路二子之相請贈與處也，故有以贈童子。

送王秀才序　韓

吾少時讀醉鄉記，私怪隱居者無所累於世，而猶有是言，豈誠旨於味邪？及讀阮籍、陶潛詩，乃知彼雖偃蹇不欲與世接，然猶未能平其心，或為事物是非相感發，於是有託而逃焉者也。若顏氏子操瓢與簞，曾參歌聲若出金石，彼得聖人而師之，汲汲每若不可及，其於外也固不暇，尚何麴糵之託而昏冥之逃邪？吾又以悲醉鄉之徒不遇也。建中初，天子嗣位，有意貞觀、開元之丕績，在廷之臣爭言事。當此時，醉鄉之後世又以直廢。吾既悲醉鄉之文辭，而又嘉良臣之烈，思識其子孫。今子之來見我也，無所挾，吾猶將張之，況文與行不失其世守，渾然端且厚。惜乎吾力不能振之，而其言不見信於世也。於其行，姑與之飲酒。

送牛堪序　韓

[illegible]

以明經舉者，誦數十萬言，又約通大義，徵辭引類，旁出入他經者，又誦數十萬言，其為業也勤矣。登第於有司者，去民畝而就吏祿，由是進而累為卿相者，常常有之，其為獲也亦大矣。然吾未嘗聞有登第於有司而進謝於其門者，豈有司之待之也抑以公，不以情，舉者之望於有司也亦將然乎？其進而謝於其門也，則為私乎？抑無乃人事之未思，或者不能舉其禮乎？若牛堪者，思慮足以及之，材質足以行之，而又不聞其往者，其將有以哉？違衆而求識，立奇而取名，非堪心之所存也。由是而觀之，若堪之用心，其至於大官也不為幸矣。堪，太學生也；余，博士也。博士，師屬也。於其登第而歸，將榮於其鄉也，能無說乎？

此篇文字意務異常

送陳秀才彤序 韓

讀書以爲學纘言以爲文非以誇多而鬭靡也蓋學所以爲道文所以爲理耳苟行事得其宜出言適其要雖不吾面吾將信其富於文學也頴川陳彤始吾見之楊湖南門下頎然其長薰然其和吾目其貌耳其言因以得其爲人及其久也果若不可及夫湖南之於人不輕以事接爭名者之於藝不可以虛屈吾見湖南之禮有加而同進之士交譽也又以信吾信之不失也如是而又問焉以質其學策焉以考其文則何信之有故吾不徵於陳而陳亦不出於我此豈非古人所謂可爲智者道難與俗人言者類邪凡吾從事於斯也久未見舉進士有如陳生而不如志者於其行姑以是贈之

此必其人無實行可稱故爲文如此

送孟秀才序 韓

今年秋見孟氏子琯於郴年甚少禮甚度手其文一編甚鉅退披其編以讀之盡其書無有不能吾固心存而目識之矣其十月吾道於衡潭以之荆累累見孟氏子焉其所與偕盡善人長者吾益以奇之今將去是而隨舉於京師雖不有請猶將强而授之以就其志况其請之頻邪京師之進士以千數其人靡所不有吾常折肱焉其要在詳擇而固交之善雖不吾與吾將彊而附不善雖不吾惡吾將彊而拒苟如是其於高爵猶階而升堂又况其細者邪

送何堅序　韓

何於韓同姓為近堅以進士舉於吾為同業其在太學也吾為博士堅為生生博士為同道其識堅也十年為故人同姓而近也同業也同道也故人也於其不得願而歸其可以無言邪堅道州人道之守陽公賢也道於湖南為屬州湖南楊公又賢也堅為民堅又賢也湖南得道為屬道得堅為民堅歸唱其州之父老子弟服陽公之令道亦唱其縣與其比州服楊公之令吾聞鳥有鳳者恒出於有道之國當漢時黄霸為潁川是鳥實集而鳴焉若史可信堅歸吾將賀其見鳳而聞其鳴也已

此篇在短文中尚為奇作

送薛存義之任序　柳

河東薛存義將行柳子載肉于俎崇酒于觴追而送之江之滸飲食之且告曰凡吏于土者若知其職乎蓋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凡民之食于土者出其十一傭乎吏使司平於我也今受其直怠其事者天下皆然豈唯怠之又從而盜之向使傭一夫於家受若直怠若事又盜若貨器則必甚怒而黜罰之矣以今天下多類此而民莫敢肆其怒與黜罰何哉勢不同也勢不同而理同如吾民何有達于理者得不恐而畏乎存義假令零陵二年矣蚤作而夜思勤力而勞心訟者平賦者均老弱無懷詐暴憎其為不虛取直也的矣其知恐而畏也審矣吾賤且辱不得與考績幽明之說於其往也故賞以酒肉而重之以辭

送李判官往桂州序　　柳

士之習爲吏者，恒病於少文，故給而不肆；飾於華者，恒病於無斷，故放而不制。今李生學於詩有年矣，吟詠風賦，頗聞乎人。至于是州，惟州之牧咨焉，以贊戎事而糺羣吏，甚直且武，當所謂吏而華者耶。以府喪罷去，擇而之乎有禮之邦，推是道也，以往然而不際於顯，則吾不知也。

此尚是柳州好文

送董邵南序　　柳

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舉進士，連不得志於有司，懷抱利器，鬱鬱適茲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夫以子之不遇時，苟慕義彊仁者皆愛惜焉，矧燕趙之士出乎其性者哉。然吾嘗聞風俗與化移易，吾惡知其今不異於古所云邪。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董生勉乎哉。吾因子有所感矣。爲我弔望諸君之墓，而觀於其市，復有昔時屠狗者乎。爲我謝曰：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

送徐從事北遊序　　柳

讀詩禮春秋莫能言說其容貌充充然而聲名不聞傳於世豈天下廣大多儒而使然歟將晦其說諱其讀不使世得聞傳其名歟抑處於遠仕於遠不與通都大邑豪傑角其伎而至於是歟不然無顯者爲之倡以振動其聲歟今之世不能多儒可以益生者觀生亦非晦諱其說讀者然則餘二者爲之次矣生北遊必至通都大邑通都大邑必有顯者由是其果聞傳於世歟苟聞傳必得位得位而以詩禮春秋之道施於事及於物思不負孔子之筆舌能如是然後可以爲儒儒可以說讀爲哉

送徐無黨南歸序　　歐

草木鳥獸之爲物衆人之爲人其爲生雖異而爲死則同一歸於腐壞澌盡泯滅而已而衆人之中有聖賢者固亦生且死於其間而獨異於草木鳥獸衆人者雖死而不朽逾遠而彌存也其所以爲聖賢者修之於身施之於事見之於言是三者所以能不朽而存也修於身者無所不獲施於事者有得有不得焉其見於言者則又有能有不能也施於事矣不見於言可也自詩書史記所傳其人豈必皆能言之士哉修於身矣而不施於事不見於言亦可也孔子弟子有能政事者矣有能言

語者矣若顏回者在陋巷曲肱飢臥而已其羣居則默然終日如愚人然自當時羣弟子皆推尊之以爲不敢望而及而後世更百千歲亦未有能及之者其不朽而存者固不待施於事況於言乎予讀班固藝文志唐四庫書目見其所列自三代秦漢以來著書之士多者至百餘篇少者猶三四十篇其人不可勝數而散亡磨滅百不一二存焉予竊悲其人文章麗矣言語工矣無異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也方其用心與力之勞亦何異衆人之汲汲營營而忽焉以死者雖有遲有速而卒與三者同歸於泯滅夫言之不可恃也蓋如

此今之學者莫不慕古聖賢之不朽而勤一世以盡心於文字間者皆可悲也東陽徐生少從予學爲文章稍稍見稱於人既去而與羣士試於禮部得高第由是知名其文辭日進如水涌而山出予欲摧其盛氣而勉其思也故於其歸告以是言然予固亦喜爲文辭者亦因以自警焉

六一公身蹈此弊故言之親切如此

送楊寘序　歐

予嘗有幽憂之疾退而閒居不能治也既而學琴於友人孫道滋受宮聲數引久而樂之不知疾之在其體也夫琴之爲技小矣及其至也大者爲宮細者爲羽操絃驟作忽然變之急者悽然以促緩者舒然以和如崩崖裂石高山出泉而風雨夜至也如怨夫寡婦之歎息雌雄雍雍之相鳴也其憂深思遠則舜與文王孔子之遺音也悲愁感憤則伯奇孤子屈原忠臣之所歎也喜怒哀樂動人心深而純古淡泊與夫堯舜三代之言語孔子之文章易之憂患詩之怨刺無以異其能聽之以耳應之以手取其和者道其堙鬱寫其憂思則感人之際亦有至者焉予友楊君好學有文累以進士舉不得志及從廕調爲尉於劒浦區區在東南數千里外是其心固有不平者且少又多疾而南方少醫藥風俗飲食異宜以多疾之體有不平之心居異宜之俗其能鬱鬱以久乎然欲平其心以養其疾於琴亦將有得焉故予作琴說以贈其行且邀道滋酌酒進琴以爲別

送楊子聰戶曹序　　歐

士之仕於州郡者必視其地大小高下之望以為輕重河南大府也參軍雖卑以望而高下之固與他州郡異矣然地大望高居者皆將相名臣達官居又不久率一二歲而甚者半歲而易故河南吏民閑坐而偶語道某相某將某官者常名斥而一二歲數之至於郎中御史方鎮牧守使人貴客由河南出者入不候於驛去不餞于郊途逢而不避市坐者不起豈素慢哉蓋其見之習也彼視公卿大臣要官其易如此矧所謂參軍者邪其不羣朝而隨儔之幸也參軍每上府望門而趨吏摩以

肩過不揖反就焉持剌執版求通姓名雖心負其所有欲進自達不可得其勢辟辟卑且賤反甚於它州郡故為之者未嘗樂也然其間能自以頭角頎然而出者鮮矣其才能之美非有異乎衆莫能也戶曹參軍楊子聰居府中常衣青衫騎破虎韉出入府門下人固嘗視而樂易之居一歲相國彭城公薦之集賢學士謝公又薦之士之有文而賢者盡交之其能出其頭角矣若去而之他州郡不特頎然而出矣遂將傑然以獨立也子聰南人樂其土風今秩滿調於吏部必吏於南也吾見南之州郡有傑然而獨出者必楊子聰也

送王聖紀赴扶風主簿序　　歐

前年五月大霖雨殺麥河溢東畿浸下田已而不雨至于八月菽粟死高田三司有言前時溢博州民冐河為言得免租者蓋萬計今歲秋當租懼民幸水旱因緣得妄免以虧兵食慎勑有司謹之朝廷因舉田令約束州縣吏吏無遠近皆望風惡民言水旱一以農田勑限甚者笞而絕之畿之民訴其縣不聽則訴於開封又不聽則相與聚立宣德門外訴於宰相於是遣吏四出視諸縣視者還而或言災或言否然言否者十七八最後視者還言民實災可吏徒畏約束以苟自免爾天子聞之

惻然盡蠲畿民之租余嘗竊歎曰民生幸而為畿民緩急近而易知也雨降于天河溢于地與赤日之出是三者物之易見也前二三歲旱蝗相連朝廷歲歲隨其災之厚薄蠲其賦之多少至兵食不足則歲糴或入粟以爵而充之是在上者之愛人而仁人之心易惻也以易知之近言易見之事告易惻之仁然吏一壅之幾不得達況四海之大幾萬里而遠事之難知不若霖潦赤日之易見者何數使上有惻之之心不得達于下下有恩告之苦不得通於上者吏居其間而壅之爾可勝歎哉扶風為縣限關之西距京師在千里外民之不幸而事

有隱微者何限其能生死曲直之者令與主簿尉三人而已民之志得不壅而聞于州州不壅而聞于上縣不壅而民志通者令與主簿尉達之而已王君聖紀主簿於其縣聖紀好學有文佐是縣也始試其為政焉故以夫素所歎者告之

送秘書丞宋君歸太學序　　歐

陋巷之士甘藜藿而修仁義毀譽不干其守飢寒不累其心此衆人以為難而君子以為易生于高門世襲軒冕而躬布衣韋帶之行其驕榮佚欲之樂生長于其間而不溺其習日見于其外而不動乎其中此雖君子猶或難之學行足以立身而進不止材能足以高人而志愈下此雖聖人亦以為難也書曰不自滿假又曰汝惟不矜不伐以舜禹之明猶以是為相戒懼況其下者哉此誠可謂難也已廣平宋君宣獻公之子公以文章為當世宗師顯于朝廷登于輔弼清德著于一時令名垂于後世君少自立不以門地驕于人既長學問好古為文章天下賢士大夫皆稱慕其為人而君慊然常若不足于已者守官太學甘寂寞以自處日與寒士往來而從先生國子講論道德以求其益夫生而不溺其習此蓋由其天性其見焉而不動于中者由性之明學之而後至也學而不止高而愈下予自其幼見其長行而不倦久而愈篤可知其將無所不至焉也孟子所謂孰能禦之者歟予陋巷之士也遭時奮身竊位于朝守其貧賤之節其臨利害禍福之際常恐其奪也以予行君子之所易者猶若是知君行聖賢之所難者為難能也歲

之三月來自京師弃其舅氏予得延之南齋聽其論議而慕其爲人雖與之終身久處而不厭也留之數月而去於其去也不能忘言遂爲之序

送田畫秀才寧親萬州序　　歐

五代之初天下分爲十三四及建隆之際或滅或微其在者猶七國而蜀與江南地最大以周世宗之雄三至淮上不能舉李氏而蜀亦恃險爲阻秦隴山南皆被侵奪而荆人縮手歸峽不敢西窺以爭故地及太祖受天命用兵不過萬人舉兩國如一郡縣吏何其偉歟當此時文初之祖從諸將西平成都及南攻金陵功最多於時語名將者稱田氏田氏功書史官祿世于家至今而不絕及天下已定將率無所用其武士君子爭以文儒進故文初將家子反衣白衣從鄉進士舉於有司彼此

一時亦各遭其勢而然也文初辭業通敏爲人敦潔可喜歲之仲春自荆南西拜其親於萬州維舟夷陵予與之登高以遠望遂遊東山窺綠蘿溪坐磐石文初愛之數日乃去夷陵者其地志云北有夷山以爲名或曰巴峽之險至此地始平夷蓋今文初所見尚　爲山川之勝者由此而上泝江湍入三峽險怪奇絶乃可愛也當王師伐蜀時兵出兩道一自鳳州以入一自歸州以取忠萬以西今之所經皆王師嚮所用武處覽其山川可以慨然而賦矣

不深用意而自情妙

送周屯田序　曾

士大夫登朝廷、年七十、上書去其位、天子官其一子而聽之、亦可謂榮矣、然而有若不釋然者、余爲之言曰、古之士大夫倦而歸者、安車几杖膳羞被服百物之珍好自若、天子養以燕享飲食鄉射之禮、自比子弟、袒韝鞠臛以爲其物、薦其辭說、不於庠序則於朝廷、時節之賜與縉紳之禮於其家者、不以朝則以夕、上之聽其休焉、不敢勤以事、下之自老爲無爲而尊榮也、今一日辭事、還其廬、徒御散矣、賓客去矣、百物之順其欲者不足、人之羣嬉屬好之交不與約、居而獨游、散棄乎山墟林莽

陋巷窮閻之間、如此其於長者薄也、亦曷能使其不歉然於心耶、雖然、不及乎尊事、可以委蛇其身而益閑、不享乎珍好、可以窒煩除薄而益安、不離乎深山長谷、豈不足以易其庠序之位、不居其榮、豈有患乎其辱哉、然則古之所以殷勤奉老者、皆世之任事者所自爲、於士之倦而歸者、顧爲煩且勞也、今之置古事者、顧有司爲少耳、士之老於其家者、獨得其自肆也、然則何爲動其意耶、予爲之言者、尚書屯田員外郎周君中復、周君與先人俱天聖二年進士、與予舊且好也、既爲之辨其不釋然者、又欲其有以處而樂也、讀予言者、可無異周君而病今之失矣、

此必周君不如止是故云爾

送江任序

曾

均之為吏或中州之人用於荒邊側境山區海聚之州蠻夷異域之處或燕荊越蜀海外萬里之人用於中州以至四遐之鄉相易而往其山行水涉沙莽之區往往為風霜冰雪瘴霧之毒之所侵加蛇龍虺蜴豺豹之羣之所抵觸衝波急洑隤崖落石之所覆壓其進也莫不麤根果藥選舟易馬力兵曹伍而後動戒朝奔夜變更寒暑而後至至則宮廬器械被服飲食之具土風氣候之宜與夫人民謠俗語言習尚之務其變難遵而其情難得也則多愁居惕處歎息而思歸及其久也所習已

安所蔽已解則歲月有期可引而去矣故不得專一精思修治具以宣布天子及下之仁而為後世可守之法也或九州之人各用於其土不在西封在東境士不必勤舟車輿馬不必力而已傳其邑都坐其堂奧道途所次升降之倦凌冒之虞無有接於其形動於其慮至則耳目口鼻百體之所養如不出乎其家父兄六親故舊之人朝夕相見如不出乎其里山川之形土田市井風謠俗習辭說之變利害得失善惡之條貫非其童子之所聞則其少長之所游覽非其自得則其鄉之先生老者之所告也所居已安所有事之宜皆已習熟如此故能專慮致勞營職事以宣上恩而修百姓之急其施為先後不待旁諮久察而與奪損益之幾已斷於胸中矣豈累夫孤客遠寓之憂而以苟且決事哉臨川江君任為洪之豐城此兩縣者牛羊之牧相交樹木果蔬五穀之壠相入也所謂九州之人各用於其土者孰近於此既已得其所處之樂而厭聞飫聽其民人之事而江君又有聰明敏慧之才廉潔之行以行其政吾知其不去圖書議論之適賓客之好而所為有餘矣蓋縣之治則民自得於大山深谷之中而州以無為於上吾將見江西之幕府無南嚮而慮者矣於其行遂書以送之

此文作兩段一段言用于異鄉之難為治一段言用于其土之易為治

送蔡元振序　曾

古之州從事皆自辟士士亦擇所從故賓主相得也如不得其志去之可也今之州從事皆命於朝非惟守不得擇士士亦不得擇所從賓主豈盡相得哉如不得其志未可以輒去也故守之治從事無爲可也守之不治從事舉其政亦勢然也議者不原其勢以爲州之政當一出於守從事舉其政則爲立異爲侵官噫從事可否其州事職也不惟其同守之同則舍己之是而求與之同可乎不可也州爲不治矣守不自任其責己亦莫之任也可乎不可也則舉其政其孰爲立異邪其孰爲侵官邪議者未之思也雖然迹其所以然豈士之所喜然哉故曰亦勢然也今四方之從事惟其守之同者多矣幸而材從事視其政之缺不過室於歎途於議而已脫然莫以爲己事反是焉則激激亦奚以爲也求能自任其責者少矣爲從事乃爾爲公卿大夫士於朝不爾者其幾邪臨川蔡君從事於汀始試其爲政也汀誠爲州治也蔡君可拱而坐也誠未治也人皆觀君也無激也無同也惟其義而已矣蔡君之任也其異日官於朝一於是而已矣亦蔡君之任也可不茂歟其行也來求吾文故序而送之

此文入題以後眾應獨爲謹寄異于南豐諸文

贈黎安二生序　曾

趙郡蘇軾余之同年友也自蜀以書至京師遺余稱蜀之士曰黎生安生者旣而黎生攜其文數十萬言安生攜其文亦數千言辱以顧予讀其文誠閎壯雋偉善反復馳騁窮盡事理而其才力之放縱若不可極者也二生固可謂魁奇特起之士而蘇君固可謂善知人者也頃之黎生補江陵府司法參軍將行請余言以爲贈余曰余之知生旣得之於心矣乃將以言相求於外耶黎生曰予與安生之學於斯文里之人皆笑以爲迂闊今求子之言蓋將解惑於里人余聞之自顧而笑夫世之迂闊孰有甚於余乎知信乎古而不知合乎世知志乎道而不知同乎俗此余所以困於今而不自知也世之迂闊孰有甚於余乎今生之迂特以文不近俗迂之小者耳患爲笑於里之人若余之迂大矣使生持吾言而歸且重得罪庸詎止於笑乎然則若余之於生將何言哉謂予之迂爲善則其患若此謂爲不善則有以合乎世必違乎古有以同乎俗必離乎道矣生其無急於解里人之惑則於是焉必能擇而取之遂書以贈二生并示蘇君以爲何如也

議論謹容

送趙宏序　曾

荊民與蠻合爲寇潭旁數州被其害天子宰相以潭重鎭守臣不勝任爲改用人又不勝復改之守至上書乞益兵詔與撫兵三百殿直天水趙君希道實護以往希道雅與余接問過余道潭之事予曰潭山川甲兵如何食幾何賊衆寡强弱如何予不能知能知書書之載若潭事多矣或合數道之兵以數萬絕山谷而進其勢非不衆且健也然而卒殲焉者多矣或單車獨行然而以克者相屬焉顧其義信何如耳致吾義信雖單車獨行寇可以爲無事蠻遂張綱祝良之類是也義信不足以致之雖合數道之兵以數萬卒殲焉適重寇耳况致乎耶楊旻裴行立之類是也則兵不能致乎致乎者在太守身耳明也前之守者果能此天子宰相烏用易之必易之爲前之守者不能此也今往者復曰乞益兵何其與書之云者異耶予憂潭民之重困也寇之益張也往時潭吏與旁近郡斬力勝賊者暴骸者幾降者有之今之往者將特不爲是而已耶抑猶不免乎爲是也天子宰相任之之意其然耶潭守近侍臣使撫視潭者郎吏御史傅土相望爲我念其賢者曰今之言古書往往曰迂然書之事乃已試者也事已試而施諸治與時人之

自用孰爲得失耶愚言倘可以千譚之患今雖細然大中咸通之間南方之憂嘗劇矣夫豈階於大哉爲近臣耶吏御史博士者獨得而不思也希道固喜事者因其行遂次第其語以送之

好議論

送孫正之序

王

時然而然衆人也已然而然君子也已然而然非私已也聖人之道在焉爾夫君子有窮苦顛跌不肯一失詘已以從時者不以時勝道也故其得志於君則變時而之道若反手然彼其術素修而志素定也時乎楊墨已不然者孟軻氏而已時乎釋老已不然者韓愈氏而已如孟韓者可謂術素修而志素定也不以時勝道也惜也不得志於君使眞儒之效不白於當世然其於衆人也卓矣嗚呼予覩今之世圜冠峩如大帶繙如坐而堯言起而舜趨不以孟韓之心爲心者果異衆人乎予官

於揚得友曰孫正之正之行古之道又善爲古文予知其能以孟韓之心爲心而不已者也夫越人之望燕爲絕域也北轅而首之苟不已無不至孟韓之道云吾黨豈若越人之望燕哉以正之之不已而不至焉予未之信也一日得志於吾君而眞儒之效不白於當世予亦未之信也正之之兄官於温奉其親以行將從之先爲言以處予予欲默安得而默也

文編卷之五十四　卷

文編卷之五十五

武進唐順之應德甫選　後學長洲陳元素訂

記

襄州穀城縣夫子廟記　歐
吉州學記　歐
南安軍學記　大蘇
仁宗御飛白記　歐
御書閣記　歐
仁宗皇帝飛白御書記　大蘇
上清儲祥宮碑　大蘇
徐泗濠三州節度掌書記廳石記　韓
藍田縣丞廳壁記　韓
鳳鳴驛記　大蘇
永州鐵爐步志　柳
全義縣復北門記　柳
桂州新城記　王
錢塘六井記　大蘇
石鐘山記　大蘇
零陵郡復乳穴記　柳
莊子祠堂記　大蘇

李太白碑陰記　大蘇
齊州閔子廟記　小蘇
張益州畫像記　老蘇
道州毀鼻亭神記　柳
樊侯廟災記　歐

襄州穀城縣夫子廟記　歐

釋奠釋菜祭之畧者也古者士之見師以菜爲摯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官四時之祭乃皆釋奠釋奠有樂無尸而釋菜無樂則其又畧也故其禮亡焉而今釋奠幸存然亦無樂又不徧舉於四時獨春秋行事而已記曰釋奠必有合有國故則否謂凡有國各自祭其先聖先師若唐虞之夔伯夷周之周公魯之孔子其國之無焉者則必合於鄰國而祭之然自孔子沒後之學者莫不宗焉故天下皆尊以爲先聖而後世無以易學校廢久矣學者莫知所師又取孔子門人之高第曰顏回者而配焉以爲先師隋唐之際天下州縣皆立學置學官生員而釋奠之禮遂以著令其後州縣學廢而釋奠之禮吏以其著令故得不廢學廢矣無所從祭則皆廟而祭之荀卿子曰仲尼聖人之不得勢者也然使其得勢則爲堯舜矣不幸無時而沒特以學者之

故亨弟子春秋之禮而後之人不推所謂釋奠者徒見官爲立祠而州縣莫不祭之則以爲夫子之尊由此爲盛甚者乃謂生雖不得位而沒有所享以爲夫子榮謂有德之報雖堯舜莫若何其謬論者歟祭之禮以迎尸酌鬯爲盛釋奠薦饌直奠而已故曰祭之畧者其事有樂舞授器之禮今又廢則於其畧者又不備焉然古之所謂吉凶鄉射賓燕之禮民得而見焉者今皆廢失而州縣幸有社稷釋奠風雨雷師之祭民猶得以識先王之禮器焉其牲酒器幣之數升降俯仰之節吏又多不能習至其臨事舉多不中而色不莊使民無所瞻仰見

者怠焉因以爲古禮不足復用可勝歎哉大宋之興於今八十年天下無事方修禮樂崇儒術以文太平之功以謂王爵未足以尊夫子又加至聖之號以褒崇之講正其禮下於州縣而吏或不能諭上意凡有司簿書之所不責者謂之不急非師古好學者莫肯盡心焉穀城令狄君栗爲其邑未逾時修文宣王廟易於縣之左大其正位爲學舍於其旁藏九經書率其邑之子弟興於學然後考制度爲俎豆籩篚罇爵簠簋凡若干以與其邑人行事穀城縣政久廢狄君居之期月稱治又能載國典修禮興學急其有司所不責者諰諰然惟恐不及可謂有志之士矣

究辨事實

此文前後辨釋奠釋菜爲祭之畧及所以立廟之故後段言古禮之不行爲可惜而狄君之能復古禮爲可稱也

吉州學記　　歐

慶曆三年秋天子開天章閣召政事之臣八人問治天下其要有幾施於今者宜何先使坐而書以對八人者皆震恐失位俯伏頓首言此非愚臣所能及惟陛下所欲爲則天下幸甚於是詔書屢下勸農桑責吏課舉賢才其明年三月遂詔天下皆立學置學官之員然後海隅徼塞四方萬里之外莫不皆有學嗚呼盛矣學校王政之本也古者致治之盛衰視其學之興廢記曰國有學遂有序黨有庠家有塾此三代極盛之時大備之制也宋興蓋八十有四年而天下之學始克大立豈非盛

美之事須其久而後至於大備歟是以詔下之日臣民喜幸而奔走就事者以後爲羞其後十月吉州之學成州舊有夫子廟在城之西北今知州事李侯寬之至也謀與州人遷而大之以爲學舍事方上請而詔已下學遂以成李侯治吉敏而有方其作學也吉之士率其私錢一百五十萬以助用人之力積一萬二千工而人不以爲勞其良材堅甓之用凡二十二萬三千五百而人不以爲多學有堂筵齋講有藏書之閣有賓客之位有游息之亭嚴嚴翼翼壯偉閎耀而人不以爲侈既成而來學者常三百餘人予世家于吉而濫官于朝進不能贊揚天子之盛美退不得與諸生揖讓乎其中然予聞教學之法本於人性磨揉遷革使趨於善其勉於人者勤其入於人者漸善教者以不倦之意須遲久之功至於禮讓興行而風俗純美然後爲學之成今州縣之吏不得久其職而躬親於教化也故李侯之績及於學之立而不及待其成惟後之人毋廢慢天子之詔而殆以中止幸予他日因得歸榮故鄉而謁於學門將見吉之士皆道德明秀而可爲公卿問於其俗而婚喪飲食皆中禮節入於其里而長幼相孝慈於其家行於其郊而少者扶其羸老壯者代其負荷於道路然後樂學之道

成而得時從先生耆老席于衆賓之後聽鄉樂之歌飲獻酬之酒以詩頌天子太平之功而周覽學舍思詠李侯之遺愛不亦美哉故於其始成也刻辭于石而立諸其廡以俟

南安軍學記　大蘇

古之為國者四井田也肉刑也封建也學校也今亡矣獨學校僅存耳古之為學者四其大則取士論政其小則弦誦也今亡矣直誦而已舜之言曰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格之言改也論語曰有恥且格承之言薦也春秋傳曰奉承齊犧庶頑讒說不率是教者舜皆有以待之夫化惡莫若進善故擇其可進者以射侯之禮舉之其不率教甚者則撻之小則書以記之非疾之也欲與之並生而同憂樂也此

士之有罪而尚未可棄者故使樂工採其謳謠諷議之言而颺之以觀其心其改過者則薦之且用之不悛者則威之屏之僰之寄之之類是也此舜之學政也射之中否何與於善惡而侯以明之何也由射所以致眾而論士也眾一而後論定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使弟子揚觶而序黜者三則僅有存者由此觀之以射致眾眾集而後論士蓋所從來遠矣詩曰在泮獻囚又曰在泮獻馘禮曰受成於學鄭人游于鄉校以議執政或謂子產毀鄉校何如子產曰不可善者吾行之不善者吾改之是吾師也孔子聞之謂子產仁人古之取

士論政者必於學有學而不論政不取士猶無學也學莫盛於東漢士數萬人嘘枯吹生自三公九卿皆折節下之三府辟召常出其口其取士論政可謂近古然卒為黨錮之禍何也曰此王政也王者不作而士自以私意行之於下其禍敗固宜朝廷自慶曆熙寧紹聖以來三致意於學矣雖荒服郡縣必有學況南安江西之南境儒術之士與閩蜀等而太守朝奉郎曹侯登以治郡顯聞所至必建學故南安之學甲於江西侯仁人也而勇於義其建是學也以身任其責不擇劇易期於必成士以此感奮不勸而力費於官者為錢九萬三千而助

者不貲為屋百二十間禮殿講堂視大邦君之居凡學之用莫不嚴具又以其餘增置廩給食數百人始於紹聖二年之冬而成於四年之春學成而侯去今為潮州軾自海南還過南安見聞其事為詳士既德侯不已乃具列本末贏糧而從軾者三百餘里願紀其實夫學王者事也故首以舜之學政告之然舜遠矣不可以庶幾有賢太守猶可以為鄭子產也學者勉之無愧於古人而已建中靖國元年三月四日眉山蘇軾書

亦是有綱紀文字

蘇文本尚馳騁而此作尤渙散不肯受約束然

惟蘇公可耳歐曾集內無此也

仁宗御飛白記　歐

治平四年夏五月余將赴亳假道于汝陰因得閱書於子履之室而雲章爛然輝映日月爲之正冠肅容再拜而後敢仰視蓋仁宗皇帝之御飛白也曰此寶文閣之所藏也胡爲於子之室乎子履曰曩者天子宴羣臣於羣玉而賜以飛白余幸得與賜焉予窮於世久矣少不悅於時人流離竄斥十有餘年而得不老死江湖之上者蓋以遭時清明天子篤學崇育天下之材而不遺一介之賤使得與羣賢並遊於儒學之館而天下無事歲時豐登民物安樂天子優游清閒不邇聲色方與羣臣

從容於翰墨之娛而余於斯時竊獲此賜非惟一介之臣之榮遇亦朝廷一時之盛事也子其爲我志之余曰仁宗之德澤涵濡於萬物者四十餘年雖田夫野老之無知猶能悲歌思慕於壠畝之間而況儒臣學士得望清光蒙恩寵登金門而上玉堂者乎於是相與泫然流涕而書之夫玉韞石而珠藏淵其光氣常見於外也故山輝如白虹水變而五色者至寳之所在也今賜書之藏于子室也吾知將有望氣者言榮光起而屬天者必賜書之所在也

御書閣記　　　　歐

醴陵縣東二十里有宮曰登真其前有山世傳仙人王喬鍊藥於此唐開元間神仙道家之說興天子爲書六大字賜而揭焉太宗皇帝時詔求天下前世名山異迹而尤好書法聞登真有開元時所賜字甚奇乃取至京師閱焉已而還之又賜御書飛白字使藏焉其後登真天火獨飛白書存康定元年道士彭知一探其私笈以市工材悉復宮之舊建樓若干尺以藏賜書予之故人處士任君爲余言其事來乞文以志凡十餘請而不懈予所領職方悉掌天下圖書攷圖驗之醴陵老佛之居

凡八十而所謂登真者其說皆然乃爲之記夫老與佛之學皆行於世久矣爲其徒者常相訾病若不相容於世二家之說皆見斥於吾儒宜其合勢并力以爲拒守而乃反自相攻惟恐不能相弱者何哉豈其死生性命所持之說相盭而然耶故其代爲興衰各繫於一時之好惡雖善辯者不能合二說而一之至其好大宮室以矜世人則其爲事同焉然而佛能箝人情而鼓以禍福人之趣者常衆而熾老氏獨好言清淨遠去靈僊飛化之術其事冥深不可質究則其爲常以淡泊無爲爲務故凡佛氏之動搖興作爲力甚易而道家非遭人主之好尚不能獨與其間能自力而不廢者豈不賢於其徒者哉知一是已

仁宗皇帝飛白御書記　大蘇

問世之治亂必觀其人問人之賢不肖必以世考之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合抱之木不生於步仞之丘千金之子不出於三家之市臣嘗逮事仁宗皇帝其愚不足以測知聖德之所至獨私竊覽觀四十餘年之間左右前後之人其大者固已光明儁偉深厚雄傑不可窺較而其小者猶能敦朴愷悌靖恭持重號稱長者當是之時天人和同上下懽心才智不同而道德有餘功業難明而福祿無窮升遐以來十有二年若臣若子罔有內外下至深山窮谷老婦稚子外薄四海裔夷君長見當時之人聞當時之事未有不流涕稽首者也此豈獨上之澤歟凡在庭者與有力焉太子少傅安簡王公諱舉正臣不及見其人矣而識其為人其流風遺俗可得而稱者以世考之也熙寧六年冬以事至姑蘇其子誨出慶曆中所賜公端敏字二飛白筆一以示臣且謂臣記之將刻石而傳諸世臣官在太常職在太史於法得書且以為抱烏號之弓不若藏此筆傒曲阜之履不若傳此書考追蠡以論音聲不若推點畫以究觀其所用之意存昌歜以追嗜好若因褒賜以想見其所與之人或藏於名山或流於四方凡所見者皆當聳然而作如望旌頭之塵而聽屬車之音相與勉為忠厚而恥為浮薄或由此也夫

小題從大處起議論

上清儲祥宮碑　大蘇

元祐六年六月丙午制詔臣軾上清儲祥宮成當書其書之石臣軾拜手稽首言曰臣以書命待罪北門記事之成職也然臣愚不知宮之所以廢興與凡材用之所從出敢昧死請乃命有司具其事以詔臣軾始太宗皇帝以聖文神武佐太祖定天下既卽位盡以太祖所賜金帛作上清宮朝陽門之內旌興王之功且爲五代兵革之餘遺民赤子請命上帝以至道元年正月宮成民不知勞天下頌之至慶曆三年十二月有司不戒于火一夕而盡自是爲荆棘瓦礫之場凡三十七年元豐二

年二月神宗皇帝始命道士王太初居宮之故地以法籙符水爲民禳禬民趨歸之稍以其力修復祠宇詔用日者言以宮之所在爲國家子孫地乃賜名上清儲祥宮且賜度牒與佛廟神祠之遺利爲錢一千七百四十七萬又以官田十四頃給之刻玉如漢張道陵所用印及所被冠佩劒履以賜太初所以寵之者甚備宮未成者十八而太初卒太皇太后聞之喟然歎曰民不可勞也兵不可役也大司徒錢不可發也而先帝之意不可以不成乃勅禁中供奉之物務從約損斥賣珠玉以巨萬計凡所謂以天下養者悉歸之儲祥積會所賜爲錢

一萬七千六百二十八萬而宮乃成內出白金六千三百餘兩以爲香火瓜華之用召道士劉應眞嗣行太初之法命入內供奉官陳衍典領其事起四年之春訖六年之秋爲三門兩廡中大殿三旁小殿九鐘經樓二石壇一建齋殿于東以待臨幸築道館于西以居其徒凡七百餘間雄麗靖深爲天下偉觀而民不知有司不與焉嗚呼其可謂至德也已矣臣謹按道家者流本出於黃帝老子其道以清淨無爲爲宗以虛明應物爲用以慈儉不爭爲行合於周易何思何慮論語仁者靜壽之說如是而已自秦漢以來始用方士言乃有飛僊變化

之術黃庭大

原缺

徐泗濠三州節度掌書記廳石記　韓

書記之任亦難矣元戎整齊三軍之士統理所部之甿以鎮守邦國贊天子施教化而又外與賓客四鄰交其朝覲聘問慰薦祭祀祈祝之文與所部之政三軍之號令升黜凡文辭之事皆出書記非閎辨通敏兼人之才莫宜居之然皆元戎自辟然後命於天子苟其帥之不文則其所辟或不當亦其理宜也南陽公自御史大夫亳壽廬三州觀察使授節移鎮徐州歷十一年而掌書記者三人其一人曰高陽許孟容入仕于王朝今為尚書禮部郎中其一人曰京兆杜兼今為尚書禮部員外

郎觀察判官其一人隴西李博自前鄉貢進士授秘書省校書郎方為之南陽公文章稱天下其所辟實所謂閎辨通敏兼人之才者也後之人苟未知南陽公之文章吾請觀於三君子苟未知三君子之文章吾請觀於南陽公可知矣爵乎其相章炳乎其相輝志同而氣合魚川泳而鳥雲飛也愈樂是賓主之相得也故請刻石以記之而陷置于壁間俾來者得以覽觀焉

藍田縣丞廳壁記　韓

丞之職所以貳令於一邑無所不當問其下主簿尉主簿尉乃有分職丞位高而偪例以嫌不可否事文書行吏抱成案詣丞卷其前鉗以左手右手摘紙尾雁鶩行以進平立睨丞曰當署丞涉筆占位署惟謹目吏問可不可吏曰得則退不敢略省漫不知何事官雖尊力勢反出主簿尉下諺數慢必曰丞至以相訾謷丞之設豈端使然哉博陵崔斯立種學績文以蓄其有泓涵演迤日大以肆貞元初挾其能戰藝於京師再進再屈于人元和初以前大理評事言得失黜官再轉而為丞茲邑

始至喟曰官無卑顧材不足塞職既噤不得施用又喟曰丞哉丞哉余不負丞而丞負余則盡枿去牙角一躡故跡破崖岸而為之丞廳故有記壞漏汙不可讀斯立易桷與瓦墁治壁悉書前任人名氏庭有老槐四行南牆鉅竹千挺儼立若相持水㶁㶁循除鳴斯立痛掃溉對樹二松日哦其間有問者輒對曰余方有公事子姑去考功郎中知制誥韓愈記

此但說斯立不得盡職更不說起記壁之意亦變體也

鳳鳴驛記

大蘇

始余丙申歲舉進士過扶風求舍於館人既入不可居而出次於逆旅其後六年爲府從事至數日謁客於館視客之所居與其凡所資用如官府如廟觀如數世富人之宅四方之至者如歸其家皆樂而忘去將去既駕雖馬亦顧其阜而嘶余召館吏而問焉吏曰今太守宋公之所新也自辛丑八月而公始至既至逾月而興功五十有五日而成用夫三萬六千木以根計竹以竿計瓦甓坏釘各以枚計稱以石計者二十一萬四千七百二十有八而民未始有知者余聞而心善之其明年縣

令胡允文具石請書其事余以爲有足書者乃書曰古之君子不擇居而安安則樂樂則喜從事使人而皆喜從事則天下何足治歟後之君子常有所不屑則躁否則惰躁則妄惰則廢既妄且廢則天下之所以不治者常出於此而不足怪今夫宋公計其所歷而累其勤使無齟齬於世則今且何爲矣而猶爲此官哉然而未嘗有不屑之心其治扶風也視其卼臲者而安植之求其蒙茸者而疏理之非特傳舍而已事復有小於傳舍者公未嘗不盡心也嘗食芻豢者難於食菜嘗衣錦者難於衣布嘗爲其大者不屑爲其小此天下之通患也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所貴乎愷悌者豈非以其不擇居而安安而樂樂而喜從事歟夫修傳舍誠無足書者以傳舍之修而見公之不擇居而安安而樂樂而喜從事者則是眞足書也

永州鐵爐步志　柳

江之滸凡舟可縻而上下者曰步永州北郭有步曰鐵爐步余乘舟來居九年往來求其所以爲鐵爐者無有問之人曰蓋嘗有鍛鐵者居其人去而爐毀者不知年矣獨有其號冒而存余曰嘻世固有事去名存而冒焉若是耶步之人曰子何獨怪是今世有負其姓而立於天下者曰吾門大他不我敵也問其位與德曰久矣其先也然而彼猶曰我大世亦曰某氏大其冒於號有以異於茲步者乎向使有聞茲步之號而不足釜錡錢鎛刀鈇者懷價而來能有得其欲乎則求位與德於彼其

不可得亦猶是也位存焉而德無有猶足以大其門然且樂爲之下子胡不怪彼而獨怪於是大者桀冒禹紂冒湯幽厲冒文武以傲天下由不知其本而姑大其故號以至於敗爲世笑僇斯可以甚懼若求茲步之實而不得釜錡錢鎛刀鈇者則去而之他又何害乎子之驚於是末矣余以爲古有太史觀民風采民言若是者則有得矣嘉其言可采書以爲志

全義縣復北門記　柳

賢者之興而愚者之廢廢而復之爲是習而循之爲非恒人且猶知之不足乎列也然而復其事必由乎賢者推是類以從於政其事可少哉賢莫大於成功愚莫大於怯且誣桂之中嶺而邑者曰全義衛公城之南越以平盧遵爲全義視其城塞北門鑿它雉以出問之其門人曰餘百年矣或曰巫言是不利於令故塞之或曰以寬旅之多有懼竭其餼饋者欲迴其途故塞之遵曰是非怯且誣歟賢者之作思利乎人反是罪也余其復之詢于群吏群吏叶厥謀上于大府大府以俞邑人便焉

謳舞里閭居者思正其家行者樂其塗由是道以廢邪用賢棄愚推以革物宜民之蘇若是而不列殆非孔子徒也爲之記云

小題自作議論

桂州新城記　王

儂智高反南方，出入十有二州。十有二州之守吏，或死或不死，而無一人能守其州者，豈其材皆不足歟？蓋夫城郭之不設，甲兵之不戒，雖有智勇，猶不能以勝一日之變也。唯天子亦以爲任其罪者不獨守吏，故特推恩褒廣死節，而一切貸其失職。於是遂推選士大夫所論以爲能者付之經畧，而今尚書戶部侍郎余公靖當廣西焉。寇平之明年，蠻越接和，乃大城桂州。其方六里，其木甓瓦石之材以枚數之至四百萬有奇，用人之力以工數之至一十餘萬，凡所以守之具無一求而有不給

者焉。以至和元年八月始作，而以二年之六月成。夫其爲役亦大矣，蓋公之信於民也久，而費之欲以衛其財，勞之欲以休其力，以故爲是有大費與大勞，而人莫或以爲勤也。古者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禮失，則夷狄橫而窺中國。方是時，中國非無城郭也，卒以陵夷毀頓陷滅而不救。然則城郭者，先王有之，而非所以恃而爲存也。及至喟然覺悟，興起舊政，則城郭之修也又嘗不敢以謂後。蓋有其患而圖之無其具，有其具而守之非其人，有其人而治之無其法，能以久存而無敗者，皆未之聞也。故文王之興也，有四夷之難，則城于朔方，而以南仲；宣王之起也，有諸侯之患，則城于東方，而以仲山甫。此二臣之德協于其君，於爲國之本末與其所先後，可謂知之矣。慮之以悄悄之勞，而發赫赫之名；承之以翼翼之勤，而續明明之功。卒所以攘戎夷而中國以全安者，蓋其君臣如此，而守衛之有其具也。今余公亦以文武之材，當明天子承平日久、欲補弊立廢之時，鎮撫一方，修扞其民，其勤於今，與周之有南仲、仲山甫蓋等矣，是宜有紀也。故其將吏相與謀而來取文，將刻之城隅，而以告後之人焉。至和二年九月丙辰，郡牧判官太常博士王某記。

但爲築城作記，而歸之根本上說，此是大議論。

錢塘六井記　　大蘇

湖水避錢塘而東挐西陵所從來遠矣沮洳斥鹵化爲桑麻之區而久乃爲城邑聚落凡今州之平陸皆江之故地其水苦惡惟負山鑿井乃得甘泉而所及不廣唐宰相李公長源始作六井引西湖水以足民用其後刺史白公樂天治湖浚井刻石湖上至于今賴之始長源六井其最大者在清湖中爲相國井其西爲西井少西而北爲金牛池又北而西附城爲方井爲白龜池又北而東至錢塘縣治之南爲小方井而金牛之廢久矣嘉祐中太守沈公文通又於六井之南絕河而東至美俗

坊爲南井出湧金門並湖而北有水閘三注以石溝貫城而東者南井相國方井之所從出也若西井則相國之派別者也而白龜池小方井皆爲匿溝湖底無所用閘此六井之大畧也熈寧五年秋太守陳公述古始至問民之所病皆曰六井不治民不給於水南井溝庫而井高水行地中率常不應公曰嘻甚矣吾在此可使民求水而不得乎乃命僧仲文子珪辦其事仲文子珪又引其徒如正思想以自助凡出力以佐官者二十餘人於是發溝易甃完緝罅漏而相國之水大至坎滿溢流南注于河千艘更載瞬息百斛以方井爲近於濁惡而遷之少西不能五步而得其故基父老驚曰此古方井也民李甲遷之於此六十年矣疏涌金池爲上中下使澣衣浴馬不及於上池而列二閘於門外其一赴三池而決之河其一納之石檻比竹爲五管以出之並河而東絕三橋以入于石溝注于南井水之所從來高則南井常厭水矣凡爲水閘四皆垣墻扃鐍以護之明年春六井畢修而歲適大旱自江淮至浙右井皆竭民至以罌缶貯水相餉如酒醴而錢塘之民肩足所任舟楫所及南出龍山北至長河鹽官海上皆以飲牛馬給沐浴方是時汲者皆誦佛以祝公余以爲水者人之所甚急

而旱至於井竭非歲之所常有也以其不常有而忽其所甚急此天下之通患也豈獨水哉故詳其語以告後之人使雖至於久遠廢壞而猶有考也

石鐘山記　大蘇

水經云彭蠡之口有石鐘山焉酈元以爲下臨深潭微風鼓浪水石相搏聲如洪鐘是說也人常疑之今以鐘磬置水中雖大風浪不能鳴也而況石乎至唐李渤始訪其遺蹤得雙石於潭上扣而聆之南聲函胡北音清越枹止響騰餘韻徐歇自以爲得之矣然是說也余尤疑之石之鏗然有聲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獨以鐘名何哉元豐七年六月丁丑余自齊安舟行適臨汝而長子邁將赴饒之德興尉送之至湖口因得觀所謂石鐘者寺僧使小童持斧於亂石間擇其一二扣之硿硿焉余

固笑而不信也至莫夜月明獨與邁乘小舟至絕壁下大石側立千尺如猛獸奇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棲鶻聞人聲亦驚起磔磔雲霄間又有若老人欬且笑於山谷中者或曰此鸛鶴也余方心動欲還而大聲發於水上噌吰如鐘鼓不絕舟人大恐徐而察之則山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淺深微波入焉涵澹澎湃而爲此也舟迴至兩山間將入港口有大石當中流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竅與風水相吞吐有窾坎鏜鞳之聲與向之噌吰者相應如樂作焉因笑謂邁曰汝識之乎噌吰者周景王之無射也窾坎鏜鞳者魏獻子之歌鐘也古之人不余欺也事不目見耳聞而臆斷其有無可乎酈元之所見聞殆與余同而言之不詳士大夫終不肯以小舟夜泊絕壁之下故莫能知而漁工水師雖知而不能言此世所以不傳也而陋者乃以斧斤考擊而求之自以爲得其實余是以記之蓋歎酈元之簡而笑李渤之陋也

零陵郡復乳穴記　柳

石鍾乳餌之最良者也楚越之山多產焉于連于韶者獨名於世連之人告盡焉者五載矣以貢則買諸它部今刺史崔公至逾月穴人來以乳復告邦人悅是祥也雜然謠曰甿之熙熙崔公之來公化所徹土石蒙烈以為不信起視乳穴穴人笑之曰是惡知所謂祥耶嚮吾以刺史之貪戾嗜利徒吾役而不吾貨也吾是以病而紿焉今吾刺史令明而志潔先賴而後力欺誣屏息信順休洽吾以是誠告焉且夫乳穴必在深山窮林冰雪之所儲豺虎之所廬由而入者觸昏霧扞龍蛇束火以

知其物縻繩以志其返其勤若是出又不得吾直吾用是安得不以盡告今而乃誠吾告故也何祥之為士聞之曰謠者之祥也乃其所謂怪者也笑者之非祥也乃其所謂真祥者也君子之祥也以政不以怪誠乎物而信乎道人樂用命熙熙然以效其有斯其為政也而獨非祥也歟

敘事奇而束處有力

莊子祠堂記　大蘇

莊子蒙人也嘗為蒙漆園吏沒千餘歲而蒙未有祀之者縣令秘書丞王兢始作祠堂求文以為記謹按史記莊子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闚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此知莊子之粗者余以為莊子蓋助孔子者要不可以為法耳楚公子微服出亡而門者難之其僕操箠而罵曰隸也不力門者出之事固有倒行而逆施者以僕為不愛公子則不可以為事公子之法亦不可故莊子之言皆實

予而文不予陽擠而陰助之其正言蓋無幾至於詆訾孔子未嘗不微見其意其論天下道術自墨翟禽滑釐彭蒙慎到田駢關尹老聃之徒以至於其身皆以為一家而孔子不與其尊之也至矣然余嘗疑盜跖漁父則若真詆孔子者至於讓王說劍皆淺陋不入於道反覆觀之得其寓言之意終曰陽子居西遊於秦遇老子老子曰而睢睢而盱盱而誰與居太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子居蹙然變容其往也舍者將迎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去其讓王說劍漁父盜跖四篇以合於列禦寇之篇曰列

禦寇之齊中道而反曰吾驚焉吾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饋然後悟而笑曰是固一章也莊子之言未終而昧者勦之以入其言余不可以不辨凡分章名篇皆出於世俗非莊子本意

李太白碑陰記

大蘇

李太白狂士也又嘗失節於永王璘此豈濟世之人哉而畢文簡公以王佐期之不亦過乎曰士固有大言而無實虛名不適於用者然不可以此料天下之士士以氣爲主方高力士用事公卿大夫爭事之而太白使脫靴殿上固已氣蓋天下矣使之得志必不肯附權倖以取容其肯從君於昏乎夏侯湛贊東方生云開濟明豁包含宏大陵轢卿相嘲哂豪傑籠罩靡前跆籍貴勢出不休顯賤不憂戚戲萬乘若僚友視儔列如草芥雄節邁倫高氣蓋世可謂拔乎其萃遊方之外者也吾於太白亦云太白之從永王璘當由迫脅不然璘之狂肆寢陋雖庸人知其必敗也太白識郭子儀之爲人傑而不能知璘之無成此理之必不然者也吾不可以不辨

文編 卷五十五 三 記

齊州閔子廟記　小蘇

歷城之東五里有丘焉曰閔子之墓墳而不廟秩祀不至邦人不寧守土之吏有將舉焉而不克者熙寧七年天章閣待制右諫議大夫濮陽李公來守濟南越明年政修事治邦之耆老相與來告曰此邦之舊有如閔子而不廟食豈不大闕公惟不知苟知之其有不飭公曰噫信其可以緩於是鳩工爲祠堂且使春秋修其常事堂成具三獻焉籩豆有列儐相有位百年之廢一日而舉學士大夫觀禮祠下咨嗟涕洟有言曰惟夫子生於亂世周流齊魯宋衛之間無所不仕其弟子之高第亦

咸仕於諸國宰我仕齊子貢冉有子游仕魯季路仕衛子夏仕魏弟子之仕者亦衆矣然其稱德行者四人獨仲弓常爲季氏宰其上三人皆未嘗仕季氏嘗欲以閔子爲費宰閔子辭曰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且以夫子之賢猶不以仕爲汙也而三子之不仕獨何歟言未卒有應者曰子獨不見夫適東海者乎望之茫洋不知其邊耶之汗漫不測其深淺其舟如蔽天之山其帆如浮空之雲然後履風濤而不傾觸蛟蜃而不驚若夫以江河之舟楫而跨東海之難則亦十里而返百里而溺不足以經萬里之害矣方周之衰禮樂崩弛天下大

壞而有欲救之譬如涉海有其焉者今夫夫子之不顧而仕則其舟楫足恃也諸子之汲汲而忘返蓋亦有陋舟而將試焉則亦隨其力之所及而已矣若夫三子顧爲夫子而未能下顧諸子之以爲不足爲也是此止而有待夫子嘗曰世之學柳下惠者未有若魯獨居之男子吾於三子亦云衆曰然

張益州畫像記　　老蘇

至和元年秋蜀人傳言有寇至邊軍夜呼野無居人妖言流聞京師震驚方命擇帥天子曰毋養亂毋助變衆言朋興朕志自定外亂不作變且中起不可以文令又不可以武競惟朕一二大吏孰為能處茲文武之間其命往撫朕師乃惟曰張公方平其人天子曰然公以親辭不可遂行冬十一月至蜀至之日歸屯軍撤守備使謂郡縣寇來在吾無爾勞苦明年正月朔旦蜀人相慶如它日遂以無事又明年正月相告留公像于淨衆寺公不能禁眉陽蘇洵言於衆曰未亂易治也既亂易治

也有亂之萌無亂之形是謂將亂將亂難治不可以有亂急亦不可以無亂弛是惟元年之秋如器之欹未墜於地惟爾張公安坐於其旁顏色不變徐起而正之既正油然而退無矜容為天子牧小民不倦惟爾張公爾繄以生惟爾父母且公嘗為我言民無常性惟上所待人皆曰蜀人多變於是待之以待盜賊之意而繩之以繩盜賊之法重足屏息之民而以碪斧令於是民始忍以其父母妻子之所仰賴之身而棄之於盜賊故每每大亂夫約之以禮驅之以法惟蜀人為易至於急之而生變雖齊魯亦然吾以齊魯待蜀人而蜀人亦自以齊魯之人待其身若夫肆意於法律之外以威劫齊民吾不忍為也嗚呼愛蜀人之深待蜀人之厚自公而前吾未始見也皆再拜稽首曰然蘇洵又曰公之恩在爾心爾死在爾子孫其功業在史官無以像為也且公意不欲如何皆曰公則何事於斯雖然於我心有不釋焉今夫平居聞一善必問其人之姓名與其鄉里之所在以至於其長短大小美惡之狀甚者或詰其平生所嗜好以想見其為人而史官亦書之於其傳意使天下之人思之於心則存之於目存之於目故其思之於心也固由此觀之像亦不為無助蘇洵無以詰遂為之記公南

京人為人慷慨有大節以度量雄天下天下有大事公可屬系之以詩曰天子在祚歲在甲午西人傳言有寇在垣庭有武臣謀夫如雲天子曰嘻命我張公公來自東旗纛舒舒西人聚觀于巷于塗謂公暨暨公來于于公謂西人安爾室家無敢或訛訛言不祥往即爾常春爾條桑秋爾滌場西人稽首公我父兄公在西囿草木騈騈公宴其僚伐鼓淵淵西人來觀祝公萬年有女娟娟閨闥閑閑有童哇哇亦既能言昔公未來期汝棄捐禾麻芃芃倉庾崇崇嗟我婦子樂此歲豐公在朝廷天子股肱天子曰歸公敢不承作堂嚴嚴有廡有庭公像

在中朝服冠纓西人相告無敢逾荒公歸京師公像在堂。

此文二段叙事二項議論二項

道州毀鼻亭神記

柳

鼻亭神象祠也不知何自始立因而勿除完而恒新相傳且千歲元和九年河東薛公由刑部郎中刺道州除棧革邪敷和于下州之罷人去亂即治變呻爲謡若痿而起若矇而瞭騰踴相視讙愛克順既底于理公乃考民風披地圖得是祠駭曰象之道以爲子則傲以爲弟則賊君有鼻而天子之吏實理以惡德而專世祀殆非化吾人之意哉命亟去之於是撤其屋墟其地沉其主於江公又懼楚俗之尚鬼而難諭也乃徧告于人曰吾聞鬼神不歆非類又曰淫祀無福凡天子命刺史于下

非以專土疆督貨賄而已盖將教孝悌去奇邪俾斯人敦忠睦友祇肅信讓以順于道吾之斥是祠也以明教也苟離于正雖千載之違吾得而更之况今兹乎苟有不善雖異代之鬼吾得而攘之况斯人乎州民既諭相與歌曰我有耇老公燠其肌我有病癃公起其羸髫童之嚚公實智之鰥孤孔艱公實遂之孰尊惡德遠矣自古孰羨淫昏俾我斯瞀千歲之冥公闢其戶我子洎孫延世有慕宗元時謫永州邇公之邦聞其歌詩以爲古道罕用賴公而存斥一祠而二教興焉明罰行于鬼神愷悌達于蠻夷不惟禁淫祀黜非類而已願爲記以刻山石俾知教之首

樊侯廟災記　　歐

鄭之盜有入樊侯廟刳神象之腹者既而大風雨雹近鄭之田麥苗皆死人咸駭曰侯怒而爲之也余謂樊侯本以屠狗立軍功佐沛公至成皇帝位爲列侯邑食舞陽剖符傳封與漢長久禮所謂有功德於民則祀之者歟舞陽距鄭旣不遠又漢楚常苦戰滎陽京索閒亦侯平生提戈斬級所立功處故廟而食之宜矣方侯之參乘沛公事危鴻門振目一顧使羽失氣其勇力足有過人者故後世言雄武稱樊將軍宜其聰明正直有遺靈矣然當盜之刳若腹中獨不能保其心腹腎腸哉而反

貽怒於無罪之民以騁其恣睢何哉豈生能萬人敵而死不能庇一躬邪豈其靈不神於禦盜而反神於平民以駭其耳目邪風霆雨雹天之所以震耀威罰有司者而侯又得以濫用之邪蓋聞陰陽之氣怒則薄而爲風霆其不和之甚者凝結而爲雹方今歲且久旱伏陰不興壯陽剛燥疑有不和而凝結者豈其適會民之自災也邪不然則喑嗚叱咤使風馳霆擊則侯之威靈暴矣哉

文不過三數百字而十餘轉摺愈出愈奇文之最妙者也

文編卷之五十五　終

文編卷之五十六

武進唐順之應德甫選　後學長洲陳元素訂

記

永州新堂記　柳
潭州東池戴氏堂記　柳
夷陵縣至喜堂記　歐
韓魏公醉白堂記　大蘇
蓋公堂記　大蘇
有美堂記　歐
相州晝錦堂記　歐
墨君堂記　大蘇
張君墨寶堂記　大蘇
王君寶繪堂記　大蘇
畫舫齋記　曾
東齋記　歐
眉州遠景樓記　大蘇
李佔藏書房記　大蘇
燕喜亭記　韓
豐樂亭記　歐
峽州至喜亭記　歐

峴山亭記 曾
泗州先春亭記 曾
游鯈亭記 歐
陳氏榮鄉亭記 歐
李秀才東園亭記 歐
蘇氏族譜亭記 老蘇
喜雨亭記 大蘇
放鶴亭記 大蘇
墨妙亭記 大蘇
黃州快哉亭記 小蘇
道山亭記 曾
凌虛臺記 大蘇
超然臺記 大蘇
擬峴臺記 曾

永州新堂記 柳

將為穹谷嵁巖淵池於郊邑之中則必輦山石溝澗壑陵絕險阻疲極人力乃可以有為也然而求天作地生之狀咸無得焉逸其人因其地全其天昔之所難今於是乎在永州實惟九疑之麓其始度土者環山為城有石焉翳于奧草有泉焉伏於土塗蛇虺之所蟠狸鼠之所游茂樹惡木嘉葩毒卉亂雜而爭植號為穢墟韋公之來既逾月理甚無事望其地且異之始命芟其蕪行其塗積之丘如蠲之瀏如既焚既釃奇勢迭出清濁辨質美惡異位視其植則清秀敷舒視其蓄則溶漾紆餘怪石森然周于四隅或列或跪或立或仆竅穴逶邃堆阜突怒乃作棟宇以為觀游凡其物類無不合形輔勢效伎於堂廡之下外之連山高原林麓之崖間廁隱顯邇延野綠遠混天碧咸會於譙門之內已乃延客入觀繼以宴娛或贊且賀曰見公之作知公之志公之因土而得勝豈不欲因俗以成化公之釋惡而取美豈不欲

除殘而佑仁公之蠲濁而流清豈不欲廢貪而立廉公之居高以望遠豈不欲家撫而戶曉夫然則是堂也豈獨草木土石水泉之適歟山原林麓之觀歟將使繼公之理者視其細知其大也宗元請志諸石措諸壁編以為二千石楷法

潭州東池戴氏堂記　　柳

弘農公刺潭三年因東泉爲池環之九里丘陵林麓距其涯坻島洲渚交其中其岸之突而出者水縈之若玦爲池之勝於是爲最公曰是非離世樂道者不宜有此卒授賓客之選者譙國戴氏曰簡爲堂而居之堂成而勝益奇望之若連艫縻艦與波上下就之顛倒萬物遼廓眇忽樹之松柏杉櫧被之菱芡芙蕖鬱然而陰粲然而榮凡觀望浮游之美專於戴氏矣戴氏嘗以文行累爲連率所賓禮貢之澤宮而志不願仕與人交取其退讓受諸侯之寵不以自大其離世歟好孔子書旁具莊

文莫不總統以至虛爲極得受益之道其樂道歟賢者之舉也必以類當弘農公之選而專茲地之勝豈易而得哉地雖勝得人焉而居之則山若增而高水若闢而廣堂不待飾而已奐矣戴氏以泉池爲宅居以雲物爲朋徒攄幽發粹日與之娛則行宜益高文宜益峻道宜益懋交相贊者也既碩其內又揚于時吾懼其離世之志不果矣君子謂弘農公刺潭得其政爲東池得其勝授之得其人豈非動而時中者歟於戴氏堂也見公之德不可以不記

周匝曲折渾成此柳文之佳者

夷陵縣至喜堂記　　歐

峽州治夷陵地濵大江雖有椒漆紙以通商賈而民俗儉陋常自足無所仰於四方販夫所售不過鱐魚腐鮑民所嗜而已富商大賈皆無爲而至地僻而貧故夷陵爲下縣而峽爲小州州居無郭郛通衢不能容車馬市無百貨之列而鮑魚之肆不可入雖邦君之過市必常下乘掩鼻以疾趨而民之列處竈廪偃井無異位一室之間上父子而下畜豕其覆皆用茅竹故歲常火災而俗信鬼神其相傳曰作瓦屋者不利夷陵者楚之西境昔春秋書荊以狄之而詩人亦曰蠻荊豈其陋俗自古

然歟景祐二年尚書駕部員外郎朱公治是州始樹木增城柵甓南北之街作市門市區又教民爲瓦屋別竈廪與人畜以變其俗既又命夷陵令劉光裔治其縣起敕書樓飾廳事新吏舍三年夏縣功畢某有罪來是邦朱公於某有舊且哀其以罪而來爲至縣舍擇其廳事之東以作斯堂度爲疏潔高明而日居之以休其心堂成又與賓客偕至而落之夫罪戾之人宜棄惡地處窮險使其憔悴憂思而知自悔咎今乃賴朱公而得善地以偷宴安頑然使忘其有罪之憂是皆異其所以來之意然夷陵之僻陸走荊門襄陽至京師二十有八驛水

道大江絕淮抵汴東水門五千五百有九十里故爲吏者多不欲遠來而居者往往不得代至歲滿或自罷去然不知夷陵風俗朴野少盜爭而令之日食有稻與魚又有橘柚茶筍四時之味江山美秀而邑居繕完無不可愛是非惟有罪者之可以忘其憂而凡爲吏者莫不始來而不樂既至而後喜也作至喜堂記藏其壁夫令雖卑而有土與民宜志其風俗變化之善惡使後來者有考焉爾

前段言風不美而太守能變其俗後段言仕宦得善地

此文前後亦不用照應

韓魏公醉白堂記　大蘇

故魏國忠獻韓公作堂於私第之池上名之曰醉白取樂天池上之詩以爲醉白堂之歌意若有羨於樂天而不及者天下之士聞而疑之以爲公既已無愧於伊周矣而猶有羨於樂天何哉軾聞而笑曰公豈獨有羨於樂天而已乎方且願爲尋常無聞之人而不可得者天之生是人也將使任天下之重則寒者求衣饑者求食凡不獲者求得苟有以與之將不勝其求是以終身處乎憂患之域而行乎利害之塗豈其所欲哉夫忠獻公既已相三帝安天下矣浩然將歸老於家而天下共挽

而留之莫釋也當是時其有羨於樂天無足怪者然以樂天之平生而求之公較其所得之厚薄淺深孰有孰無則後世之論有不可欺者矣文致太平武定亂略謀安宗廟而不自以爲功急賢才輕爵祿而士不知其恩殺伐果敢而六軍安之四夷八蠻想聞其風采而天下以其身爲安危此公之所有而樂天之所無也乞身於彊健之時退居十有五年日與其朋友賦詩飲酒盡山水園池之樂府有餘帛廩有餘粟而家有聲伎之奉此樂天之所有而公之所無也忠言嘉謨效於當時而文采表於後世死生窮通不易其操而道德高於古人此

公與樂天之所同也公旣不以其所有自多亦不以其所無自少將推其同者而自託焉方其寓形於一醉也齊得喪忘禍福混貴賤等賢愚同乎萬物而與造物者遊非獨自比於樂天而已古之君子其處已也厚其取名也廉是以實浮於名而世誦其美不厭以孔子之聖而自比於老彭自同於丘明自以不如顏淵後之君子實則不至而皆有侈心焉臧武仲自以爲聖白圭自以爲禹司馬長卿自以爲相如揚雄自以爲孟軻崔浩自以爲子房然世終莫之許也由此觀之忠獻公之賢於人也遠矣昔公嘗告其子忠彥將求文於軾以爲記而

未果公薨旣葬忠彥以告軾以爲義不得辭也乃泣而書之

蓋公堂記

大蘇

始吾居鄉有病寒而欬者問諸醫醫以爲蠱不治且殺人取其百金而治之飲以蠱藥攻伐其腎腸燒灼其體膚禁切其飲食之美者朞月而百疾作內熱惡寒而欬不已纍然眞蠱者也又求於醫醫以爲熱授之以寒藥旦朝吐之暮夜下之於是始不能食懼而反之則鍾乳烏喙雜然並進而漂疽癰疥眩瞀之狀無所不至三易醫而疾愈甚里老父教之曰是醫之罪藥之過也子何疾之有人之生也以氣爲主食爲輔今子終日藥不釋口臭味亂于外而百毒戰于內勞其主隔其輔是以病

也子退而休之謝醫却藥而進所嗜氣完而食美矣則夫藥之良者可以一飲而效從之朞月而病良已昔之爲國者亦然吾觀夫秦自孝公以來至于始皇立法更制以鐫磨鍛鍊其民可謂極矣蕭何曹參親見其斲喪之禍而收其民於百戰之餘知其厭苦憔悴無聊而不可與有爲也是以一切與之休息而天下安始參爲齊相召長老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而齊故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請之蓋公爲言治道貴清凈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以舍蓋公用其言而齊大治其後

以其所以治齊者治天下、天下至今稱賢焉、吾爲膠西守、知公之爲邦人也、求其墳墓子孫而不可得、慨然懷之、師其言想見其爲人、庶幾復見如公者、治新寢於黄堂之北、易其弊陋、達其蔽塞、重門洞開、盡城之南北相望、如引繩然、名之曰蓋公堂、時從賓客僚吏遊息其間、而不敢居、以待如公者焉、夫曹參爲漢宗臣、而蓋公爲之師、可謂盛矣、而史不記其所終、豈非古之至人得道而不死者歟、膠西東並海、南放於九仙、北屬之牢山、其中多隱君子、可聞而不可見、可見而不可致、安知蓋公不往來其間乎、吾何足以見之、

有美堂記　歐

嘉祐二年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梅公出守于杭、於其行也、天子寵之以詩、於是始作有美之堂、蓋取賜詩之首章而名之、以爲杭人之榮、然公之甚愛斯堂也、雖去而不忘、今年自金陵遣人走京師、命予誌之、其請至六七而不倦、予乃爲之言曰、夫舉天下之至美與其樂、有不得而兼焉者多矣、故窮山水登臨之美者、必之乎寬閒之野、寂寞之鄉、而後得焉、覽人物之盛麗、誇都邑之雄富者、必據乎四達之衝、舟車之會、而後足焉、蓋彼放心於物外、而此娛意於繁華、二者各有適焉、然

其爲樂、不得而兼也、今夫所謂羅浮、天台、衡嶽、廬阜、洞庭之廣、三峽之險、號爲東南奇偉秀絕者、乃皆在乎下州小邑、僻陋之邦、此幽潛之士、窮愁放逐之臣之所樂也、若乃四方之所聚、百貨之所交、物盛人衆、爲一都會、而又能兼有山水之美、以資富貴之娛者、惟金陵、錢塘、然二邦皆僭竊於混世、及聖宋受命、海內爲一、金陵以後服見誅、今其江山雖在、而頹垣廢址、荒煙野草、過而覽者莫不爲之躊躇而悽愴、獨錢塘自五代時知尊中國、効臣順、及其亡也、頓首請命、不煩干戈、今其民幸富完安樂、又其俗習工巧、邑屋華麗、蓋十餘萬家、環以湖

山左右映帶而閩商海賈風帆浪舶出入於江濤浩渺煙雲杳靄之間可謂盛矣而臨是邦者必皆朝廷公卿大臣若天子之侍從又有四方遊士爲之賓客故喜占形勝治亭榭相與極遊覽之娛然其於所取有得於此者必有遺於彼獨所謂有美堂者山水登臨之美人物邑居之繁一寓目而盡得之蓋錢塘兼有天下之美而斯堂者又盡得錢塘之美焉宜乎公之甚愛而難忘也梅公清愼好學君子也視其所好可以知其人焉

如累九層之臺一層高一層眞是奇絕

相州晝錦堂記　歐

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此人情之所榮而今昔之所同也蓋士方窮時困厄閭里庸人孺子皆得易而侮之若季子不禮於其嫂買臣見棄於其妻一旦高車駟馬旗旄導前而騎卒擁後夾道之人相與駢肩累迹瞻望咨嗟而所謂庸夫愚婦者奔走駭汗羞愧俯伏以自悔罪於車塵馬足之間此一介之士得志當時而意氣之盛昔人比之衣錦之榮者也惟大丞相魏國公則不然公相人也世有令德爲時名卿自公少時已擢高科登顯仕海內之士聞下風而望餘光者蓋亦有年矣

所謂將相而富貴皆公所宜素有非如窮厄之人僥倖得志於一時出於庸夫愚婦之不意以驚駭而夸耀之也然則高牙大纛不足爲公榮桓圭袞冕不足爲公貴惟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勒之金石播之聲詩以耀後世而垂無窮此公之志而士亦以此望於公也豈止夸一時而榮一鄉哉公在至和中嘗以武康之節來治於相乃作晝錦之堂于後圃既又刻詩於石以遺相人其言以快恩讎矜名譽爲可薄蓋不以昔人所夸者爲榮而以爲戒於此見公之視富貴爲如何而其志豈易量哉故能出入將相勤勞王家而夷險一節至於臨大事

決大議垂紳正笏不動聲氣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矣其豐功盛烈所以銘彝鼎而被弦歌者乃邦家之光非閭里之榮也余雖不獲登公之堂幸嘗竊誦公之詩樂公之志有成而喜為天下道也於是乎書尚書吏部侍郎參知政事歐陽修記

前一段依題說起後乃歸之於正此反題格也

墨君堂記

大蘇

凡人相與號呼者貴之則曰公賢之則曰君自其下則爾汝之雖公卿之貴天下貌畏而心不服則進而君公退而爾汝者多矣獨王子猷謂竹君天下從而君之無異辭今與可又能以墨象君之形容作堂以居君而屬余為文以頌君德則與可之於君信厚矣與可之為人也端靜而文明哲而忠士之修潔博習朝夕磨治洗濯以求交於與可者非一人也而獨厚君如此君又疏簡抗勁無聲色臭味可以娛悅人之耳目鼻口則與可之厚君也其必有以賢君矣世之能寒燠人者其氣燄亦未至若雪霜風雨之切於肌膚也而士鮮不以為欣戚喪其所守自植物而言之四時之變亦大矣而君獨不顧雖微與可天下其孰不賢之然與可獨能得君之深而知君之所以賢雍容談笑揮灑奮迅而盡君之德稚壯枯老之容披折偃仰之勢風雪凌厲以觀其操崖石犖确以致其節得志遂茂而不驕不得志瘁瘠而不辱羣居不倚獨立不懼與可之於君可謂得其情而盡其性矣余雖不足以知君願從與可求君之昆弟子孫族屬朋友之象而藏於吾室以為君之別館云

張君墨寶堂記　　大蘇

世人之所共嗜者美飲食華衣服好聲色而已有人焉自以為高而笑之彈琴奕棊蓄古書法圖畫客至出而誇觀之自以為至矣則又有笑之者曰古之人所以自表見於後世者以有言語文章也是惡足好而豪傑之士又相與笑之以為士當以功名聞於世若乃施之空言而不見於行事此不得已者之所為也而其所謂功名者自知效一官等而上之至於伊呂稷契之所營劉項湯武之所爭極矣而或者猶不免乎笑曰是區區者曾何足言而許由辭之以為難孔丘知之以為博由此

言之世之相笑豈有既乎士方志於其所欲得雖小物有捐軀忘親而馳之者故有好書而不得其法則捐心嘔血幾死而僅存至於剖冢斲棺而求之是豈有聲色臭味足以移人方其樂之也雖其口不能自言而況他人乎人特以已之不好笑人之好則過矣毗陵人張君希元家世好書所蓄古今人遺跡至多書刻諸石築室而藏之屬予為記予蜀人也蜀人嘗曰學書者紙費學醫者人費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世有好功名者以其未試之學而驟出之於政其費人豈特醫者之比乎今張君以兼人之能而位不稱其才優游終歲無所役其心智則以書自娛然以予觀之君豈久閑者蓄極而通必將大發之於政君知政之費人也甚於醫則願以予之所言者為鑒

此文前後各自為議論暗相照暎甚審

王君寶繪堂記　大蘇

君子可以寓意於物而不可以留意於物寓意於物雖微物足以為樂雖尤物不足以為病留意於物雖微物足以為病雖尤物不足以為樂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然聖人未嘗廢此四者亦聊以寓意耳劉備之雄才也而好結髦嵇康之達也而好鍛鍊阮孚之放也而好蠟屐此豈有聲色臭味也哉而樂之終身不厭凡物之可喜足以悅人而不足以移人者莫若書與畫然至其留意而不釋則其禍有不可勝言者鍾繇至以此嘔血發

塚宋孝武王僧虔至以此相忌桓玄之走舸王涯之複壁皆以兒戲害其國凶其身此留意之禍也始吾少時嘗好此二者家之所有惟恐其失之人之所有惟恐其不吾予也既而自笑曰吾薄富貴而厚於書輕死生而重於畫豈不顛倒錯繆失其本心也哉自是不復好見可喜者雖時復蓄之然為人取去亦不復惜也譬之烟雲之過眼百鳥之感耳豈不欣然接之去而不復念也於是乎二物者常為吾樂而不能為吾病駙馬都尉王君晉卿雖在戚里而其被服禮義學問詩書常與寒士角平居攘去膏粱屏遠聲色而從事於書畫作寶繪堂於私第之東以蓄其所有而求文以為記恐其不幸而類吾少時之所好故以是告之庶幾全其樂而遠其病也熙寧十年七月二十日記

墨寶堂與此二篇皆小題從大處起議論有儆規之意焉

畫舫齋記　歐

予至滑之三月即其署東偏之室治爲燕私之居而名曰畫舫齋齋廣一室其深七室以戶相通凡入予室者如入乎舟中其溫室之奧則穴其上以爲明其虛室之疏以達則欄檻其兩旁以爲坐立之倚凡偃休於吾齋者又如偃休乎舟中山石崷崒佳花美木之植列於兩簷之外又似泛乎中流而左山右林之相映皆可愛者故因以舟名焉周易之象至於履險蹈難必曰涉川蓋舟之爲物所以濟險難而非安居之用也今予治齋於署以爲燕安而反以舟名之豈不戾哉矧予又嘗以罪謫走江湖間自汴絕淮浮于大江至于巴峽轉而以入于漢沔計其水行幾萬餘里其羇窮不幸而卒遭風波之恐往往呌號神明以脫須臾之命者數矣當其恐時顧視前後凡舟之人非爲商賈則必仕宦因竊自歎以謂非冒利與不得已者孰肯至是哉賴天之惠全活其生今得除去宿負列官于朝以來是州飽廩食而安署居追思曩時山川所歷舟楫之危蛟鼉之出沒波濤之洶欻宜其寢驚而夢愕而乃忘其險阻猶以舟名其齋豈眞樂於舟居者邪然予聞古之人有逃世遠去江湖之上終身而不肯反者其必有所樂也苟非冒利於險有罪而不得已使順風恬波傲然枕席之上一日而千里則舟之行豈不樂哉顧予誠有所未暇而舫者宴嬉之舟也姑以名予齋奚曰不宜予友蔡君謨善大書頗怪偉將乞其大字以題於楹懼其疑予之所以名齋者故具以云又因以置于壁

東齋記　　歐

官署之東有閤以燕休或曰齋謂夫閒居平心以養思慮若於此而齋戒也故曰齋河南主簿張應之居縣署亦理小齋河南雖赤縣然征賦之民戶纔七八千田利之入率無一鍾之畝人稀土不膏腴則少爭訟幸而歲不大凶亦無逋租凡主簿之所職者甚簡少故未嘗憂吏責而得優游以嬉應之又素病羸宜其有以閒居而平心者也應之雖病然力自爲學常曰我之疾氣留而不行血滯而流逆故其病咳血然每體之不康則或取六經百氏若古人述作之文章誦之愛其深博閎達雄

富偉麗之說則必茫乎以思暢乎以平釋然不知疾之在體因多取古書文字貯齋中少休則探以覽焉夫世之善醫者必多畜金石百草之物以毒其疾須其瞑眩而後瘳應之獨能安居是齋以養思慮又以聖人之道和平其心而忘厥疾眞古之樂善者歟傍有小池竹樹環之應之時時引客坐其間飲酒言笑終日不倦而某嘗從應之於此因書於其壁

眉州遠景樓記　　大蘇

吾州之俗有近古者三其士大夫貴經術而重氏族其民尊吏而畏法其農夫合耦以相助葢有三代漢唐之遺風它郡莫及也始朝廷以聲律取士而天聖以前學者猶襲五代文弊獨吾州之士通經學古以西漢文詞爲宗師方是時四方指以爲迂闊至於郡縣胥史皆挾經載筆應對進退有足觀者而大家顯人以門族相上推次甲乙皆有定品謂之江鄉非此族也雖貴且富不通婚姻其民事太守縣令如古君臣既去輒畫像事之其賢者則記錄其行事以爲口實至四五十年不忘商

賈小民常儲善物而別異之以待官吏之求家藏律令往往通念而不以爲非雖薄刑小罪終身有不敢犯者歲二月農事始作四月初吉穀稚而草壯耘者畢出數十百人爲曹立表下漏鳴鼓以致衆擇其徒爲衆所畏信者二人一人掌鼓一人掌漏進退作止惟二人之聽鼓之而不至至而不力皆有罰量田計功終事而會之田多而丁少則出錢以償衆七月既望穀艾而草衰則仆鼓決漏取罰金與償衆之錢買羊豕酒醴以祀田祖作樂飲食醉飽而去歲以爲常其風俗葢如此故其民皆聰明才智務本而力作易治而難服守令始至視其

言語動作輒了其為人其明且能者不復以事試終日寂然苟不以其道則陳義秉法以譏切之故不知者以為難治今太守黎侯希聲軾先君子之友人也簡而文剛而仁明而不苛衆以為易事既滿將代不忍其去相率而留之上不奪其請既留三年民益信遂以無事因守居之北墉而增築之作遠景樓日與賓客僚吏游處其上軾方為徐州吾州之人以書相往來未嘗不道黎侯之善而求文以為記嗟夫軾之去鄉久矣所謂遠景樓者雖想見其處而不能道其詳矣然州人之所以樂斯樓之成而欲記焉者豈非上有易事之長而下有易

治之俗也哉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是二者於道未有大損益也然且錄之今吾州近古之俗獨能累世而不遷蓋耆老昔人豈弟之澤而賢守令撫循教誨不倦之力也可不錄乎若夫登臨覽觀之樂山川風物之美軾將歸老於故丘布衣幅巾從邦君於其上酒酣樂作援筆而賦之以頌黎侯之遺愛尚未晚也元豐元年七月十五日記

此文造意亦奇更不在作樓與遠景上說

李君藏書房記

大蘇

象犀珠玉怪珍之物有悅於人之耳目而不適於用金石草木絲麻五穀六材有適於用而用之則弊取之則竭悅於人之耳目而適於用用之而不弊取之而不竭賢不肖之所得各因其才仁智之所見各隨其分才分不同而求無不獲者惟書乎自孔子聖人其學必始於觀書當是時惟周之柱下史老聃為多書韓宣子適魯然後見易象與魯春秋季札聘於上國然後得聞詩之風雅頌而楚獨有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士之生於是時得見六經者蓋無幾其學可謂難矣而

皆習於禮樂深於道德非後世君子所及自秦漢以來作者益衆紙與字畫日趨於簡便而書益多世莫不有然學者益以苟簡何哉予猶及見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時欲求史記漢書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書日夜誦讀惟恐不及近歲市人轉相摹刻諸子百家之書日傳萬紙學者之於書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詞學術當倍蓰於昔人而後生科舉之士皆束書不觀遊談無根此又何也予友李公擇少時讀書於廬山五老峯下白石庵之僧舍公擇既去而山中之人思之指其所居為李氏山房藏書凡九千餘卷公擇既已涉其流探其源採

刹其華實而咀嚼其膏味以為已有發於文詞見於行事以聞名於當世矣否者固自如也未嘗少損將以遺來者供其無窮之求而各足其才分之所當得是以不藏於家而藏於其故所居之僧舍此仁者之心也予既衰且病無所用於世惟得數年之閒盡讀其所未見之書而廬山固所願遊而不得者蓋將老焉盡發公擇之藏拾其餘棄以自補庶有益乎而公擇求予文以為記乃為一言使來者知昔之君子見書之難而今之學者有書而不讀為可惜也

燕喜亭記　韓

太原王弘中在連州與學佛人景常元慧游異日從二人者行於其居之後丘荒之間上高而望得異處焉斬茅而嘉樹列發石而清泉激輦糞壤燔椔翳却立而視之出者突然成丘陷者呀然成谷洼者為池而缺者為洞若有鬼神異物陰來相之自是弘中與二人者晨往而夕忘歸焉乃立屋以避風雨寒暑既成愈請名之其丘曰竢德之丘蔽於古而顯於今有竢之道也其石谷曰謙受之谷瀑曰振鷺之瀑谷言德瀑言容也其土谷曰黃金之谷瀑曰秩秩之瀑谷言容瀑言德也洞曰寒居之洞志其入時也池曰君子之池虛以鍾其美盈以出其惡也泉之源曰天澤之泉出高而施下也合而名之以屋曰燕喜之亭取詩所謂魯侯燕喜者頌也於是州民之老聞而相與觀焉曰吾州之山水名天下然而無與燕喜者比經營於其側者相接也而莫直其地非天作而地藏之以遺其人乎弘中自吏部郎貶秩而來次其道途所經自藍田入商洛涉淅湍臨漢水升峴首以望方城出荊門下岷江過洞庭上湘水行衡山之下繇郴踰嶺蝯狖所家魚龍所宮極幽遐瑰詭之觀宜其於山水飫聞而厭見也今其意乃若不足傳曰智者樂

水仁者樂山弘中之德與其所好可謂協矣智以謀之
仁以居之吾知其去是而羽儀於天朝也不遠矣遂刻
石以記

豐樂亭記　歐

修既治滁之明年夏始飲滁水而甘問諸滁人得於州南百步之近其上豐山聳然而特立下則幽谷窈然而深藏中有清泉滃然而仰出俯仰左右顧而樂之於是疏泉鑿石闢地以爲亭而與滁人往遊其間滁於五代干戈之際用武之地也昔太祖皇帝嘗以周師破李景兵十五萬於清流山下生擒其將皇甫暉姚鳳於滁東門之外遂以平滁修嘗考其山川按其圖記升高以望清流之關欲求暉鳳就擒之所而故老皆無在者蓋天下之平久矣自唐失其政海內分裂豪傑並起而爭所

在爲敵國者何可勝數及宋受天命聖人出而四海一嚮之憑恃險阻剗削消磨百年之間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欲問其事而遺老盡矣今滁介於江淮之間舟車商賈四方賓客之所不至民生不見外事而安於畎畝衣食以樂生送死而孰知上之功德休養生息涵煦百年之深也修之來此樂其地僻而事簡又愛其俗之安閑既得斯泉于山谷之間乃日與滁人仰而望山俯而聽泉掇幽芳而蔭喬木風霜冰雪刻露清秀四時之景無不可愛又幸其民樂其歲物之豐成而喜與予遊也因爲本其山川道其風俗之美使民知所以安此豐年

之樂者幸生無事之時也夫宣上恩德以與民共樂刺史之事也遂書以名其亭焉

峽州至喜亭記　歐

蜀於五代爲僭國以險爲虞以富自足舟車之迹不通乎中國者五十有九年宋受天命一海內四方次第平太祖改元之三年始平蜀然後蜀之絲枲織文之富衣被於天下而貢輸商旅之往來者陸輦秦鳳水道岷江不絕于萬里之外岷江之來合蜀衆水出三峽爲荊江傾折回直捍怒鬬激束之爲湍觸之爲旋順流之舟頃刻數百里不及顧視一失毫釐與崖石遇則糜潰漂沒不見蹤跡故凡蜀之可以充內府供京師而移用乎諸州者皆陸出而其羨餘不急之物乃下于江若棄之然

其爲險且不測如此夷陵爲州當峽口江出峽始漫爲平流故舟人至此者必瀝酒再拜相賀以爲更生尚書虞部郎中朱公再治是州之三月作至喜亭于江津以爲舟者之停留也且誌夫天下之大險至此而始平夷以爲行人之喜幸夷陵固爲下州廩與俸皆薄而僻且遠雖有善政不足爲名譽以資進取朱公能不以陋而安之其心又喜夫人之去憂患而就樂易詩所謂愷悌君子者矣自公之來歲數大豐因民之餘然後有作惠于往來以館以勞動不違時而人有賴是皆宜書故凡公之佐吏因相與謀而屬筆於修焉

峴山亭記　歐

峴山臨漢上望之隱然蓋諸山之小者而其名特著於
荊州者豈非以其人哉其人謂誰羊祜叔子杜預元凱是
已方晉與吳以兵爭常倚荊州以為重而二子相繼於
此遂以平吳而成晉業其功烈已蓋於當世矣至於風
流餘韻藹然被於江漢之間者至今人猶思之而於思
叔子也尤深蓋元凱以其功而叔子以其仁二子所為
雖不同然皆足以垂於不朽余頗疑其反自汲汲於後
世之名者何哉傳言叔子嘗登茲山慨然語其屬以謂
此山常在而前世之士皆已湮滅於無聞因自顧而悲

傷然獨不知茲山待己而名著也元凱銘功於二石一
置茲山之上一投漢水之淵是知陵谷有變而不知石
有時而磨滅也豈皆自喜其名之甚而過為無窮之慮
歟將自待者厚而所思者遠歟山故有亭世傳以為叔
子之所遊止也故其屢廢而復興者由後世慕其名而
思其人者多也熙寧元年余友人史君中煇以光祿卿
來守襄陽明年因亭之舊廣而新之既周以回廊之壯
又大其後軒使與亭相稱君知名當世所至有聲襄人
安其政而樂從其遊也因以君之官名其後軒為光祿
堂又欲紀其事于石以與叔子元凱之名並傳於久遠

君皆不能止也乃來以記屬於余余謂君知慕叔子之
風而襲其遺迹則其為人與其志之所存者可知矣襄
人愛君而安樂之如此則君之為政於襄者又可知矣
此襄人之所欲書也若其左右山川之勝勢與夫草木
雲煙之杳靄出沒於空曠有無之間而可以備詩人之
登高寫離騷之極目者宜其覽者自得之至於亭屢廢
興或自有記或不必究其詳者皆不復道熙寧三年十
月二十有二日六一居士歐陽修記

泗州先春亭記　　　歐

景祐二年秋清河張侯以殿中丞來守泗上既至問民之所素病而治其尤暴者曰暴莫大於淮越明年春作城之外堤因其舊而廣之度爲萬有九千一百尺用人之力八萬五千泗之民曰此吾利也而大役焉然人力出於州兵而石出乎南山作大役而民不知是爲政者之私我也不出一力而享大利不可抑與出米一千三百石以食役者堤成高三十三尺土實石堅捍暴備災可久而不壞既曰泗四達之州也賓客之至者有禮於是因前蔣侯堂之亭新之爲勞餞之所曰思邵亭且推

其美於前人而志邵人之思也又曰泗天下之水會也歲漕必廪於此於是治常豐倉西門二夾室一以視出納曰某亭一以爲舟者之寓舍曰通漕亭然後曰吾亦有所休乎乃築州署之東城上爲先春亭以臨淮水而望西山是歲秋予貶夷陵過泗上於是知張侯之善爲政也昔周單子聘楚而過陳見其道穢而川澤不陂梁客至不授館羇旅無所寓遂知其必亡蓋城郭道路旅舍寄寓皆三代爲政之法而周官尤謹著之以爲禦備今張侯之作也先民之備災而及于賓客往來然後思自休焉故曰知爲政也先時歲大水州幾溺前司封員外郎張夏守是州築堤以禦之今所謂因其舊者是也是役也堤爲大故予記其大者詳焉

此作雖亭記而記堤爲詳重其大者也作亭既不詳故不解先春之意

游鯈亭記　　歐

禹之所治大水七岷山導江其一也江出荊州合沅湘合漢沔以輸之海其為汪洋誕漫蛟龍水物之所憑風濤晦冥之變怪壯哉是為勇者之觀也吾兄晦叔為人慷慨喜義勇而有大志能讀前史識其盛衰之迹聽其言豁如也困於位卑無所用以老然其胸中亦已壯矣夫壯者之樂非登崇高之丘臨萬里之流不足以為適今吾兄家荊州臨大江捨汪洋誕漫壯哉勇者之所觀而方規地為池方不數丈治亭其上反以為樂何哉蓋其擊壺而歌解衣而飲陶乎不以汪洋為大不以方丈為局則其心豈不浩然哉夫視富貴而不動處卑困而浩然其心者真勇者也然則水波之漣漪游魚之上下其為適也與夫莊周所謂惠施游於濠梁之樂何以異烏用蛟魚變怪之為壯哉故名其亭曰游鯈亭景祐五年四月二日舟中記

奇文

陳氏榮鄉亭記　　歐

什加漢某縣戶若干可征役者家若干任里胥給吏事又若干其豪又若干縣大以饒吏與民尤驁惡猾驕善貨法為姦孽中州之人凡仕宦之蜀者皆遠客孤寓思歸以苟滿歲脫過失得去為幸居官既不久又不究知其俗常不暇刻剔已輒易去而縣之大吏皆宿老其事根堅穴深為其長者非甚明鋭難卒攻破故一縣之政吏常把持而上下之然其人特不喜秀才儒者以能接見官府知已短長以譏之為已病也每儒服持謁衢縣門者吏輒坐門下嘲咻罵辱之俾慙以去甚則陰用里人無賴苦之羅中以法期必破壞之而後已民既素饒樂鄉里不急祿仕又苦吏之所為故未嘗有儒其業與服以游者其好學者不過專一經工歌詩優游自養為鄉丈人而已比年蜀之士人以進士舉試有司者稍稍增多而什加獨絕少陳君什加之鄉丈人有賢子曰巖夫巖夫幼喜讀書為進士力學甚有志然亦未嘗敢儒其衣冠以謁縣門出入閭閈必鄉其服鄉人莫知其所為也已而州下天子詔書索鄉舉秀才巖夫始改衣詣門應詔吏方相驚然莫能為也既州試之送禮部將行陳君戒且約曰嘻吾知惡進士之病已而不知可以

爲榮君行違得選於有司吾將有以旌志之使榮吾鄉以勸也於是呼工理材若將構築者明年嚴夫中丙科以歸陳君成是亭與鄉人宴其下縣之吏侮且歎曰陳氏有善子而吾鄉有才進士豈不榮邪嚴夫初爲伊闕縣主簿時予爲西京留守推官嘗語予如此欲予之志之也嚴夫爲縣吏材而有內行不求聞知於上官而上官薦用下吏之能者歲無員數然李亦不及噫嚴夫爲鄉進士而鄉人始不知之卒能榮之爲下吏有可進之勢而不肯一竊所長以于其上其守道自修可知矣陳

君有子如此亦賢丈人也予既有嚴夫假不一登是亭得拜陳君之下且以識彼邦之長者也又嘉嚴夫之果能榮是鄉也因以命名其亭且志之也

李秀才東園亭記　歐

修友李公佐有亭在其居之東園今年春以書抵洛命修志之李氏世家隨隨春秋時稱漢東大國魯桓之後楚始盛隨近之常與爲鬬國相勝敗然怪其山川土地既無高深壯厚之勢封域之廣與鄖蓼相介纔一二百里非有古强諸侯制度而爲大國何也其春秋世未嘗通中國盟會朝聘僖二年方見於經以伐見書哀之元年始約列諸侯一會而罷其後乃希見僻居荊夷蓋於蒲騷鄖蓼小國之間特大而已故於今雖名藩鎮而實下州山澤之產無美材土地之貢無上物朝廷達官大

人自閩陬嶺徼出而顯者往往皆是而隨近在天子里里內幾一百年間未出一士豈其痺貧薄陋自古然也予少以江南就食居之能道其風土地既瘠枯民給生不舒愉雖豐年大族厚聚之家未嘗有樹林池沼之樂以爲歲時休暇之嬉獨城南李氏爲著姓家多藏書訓子孫以學予爲童子與李氏諸兒戲其家見李氏方治東園往求美草一一手植周視封樹日日去來園間甚勤李氏壽終公佐嗣家又構亭其間益修先人之所爲予亦壯不復過其家已而去客漢沔遊京師久而乃歸復行城南公佐引予登亭上周尋童子時所見則樹之

學者抱節之抱者耕耨之荷者蓑笠之甲者今果矣問其遊兒則有子如予童子之歲矣相與逆數昔時則於今七閏矣然忽忽如前日事因歎嗟徘徊不能去噫予方仕宦奔走不知再至戍南登此亭復幾閏幸而再至則東園之物又幾變也計亭之梁木其蠹瓦甓其溜石物其泐乎隨雖陋非予鄉然予之長也豈能忘情於隨哉公佐好學有行鄉里推之與予友蓋明道二年十月十二日也

此文直說下去入題處不用收拾爲人作一園記直從郡園說起是何等布置

蘇氏族譜亭記　老蘇

匹夫而化鄉人者吾聞其語矣國有君邑有大夫而爭訟者訴於其門鄉有庠里有學而學道者赴於其家鄉人有爲不善於室者父兄輒相與恐曰吾夫子無乃聞之嗚呼彼獨何修而得此哉意者其積之有本末而施之有次第耶今吾族人猶有服者不過百人而歲時蜡社不能相與盡其歡欣愛洽稍遠者至不相往來是無以示吾鄉黨鄰里也乃作蘇氏族譜立亭於高祖墓塋之西南而刻石焉既而告之曰凡在此者死必赴冠娶妻必告少而孤則老者字之貧而無歸則富者收之而不然者族人之所共誚讓也歲正月相與拜奠於墓下既奠列坐於亭其老者顧少者而歎曰是不及見吾鄉鄰風俗之美矣自吾少時見有爲不義者則衆相與疾之如見怪物焉慄焉而不寧其後少衰也猶相與笑之今也則相與安之耳是起於某人也夫某人者是鄉之望人也而大亂吾俗焉是故其誘人也速其爲害也深自斯人之逐其兄之遺孤子而不卹也而骨肉之恩薄自斯人之多取其先人之貲田而欺其諸孤子也而孝悌之行缺自斯人之爲其諸孤子之所訟也而禮義之節廢自斯人之以妾加其妻也而嫡庶之別混自斯人

之篤於聲色而父子雜處讙譁不嚴也而閨門之政亂自斯人之潰財無厭惟富者之爲賢也而廉耻之路塞此六行者吾往時所謂大慝而不容者也今無知之人皆曰其人何人也猶且爲之其輿馬赫奕婢妾靚麗足以蕩惑里巷之小人其官爵貨力足以搖動府縣其矯詐修飾言語足以欺罔君子是州里之大盜也吾不敢以告鄉人而私以戒族人焉髣髴於斯人之一節者願無過吾門也予聞之懼而請書焉老人曰書其事而闕其姓名使他人觀之則不知其爲誰而夫人之觀之則面熱內慙汗出而食不下也且無彰之庶其有悔乎予曰然乃記之

喜雨亭記

六蘇

亭以雨名志喜也古者有喜則以名物示不忘也周公得禾以名其書漢武得鼎以名其年叔孫勝狄以名其子其喜之大小不齊其示不忘一也予至扶風之明年始治官舍爲亭於堂之北而鑿池其南引流種樹以爲休息之所是歲之春雨麥於岐山之陽其占爲有年既而彌月不雨民方以爲憂越三月乙卯乃雨甲子又雨民以爲未足丁卯大雨三日乃止官吏相與慶於庭商賈相與歌於市農夫相與忭於野憂者以樂病者以愈而吾亭適成於是舉酒於亭上以屬客而告之曰五日

不雨可乎曰五日不雨則無麥十日不雨可乎曰十日不雨則無禾無麥無禾歲且荐饑獄訟繁興而盜賊滋熾則吾與二三子雖欲優游以樂於此亭其可得耶今天不遺斯民始旱而賜之以雨使吾與二三子得相與優游而樂於此亭者皆雨之賜也其又可忘耶既以名亭又從而歌之曰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爲襦使天而雨玉饑者不得以爲粟一雨三日繄誰之力民曰太守太守不有歸之天子天子曰不然歸之造物造物不自以爲功歸之太空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

放鶴亭記

大蘇

熙寧十年秋彭城大水雲龍山人張君之草堂水及其半扉明年春水落遷於故居之東東山之麓升高而望得異境焉作亭於其上彭城之山岡嶺四合隱然如大環獨缺其西一面而山人之亭適當其缺春夏之交草木際天秋冬雪月千里一色風雨晦明之間俯仰百變山人有二鶴甚馴而善飛旦則望西山之缺而放焉縱其所如或立於陂田或翔於雲表暮則傃東山而歸故名之曰放鶴亭郡守蘇軾時從賓客僚吏往見山人飲酒於斯亭而樂之挹山人而告之曰子知隱居之樂乎雖南面之君未可與易也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詩曰鶴鳴于九皐聲聞于天蓋其為物清遠閑放超然于塵埃之外故易詩人以比賢人君子隱德之士狎而玩之宜若有益而無損者然衛懿公好鶴則亡其國周公作酒誥衛武公作抑戒以為荒惑敗亂無若酒者而劉伶阮籍之徒以此全其真而名後世嗟夫南面之君雖清遠閑放如鶴者猶不得好好之則亡其國而山林遁世之士雖荒惑敗亂如酒者猶不能為害而況放鶴乎由此觀之其為樂未可以同日而語也山人忻然而笑曰有是哉乃作放鶴招鶴之歌曰

鶴飛去兮西山之缺高翔而下覽兮擇所適翻然斂翼宛將集兮忽何所見矯然而復擊獨終日於澗谷之間兮啄蒼苔而履白石鶴歸來兮東山之陰其下有人兮黃冠草屨葛衣而鼓琴躬耕而食兮其餘以汝飽歸來歸來兮西山不可以久留元豐元年十一月初八日記

墨妙亭記　　大蘇

熙寧四年十一月高郵孫莘老自廣德移守吳興其明年二月作墨妙亭於府第之北逍遥堂之東取凡境内自漢以來古文遺刻以實之吳興自東晉爲善地號爲山水清遠其民足以魚稻蒲蓮之利寡求而不爭賓客非特有事於其地者不至焉故凡守郡者率以風流嘯咏投壺飲酒爲事自莘老之至而歲適大水上田皆不登湖人大饑將相率亡去莘老大振廪勸分躬自撫循勞來出於至誠富有餘者皆爭出穀以佐官所活至不可勝計當是時朝廷方更化立法使者旁午以爲莘老

當日夜治文書赴期會不能復雍容自得如故事而莘老益喜賓客賦詩飲酒爲樂又以其餘暇網羅遺逸得前人賦詠數百篇爲吳興新集其刻畫尚存而僵仆斷缺於荒陂野草之間者又皆集於此亭是歲十一月余以事至湖周覽歎息而莘老求文爲記或以謂余凡有物必歸於盡而恃形以爲固者尤不可長雖金石之堅俄而變壞至於功名文章其傳世垂後猶爲差久今乃以此託於彼是久存者反求助於速壞此既昔人之惑而莘老又將深簷大屋以錮留之推是意也其無乃幾於不知命也夫余以爲知命者必盡人事然後理足而無憾物之有成必有壞譬如人之有生必有死而國之有興必有亡也雖知其然而君子之養身也凡可以久生而緩死者無不用其治國也凡可以存存而救亡者無不爲至於不可奈何而後已此之謂知命是亭之作否無足爭者而其理則不可以不辨故具載其說而列其名物於左云

黃州快哉亭記

小蘇

江出西陵始得平地其流奔放肆大南合湘沅北合漢沔其勢益張至於赤壁之下波流浸灌與海相若清河張君夢得謫居齊安即其廬之西南為亭以覽觀江流之勝而余兄子瞻名之曰快哉蓋亭之所見南北百里東西一舍濤瀾洶湧風雲開闔晝則舟楫出沒於其前夜則魚龍悲嘯於其下變化倏忽動心駭目不可久視今乃得翫之几席之上舉目而足西望武昌諸山岡陵起伏草木行列煙消日出漁父樵夫之舍皆可指數此其所以快哉者也至於長洲之濱故城之墟曹孟德孫

仲謀之所睥睨周瑜陸遜之所騁騖其流風遺俗亦足以稱快世俗昔楚襄王從宋玉景差於蘭臺之宮有風颯然至者王披襟當之曰快哉此風寡人所與庶人共者耶宋玉曰此獨大王之雄風耳庶人安得共之玉之言蓋有諷焉夫風無雄雌之異而人有遇不遇之變楚王之所以為樂與庶人之所以為憂此則人之變也而風何與焉士生於世使其中不自得將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然不以物傷性將何適而非快今張君不以謫為患竊會計之餘功而自放山水之間此其中宜有以過人者將蓬戶甕牖無所不快而況乎濯長江之清流揖西山之白雲窮耳目之勝以自適也哉不然連山絕壑長林古木振之以清風照之以明月皆騷人詩士之所以悲傷憔悴而不能勝者烏睹其為快也哉

道山亭記　　曾

閩故隸周者七至秦開其地列於中國始并爲閩中郡自粵之太末與吳之豫章爲其通路其路在閩者陸出則阸於兩山之間山相屬無間斷累數驛乃一得平地小爲縣大爲州然其四顧亦山也其塗或逆坂如緣絙或垂崖如一髮或側逕鉤出於不測之谿上皆石芒峭發擇然後可投步負戴者雖其土人猶側足然後能進非其土人罕不躓也其谿行則水皆自高瀉下石錯出其間如林立如士騎滿野千里下上不見首尾水行其隙間或衡縮蟉糅或逆走旁射其狀若蚓結若虫鏤其

旋若輪其激若矢舟泝沿者投便利失毫分輒破溺雖其土長川居之人非生而習水事者不敢以舟楫自任也其水陸之險如此漢嘗處其衆江淮之間而虛其地蓋以其陿多阻豈虛也哉福州治侯官於閩爲土中所謂閩中也其地於閩爲最平以廣四出之山皆遠而長江在其南大海在其東其城之內外皆涂旁有溝溝通潮汐舟載者晝夜屬於門庭麓多桀木而匠多良能人以屋室鉅麗相矜雖下貧必豐其居而佛老子之徒其宮又特盛城之中三山西曰閩山東曰九仙山北曰粵王山三山者鼎立其附山蓋佛老子之宮以數十百

其瓌詭殊絕之狀蓋已盡人力光祿卿直昭文館程公爲是州得閩山嶔崟之際爲亭於其處其山川之勝城邑之大宮室之榮不下簟席而盡於四矚程公以謂在江海之上爲登覽之觀可比於道家所謂蓬萊方丈瀛州之山故名之曰道山之亭閩以險且遠故仕者常憚往程公能因其地之善以寓其耳目之樂非獨忘其遠且險又將抗其思於埃壒之外其志壯哉程公於是州以治行聞既新其城又新其學而其餘功又及於此蓋其歲滿就更廣州拜諫議大夫又拜給事中集賢殿修撰今爲越州字公闢名師孟云

淩虛臺記

大蘇

國於南山之下宜若起居飲食與山接也四方之山莫高於終南而都邑之麗山者莫近於扶風以至近求最高其勢必得而太守之居未嘗知有山焉雖非事之所以損益而物理有不當然者此淩虛之所為築也方其未築也太守陳公杖屨逍遙於其下見山之出於林木之上者纍纍如人之旅行於牆外而見其髻也曰是必有異使工鑿其前為方池以其土築臺高出於屋之危而止然後人之至於其上者怳然不知臺之高而以為山之踊躍奮迅而出也公曰是宜名淩虛以告其從事蘇

軾而求文以為記軾復於公曰物之廢興成毀不可得而知也昔者荒草野田霜露之所蒙翳狐虺之所竄伏方是時豈知有淩虛臺耶廢興成毀相尋於無窮則臺之復為荒草野田皆不可知也嘗試與公登臺而望其東則秦穆之祈年橐泉也其南則漢武之長楊五柞而其非則隋之仁壽唐之九成也計其一時之盛宏傑詭麗堅固而不可動者豈特百倍於臺而已哉然而數世之後欲求其髣髴而破瓦頹垣無復存者既已化為禾黍荊棘丘墟隴畝矣而況於此臺歟夫臺猶不足恃以長久而況於人事之得喪忽往而忽來者歟而或者欲以夸世而自足則過矣蓋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乎臺之存亡也既已言於公退而為之記

超然臺記　大蘇

凡物皆有可觀苟有可觀皆有可樂非必怪奇瑋麗者也餔糟啜漓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飽推此類也吾安往而不樂夫所爲求福而辭禍者以福可喜而禍可悲也人之所欲無窮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盡美惡之辨戰乎中而去取之擇交乎前則可樂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謂求禍而辭福夫求禍而辭福豈人之情也哉物有以蓋之矣彼遊於物之內而不遊於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內而觀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挾其高大以臨我則我常眩亂反覆如隙中之觀鬭

又烏知勝負之所在是以美惡橫生而憂樂出焉可不大哀乎予自錢塘移守膠西釋舟楫之安而服車馬之勞去雕墻之美而蔽采椽之居背湖山之觀而行桑麻之野始至之日歲比不登盜賊滿野獄訟充斥而齋廚索然日食杞菊人固疑予之不樂也處之朞年而貌加豐髮之白者日以反黑予既樂其風俗之甚而其吏民亦安予之拙也於是治其園圃潔其庭宇伐安丘高密之木以修補破敗爲苟完之計而園之北因城以爲臺者舊矣稍葺而新之時相與登覽放意肆志焉南望馬耳常山出沒隱見若近若遠庶幾有隱君子乎而其東則盧山秦人盧敖之所從遁也西望穆陵隱然如城郭師尚父齊威公之遺烈猶有存者北俯濰水慨然太息思淮陰之功而弔其不終臺高而安深而明夏涼而冬溫雨雪之朝風月之夕予未嘗不在客未嘗不從擷園蔬取池魚釀秫酒瀹脫粟而食之曰樂哉遊乎方是時予弟子由適在濟南聞而賦之且名其臺曰超然以見予之無所往而不樂者蓋遊於物之外也

前發超然之意後段敘事

此後二篇皆本之莊生

擬峴臺記　曾鞏

尚書司門員外郎晉國裴君治撫之二年，因城東隅作臺以遊，而命之曰擬峴臺，謂其山谿之形，擬乎峴山也。數與其屬與州之寄客者遊，而間獨求記於予。初，州之東，其城因大丘，其隍因大谿，其隅因客土以出谿上。其外連山高陵，野林荒墟，遠近高下，壯大閎廓，怪奇可喜之觀，環撫之東南者，可坐而見也。然而雨隳潦毀，蓋藏棄委於榛叢茀草之間，未有即而愛之者也。君得之而喜，增甓與土，易其破缺，去榛與草，發其亢爽，繚以橫檻，覆以高甍，因而為臺，以脫埃氛，絕煩囂，出雲氣而臨風

雨。然後谿之平沙漫流，微風遠響，與夫浪波洶湧，破山拔木之奔放，至於高桅勁艣，沙禽水獸，下上而浮沉者，皆出乎履舃之下。山之蒼顏秀壁，巔崖拔出，挾光景而薄星辰。至於平岡長陸，虎豹踞而龍蛇走，與夫荒蹊聚落，樹陰晻曖，遊人行旅，隱見而繼續者，皆出乎衽席之內。若夫煙雲開斂，日光出沒，四時朝暮，雨暘明晦，變化之不同，則雖覽之不厭，而雖有智者，亦不能窮其狀也。或飲者淋漓，歌者激烈，或靚觀微步，旁皇徙倚，則得於耳目與得之於心者，雖所寓之樂有殊，而亦各適其適也。撫非通道，故貴人蓄賈之遊不至。多良田，故水旱螟螣之菑少。其民樂於耕桑以自足，故牛馬之牧於山谷者不收，五穀之積於郊野者不垣，而晏然不知枹鼓之警，發召之役也。君既因其土俗，而治以簡靜，故得以休其暇日，而寓其樂於此。州人士女，樂其安且治，而又得遊觀之美，亦將同其樂也，故予為之記。

文編卷之五十六

文編卷之五十七

武進唐順之應德甫選　後學長洲陳元素訂

記

永州法華寺新作西亭記　柳

永州龍興寺東丘記　柳

湘潭縣修藥師院佛殿記　歐

明因大師塔記　歐

彭州圓覺禪院記　老蘇

大悲閣記　大蘇

大悲閣記　大蘇

勝相院經藏記　大蘇

中和勝相院記　大蘇

清風閣記　大蘇

分寧縣雲峯院記　曾

廬山文殊像現瑞記　王

游黃溪記　柳

始得西山宴遊記　柳

鈷鉧潭記　柳

鈷鉧潭西小丘記　柳

至小丘西小石潭記　柳

袁家渴記　柳

石渠記　柳

石澗記　柳

小石城山記　柳

菱谿石記　歐

浮槎山水記　歐

木假山記　老蘇

畫記　韓

石氏畫苑記　大蘇

洛陽牡丹記　歐

永州法華寺新作西亭記　柳

法華寺居永州地最高有僧曰覺照照居寺西廡下廡之外有大竹數萬又其外山形下絕然而薪蒸篠簜蒙雜擁蔽吾意伐而除之必將有見焉照謂余曰是其下有陂池芙蕖申以湘水之流衆山之會果去是其見遠矣遂命僕人持刀斧羣而翦焉叢莽下頹萬類皆出曠焉茫焉天為之益高地為之加闢丘陵山谷之峻江湖池澤之大咸若有增廣之者夫其地之奇必以遺乎後不可曠也余時謫為州司馬官外常員而心得無事乃取官之祿秩以為其亭其高且廣蓋方丈者二焉或異

照之居於斯而不蚤為是也余謂衍之上人者晨起宴坐足以觀於空色之實而游乎物之終始其照也逾寂其覺也逾有然則嚮之礙之者為果礙耶今之闢之者為果闢耶彼所謂覺而照者吾詎知其不由是道也豈若吾族之挈挈於通塞（一有乎字）有無之方以自狹耶或曰然則宜書之乃書于石

永州龍興寺東丘記

柳

游之適大率有二曠如也奥如也如斯而已其地之凌阻峭出幽鬱寥廓悠長則於曠宜抵丘垤伏灌莽迫遽迴合則於奥宜因其曠雖增以崇臺延閣迴環日星臨瞰風雨不可病其敞也因其奥雖增以茂樹藂石穹若洞谷蓊若林麓不可病其邃也今所謂東丘者奥之宜者也其始龕之外棄地余得而合焉以屬於堂之北垂凡坳窪坻岸之狀無廢其故屏以密竹聯以曲梁桂檜松杉楩柟之植幾三百本嘉卉美石又經緯之俛入綠縟幽蔭薈蔚步武錯迕不知所出溫風不爍清氣自至水亭陿室曲有奥趣然而至焉者往往以邃為病噫龍興永之佳寺也登高殿可以望南極闢大門可以瞰湘流若是其曠也而於是小丘。又將披而攘之則吾所謂游有二者無乃闕焉而喪其地之宜乎。丘之幽幽可以處休丘之窅窅可以觀妙溽暑遁去茲丘之下太和不還茲丘之巔奥乎茲丘孰從我游余無召公之德懼翦伐之及也故書以所後君子

湘潭縣修藥師院佛殿記　歐

湘潭縣藥師院新修佛殿者縣民李遷之所爲也遷之賈江湖歲一賈其入數千萬遷之謀曰夫民力役以生者也用力勞者其得厚用力揄者其得薄以其得之豐約必視其用力之多少而必當然後各食其力而無慙焉士非我匹若工農則吾等也夫琢磨煎鍊調筋柔革此工之盡力也斤斸鉏夷畎畝封藝此農之盡力也然後所食皆不過其勞今我則不然徙幸物之廢興而上下其價權時輕重而操其奇贏游嬉以浮於江湖用力至逸以安而得則過之我有慙於彼焉凡誠我契而不

我欺平我斗斛權衡而不我驗出入關市而不我虞我何能焉是皆在上而爲政者以庇我也何以報焉聞浮屠之爲善其法曰有能捨已之有以崇飾尊嚴我則能陰相之凡有所欲皆如志乃曰盍用我之有所得於此施以報焉且爲善也於是得此寺廢殿而新之又如其法作釋迦佛十六羅漢塑像皆備凡用錢二十萬自景祐二年十二月癸酉迄三年二月甲寅以成其秋會予赴夷陵自真州假其舟行次潯陽見買一石碧而載于舟問其所欲用之因具言其所爲且曰欲歸而記其始誌歲月也視其色若欲得予記而不敢言也因善其以賈爲生而能知夫力少而得厚以爲幸又知在上者庇已而思有以報顧其所爲之心又趨爲善皆可喜也乃爲之作記問其寺始造之由及其歲月皆不能道也

明因大師塔記

歐

明因大師道詮、姓衛氏、并州文水縣民家子、生於太平興國辛巳之歲、終於明道癸酉之正月、壽五十有三年、始為童子、辭家人入洛陽妙覺禪院、依真行大師惠璘學浮圖法、咸平五年、始去氏削髮入僧籍、後二十四年、賜紫衣、遂主其衆、又四年賜號明因、兼領右街教門事、凡為僧三十有一年、辛之明年、其徒以骨葬城南龍門山下、始道詮未死時、予過其廬、問其年幾何、曰五十有二矣、問其何許人也、曰本太原農家也、因與語曰、詩唐風、古晉本唐之俗、其民被堯之德化、且詩多以儉刺、然其勤生以儉嗇、朴厚而純固、最得古之遺風、今能言其土風乎、其民俗何若、信若詩之所謂乎、詩去今餘千歲矣、猶若詩之時乎、其亦隨世而遷變也、曰封麻而衣、陶瓦而食、築土而室、甘辛苦、薄滋味、歲耕日積、有餘則窖而藏之、率千百年不輒發、其勤且儉、誠有古之遺風、至今而不變也、又言為兒時聞長老語、晉自春秋為盛國、至唐與并以興、世為北京、及朱氏有中土、後唐倚并為雄、亦卒以王、既而晉祖又以王、漢又以王、遭時之故、相次出二天子、劉崇父子又自為國、故民熟丘隴、罷軍死戰、勞若幾百年不得息、既而聖人出、四方次第平、一日兵臨城門、係繼元以歸、并民然後被政教、棄兵專農、休息勞苦、為太平之幸人、并平後二歲、我始生、幼又依浮圖、生不見干戈、長不執耒耜、衣不麻、食不瓦、室不土、力不穡而休、乃并人之又幸者也、今老矣、且病、即死無恨、予愛其語朴而詳、它日復過其廬、莫見也、訪之、曰死矣、為之惻然、及其葬、其徒有求予誌其始終者、因并書其常語予者、志歲月云爾、

彭州圓覺禪院記　老蘇

人之居乎此也、其必有樂乎此也、居斯樂、不樂不居也、居而不樂、不樂而不去、為自欺、且為欺天、蓋君子耻食其食而無其功、耻服其服而不知其事、故居而不樂、吾有吐食脫服以逃天下之譏而已耳、天之畀我以形、而使我以心馭也、今日欲適秦、明日欲適越、天下誰我禦、故居而不樂、不樂而不去、是其心且不能馭其形、而况能以馭它人哉、自唐以來、天下士大夫爭以排釋老為言、故其徒之欲求知於吾士大夫之間者、往往自叛其師以求容於吾、而吾士大夫亦喜其來而接之以禮、靈師文暢之徒、飲酒食肉以自絕於其教、嗚呼、歸爾父子、復爾室家、而後吾許爾以叛爾師、父子之不歸、室家之不復、而師之叛、是不可以一日立于天下、傳曰、人臣無外交、故季布之忠於楚也、雖不如蕭韓之先覺、而比丁公之貳則為愈、予在京師、彭州僧保聰來求識予甚勤、及至蜀、聞其自京師歸、布衣蔬食以為其徒先、凡若干年、而所居圓覺院大治、一日為予道其先師平潤事、與其院之所以得名者、請予為記、予佳聰之不以叛其師悅予也、故為之記曰、彭州龍興寺僧平潤講圓覺經有奇、因以名院、院始弊不葺、潤之來始得隙地以作堂宇、凡更二僧而至于保聰、又合其隣之僧屋若干於其院以成、是為記

大悲閣記　　大蘇

大悲者觀世音之變也觀世音由聞而覺始於聞而能無所聞始於無所聞而能無所不聞能無所聞雖無身可也能無所不聞雖千萬億身可也而況於手與目乎雖然非無身無以舉千萬億身之衆非千萬億身無以示無身之至故散而爲千萬億身聚而爲八萬四千毋陁羅臂八萬四千清淨寶目其道一爾昔吾嘗觀於此吾頭髮不可勝數而身毛孔亦不可勝數牽一髮而頭爲之動拔一毛而身爲之變然則髮皆吾頭而毛孔皆吾身也彼皆吾頭而不能爲頭之用彼皆吾身而不能

具身之智則物有以亂之矣吾將使世人左手運斤而右手執削目數飛雁而耳節鳴鼓首肯旁人而足識梯級雖有智者有所不暇矣而況千手異執而千目各視乎及吾燕坐寂然心念凝默湛然如大明鏡人鬼鳥獸雜陳乎吾前色聲香味交遘乎吾體心雖不起而物無不接接必有道即千手之出千目之運雖未可得見而理則具矣彼佛菩薩亦然雖一身不成二佛而一佛能遍河沙諸國非有它也觸而不亂至而能應理有必至而何獨疑於大悲乎成都西南大都會也佛事最勝而大悲之像未睹其傑有法師敏行者能讀內外教博通其義欲以如幻三昧爲一方首乃以大旃檀作菩薩像端嚴妙麗具慈愍性手臂錯出開合捧執指彈摩拊千態具備手各有目無妄舉者復作大閣以覆菩薩雄偉壯峙工與像稱都人作禮因敬生悟余游於四方二十餘年矣雖未得歸而想見其處敏行使其徒法震乞文爲道其所以然者且頌之曰

吾觀世間人兩目兩手臂物至不能應狂惑失所措其有欲應者顛倒作思慮思慮非真實無異無手目菩薩千手目與一手目同物至心亦至曾不作思慮隨其所當應無不得其當引弓挾白羽劍盾諸械器經卷及香

華盂水青楊枝珊瑚大寶炬白拂朱藤杖所遇無不執所執無有疑緣何得無疑以我無心故若猶有心者千手當千心一人而千心內自相攫攘何暇能應物千手無一心手手得其處稽首大悲尊願度一切衆皆證無心法皆具千手目

此翁素精於佛家之旨

大悲閣記　大蘇

羊豕以為羞五味以為和秫稻以為酒麴蘖以作之天下之所同也其材同其水火之齊均其寒煖燥濕之候一也而二人為之則美惡不齊豈其所以美者不可以數取歟然古之為方者未嘗遺數也能者即數以得妙不能者循數以得其略其出一也有能有不能而精粗見焉人見其二也則求精於數外而棄迹以逐妙曰我知酒食之所以美也而略其分齊捨其度數以為不在是也而一以意造則其不為人之所嘔棄者寡矣今吾學者之病亦然天文地理音樂律歷宮廟服器冠昏喪

紀之法春秋之所去取禮之所可刑之所禁歷代之所以廢興與其人之賢不肖此學者之所宜盡力也曰是皆不足學學其不可傳於書而載於口者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古之學者其所亡與其所能皆可以一二數而日月見也如今世之學其所亡者果何物而所能者果何事歟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由是觀之廢學而徒思者孔子之所禁而今世之所上也豈惟吾學者至於為佛者亦然齋戒持律講誦其書而崇飾塔廟此佛之所以日夜教人者也而其徒或者以為齋戒持律不如無心講誦其書不如無言崇飾塔廟不如無為其中無心其口無言其身無為則飽食而嬉而已是為大以欺佛者也杭州鹽官安國寺僧居則自九歲出家十年而得惡疾且死自誓於佛願持律終身且造千手眼觀世音像而誦其名千萬口病已而力不給則縮衣節口三十餘年銖積寸累以迄于成其高九仞為大屋四重以居之而求文以為記余嘗以斯語告東南之士矣蓋僅有從者獨喜則之勤苦從事於有為篤志守節老而不衰異夫為大以欺佛者故為記之且以風吾黨之士云

議論凡三層

勝相院經藏記

大蘇

元豐三年，歲在庚申，有大比丘惟簡，號曰寶月，修行如幻三摩鉢提，在蜀成都大聖慈寺故中和院，賜名勝相，以無量寶黃金丹砂琉璃貝珠旃檀衆香莊嚴佛語及菩薩語，作大寶藏，涌起于海，有大天龍背負而出，及諸小龍糾結環繞，諸化菩薩護法神鎮守其門，天魔鬼神各執其物以禦不祥，是諸衆寶及諸佛子光色聲香自相磨激，璀璨芳郁，玲瓏宛轉，生出諸相，變化無窮，不假言語自然顯見苦空無我無量妙義，凡見聞者隨其根性各有所得，如衆飢人入於太倉，雖未得食已有飽意。又如病人遊於藥市，聞衆藥香病自衰減，更能取來作無礙飯，恣食取飽，自然不飢，又能取藥以療衆病，衆病有盡而藥無窮，須臾之間無病可療，以是因緣度無量衆，時見聞者皆爭捨施，富者出財，壯者出力，巧者出技，皆舍所愛及諸結習而作佛事，求脫煩惱濁惡苦海。

有一居士，其先蜀人，與是比丘有大因緣，去國流浪，在江淮間，聞是比丘作是佛事，即欲隨衆舍所愛習，周視其身及其室廬，求可捨者，了無一物，如焦穀芽，如石女兒，乃至無有毫髮可捨，私自念言：我今惟有無始已來結習口業，妄言綺語，論說古今是非成敗，以是業故所出言語，猶如鐘磬，黼黻文章，悅可耳目，如人善博，日勝日貧，自云是巧，不知是業，今捨此業，作寶藏偈，願我今者作是偈已，盡未來世永斷諸業，客塵妄想及事理障，一切世間無取無舍，無憎無愛，無可無不可。時此居士稽首西望而說偈言：

我遊衆寶山，見山不見寶，巖谷及草木，虎豹諸龍蛇，雖知寶所在，欲取不可得。復有求寶者，自言已得寶，見寶不見山，亦未得寶故。譬如夢中人，未嘗知是夢，既知是夢已，所夢即變滅，見我不見夢，因以我為覺，不知真覺者，覺夢兩無有。我觀大寶藏，如以蜜說甜，衆生未諭故，復以甜說蜜，甜蜜更相說，千劫無窮盡。自蜜及甘蔗，查梨與橘柚，說甜而得酸，以及鹹辛苦，忽然反自味，舌根有甜相，我爾默自知，不煩更相說。我今說此偈，於道亦云遠，如眼根自見，是眼非我有，當有無耳人，聽此非舌言，於一彈指頃，洗我千劫罪。

中和勝相院記

大蘇

佛之道難成，言之使人悲酸愁苦。其始學之，皆入山林，踐荆棘蛇虺，袒裸霜雪，或刲割屠膾，燔燒烹煮，以肉飼虎豹烏烏蚊蚋，無所不至。茹苦含辛，更百千萬億生而後成。其不能此者，猶棄絶骨肉，衣麻布，食草木之實，晝日力作，以給薪水糞除，莫夜持膏火薰香，事其師如生。務苦瘠其身，自身口意莫不有禁，其略十，其詳無數，終身念之，寢食見之，如是僅可以稱沙門比丘。雖名爲不耕而食，然其勞苦卑辱，則過於農工遠矣。計其利害，非侥倖小民之所樂，今何其棄家毀服壞毛髮者之多也。

意亦有所便歟？寒耕暑耘，官又召而役作之，凡民之所患苦者，我皆免焉。吾師之所謂戒者，爲愚夫未達者設也，若我何用是爲？剟其患，專取其利，不如是而已，又愛其名。治其荒唐之說，攝衣升坐，問答自若，謂之長老。吾嘗究其語矣，大抵務爲不可知，設械以應敵，匿形以備敗，窘則推墮滉漾中，不可捕捉，如是而已矣。吾遊四方，見輒反覆折困之，度其所從遁而逆閉其塗，往往面頸發赤，然業已爲是道，勢不得以惡聲相反，則笑曰：是外道魔人也。吾之於僧，慢侮不信如此。今寶月大師惟簡乃以其所居院之本末求吾文爲記，豈不以我然？吾昔者始遊成都，見文雅大師惟度，器宇落落可愛，渾厚人也，能言唐末五代事傳記所不載者，因是與之遊甚熟。惟簡則其同門友也，其爲人精敏過人，事佛齊衆，謹嚴如官府。二僧皆吾之所愛，而此院又有唐僖宗皇帝像，及其從官文武七十五人，其奔走失國與其所以將亡而不遂滅者，既足以感慨太息，而畫又皆精妙冠世，有足稱者，故强爲記之。始居此者，京兆人廣寂大師希讓，傳六世至度與簡。簡姓蘇氏，眉山人，吾遠宗子也，今主是院，而度亡矣。

清風閣記

大蘇

文慧大師應符居成都玉谿上為閣曰清風以書來求文為記五返而益勤余不能已戲為浮屠語以問之曰符而所謂身者汝之所寄也而所謂閣者汝之所以寄所寄也身與閣汝不得有而名烏乎施名將無所施而安用記乎雖然吾為汝放心遺形而强言之汝亦放心遺形而强聽之木生於山水流於淵山與淵且不得有而人以為已有不亦惑歟天地之相磨虛空與有物之相推而風於是焉生執之而不可得也逐之而不可及也汝為居室而以名之吾又為汝記之不亦大惑歟雖

然世之所謂已有而不惑者其與是奚辨若是而可以為有邪則雖汝之有是風可也雖為居室而以名之吾又為汝記之可也非惑也風起於蒼茫之間彷徨乎山澤激越乎城郭道路虛徐演漾以泛汝之軒窻欄楯幔帷而不去也汝隱几而觀之其亦有得乎力生於所激而不自為力故不勞形生於所遇而不自為形故不窮嘗試以是觀之

分寧縣雲峯院記

曾

分寧人勤生而嗇施薄義而喜爭其土俗然也自府來抵其縣五百里在山谷窮處其人修農桑之務率數口之家留一人守舍行饁其外盡在田田高下磽腴隨所宜雜植五穀無廢壤女婦蠶杼無懈人茶鹽蜜紙竹箭材葦之貨無有纖鉅治咸盡其身力其勤如此富者兼田千畝廩實藏錢至累歲不發然視捐一錢可以易死寧死無所捐其於施何如也其間利害不能以稊米父子兄弟夫婦相去若奕棊然於其親固然於義厚薄可知也長少族坐里閭相講語以法律意向小戾則相告

訐結黨詐張事關節以動視聽甚者畫刻金木為章印摹文書以紿吏立縣庭下變偽一日百千出故雖笞朴徙死交迹一不以屬心其喜爭訟豈比它州縣哉民雖勤而習如是漸涵入骨髓故賢令長佐吏比肩常病其未易治教使移也雲峯院在縣極西界無籍圖不知自何時立景德三年邑僧道常治其院而侈之門閎靚深殿寢言言棲客之廬齋庖庫廄序列兩傍浮圖所用鐃鼓魚螺鐘磬之編百器備完吾聞道常氣質偉然雖索其學其歸未能當於義然治生事不廢其勤亦稱其土俗至有餘輒斥散之不為黍累計惜樂淡泊無累則又

若能獨勝其嗇施喜爭之心可言也或曰使其人不知溺其所學其歸一當於義則傑然眎邑人者必近常乎慶曆三年九月與其徒謀曰吾將蓬藿治是院不自意成就如此今老矣恐泯泯無聲界來人相與圖文字買石刻之使永永與是院俱傳可不可也咸曰然惟其徒子思來請記遂來予不讓爲申其可言者寵嘉之使刻示邑人

廬山文殊像現瑞記　王

番陽劉定嘗登廬山臨文殊金像所沒之谷睹光明雲瑞圖示臨川王某求記其事某曰有有以觀空空亦幻空空以觀有幻亦實幻實果有辨乎然則如子所睹可以記可以無記記無記果亦有辨乎雖然子既圖之矣余不可以無記也定以熙寧元年四月十日十年九月二十七日睹某以元豐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記

游黃溪記　　柳

北之晉，西適豳，東極吳，南至楚越之交，其間名山水而州者以百數，永最善。環永之治百里，北至于浯溪，西至于湘之源，南至于瀧泉，東至于黃溪東屯，其間名山水而村者以百數，黃溪最善。黃溪距州治七十里，由東屯南行六百步，至黃神祠。祠之上兩山牆立，如丹碧之華葉駢植，與山升降，其缺者為崖峭巖窟，水之中皆小石平布。黃神之上，揭水八十步，至初潭，最奇麗，殆不可狀。其略若剖大甕，側立千尺，溪水積焉，黛蓄膏渟，來若白虹，沉沉無聲，有魚數百尾，方來會石下，南去又行百步，

宋編　〈八卷五十七〉　注三　九

至第二潭，石皆巍然，臨峻流，若頦頷齗齶，其下大石離列，可坐飲食。有鳥赤首烏翼，大如鵠，方東嚮立。自是又南數里，地皆一狀，樹益壯，石益瘦，水鳴皆鏘然。又南一里，至大冥之川，山舒水緩，有土田。始黃神為人時，居其地。傳者曰：黃神王姓，莽之世也。莽既死，神更號黃氏，逃來，擇其深峭者潛焉。始莽嘗曰：余黃虞之後也。故號其女曰黃皇室主。黃與王聲相邇，而又有本，其所以傳言者益驗。神既居是，民咸安焉，以為有道，死乃俎豆之，為立祠。後稍徙近乎民，今祠在山陰溪水上。元和八年五月十六日，既歸為記，以啓後之好游者。

始得西山宴遊記　　柳

自余為僇人，居是州，恒惴慄。其隙也，則施施而行，漫漫而游，日與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窮迴谿，幽泉怪石，無遠不到。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臥，意有所極，夢亦同趣，覺而起，起而歸。以為凡是州之山有異態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華西亭，望西山，始指異之。遂命僕過湘江，緣染溪，斫榛莽，焚茅茷，窮山之高而止。攀援而登，箕踞而遨，則凡數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其高下之勢，岈然洼然，若垤若穴，尺寸千里，攢蹙累積，莫得遯隱。縈青

宋編　〈八卷五十七〉　言　之

繚白，外與天際，四望如一。然後知是山之特出，不與培塿為類，悠悠乎與灝氣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與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窮。引觴滿酌，頹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蒼然暮色，自遠而至，至無所見，而猶不欲歸。心凝形釋，與萬化冥合。然後知吾嚮之未始游，游於是乎始，故為之文以志。是歲元和四年也。

鈷鉧潭記

柳

鈷鉧潭在西山西、其始蓋冉水自南奔注、抵山石、屈折東流、其顛委勢峻、盪擊益暴、齧其涯、故旁廣而中深、畢至石乃止、流沫成輪、然後徐行、其清而平者且十畝、有樹環焉、有泉懸焉、其上有居者、以予之亟游也、一旦款門來告曰、不勝官租私券之委積、旣芟山而更居、願以潭上田貿財以緩禍、予樂而如其言、則崇其臺、延其檻、行其泉於高者墜之潭、有聲潨然、尤與中秋觀月爲宜、於以見天之高、氣之迥、孰使予樂居夷而忘故土者、非茲潭也歟

鈷鉧潭西小丘記

柳

得西山後八日、尋山口西北道二百步、又得鈷鉧潭、西二十五步、當湍而浚者爲魚梁、梁之上有丘焉、生竹樹、其石之突怒偃蹇、負土而出、爭爲奇狀者、殆不可數、其嶔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馬之飲于溪、其衝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羆之登于山、丘之小不能一畝、可以籠而有之、問其主、曰唐氏之棄地、貨而不售、問其價、曰止四百、余憐而售之、李深源元克己時同遊、皆大喜、出自意外、即更取器用、剷刈穢草、伐去惡木、烈火而焚之、嘉木立、美竹露、奇石顯、由其中以望、則山之高、雲之浮、溪之流、鳥獸魚之遨遊、舉熙熙然迴巧獻技、以効茲丘之下、枕席而臥、則清泠之狀與目謀、瀯瀯之聲與耳謀、悠然而虛者與神謀、淵然而靜者與心謀、不匝旬而得異地者二、雖古好事之士、或未能至焉、噫、以茲丘之勝、致之澧鎬鄠杜、則貴游之士爭買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棄是州也、農夫漁父過而陋之、賈四百、連歲不能售、而我與深源克己獨喜得之、是其果有遭乎、書於石、所以賀茲丘之遭、

至小丘西小石潭記　柳

從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聞水聲如鳴珮環心樂之伐竹取道下見小潭水尤清冽全石以爲底近岸卷石底以出爲坻爲嶼爲嵁爲巖青樹翠蔓蒙絡搖綴參差披拂潭中魚可百許頭皆若空遊無所依日光下徹影布石上怡然不動俶爾遠逝往來翕忽似與遊者相樂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滅可見其岸勢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坐潭上四面竹樹環合寂寥無人淒神寒骨悄愴幽邃以其境過清不可久居乃記之而去同遊者吳武陵龔古余弟宗玄隸而從者崔氏二小生曰恕己曰奉壹

袁家渴記　柳

由冉溪西南水行十里山水之可取者五莫若鈷鉧潭由溪口而西陸行可取者八九莫若西山由朝陽巖東南水行至蕪江可取者三莫若袁家渴皆永中幽麗奇處也楚越之間方言謂水之反流者爲渴音若衣褐之褐渴上與南館高嶂合下與百家瀨合其中重洲小溪澄潭淺渚間廁曲折平者深黑峻者沸白舟行若窮忽又無際有小山出水中山皆美石石上生青叢冬夏常蔚然其旁多巖洞其下多白礫其樹多楓柟石楠楩櫧樟柚草則蘭芷又有異卉類合歡而蔓生轇轕水石每風自四山而下振動大木掩苒衆草紛紅駭綠蓊葧香氣衝濤旋瀨退貯谿谷搖颺葳蕤與時推移其大都如此余無以窮其狀永之人未嘗遊焉余得之不敢專也出而傳於世其地世主袁氏故以名焉

石渠記　柳

自渴西南行不能百步得石渠民橋其上有泉幽幽然其鳴乍大乍細渠之廣或咫尺或倍尺其長可十許步其流抵大石伏出其下踰石而往有石泓菖蒲被之青鮮環周又折西行旁陷巖石下北墮小潭潭幅員減百尺清深多儵魚又北曲行紆餘睨若無窮然卒入于渴其側皆詭石怪木奇卉美箭可列坐而庥焉風搖其顛韻動崖谷視之既靜其聽始遠予從州牧得之攬去翳朽決疏土石既崇而焚既釃而盈惜其未始有傳焉者故累記其所屬遺之其人書之其陽俾後好事者求之

得以易元和七年正月八日蠲渠至大石十月十九日踰石得石泓小潭渠之美於是始窮也

石澗記　柳

石渠之事既窮上由橋西北下土山之陰民又橋焉其水之大倍石渠三之亘石為底達于兩涯若床若堂若陳筵席若限閫奧水平布其上流若織文響若操琴揭跣而往折竹掃陳葉排腐木可羅胡床十八九居之交絡之流觸激之音皆在床下翠羽之木龍鱗之石均蔭其上古之人其有樂乎此耶後之來者有能追余之踐履耶得意之日與石渠同由渴而來者先石渠後石澗由百家瀨上而來者先石澗後石渠澗之可窮者皆出石城村東南其間可樂者數焉其上深山幽林逾峭險

道狹不可窮也

小石城山記

柳

自西山道口徑北踰黃茅嶺而下有二道其一西出尋之無所得其一少北而東不過四十丈土斷而川分有積石橫當其垠其上為睥睨梁欐之形其旁出堡塢有若門焉窺之正黑投以小石洞然有水聲其響之激越良久乃已環之可上望甚遠無土壤而生嘉樹美箭益奇而堅其疏數偃仰類智者所施設也噫吾疑造物者之有無久矣及是愈以為誠有又怪其不為之於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伎是故勞而無用神者儻不宜如是則其果無乎或曰以慰夫賢而辱於此者或曰其氣之靈不為偉人而獨為是物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是二者余未信之

菱溪石記

歐

菱溪之石有六其四為人取去其一差小而尤奇亦藏民家其最大者偃然僵臥於溪側以其難徙故得獨存每歲寒霜落水涸而石出溪旁人見其可怪往往祀以為神菱溪按圖與經皆不載唐會昌中刺史李濆為荇溪記云水出永陽嶺西經皇道山下以地求之今無所謂荇溪者詢於滁州人曰此溪是也楊行密有淮南淮人為諱其嫌名以荇為菱理或然也溪旁若有遺址云故將劉金之宅石即劉氏之物也金偽吳時貴將與行密俱起合淝號三十六英雄金其一也金本武夫悍卒而乃能知愛賞奇異為兒女子之好豈非遭逢亂世功成志得驕於富貴之佚欲而然邪想其陂池臺榭奇木異草與此石稱亦一時之盛哉今劉氏之後散為編民尚有居溪旁者予感夫人物之廢興惜其可愛而棄也乃以三牛曳置幽谷又索其小者得於白塔民朱氏遂立于亭之南北亭負城而近以為滁人歲時嬉遊之好夫物之奇者棄沒於幽遠則可惜置之耳目則愛者不免取之而去嗟夫劉金者雖不足道然亦可謂雄勇之士其平生志意豈不偉哉及其後世荒堙零落至於子孫泯沒而無聞況欲長有此石乎用此可為富貴者之

戒而好奇之士聞此石者可以一賞而足何必取而去也哉

委曲幽妙

浮槎山水記　歐

浮槎山在愼縣南三十五里或曰浮閣山或曰浮巢二山其事出於浮圖老子之徒荒怪誕幻之說其上有泉自前世論水者皆弗道余嘗讀茶經愛陸羽善言水後得張又新水記載劉伯芻李季卿所列水次第以爲得之於羽然以茶經考之皆不合又新妄狂險譎之士其言難信頗疑非羽之說及得浮槎山水然後益以羽爲知水者浮槎與龍池山皆在廬州界中較其水味不及浮槎遠甚而又新所記以龍池爲第十浮槎之水棄而不錄以此知其所失多矣羽則不然其論曰山水上江

次之井爲下山水乳泉石池漫流者上其言雖簡而於論水盡矣浮槎之水發自李侯嘉祐二年李侯以鎭東軍留後出守廬州因遊金陵登蔣山飲其水既又登浮槎至其山上有石池涓涓可愛蓋羽所謂乳泉漫流者也飲之而甘乃考圖記問於故老得其事迹因以其水遺余於京師予報之曰李侯可謂賢矣夫窮天下之物無不得其欲者富貴者之樂也至於蔭長松藉豐草聽山溜之潺湲飲石泉之滴瀝此山林者之樂也而山林之士視天下之樂不一動其心或有欲於心顧力不可得而止者乃能退而獲樂於斯彼富貴者之能致物矣

而其不可兼者惟山林之樂爾惟富貴者而不得兼然後貧賤之士有以自足而高世其不能兩得亦其理與勢然歟今李侯生長富貴厭於耳目又知山林之爲樂至於攀緣上下幽隱窮絕人所不及者皆能得之其兼取於物者可謂多矣李侯折節好學喜交賢士敏於爲政所至有能名凡物不能自見而待人以彰者有矣其物未必可貴而因人以重者亦有矣故予爲志其事俾世知斯泉發自李侯始也三年二月二十有四日廬陵歐陽修記

木假山記　老蘇

木之生或櫱而殤或拱而夭幸而至於任爲棟梁則伐不幸而爲風之所拔水之所漂或破折或腐幸而得不破折不腐則爲人之所材而有斧斤之患其最幸者漂沉汩沒於湍沙之間不知其幾百年而其激射齧食之餘或髣髴於山者則爲好事者取去强之以爲山然後可以脫泥沙而遠斧斤而荒江之濆如此者幾何不爲好事者所見而爲樵夫野人所薪者何可勝數則其最幸者之中又有不幸者焉予家有三峯予每思之則疑其有數存乎其間且其蘖而不殤拱而不夭任爲棟梁

而不伐風拔水漂而不破折不腐不破折不腐而不爲人所材以及於斧斤出於湍沙之間而不爲樵夫野人之所薪而後得至乎此則其理似不偶然也然予之愛之則非徒愛其似山而又有所感焉非徒愛之而又有所敬焉予見中峯魁岸踞肆意氣端重若有以服其旁之二峯二峯者莊栗刻削凜乎不可犯雖其勢服於中峯而岌然決無阿附意吁其可敬也夫其可以有所感也夫

首段言三峯之幸後段言三峯之可敬

畫記　韓

雜古今人物小畫共一卷騎而立者五人騎而被甲載兵立者十人一人騎執大旗前立騎而被甲載兵行且下牽者十人騎且負者二人騎執器者二人騎擁田犬者一人騎而牽者二人騎而驅者三人執羈靮立者二人騎而下倚馬臂隼而立者一人騎而驅涉者二人徒而驅牧者二人坐而指使者一人甲胄手弓矢鈇鉞植者七人甲胄執幟植者十人負者七人偃寢休者二人甲胄坐睡者一人方涉者一人坐而脫足者一人寒附火者一人雜執器物役者八人奉壺矢者一人舍而具

食者十有一人挹且注者四人牛牽者一人驢驅者四人一人杖而負者婦人以孺子載而可見者六人載而上下者三人孺子戲者九人凡人之事三十有二為人大小百二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馬大者九匹於馬之中又有上者下者行者牽者涉者陸者翹者顧者鳴者寢者訛者立者人立者齕者飲者溲者陟者降者痒磨樹者噓者嗅者喜相戲者怒相踶齧者秣者騎者驟者走者載服物者載狐兔者凡馬之事二十有七為馬大小八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牛大小十一頭橐駝三頭驢如橐駝之數而加其一焉隼一犬羊狐兔麋鹿共三十旃車三兩雜兵器弓矢旌旗刀劍矛楯弓服矢房甲胄之屬缾盂簦笠筐筥錡釜飲食服用之器壺矢博奕之具二百五十有一皆曲極其妙貞元甲戌年余在京師甚無事同居有獨孤生申叔者始得此畫而與余彈棊余幸勝而獲焉意甚惜之以為非一工人之所能運思蓋藂集衆工人之所長耳雖百金不願易也明年出京師至河陽與二三客論畫品格因出而觀之座有趙侍御者君子人也見之戚然若有感然少而進曰噫余之手摸也亡之且二十年矣余少時常有志乎茲事得國本絕人事而摸得之遊閩中而喪焉居閒處獨時往

來余懷也以其始為之勞而夙好之篤也今雖遇之力不能為已且命工人存其大都焉余既甚愛之又感趙君之事因以贈之而記其人物之形狀與數而時觀之以自釋焉

石氏畫苑記　　大蘇

石康伯字幼安眉之眉山人故紫微舍人昌言之幼子也舉進士不第即棄去當以蔭得官亦不就讀書作詩以自娛而已不求人知獨好法書名畫古器異物遇有所見脫衣輟食求之不問有無居京師四十年出入閭巷未嘗騎馬在稠人中耳目謖謖然專求其所好長七尺黑而髯如世所畫道人劍客而徒步塵埃中若有所營不知者以為異人也又善滑稽巧發微中旁人抵掌絕倒而幼安淡然不變色與人游知其急難甚於為己有客於京師而病者輒舁置其家親飲食之死則棺歛

之無難色凡識幼安者皆知其如此而余獨深知之幼安識慮甚遠獨口不言耳今年六十一狀貌如四十許人須三尺郁然無一莖白者此豈徒然者哉為亳州職官與富鄭公俱得罪者其子夷庚也其家書畫數百軸取其毫末雜碎者以冊編之謂之石氏畫苑幼安與文與可遊如兄弟故得其畫為多而余亦善畫古木叢竹因以遺之使置之苑中子由嘗言所貴於畫者為其似也似猶可貴况其真者吾行都邑田野所見人物皆吾畫笥也所不見者獨鬼神耳當賴畫而識然人亦何用見鬼此言真有理今幼安好畫乃其一病無足錄者獨錄其為人之大畧云爾

不做題目與繪堂記意同

洛陽牡丹記　歐

花品序第一

牡丹出丹州延州東出青州南亦出越州而出洛陽者今為天下第一洛陽所謂丹州花延州紅青州紅者皆彼土之尤傑者然來洛陽纔得備衆花之一種列第不出三已下不能獨立與洛花敵而越之花以遠罕識不見齒然雖越人亦不敢自譽以與洛陽爭高下是洛陽者果天下之第一也洛陽亦有黃芍藥緋桃瑞蓮千葉李紅郁李之類皆不減它出者而洛陽人不甚惜謂之果子花曰某花某花至牡丹則不名直曰花其意謂天

下眞花獨牡丹其名之著不假曰牡丹而可知也其愛重之如此說者多言洛陽於三河間古善地昔周公以尺寸考日出沒測知寒暑風雨乖與順於此此蓋天地之中草木之華得中氣之和者多故獨與它方異予甚以為不然夫洛陽於周所有之土四方入貢道里均乃九州之中在天地崐崘旁薄之間未必中也又況天地之和氣宜遍被四方上下不宜限其中以自私夫中與和者有常之氣其推於物也亦宜為有常之形物之常者不甚美亦不甚惡及元氣之病也美惡隔并而不相和入故物有極美與極惡者皆得於氣之偏也花之鍾其美與夫癭木擁腫之鍾其惡醜好雖異而得分氣之偏病則均洛陽城圍數十里而諸縣之花莫及城中者出其境則不可植焉豈又偏氣之美者獨聚此數十里之地乎此又天地之大不可考也已凡物不常有而為害乎人者曰災不常有而徒可怪駭不為害者曰妖語曰天反時為災地反物為妖此亦草木之妖而萬物之一怪也然比夫癭木擁腫者竊獨鍾其美而見幸於人焉余在洛陽四見春天聖九年三月始至洛其至也晚見其晚者明年會與友人梅聖俞遊嵩山少室緱氏嶺石唐山紫雲洞既還不及見又明年有悼亡之戚不暇

見又明年以留守推官歲滿解去只見其蚤者是未嘗見其極盛時然目之所矚已不勝其麗焉余居府中時嘗謁錢思公於雙桂樓下見一小屏立坐後細書字滿其上思公指之曰欲作花品此是牡丹名凡九十餘種余時不暇讀之然余所經見而今人多稱者纔三十許不知思公何從而得之多也計其餘雖有名而不著者未必佳也故今所錄但取其特著者而次第之

予謂於洛陽一段是小題發大議論

文編卷之五十七

文編卷之五十八

武進唐順之應德甫選　後學長洲陳元素訂

神道碑

唐故江南西道觀察使中大夫洪州刺史兼御史中丞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贈左散騎常侍太原王公神道碑銘　韓

唐故相權公墓碑　韓

唐故河東節度觀察使滎陽鄭公神道碑　韓

唐故中散大夫少府監胡良公墓神道碑　韓

唐銀青光祿大夫守左散騎常侍致仕上柱國

襄陽郡王平陽路公神道碑銘　韓

贈太尉許國公神道碑銘　韓

太尉文正王公神道碑銘　并序　歐

太子太師致仕贈司空兼侍中文惠陳公神道碑銘　并序　歐

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銘　并序　歐

鎮安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贈太師中書令程公神道碑銘　歐

觀文殿大學士行兵部尚書西京留守贈司空兼侍中晏公神道碑銘　歐

贈刑部尚書余襄公神道碑銘　歐

尚書度支郎中天章閣待制王公神道碑銘　并序　歐

司馬溫公神道碑　大蘇

唐故江南西道觀察使中大夫洪州刺史兼御史中丞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贈左散騎常侍太原王公神道碑銘　韓

王氏皆王者之後在太原者爲姬姓春秋時王子成父敗狄有功因賜氏厥後世居太原至東漢隱士烈博士徵不就居祁縣因號所居鄉爲君子公其君子鄉人也

魏晉洎隋世有名人國朝大王父玄暕歷御史屬三院止尚書郎生景肅守三郡務傳京王生政襄鄧等州防禦使鄂州採訪使贈吏部尚書公尚書之第某子公諱仲舒字弘中少孤奉母夫人家江南讀書著文其譽藹然當時名公皆折官位輩行願爲交貞元初射策拜左拾遺與陽城合遺裴延齡不得爲相德宗初怏怏無奈久而嘉之其後入閤德宗顧列謂宰相曰第幾人必王某也果然月餘特改右補闕遷禮部考功吏部二員外郎在禮部奏議詳雅省中伏其能在考功吏部提約明

故吏無以欺同列有恃恩自得者衆皆嫺承公嫉其爲
人不直厭由此貶連州司戶移夔州司馬又移荊南因
佐其節度事爲衆謀得五品服放跡在外積四年元和
初收拾俊賢徵拜吏部員外郎未幾爲職方郎中知制
誥友人得罪斥逐後其家親知過門縮頸不敢視公獨
省問爲計度論議直其寃由是出爲峽州刺史轉廬州
未至丁母夫人憂服除又爲婺州時疫旱甚人死亡且
盡公至多方救活天遂雨疫定比數年里閭完復訓使
出逃人與道迎願公德事具聞就加金紫轉蘇州變其
屋居以絕火延隄松江路害絕阻滯秋夏賦調自爲書

與人以期吏無及門而集政成爲天下守之最天子曰
王某之文可思最宜爲誥有古風豈可久以吏事役之
復拜中書舍人既至京師儕流無在者䞈同列皆邈然
少年益自悲而謂人曰豈可復治筆硯于其間哉上若
未棄臣宜用所長在外久周知俗之利病俾治之當不
自愧宰相以聞遂得觀察江南西道奏罷榷酤錢九千
萬軍息之無已掌吏壞產猶不釋囚之公至脫械不問
人遭水旱賦窘公曰我且減燕樂絕它用錢可足乎遂
以代之罷軍之息錢禁浮屠誑誘壞其舍以葺公宇三
年法大成錢餘於庫粟餘於廩人享於田廬謳誦於道
途天子復思且徵以代虛吏部左丞位以待之長慶三
年十一月十七日薨於洪州年六十二上哀慟輟朝贈
左散騎常侍某日歸葬於某處某旣以公之德刻而藏
之墓矣子初又請詩以揭之詞曰
生人之治本乎斯文有事其末而忘其源切近昧陋道
由是堙有志其本而泥古陳當用而迂乖戾不伸較是
二者其過也均有美王公志儒之本達士之經秩秩而
積涵涵而停韡爲華英不矜不盈孰播其馨孰發其明
介然而居士友以傾敷文帝階擢列侍從以忠遠名有
直有諷辨過堅懇巨邪不用秀出班行乃動帝目帝省

竭心恩顧日渥翔于郎署騫于禁密發帝之令簡古而
蔚不比于權以直友寃誣捍挫擢竟遭斥奔久淹于外
歷守大藩所至極思必悉利病萎枯以膏煩暍以醒坦
之敵之必絕其徑浚之澄之使安其流帝思其文復命
掌誥公潛謂人此職宜少豈無凋郡庸以自效上藉其
實俾統于洪逋之敝除奸訛革風祛蔽于日釋負于躬
方乎所部禁絕浮屠風雨順易秔稻盈疇人得其所乃
汲乃逼化成行代思以息勞虛位而竢奄忽消滑維德
維績志于斯石日遠彌高

平實簡片

唐故相權公墓碑　韓愈

平叙全用史法

上之元和六年其相曰權公諱德輿字載之其本出自殷帝武丁武丁之子降封於權灌江漢間國也周衰入楚爲權氏楚滅徙秦而居天水畧陽苻秦之王中國其臣有安丘公翼者有大臣之言後六世至平凉公文誕爲唐上庸太守荊州大都督長史焯有聲烈平凉曾孫諱倕贈尚書禮部郎中以藝學與蘇源明相善卒官羽林軍錄事參軍於公爲王父郎中生贈太子太保諱皐以忠孝致大名去官累以官徵不起追謚貞孝是實生公公在相位三年其後以吏部尚書授節鎮山南年六

十以薨贈尚書左僕射謚文公公生三歲知變四聲四歲能爲詩七歲而貞孝公卒來弔哭者見其顔色聲容皆相謂權氏世有其人及長好學孝敬祥順貞元八年以前江西府監察御史徵拜博士朝士以得人相慶改左補闕章奏不絕譏排奸倖與陽城爲助轉起居舍人遂知制誥凡撰命詞九年以類集爲五十卷天下稱其能十八年以中書舍人典貢士拜尚書禮部侍郎爲士於公者其言可信不以其人布衣不用即不可信雖大官勢人交言一不以綴意奏廣歲所取進士明經在得人不以員拘轉戶兵吏二曹侍郎太子賓客復爲兵部

遷太常卿天下愈推爲鉅人長德時天子以爲宰相宜參用道德人因拜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既爲辭不許其所設張舉措必本於寛大以幾教化多所助與維匡調娛不失其正中於和節不爲聲章因善與賢不矜主己以吏部尚書留守東都東方諸帥有矜病不能自請者公常與疏陳不以露布復拜太常轉刑部尚書考定新舊令式爲三十編舉可長用其在山南河南勤于選付治以和簡人以寧便以疾求還十三年某月甲子道薨于洋之白草奏至天子痛傷爲之不御朝郎官致賻錫官居野處上下弔哭皆曰善人死矣其年

某月日葬河南北山在貞孝東五里公由陪屬升列年除歲遷以至公宰人皆喜聞若已與無有忌嫉者于頔之子殺人失位自囚親戚莫敢過門省顧朝莫敢言者公將留守東都爲上言曰頔之罪既貰不竟宜因賜寛部上曰然公爲吾行諭之頔以不憂死前後考第進士及庭所策試士踵相躡爲宰相達官與公相先後其餘布處臺閣外府凡百餘人自始學至疾未病未常一日去書不觀公既以能爲文辭擅聲於朝多銘卿大夫功德然其爲家不視簿書未嘗問有亡費不肯餘公娶清河崔氏女其父造嘗相德宗號爲名臣既葬其子監察

御史臻纍然服喪來有請乃作銘文曰

權在商周世無不存滅楚從秦嬴劉之間非泉始侯以及安丘活河浮屠皇極之扶貞孝之生鳳鳥不至爵位豈多半塗以稅壽考豈多四十而逝惟其不有以惠厥後是生相君爲朝德首行世祖之文世師之流連六官出入屏此無黨無讐舉世莫疵人所憚爲公勇爲之其所競馳公絕不窺孰克知之德將在斯刻詩墓碑以永厥垂

正虛監散文片

唐故河東節度觀察使滎陽鄭公神道碑 韓

河東節度使贈尚書右僕射鄭公葬在滎陽索上元和八年六月庚子太史尚書比部郎中護軍韓愈刻其墓碑曰司馬氏遷江南有鄭豁者仕慕容垂國爲其太子少保其孫簡當拓拔魏爲滎陽太守後簡者號其族爲南祖南祖之鄭入唐有爲利之景谷令者曰嘉範于公爲曾祖是生撫僚爲泗之徐城令徐城生公之父曰洪李官京之戶曹參軍公諱儋少依母家隴西李氏舉止異凡兒其舅吏部侍郎季卿謂其必能再立鄭氏稍長能自課學明左氏春秋以進士選爲太原參軍事對直

言策拜京兆高陵尉考府之進士能第上下以實不邪樊僕射澤以襄陽兵戰淮西公以參謀留府能任後事戶曹殯于京京地入西戎自景谷徐城三世皆未還滎陽葬公解官舉五喪爲三墓葬索東徐城墓無表公能幼長東戚心求不置以得舊人指告其處其後爲大理丞太常博士遷起居郎尚書司封吏部三郎中能官舉其名德宗晚節儲將於其軍以公爲河東軍司馬能以無心處嫌間卒用有既貞元十六年將說死即詔授司馬節節度河東軍除其官爲工部尚書太原尹兼御史大夫北都留守公之爲司馬用寬廉平正得吏士心及

昇大帥持是道不變部將有因貴人求要職者公不用
用老而有功無勢而遠者劇四隣之交賂省姱嬉之大
無校講民事施罷不竢日用能以十月成政氓征就寬
軍給以饒十七年疾發朝夕八月庚戌薨享年六十一
天子為之不能臨朝者三日贈尚書右僕射即以其年
十月辛卯葬索上疾比薨醫問交道比葬弔贈賜使者
相及凡河東軍之士與太原之氓吏及旁九郡百邑之
鰥寡外夷狄之統於府者聞公之薨皆哭曰吾其如何
公與賓客朋遊飲酒必極醉投壺博奕窮日夜若樂而
不厭者平居簾閣據几終日不知有人別自號白雲翁

名人魁士辭不與善好樂後進及門接引皆有恩意始
娶范陽盧氏女生仁本仁約仁載皆有文行二季舉進
士皆早死仁本為後子獨存不樂舉選年三十餘始佐
河陽軍後娶趙郡李氏生三女二夫人凡三男五女長
女嫁遼東李繁繁亦名臣子有才學遺命二夫人各別
為墓不合葬系曰缺有闕
士常患勢卑不能推功德及人常患貧無以奉所欲得
若鄭公者勤一生以得其位而曾不得須臾有焉雖然
觀其所既立其可知已嗚呼哀哉

樊虛質片

唐故中散大夫少府監胡良公墓神道碑　韓

少府監胡公者諱珦字潤博年七十九以官卒明年入
月十四日葬京兆奉先夫人天水趙氏祔焉其子逞遹
延遇述遷造與公壻廣文博士吳郡張籍以公之族出
行治歷官壽年為書使人自京師南走八千里至闓南
南越之界上請為公銘刻之墓碑於潮州刺州韓愈曰
胡姓本出安定後徙清河於今為宗城屬貝州大父諱
秀武后時以文林假為麟臺正字父宰臣用進士卒官
平陽龔氏令贈澤州大都督公早孤能自勸學立節槩
非其身力不以衣食凡一試進士二即吏部選皆以文

章占上第樂為儉勤自刻削不于人以矯時弊及為富
平尉一府稱其斷決建中四年侍郎趙贊為度支使薦
公為監察御史主餽給渭橋以東軍洗手奉職不以一
錢假人賊平有司考覈群吏多坐貶死獨公以清苦能
檢飭無漏失遷河南倉曹魏公賈耽以節鎮鄭滑以公
佐觀察事檢校尚書工部員外郎以剛直齟齬不阿忤
權貴除獻陵令居陵下七年市買田宅務種蓺為業以
介給教授子弟貞元十一年吏部大選以公考選人藝
學以勞遷奉先令以治辦遷尚書膳部郎中改坊州刺
史州經亂無孔子廟公至則命築宮造祭器率博士生

講讀以時如法以祠人吏聚觀歎息遷舒州刺史州歲大熟麥一莖數穗閭里歌舞之考功以聞遷尚書駕部郎中數以事犯尚書李巽巽時主鹽鐵事寵驕恃勢以語丞相由是退公爲鳳翔少尹巽死遷少大理改少詹事元和十二年朝廷以公年老能自秪力事職不懈可喜拜少府監兼知內中尚明年以病卒公始以進士孤身旅長安致官九卿爲大家七子皆有學守女嫁名人年幾八十堅悍不衰事可傳載可謂成德銘曰

竭竭胡公既果以方挾藝射科每發如望人求於人我已爲之自始訖終不降色辭因官立事隨有可載發跡

觀軍遺讓府介去居陵下爲吏爲麗坊舒之政于茲有新守官駕部名昇已屆躋于少府甚宜秩物不配其有君子耻之少府古卿公仮止之刻文碑石以顯公行維公後人無怠嗣慶

簡正片實

唐銀青光祿大夫守左散騎常侍致仕上柱國襄陽郡王平陽路公神道碑　　韓

維路氏遠有代序自隋尚書兵部侍郎諱袞四代而至冀公冀公諱嗣恭以小邑蕭關令發聞開元受賜更名書于太史治行靈州終功南邦享有丕祉紹開厥家官至兵部尚書封冀國公薨贈尚書右僕射司空公諱應字從衆冀公之嫡子用大臣子譴傍擢至侍御史著作郎選刺虔州鑿餘雩都作縣安遠以利人鬛鑿攻灘石以平贛梗陶甓而城罷人屢築詔嗣冀封又加尚書屯田郎中進服色遷臨于溫築隄岳城攅陽界中二邑得

上田除水害拜尚書兵部郎中兼御史中丞淮南軍司馬改刺廬州又甓其城人不歲苦入爲尚書職方郎中兼御史中丞佐鹽鐵使使江東有功用半歲歷常州遷至宣歙池觀察使進封襄陽郡王至則出倉米下其估半以廩餓人蜀闢誅行軍千五百人於蜀李錡將反以闢置鄉兵萬二千李錡反命將期以卒救潤常坐牢江東心錡以無助敗縛作響山亭營軍于左右擢丞相善之銳其說響山石居宣五年以疾去位校其倉得石者五十萬餘斛得錢十者八十萬公之爲州逢水旱喜錢出與人歲熟以其價收常有羸利故在所人不病飢而

官府畜積元和六年天子憫公疾不可煩以職印其處拜左散騎常侍以其祿居其歲九月望薨于東都正平里第年六十七明年葬京兆萬年少陵原夫人滎陽鄭氏祔既其子臨漢縣男貫與其弟賞貞謀曰宜有刻也告於叔父御史大夫鄜坊丹延觀察使愬因其族弟進士羣以來請銘遂以其事銘曰

冀公之封維艱就功襄陽維大啟慶自躬于度洎溫厥緒既作以及職方遂都邦伯朝夕人事下完上實師于其鄉降寇逼屈營居嚮山牆屋修施褒功刻表丞相之辭受代而家叙疏及還疾不能延食祿卒齒凡代大家

維難其保既顯既願戒于終咎伊我襄陽克慎以有延界後承莫不卒守有墓于原維封在經以告無期博士是銘

正實資簡整散片

此篇與鄭儋文例看一虛一實較然

贈太尉許國公神道碑銘　韓

韓姬姓以國氏其先有自潁川徙陽夏者其地於今為陳之太康太康之韓其稱蓋久然自公始大著公諱弘公之父曰海為人魁偉沈塞以武勇游仕許汴之間寡言自可不與人交眾推以為鉅人長者官至游擊將軍贈太師娶鄉邑劉氏女生公是為齊國太夫人夫人之兄曰司徒玄佐有功建中貞元之間為宣武軍帥有汴宋亳潁泗州之地兵士十萬人公少依舅氏讀書習騎射事親孝謹偘偘自將不縱為子弟華靡遨放事出入敬恭軍中皆目之嘗一抵京師就明經試退曰此不足

發名成業復去從舅氏學將兵數百人悉識其材鄙怯勇措付必堪其事司徒歎奇之士卒屬心諸老將皆自以為不及司徒卒去為宋南城將此六七歲汴軍連亂不定貞元十五年劉逸淮死軍中皆曰此軍司徒所樹必擇其骨肉為士卒所慕賴者付之今見在人莫如韓甥且其功最大而材又俊即柄授之而請命於天子天子以為然遂自大理評事拜工部尚書代逸淮為宣武軍節度使悉有其舅司徒之兵與地當此時陳許帥曲環死而吳少誠反自將圍許求援於逸淮留之以陳歸汴使數輩在館公悉驅出斬之選卒三千人會諸軍擊

少誠許下少誠失勢以走河南無事公曰自吾舅殁五亂於汴者吾苗薅而髮櫛之幾盡然不一揃刈不足令震駭命劉鍔以其卒三百人待命于門數之以數與於亂自以爲功并斬之以徇血流波道自是訖公之朝京師廿有一年莫敢有讙呶叫號于城郭者李師古作言起事屯兵于曹以嚇滑帥且告假道公使謂曰汝能越吾界而爲盜邪有以相待無爲空言滑師告急公使謂曰吾在此公無恐或告曰翦棘夷道兵且至矣請備之公曰兵來不除道也不爲應師古詐窮變索遷延旋軍少誠以牛皮鞵材遺師古師古以鹽資少誠潛過公界

覺皆留輸之庫曰此於法不得以私相餽田弘正之開魏博李斯道使來告曰我代與田氏約相保援今弘正非其族又首變兩河事亦公之所惡我將與成德合軍討之敢告公謂其使曰我不知利害知奉詔行事耳若兵北過河我即東兵以取曹師道懼不敢動弘正以濟誅吳元濟也命公都統諸軍曰無自行以遏北寇公請以子公武以兵萬三千人會討蔡下歸財與糧以濟諸軍卒擒蔡奸於是以公爲侍中而以公武爲鄜坊丹延節度使師道之誅公以兵東下進圍考城克之遂進迫曹曹寇乞降鄆部既平公曰吾無事於此其朝京師天

子曰大臣不可以暑行其秋之待公曰君爲仁臣爲忠可矣遂行既至獻馬三千匹絹五十萬疋它錦紈綺纈又三萬金銀器千而汴之庫廄錢以貫數者尚餘百萬絹亦合百餘萬匹馬七千糧三百萬斛兵械多至不可數初公有汴承五亂之後掠賞之餘且歛且給恒無宿儲至是公私充塞至於露積不垣冊拜司徒兼中書令進見上殿拜跪給扶贊元經體不治細微天子敬之元和十五年今天子即位公爲冢宰又除河中節度使在鎮三年以疾乞歸復拜司徒中書令病不能朝以長慶二年十二月三日薨于永崇里第年五十八天子爲之

罷朝三日贈太尉賻布粟其葬物有司官給之京兆尹監護明年七月某日葬于萬年縣少陵原京城東南三十里楚國夫人翟氏祔子男二人長曰肅元某官次曰公武某官肅元早死公之將薨公武暴病先卒公哀傷之月餘遂薨無子以公武子孫紹宗爲主後汴之南則蔡北則鄆二寇患公居間爲己不利卑身佞辭求與公好薦女請昏使日月至既不可得則飛謀釣謗以間染公公先事候情壞其機牙奸不得發王誅以成最功定次孰與高下公子公武與公一時俱授弓鉞處藩爲將疆土相望公武以母憂去鎮公母弟充自金吾代將渭

非公以司徒中書令治蒲于時弟充自鄭滑節度平宣武之亂以司空居汴自唐以來莫與爲比公之爲治嚴不爲煩止除害本不多教條與人必信吏得其職賦入無所漏失人安樂之在所以富公與人有畛域不爲戲狎人得一笑語重於金帛之賜其罪殺人不發聲色問法何如不自爲輕重故無敢犯者其銘曰在貞元世汴兵五獨將得其人衆乃一愓其人爲誰韓姓許公磔其梟狠養以雨風桑穀奮張厥壤大豐貞元元孫命正我宇公爲臣宗處得地所河流雨墦盗連爲群雄唱雌和首尾一身公居其間爲帝督奸察其嚬呻與其睨眗左

顧失視右顧而跽蔡先鄆鉏三年而墟槁乾四呼終莫敢濡常山幽都孰陪孰扶天施不留其討不遒許公預焉其賚何如悠悠四方既廣既長無有外事朝廷之治著公來覲車馬干戈相乎將乎威儀之多將則是已相則三公釋師十萬歸居廟堂上之宅憂公讓太宰養安蹐以萬邦絕等有弟有子提兵守藩一時三侯人生莫崇與榮殁莫與令刻文此碑以鴻厥慶

太尉文正王公神道碑銘 并序

歐

至和二年七月乙未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王素奏事殿中已而泣且言曰臣之先臣旦相真宗皇帝十有八年今臣素又得待罪侍從之臣惟是先臣之訓其遺業餘烈臣實無似不能顯大而墓碑至今無辭以刻惟陛下哀憐不忘先帝之臣以假寵於王氏而勗其子孫天子曰嗚呼惟汝父旦事我文考真宗叶德一心克終厥位有始有卒其可謂全德元老矣汝素以是刻於碑素拜稽首出明日有詔史館修撰歐陽修曰王旦墓碑未立汝可以銘

臣修謹按故推誠保德同德守正翊戴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尉充玉清昭應宮使上柱國太原郡開國公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追封魏國公謚曰文正王公諱旦字子明太名莘人也皇曾祖諱言滑州黎陽令追封許國公皇祖諱徹左拾遺追封魯國公皇考諱祐尚書兵部侍郎追封晉國公皆累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曾祖妣姚氏魯國夫人祖妣田氏秦國夫人妣任氏徐國夫人邊氏秦國夫人公之皇考以文章自顯漢周之際逮事太祖太宗爲名臣嘗諭杜重威使無反漢拒盧多遜害趙普之謀以百口明符彥卿無罪故世多稱

王氏有陰德公之皇考亦自植三槐于庭曰吾之後世必有為三公者此其所以志也公少好學有文太平興國五年進士及第為大理評事知臨江縣監潭州銀場再遷著作佐郎與編文苑英華遷殿中丞通判鄭濠二州王禹偁薦其材任轉運使驛召至京師辭不受獻其所為文章得試直史館遷右正言知制誥知淳化三年禮部貢舉遷虞部員外郎同判吏部流內銓知考課院右諫議大夫趙昌言參知政事公以婿避嫌求解職太宗嘉之改禮部郎中集賢殿修撰昌言罷復知制誥仍兼修撰判院事召賜金紫久之遷兵部郎中居職真宗

即位拜中書舍人數日召為翰林學士知審官院通進銀臺封駁事公為人嚴重能任大事避遠權勢不可干以私由是真宗益知其賢錢若水名能知人常稱公曰真宰相器也若水為樞密副使罷召對苑中問誰可大用者若水言公可真宗曰吾固已知之矣咸平三年又知禮部貢舉居數日拜給事中知樞密院事明年以工部侍郎參知政事再遷刑部侍郎景德元年契丹犯邊真宗幸澶州雍王元份留守東京得暴疾命公馳自行在代元份留守二年遷尚書左丞三年拜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監修國史是時契丹初請盟趙德明亦納誓約願守河西故地二邊兵罷不用真宗遂欲以無事治天下公以謂宋興三世祖宗之法具在故其為相務行故事慎所改作進退能否賞罰必當真宗久而益信之所言無不聽雖他宰相大臣有所請必曰王某以為如何事無大小非公所言不決公在相位十餘年外無夷狄之虞兵革不用海內富實羣工百司各得其職故天下至今稱為賢宰相公於用人不以名譽必求其實苟賢且材矣必久其官而衆以為宜其職然後遷其所薦引人未嘗知寇準為樞密使當罷使人私公求為使相公大驚曰將相之任豈可求邪

且吾不受私請準深恨之已而制出除準武勝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準入見泣涕曰非陛下知臣何以至此真宗具道公所以薦準者準始媿歎以為不可及故參知政事李穆子行簡有賢行以將作監丞居于家真宗召見慰勞之遷太子中允初遣使者召之不知其所止真宗命至中書問王某然後人知行簡公所薦也公自知制誥至為相薦士尤多其後公薨史官修真宗實錄得內出奏章乃知朝廷之士多公所薦者公與人寡言笑其語雖簡而能以理屈人默然終日莫能窺其際及奏事上前羣臣異同公徐一言以定今上為皇

太子太子諭德見公稱太子學書有法公曰諭德之職止於是邪趙德明言民飢求糧百萬斛大臣皆曰德明新納誓而敢違請以詔書責之眞宗以問公公請勑有司具粟百萬於京師詔德明來取眞宗大喜德明得詔書慚且拜曰朝廷有人大中祥符中天下大蝗眞宗使人於野得死蝗以示大臣明日他宰相有袖死蝗以進者曰蝗實死矣請示于朝率百官賀公獨以爲不可後數日方奏事飛蝗蔽天眞宗顧公曰使百官方賀而蝗如此豈不爲天下笑邪宦者劉承規以忠謹得幸病且死求爲節度使眞宗以語公曰承規得此以瞑目公執

以爲不可曰它日將有求爲樞密使者奈何至今內臣官不過留後公任事久人有謗公於上者公輒引咎未嘗自辨至人有過失雖人主盛怒可辨者辨之必得而後已榮王宮火延前殿有言非天災請置獄劾火事當坐死者百餘人公獨請見曰始失火時陛下以罪己詔天下而臣等皆上章待罪今反歸咎於人何以示信且火雖有迹寧知非天譴邪由是當坐者皆免日者上書言宮禁事坐誅籍其家得朝士所與往還占問吉凶之說、、意欲付御史問狀公曰此人之常情且語不及朝廷不足罪眞宗怒不解公因自取嘗所占問之書進

曰臣少賤時不免爲此必以爲罪願并臣付獄眞宗曰此事已發何可免公曰臣爲宰相執國法豈可自爲之幸於不發而以罪人眞宗意解公至中書悉焚所得書既而眞宗悔復馳取之公曰臣已焚之矣由是獲免者衆公累官至太保以病求罷入見滋福殿眞宗曰朕方以大事託卿而卿病如此因命皇太子拜公公言皇太子盛德必任陛下事因薦可爲大臣者十餘人其後不至宰相者李及凌策二人而已然亦皆爲名臣公屢以疾請眞宗不得已拜公太尉兼侍中五日一朝視事遇軍國大事不以時入參決公益惶恐因臥不起以疾懇

辭冊拜太尉玉淸昭應宮使自公病使者存問日常三四眞宗手自和藥賜之疾亟遣幸其第賜以白金五千兩辭不受以天禧元年九月癸酉薨于家享年六十有一眞宗臨哭輟視朝三日發哀于苑中其子弟門人故吏皆被恩澤即以其年十一月庚申葬公於開封府開封縣新里鄉大邊村公娶趙氏封榮國夫人後公五年卒子男三人長曰司封郎中雍次曰贊善大夫沖次曰素女四人長適太子太傅韓億次適兵部員外郎直集賢院蘇耆次適右正言范令孫次適龍圖閣直學士兵部郎中呂公弼公事寡嫂謹與其弟旭相友愛尤篤任

以家事一無所問而務以儉約率勵子弟使在富貴不知為驕侈兄子䏲欲舉進士公曰吾常以大盛為懼其可與寒士爭進至其薨也子素猶未官遺表不求恩澤有文集二十卷乾興元年詔配享眞宗廟庭臣修曰景德祥符之際盛矣觀公之所以相而先帝之所以用公者可謂至哉是以君明臣賢德顯名尊生而俱享其榮歿而長配於廟可謂有始有卒如明詔所褒箸者烝民江漢推大臣下之事所以見任賢使能之功雖曰山甫穆公之詩實歌宣王之德也臣謹考國史實錄至於褒崇元老之傳得公終始之節而錄其可紀者輒聲為銘

詩昭示後世以彰先帝之明以稱聖恩襃顯王氏流澤子孫與宋無極之意銘曰

烈烈魏公相我眞宗眞廟翼翼魏公配食公相眞宗不言以躬時有大事事有大疑匪卜匪筮公為耆龜公在相位終日如默問其夷狄包裹兵革問其卿士百工以職問其庶民耕織衣食相有賞罰功當罪明相所黜升惟否惟能銓其權衡萬物之平孰不事君胡能必信孰不為相其誰有終公薨于位太尉之崇天子孝思來薦清廟侑我聖考惟時元老天子念功報公之隆春秋從享萬祀無窮作為詩歌以詒廟工

賓質登總

太子太師致仕贈司空兼侍中文惠陳公神道碑銘 并序

歐

潁川公既葬于新鄭其子尚書主客郎中述古等七人具公之行事及太常之狀祁伯之銘以來告曰唯陳氏世有顯人我先正文惠公歷事太宗眞宗而相今天子其出處始終之大節可考不誣如此故敢請以墓隧之碑予為考其世次得其所以基于初盛于中有于終而大施于其後者曰言哉陳氏蘊德晦顯以時其畜厚來遠故能發大而流長自公五世以上為博州人皇高祖翔當五代時為王建掌書記建欲帝蜀以逆順禍福譬

之不聽棄官于閬州之西水遂為西水人皇曾祖齊國公諱詡皇祖楚國公諱昭汝皇考秦國公諱省華皆開府儀同三司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自翔已下三世不顯于蜀至秦公始事聖朝為左諫議大夫其配曰燕國太夫人馮氏公其次子也諱堯佐字希元舉進士及第累遷太常丞知開封府錄事參軍用理獄有能續選府推官以言事切直貶通判潮州自潮還獻詩數百篇而大臣亦薦其文學得直史館知壽廬二州提點府界諸縣公事丁秦公憂服除判三司都察院兩浙轉運使從京西河東河北三路糾察在京刑獄天禧三年編次御

試進士坐誤差其第貶監鄂州茶場未至丁燕國太夫人憂明年河決滑州天子念非公不可塞乃起公知滑州乾興元年作承定陵徙公京西轉運使以辦其事入為三司戶部副使徙副度支拜知制誥兼史館修撰同知天聖二年貢舉知通進銀臺司遷龍圖閣直學士知河南府徙并州知審官院開封府拜翰林學士兼龍圖閣學士七年拜樞密副使其年八月參知政事居三歲間凡三請罷明道二年罷知永興軍行過鄭州為狂人所誣御史中丞范諷辨公無罪徙知廬州又徙同州復徙永興又徙鄭州累官至戶部侍郎景祐四年四月召

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為人剛毅篤實好古博學居官無大小所至必聞潮州惡谿鱷魚食人不可近公命捕得鳴鼓于市以文告而戮之鱷患屏息潮人歎曰昔韓公諭鱷而聽今公戮鱷而懼所為雖異其能使異物醜類革化而利人一也吾潮間三百年而得二公幸矣在潮修孔子廟韓公祠率其州民之秀者就于學知壽州遭歲大飢公自出米為糜以食餓者吏民以公故皆爭出米其活數萬人公曰吾豈以是為私惠邪蓋以令率人不若身先而使其從之樂也錢塘江堤以竹籠石而潮嚙之不數歲輒壞而復理公歎曰堤以捍患而反

病民乃議易以薪土而害公政者言于朝以為非便是時丁晉公參知政事主言者以黜公公爭不已乃徙公京西而籠石為堤數歲功不就民力大困卒用公議堤乃成河東地寒而民貧奏除石炭稅減官冶鐵課歲數十萬以便民曰轉運征利之官也利有本末下有餘則上足吾豈為俗吏哉太行山當河東河北兩路之界公以謂晉自前世為險國常先叛而後服者恃此也其在河東鑿澤州路後徙河北鑿懷州路而太行之險通行者德公以為利公曰吾豈為今日利哉河決壞滑州水力悍甚每歸下湍激并人以沒不見蹤跡者不可勝數

公躬自暴露晝夜督促為木龍以巨木駢齒浮水上下殺其暴堤乃成又為長堤以護其外滑人得復其居相戒曰不可使後人忘我陳公因號其堤為陳公堤開封府治京師公以謂治煩之術任威以擊擾盡察以防奸。譬於激水而欲其澄也故公為政一以誠信每歲正月夜放燈則悉籍惡少年禁錮之公召少年諭曰尹以惡人待汝汝安得為善吾以善人待汝汝其為惡邪因盡縱之凡五夜無一人犯法者太常博士陳詁知祥符縣縣吏惡其明察欲中以事而詰公廉事不可得乃欲以苛動京師白錄事已下空一縣皆逃去京師果喧言

詰政奇暴是時章獻明肅太后猶聽政怒詰欲加以罪
公爲樞密副使力爭之以謂罪詰則奸人得計而沮能
吏詰由是獲免公十典大州六爲轉運副使常以方嚴
肅下使人知畏而重犯法至其過失則多保佑之故未
嘗按黜一下吏公既殁潮州其所言事蓋人臣所難言者
其平生奏疏尤多悉焚其藁其他文章有文集三十卷
又有野廬編潮陽編愚丘集多慕韓愈爲文與修眞宗
實錄又修國史故事知制誥者常先試其文辭天子以
公文學天下所知不復命試自國朝以來不試而知制
誥者惟楊億及公二人而已公居官不妄進取爲太常

丞者十三年不遷爲起居郎者七年不遷自議錢塘堤
爲丁晉公所譖俟晉公益用事專威福故人子弟以公
久于外多勉以進取公曰惟久然後見吾守如是十五
年今天子即位晉公事敗投海外公乃見召用公初作
相以唐劉蕡所對策進曰天下治亂自朝廷始朝廷賞
罰自近始凡蕡之所究言者皆當今之弊此臣所欲言
而陛下之所宜行且臣等之職也天子嘉納之公在相
位不久其年冬雷地震星彗數發公言王曾位在臣上
而病不任事程琳等位皆在下乃引漢故事以災異自
責求罷章凡四上明年三月拜淮康軍節度使檢校太

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鄭州康定元年五月以太子
太師致仕詔大朝會立宰相班遂居于鄭其起居飲食
康寧如少者後四年年八十有二以疾卒于家公居家
以儉約爲法雖已貴常使其子弟親執賤事曰孔子固
多能鄙事作爲善箴以戒子孫臨卒口占數十言自誌
其墓公前娶曰杞國夫人宋氏後娶曰沂國夫人王氏
子男十人長曰述古次曰比部員外郎求古主客員外
郎學古虞部員外郎道古大理評事館閣校勘博古殿
中丞修古秘書省正字履古光祿寺丞蔚古大理寺丞
襲古太常寺太祝象古秦公三子長曰堯叟爲樞密使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季曰堯咨爲武信軍節度使皆舉
進士第一人及第三子已貴秦公尚無恙每賓客至其
家公及伯季侍立左右坐客蹴踖不安求去秦公笑曰
此學子輩耳故天下皆以秦公教子爲法而以陳氏世
家爲榮公之孫四十人曾孫二人合伯季之後若子若
孫若曾孫六十有八人女若孫曾五十有四人而仕于
朝者多以材稱於時嗚呼可謂盛矣銘曰
陳氏高節在汚全潔閟德潛光有俟而發其發惟時自
公啓之英英伯季踵武偕來相車崇崇武節之旌高幢
巨鉞四世六公惟世有封秦楚若齊尚書中書儀同太

師祖考在前曾孫盈後公居于中伯季左右惟勤其始以享其終惟能其約以有其豐休庸顯問播美家邦有遠其貽有大其徽刻詩垂聲以質來裔

發實質片整總

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銘并序

皇祐四年五月甲子資政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汝南文正公薨于徐州以其年十有一月壬申葬于河南尹樊里之萬安山下公諱仲淹字希文五代之際世家蘇州事吳越太宗皇帝時吳越獻其地公之皇考從錢俶朝京師後爲武寧軍掌書記以卒公生二歲而孤母夫人貧無依再適長山朱氏既長知其世家感泣去之南都入學舍掃一室晝夜講誦其起居飲食人所不堪而公自刻益苦居五年大通六經之旨爲文章論說必本於仁義祥符八年舉進士禮部選第一遂中乙科爲廣

德軍司理參軍始歸迎其母以養及公既貴天子贈公曾祖蘇州糧料判官諱夢齡爲太保祖秘書監諱贊時爲太傅考諱墉爲太師妣謝氏爲吳國夫人公少有大節於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常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其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擇利害爲趨捨其所有爲必盡其方曰爲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吾豈苟哉天聖中晏丞相薦公文學以大理寺丞爲秘閣校理以言事忤章獻太后旨通判河中府久之上記其忠召拜右司諫當太后臨朝聽

攻時以至日大會前殿上將率百官爲壽有司已具公
上疏言天子無北面且開後世弱人主以强母后之漸
其事遂已又上書請還政天子不報及太后崩言事者
希旨多求太后時事欲深治之公獨以謂太后受託先
帝保佑聖躬始終十年未見過失宜掩其小故以全大
德初太后有遺命立楊太妃代爲太后公諫曰太后母
號也自古無代立者由是罷其册命是歲大旱蝗奉使
安撫東南使還會郭皇后廢率諫官御史伏閤爭不能
得貶知睦州又徙蘇州歲餘卽拜禮部員外郎天章閣
待制召還益論時政闕失而大臣權倖多忌惡之居數

月以公知開封府開封素號難治公治有聲事日益簡
暇則益取古今治亂安危爲上開說又爲百官圖以獻
曰任人各以其材而百職修堯舜之治不過此也因指
其遷進遲速次序曰如此而可以爲公可以爲私亦不
可以不察由是呂丞相怒至交論上前公求對辨語切
坐落職知饒州明年呂公亦罷公徙潤州又徙越州而
趙元昊反河西上復召相呂公乃以公爲陝西經略安
撫副使遷龍圖閣直學士是時新失大將延州危公請
自守鄜延扞賊乃知延州元昊遣人遺書以求和公以
謂無事請和難信且書有僭號不可以聞乃自爲書告

以逆順成敗之說甚辯坐擅復書奪一官知耀州未逾
月徙知慶州既而四路置帥以公爲環慶路經略安撫
招討使兵馬都部署累遷諫議大夫樞密直學士公爲
將務持重不急近功小利於延州築青澗城墾營田復
承平永平廢寨熟羌歸業者數萬戶於慶州城大順以
據要害又城細腰胡蘆於是明珠滅臧等大族皆去賊
爲中國用自邊制久廢至兵與將常不相識公始分延
州兵爲六將訓練齊整諸路皆用以爲法公之所在賊
不敢犯人或疑公見敵應變爲如何至其城大順也一
旦引兵出諸將不知所向軍至柔遠始號令告其地處

使往築城至於版築之用大小畢具而軍中初不知賊
以騎三萬來爭公戒諸將戰而賊走追勿過河已而賊
果走追者不渡而河外果有伏賊失計乃引去於是諸
將皆服公爲不可及公待將吏必使畏法而愛已所得
賜賚皆以上意分賜諸將使自爲謝諸蕃質子縱其出
入無一人逃者蕃酋來見召之臥內屏人徹衛與語不
疑公居三歲士勇邊實恩信大洽乃決策謀取横山復
靈武而元昊數遣使稱臣請和上亦召公歸矣初西人
籍爲鄉兵者十數萬既而黥以爲軍惟公所部但刺其
手公去兵罷獨得復爲民其於兩路既得熟羌爲用使

以守邊因徙屯兵就食內地而紓西人饋輓之勞其所設施去而人德之與守其法不敢變者至今尤多自公坐呂公貶羣士大夫各持二公曲直呂公患之凡直公者皆指爲黨或坐竄逐及呂公復相公亦再起被用於是二公驩然相約勠力平賊天下之士皆以此多二公然朋黨之論遂起而不能止上既賢公可大用故卒置羣議而用之慶曆三年春召爲樞密副使五讓不許乃就道既至數月以爲參知政事每進見必以太平責之公歎曰上之用我者至矣然事有先後而革弊於久安非朝夕可也既而上再賜手詔趣使條天下事又開天

章閣召見賜坐授以紙筆使疏于前公惶恐避席始退而條列時所宜先者十數事上之其詔天下興學取士先德行不專文辭革磨勘例遷以別能否減任子之數而除濫官用農桑考課守宰等事方施行而磨勘任子之法僥倖之人皆不便因相與騰口而嫉公者亦幸外有言喜爲之佐佑會邊奏有警公即請行乃以公爲河東陝西宣撫使至則上書願復守邊即拜資政殿學士知邠州兼陝西四路安撫使其知政事纔一歲而罷有司悉奏罷公前所施行而復其故言者遂以危事中之賴上察其忠不聽是時夏人已稱臣公因以疾請鄧州

守鄧三歲求知杭州又徙青州公益病又求知潁州肩舁至徐遂不起享年六十有四方公之病上賜藥存問既薨輟朝一日以其遺表無所請使就問其家所欲贈以兵部尚書所以哀卹之甚厚公爲人外和內剛樂善汎愛喪其母時尚貧終身非賓客食不重肉臨財好施意豁如也及退而視其私妻子僅給衣食其爲政所至民多立祠畫像其行己臨事自山林處士里閭田野之人外至夷狄莫不知其名字而樂道其事者甚衆及其世次官爵誌于墓諧于家藏于有司者皆不論著著其繫天下國家之大者亦公之志也歟銘曰

范於吳越世實陪臣俶納山川及其士民范始來北中間幾息公奮自躬與時偕逢事有罪功言有違從豈公必能天子用公其艱其勞一其初終夏童跳邊乘吏怠安帝命公往問彼驕頑有不聽順鋤其穴根公居三年怯勇隳完兒憐獸擾卒俾來臣夏人在廷其事方議帝趣公來以就予治公拜稽首茲惟艱哉初匪其難在其終之群言營營卒壞于成惟惡其成惟公是傾不傾不危天子之明存有顯榮歿有贈諡藏其子孫寵及後世惟百有位可勸無怠

發貫簡文總

鎮安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贈太師中書令程公神道碑銘 并序　歐

惟文簡公既葬之二年其子嗣隆泣而言于朝曰先臣幸得備位將相官階品階第一爵勳階第二請得立碑如令於是天子曰噫惟爾父琳有勞于我國家余其可忘乃大書曰旌勞之碑遣中貴人即賜其家曰以此名爾碑又詔史臣修曰汝爲之銘臣修與文簡公故往來知其人又嘗誌其墓又嘗述其世德于冀公太師之碑得其世次官封功行最詳乃不敢辭惟公字天球姓程氏曾祖諱新贈太師曾祖妣吳國夫人齊氏祖諱贊明

贈太師中書令祖妣秦國夫人吳氏考諱元白袁州宜春令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冀國公妣晉國夫人楚氏公舉大中祥符四年服勤詞學高第試秘書省校書郎泰寧軍節度推官改著作佐郎知并州壽陽縣秘書丞監左藏庫天禧中詔選文學履行召試直集賢院今天子即位遷太常博士三司戶部判官會修眞宗實錄而起居注闕命公追修大中祥符八年已後書成遷修起居注遷祠部員外郎提舉諸司庫務以本官知制誥同判吏部流內銓契丹嘗遣使賀上即位命公延之使者妄有所言公折以理遂屈服其後又遣使賀天聖五年乾元節天子思公前嘗折其使乃以公爲館伴使使者果言契丹見中國使者坐殿上位次高而中國見契丹使者位下當遷議者以爲小故可許雖天子亦將許之公爭以謂契丹所以與中國好者守先帝約也一切宜用故事若許其小將啓其大天子是之乃止歲中遷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丞相張文節公少所稱許而最知公方除中丞文節當執筆喜曰不辱吾筆矣明年拜樞密直學士知益州公性方重寡言笑凡所處畫常先慮謹備所以條目巨細甚悉至臨事簡嚴僚吏莫能窺其際嘗夜張燈會五門大集州民而城中火起吏如

公教不以白而隨即救止終宴民去始稍知火監軍得告者言軍謀焚營而入白公笑曰豈有是哉監軍疑惑不敢去公曰軍中動靜吾自知之苟有謀者不能隱也已而卒無事其它多類此蜀妖人自名李冰神子署官屬吏卒以恐蜀人公捕斬之而謗者言公妄殺人蜀且亂天子遣人馳視之使者還言蜀人便公政方安樂而誅妖人所以止亂由是天子益知公賢召爲給事中知開封府前爲府者苦其治劇或不滿歲罷不然被譴譏或以事去獨公居數歲久而治益精明盜訟稀少獄屢空詔書數下褒美遷工部侍郎龍圖閣學士守御史中

丞久之天子思其治召爲翰林學士復知開封府明年爲三司使不慌苟利不貪近功時議者患民稅多目吏得爲奸欲除其名而合爲一公以謂合而没其名一時之便後有興利之臣必復增之是重困民也議者莫能奪其於出入尤謹禁中時有所取未嘗肯予宦官怒言陛下雖尤欲物在程某何可得公曰臣所以爲陛下惜爵天子以爲然累遷吏部侍郎景祐四年以本官參知政事公益自信不疑宰相有所欲私輒衆折之其語至今士大夫能道也初范仲淹以言事忤大臣貶饒州已而上悔悟欲復用之稍徙知潤州而惡仲淹者遽誣以

事語入上怒亟命置之嶺南自仲淹貶而朋黨之論起朝士牽連出語及仲淹者皆指爲黨人公獨爲上開說上意解而後已是時元昊叛河西朝廷多故公在政事補益尤多而小人僥倖皆不便遂以事中之坐貶爲光祿卿知潁州已而徙知青州又徙大名府居一歲中遷戶部吏部二侍郎尚書左丞資政殿學士北京建遂以爲留守官者皇甫繼明方用事主治行宮務廣制度以市恩公爲裁抑之與繼明章交上天子遣一御史往視之直公天子爲罷繼明獨委公以建都事公自知政事以論議不私見嫉被貶斥已稍復見用遂與繼明一

曲直由是益不妄合於世雖不復大用而契丹方遣使數有所求兵誅元昊未克西北宿重兵公於是時天子常委以河北陝西之重留守北京凡四年遷工部尚書資政殿大學士河北安撫使慶曆六年拜武昌軍節度使陝西安撫使知永興軍府事明年加宣徽北院使鄜延路經畧使馬步軍都部署判延州仍兼陝西安撫使皇祐元年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留守北京其於二方威惠信著尤知夷狄情僞山川險易行師制敵之要其在延州夏人數百驅畜産至界上請降言契丹兵至衙頭矣國且亂願自歸公曰契丹兵至元昊帳下當舉國

取之豈容有來降者乎聞夏人方捕叛族此其是乎不然誘我也拒而不受已而夏人果以兵數萬臨界上公戒諸堡寨無得數出兵夏人以爲有備引去自此不復窺邊公於河北最久民愛之爲立生祠明年改武勝軍節度使猶在北京又改鎮安軍節度使在鎮四年猶上書鎮安一郡爾不足以自効願復守邊書未報得疾以至和三年閏三月七日己丑薨于陳州之正寢享年六十有九天子輟視朝二日贈中書令諡曰文簡明年稍葬太尉推恩加贈公太師尚書令公累階至開府儀同三司勳上柱國廣平郡爵公封戶七千四百食實封藏

所壹伯賜號推誠保德守正翊戴功臣娶陳氏封衛國
夫人子男四人曰嗣隆太常博士嗣弼殿中丞嗣恭太
常博士嗣先大理寺丞女五人皆適良族謹按程氏之
先出自重黎至休父為周司馬國於程其後子孫遂以
為氏自秦漢以來世有其人程氏必顯而各以其所居
著姓後世因之至唐尤盛號稱中山程氏者皆祖羨安
鄉侯昱公中山博野人也世有積德至公始大顯闡臣
修以謂古者功德之臣進受國寵退而銘於器物非獨
私其後世所以不忘君命示國有人而詩人又播其事
聲於詠歌以揚無窮今去古遠為制不同而猶有幽堂

之石隧道之碑得以紀德昭烈而又幸蒙天子書而名
之其所以照臨程氏恩厚寵榮出古遠甚而臣又得刻
銘其下銘臣職也懼不能稱銘曰
程以國氏世遠支分因居著姓各以其人公世中山在
昔有聞克大自公厥聲以振乃秉國鈞乃授將鉞出入
其勤險夷一節帝曰噫歟余有勞臣何以旌之有爛其
文惟此勞臣實余同德憂國在心匪勞以力二方有事
諸將無功俾我舊老不遑居中閒息近藩廢休厥躬有
請未報奄云其終歿而後已茲可謂忠惟帝之褒其言
甚簡銘以述之萬世丕顯

觀文殿大學士行兵部尚書西京留守贈司空兼侍中晏公神道碑銘 并序

歐

至和元年六月觀文殿大學士行兵部尚書西京留守
臨淄公以疾歸于京師八月疾少間入見天子曰噫予
舊學之臣也乃留侍講邇英閣節五日一朝前殿明年
正月疾作不能朝敕太醫朝夕往視有司除道將幸其
家公歎曰吾無狀乃以疾病憂吾君即馳奏曰臣疾少
間行愈矣乃止其月丁亥以公薨聞天子震悼亟臨其
喪以不即視公為恨贈公司空兼侍中謚曰元獻有司
請輟視朝一日詔特輟二日以其年三月癸酉葬公于

許州陽翟縣麥秀鄉之非原既葬賜其墓隧之碑首曰
舊學之碑既又勑史臣修考次公事具書于碑下臣修
伏讀國史見真宗皇帝時天下無事天子方推讓功德
祠祀天地山川講禮樂以文頌聲而儒學文章雋賢偉
異之人出公世家江西之臨川年始十四一日起田里
進見天子時方親閱天下貢士會廷中者千餘人與夫
宮臣御官擁列國觀公不動聲氣操筆為文辭立成以
獻天子嘉賞賜同進士出身遂登館閣掌書命以文章
為天下所宗逮陛下養德東宮先帝選用臣屬即以公
還陛下由王官宮臣卒登宰相凡所以輔道聖德憂勤

國家有舊有勞自始至卒五十餘年公既薨而先帝之
名臣與陛下東宮之舊人皆無在者宜其震悼優異比
公甘盤臣修幸得執筆史官奉明詔謹昧死上臨淄公
事曰公諱殊字同叔姓晏氏其世次廢顯徙遷不常自
其高祖諱墉唐咸通中舉進士卒官江西始著籍于高
安其後三世不顯曾祖諱延昌又徙其籍于臨川祖諱
郜追封英國公考諱固追封秦國公自曾祖已下皆用
公貴累贈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曾祖
妣張氏陳國太夫人祖妣傅氏許國太夫人妣吳氏唐
丞太夫人公生七歲知學問爲文章鄉里號爲神童故

丞相張文節公安撫江西得公以聞眞宗召見既賜出
身後二日又召試詩賦論公徐啓曰臣嘗私習此賦不
敢隱眞宗益嘆異之因試以佗題以爲秘書省正字置
之祕閣使得悉讀祕書命故僕射陳文僖公視其學明
年獻其所爲文召試中書遷太常寺奉禮郎封祀太山
推恩遷光祿寺丞數月充集賢校理明年遷著作佐郎
丁父憂去官已而眞宗思之即其家起復命淮南發運
使具舟送之京師從祀太清宮賜緋衣銀魚同判太常
禮院又丁母憂求去官服喪不許今天子始封昇王公
以選爲府記室參軍再遷左正言直史館今天子爲皇

太子以戶部員外郎充太子舍人賜金紫知制誥判集
賢院遷翰林學士充景靈宮判官太子左庶子兼判太
常寺知禮儀院公既以道德文章佐佑東宮眞宗每所
諮訪多以方寸小紙細書問之由是參與機密凡所對
必以其藁進示不洩其後悉閱眞宗閣中遺書得公所
進藁類爲八十卷藏之禁中人莫之見也初眞宗遺詔
章獻明肅太后權聽軍國事宰相丁謂樞密使曹利用
各欲獨見奏事無敢決其議者公建言羣臣奏事太后
者垂簾聽之皆毋得見議遂定乾興元年拜右諫議大
夫兼侍讀學士遷給事中景靈宮副使判吏部流內銓

以易侍講崇政殿遷禮部侍郎知審官院爲樞密副使
遷刑部侍郎上疏論張耆不可爲樞密使由是忤太后
旨坐以笏擊其僕僕折其齒罷留守南京大興學校以
教諸生自五代以來天下學廢興自公始召拜御史中
丞改兵部侍郎兼秘書監資政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
知天聖八年禮部貢舉明年爲三司使復爲樞密副使
未拜改參知政事遷尚書左丞太后謁太廟有請服袞
冕者太后以問公公以周官后服對太后崩大臣執政
者皆罷公爲禮部尚書知亳州徙知陳州遷刑部尚書
復召爲御史中丞又爲三司使知樞密院事拜樞密使

再加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慶曆三年三月遂以刑部尚書居相位充集賢殿大學士兼樞密使自公復召用而趙元昊反師出陝西天下弊於兵公數建利害請罷監軍無以陣圖授諸將使得應敵爲攻守及制財用爲出入之要皆有法天子悉爲施行自宮禁先以率天下而財賦之職悉歸有司卒能以謀臣元昊使稱約束乃還其王號公爲人剛簡選人必以誠雖處富貴如寒士罇酒相對歡如也得一善稱之如已出當世知名之士如范仲淹孔道輔等皆出其門及爲相益務進賢材當公居相府時范仲淹韓琦富弼皆進用至於臺

閣多一時之賢天子既厭西兵閔天下困弊奮然有意遂欲因羣材以更治數詔大臣條天下事方施行而小人權倖皆不便明年秋會公以事罷而仲淹等相次亦皆去事遂已公既罷以工部尚書知潁州徙知陳州又徙許州三遷戶部尚書拜觀文殿大學士知永興軍充一路都部署安撫使徙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累進階至開府儀同三司勲上柱國爵臨淄公食邑萬二千戶實封三千七百戶公享年六十有五自少篤學至其病亟猶手不釋卷有文集二百四十卷皆奉勅修上訓及真宗實錄又纂類古今文章爲集選二百卷其爲政敏

而務以簡便其民其於家嚴子弟之見有時事寡姊孝謹未嘗爲子弟求恩澤其在陳州上問宰相曰晏某居外未嘗有所請其亦有所欲邪宰相以告公公自爲表問起居而已故其薨也天子尤哀悼之賜予加等以其子承務爲崇文院檢討孫及甥之未官者九人皆命以官公初娶李氏工部侍郎虛己之女次孟氏屯田員外郎虛舟之女封鉅鹿郡夫人次王氏太師尚書令超之女封榮國夫人子八人長曰居厚大理評事早卒次承務尚書屯田員外郎宜禮贊善大夫崇儀著作佐郎明遠祇德皆大理評事幾道傳正皆太常寺太祝女六人

長適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富弼次適禮部侍郎三司使楊察其四尚幼孫十有二人公既樂善而稱爲知人士之顯于朝者多公所薦達至擇其女之所從又得二人者如此可謂賢也已銘曰

有姜之裔齊爲晏氏齊在春秋晏顯諸侯傳載桓子嬰稱于丘其後無聞不亡僅存有煒自公厥聲以振公之顯聲實相天子天子曰噫予考眞宗唯多名臣以臻盛隆汝初事我王宮東宮以暨相予始卒一躬輔我以德有勞于邦公疾在外來歸自洛天子曰留汝予舊學凡今在庭莫如汝舊執以畀予唯予聖考今既亡矣詎焉

予老何以贈之司空侍中禮則有加于恩何窮有篆其
文在其碑首天子之褒大臣有詔銘以述之永耶厥後
正實牂亂散

贈刑部尚書余襄公神道碑銘并序　歐

始興襄公既葬于曲江之明年其子仲荀走于亳以來
告曰余氏世爲閩人五代之際逃亂于韶自曾高以來
晦迹嘉遁至于博士府君始有禄仕而襄公繼之以大
曲江僻在嶺表自始興張文獻公有聲于唐爲賢相至
公後出爲宋名臣蓋余氏徙韶歷四世始有顯仕而曲
江寂寥三百年然後再有聞人惟公位登天臺正秩三
品遂有爵土開國鄉州以繼美前哲而爲韶人榮至於
褒鄉贈謚始終之寵盛矣蓋褒有詔鄉有物贈有告而
謚行考功有議有狀合而誌之以閟諸幽有銘可謂備

矣惟是螭首龜趺揭于墓隧以表見於後世而昭示其
子孫者宜有辭而闕焉謹以爲請謹按余氏韶州曲江
人曾祖諱某祖諱某皆不仕父諱某太常博士累贈太
常少卿公諱靖字安道官至朝散大夫守工部尚書集
賢院學士知廣州軍州事兼廣南東路兵馬鈐轄經畧
安撫使柱國始興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
二百戶治平元年自廣朝京師六月癸亥以疾薨于金
陵天子惻然輟視朝一日賻以粟帛贈刑部尚書謚曰
襄明年七月某甲子返葬于曲江之龍歸鄉成山之原
公爲人質重剛勁而言語恂恂不見喜怒自少博學彊

記至於歷代史記雜家小說陰陽律曆外暨浮屠老子之書無所不通天聖二年舉進士爲穎縣尉書判拔萃改將作監丞知新建縣再遷秘書丞刊校三史充集賢校理天章閣待制范公仲淹以言事觸宰相得罪諫官御史不敢言公疏論之坐貶監筠州酒稅稍徙泰州已而天子感悟亟復用范公而因之以彼斥者皆召還惟公以便親乞知英州遷太常博士丁母憂服除遂還爲集賢校理同判太常禮院景祐慶曆之間天下怠於久安吏習因循多失職及趙元昊以夏叛師出久無功縣官財屈而民重困天子赫然思振頹廢以修百度既以

更用二三大臣又增置諫官四員使言天下事公其一人也即改右正言供職公感激奮厲遇事輒言無所迴避奸諛權倖屏息畏之其補益多矣然亦不勝其怨嫉也慶曆四年元昊納誓請和將加封册而契丹以兵臨境上遣使言爲中國討賊且告師期請止毋與和朝廷患之欲聽重絶夏人而兵不得息不聽生事北邊議未決公獨以謂中國厭兵久矣此契丹之所幸一日使吾息兵養勇非其利也故用此以撓我爾是不可聽朝廷雖是公言猶留夏册不遣而假公諫議大夫以報公從十餘騎馳出居庸關見虜於九十九泉從容坐帳中辯言往復數十卒屈其議取其要領而還朝廷遂發夏册臣元昊西師既解嚴而北邊亦無事是歲以本官知制誥史館修撰而契丹卒自攻元昊明年使來告捷又以公往報坐習虜語出知吉州怨家因之中以事左遷將作少監分司南京公怡然還鄉里閉門謝賓客絶人事凡六年天子每思之欲用者數矣大臣有不喜者第遷光祿少卿于家又以爲某衛將軍壽州兵馬鈐轄辭不拜皇祐二年祀明堂覃恩遷衛尉卿明年知虔州丁父憂去官而蠻賊儂知高陷邕州連破嶺南州縣圍廣州乃即廬中起公爲秘書監知潭州即日疾馳在道改知

桂州廣南西路經畧安撫使公奏曰賊在東而徙臣西非臣志也天子嘉之即詔公經制廣東西賊盜乃趨廣州而智高復西走邕州自智高初起交趾請出兵助討賊詔不許公以謂智高交趾叛者宜聽出兵毋阻其善意累疏論之不報至是公曰邕州與交趾接境今不納必忿而反助智高乃以便宜趣交趾會兵又募儂黃諸姓酋豪皆縻以職與之誓約使聽節制或疑其不可用公曰使不與智高合足矣及智高入邕州遂無外援既而宣撫使狄青會公兵敗賊於歸仁智高走入海邕州平公請復終喪不許詔將班師以智高尚在請留公廣

西委以後事還給事中諫官御史列疏言公功多而賞薄再遷尚書工部侍郎公留廣西逾年撫輯完復嶺海肅然又遣人入特磨襲取智高母及其弟一人俘于京師斬之拜集賢院學士久之徙知潭州又徙青州再還吏部侍郎嘉祐五年交趾寇邕州殺五巡檢天子以謂恩信著於嶺外而為交趾所畏者公也驛召以為廣西體量安撫使悉發荊湖兵以從公至則移檄交趾召其臣費嘉祐詰責之嘉祐皇恐對曰種落犯邊罪當死願歸取首惡以獻即械五人送欽州斬于界上公還邕人遮道留之不得明年以尚書左丞知廣州英宗即位拜

工部尚書代還道病卒享年六十有五公經制五管前後十年凡治六州所至有惠愛雖在兵間手不釋卷有文集二十卷奏議五卷三史刊誤四十卷娶林氏封魯郡夫人子男三人伯莊殿中丞早卒仲荀今為屯田員外郎叔英太常寺太祝女六人皆適士族孫四人孫女五人銘曰

余遷由江仍世不顯沓自襄公有聲甚遠始與閩粵美于前兩賢相望三百年間偉歟襄公惟邦之直始登于朝官有言責左右獻納奸諛屏息慶曆之治實多裨益逢時有事奔走南北功書史官名在夷狄出入艱勤險夷一德小人之讒公靡千里一方有警公起于家威行信結嶺海由遐公之在焉帝不南顧胡召其還殞于中路返柩來歸韶人負土伐石刻辭立于墓門以貽來世匪止韶人

正實片箱

尚書度支郎中天章閣待制王公神道碑銘 并序

公諱質字子野其先大名莘人自唐同光初公之皇曾祖魯公舉進士第一顯名當時官至右拾遺歷晉漢周而皇祖晉公益以文章有大名逮事太祖太宗官至兵部侍郎當眞宗時伯父文正公居中書二十餘年天下稱爲賢宰相今天子慶曆三年公與其弟素皆待制天章閣自同光至慶曆蓋百有二十餘年王氏更四世世有顯人或以文章或以功德公生累世富貴而操履甚於寒士性篤孝悌厚於朋友樂施與以賙人而妻子常不自給視榮利淡若無意乎居苦疾病退然如不自勝

及臨事介然有仁者之勇君子之剛樂人之善如自己出初范仲淹以言事貶饒州方治黨人甚急公獨扶病率子弟餞于東門留連數日大臣有以讓公曰長者亦爲此乎何苦自陷朋黨公徐對曰范公天下賢者顧其何敢望之然若得爲黨人公之賜甚厚矣聞者爲公縮頸其爲待制之明年出守于陝又明年小人連構大獄坐貶廢者十餘人皆公素所賢者聞之悲憤歎息或終日不食因數劇飲大醉公既素病益以酒遂卒公初以蔭補太常寺太祝監鄭進奏院獻其文章召試賜進士及第校勘館閣書籍遂爲集賢校理通判蘇州州守黃

宗旦頗材自喜頗以新進少公議事則曰少年乃與丈人爭耶公曰受命佐君事有當爭職也宗旦雖屢屈折而政常得無失稱德公助己爲之加禮宗旦得盜鑄錢者百餘人以詫公公曰事發無跡何從得之曰吾以術鉤出之公愀然曰仁者之政以術鉤人寘之死而又喜乎宗旦慚服悉緩出其獄始大稱公曰君子也判尚書刑部吏部南曹知蔡州始至發大奸吏一人去之羅諸豪猾以法與轉運使爭曲直事有下而不便者皆格不用既去其害政者然後崇學校一以仁恕臨下其政知寬猛必使吏畏而民愛其爲他州州率大而難治必

常有善政皆用此入爲開封府推官已而其兄雍爲三司判官公曰省府皆要職吾豈可兄弟居之求知壽州徙廬州盜有殺其徒而并其財者獲之寘于法大理駁曰法當原公以謂盜殺其徒而自首者原之所以疑壞其黨而開其自新若殺而不首既獲而亦原則公行爲盜而第殺一人既得兼其財又可以贖罪不獲則肆爲盜獲則引以自原如此盜不可止非法意疏三上不能爭公嘆曰吾不勝法吏矣乃上書自劾請不坐佐吏公坐貶監靈仙宮其後議者更定不首之罪卒用公言爲是而公貶猶不召資政殿學士鄭戩翰林學士葉清臣

訟公無罪始起知卷州遷荆湖北路轉運使當用兵西
方急於財用之時獨不進羨餘其賦斂近寬平治以常
法故他路不勝其弊而荆湖之人自若權知荆南府民
有訟婚者訴曰貧無貲故後期問其用幾何以俸錢與
之使婚獲盜竊人衣者曰迫於飢寒而爲之公爲之哀
偫取衣衣之遣去荆人北公爲子產召爲史館修撰遷
拜天章閣待制判吏部流內銓號爲稱職而於選法未
嘗有所更易人或問之公曰選法具備如權衡在執者
不欺其輕重耳何必屢更其法是歲天子開天章閣召
大臣問天下事以手詔責范公等而議事者爭言天下

文人編　卷五十八　三　補遺冊

利害務欲更革諸事公獨無一言問之則曰吾病未能
也公於榮利既薄臨禍福不爲喜懼其視世事若無一
可以動其心者惟以天下善人君子爲否爲已休戚遂
以此卒此其爲志豈小哉豈有病而不能者哉公誠素
病而任之以事所至必皆有爲使其壽且不死而用其
必有所爲豈其不欲空言而已者哉嗚呼公享年四十
司五官至度支郎中階朝奉大夫爵上護軍封平晉男
□氏王籍君生子某曾祖諱某祖諱某皆贈太師尚
書中書令考諱某官至兵部郎中有賢行贈戶部尚書
公以某年某月某日卒于陜其年某月某日葬于某所

先塋之次銘曰
仕不爲利以行其仁處豐自薄而清厥身其仁莊思不
在吏民其清孰似以遺子孫銘以昭之以告後人
正實片簡散
後帳搭前帳後事在前用前事擡後事

文人編　卷五十八　書　補遺冊

司馬溫公神道碑　大蘇

上即位之三年，朝廷清明，百揆時叙，民安其生，風俗一變。異時薄夫鄙人，皆洗心易德，務為忠厚，人人自重，恥言人過。中國無事，四夷稽首請命，惟西羌夏人叛服不常，懷毒自疑，數入為寇。上命諸將按兵不戰，示以形勢。不數月，生致大首領鬼章青宜結闕下。夏人十數萬寇涇原，至鎮戎城下，五日無所得，一夕遁去，而西羌兀征聲延以其族萬人來降。黃河始決曹村，既築靈平，復決小吳，橫流五年，朔方騷然。而今歲之秋，積雨彌月，河不大溢，及冬水入地益深，有北流赴海復禹舊迹之勢。凡

上所欲，不求而獲；而其所惡，不麾而去。天下曉然知天意與上合，庶幾復見至治之成，家給人足，刑措不用，如咸平、景德間也。或以問臣軾：上與太皇太后安所施設而及此？臣軾對曰：在易大有上九：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孔子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今二聖躬信順以先天下，而用司馬公以致天下士，應是三德矣。臣以臣觀之，公仁人也，天相之矣。何以知其然也？曰：公以文章名於世，而以忠義自結人主，朝廷知之可也，四方之人何自知之？士大夫知之可也，農商走卒何自知之？中國知之可也，九夷八蠻何自知之？方其退居於洛，眇然如顏子之在陋巷，累然如屈原之在陂澤，其與民相忘也久矣，而名震天下，如雷霆，如河漢，如家至而日見之。聞其名者，雖愚無知如婦人孺子，勇悍難化如軍伍夷狄，以至於奸邪小人，雖惡其害己，仇而疾之者，莫不斂衽變色，咨嗟太息，或至於流涕也。元豐之末，臣自登州入朝，過八州以至京師，民知其與公善也，所在數千人聚而號呼於馬首曰：寄謝司馬丞相，慎毋去朝廷，厚自愛以活百姓。如是者蓋千餘里不絕。至京師，聞士大夫言：公初入朝，民擁其馬，至不得行，衛士見公，擎跽流

涕者不可勝數。公懼而歸洛。遼人夏人遣使入朝，與吾使至虜中者，虜必問公起居，而遼人勑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慎毋生事開邊隙。其後公薨，京師之民罷市而往弔，鬻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者，蓋以千萬數。上命戶部侍郎趙瞻、內侍省押班馮宗道護其喪歸葬。瞻等既還，皆言民哭公哀甚，如哭其私親。四方來會葬者蓋數萬人，而嶺南封州父老相率致祭，且作佛事以薦公者，其詞尤哀。炷香於手頂以送公葬者，凡百餘人，而畫像以祠公者，天下皆是也。此豈人力也哉？天相之也。匹夫而能動天，亦必有道矣，非至誠一德，其孰能使之

曰惟天下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矣書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又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或以千金與人而人不喜或以一言使人而人死之者誠與不誠故也積天之涤不能終朝而一綫之溜可以涤石者一與不一故也誠而一古之聖人不能加毫末於此矣而況公乎故臣論公之德至於感人心動天地巍巍如此而蔵之以二言曰誠曰一公諱光字君實其先河內人晉安平獻王孚之後王之裔孫征東大將軍陽始葬今陝

州夏縣涑水鄉子孫因家焉曾祖諱政以五代衰亂不仕贈太子太保祖諱炫舉進士試秘書省校書郎終於耀州富平縣令贈太子太傅考諱池寶元慶曆間名臣終於兵部郎中天章閣待制贈太師溫國公曾祖妣薛氏祖妣皇甫氏妣聶氏皆封溫國太夫人公始以進士甲科事仁宗皇帝至天章閣待制知諫院始發大議乞立宗子為後以安宗廟宰相韓琦等因其言遂定大計事英宗皇帝為諫議大夫龍圖閣直學士論陝西刺義勇為民患及內侍任守忠姦蠹乞斬以謝天下守忠竟以譴死又論濮安懿王當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

天下義之事神宗皇帝為翰林學士御史中丞西戎部將嵬名山欲以橫山之衆降公極論其不可納後必為邊患已而果然勸帝不受尊號遂為萬世法及王安石為相始行青苗助役農田水利謂之新法公首言其害以身爭之當時士大夫不附安石言新法不便者皆倚公為重帝以公為樞密副使公以言不行不受命乃以為端明殿學士出知永興軍遂以留司御史臺及提舉崇福宮退居於洛十有五年及上即位太皇太后攝政起公為門下侍郎遷正議大夫遂遷左僕射公首更詔書以開言路分別邪正進退其甚者十餘人旋罷保甲

保馬市易及諸道新行鹽鐵茶法最後遂罷助役青苗方議取士擇守令監司以養民期於富而教之凛凛嚮至治矣而公臥病以元祐元年九月丙辰朔薨于位享年六十八太皇太后聞之慟上亦感涕不已時方祀明堂禮成不賀二聖皆臨其喪哭之哀甚輟視朝贈太師溫國公襚以一品禮服謚曰文正官其親屬十人公娶張氏禮部尚書存之女封清河郡君先公卒追封溫國夫人子三人童唐皆早亡康今為秘書省校書郎孫二人植桓皆承奉郎以元祐二年正月辛酉葬于陝之夏縣涑水南原之晁村上以御篆表其墓道曰忠清粹德

之碑而其文以命臣軾臣蓋嘗爲公行狀而端明殿學士范鎮取以志其墓矣故其詳不復再見而獨論其大槩議者徒見上與太皇太后進公之速用公之盡而不知神宗皇帝知公之深也自士庶人至于卿大夫相與爲賓師朋友道足以相信而權不足以相休戚然猶同已則親之異已則踈之未有聞過而喜受誨而不怒者也而况於君臣之間乎方熈寧中朝廷政事與公所言無一不相違者書數十上皆盡言不諱蓋自敵以下所不能堪而先帝安受之非特不怒而已乃欲以爲左右輔弼之臣至爲叙其所著書讀之於邇英閣不深知公

而能如是乎二聖之知公也知之於既同而先帝之知公也知之於方異故臣以先帝爲難昔齊神武皇帝寢疾告其子世宗曰侯景專制河南十四年矣諸將皆莫能敵惟慕容紹宗可以制之我故不貴留以遺汝而唐太宗亦謂高宗汝於李勣無恩我今責出之汝當授以僕射乃出勣爲疊州都督夫齊神武唐太宗雖未足以比隆先帝而紹宗與勣亦非公之流然古之人君所以爲其子孫長計遠慮者類皆如此寧其身不受知人之名而使其子專享得賢之利先帝知公如此而卒不盡用安知其意不出於此乎臣既書其事乃拜手稽首而作詩曰

於皇上帝子惠我民孰堪顧天惟聖與仁聖子受命如堯之初神母詔之匪亟匪徐聖神無心孰左右之民自擇相我與授之其相惟何太師温公公來自西一馬二童萬人環之如渇赴泉孰不見公莫如我先二聖忘已惟公是式公亦無我惟民是度民曰樂哉既相司馬爾賈于途我耕于野士曰時哉既用君實我後子先時不可失公如麟鳳不鷙不搏羽毛畢朝雉狄率服爲政一年疾病半之功則多矣百年之思知公于異識公于微匪公之思神考是懐天子萬年四夷來同薦于清廟神考之功

變簡文貫處亂總

文鑑卷之五十八

文編卷之五十九

武進唐順之應德甫選　後學長州陳元素訂

[seals]

碑銘

南海神廟碑　韓

處州孔子廟碑　韓

道州文宣王廟碑　柳

柳州文宣王新修廟碑　柳

箕子碑　柳

衢州徐偃王廟碑　韓

黃陵廟碑　韓

湘源二妃廟碑　柳

平淮西碑 并序　韓

柳州羅池廟碑　韓

表忠觀碑　大蘇

潮州韓文公廟碑　大蘇

袁氏先廟碑　韓

清邊郡王楊燕奇碑　韓

曹成王碑　韓

傀娥碑　柳

龍安海禪師碑　柳

塗山銘　柳

沛國漢原廟銘　柳

武岡銘　柳

徐州蓮華漏銘　大蘇

三槐堂銘　大蘇

九成臺銘　大蘇

擇勝亭銘　大蘇

鳳硯銘　大蘇

文與可琴銘　大蘇

南海神廟碑　韓

海於天地間為物最鉅自三代聖王莫不祀事考於傳記而南海神次最貴在北東西三神河伯之上號為祝融天寶中天子以為古爵莫貴於公侯故海嶽之祝犧幣之數放而依之所以致崇極於大神今王亦爵也而禮海嶽尚循公侯之事虛王儀而不用非致崇極之意也由是冊尊南海神為廣利王祝號祭式與次俱昇因其故廟易而新之在今廣州治之東南海道八十里扶胥之口黃木之灣常以立夏氣至命廣州刺史行事祠下事訖驛聞而刺史常節度五嶺諸軍仍觀察其郡邑於南方事無所不統地大以遠故常選用重人既貴而

富且不習海事、又當祀時、海常多大風、將往、皆憂感。既進、觀顧怖悸、故常以疾爲解、而委事於其副、其來已久、故明宮齋廬上雨旁風、無所蓋障、牲酒瘠酸、取具臨時、水陸之品、狼籍籩豆、薦祼興俯、不中儀式、吏滋不供、神不顧享、盲風怪雨、發作無節、人蒙其害。元和十二年、始詔用前尚書右丞國子祭酒魯國孔公爲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以殿南服、公正直方嚴、中心樂易、祇愼所職、治人以明、事神以誠、內外單盡、不爲表襮、至州之明年、將夏、祝冊自京師至、吏以時告、公乃齋祓、視冊、誓羣有司曰、冊有皇帝名、乃上所自署、其文曰嗣天子某謹遣

官某敬祭、其恭且嚴如是、敢有不承、明日吾將宿廟下、以供晨事、明日、吏以風雨白、不聽、於是州府文武吏士、凡百數、交謁更諫、皆揖而退、公遂陞舟、風雨少弛、櫂夫奏功、雲陰解駮、日光穿漏、波伏不興、省牲之夕、載暘載陰、將事之夜、天地開除、月星明穊、五鼓既作、牽牛正中、公乃盛服執笏以入、即事、文武賓屬、俯首聽位、各執其職、牲肥酒香、罇爵靜潔、降登有數、神具醉飽、海之百靈秘怪、慌惚畢出、蜿蜿蛇蛇、來享飲食、闔廟旋艫、祥飈送颿、旗纛旄麾、飛揚晻靄、鐃鼓嘲轟、高管噭譟、武夫奮櫂、工師唱和、穹龜長魚、踊躍後先、乾端坤倪、軒豁呈露、祀之之歲、風災熄滅、人厭魚蟹、五穀胥熟、明年祀歸、又廣廟宮而大之、治其庭壇、改作東西兩序、齋庖之房、百用具修、明年其時、公又固往、不懈益虔、歲仍大和、耋艾歌詠、始公之至、盡除他名之稅、罷衣食於官之可去者、四方之使不以資交、以身爲帥、燕享有時、貰與以節、公藏私蓄、上下與足、於是免屬州負逋之緍錢念有四萬、米三萬二千斛、賦金之州耗金一歲八百、困不能償、皆以丐之、加西南守長之俸、誅其尤無良不聽令者、由是皆自重愼法、人士之落南不能歸者、與流徙之胄百念八族、用其才良、而廩其無告者、其女子可嫁、與之錢財、令

無失時、刑德並流、方地數千里、不識盜賊、山行海宿、不擇處所、事神治人、其可謂備至耳矣、咸願刻廟石以著厥美、而繫以詩、乃作詩曰、

南海陰墟、祝融之宅、即祀于旁、帝命南伯、吏惰不躬、正自今公、明用享錫、右我家邦、惟明天子、惟愼厥使、我公在官、神人致喜、海嶺之陬、既足既濡、胡不均弘、俾執事樞、公行勿遲、公無遠歸、匪我私公、神人具依

處州孔子廟碑　　韓

自天子至郡邑守長通得祀而徧天下者唯社稷與孔子爲然而社祭土稷祭穀句龍與棄乃其佐享非其專主又其位所不屋而壇豈如孔子用王者事巍然當座以門人爲配自天子而下北面跪祭進退誠敬禮如親弟子者句龍棄以功孔子以德固自有次弟哉自古多有以功德得其位者不得常祀句龍棄孔子皆不得位而得常祀然其祀事皆不如孔子之盛所謂生人以來未有如孔子者其賢過於堯舜遠矣此其效歟郡邑皆有孔子廟或不能修事雖設博士弟子或役於有司名存實亡失其所業獨處州刺史鄴侯李繁至官能以爲先既新作孔子廟又令工改爲顏子至子夏十人像其餘六十子及後大儒公羊高左丘明孟軻荀況伏生毛公韓生董生高堂生揚雄鄭玄等數十人皆圖之壁選博士弟子必皆其人又爲置講堂教之行禮肄習其中置本錢廩米令可繼處以守廟成躬率吏及博士弟子入學行釋菜禮耆老歎嗟其子弟皆興於學鄴侯尚文其於古記無不貫達故其爲政知所先後可歌也已乃作詩曰惟此廟學鄴侯所作厥初庳下神不以宇生師所處亦窘寒暑乃新斯宮神降其獻講讀有常不誠用勸揭揭元哲有師之尊羣聖嚴嚴大法以存像圖孔肖咸在斯堂以瞻以儀俾不惑忘後之君子無廢成美琢詞碑石以贊攸始

道州文宣王廟碑　柳

謹按某年月日儒師河東薛公伯高由尚書刑部郎中爲道州明年二月丁亥公用牲幣祭于先聖文宣王之廟夜漏未盡三刻公玄冕以入就位于庭僂焉深惟夫子之祀爰自京師太學徧于州邑遐闊僻陋咸用斯時致貿展誠宿燎設懸籩豆旂章絫稷布列周天之下嗚呼夫子之道閎肆尊顯二帝三王其無以作大也然其堂庭庳陋椽棟毁墜曾不及浮圖外說克壯厥居水潦仍至歲加蕩沃公蹙然不寧若罔獲承既祭而出登墉以望爰得美地豐衍端夷水環以流有頖宮之制是日

對表列位由禮考宜然後節用以制貨財乘時以就功役逾年而克有成廟舍峻整階序廊大講肄之位師儒之室立廡以周食圖畦以蔬蓺權其子母贏且不竭由是邑里之秀民感道懷和更來門下咸願服儒衣冠由公訓程公擯衣登席親釋經旨丕諭本統父慶其子長勵其幼化用興行人無爭訟公又曰夫子稱門弟子顏回爲庶幾其後從於陳蔡亦各有號言出一時非盡其徒也于後失厥所謂妄異科第坐祀十人以爲哲豈夫子志哉余按月令則曰釋奠于先聖先師國之故也乃立夫子像配以顏氏籩豆既嘉笙鏞既成九年八月丁未公祭于新廟退考疑義合以燕饗萬民翼翼觀禮識古於是春秋師晉陵蔣堅易師沙門凝誓助教某學生某等來告願刻金石明夫子之道及公之勤惟夫子極於化初寘于道先羣儒咸稱六籍具存苟贊其道若譽天地之大褒日月之明非愚則惑不可犯也惟公探夫子之志考有國之制先施奠典革正道本俾是荒服務爲闕里在周則魯侯申能修頖宮詩有其歌在漢蜀守文翁能首儒學史有其贊今公法古之大同于魯化人之勤作于蜀盍銘茲德以告于史氏而刊之茲碑銘曰

荆楚之陽厥服惟荒民鮮由仁帝降其良振振薛公惟

德之造赤旂金節來涖于道師儒咸會嘉有攸告吉日丁亥獻于頖宮庭燎伊煌有煥其容公升于位心莫不恭爰念聖祀徧于海邦服冕陳器州邑攸同處析以敍思報聖功卜于還嘉惟吉之逢畇畇其原既夷且大潏潏其流實環于外作廟有嚴昭祀顯配潔茲器用觀禮斯會布筵依但作廡伊秩以豐其儀以壯其宇新宮既成崇報孔明于古有經公釋厥誠邦民之良弁服是纓公躬講論虔默以聽公降酌酢進退齊平柔肌洽體莫不充盈歸懽于心父子弟兄欽惟聖王厥道無涯世有頌辭益玫其多公斯考禮民感休嘉從于魯風祇以詠

歌公錫于天厥壽來加公賚于王休命是荷師于府雍大邦以和衎酳申申王道式訛諸儒作詩思繼頖水丕揚厥聲以告太史

柳州文宣王新修廟碑

柳

仲尼之道與王化遠邇惟柳州古爲南夷椎髻卉裳攻劫鬬暴雖唐虞之仁不能柔秦漢之勇不能威至于有國始循法度置吏奉貢咸若采衛冠帶憲令進用文事學者道堯舜孔子如取諸左右執經書引仁義旋辟唯諾中州之士時或病焉然後知唐之德大以遐孔氏之道尊而明元和十年八月州之廟屋壞幾毀神位刺史柳宗元始至大懼不任以墜教基丁未奠薦法齊時事禮不克施乃合初亞終獻三官衣布洎于贏財取土木金石徵工僦功完舊益新十月乙丑王宮正室成乃安神棲乃正法庭祇會羣吏卜日之吉虔告于王靈曰昔者夫子嘗欲居九夷其時門人猶有惑聖言今夫子代千有餘載其教始行至于是邦人去其陋而本於儒孝父忠君言及禮義又況巍然炳然臨而炙之乎惟夫子以神道設教我今罔敢知欽若茲教以寧其神追思告諦如在于前苟神之在曷敢不虔居而無陋罔貳昔言申陳嚴祀永永是尊麗牲有碑刻在廟門

箕子碑　　柳

凡大人之道有三一曰正蒙難二曰法授聖三曰化及民殷有仁人曰箕子實具玆道以立于世故孔子述六經之旨尤殷勤焉當紂之時大道悖亂天威之動不能戒聖人之言無所用進死以併命誠仁矣無益吾祀故不爲委身以存祀誠仁矣與亡吾國故不忍具是二道有行之者矣是用保其明哲與之俯仰晦是謨範辱於囚奴昏而無邪隤而不息故在易曰箕子之明夷正蒙難也及天命既改生人以正乃出大法用爲聖師周人得以序彝倫而立大典故在書曰以箕子歸作洪範法

授聖也及封朝鮮推道訓俗惟德無陋惟人無遠用廣殷祀俾夷爲華化及民也率是大道藂於厥躬天地變化我得其正其大人歟於虖當其周時未至殷祀未殄比干已死微子已去向使紂惡未稔而自斃武庚念亂以圖存國無其人誰與興理是固人事之或然者也然則先生隱忍而爲此其有志於斯乎唐某年作廟汲郡歲時致祀嘉先生獨列於易象作是頌云

蒙難以正授聖以謨宗祀用繁夷民其蘇憲憲大人顯晦不渝聖人之仁道合隆汙明哲在躬不陋爲奴沖讓居禮不盈稱孤高而無危卑不可踰非死非去有懷故都時詘而伸卒爲世摸易象是列文王爲徒大明宜昭崇祀式孚古闕頌辭繼在後儒

衢州徐偃王廟碑

韓

徐與秦俱出柏翳為嬴姓國於夏殷周世咸有大功秦處西偏專用武勝遭世衰無明天子遂虎吞諸國為雄諸國既皆入秦為臣屬秦無所取利上下相賊害卒偾其國而沈其宗徐處得地中文德為治及偃王誕當國益除去刑爭末事凡所以君國子民待四方一出於仁義當此之時周天子穆王無道意不在天下好道士說得八龍騎之西遊同王母宴于瑤池之上歌謳忘歸四方諸侯之爭辨者無所質正咸賓祭於徐贄玉帛死生之物于徐之庭者三十六國得朱弓赤矢之瑞穆王聞之恐遂稱受命命造父御長驅而歸與楚連謀伐徐徐不忍鬬其民北走彭城武原山下百姓隨而從之萬有餘家偃王死民號其山為徐山鑿石為室以祠偃王偃王雖走死失國民戴其嗣為君如初駒王章禹祖孫相望自秦至今名公巨人繼跡史書徐氏十望其九皆本於偃王而秦後迄茲無聞家天於柏翳之緒非偏有厚薄施仁與暴之報自然異也衢州故會稽太末也民多姓徐氏支縣龍丘有偃王遺廟或曰偃王之逃戰不之彭城之越城之隅棄玉几研于會稽之水或曰徐子章禹既執於吳徐之公族子弟散之徐揚二州間即其居立先王廟云開元初徐姓二人相屬為刺史帥其部之同姓改作廟屋載事于碑後九十年當元和九年而徐氏放復為刺史放字達夫前碑所謂今戶部侍郎其大父也春行視農至于龍丘有事于廟思惟本原曰故制粗樸下窄不足以揭虔妥靈而又梁桷赤白陊剝不治圖像之威黝昧就滅藩拔級夷庭木禿缺祈昕日慢群慶弗下州之羣支不獲蔭庥余惟遺紹而尸其土不即不圖以有資聚罰其可辭乃命因故為新衆工齊事惟月若日工告訖功大祠于廟宗卿咸序應是歲州無怪風劇雨民不夭厲穀果完實民皆曰耿耿祉哉其不可誣乃相與請辭京師歸而鑱之于石辭曰

秦傑以顛徐由遜綿秦鬼久飢徐有廟存婉婉偃王惟道之耽以國易仁為笑于頑自初摭命其實幾姓歷短習長有不偕亡課其利害孰與王當姑蔑之墟太末之里誰思王恩立廟以祀王之聞孫世世多有唯臨茲邦廟土實守堅嶠之後達夫廓之王殁萬年如始祔時王孫多孝世奉王廟達夫之來先慎詔教書惠廟民不主於神維是達夫知孝之元太末之里姑蔑之城廟事時修仁義振聲宜寵其人以及後生嗟嗟維王雖古誰亢王死于仁彼以暴喪文追作詠刻示悲壯

黃陵廟碑

韓

湘旁有廟曰黃陵，自前古立以祠堯之二女舜之二妃者。庭有石碑，斷裂分散在地，其文剝缺。考圖記言漢荆州牧劉表景升之立，題曰湘夫人碑。今驗其文，乃晉太康九年，又其額曰虞帝二妃之碑，非景升立者。秦博士對始皇帝云：湘君者，堯之二女舜妃者也。劉向、鄭玄之徒，亦皆以二妃爲湘君。而離騷九歌既有湘君，又有湘夫人。王逸之解，以爲湘君者，自其水神，而謂湘夫人乃二妃也。從舜南征三苗不及，道死沅湘之間。山海經曰：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郭璞疑二女者帝舜之后，不

當降小水爲其夫人，因以二女爲天帝之女。以余考之，璞與王逸俱失也。堯之長女娥皇爲舜正妃，故曰君。其二女女英，自宜降曰夫人也。故九歌辭謂娥皇爲君，謂女英帝子，各以其盛者推言之也。禮有小君君母，明其正自得稱君也。書曰：舜陟方乃死。傳謂舜昇道南方以死。或又曰：舜死葬蒼梧，二妃從之不及，溺死沅湘之間。今謂竹書紀年帝王之沒皆曰陟，陟，昇也，謂昇天也。書曰：殷禮陟配天。言以道終，其德協天也。書紀舜之沒云陟者，與竹書、周書同文也。其下言方乃死者，所以釋陟爲死也。地之勢東南下，如言舜南巡而死，宜言下方，不得言陟方也。以此謂舜死葬蒼梧，於時二妃從之不及而溺者，皆不可信。二妃既曰以謀語舜，脫舜之厄，成舜之聖。堯死而舜有天下，爲天子，二妃之力，宜常爲神，食民之祭。今之渡湖江者，莫敢不進禮廟下。元和十四年春，余以言事得罪，爲潮州刺史，其地於漢南海之揭陽，厲毒所聚，懼不得脫死，過廟而禱之。其冬，移袁州刺史。明年九月，拜國子祭酒，使以私錢十萬抵岳州，願易廟之圮桷腐瓦於刺史王堪。長慶元年，刺史張愉自京師往，與愉故善，謂曰：丐我一碑石，載二妃廟事，且令後世知有子名。愉曰：諾。既至州，報曰：碑謹具。遂篆其事，俾刻之。

湘源二妃廟碑　柳

元和九年八月二十日湘源二妃廟災司功掾守令彭城劉知剛主簿安邑衛之武告于州刺史御史中丞清河崔公能祗栗厥戒會羣吏洎衆工發開元詔書懼廢守祀搜考藏羨均節委積咸執牘聿至于祠下稽度既備傭役惟時斬木于上游陶埴于水涯乃桴乃載工逯事遂作貌斷嚴棨然而威十有一月庚辰陳奠薦辭立石于廟門之宇下惟父子夫婦人道之大大哉二神咸極其會爲子而父堯爲婦而夫舜齊聖並明弼成授受內若嚚瞽上承輝光克艱以乂德罔不至帝既野死神

亦不匪食于茲川古有常典歿葹庚孽慨宜淑靈敢或失職以奸天刑有翼其躬有苾其馨沉牲爰告即石是銘銘曰

淵懿承聖舜妻堯女德形媯汭神位湘滸揆茲有初克碩厥宇唐命秩祀茲邑攸主毛牷既羃椒馨爰精祀于萬年期保伊祜潛火煽孽炖于融風神用播遷時罔克禁邑令羣吏告于君公廉用積餘以訖爾功桴木負埴載流于江既夷以成崇宇峻墉潔嚴清閟左右宰從神樂來歸徒御雍雍神既安止邦人載喜奉其吉玉以對嘉祉南風滑滑湘水如舞翔予憮灑神聽鍾鼓圖其丈瀰郅毫是與刻此樂石以侄泰古

平淮西碑一首并序　韓

天以唐克肖其德聖子神孫繼繼承承於千萬年敬戒不怠全付所覆四海九州罔有內外悉主悉臣高祖太宗既除既治高宗中睿休養生息至于玄宗受報收功極熾而豐物衆地大孽牙其間肅宗代宗德祖順考以勤以容大慝適去稂莠不薅相臣將臣文恬武嬉習熟見聞以爲當然睿聖文武皇帝既受羣臣朝乃考圖數貢曰嗚呼天既全付予有家今傳次在予予不能事事其何以見于郊廟羣臣震懾奔走率職明年平夏又明年平蜀又明年平江東又明年平澤潞遂定易定致魏

博貝衛澶相無不從志皇帝曰不可究武予其少息九年蔡將死蔡人立其子元濟以請不許遂燒舞陽犯葉襄城以動東都放兵四劫皇帝歷問于朝一二臣外皆曰蔡帥之不廷授于今五十年傳三姓四將其樹本堅兵利卒頑不與他等因撫而有順且無事大官臆決唱聲萬口和附并爲一談牢不可破皇帝曰惟天惟祖宗所以付任予者庶其在此予何敢不力況一二臣同不爲無助曰光顏汝爲陳許帥維是河東魏博郃陽三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曰重胤汝故有河陽懷今益以汝維是朔方義成陝益鳳翔延慶七軍之在行者汝皆將

之、曰弘、汝以卒萬二千屬而子公武往討之、曰文通、汝守壽、維是宣武淮南宣歙浙西四軍之行于壽者、汝皆將之、曰道古、汝其觀察鄂岳、曰愬、汝帥唐鄧隨、各以其兵進戰、曰度、汝長御史、其往視師、曰度、惟汝予同、汝遂相予、以賞罰用命不用命、曰弘、汝其以節都統諸軍、曰守謙、汝出入左右、汝惟近臣、其往撫師、曰度、汝其往、衣服飲食予士、無寒無飢、以既厥事、遂生蔡人、賜汝節斧、通天御帶、衛卒三百、凡茲廷臣、汝擇自從、惟其賢能、無憚大吏、庚申、予其臨門送汝、曰御史、予閔士大夫戰甚苦、自今以往、非郊廟祠祀、其無用樂、顏胤武合攻其北、大戰十六、得柵城縣二十三、降人卒四萬、道古攻其東南、八戰、降萬三千、再入申、破其外城、文通戰其東、十餘遇、降萬二千、愬入其西、得賊將、輒釋不殺、用其策、戰比有功、十二年八月、丞相度至師、都統弘責戰益急、顏胤武合戰益用命、元濟盡并其衆洄曲以備、十月壬申、愬用所得賊將、自文城因天大雪、疾馳百二十里、用夜半到蔡、破其門、取元濟以獻、盡得其屬人卒、辛巳、丞相度入蔡、以皇帝命赦其人、淮西平、大饗賚功、師還之日、因以其食賜蔡人、凡蔡卒三萬五千、其不樂爲兵、願歸爲農者十九、悉縱之、斬元濟京師、冊功、弘加侍中、愬爲左

僕射、帥山南東道、顏胤皆加司空、公武以散騎常侍帥鄜坊、冊延、道古進大夫、文通加散騎常侍、丞相度朝京師、道封晉國公、進階金紫光祿大夫、以舊官相、而以其副總爲工部尚書、領蔡任、既還奏、羣臣請紀聖功、被之金石、皇帝以命臣愈、臣愈再拜稽首而獻文曰、

唐承天命、遂臣萬邦、孰居近土、襲盜以狂、往在玄宗、崇極而圮、河北悍驕、河南附起、四聖不宥、屢興師征、有不能剋、益戍以兵、夫耕不食、婦織不裳、輸之以車、爲卒賜糧、外多失朝、曠不嶽狩、百隸怠官、事亡其舊、帝時繼位、顧瞻咨嗟、惟汝文武、孰恤予家、既斬吳蜀、旋取山東、魏將首義、六州降從、淮蔡不順、自以爲彊、提兵叫讙、欲事故常、始命討之、遂連姦鄰、陰遣刺客、來賊相臣、方戰未利、內驚京師、羣公上言、莫若惠來、帝爲不聞、與神爲謀、乃相同德、以訖天誅、乃敕顏胤、愬武古通、咸統於弘、各奏汝功、三方分攻、五萬其師、大軍北乘、厥數倍之、常兵時曲、軍士蠢蠢、既翦陵雲、蔡卒大窘、勝之邵陵、郾城來降、自夏入秋、復屯相望、兵頓不勵、告功不時、帝哀征夫、命相往釐、士飽而歌、馬騰於槽、試之新城、賊遇敗逃、盡抽其有、聚以防我、西師躍入、道無留者、頟頟蔡城、其疆千里、既入而有、莫不順俟、帝有恩言、相度來宣、誅止其

魁。釋其下人。蔡之卒夫。投甲呼舞。蔡之婦女。迎門笑語。蔡人告飢。船粟往餉。蔡人告寒。賜以繒布。始時蔡人。禁不往來。今相從戲。里門夜開。始時蔡人。進戰退戮。今旰而起。左飧右粥。為之擇人。以收餘憊。選吏賜牛。教而不税。蔡人有言。始迷不知。今乃大覺。羞前之為。蔡人有言。天子明聖。不順族誅。順保性命。汝不吾信。視此蔡方。孰為不順。往斧其吭。凡叛有數。聲勢相倚。吾強不支。汝弱奚恃。其告而長。而父而兄。奔走偕來。同我太平。淮蔡為亂。天子伐之。既伐而飢。天子活之。始議伐蔡。卿士莫隨。既伐四年。小大並疑。不赦不疑。由天子明。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既定淮蔡。四夷畢來。遂開明堂。坐以治之。

畢竟是昌黎第一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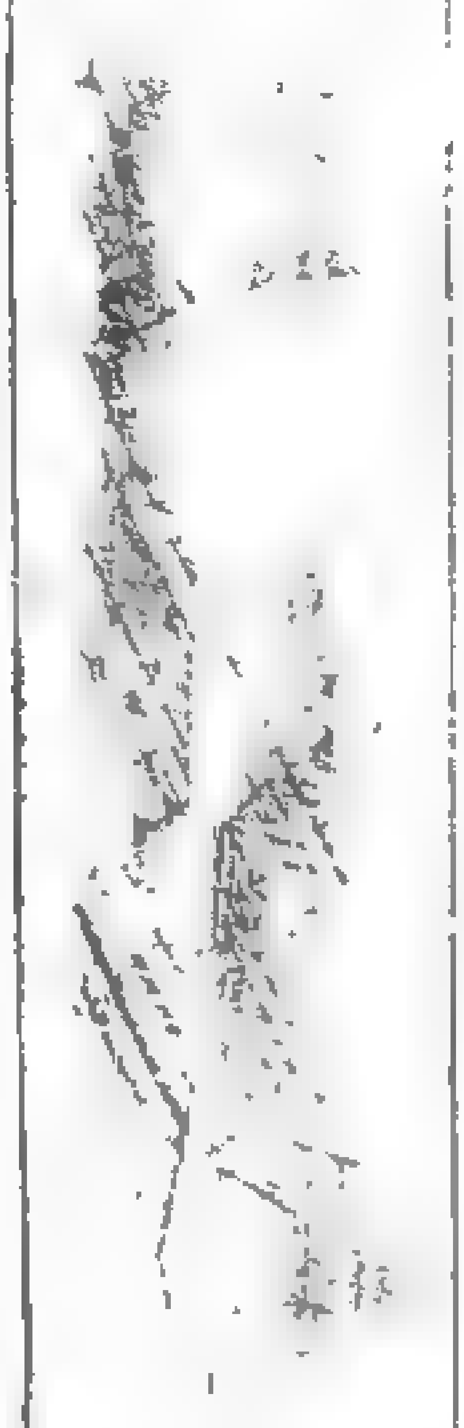
柳州羅池廟碑　韓

羅池廟者。故刺史柳侯廟也。柳侯為州。不鄙夷其民。動以禮法。三年。民各自矜奮。茲土雖遠京師。吾等亦天氓。今天幸惠仁侯。若不化服。我則非人。於是老少相教語。莫違侯令。凡有所為於其鄉閭。及於其家。皆曰。吾侯聞之。得無不可於意否。莫不忖度而後從事。凡令之期。民勸趨之。無有後先。必以其時。於是民業有經。公無負租。流逋四歸。樂生興事。宅有新屋。步有新船。池園潔修。豬牛鴨雞。肥大蕃息。子嚴父詔。婦順夫指。嫁娶葬送。各有條法。出相弟長。入相慈孝。先時民貧。以男女相質。久不

得贖。盡沒為隸。我侯之至。按國之故。以傭除本。悉奪歸之。大修孔子廟。城郭巷道。皆治使端正。樹以名木。柳民既皆悅喜。嘗與其部將魏忠、謝寧、歐陽翼飲酒驛亭。謂曰。吾棄於時。而寄於此。與若等好也。明年吾將死。死而為神。後三年。為廟祀我。及期而死。三年孟秋辛卯。侯降于州之後堂。歐陽翼等見而拜之。其夕夢翼而告曰。館我於羅池。其月景辰廟成。大祭。過客李儀醉酒。慢侮堂上。得疾。扶出廟門即死。明年春。魏忠、歐陽翼使謝寧來京師。請書其事于石。余謂柳侯生能澤其民。死能驚動禍福之。以食其土。可謂靈也已。作迎享送神詩。遺柳民

俾歌以祀焉而并刻之。柳侯河東人諱宗元字子厚賢而有文章嘗位於朝光顯矣已而擯不用其辭曰

荔子丹兮蕉黄雜肴蔬兮進侯堂侯之船兮兩旗度中流兮風泊之待侯不來兮不知我悲侯乘駒兮入廟慰我民兮不嚬以笑我之山兮柳之水桂樹團團兮白石齒齒侯朝出游兮暮來歸春與猨吟兮秋鶴與飛北方之人兮爲侯是非千秋萬歲兮侯無我違福我兮壽我驅厲鬼兮山之左下無苦濕兮高無乾杭稌充羨兮蛇蛟結蟠我民報事兮無怠其始自今兮欽于世世



表忠觀碑一首　　大蘇

熙寧十年十月戊子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杭州軍州事臣抃言故吳越國王錢氏墳廟及其父祖妃夫人子孫之墳在錢塘者二十有六在臨安者十有一皆蕪廢不治父老過之有流涕者謹按故武肅王鏐始以鄉兵破走黄巢名聞江淮復以八都兵討劉漢宏并越州以奉董昌而自居於杭及昌以越叛則誅昌而并越盡有浙東西之地傳其子文穆王元瓘至其孫忠顯王仁佐遂破李景兵取福州而仁佐之弟忠懿王俶又大出兵攻景以迎周世宗之師其後卒以國入覲三世

四王與五代相終始天下大亂豪傑蜂起方是時以數州之地盜名字者不可勝數既覆其族延及于無辜之民罔有子遺而吳越地方千里帶甲十萬鑄山煮海象犀珠玉之富甲於天下然終不失臣節貢獻相望於道是以其民至於老死不識兵革四時嬉遊歌鼓之聲相聞至于今不廢其有德於斯民甚厚皇宋受命四方僭亂以次削平而蜀江南負其嶮遠兵至城下力屈勢窮然後束手而河東劉氏百戰守死以抗王師積骸爲城釃酒爲池竭天下之力僅乃克之獨吳越不待告命封府庫籍郡縣請吏于朝視去其國如去傳舍其有功於

朝廷甚大智竇融以河西歸漢光武詔右扶風修理其父祖墳塋祠以太牢今錢氏功德殆過於融而未及百年墳廟不治行道傷嗟甚非所以勸奬忠臣慰答民心之義也臣願以龍山廢佛祠曰妙因院者爲觀使錢氏之孫爲道士曰自然者居之凡墳廟之在錢塘者以付自然其在臨安者以付其縣之淨土寺僧曰道微歲各度其徒一人使世掌之籍其地之所入以時修其祠宇封殖其草木有不治者縣令丞察之甚者易其人庶幾永終不墜以稱朝廷待錢氏之意臣抃昧死以聞制曰可其妙因院改賜名曰表忠觀銘曰

天目之山苕水出焉龍飛鳳舞萃于臨安篤生異人絕類離羣奮挺大呼從者如雲仰天誓江月星晦蒙强弩射潮江海爲東殺宏誅昌奄有吳越金券玉冊虎符龍節大城其居包落山川左江右湖控引島蠻歲時歸休以燕父老曄如神人玉帶毬馬四十一年寅畏小心厥篚相望大貝南金五朝昏亂罔堪託國三王相承以待有德既獲所歸弗謀弗咨先王之志我維行之天祚忠孝世有爵邑允文允武子孫千億帝謂守臣治其祠墳毋俾樵牧愧其後昆龍山之陽巋焉新宮匪私于錢唯以勸忠非忠無君非孝無親凡百有位視此刻文

潮州韓文公廟碑一首　　大蘇

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爲矣故申呂自嶽降而傅說爲列星古今所傳不可誣也孟子曰吾善養吾浩然之氣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遇之則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賁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辨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矣故在天爲星辰在地爲河嶽幽則爲鬼神而明則復爲人此理之常無足怪者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異

端並起歷唐貞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於正蓋三百年於此矣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蓋嘗論天人之辨以謂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魚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故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而不能回憲宗之惑能馴鱷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鎛李逢吉之謗能信於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蓋公之所能者天也所不

能者人也、始潮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為之師、自是潮之士、皆篤於文行、延及齊民、至于今號稱易治、信乎孔子之言、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潮人之事公也、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而廟在刺史公堂之後、民以出入為艱、前守欲請諸朝作新廟、不果、元祐五年、朝散郎王君滌來守是邦、凡所以養士治民者、一以公為師、民既悅服、則出令曰、願新公廟者聽、民讙趨之、卜地於州城之南七里、朞年而廟成、或曰、公去國萬里、而謫于潮、不能一歲而歸、沒而有知、其不眷戀于潮審矣、軾曰、不然、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

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也、而潮人獨信之深、思之至、焄蒿悽愴、若或見之、譬如鑿井得泉、而曰水專在是、豈理也哉、元豐七年、詔封公昌黎伯、故榜曰昌黎伯韓文公之廟、潮人請書其事于石、因作詩以遺之、使歌以祀公、其詞曰、

公昔騎龍白雲鄉、手決雲漢分天章、天孫為織雲錦裳、飄然乘風來帝旁、下與濁世掃粃糠、西遊咸池略扶桑、草木衣被昭回光、追逐李杜參翱翔、汗流籍湜走且僵、滅沒倒景不可望、作書詆佛譏君王、要觀南海窺衡湘、歷舜九疑弔英皇、祝融先驅海若藏、約束蛟鱷如驅羊、鈞天無人帝悲傷、謳吟下招遣巫陽、犦牲雞卜羞我觴、於粲荔丹與蕉黃、公不少留我涕滂、翩然被髮下大荒、

袁氏先廟碑

韓

袁公滋既成廟，明歲二月，自荊南以旌節朝京師，留六日，得壬子春分，率宗親子屬，用少牢于三室。既事，退言曰：嗚呼遠哉！維世傳德，襲訓集余，乃今有濟。今祭既不薦金石音聲，使工歌詩，載烈象容，其奚以飭稚昧於長久？唯敬繫乎豕，幸有石，如具著先人名跡，因為詩繫之語下，於義其可。雖然，余不敢，必屬篤古而達於詞者。遂以命愈。愈謝非其人，不獲命，則謹條袁氏本所以出與其世系里居，起周歷漢魏晉拓拔魏周隋入國家以來，高曾祖考所以劭躬裕後，委祉于公，公之所以遂將承

應者，有條有詳，而繫以詩。其語曰：周封舜後陳，陳公子有為大夫食國之地袁鄉者，其子孫世守不失，因自別為袁氏。春秋世，陳常歷於楚與中國，相加尤疏，袁氏猶班班見可譜。常居陽夏，陽夏至晉屬陳郡，故號陳郡袁氏。博士固申儒道黃老業於前，至司徒安懷德於身，袁氏遂大顯，連世有人，絡漢逮魏晉，分仕南北，始居華陰，為拓拔魏鴻臚。鴻臚諱恭，生尉梁州刺史析縣孝侯，諱頗。孝侯生隋左衛大將軍，諱溫，去官居華陰。武德九年以大恭蘂始葬華州。左衛生南州刺史，諱士政。南州生當陽令，諱偷，於公為曾祖。當陽生朝散大夫石州司馬，

諱知玄。司馬生贈工部尚書成寧令，諱曄，是為皇考。袁氏舊族，而當陽以通經為儒，位止縣令；石州用春秋持身治事，為州司馬以終；成寧脩學而賢，以一文武隨用謀，行功從出入，有立，不爵于朝。比三世宜達而窒，歸成後人，數當于公。公惟曾大父、大父、皇考，比三世存不大夫食，歿祭在子孫，唯將相能致備物，世彌遠，禮則益不及。在慎德行業，治圖功，載名以待上，可無知大，無敢不敬畏，無早夜無敢不思，成于家，進于外，以立于朝，自侍御史歷工部員外郎、制部郎中、諫議大夫、尚書右丞、華州刺史、金吾大將軍，由卑而顯，莫不官稱，遂為宰相，以

贊儲輔，仍持節將蜀、滑、襄、荊，界苞河山，秩登祿富，以有廟祀，具如其志。又垂顯刻，以教無忘，可謂大孝。詩曰：袁自陳分，初尚寒遠，越秦逮漢，博士發論，司徒任德，恐不謟人，欲功厥後，五公垂尊。晉氏于南，來處華下，鴻臚孝侯，用遹採拾。南州勤治，取最不懈；當陽耽經，唯義之畏；石州烈烈，學專春秋；懿哉成寧，不名一休，趨難避成，與時汙深。是生孝子，天下之宰，出把將符，舉州承指，數以直廟，祿以備器，由曾及考，同堂異室，桷版松楹，其莛肆肆。維袁之廟，孝孫之為，順勢即宜，以筮以龜，以平其微。屋牆持持，孝孫來享，來拜廟庭，陟堂進室，親登籩鉶，

肩臑肵骼其樽玄清降登受胙于慶爾成維曾維祖維
考之施于汝孝嗣以報以祇凡我有今非本曷恩刻詩
牲繫維以告之

清邊郡王楊燕奇碑　韓

公諱燕奇字燕奇弘農華陰人也大父知古鄯州司倉
烈考文海天寶中實爲平盧衙前兵馬使位至特進檢
校太子賓客封弘農郡開國伯世掌諸蕃互市恩信著
明夷人慕之祿山之亂公年幾二十進言於其父曰大
人守官宜不得去王室在難某其行矣其父爲之請於
我帥率諸將校之子弟各一人間道趨闕變服詭行日
倍百里天子嘉之特拜左金吾衛大將軍員外置賜勳
上柱國寶應二年春詔從僕射田公平劉展又從下河
北大曆八年帥師納戎帥魁于滑州九年從朝于京師

建中二年城汴州功勞居多三年從攻李希烈先登貞
元二年從司徒劉公復汴州十二年與諸將執以城叛
者歸之于京師事平授御史大夫食實封百戶賜繒綵
有加十四年年六十一五月某日終于家自始命左金
吾大將軍凡十五遷爲御史大夫職爲節度押衙右廂
兵馬使兼馬軍先鋒兵馬使階爲特進勳爲上柱國爵
爲清邊郡王食虛邑自三百戶至三千戶眞食五百戶
終焉公結髮從軍四十餘年敵攻無堅城守必完臨危
蹈難歔欷感發乘機應會捷出神怪不畏義死不榮幸
生故其事君無疑行其事上無間言初僕射田公其母

陷于冀州，公獨請往迎之，經營賊城，出入死地，卒致其母。田公德之，約爲父子，故公始姓田氏，田公終而後復其族焉。嗣子通王屬良積，以其年十月庚寅葬公于開封縣曾陵岡，隴西郡夫人李氏祔焉。夫人清夷郡太守褚之孫，漁陽郡長史獻之女，柔嘉淑明，先公而殁。有男四人，女三人。後夫人河南郡夫人雍氏，某官之孫，某官之女，有男一人，女二人，成有至性，純行，夫人同仁均養，親族不知異焉。君子於是知楊公之德，又行於家也。銘曰：

烈烈大夫，逢時之虞，感泣辭親，從難于秦，維茲爰始，遂

勤王事，四十餘年，或俾或專，攻牢保危，爵位已隮，既明且貞，終老無隳。曾陵之岡，蔡河在側，烝烝孝子，思顯勳績，鎔石于此，式垂後嗣。

曹成王碑　韓

王姓李氏，諱皋，字子蘭，謚曰成。其先王明，以太宗子國曹，絕復封，傳五王至成王。成王嗣封在玄宗世，蓋於時年十七，入紹爵，三年而河南北兵作，天下震擾，王奉母太妃逃禍民伍，得間走蜀從天子，天子念之，自都水使者拜左領軍衛將軍，轉貳國子秘書。王生十年而失先王，哭位哀悲，吊客不忍聞。喪除，痛刮磨豪習，委己於學。稍長，重知人情急世之要，耻一不通。侍太妃從天子于蜀，既孝既忠，持官持身，内外斬斬，由是朝廷滋欲試之於民。上元元年，除溫州長史，行刺史事。江東新刳於兵，

郡旱飢，民交走死無弔。王及州，不解衣，下令掊鎖擴門，悉棄倉實與民，活數十萬人。奏報，升秩少府，與平袁賊，仍徙秘書，兼州別駕，部告無事。遷眞于衡，法成令修，治出張施，聲生勢長。觀察使噎媢不能出氣，誣以過犯，御史助之，貶潮州刺史。楊炎起道州，相德宗，還王于衡，以直前謾。王之遭誣在理，念太妃老，將驚而戚，出則囚服就辯，入則擁笏垂魚，坦坦施施。即貶于潮，以遷入賀。及是然後跪謝告實。初，觀察使虐使將國良往戍界，良以武岡叛，戍衆萬人，斂兵荆黔洪桂伐之，二年尤張。於是以王帥湖南，將五萬士以討良爲事。王至，則屏兵，投良

以書中其忌諱頁羞畏乞降狐鼠進退王即假爲使者從一騎踔五百里抵頁壁鞭其門大呼我曹王來受頁降頁今安在頁不得已錯愕迎拜盡降其軍太妃薨王棄部隨喪之河南葬及荆被詔責還會梁崇義反王遂不敢辭以還升秩散騎常侍明年李希烈反遷御史大夫授節帥江西以討希烈命至王出止外舍禁無以家事關我哀兵大選江州羣能著職王親教之搏力勾卒嬴越之法曹誅五畀艦步二萬人以與賊遌嘬鋒蔡山踣之剜蘄之黃梅大鞣長平鏟廣濟掀蘄春撇蘄水掇黃岡筴漢陽行跐汊川還大膊蘄水界中披安三縣拔

其州斬僞刺史標光之北山𨂍隨光化梏其州十抽一推救兵州東北屬鄉還開軍受降大小之戰三十有二取五州十九縣民老幼婦女不驚市賈不變田之果穀下無一跡加銀青光祿大夫工部尚書改戶部再換節臨荆及襄眞食三百王之在兵天子西巡于梁希烈北取汴鄭東畧宋圍陳兩取汝薄東都王坐南方北向落其角距賊死咋不能入寸尺亡將卒十萬盡輸其南州王始政於溫終政於襄恒平物估厚斂資出民用有經一吏軌民使令家聽戶視奸宄無所宿府中不聞急步疾呼治民用兵各有條次世傳爲法任馬史將偵將鋒

將潛偕盡其力能薨贈右僕射元和初以子道古在朝更贈太子太師道古進士司門郎刺利隨唐睦徽府少宗正兼御史中丞以節督黔中朝京師改命觀察鄂岳蘄沔安黃提其師以伐蔡且行泣曰先王討蔡實取沔蘄安黃寄惠未亡今余亦受命有事于蔡而四州適在吾封庶其有集先王薨於今二十五年吾昆弟在而墓碑不刻無文其實有待于無用辭乃序而詩之辭曰太支十三曹於弟季或亡或微曹始就事曾之祖王畏塞絕遷零王黎公不聞僅存子父易封三王守名延延百載以有成王成王之作一自其躬文被明章武薦畯

功綋枯弱强齦其奸猖以報于宗以昭于王王亦有子處王之所唯舊之視蹶蹶陛陛實取實似刻詩其碑爲示無止

饒娥碑

柳

饒娥饒人、饒姓娥名、世漁鄱水、娥爲室女淵懿靖專、雖小家未嘗出游、治絺葛、供女事衛整、鄉閭敬式、娥父醉漁、風卒起、不能舟、遂以溺死、求尸不得、娥聞父死、走哭水上、三日不食、耳鼻流血、氣盡伏死、明日尸出、黿、魚、鼉、蛟、浮死萬數、塞川下流、鄱旁小民、悲感慈號以爲神、奇縣人鄉人、會錢具儀、葬娥鄱水西、横道上、追思不足、相與作石以詔後世、其辭曰、

生德無類、氣靈而伏、嗟茲孝娥、惟行之周、淵懿含貞、好靖不游、織葛絺紵、克供以修、蒸蒸在家、其父世漁、飲酒

不節、死乎風濤、匍匐來哭、號天以呼、顏目耳鼻、脊血交、流、三日頸踣、氣竭形枯、父尸既出、孝有已殖、龜、鼈、鼉、龍、有蛟爲魚、充流溢岸、旁出仰浮、見怪形異、適與我謀、鄱民哀號、或以頌歌、齊女色憂、傷槐罷誅、趙姬完父、操棹爰謳、肉刑不施、漢美淳于、烈烈孝娥、水死上虞、娥之至德、實與爲儔、恒人有言、惟教是圖、懿茲德女、家世不儒、奇行特出、神道英翽、窮哀罔泄、終古以留、鄉人好禮、爰立茲丘、建銘當道、過者下車、

龍安海禪師碑

柳

佛之生也遠中國僅二萬里、其没也距今茲僅二千歲、故傳道益微而言禪最病、拘則泥乎物、誕則離乎真、真離而誕益勝、故今之空愚失惑縱傲自我者、皆誣禪以亂其教、冒于嚚昏、放于淫荒、其異是者長沙之南曰龍安師、師之言曰、由迦葉至師子二十三世而離、離而爲達摩、由達摩至忍五世而益離、離而爲秀爲能、南北相訾、反戾鬬狠、其道遂隱、嗚呼、吾將合焉、且世之傳書者皆馬鳴龍樹道也、二師之道、其書具存、徵其書合於志、可以不惑、於是北學於惠隱、南求於馬素、咸黜其異以

照乎中、乖離而愈同、空洞而益實、作安禪通明論、推一而適萬、則事無非真、混萬而歸一、則真無非事、推而未嘗推、故無適、混而未嘗混、故無歸、塊然趣定至于旬時、是之謂施用、茫然同俗、極乎流動、是之謂真常、居長沙在定十四日、人即其處而成室宇、遂爲寶應寺、去于湘之西、人又從之、盈大木蔽密石以益其居、又爲龍安寺、故尚書裴公某、李公某、侍郎呂公某、楊公某、御史中丞房公某、咸尊師之道、執弟子禮、凡年八十一、爲僧五十三秋、元和三年二月九日而没、其弟子玄覺、洎懷直、浩初等、狀其師之行、謁余爲碑、曰、師周姓、如海名也、世爲

士父曰撙交同州錄事參軍叔曰撙從尚書刑部侍郎師始爲釋其父達之志使仕至成都主簿不樂也天寶之亂復其初心嘗居京師西明寺又居岣嶁山終龍安寺葬其原銘曰

浮圖之修其與爲儒殊區異世誰得其傳遁隱乖離浮游散遷莫徵旁行徒聽浮言空有互鬪南北相殊誰其合之楚有龍安龍安之德惟覺是則苞并絕異表正失惑貌昧形靜功流無極動言有爲彌寂而默祠廟之嚴我居不飾貴賤之來我道無得進耶匪追至耶誰抑惟世之幾惟道之微既陳而明乃去而歸象物徒設真源

又韻

無依後學誰師嗚呼茲碑

塗山銘 并序 柳

惟夏后氏建大功定大位立大政勤勞萬邦和寧四極威懷之道儀刑後王當乎洪流方割災被下土自壺口而導百川大功建焉虞帝耄期順承天曆自南河而受四海大位定焉萬國既同宣省風教自塗山而會諸侯大政立焉功莫崇乎禦大災乃賜玄圭以承帝命位莫尊乎執大象乃輯五瑞以建皇極政莫先乎齊大統乃朝玉帛以混經制是所以承唐虞之後垂子孫之丕業立商周之前樹帝王之洪範者也嗚呼天地之道尚德而右功帝王之政崇德而賞功故堯舜至德而位不及

文編

嗣湯武大功而祚延于世有夏德配于二聖而唐虞讓功焉功冠于三代而商周讓德焉宜乎立極垂統貽于後裔當位作聖著爲世準則塗山者功之所由定德之所由濟政之所由立有天下者宜取於此追惟大號既發華蓋既狩方岳列位奔走來同山川守神莫敢遑寧羽旄四合衣裳咸會虔恭就列俯僂聽命然後示之以禮樂和氣周洽申之以德刑天威震耀制立謨訓宜在長久厥後啓征有扈而夏德始衰羿距太康而帝業不守皇祖之訓不由人亡政墜卒就陵替向使繼代守文之君又能紹其功德修其政統卑宮室惡衣服拜昌言

平均賦入、制定朝會、則諸侯常至、而天命不去矣、茲山之會、安得獨光于後歟、是以周穆遐追遺法、復會于是山、聲垂天下、亦紹前軌、用此道也、故余爲之銘、庶後代朝諸侯制天下者、仰則於此、其辭曰、

惟禹體道、功厚德茂、會朝侯衛、統壹憲度、省方宣教、化制殊類、咸會壇位、承奉儀矩、禮具樂備、德容既孚、乃舉明刑、以弼聖謨、則戮防風、遺骨專車、克明克威、疇敢以渝、宜昭黎憲、肴定混區、傳祚後嗣、丕承帝圖、塗山巖巖、界彼東國、疇禹之德、混天無極、即山刊碑、貽後訓則、

沛國漢原廟銘　柳

昔在帝堯、光有四海、元首萬邦、時則舜禹稷卨、佐命垂統、股肱天下、聖德未衰、而內禪元臣、繼天而受命、四姓承休、迭有中邦、五神環運、炎德復起、周道削滅、秦德暴戾、皇天疇庸、審厥保承、乃命唐帝之後、振而興之、又俾元臣之後、翊而登之、所以紹復丕績、不隆厥祀、故曲逆起爲策士、輔成帝圖、吐謀洞靈、奇奇如神、舜之胄也、汝陰滕帝宰綱、摧虜暴氣、扶乘天休、運行嘉謀、禹之苗也、酇侯保綏三秦、控引漢中、宏器廓度、以大帝業、卨之裔也、淮陰整齊天兵、導揚靈威、覆趙夷魏、收齊殄楚、平陽破三秦、虜魏王、絳侯定楚地、固劉氏、皆稷之裔也、克復堯緒、昭哉甚明、天意若曰、建大德者、必唐帝之胄、故漢氏興焉、翼炎運者、必唐臣之孫、故羣雄登焉、是以高帝誕膺聖祚、以垂德厚、保昊穹之奥、貞載幽明之休祐、殺白帝于大澤、以承其靈、建赤旂于沛邑、以昭其神、假手于嬴、以混諸侯、憑力于項、以離關東、奉續堯之元命、而四代之後、咸獻其用、德乘木之大統、而秦楚之盛不保其位、既建皇極、設都咸陽、撫征四方、訓齊天下、乃樂沛宮、以追造邦之本、乃歌大風、以昭武成之德、乃奠舊都、以崇王業之基、生爲湯沐之邑、沒爲思樂之地、且曰萬

歲之下蒐遊于此惟茲原廟沛宮之舊也祭蚩尤於是庭而赤精降導靈命於是邦而羣雄至登布衣於萬乘而子孫得以續其緒化環堵為四海而黎元得以安其業基岱岳之高源洪河之長蓄靈擁休此焉發跡蓋以道備于是而後行之天下制成于是而後廣之宇內天下備其道而神復其本宇內成其制而心懷于舊宜其正名以表功用成其始俾生靈盡其欲焉陳本以宅神用成其終俾生靈盡其慕焉故高帝定位建茲閟宮惠皇嗣服爰立清廟綿越千祀至今血食此所以成終而成始也且夫以斷蛇之威安知不運其睿用佐歲功以

流澤歟以約法之仁安知不流其神聡相舊邦之遺黎歟以紹唐之餘慶隆天之遺烈安知不昚其神化大裕於下土歟然則展敬乞靈烏可已也銘于舊邑以迪天命其辭曰

蕩蕩陽德時惟放勛揖讓而退祚于後昆羣蛇輔龍以翊天門登翼炎運唐臣之孫秦羅既雌鹿駭東夏長蛇封豕蹈躍中野天復克籍鍾祐于劉赫矣漢祖播茲皇猷揚旂沛庭約從蕭侯豪暴震疊威棽布流總馭虎臣委成良疇勤殄霸楚遠荒神州區宇傲濡黔黎轄乘表正萬國災靈用休定宅咸陽以都上游留觀本邦在舊

如周穆穆惠王宗湮克承祟祟沛宮清廟是憑原念大業肇經茲地乃尊元命亦舉嚴祀建斯棠鼓遂據天位蒐遊故都永介丕祉煥列唐典嚴恭罔墜勒此休銘以昭本始

武岡銘并序　　柳

元和七年四月黔巫東鄙蠻獠雜擾盜弄庫兵賊脅守帥南鈎牂牁外誘西原置魁立帥殺牲盟誓洞窟林麓嘯呼成群皇帝下銅獸符發庸蜀荊漢南越東甌之師四面討問畏罪憑阻逃遁不即誅時惟潭部戎帥御史中丞柳公綽練立將校提卒五百屯于武岡不震不騫如山如林告天子威命明白信順亂人大恐視公之師如百萬視公之令如風雷愁號呻吟喜有攸訴投刃頂伏願完父子卒為忠信奉職輸賦進比華人無敢不虔母弟生婿繼來于潭咸致天廷皇帝休嘉式新厥命兄渠同惡革面向化如醉之醒如狂之寧公為鑿石俾復其性詔書顯異進臨江漢益兵三倍為時碩臣殿于大邦文儒申申有此武功於是夷人始復聞公之去相與高蹈涕呼若寒去裘咨公不夸首級為己能力專務教誨俾邦斯平我老洎幼由公之仁小不為虺蜮大不為鯨鯢恩重事特不邇而遠莫可追已願銘武岡首以慰我思以昭我類以示我子孫爾億萬年俾我奉國如今之誠隣之我懷如公之勤其辭曰

黔山之巔巫水之磧魚駭而離獸犯而殘戶恐合突彼懷仍亂下師來誅期死以綏公明不疑公信不欺援死定命俾邦克正皇仁天施我反其性我奎四闢公承之謝丹我愚抵死公示之恩既骨而完既亡而存奉公之訓貽我子孫我始蠻賊由公而仁我始寇醉由公而親山歐澤原輸賦于都陶究刊木室我婣族烹牲是祀公受介福採著以占公宜百祿皇懋公功陟于大邦遠哉去我莫嗣其良有完之丹有犀之甄匪曰余固公不可勝親隣之德佰遵公則易余之世永懂邦制南夷作詩刻示來裔

徐州蓮華漏銘　大蘇

故龍圖閣直學士禮部侍郎燕公肅以創物之智聞於天下作蓮華漏世服其精凡公所臨必為之今州郡往往而在雖有巧者莫敢損益而徐州獨用瞽人衛朴所造廢法而任意有壺而無箭自以無目而廢天下之視使守者何其漏則決之而更注人莫不笑之國子博士傳君楊公之外曾孫得其法為詳其通守是邦也實始改作而請銘於軾銘曰人之所信者手足耳目也目識多寡手知重輕然人未有以手量而目計者必付之於度量與權衡豈不自信而信物蓋以為無意無我然後得萬物之情故天地之寒暑日月之晦明昆侖旁薄於三十八萬七千里之外而不能逃於三尺之箭五斗之缾雖疾雷霾風雨雪晝晦而遲速有度不加贏縮使凡為吏者如缾之受水不過其量如水之浮箭不失其平如箭之升降也視時之上下降不為辱升不為榮則民將靡然而心服而寄我以死生矣

三槐堂銘　大蘇

天可必乎賢者不必貴仁者不必壽天不可必乎仁者必有後二者將安取衷哉吾聞之申包胥曰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世之論天者皆不待其定而求之故以天為茫茫善者以怠惡者以肆盜跖之壽孔顏之厄此皆天之未定者也松柏生於山林其始也困於蓬蒿厄於牛羊而其終也貫四時閱千歲而不改者其天定也善惡之報至於子孫而其定也久矣吾以所見所聞所傳聞考之而其可必也審矣國之將興必有世德之臣厚施而不念其報然後其子孫能與守文太平之主共天下之福故兵部侍郎晉國王公顯於漢周之際歷事太宗文武忠孝天下望以為相而公卒以直道不容於時蓋嘗手植三槐於庭曰吾子孫必有為三公者已而其子魏國文正公相真宗皇帝於景德祥符之間朝廷清明天下無事之時享其福祿榮名者十有八年今夫寓物於人明日而取之有得有否而晉公修德於身責報於天取必於數十年之後如持左契交手相付吾是以知天之果可必也吾不及見魏公而見其子懿敏公以直諫事仁宗皇帝出入侍從將帥三十餘年位不滿其德天將復興王氏也歟何其子孫之多賢也世

有以晉公比李栖筠者其雄才直氣不相上下而栖筠之子吉甫其孫德裕功名富貴畧與王氏等而忠信仁厚不及魏公父子由此觀之王氏之福蓋未艾也懿敏公之子鞏與吾遊好德而文以世其家吾是以錄之銘曰

嗚呼休哉魏公之業與槐俱萌封植之勤必世乃成既相真宗四方砥平歸視其家槐陰滿庭吾儕小人朝不及夕相時射利皇卹厥德庶幾僥倖不種而獲不有君子其何能國王城之東晉公所廬鬱鬱三槐惟德之符嗚呼休哉

九成臺銘　　大蘇

韶陽太守狄咸新作九成臺玉局散吏蘇軾爲之銘曰自秦并天下滅禮樂韶之不作蓋千三百二十有三年其器存其人亡則韶既已隱矣而況於人器兩亡而不傳雖然韶則亡矣而有不亡者存蓋嘗與日月寒暑晦明風雨並行於天下之間世無南郭子綦則耳未嘗聞地籟也而況得聞其天使耳聞天籟則凡有形有聲者皆吾羽旄干戚管磬匏絃嘗試與子登夫韶石之上舜峯之下望蒼梧之眇莽九疑之聯綿覽觀江山之吐吞草木之俯仰鳥獸之鳴號衆竅之呼吸往來唱和法有

度數而節奏自成者非韶之大全乎上方立極以安天下人和而氣應氣應而樂作則夫所謂簫韶九成來鳳鳥而舞百獸者既已粲然畢陳於前矣

擇勝亭銘　大蘇

維古潁城，因頡為隍。倚舟于門，美哉洋洋。如淮之甘，如漢之蒼。如洛之溫，如浚之涼。可侑我客，可流我觴。我欲即之，為館為堂。近水而構，夏潦所襄。遠水而築，邈焉相望。乃作斯亭，筵楹欒梁。鑿枘交設，合散靡常。赤油仰承，青幄四張。我所欲往，十夫可將。與水升降，除地布床。可使杜、黃，洗觶而揚。可使莊、周，觀魚而忘。可使太白，詠月而狂。既醉我茶，亦醪我漿。既濯我纓，亦浣我裳。豈獨臨水，無適不臧。春朝花郊，秋夕月場。無脛而趨，無翼而翔。敝以改為，其費易償。榜曰擇勝，名實允當。維古聖人，不留一方。虛白為室，無可為鄉。神馬尻輿，孰為輪箱。流行坎止，雖觸不傷。居之無盜，中靡所藏。去之無戀，如所宿桑。豈如世人，生短慮長。尺宅不治，寸田是荒。錫瓦銅雀，石門阿房。俯仰變滅，與生俱亡。我銘斯亭，以砭世盲。

鼎硯銘　大蘇

鼎無耳，槃有趾。鐺幽無見，几不倚。賜蹝隕弁，喪厥喙。羽淵之化，帝祝忌。不周僨裂，東南圯。黝然而深，維水委。誰乎為此，昔未始。戲銘其臀，加幻詭。

文與可琴銘　大蘇

攫之幽然如水赴谷釋之蕭然如葉脫木按之噫然應指而長言者似君置之枵然遺形而不言者似僕

文編卷之五十九 終

文編卷之六十

武進唐順之應德甫選　後學長洲陳元素訂

墓誌銘

故江南西道觀察使贈左散騎常侍太原王公墓誌銘 韓

唐故朝散大夫商州刺史除名徙封州董府君墓誌銘 韓

考功員外盧君墓銘 韓

唐故江西觀察使韋公墓誌銘 韓

孔左丞墓誌銘 韓

唐故朝散大夫尚書庫部郎中鄭君墓誌銘 韓

唐故國子司業竇公墓誌銘 韓

唐故河南令張君墓誌銘 韓

王評事墓誌銘 韓

國子助教河東薛君墓誌銘 韓

殷給事墓誌銘 韓

孔司勳墓誌銘 韓

唐故監察御史衛府君墓誌銘 韓

唐故河南府王屋縣尉畢君墓誌銘 韓

集賢院校理石君墓誌銘 韓

襄陽盧丞墓誌銘　諱

故貝州司法參軍李君墓誌銘　缺

故太學博士李君墓誌銘　偹

唐故中散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安南都護御史中丞充安南本管經略招討處置等使上柱國武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張公墓誌銘

故襄陽丞趙君墓誌銘

兵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杜公墓誌銘　缺

翰林侍讀學士右諫議大夫楊公墓誌銘　缺

尚書主客郎中劉君墓誌銘　缺

永州軍事判官鄭君墓誌銘

尚書虞部員外郎尹公墓誌銘

翰林侍讀學士給事中梅公墓誌銘

故江南西道觀察使贈左散騎常侍太原王公墓誌銘

公諱仲舒字弘中少孤奉其母居江南游學有名貞元十年以賢良方正拜左拾遺改右補闕禮部考功吏部三員外郎貶連州司戶參軍改夔州司馬佐江陵使改祠部員外郎復除吏部員外郎遷職方郎中知制誥出為峽州刺史遷廬州未至丁母憂服闋改婺州蘇州刺史徵拜中書舍人既至謂人曰吾老不樂與少年治文書得一道有地六七郡為之三年貧可富亂可治身安功立無愧於國家可也日日語人丞相聞問語驗即除江南西道觀察使兼御史中丞至則奏罷榷酒錢九千萬以其利與民又罷軍吏官債五千萬悉焚簿文書又出庫錢二千萬以丐貧民遭旱不能供稅者禁浮屠及老子為僧道士不得於吾界內因山野立浮屠老子象以其誑丐漁利奪編人之產在官四年數其蓄積錢餘於庫米餘於廩朝廷選公卿於外將徵以為左丞吏部已用薛尚書代之矣長慶三年十一月十七日未命而

薨年六十二天子為之罷朝贈左散騎常侍遠近相弔以四年二月某日葬於河南某縣先塋之側公之為拾遺朝退天子謂宰相曰第幾人非王某耶是時公方與陽城更疏論裴延齡詐妄士大夫重之為考功吏部郎也下莫敢有欺犯之者非其人雖與同列未嘗比數收拾故遭讒而貶在制誥盡力直友人之屈不以權臣為意又被讒而出元和初婺州大旱人餓死戶口亡十七八公居五年完富如初按劾羣吏奏其贓罪州部清整加賜金紫其在蘇州治稱第一公所至輒先求人利害廢置所宜閉閤草奏又具為科條與人吏約事備一旦

㳟下民無不抃呼喜悦或初若小煩旬歲皆稱其便公所爲文章無世俗氣其所樹立殆不可學曾祖諱玄暕比部員外郎祖諱景肅用陽太守考諱政襄鄧等州防禦使鄂州採訪使贈工部尚書公先妣渤海李氏贈渤海郡太君公娶其舅女有子男七人初晳貞弘泰復洞初進士及第晳文學俱善其餘幼也長女壻劉仁師高陵令次女壻李行修尚書刑部員外郎銘曰

氣鋭而堅又剛以嚴哲人之常愛人盡己不倦以止乃吏之方與其友處順若婦女何德之光墓之有石我最其迹萬世之藏

發　賓　片

此篇叙事不依次序乃倒轉説

唐故朝散大夫商州刺史除名徙封州董府君墓誌銘　韓

公諱溪字惟深丞相贈太師隴西恭惠公第二子十九歲明兩經擢第有司沈厚精敏未嘗有子弟之過賓接門下推舉人士侍側無虛口退而見其人淡若與之無情者太師賢而愛之父子間自爲知己諸子雖賢莫敢望之太師累踐大官臻宰相致平治終始以隴號稱名臣最倚之助益有賴云太師之平汴州年考益高挈持維綱鋤削荒類納之大和而已其囊篋細碎無所遺漏繄公之功上介尚書左僕射陸公長源齒差太師標望絶人聞其所爲每稱擧以戒其子楊凝孟叔度以材德顯名朝廷及求佐幕府詰門請交屏所挾爲太師慕始以秘書郎選參軍京兆府法曹月伏階下與大尹爭是非大尹屢黜已見歲中奏爲司錄參軍與一府政以能拜尚書度支員外郎遷倉部郎中萬年令兵誅恒州改度支郎中攝御史中丞爲糧料使兵罷遷商州刺史糧料吏有忿爭相牽告者事及於公因徵下御史獄公不與吏辨一皆引伏受垢除名徙封州元和六年五月十二日死湘中年四十九明年立皇太子有赦令許歸葬其子居中始奉喪歸元和八年十一月甲寅葬於河南

河南縣萬安山下大師墓左、夫人鄭氏祔、公凡再娶、皆鄭氏女、生六子、四男二女、長曰全正、惠而早死、次曰居中、好學善爲詩、張籍稱之、次曰從直、曰居敬、尚小、長女嫁吳郡陸暢、其季女後夫人之子、公之母弟全素、孝慈友弟、公坐事棄同官令、歸公殁、比葬三年、哭泣如始葬者、大臣嗇其行、白爲太子舍人、將葬、舍人與其季弟蔣聞銘於太史氏韓愈、愈則爲之銘、辭曰、

物以久弊、或以釋毀、考致要歸、孰有彼此、由我者吾不我者天、斯而以然、其誰使然、

考功員外盧君墓銘 韓

愈之宗兄故起居舍人君、以道德文學伏一世、其友四人、其一范陽盧君東美、少未出仕、皆在江淮間、天下大夫士謂之四夔、其義以爲道可與古之夔皋者侔、故云爾、或曰、夔嘗爲相、世謂相夔、四人者雖處而未仕、天下許以爲相、故云、大曆初、御史大夫李栖筠由工部侍郎爲浙西觀察使、當是時、中國新去亂、仕多避處江淮間、嘗爲顯官得名聲以老、故自任者以千百數、大夫莫之取、獨晨衣朝服、從騎吏入下里舍、請盧君、君時始任戴冠、通詩書、與其群日講說周公孔子、以相磨礱浸灌、婆

娑嬉遊、未有拾所爲爲人意、既起、從大夫、天下未知君者、惟奇大夫之取人也不常、必得人、其知君者、謂君之從人也非其常守、必得其從、其後爲太常博士、監察御史、河南府司錄、考功員外郎、年若干而終、在官舉其職、夫人李姓、隴西人、君在、配君子無違德、君殁、訓子女得母道甚、後君二十年、年六十六而終、將合葬、其子暢命其孫立曰、乃祖德烈靡不聞、然其詳而信者、宜莫若吾先人之友、先人之友無在者、起居丈有季曰愈、能爲古文、業其家、是必能道吾父事業、汝其往請銘焉、立於是奉其父命、奔走來告愈、謂立曰、子來宜也、行不可一二、

寡吾且之生也後不與而面接不得詳也其大者英君衆所與觀所與衆寡茲可以審其德矣乃祖未出而處也天下大夫士以為與古之夔皐者伴且可以為相其德不既大矣乎講說周公孔子樂其道不樂從事於俗得所從不擇外內晝而起其進退不阤合於義乎銘知是可以示於今與後也歟立拜手曰唯唯君祖子與濮州濮陽令父同衍州望江令夫人之祖延宗鄆州司馬父進城鄆州洛交令男三人惕申易女三人皆嫁為士人妻墓在河南緱氏縣梁園之原其年月日元和二年二月十日云

唐故江西觀察使韋公墓誌銘　韓

公諱丹字某姓韋氏六世祖孝寬仕周有功以公開號於鄖鄖公之子孫世為大官唯公之父政卒雄縣丞贈虢州刺史公既孤以甥孫從太師魯公真卿學太師愛之舉明經第選授峽州遠安令以讓其庶兄入紫閣山事從父熊通五經登科歷校書郎咸陽尉佐邠寧軍自監察御史為殿中侍御史徵拜太子舍人益有名遷起居郎與少誠讓許州拜河陽行軍司馬未行少誠死改駕部員外郎新羅國君死公以司封郎中兼御史中丞紫衣金魚往冊立其嗣故事使外國者常賜州縣官十

員使以名上以便其私號私覿官公將行曰吾天子吏使海外國不足於資宜上請安有賣官以受錢邪即具疏所以上以為賢命有司與其費至鄆州會新羅告所當立君死還拜容州刺史容管經略招討使始城容州周十二里置屯田二十四所化大行詔加太中大夫順宗嗣位拜河南少尹行未至拜鄭滑行軍司馬始至襄陽詔拜諫議大夫既至日言事不阿權臣謇然有直名進流為才臣劉闢反圍梓州詔以公為東州節度使御史大夫公行至漢中上疏言梓州在圍間守方盡力不可易將徵還入議蜀事劉闢去梓州因以梓州讓高崇

文拜晉慈隰等州觀察防禦使自扶風縣男進封武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將行上言臣所治三州非要害地不足張職爲國家費不如屬之河東便上以爲忠一歲拜洪州刺史江南西道觀察使以晉慈隰屬河東公旣至則計口受俸錢委其餘於官罷入州無事之食者以聚其財始教人爲瓦屋取材於山召陶工教人陶聚材瓦於場度其費以爲估不取贏利凡取材瓦於官業定而受其償從令者免其賦之半逃未復者官與爲之貧不能者畀之財載食與漿親往勸之爲瓦屋萬三千七百爲重屋四千七百民無火憂暑濕則乘其高別命

置南北市營諸軍歲旱種不入土募人就功厚與之直而給其食業成人不病飢爲長衢南北夾兩營東西七里人去湍汚氣益蘇復

孔左丞墓誌銘 韓

孔子之後三十八世有孫曰戣字君嚴事唐爲尚書左丞年七十三三上書去官天子以爲禮部尚書祿之終身而不敢煩以政吏部侍郎韓愈常賢其能謂曰公尚壯上三留奚去之果曰吾敢要君吾年至一宜去吾爲左丞不能進退郎官唯相之爲二宜去愈又曰古之老於鄉者將自佚非自苦閭井田宅具在親戚之不仕與倦而歸者不仕東阡在北陌可杖屨來往也今異於是公將焉居且公雖貴而無留資何恃而歸曰吾負二宜去尚奚顧子言愈面數曰公於是乎賢遠於人明日奏

疏曰臣與孔戣同在南省數與相見戣爲人守節清苦論議正平年纔七十筋力耳目未覺衰老憂國忘家用意至到如戣輩在朝不過三數人陛下不宜苟順其求不留自助也不報明年長慶四年正月己未公年七十四告薨於家贈兵部尚書公始以進士佐三府官至殿中侍御史元和元年以大理正徵累遷江州刺史諫議大夫事有害於正者無所不言加拜太子侍讀改給事中言京兆尹阿縱罪人詔奪京兆尹三月之俸出爲尚書右丞明年拜右丞拜華州刺史明州歲貢海蟲淡菜蛤蚶可食之屬自海抵京師道路水陸遞夫積功歲爲

四十三萬六千人奏疏罷之下邽令笞外按小兒繫御
史公上疏理之詔釋下邽令而以華州刺史為大理
卿十二年自國子祭酒拜御史大夫嶺南節度等使約
以取足境內諸州負錢至二百萬悉放不收蕃舶之至
泊步有下碇之稅始至有閱貨之燕犀珠磊落賄及僕
隸公皆罷之絕海之商有死于吾地者官藏其貨滿三
月無妻子之請者盡沒有之公曰海道以年計往復何
月之拘苟有驗者悉推與之無算遠近厚守宰俸而嚴
其法嶺南以口為貨其荒阻處父子相縛為奴公一禁
之有隨公吏得無名兒蓄不言官有訟者公召殺之山

谷諸黃世自聚為豪觀吏厚薄緩急或叛或從容桂二
管利其虜掠請合兵討之冀一有功有所指取當是時
天子以武定淮西河南北用事者以破諸黃為類向意
助之公屢言遠人急之則惜性命相屯聚為寇緩之則
自相怨恨而散此禽獸耳但可自計利害不足與論是
非天子入先言遂斂兵江西岳[illegible]湖南嶺南會容桂之
吏以計之被霧露毒相枕藉死百無一還安南乘勢殺
都護李象古桂將裴行立容將楊旻皆無功數月自死
嶺南囂然祠部歲下廣州祭南海廟廟入海口為州者
皆憚之不自奉事常稱疾命從事自代唯公歲常自行

官吏刻石為詩美之十五年遷尚書吏部侍郎公之北
歸不載南物奴婢之籍不增一人長慶元年改右散騎
常侍二年而為尚書左丞曾祖諱務本滄州東光令祖
諱如珪海州司戶參軍贈尚書工部郎中皇考諱岑父
秘書省著作佐郎贈尚書左僕射公夫人京兆韋氏父
种大理評事有四子長曰溫質四門博士遵孺遵憲溫
裕皆明經女子長嫁中書舍人平陽路隋其季者幼公
之昆弟五人戴戡戣戢公於次為第二公之薨戢自湖
南入為少府監其年八月甲申戢與公子葬公于河南
河陰廣武原先公僕射墓之左銘曰

孔世卅八吾見其孫白而長身寡笑與言其尚類也莫
與之倫德則多有請考于文

繁實正

唐故朝散大夫尚書庫部郎中鄭君墓誌銘

君諱羣字弘之世為榮陽人其祖於元魏時有假封襄城公者子孫因稱以自别曾祖匡時晉州霍邑令祖千壽彭州九隴丞父迪鄂州唐年令娶河南獨孤氏女生二子君其季也以進士選吏部考功所試判為上等授正字自鄠縣尉拜監察御史佐鄂岳使裴均之為江陵以殿中侍御史佐其軍均之徵也遷虞部員外郎均鎮襄陽復以君為襄府左司馬刑部員外郎副其支度使事均卒李夷簡代之因以故職留君歲餘拜復州刺史遷祠部郎中會衢州無刺史方選人君願行宰相即以

君應命治衢五年復入為庫部郎中行及揚州遇疾居月餘以長慶元年八月二十四日卒春秋六十即以其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從葬於鄭州廣武原先人之墓次君天性和樂居家事人與待交遊初持一心未嘗變節有所緩急曲直薄厚疏數也不為翕翕熱亦不為崖岸斬絶之行俸祿入門與其所過逢吹笙彈箏飲酒舞歌詼調醉呼連日夜不厭費盡不復顧問或分挈以去一無所愛惜不為後日毫髮計留也遇其空無時客至清坐相看或竟日不能設食客主各自引退亦不為辭謝與之遊者自少及老未嘗見其言色有若憂歎者豈列禦寇莊周等所謂近於道者邪其治官守身又極謹慎不挂於過差去官而人民思之身死而親故無所怨議哭之皆哀又可尚也初娶吏部侍郎京兆韋肇女生二女一男長女嫁京兆韋詞次嫁蘭陵蕭儹後娶河南少尹趙郡李則女生一女二男其餘男二人女四人皆幼嗣子退思韋氏生也銘曰

再鳴以文進塗闊佐三府治譪厥蹟郎官郡守愈著白洞然渾樸絶瑕謫甲子一終反玄宅

正貫

唐故國子司業竇公墓誌銘　韓

國子司業竇公諱牟字某六代祖敬遠嘗封西河公大父同昌司馬北四代仍襲爵名同昌諱朏生皇考諱叔向官至左拾遺溧水令贈工部尚書尚書於大曆初名能爲詩文及公爲文亦最長於詩孝謹厚重舉進士登第佐六府五公入遷至檢校虞部郎中元和五年眞拜尚書虞部郎中轉洛陽令都官郎中澤州刺史以至司業年七十四長慶二年二月丙寅以疾卒其年八月某日葬河南偃師先公尚書之兆次初公善事繼母家居未出學問於江東尚幼也名聲詞章行于京師人遲其至及公就進士且試其輩皆曰莫先竇生于時公舅袁高爲給事中方有重名愛且賢公然竇未嘗以干有司公一舉成名而東遇其黨必曰非我之才維吾舅之私其佐昭義軍也遇其將死公權代領以定其危後將盧從史重公不遣奏進官職公視從史益驕不遜僞疾經年舉歸東都從史卒敗死公不以覺微避去爲賢告人公始佐崔大夫縱留守東都後佐留守司徒餘慶歷六府五公文武細粗不同自始及終於公無所悔望有彼此言者六府從事幾且百人有愿奸易險賢不肖不同公一接以和與信卒莫與公有怨嫌者其爲郎官令守

愼法寬惠不刻教誨於國學也嚴以有禮扶善遏過務明上下之分以嚮先之惻惻愷悌得師之道公一兄三弟常羣庠鞏常進士水部員外郎朗夔江撫四州刺史羣以處士徵自吏部郎中拜御史中丞出師黔容以卒庠三佐大府自奉先令爲登州刺史鞏亦進士以御史佐淄青府皆有材名公子三人長曰周餘好善學文能謹謹致孝述父之志曲而不黷次曰某曰某皆以進士貢女子三人愈少公十九歲以童子得見於今四十年始以師視公而終以兄事焉公待我一以朋友不以幼壯先後致異公可謂篤厚文行君子矣其銘曰

后緡竇逃閔腹子夏以再家竇爲氏聖愕旋河牘引北相嬰擬漢納孔軌後去觀津而家平陵逍遙厥猶夫子是承我敬其人我懷其德作詩孔哀貿于幽刻

正虚文片乱簡

唐故河南令張君墓誌銘　韓

君諱署字某河間人大父利貞有名玄宗世爲御史中丞舉彈無所避由是出爲陳留守領河南道採訪處置使數歲卒官皇考諱郇以儒學進官至侍御史君方質有氣形貌魁碩長於文詞以進士舉博學宏詞爲校書郎自京兆武功尉拜監察御史爲幸臣所讒與同輩韓愈李方叔三人俱爲縣令南方三年逢恩俱徙掾江陵半歲邕管奏君爲判官改殿中侍御史不行拜京兆府司錄諸曹白事不敢平面視共食公堂抑首促促就哺歠揖起趨去無敢闌語縣令丞尉畏如嚴京兆事以辦

治京兆改鳳翔尹以節鎭京西請與君俱改禮部員外郎爲觀察使判官帥它遷君不樂久去京師謝歸用前能拜三原令歲餘遷尚書刑部員外郎守法爭議棘棘不阿改虔州刺史民俗相朋黨不訴殺牛牛以大耗又多捕生鳥雀魚鼈可食與不可食相買賣時節脫放期爲福祥君視事一皆禁督立絕使通經吏與諸生之旁大郡學鄉飲酒喪婚禮張施講說民吏觀聽從化大喜度支符州折民戶租歲徵綿六千屯比郡承命惶怖立期日唯恐不及事被罪君獨疏言治迫獰下民不識蠶桑月餘免符下民相扶攜守州門叫讙爲賀改澧州刺史民稅出雜產物與錢尚書有經數觀察使牒州徵民錢倍經君曰刺史可爲法不可貪官害民留牒不肯從竟以代罷觀察使使劇吏案簿書十日不得毫毛罪改河南令而河南尹適君平生所不好者君年且老當日日拜走仰望階下不得已就官數月大不適即以病辭免公卿欲其一至京師君以再不得意於守令恨曰義不可更辱又奚爲於京師間竟閉門死年六十君娶河東柳氏女二子昇奴胡師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某所其兄將作少監署請銘於右庶子韓愈愈前與君爲御史被讒俱爲縣令南方者也最爲知君銘曰

誰之不如而不公卿奚養之違以不久生惟其頻頻以世厥聲

亚片實簡

王評事墓誌銘　　韓

君諱適姓王氏好讀書懷奇負氣不肯隨人後舉選見功業有道路可指取有名節可以戾契致困於無資地不能自出乃以干諸公貴人借助聲勢諸公貴人既志得皆樂熟軟媚耳目者不喜聞生語一見輒戒門以絕上初即位以四科募天下士君笑曰此非吾時邪即提所作書緣道歌吟趨直言試既至對語驚人不中第益困久之聞金吾李將軍年少喜士可撼乃蹐門告曰天下奇男子王適願見將軍白事一見語合意往來門下盧從史既節度昭義軍張甚奴視法度士欲聞無顧忌

大語有以君生平告者即遣客鉤致君曰狂子不足以共事立謝客李將軍由是待益厚奏為其衛胄曹參軍充引駕仗判官盡用其言將軍遷帥鳳翔君隨往改試大理評事攝監察御史觀察判官櫛垢爬痒民獲蘇醒居歲餘如有所不樂一旦載妻子入閿鄉南山不顧中書舍人王涯獨孤郁吏部郎中張惟素比部郎中韓愈日發書問訊顧不可強起不即薦明年九月疾病輿醫京師某月某日卒年四十四十一月某日即葬京城西南長安縣界中曾祖爽洪州武寧令祖微右衛騎曹參軍父嵩蘇州崑山丞妻上谷侯氏處士高女高固奇士自方阿衡太師世莫能用吾言再試吏再怒去發狂投江水初處士將嫁其女懲曰吾以齟齬窮一女憐之必嫁官人不以與凡子君曰吾求婦氏久矣唯此翁可人意且聞其女賢不可以失即謾謂媒嫗吾明經及第且選即官人侯翁女幸嫁若能令翁許我請進百金為嫗謝諾許白翁翁曰誠官人邪取文書來君計窮吐實嫗曰無苦翁大人不疑人欺我得一卷書粗若告身者我袖以往翁見未必取視幸而聽我行其謀翁望見文書銜袖果信不疑曰足矣以女與王氏生三子一男二女男三歲夭死長女嫁亳州永城尉姚挺其季始十歲銘

曰

鼎也不可以柱車馬也不可使守閭佩玉長裾不利走趨祇繫其逢不繫巧愚不諧其須有銜不祛鑽石埋辭以列幽墟

國子助教河東薛君墓誌銘　韓

君諱公達，字大順，薛姓。曾祖曰希莊，撫州刺史，贈大理卿。祖曰元暉，杲州流溪縣丞，贈左散騎常侍。父曰播，尚書禮部侍郎。侍郎命君後兄襃，襃爲尚書水部郎中，贈給事中。君少氣高，爲文有氣力，務出於奇，以不同俗爲主。始舉進士，不與先輩揖，作胡馬及圜丘詩，京師人未見其書，皆口相傳以熟。及擢第，補家令主簿，佐鳳翔軍。軍帥武人，君爲作書奏，請不識句，傳一幕以爲笑，不爲變。後九月九日大會射，設標的高出百數十尺，令曰：中酹錦與金若干。一軍盡射，莫能中。君執弓署二矢，指一矢以興，揖其帥曰：請以爲公歡。遂適射所，一座皆起隨之。射三發，連三中，的壞不可復射。中輒一軍大呼以笑，連二大笑，帥益不喜，即自免去。後佐河陽軍，任事去留，與判功爲多。拜協律郎，益棄奇與人爲同。今天子修太學官，有公卿言，詔拜國子助教，分教東都生。元和四年，年卅七，二月十四日疾暴卒。君再娶，初娶琅邪王氏，後娶京兆韋氏，凡產四男五女，男生輒即死。自給事至君，後再絕，皆有名。遺言曰：以公儀之子巳巳後我。其年閏二月廿二日，弟試太子通事舍人公儀、京兆府司錄公幹，以君之喪歸，以五月十五日葬于京兆府萬年縣少陵原，合祔王夫人塋。銘曰：

官不遂，歸譏於時；身不得年，又嗣尤誰；世再絕而銘，祭以不際。

賈正簡

張給事墓誌銘　韓

張君名徹，字某，以進士累官至范陽府監察御史。長慶元年，今牛宰相為御史中丞，奏君名迹中御史選，詔即以為御史。其府惜不敢留遣之，而密奏幽州將父子繼續，不廷選且久，今新收臣又始至，孤怯，須强佐乃濟。發半道，有詔以君還之，仍遷殿中侍御史，加賜朱衣銀魚。至數日，軍亂，怨其府從事，盡殺之，而囚其帥，且相約：張御史長者，毋侮辱轢蹙，我事無庸殺，置之帥所。居月餘，聞有中貴人自京師至，君謂其帥：公無負此土人，上使至，可因請見自辨，幸得脫免歸。即推門求出，守者以告

其魁，魁與其徒皆駭曰：必張御史。張御史忠義，必為其帥告此餘人，不如遷之別館。即與衆出君。君出門，罵衆曰：汝何敢反！前日吳元濟斬東市，昨日李師道斬於軍中，同惡者父母妻子皆屠死，肉餧狗鼠鴟鴉。汝何敢反，汝何敢反！行且罵，衆畏惡其言，不忍聞，且虞生變，即擊君以死。君抵死口不絕罵，衆皆曰：義士義士。或收瘞之以俟。事聞，天子壯之，贈給事中。其友侯雲長佐鄆使，請於其帥馬僕射，為之選於軍中，得故與君相知張恭、李元實者，使以幣請之范陽，范陽人義而歸之。以聞，詔所在給船轝，傳歸其家，賜錢物以葬。長慶四年四月某日，

其妻子以君之喪葬於某州某所。君弟復亦進士，佐汴宋，得疾，變易喪心，驚惑不常，君得間，即自視衣褥薄厚，節時其飲食，而匕筯進養之，禁其家無敢高語出聲。醫餌之藥，其物多空青、雄黃、諸奇怪物，劑錢至十數萬，營治勤劇，皆自君手，不假之人。家貧，妻子常有饑色。祖某某官，父某某官，妻韓氏，禮部郎中某之孫，汴州開封尉某之女，於余為叔父孫女。君常從余學，選於諸生而嫁與之。孝順祗修，羣女效其所為。男若干人，曰某；女子曰某。銘曰：

嗚呼徹也！世慕顧以行，子揭揭也；噎喑以為生，子獨割

也。為彼不清，作玉雪也；仁義以為兵，用不缺折也；知死不失名，得猛厲也；自申于闇，明莫之奪也；我銘以貞之，不肖者之呾也。

孔司勳墓誌銘

韓

昭義節度盧從史有賢佐曰孔君諱戡字君勝、從史為不法、君陰爭不從、則於會肆言以折之、從史羞、面頸發赤、抑首伏氣、不敢出一語以對、立為君更令改章辭者前後累數十、坐則與從史說古今君臣父子道、順則受成福、逆輒危辱誅死、曰公當為彼不當為此、從史常聳聽喘汗、居五六歲、益驕、有悖語、君爭無改悔色、則悉引從事空一府往爭之、從史雖羞退益甚、君泣語其徒曰、吾所為止於是、不能以有加矣、遂以疾辭去、臥東都之城東、酒食伎樂之燕不與、當是時、天下以為賢、論士之

宜在天子左右者、皆曰孔君孔君云、會宰相李公鎮揚州、首奏起君、君猶臥不應、從史讀詔曰、是故舍我而從人耶、即誣奏君前在軍有某事、上曰吾知之矣、奏三上、乃除君衛尉丞分司東都、詔始下、門下給事中呂元膺封還詔書、上使謂呂君曰、吾豈不知戡也、行用之矣、明年元和五年正月、將浴臨汝之湯泉、壬子至其縣食、遂卒、年五十七、公卿大夫士相弔於朝、處士相弔於家、君卒之九十六日、詔傳從史送闕下、數以違命、流於日南、遂詔贈君尚書司勳員外郎、蓋用嘗欲以命君者信其志、其年八月甲申、從葬河南河陰之廣武原、君於為義

若嗜欲、勇不顧前後、於利與祿、則畏避退處、如怯夫然、始舉進士第、自金吾衛錄事為大理評事、佐昭義軍、軍帥死、從史自其軍諸將代為帥、請君曰、從史起此軍行伍中、凡在幕府、唯公無分寸私、公有留、唯公之所欲為、君不得已、留一歲、再奏自監察御史至殿中侍御史、從史初聽用其言、得不敗、後不聽、信惡益聞、君棄去、遂敗、祖某某官、贈某官、父某某官、贈某官、君始娶弘農楊氏女、卒、又娶其舅宋州刺史京兆韋屺女、皆有婦道、凡生一男四女、皆幼、前夫人從葬舅姑兆次、卜人曰今茲歲未可以祔、從卜人言不祔、君母兄戣、尚書兵部員外郎、

母弟戢、殿中侍御史、以文行稱、朝廷將葬、以韋夫人之弟前進士楚林之狀授愈曰請為銘、銘曰

允義孔君、茲惟其藏、更千萬年、無敢壞傷

實

唐故監察御史衛府君墓誌銘　韓
君諱某字某中書舍人御史中丞諱某之子贈太子洗
馬諱某之孫家世習儒學詞章昆弟三人俱傳父祖業
從進士舉君獨不與俗為事樂馳置自便父中丞薨既
三年與其弟中行別曰若既克自敬勤及先人存趾美
進士績聞成宗唯服任遂功為孝子在不怠我恨已不
及假令今得不足自貴我聞南方多水銀丹砂雜它奇
藥爊為黃金可餌以不死今於若丐我我即去遂踰嶺
阨南出藥貴不可得以干容帥帥且曰若能從事於我
可一日具許之得藥試如方不效曰方良是我治之未

至耳留三年藥終不能為黃金而佐帥政成以功再遷
監察御史帥遷於桂從之帥坐事免君攝其治歷三時
夷人稱便新帥將奏功君捨去南海馬大夫使謂君曰
幸尚可成兩濟其利君雖益厭然不能無萬一冀至南
海未幾竟死年五十三子曰某元和十年十二月某月
歸葬河南某縣某鄉某村附先塋於時中行為尚書兵
部郎有名人而與余善請銘銘曰
嗟惟君為所信要無有僥倖以棄餘買於人脫外累
自貴珍訊來世恙其文
簡

唐故河南府王屋縣尉畢君墓誌銘　韓
畢氏出東平歷漢魏晉宋齊梁陳士大夫不絕入國朝
有為司衛少卿具邢廬許州刺史者曰憬憬之子構累
官至吏部尚書卒贈黃門監是為景公景公生抗為廣
平太守抗安祿山城陷覆其宗踏戶部尚書生坰
家破時坰生始四歲與其弟增以俱小漏名籍得不誅
為賞口賊中寶應二年河北平宗人宏以家財贖出之
求贈不得增長為河北從事兼官至御史中丞坰既至
長安宏養於家教讀書明經第宏死坰益壯始自別為
畢氏歷尉臨渙安邑王屋年六十一以元和六年二月

二日卒於官初罷臨渙徐州節度張建封慕廣平之節
死聞君為行能官請相見署諸從事攝符離令四年及
尉王屋徐之從事有為河南尹者聞君嘗來喜謂人曰
河南庫歲入錢以千計者五六十萬須謹廉吏令畢侯
來吾濟矣繼數尹諸署於府者無不變而畢侯固如初
竟以其職死君睦親善事過客未嘗問有無既卒家無
一錢凡棺與葬事皆同官與相識者寧之娶清河張氏
女生男四人曰鎬鉦鎵鋭女子二人其長學浮屠法為
比丘尼其季二人未嫁以其月二十五日從葬偃師之
土婁鄉

上古愛民爲官求人苟可以任位加其身其後喜權人自求官退而讓者身後人先故廣乎死節而子孫荷其擇王屋灌廉而神不福其謙嗚呼天與人苟無傷其完與墳

集賢院校理石君墓誌銘　韓

君諱洪字濬川其先姓烏石蘭九代祖猛始從拓拔氏入夏居河南遂去烏與蘭獨姓石氏而官號大司空後七世至行褒官至易州刺史於君爲曾祖易州生婺州金華令諱懷一卒葬洛陽北山金華生君之考諱平爲太子家令葬金華墓東而尚書水部郎劉復爲之銘君生七年喪其母九年而喪其父能力學行去黃州錄事參軍則不仕而退處東都洛上十餘年行益修學益進交游益附聲號聞四海故相國鄭公餘慶留守東都上言洪可付史筆李建拜御史崔周禎爲補闕皆舉以讓宣歙池之使與浙東使交牒署君從事河陽節度烏大夫重胤間以幣先走廬下故爲河陽得佐河陽軍吏治民寬考功奏從事考君獨於天下爲第一元和六年詔下河南徵拜京兆昭應尉校理集賢御書明年六月甲午疾卒年四十二娶彭城劉氏女故相國晏之兄孫生男二人八歲曰壬四歲曰申女子一人顧言曰葬死所七月甲申葬萬年白鹿原既病謂其游韓愈曰子以吾銘銘曰

生之艱成之又艱君有以爲而止於斯

襄陽盧丞墓誌銘　韓

范陽盧行簡將葬其父母乞銘於職方員外郎韓愈曰吾先世世載族姓書吾曹於拓拔氏之弘農守守後四代吾祖也爲沂錄事參軍五世而吾父也爲襄陽丞始吾父自曹之南華尉歷萬年縣尉至襄陽丞以材任煩能持廉名去襄陽則署鹽鐵府出入十年當最其刷貞元十三年終其家年六十七殯河南河陰吾母燉煌張氏也王父蕥爲兗之企鄉令先君殁而十三年夫人終年七十三從殯河陰生子男三人居簡金吾兵曹行簡則吾其次也大理主簿佐江西軍其幼可久女子嫁浮梁尉崔叔寶將以今年十月自河陰啓葬汝之臨汝之汝原吾曰陰陽星歷近世儒莫學獨行簡以其力餘學能名一世舍而從事於人以材稱葬其父母乞銘以圖長存是眞能子矣可銘也遂以銘弘農諱懷仁沂諱璬襄陽諱某今年實元和六年

變

一篇俱是求文者自言更不書一事

故貝州司法參軍李君墓誌銘　韓

貞元十七年九月丁卯隴西李翱合葬其皇祖考貝州司法參軍楚金皇祖妣清河崔氏夫人于汴州開封縣某里昌黎韓愈紀其世著其德行以識其葬其世曰由梁武昭王六世至司空司空之後二世爲刺史清淵侯由侯至於貝州凡五世其德行曰事其兄如事其父其行不敢有出焉其夫人事其姒如事其姑其於家不敢有專焉其在貝州貝刺史不悅於民將去官民相率讙譟手瓦石胥其出擊之刺史匿不敢出州縣吏由別駕已下不敢禁司法君奮曰是何敢爾屬小吏百餘人持兵仗以出立木而署之曰刺史出民有敢觀者殺之木下民聞皆驚相告散去後刺史至加擢任貝州由是大理其葬曰翱既遷貝州君之喪于貝州殯于開封遂遷夫人之喪于楚州八月辛亥至于開封壙于丁巳墳于九月辛卯窆于丁卯人謂李氏世家也侯之後五世仕不遂蘊必發其起而大乎四十年而其兄之子衢始至戶部侍郎君之子四人官又卑翱其孫也有道而甚文固於是乎在

變片簡一公平也

故太學博士李君墓誌銘　　韓

太學博士頓兵李于余兄孫女壻也年四十八長慶三年正月五日卒其月二十六日穿其妻墓而合葬之在某縣某地子三人皆幼初于以進士爲鄂岳從事遇方士柳泌從受藥法服之往往下血比四年病益急乃死其法以鉛滿一鼎按中爲空實以水銀蓋封四際燒爲丹砂云余不知服食說自何世起殺人不可計而世慕尚之益至此其惑也在文書所記及耳聞相傳者不說今直取目見親與之游而以藥敗者六七公以爲世誡工部尚書歸登殿中御史李虛中刑部尚書李遜遜弟

刑部侍郎建襄陽節度使工部尚書孟簡東川節度御史大夫盧坦金吾將軍李道古此其人皆有名位世所共識工部既食水銀得病自說若有燒鐵杖自顛貫其下者摧而爲火射竅節以出狂痛號呼乞絕其茵席常得水銀發且止唾血十數年以斃殿中疽發其背死刑部且死謂余曰我爲藥誤其季建一旦無病死襄陽黜爲吉州司馬余自袁州還京師襄陽乘舸邀我於蕭洲屏人曰我得秘藥不可獨不死今遺子一器可用棗肉爲丸服之別一年而病其家人至訊之曰前所服藥誤方且下之下則平矣病二歲竟卒盧大夫死時溺出血肉痛不可忍乞死乃死金吾以柳泌得罪食泌藥五十死海上此可以爲誡者也蘄不死乃速得死謂之智可不可也五穀三牲鹽醯果蔬人所常御人相厚勉必曰強食今惑者皆曰五穀令人夭不能無食當務減節鹽醯以濟百味豚魚雞三者古以養老反曰是皆殺人不可食一筵之饌禁忌十常不食二三不信常道而務鬼怪臨死乃悔後之好者又曰彼死者皆不得其道也我則不然始病曰藥動故病病去藥行乃不死矣及且死又悔嗚呼可哀也已可哀也已

府故中散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安南都護御史
中丞充安南本管經畧招討處置等使上柱國
武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張公墓誌銘
漢光中興馬援摧絕域之志晉武一統陶璜布殊俗之
恩理隨德成功與時並今皇帝裁新景命不冐海隅時
惟公祇復厥績交趾之理績于前人公諱某字某某郡
人也曾祖彥師朝散大夫尚書駕部郎中祖㝛懷州武
德縣令考清朝議郎試大理寺丞贈右贊善大夫咸有
懿美積爲餘慶公以忠肅循其中以文術昭于外推經
肯以飾吏事本法理以平人心始命蘄州蘄春主簿句

會成爲厥聲績揚仍以左領軍衛兵曹爲安南經略巡
官中國犴衛有聞彰徵轉金吾衛判官三歷御史績用
弘大揚于天庭加檢校尚書禮部員外郎攝山南東道
節度判官復轉郎中爲安南副都護賜紫金魚袋充經
畧副使遷檢校太子右庶子兼安南都護御史中丞充
本管經畧招討處置等使公自爲吏習於海邦凡其比
較勤勞利澤長久去之則夷獠猾亂復至而寇懷順化
及受命專征得陳嘉謨誓拔禍本納於夷軌乃命二其
賦奉平其歛施牧人盡區處之方制國備刑體之法道
再而通百貨地偏爵具五人儲衛委積師旅無廢發之

呼繕完板幹控帶兼戊巳之位文單環王怙力背義公
於是陸緜長轂海合艨艟再舉而克殄其徒廓俛數折
以歸於我理烏蠻首帥負險茂德公於是外申皇威旁
達明信一動而悉朝其長取州二十以被於華風易皮
弁以冠帶化奸宄爲誠敬皆用周禮卒由漢儀公患浮
海之役可濟可覆而無所恃乃刻連島以闢坦途鬼工
來并人力罕用沃日之大東成通濟靡胥之阻若爲高
岸而終古蒙利公患疆埸之制一彼一此而不可常乃
復銅柱爲正制鼓鑄既施精堅是立固圉之下明君白
黑易野之守險逾丘陵而萬世無虞奇深良貨溢于王

府殊俗異類盈于菓街優詔累旌其忠良太史嗣書其
功烈就加國子祭酒封武城男食邑三百戶凡再策勳
至上柱國三增秩至中散大夫某年月薨于位年若干
天子震悼傷嗟有加明年其孤某官與宗人號奉棠帷
率其家老咨於叔父延唐令某卜宅于潭州某原葬用
某月某日人謀皆從龜兆叶吉乃刻茲石者公之閎以
志於丘竁以告於幽明銘曰
周限荆衡秦開百粤交州之治炎劉是設德大來服道
消自絕伏波南征漢威載烈宛陵北附晉攻爰發我唐
流澤光於有截皇帝中興武城授鉞肅肅武城惟夫之

哲更歷毘贊顯揚彰徹旣受休命秉茲峻節虔共謀猷守以廉潔厚袠薄征匪貊匪蠻通商平貨有來宥悅踐止跨海壓其鶴列制器足兵潰茲蟻結烏蠻屈服文單剪滅柔遠開疆會朝天闕銅柱乃復環山以碧海無遺近寇閉險越瑤責之獻周于窮髮帝嘉成德載旌茂閥增秩策勳土封斯裂位厄元侯年虧大耋邦人號呼奚脩傳咽卜葬長沙連岡啓穴書銘薦爵德青罔缺

故襄陽丞趙君墓誌銘　柳

貞元十八年月日天水趙公矜年四十二客死於柳州官為斂葬於城北之野元和十三年孤來章始壯自襄州徒行求其葬不得徵書而名其人皆死無能知者來章日哭于野凡十九日惟人事之窮則庶於卜筮五月甲辰卜秦謝兆之曰金食其墨而火以貴其墓直丑在道之右南有貴神家七是守乙巳於野宜遇西人深目而髯其得實因七日發之乃覩其神明日求諸野有叟荷杖而東者問之曰是故趙丞兒耶吾為曹信是爾吾墓焉今則夷矣直社之北二百舉武吾為子蘉焉辛亥

啓去有木焉發之緋衣緅衾凡自家之物皆在州之人皆為出涕誠來章之孝神付是叟以與龜偶不然其協焉如此哉六月某日就道月日葬於汝州龍城縣期城之原夫人河南源氏先沒而祔之矜之父曰漸雨鄭尉祖曰佾之鄭州司馬曾祖曰冼安金紫光祿大夫國子祭酒諡矜由明經為舞陽主簿矜帥反祀難來歸擢授襄城主簿賜緋魚袋後為襄陽丞其墓自曾祖以下皆族以位時宗元刺柳用相其事哀而旌之以銘銘曰詢也孝之信也葩之有朱其紱神具列之懇懇來章神實相攸啟𦉴之老叟告以兆諱靈其鼓舞從而父祖孝斯

乎樂宜嘉是與百越蒸蒸黎黔兒相望有子六曼六須[illegible]
鄰湖啓其銘旌循勿忘

正實整散文片

兵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杜公墓誌銘　歐

慶曆三年盜起京西掠商鄧均房叛兵浣光化軍逐守吏吏不能捕天子患之問宰相誰可任者宰相言度支判官尚書虞部員外郎杜某名家子學通知古今宜可用乃以君爲京西轉運按察使居數月歲平叛兵誅死明年廣西歐希範誘白崖山蠻蒙趕謀叛破環州陷鎮寧帶溪普義有衆數千以攻桂管宜州又言前時杜某守橫州言蠻事可聽宜知蠻利害天子驛召君見便殿所對合意即除君刑部員外郎直集賢院廣南西路轉運按察安撫等使君至宜州得州人吳香及獄囚歐世宏脫其械使入賊峒說其酋豪君乘其怠急擊之破其五峒斬首數百級復取環州因盡焚其山林積聚希範窮迫走荔波洞蒙趕率偽將相數十人以其衆降君與將佐謀曰夫蠻習險恃阻如捕猩猻而吾兵以苦暑難久是進退遲速皆不可爲故常務捐厚利以招之蓋威不足以制則恩不能以懷此其所以數叛也今吾兵雖幸屢勝然蠻特敗而來耳豈真降者邪啖之以利後必復動乃慨然歎曰蠻知利而不知威久矣吾將先威而後信度幾信可立也乃擊牛爲酒大會環州視其坐中者六百餘人而釋其痤病脅從與其非因敗而降者百餘人

終、一百兵破崇汍擣希範至、并獲而臨之、以臨賜諸溪
峒、於是叛蠻無類、而君威震南海、言事者論君殺降
爲國失信於蠻貊、天子置之不問、詔書諭君、賜以金帛、
君即上書引咎、六年徙爲兩浙轉運使、分錢塘堤自官
浦至沙陘以除海患、明年又徙河北轉運使、召見奏事
移刻、天子益知其材、賜金紫服以遣之、是歲夏拜天章
閣待制、充環慶路兵馬都部署經略安撫使、知慶州、君
言殺降臣也、宜得罪、將吏推臣所使、其勞未錄、不敢先
受命、天子爲君悉錄將吏賞之、乃受命、自元昊稱臣聽
誓、而數犯約抄邊、邊吏避生事、縱不敢爭、君始至、其酋

文集　卷六十　四三

孟香率千餘人內附、事聞、詔君知約、君言知約當還、而
孟香得罪夏人、勢無還理、遣之必反爲邊患、議未決、夏
人以兵入界求孟香、孟香散走自匿、夏兵驅殺邊戶、掠
牛羊馬而求孟香益急、朝議責君亟索而還之、君言夏
人違誓舉兵、孟香不可與、因移檄夏人不償所掠、則孟
香不可得、夏人不肯償所掠、君亦不與孟香、夏人後亦
不復敢動、君治邊二歲有威愛、皇祐二年五月甲子疾
卒於官、享年四十有六、天子震悼、賻卹其家、以其子炤
爲秘書省校書郎、君以蔭補將作監主簿、累官至尚書
兵部員外郎、階朝奉郎、勳護軍、嘗以太子中舍知建陽

縣、民紐名租歲以萬計、閩俗貪嗇、有老而生子者、父
兄多不舉、曰是將分吾貲、君上書請立五保、俾民相察
舉之法、由是生子得免、閩人久之以君爲德、多以君姓
字名其子、曰生汝者杜君也、君諱杞、字偉長、世爲金陵
人、其曾伯祖昌業仕江南李氏、爲江州節度使、江南國
滅、杜氏北遷、今爲開封府開封人也、曾祖諱某、贈給事
中、祖諱鎬、官至龍圖閣學士、尚書禮部侍郎、父諱某、贈
尚書工部侍郎、君初娶蔣氏、封某縣君、後娶徐氏、封東
海縣君、女六人、其二適人、四尚幼、子男一人炤也、杜氏
自君皇祖侍郎以博學爲世儒宗、故其子孫皆守儒學

文集　卷一二　四四

而多聞人、君尤博覽強記、其爲文章多論當世利害、甚
辯、有文集十卷、奏議集十二卷、其居官以精敏明幹、所
至有聲、名學問之餘、無喜陰陽數術之說、常自推其數
曰、吾年四十六死矣、其親戚朋友莫不聞其說、至其歲
果然、嗚呼、可謂異矣、所謂命者果有數邪、其果可以自
知邪、皇祐六年某月日、其兄駕部員外郎植與其孤葬
君于某縣某鄉某原、銘曰
其敏以達、其果以決、其守不奪、其摧不折、其終一節、茲
謂不沒

殘實整片

翰林侍讀學士右諫議大夫楊公墓誌銘　氏

慶曆八年春翰林侍讀學士右諫議大夫楊公年六十有九告老即以工部侍郎致仕歸于常州其行也天子召見宴勞賜以不拜公卿大夫咸出餞于東門嗟咨嗟相與言曰楊公歸哉於公計爲可榮於國家計爲可惜其明年九月十三日公疾革出其兵論一篇示其子忱從而授以言曰臣子雖死不敢忘其君父者天下之至恩大義也今臣將不幸病以至閉之口言天下莫大之憂爲陛下無窮之慮者其事有五以畢臣志死無所恨惟陛下用臣言不必哀臣死也言訖而卒不及其私

使庭以其語并其兵論以聞天子震悼願有司問可以寵公者有司舉故事以對天子曰此何足以慰吾思乃詔特贈公兵部侍郎公少師事种放學問爲文章長於議論好讀兵書知古兵法以謂士不兼文武不足任大事當四方無事時數上書言邊事後二十餘年元昊叛河西契丹舉衆違約三邊皆警天下學於兵公於此時祀食寢輟日夜思慮創作兵車陣圖刀楯之屬皆有法天子以兵卒五百如公之法試于庭以爲可用而世多非其刀楯公嘗奉使河東得偏將王吉言元昊出兜毛川爲吉所敗者用楊公楯也蓋世未嘗用其術術然公素剛少合而議者不一故不得盡用其言又嘗經略陝西請益置土兵公言據內地無破賊之謀而坐請益兵蓋虜敗事則欲以兵少爲解諫復論公不忠沮計公不能忍以詩誌之其後三路農民壯者咸畢爲兵公又言兵在精不在衆衆而不練則不整而易敗困國而難供時自將相大臣議者皆務多兵獨公之論能如此劉平兵敗元昊圍延州甚急而救兵不至公在河中乃借爲書說告延州救兵十萬至矣因命旁郡縣具芻糧什器如其數以俟已而元昊亦解去後公守并州即詔公爲并代麟府路經略安撫招討等使兼兵馬都部署公

執勅告其羣吏曰天子用我矣然任其事必圖其效欲責其効必盡其方乃列六事以請曰能用臣言則受命不然則已朝廷難之公論不已坐是徙知邢州公志之不就皆此類也公嘗爲御史章獻太后兄子劉從德爲閤門使以卒其門人親戚廝養用從德拜官爵者數十人馬季良以劉氏婿爲龍圖閣直學士公上書言漢呂太后王祿産欲私其族而反以覆宗唐武三思幾同忠之禍不獨其身陷亡其國太后大怒貶監舒州酒稅居二歲復召爲御史言事愈切公祥符元年進士及第以上書言事真宗奇之召試不赴拜著作佐郎累官至工

部侍郎爲天章閣待制龍圖閣樞密直學士遷侍講于翰林，嘗爲審刑院詳議官知淮陽江陰軍三司度支判官知御史雜事判吏部流內銓三司度支副使河北河東都轉運使知河中府陝并鄜滄杭五州，所至皆有能績，爲人廉潔剛直，少屈而難犯，其仁心愛物至其有所能容，人多所不及也，公字次公曾祖諱得祖諱恭父諱守慶，初娶張氏又娶李氏又娶李氏又娶王氏太原郡君，公卒之明年秋其子悅以其喪歸于河南又明年二月十七日葬于洛陽縣宣武管平洛鄉之先塋，公有文集十卷兵書十五卷讀其書可以見公之志考其始終之節可以知公之心，嗚呼，可謂忠矣，修爲諫官，時嘗與公爭議於朝者，而且未嘗識公也，及其葬也其子不以銘屬於它人而以屬修者，豈以修言爲可信也歟，然則銘之其可不信，銘曰遠矣楊氏有來其始赤泉侯功與漢俱起震官太尉四世以公於陵正直僕射于唐師役理鄉敏立合遺文蔚蕃嘉其後益衰避亂中州曾祖始高祖居傳令于烏江又適南粵皇考是生晦顯有時發于皇明在考司馬始仕坊州遂家中部道德之優司馬則于唯公克大非徒大之將又長之世有官族就無繁洿成忠式或亡其序不絕不亡由曼有人誰如楊世念久而蕃次第弗迷昭穆聯聯公其歸此安于萬年

尚書主客郎中劉君墓誌銘 并序 歐

君諱立之字斯立姓劉氏吉州臨江人也曾祖諱遠祖諱琪當五代時避亂皆不仕父諱式官至尚書工部員外郎掌三司磨勘十餘年能其職世以其官名其家君少孤能自立舉進士爲福州連江尉睦州青溪主簿宣州南陵令改大理寺丞知婺州金華縣太子中舍知梓州中江縣通判瀘州瀘州接西南夷常用武人爲守而夷數忿欲叛議者以謂武人不習夷情以生患宜得能吏通判州事君始以材選至則爲明約束止侵欺曰必使信自我始夷人安之凡君之所更立至今用以爲法而夷亦至今不叛通判常州知郢軍累遷殿中丞國子博士尚書虞部比部員外郎知潤州皆有能政以能選爲提點福建路刑獄獄冤據之究死者家歟知泉州蔡壽與其通判張太沖福建七州皆震悚御史考其課爲天下第一遷司勳員外郎開封府判官荆湖北路轉運使坐舉官免杜衍李若谷范仲淹等皆言方天下多事時如劉君者不宜久居于家乃復起爲比部員外郎知漣水軍言事者以謂自元昊反一方用兵而天下之民蹙財竭於上而盜起於下然則縣吏猶習故態苟簡就弊如無事時於是大選轉運使以按察諸路官吏以選爲荆

湖北路轉運使它路綱吏或過急而被按劾者多不服

君所覆察循而賢否無不當是時廣西湖南夔峽諸蠻

皆叛亂君所部下溪辰州彭氏蠻亦折誓柱招集亡命

移書州縣使人往者輒困辱侮慢辰州豊三州守

吏皆言蠻叛有迹請加兵詔書問君君曰蠻道辰溪落

鶴水旱激可下不可上其必不敢輒出而辰州土丁勝

兵者三萬人宜積粟利兵爲備而已因言蠻類雖人宜

鳥獸畜其小嚙齧抜觸聊而遠之耳若必揆伏制從至

戾其性則嘷呼跑蹴駭起而奔突乃欲力追而捕之則

散漫山林我獘而彼逸凡湖廣之患皆如此也天子以

其言然下三州毋得妄動一㨿君所爲而蠻亦卒無事

復爲司勳員外郎判三司度支句院改鹽鐵判官假太

常少卿接伴契丹使者遂送之明年遂使於契丹還言

澶魏築河堤非其時必難成雖成必決不如因其所趣

而導之利後河果決商胡君仕官四十年不營產業自

復爲司勳員外郎遂不復求磨勘凡三遷皆爲知者所

薦爲人沉敏少言笑與人寡合而喜薦士士由君薦者

多爲聞人天章閣待制杜杞田瑜是也轉運鹽鐵皆掌

財賦而君常以民爲先其調率有可免免之其不得已

必爲處畫使吏不能因緣而民不重費其守官不爲勢

牽不爲利奪爲青溪主簿時知州事李階通判朱正辭

者皆號強吏喜須其能以折辱下士士皆承望奔走不

暇獨君數以事爭而二人者常輒屈其始皆怒後卒歎

服共薦之其通判瀘州州有鹽井蜀大姓王蒙正請歲

倍輸以自占蒙正與莊獻明肅太后連姻轉運使等皆

不敢與奪君曰倍輸於國家猶秋毫耳奈何使貧民失

業遂執不與鄂州官歲市茶五百萬斤君爲轉運使時

三司請益市一百萬君上言曰鄂人利茶以爲生今官

市之多反以茶爲病縱不能減奈何增之天子爲君許

寬一年君曰事苟可行何必一年如其不可雖寬十年

不可也爭之不已後卒爲君罷之君在鹽鐵次當舉官

掌其事三司使欲用其私人以空名狀請君署君不肯

署而求舉者姓名三司使不悅卒命他判官舉之其後

三司使竟坐所舉罷慶曆八年五月遷主客郎中益州

路轉運使其年十一月七日卒于官享年六十有四夫

人臨沂縣君王氏贈尚書右僕射礪之女先君若干年

卒五子充卿貞卿亦早亡敞今爲大理評事敦鳳翔府

推官皆賢而有文章放太廟齋郎尚幼四女三適人一

尚幼以其年某月某日葬于某州某縣某原銘曰

於乎君之以從己以有聲王朝自君再世淮侯之聲是

將大之以爲知其然君實稱子

報贊作頌　於

永州軍事判官鄭君墓誌銘　歐

鄭君諱平字某衡州衡陽人也少倜儻有大志舉進士中天禧三年甲科爲郴州軍事推官監潭州茶場坐茶惡免官久之試秘書省校書郎知連州陽山縣爲道州軍事推官丁母憂服除調永州軍事判官監衡州芝源銀冶以疾去官慶曆三年七月某日卒于家享年五十有一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所曾祖諱某永州祁陽令祖諱某江陵府建寧縣令父諱某道州軍事判官君娶孫氏贈尚書工部侍郎晃之女子男六人綯總紀經維綬絢早卒總舉進士出身亦早卒孫七人皆幼君世

仕不顯少孤而貧母夫人某氏賢母也教其三子以學皆有立君與其兄本弟華皆舉進士及第君初監茶場茶實不惡上官挾他事以罪中之君不自辯竭其貲以償解官而去無慍色及爲陽山有善政民甚愛之其既以疾除慨然歎曰吾少力學而不幸廢以疾吾終不用於時矣安事空言哉即取其平生所爲文章悉焚之嗚呼君之志可哀也已自三代詩書已來立言之士多矣其始無不欲其言之傳也而散亡磨滅泯然不復見於後世者何可勝數或暫見而終沒或其言雖傳而其人不足世所貴者有矣惟君子有諸躬而不可揜者不待自言而傳也君之不欲見於空言其可謂善慮於無窮者矣其志豈不遠哉雖然君之志旣不能見於言而宜有爲之著者銘所以彰善而著無窮也乃爲之銘曰

夫惟自信者不疑知命者不惑故能得失不累其心喜慍不見其色嗚呼鄭君學幾於此斯可謂之君子

尚書虞部員外郎尹公墓誌銘　歐

公諱仲宣姓尹氏尹氏世居太原無顯者由公之父贈刑部侍郎諱文化始舉毛詩登其科以材敏稱於當時仕至尚書都官郎中於今人士語尹氏者往往能稱其名字由是始有聞人刑部葬其父於河南今爲河南人公舉周易咸平三年中第歷梓州銅山鳳翔麟游二主簿京兆府司理參軍潞州襄垣主簿遷汝州梁懷州武陟二令又遷蜀州軍事判官薦其能者數十人拜大理寺丞太子中舍殿中丞國子博士尚書虞部員外郎歷知汝州之葉鄭州之滎陽又知大寧監通判華州又知

賀州皆有政績最後知郢州至州之三日最起衣冠得疾卒實景祐四年三月七日也年七十一以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葬壽安毋鄭氏德興縣太君妻張氏壽安縣君子七人源洙湘沖淑沂泳諸孫十餘人公既卒許州進士朱生遊賀州（君[illegible]有[illegible]文字甚作有）賀人家家能道公之遺事及聞公卒皆巷哭其吏與民各以其類之浮屠騶哀受弔朱生既得公善十餘事爲作遺愛錄以遺賀人朱生未嘗識公者而言若茲信矣嗚呼善人之爲善也生不赫赫於當時則其遺風餘思在乎人者必有時而著公生而爲善殁也見思銘者所以名其善功以昭後世也銘曰

物至而通必歎其初至于大亨乃燁而敷尹氏之先久
久室不耀自公再世始發其與公不墜德有善在人孰
當其興在子與孫

翰林侍讀學士給事中梅公墓誌銘　歐

翰林侍讀學士給事中梅公既卒之明年其孤及其兄之子是臣來請銘以葬曰吾叔父病且亟矣猶臥而使我誦子之文今其葬宜得子銘以藏公之名在人耳目五十餘年前卒一歲予始拜公於許公雖衰且病其言談詞氣尚足動人嗟予不及見其壯也然嘗聞長老道公咸平景德之初一遇真宗言天下事合意遂以人主爲知己當時搢紳之士望之若不可及已而擯斥流離四十年間白首翰林卒于一州嗟夫士果能自爲材邪惟世用不用爾故予念公終始至於咸平景德之際尤

爲詳焉且以悲其志也公諱詢字昌言世家宣城年二十六進士及第試校書郎利豐監判官遷將作監丞知杭州仁和縣又遷著作佐郎舉御史臺推勘官時亦未之奇也咸平三年與考進士於崇政殿真宗過殿廬中一見以爲奇召試中書直集賢院賜緋衣銀魚是歲契丹數寇河北李繼遷急攻靈州天子新即位銳於爲治公乃上書請以朔方授潘羅支使自攻取是謂以蠻夷攻蠻夷真宗然其言問誰可使羅支者公自請行天子惜之不欲使蹈兵間公曰苟活靈州而罷西兵何惜一梅詢天子壯其言因遣使羅支未至而靈州沒于賊召還遷太常丞三司戶部判官數訪時事於是屢言西北事時邊將皆守境不能出師公請大臣臨邊督戰募遊兵擊賊論傅潛楊瓊敗績當誅而田紹斌王榮等可責其効以贖過凡數十事其言甚壯天子益器其材數欲以知制誥宰相有言不可者乃已其後繼遷卒爲潘羅支所困而朝廷以兩鎮授德明德明頓首謝罪河西平天子亦再幸澶淵盟契丹而河北之兵解天下無事矣公既見疏不用初坐斷田訟失實通判杭州徙知蘇州又徙兩浙轉運使還判三司開拆司遷太常博士用封禪恩遷祠部員外郎又坐事出知濠州以刑部員外

郎爲荊湖北路轉運使坐擅給驛馬與人奔喪而馬死奪一官通判襄州徙知鄂州又徙蘇州天禧元年復爲刑部員外郎陝西轉運使靈州棄已久公與秦州曹瑋得胡盧河路可出兵無沙行之阻而能徑趨靈州遂請瑋居環慶以圖出師會瑋入爲宣徽使不克而止遷二部郎中坐朱能反貶懷州團練副使再貶池州天聖元年拜度支員外郎知廣德軍徙知楚州遷兵部員外郎知壽州又知陝府六年復直集賢院又遷工部郎中改直昭文館知荊南府召爲龍圖閣待制糾察在京刑獄判流內銓改龍圖閣直學士知并州未行遷兵部郎中

煜審直學士，以往就遷右諫議大夫，入知通進銀臺司，復判流內銓，改翰林侍讀學士、羣牧使，遷給事中，知審官院，以疾出知許州。康定二年六月某日卒于官。公好學有文，尤喜爲詩，爲人嚴毅修潔，而材辯敏明，少能慷慨見許。眞宗自初召試，感激言事，自以謂君臣之遇，已而失職逾二十年，始復直於集賢，比登侍從，而門生故吏曩時所考進士，或至宰相居大官，故其視時人常以先生長者自處，論事尤多發憤。其在許昌，繼遷之孫復以河西叛，朝廷出師西方，而公已老，不復言兵矣。享年七十有八以終。梅氏遠出梅伯，世久而譜不明，公之皇曾祖諱超，皇祖諱遠，皆不仕。父諱邈，贈刑部侍郎。夫人劉氏，彭城縣君。子五人：長曰得臣，官至殿中丞；次曰寶臣，皆先公卒；次曰得臣，太子中舍；次曰輔臣，前將作監丞；次曰清臣，大理評事。公之卒，天子賻賵優恤，加得臣殿中丞，清臣衛尉寺丞。明年八月某日，葬公宣州之某縣某鄉某原。銘曰：

士之所難，有蘊無時。偉歟梅公，人主之知。勇無不敢，惟義之爲。困於翼飛，中垂以鎩。一失其塗，進退而坎。理不於窮，既晚而通。惟其壽考，福祿之隆。

文編卷之六十

文編卷之六十一

武進唐順之應德甫選　後學長洲陳元素評

墓誌銘

集賢院學士劉公墓誌銘　歐
南陽主簿黃君墓誌銘　歐
大理寺丞狄君墓誌銘　歐
翰林侍讀學士右諫議大夫贈工部侍郎張公墓誌銘　歐
尚書刑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兼侍讀贈右諫議大夫孫公墓誌銘　歐
尚書戶部侍郎參知政事贈右僕射文安王公墓誌銘并序　歐
端明殿學士蔡公墓誌銘　歐
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謝公墓誌銘　歐
翰林侍讀侍講學士王公墓誌銘并序　歐
太常博士尹君墓誌銘并序　歐
江鄰幾墓誌銘　歐
蔡君山墓誌銘　歐
太常博士曾公墓誌銘　王
司封員外郎秘閣校理丁君墓誌銘　王

右領軍致仕王君墓誌銘　王

廣西轉運使屯田員外郎蘇君墓誌銘　王

節度推官陳君墓誌銘　王

泰州海陵縣主簿許君墓誌銘　王

集賢院學士劉公墓誌銘　歐

公諱敞字仲原父姓劉氏世爲吉州臨江人自其皇祖以尚書郎有聲太宗時遂爲名家其後多聞人至公而名顯公舉慶曆六年進士中甲科以大理評事通判蔡州丁外艱服除召試學士院遷太子中允直集賢院判登聞鼓院吏部南曹尚書考功於是夏英公既薨天子

賜謚曰文正公曰此吾職也即上疏言謚者有司之事也且諫行不應法今百司各得守其職而陛下侵臣官疏凡三上天子嘉其守爲更其謚曰文莊公曰姑可以止矣權判三司開拆司又權度支判官同修起居注至和元年九月召試遷右正言知制誥宦者石全彬以勞遷宮苑使領觀察使意不滿退而慍有言居三日正除觀察使公封還辭頭不草制其命遂止二年八月奉使契丹公素知虜山川道里虜人道自古北口回曲千餘里至柳河公問曰自松亭趨柳河甚直而近不數日可至中京何不道彼而道此蓋虜人常故迂其路欲以國

地險遠誇使者且謂莫習其山川不虞公之問也相與驚顧羞媿即吐其實曰誠如公言時順州山中有異獸如馬而食虎豹虜人不識以問公曰此所謂駮也爲言其形狀聲音皆是虜人益歎服三年使還以親嫌求知揚州歲餘遷起居舍人徙知鄆州兼京東西路安撫使居數月召還糾察在京刑獄修玉牒知嘉祐四年貢舉稱爲得人是歲天子卜以孟冬祫既廷告丞相用故事率文武官加上天子尊號公上書言尊號非古也陛下自寶元之郊止羣臣毋得以請迨今二十年無所加天下皆知甚盛德奈何一旦受虛名而損實美上曰我意

亦謂當如此遂不允羣臣請而禮官前祫請祔郭皇后於廟自孝章以下四后在別廟者請毋合食事下議議者紛然公之議曰春秋之義不薨于寢不稱夫人而郭氏以廢薨按景祐之詔許復其號而不許其謚與祔謂宜如詔書又曰禮於祫未毀廟之主皆合食而無帝后之限且祖宗以來用之傳曰祭從先祖宜如故於是皆如公言公既驟屈廷臣之議議者已多反目既而又論呂溱過輕而責重與臺諫異由是言事者亟攻之公知不容于時矣會永興闕守因自請行即拜翰林侍讀學士充永興軍路安撫使兼知永興軍府事長安多富人

右族豪猾難治猶習故都時態公方發大姓范偉事獄未具而公召由是獄屢變連年吏不能決至其事聞制取以付御史臺乃決而卒如公所發也公爲三州皆有善政在揚州奪發運使冒占雷塘田數百頃予民民至今以爲德其治鄆永興皆承旱歉所至必雨雪蝗輒飛去歲用豐稔流亡來歸令行民信盜賊禁止至路不拾遺公於學博自六經百氏古今傳記下至天文地理卜醫數術浮圖老莊之說無所不通其爲文章尤敏贍嘗直紫微閣一日追封皇子公主九人公方將下直爲之立馬却坐一揮九制數千言文辭典雅各得其體公知

制誥七年當以次遷翰林學士者數矣久而不遷及居永興歲餘遂以疾聞八年八月召還判三班院太常寺公在朝廷遇事多所建明如言渭州可棄孟陽河不可開樞密使狄青宜罷以保全之之類皆其語在士大夫間者若其規切人主直言逆耳至於從容進見開導聰明賢否人物其事不聞于外廷者其補益尤多故雖不合於世而特被人主之知方嘉祐中嫉者衆而攻之急其雖危而得無害者仁宗深察其忠也及侍英宗講讀不專章句解詁而指事據經因以諷諫每見聽納故尤奇其材已而復得驚眩疾告滿百日求便郡上曰如劉某者豈易得也復賜以告上每宴見諸學士時時問公少間否賜以新橙五十勞其良苦疾少間復求外補上悵然許之出知衛州未行徙汝州治平三年召還以疾不能朝改集賢院學士判南京留司御史臺熙寧元年四月八日卒于官舍享年五十嗚呼以先帝之知公使其不病其所以用之者豈一翰林學士而止哉方公以論事忤於時也又有構爲謗語以怒時相者及歸自雍丞相韓公方欲還公學士未及而公病遂止于此豈非其命也夫公累官至給事中階朝散大夫勳上輕車都尉開國彭城爵公邑戶二千一百實食者三百曾祖諱

璵贈大理評事祖諱式尚書工部員外郎贈戶部尚書考諱立之尚書主客郎中贈工部尚書公再娶薛氏皆侍御史程之女前夫人先公早卒後夫人以公貴累封河南郡君子男四人長定國郊社掌座早卒次奉世大理寺丞次當時大理評事次安上太常寺太祝女三人長適大理評事韓宗直二尚幼公既卒天子推恩錄其兩孫望旦一族子安世皆試將作監主簿公爲人磊落明白推誠自信不爲防慮至其屢見侵害皆置而不較亦不介于胷中居家不問有無喜賙宗族既卒家無餘財與其弟攽友愛尤篤有文集六十卷其爲春秋之說

曰傳曰權衡曰旒例曰文權曰意林合四十一卷又有七經小傳五卷弟子記五卷而七經小傳今盛行於學者二年十月辛酉其弟攽與其子奉世等葬公於其所以狀來請銘乃爲之銘曰

嗚呼維仲原父學彊而博識敏而明坦其無疑一以誠見利如畏義必爭觸機履險危不傾畜大不施奪其齡惟其文章粲日星雖欲有毀知莫能雜古聖賢皆後亨有如不信考斯銘

變類亂貫

首尾中無一不應

南陽主簿黃君墓誌銘　　歐

叙支派

予友黃君夢升其先婺州金華人後徙洪州之分寧其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皆不仕黃氏世爲江南大族自其祖父以來樂以家貲賑施鄉里多聚書以招延四方之士夢升兄弟皆好學尤以文章意氣自豪予少家隨州夢升從其兄官于隨予時爲童子見夢升年十七八眉明秀善飲酒談笑予雖幼已能知夢升爲可奇其後八九年與予皆舉進士于京師夢升得丙科初任興國軍永興主簿怏怏不得志以疾解去久之復調江陵府公安主簿予時謫夷陵令遇之于江陵夢升顏色憔

悴初不能識久而握手吁嗟相勞以酒夜醉起舞歌呼自若予益悲夢升志雖衰而少時意氣尚在也後又二年予徙乾德令夢升復調南陽主簿又遇之于鄧間常問其平生所爲文章幾何夢升慨然曰吾已諱之矣窮達有命非世人不知我乃我羞道於世人也求之不肯出遂飲以酒復大醉起舞歌呼因大笑曰獨子知我者也乃肯出其文其博辯雄偉意氣奔放猶若不可禦予又益悲夢升志雖困而其文章獨未衰也是時謝希深守鄧州尤喜稱道天下士予因手書夢升文一通將示希深未及而希深卒予亦去鄧後之守鄧者皆庸人不

復知夢升、夢升素剛不苟合、負其所有、常憤憤無所發
卒以不得志死於南陽、夢升諱注、以寶元三年四月某
日卒、享年四十有二、其平生所爲文、曰破碎集、公安集、
南陽集、凡若干卷、其娶溫氏、生四男二女、以某年某月
某日葬于先塋之側、其弟渭泣而來告曰、吾兄患世之
莫知、惟可爲其銘、予素悲夢升者、乃爲之銘曰
予嘗讀夢升之文、至於哭其兄子庠之辭曰、子之文
章電激雷震、雨雹忽止、闃然滅泯、未始不諷誦歎息而
不已、嗟夫夢升、曾不及庠、不震不驚、鬱塞埋藏、孰予其
有、不使其施、吾不知夫歸咎、徒爲夢升而悲

變貫

大理寺丞狄君墓誌銘　歐

距長沙縣西三十里新陽鄉梅溪村、有墓曰狄君之墓
者、乃予所記穀城孔子廟碑所謂狄君栗者也、始君居
穀城有善政、嘗已見於予文、及其亡也、其子遵誼泣而
請曰、願卒其詳而銘之、以終先君死生之賜、烏虖、予哀
狄君者、其壽止於五十有六、其官止於一卿丞、蓋其生
也以不知於世、而止於是、若其歿而又無傳、則後世遂
將泯沒、而爲善者何以勸焉、此予之所欲銘也、君字仲
莊、世爲長沙人、幼孤事母、鄉里稱其孝、好學自立、年四
十始用其兄棐蔭補英州眞陽主簿、再調安州應城尉

能使其縣、終君之去無一人爲盜、薦者稱其材任治民、
乃遷穀城令、漢旁之民惟鄧穀爲富縣、尚書銓吏常邀
厚賂以售貪令、故省中私語以一二數之、惜爲奇貨、而
二邑之民未嘗得廉吏、其豪猾習以賕蹟汙令而爲自
恣、至君一切以法繩之、奸民大吏不便君之政者、往往
訴於其上、雖按覆率不能奪君所爲、其州所下文符、有
不如理、必輒封還、州吏亦切齒求君過失、不可得、君益
不爲之屈、其後民有訟田、而君誤斷者訴之、君坐被劾、
已而縣籍獨壯爲兵、有告訟田之民隱丁以規避者、君
笑曰、是嘗訴我者、彼冤民能自伸、此令之所欲也、吾豈

挾此而報以罪邪，固置之不問，縣民繇是知君爲愛我，是歲西北初用兵，州縣旣大籍疆壯，而訛言相驚，云當驅以備邊，縣民數萬聚邑中，會秋大雨霖，米踊貴，絕糶，君發常平粟賑之，有司劾君擅發倉廩，君即具伏，事聞，朝廷亦原之，又爲其民正其稅籍之失，而吏得歲免破產之患，逾年政大合，乃修孔子廟，作禮器，與其邑人春秋釋奠而興于學，時予爲乾德令，嘗至其縣，與其民言，皆曰吾邑不幸有生而未識廉吏者，而長老之民所記纔一人，而繼之者今君也，問其一人者，曰張及也，推及之歲至于君，蓋二十餘年，是謂一世矣，嗚呼，使民更一

世而始得一良令，吏其可不慎擇乎，君其可不惜其殁乎，其政之善者可遺而不錄乎，君用穀城之績遷大理寺丞，知新州，至則丁母夫人鄭氏憂，服除，赴京師，道病，卒于宿州，實慶曆五年七月二十四日也，曾祖諱崇謙，連州桂陽令，祖諱文蔚，全州清湘令，父諱杞，不仕，君娶滎陽鄭氏，生子男二人，道莅蓬微皆舉進士，女四人，長適進士胡純臣，其三尚幼，其銘曰

殨而仕古之道，終中壽不爲夭，善在人宜有後，銘于石著不朽

繁正

翰林侍讀學士右諫議大夫贈工部侍郎張公墓誌銘 并序

歐

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上柱國清河縣伯張公諱錫，字晛之，其先京兆長安人也，其祖山甫從唐僖宗入蜀，留不返，蜀遭王孟再亂，絕於中國，中國更五代，天下爲宋，而蜀平，張氏留蜀，蓋亦已五世矣，始得去爲漢陽人，又二世而張氏遂以大顯，公爲人清方敏默，爲善不倦而喜自晦斂，若不欲人知，其遇人怡怡若無所不可，及觀其發施於事者，其義有可畏，其守有不可奪，其能有不可及，旣已，則若未嘗有所爲者，少喜讀

書，至其疾革，猶不釋手，自經史子集百家之說無不記覽，通達而絕口不道於人，故其號始侍讀于中，上嘗歎曰，自吾得張錫，日益有所聞，以飛白爲博學二字賜之，曰錫老矣，恨得之晚也，公初舉進士中大中祥符元年甲科，試秘書省校書郎，知南昌縣，遷萍鄉令，改著作佐郎，又知安遠縣，徙知新州，興學校以教新人，新人有士自公始，再遷太常博士，監染院，詔選能吏治畿縣，入以選知東明，前爲令者閤門重簾以壅隔，廢治，公至，撤閤門，去簾，告其人曰，吾所治者三而已，彊恃力，富恃貲，刑恃贖者，吾所先也，其人以謂公言簡必信，法簡必行

於是豪勢者屈而孱弱者伸縣以大治工部侍郎李及薦公材堪御史上曰李及清愼人未嘗妄有所舉此可信也乃以爲監察御史故相丁謂貶崖州至是議徙內地公疏言謂奸邪弄國罪當死無可憐且大臣竄逐本與天下棄之今復內還是違天下意由是止徙道州玉清昭應宮災坐火事劾當死者百餘人公疏言天災可畏不可及以罪人而重天怒願益修德以塞譴人乃獲免公於御史自監察歷殿中侍御史侍御史知雜事於尚書爲員外郎郎中累官至諫議大夫於外爲荊湖北路京東河北轉運使江淮兩浙荊湖發運制置使利夔

路安撫使知河中府滑州於三司爲鹽鐵判官判句院歷鹽鐵度支戶部副使又嘗權知諫院判三班審官院太常寺國子監於侍從爲天章閣待制龍圖閣直學士翰林侍讀學士雖其自晦其所居人皆以爲宜其在京東籍淄青齊濮濟鄆六州之人冒耕河壖地收租稻斛歲二十八萬而六州之民爭訟遂息其後言利者請稅天下橋渡以佐軍公建言津梁利人而反稅之以爲害卒爭罷之平居退讓未嘗肯爲人先妖賊王則反貝州兵圍久不克而自河以北軍餉調發益急轉運使受命者以疾留不行公自滑州權河北轉運使命至即日馳

城下軍須皆如其期其於取舍緩急常如此公居家有常法雖貴顯衣服飲食如少賤時事母至孝與族兄甚相友愛人以爲同產公以皇祐元年七月十日遇疾卒于京師享年六十有八上聞震悼以白金三百兩賜其家特贈工部侍郎曾祖諱惟序不仕祖諱文翼夔州錄事參軍贈太子中舍父諱龜從贈右諫議大夫母南陽郡太君鄧氏自皇祖中舍君家于漢陽遂葬之至公始葬汝州之襄城某鄉某原實五年閏七月十七日也公初娶程氏再娶孫氏封樂安郡君先公五十日而卒公子五人曰子駿子充子雲子京子眞子眞子充皆早喪

於公之葬也子駿子雲皆爲大理評事子京大理寺丞有孫十人女三人長適虞部員外郎杜樞次早卒幼適大理寺丞王犨銘曰

自足乎其中不求乎其外斯惟公之善晦仁能勇於必爲善有應而無違故公晦其終顯雖於自進以晚見嫉而壽胡不俾其遐嗚呼其奈何

變實篇片亂散

尚書刑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兼侍讀贈右諫議大夫孫公墓誌銘　歐

公諱甫字之翰許州陽翟人也初舉進士天聖五年得同學究出身爲蔡州汝陽縣主簿八年再舉進士及第爲華州觀察推官轉運使李紘薦其材遷大理寺丞知絳州翼城縣故丞相杜祁公與紘皆以清節自高尤難於取士聞公紘所薦也數招致之一見大喜已而祁公自御史中丞拜樞密直學士知永興軍辟公司錄凡事之繁猥者一以委之公數曰待我以此可以去矣祁公爲謝顧事非它吏不能者不敢煩公公乃從容爲陳當

世之務所以緩急先後施設之宜又多薦士之賢而在下者於是祁公自以爲得益友歲滿知彭州永昌縣監益州交子務再遷太常博士祁公爲樞密副使薦于朝得秘閣校理是時諸將兵討靈夏久無功天下騷動盜賊數入州縣殺吏卒吏多失職而民弊矣天子方銳意更用二三大臣乃極選一時知名士增置諫員使補闕失公以右正言居諫院上好納諫諫未嘗罪言者而至言宮禁事它人猶須委曲開諷而公獨曰所謂后者正嫡也其餘皆猶婢爾貴賤有等用物不宜過僭自古寵女色初不制而後不能制若其禍不可悔上曰用物在有司吾恨不知爾公曰世謂諫臣耳目官所以達不知也若所謂前世女禍者載在書史陛下可自知也上深嘉納之保州兵變前有告者大臣不時發之公因力言樞密使副當得罪使乃杜祁公也邊將劉滬城水洛于渭州部署尹洙以滬違節度將誅之大臣稍主洙議公以謂水洛通秦渭於國家利滬不可罪由是罷洙而釋滬洙公平生所善者也公在諫院所言補益尤多是三者其一人所難言其二人所難處者其後宰相以其事當去者上亟爲罷之因以陳執中爲參知政事公又言執中不可用由是上難之公遂求解職於是小人不

便大臣執政而朋黨之論起二三公相繼去位公亦在論中而辨諍愈切不自疑由是罷諫職以右司諫知鄧州徙知安州歷江南兩浙轉運使再遷兵部員外郎改直史館知陝府又徙晉州河東轉運使公素廉性淡然寡所好欲恂恂似不能言而內勁果遇事精明議者謂公道德文學宜在朝廷備顧問而錢穀刀筆非其職然公處之益辨至臨疑獄滯訟常立得其情大賊張海郭邈山攻劫商鄧新破南陽順陽公安輯有方常曰教民知戰古法也乃親閱縣弓手教之擊射坐作皆爲精兵盜賊爲息陝當東西衝吏苦廚傳而前爲守者顧毀學

不能有所損至公痛拔節之過容長其猾例無所至而亦莫之毀也陝人賴以紓後遂以爲法其爲轉運使所至州縣覈其職事修廢察其民樂否以此升黜官吏而不夠毀譽遇下雖嚴而不害其在兩浙范文正公守杭用以大臣或便宜行事公曰范公貴臣也吾屈於此則不得伸於彼矣由是一切繩以法而常以監司自處范公理公無倦色及退而不能無恨公遇范公不少下然退亦未嘗不稱其賢也自河東召爲度支副使勤其職不以爲勞已而得疾嘉祐元年遷刑部郎中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不行疾少間乃留侍讀公博學彊記

尤喜言唐事能詳其君臣行事本末以推見當時治亂每爲人說如其身履其間而聽者曉然如目見故學者以謂終歲讀史不如一日聞公論也所著唐史記七十五卷論議宏贍書未及成以嘉祐二年正月戊戌卒于家享年六十公既卒詔取其書藏于秘府贈右諫議大夫又有文集七卷公喜接士務揚人善所得俸祿多所施與撫諸孤兒教育如己子曾祖諱恕博州堂邑主簿祖諱賁尚書庫部員外郎考諱從革不仕以公貴累贈都官郎中母曰長安縣太君李氏娶陳氏壽昌縣君子三人長曰宜滑州節度推官次曰定曰寘皆將作監主簿女三人一適將作監主簿程著餘皆早亡以五年七月丁酉葬公于陽翟縣舊學鄉焉頭村之北原銘曰

惟學而知方以行其義惟簡而無欲以遂其剛力雖弱兮志則彊積之厚兮發也光宜壽兮奄以藏有深其泉兮有崇其岡永安其固兮百世無傷

尚書戶部侍郎參知政事贈右僕射文安王公墓誌銘 并序　　歐

公姓王氏其先太原祁人其六世祖某爲唐輝州刺史兵亂因留家碭山碭山近宋其後又徙宋州之虞城今爲應天虞城人也公諱堯臣字伯庸天聖五年舉進士第一爲將作監丞通判湖州召試以著作佐郎直集賢院知光州歲大飢羣盜發民倉廩吏法當死公曰此飢民求食爾荒政之所恤也乃請以減死論其後遂以著令至今用之丁父憂服除爲三司度支判官再遷右司諫郭皇后廢居瑶華宮有疾上頗哀憐之方后廢時

宦者閻文應有力及后疾文應又主監醫后且卒議者疑文應有奸謀公請付其事御史考按虛實以釋天下之疑事雖不行然自文應用事無敢指言者後文應卒以恣橫斥死后猶在殯有司以歲正月用故事張燈公言郭氏幸得蒙厚恩復位號乃天子后也張燈可廢上遽爲之罷景祐四年以本官知制誥賜服金紫同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提舉諸司庫務遷翰林學士知審官院元昊反西邊用兵以公爲陝西體量安撫使公視四路山川險易還言某路宜益兵若干某路賊所不攻某將宜急爲備至於諸將材能長短盡識之薦其可用者二十餘人後皆爲名將是時邊兵新敗於好水任福戰死今韓丞相坐主帥失律奪招討副使知秦州范文正公亦以移書元昊不先聞奪招討副使知耀州公因言此兩人天下之選也其忠義智勇名動夷狄不宜以小故置之且任福由違節度以致敗尤不可深責主將由是忤宰相意并其它議多格不行明年賊入涇原戰定川殺大將葛懷敏乃公指言爲備處由是始以公言爲可信而前所格議悉見施行因復遣公安撫涇原路公曰陛下復用韓琦范仲淹幸甚然將不中御兵法也願許以便宜從事上以爲然因言諸路都部署可

罷經畧副使以重將權而偏將見招討使以軍禮置德順軍於籠竿城廢涇原等五州營田以其地募弓箭手其所更置尤多方公使還行至涇州而德勝寨兵迫其將姚貴閉城叛公止道左解裝爲牓射城中以招貴且發近兵討之初吏白曰公奉使且還歸報天子爾貴叛非公事也公曰貴士豪也頗得士心然初非叛者今不乘其未定速招降後必生事爲朝廷患貴果出降明年四月以學士權三司使自朝廷理元昊罪軍興而用益廣前爲三司者皆厚賦暴歛甚者借內藏率富人出錢下至果菜皆加稅而用益不足公始受命則曰今國與

民皆與矣在陛下任臣者如何由是天子一聽分所爲公乃推見財利出入盈縮曰此本也彼末也計其緩急先後而去其蠹獘之有根完者斥其妄討小利之害大體者然後一爲條目使就法度罷副使判官不可用者十五人更薦用材且賢者朞年民不加賦而用足明年以其餘償内藏所借者數百萬又明年其餘而積於有司者數千萬而所在流庸稍復其業公曰臣之術止於是矣且臣母老願解煩劇天子多公功以爲翰林學士承旨兼端明殿學士羣牧使初官者張承和方用事請收民房錢十之三以佐國事下三司承和陰遣人以利

動公公執以爲不可度支副使林瀐附承和議不已公奏罷瀐乃止益利夔三路轉運使皆請增民鹽井課歲可爲錢十餘萬公亦以爲不可而權倖因緣多見裁抑京師數爲飛語及上之左右往往譏其短者上一切不問而公爲之亦自若也及公既罷上慰勞之公頓首謝曰非臣之能惟陛下信用臣爾丁母憂去職服除復爲學士羣牧使再遷給事中皇祐三年以本官爲樞密副使公持法守正遂以身任天下事凡宗室宦官醫師樂工嬖習之威莫不關樞密而濫恩倖請隨其事可損損之可絕絕之至其大者則皆著爲定令由是小人益怨

構爲飛書以害公公得書自請曰臣恐不能勝衆怨願得罷去上愈知公爲忠爲下令購爲書者甚急公益感勵在位六年庶職修舉皆有條理樞密使狄青以軍功起行伍居大位而士卒多屬目往往造作言語以相扇動人情以爲疑而青色頗自得公嘗以語衆折青爲陳歷言古將帥起微賤至富貴而不能保首領者可以爲鑒戒青稍沮畏嘉祐元年三月拜戶部侍郎參知政事三年遷吏部侍郎八月二十一日以疾薨于位享年五十有六公在政事論議有所不同必反覆切劘至於是而後止不爲獨見在上前所陳天下利害甚多至施

行之亦未嘗自名其所設施與在樞密時特異豈敢事者承相府也其體自宜如是邪公爲人純質雖貴顯不忘儉約與其弟純臣相友愛世稱孝悌者言王氏選人一以誠意無所矯飾善知人多所稱薦士爲時名臣者甚衆有文集五十卷將終口授其弟純臣遺奏以宗廟至重儲嗣未立爲憂天子愍然臨其喪輟視朝一日贈左僕射太常謚曰文安曾祖諱化某官贈太傅妣戚氏封曹國太夫人祖諱礪某官父諱濟某官皆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祖妣袁氏鄆國太夫人妣倪氏徐國太夫人娶丁氏安康郡夫人子男三人同老大理評事同

老太常寺太祝早卒朋老大理評事二女長適校書郎戚師道早卒次未嫁王氏自遷虞城由公曾祖而下或葬雙舍或葬土山皆在虞城嘉祐四年八月十日改葬公之皇考于宋城縣平臺鄉石落原而以公從葬焉銘曰

爲祁人遭亂不還六世之祖初留碭山其後再遷虞六閭遂安其居葬不遠卜宋多名家王實大族族大自公顯開公初奮躬以學以文逢國多事有勞有勤引歸于邪怨不避身帝識其忠謂堪予弼俾副樞機出入維審遂參政事實有謀謨惟中止之不俾相予帝

有褒章懸飾之贈長于百僚考德惟稱維古載功在其廟器今亦有銘幽宮是闔

端明殿學士蔡公墓誌銘　歐

公諱襄字君謨興化軍仙遊人也天聖八年舉進士甲科爲漳州軍事判官西京留守推官改著作佐郎館閣校勘慶曆三年以秘書丞集賢校理知諫院兼修起居注是時天下無事士大夫弛於久安一日元昊叛師久無功天子慨然厭兵思正百度以修太平既已排羣議進退二三大臣又詔增置諫官四員使拾遺補闕所以遇之甚寵公以材名在選中遇事感激無所回避權倖畏斂不敢撓法于政而上得益與大臣圖議明年慶下詔書勸農桑興學校革弊修廢而天下悚然知上之求

治矣於此之時言事之臣無日不進見而公之補益爲尤多四年以右正言直史館出知福州以便親遂爲福建路轉運使復古五塘以溉田民以爲利爲公立生祠于塘側又奏減閩人五代時丁口稅之半丁父憂服除判三司鹽鐵勾院復修起居注今參知政事唐公介時爲御史以直言忤旨貶春州別駕廷臣無敢言者公獨論其忠人皆危之而上悟意解唐公得改英州遂復召用皇祐四年遷起居舍人知制誥兼判流內銓御史吕景初吳中復馬遵坐論梁丞相適罷臺職除它官公封還辭頭不草制其後屢有除授非常者必皆封還之而

上遷公益厚曰有子如此其母之賢可知命特賜冠帔以寵之至和元年遷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三年以樞密直學士知泉州徙知福州未幾復知泉州公爲政精明而世閩人知其風俗至則禮其士之賢者以勸學興善而變民之故除其甚害往時閩人多好學而專用賦以應科舉公得先生周希孟以經術傳授學者常至數百人公爲親至學舍執經講問爲諸生率延見處士陳烈尊以師禮而陳襄鄭穆方以德行著稱鄉里公皆折節下之閩俗重凶事其奉浮圖會賓客以盡力豐侈爲孝否則深自愧恨爲鄉里羞而奸民游手無賴子幸

而貪飲食利錢財來者無限極往往至數百千人至有親亡秘不舉哭必破產辦具而後敢發喪者有力者乘其急時賤買其田宅而貧者立券舉責終身困不能償公曰弊有大於此耶即下令禁止至於巫覡主病蠱毒殺人之類皆痛斷絕之然後擇民之聰明者教以醫藥使治疾病其子弟有不率教令者條其事作五戒以教諭之久之閩人大便公既去閩人相率詣州請爲公立德政碑吏以法不許謝即退而以公善政私刻于石曰俾我民不忘公之德嘉祐五年召拜翰林學士權三司使三司開封世稱省府爲難治而易以毀譽居者不由

以遷則由以敗而敗者十常四五公居之皆有能名其治京師談笑無留事尤喜破奸隱吏不能欺至商財利則較天下盈虛出入量力以制用必使下完而上給下暨百司因習蠹弊切磨劃剔久之簿書纖悉紀綱條目皆可法七年季秋大享明堂後數月仁宗崩英宗即位數大賞賚及作永昭陵皆猝辦於縣官經費外公應煩愈閑暇若有餘而人不知勞遂拜三司使居二歲以母老求知杭州即拜端明殿學士以往三年徙南京留守未行丁母夫人憂明年八月某日以疾卒于家享年五十有六蔡氏之譜自晉從事中郎克以來世有顯聞其

後中衰隱德不仕公年十八以農家子舉進士爲開封第一名動京師後官于閩典方州領使一路二親尚皆無恙閩人瞻望咨嗟不榮公之貴而榮其父母母夫人尤有壽年九十餘飲食起居康彊如少者歲時爲壽母子鬢髮皆皤然而命服金紫煌煌如也至今閩人之爲子者必以夫人祝其親爲父母者必以公教其子也公於朋友重信義聞其喪則不御酒肉爲位以哭盡哀乃止嘗會飲會靈東園坐客有射矢誤傷人者客遽指爲公矢京師喧然事既聞上以問公公即再拜娓謝終不自辯退亦未嘗以語人公爲文章清遒粹美有文集若

子卷工於書畫頗自惜不妄為人書故其殘章斷稾人
悉珍藏而仁宗尤愛稱之御製元舅隴西王碑文詔公
書之其後命學士撰溫成皇后碑文又勑公書則辭不
肯書曰此待詔職也公累官至禮部侍郎既卒翰林學
士王珪等十餘人列言公賢其亡可惜天子新即位未
及識公而聞其名久也為之惻然特贈吏部侍郎官其
子旻為秘書省正字孫傅及弟之子均皆守將作監主
簿而優以賻䘏以旻尚幼命守吏助給其喪事曾祖諱
顯皇不仕祖諱恭贈工部員外郎父諱琇贈刑部侍郎
母夫人盧氏長安郡太君夫人葛氏永嘉郡君子男三

人曰句將作監主簿曰旬大理評事皆先公卒幼子旻
也女三人一適著作佐郎謝仲規二尚幼以某年某月
某日葬公於莆田縣某鄉將軍山銘曰
[illegible][illegible]閩遠而多奇產產非物實惟士之賢嶷嶷蔡公其
人傑然奮躬當朝讜言正色出入左右彌縫補益間歸
于閩有政有人食不畏蠱喪不憂貧疾者有醫學者有
師閩誰使然孰不公思有高其墳有拱其木凡閩之人
過者必肅

正虛實片壁散

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謝公墓誌銘　歐

朝散大夫行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知鄧州軍州事
兼管內勸農使上輕車都尉陽夏縣開國男食邑三百
戶賜紫金魚袋謝公諱絳字希深其先出於黃帝之後
任姓之別為十族謝其一也其國在南陽宛三代之際
以微不見至詩嵩高始言周宣王使召公營謝邑以賜
申伯蓋謝先以失國其子孫散亡以國為姓歷秦漢魏
益不顯至晉宋間謝氏出陳郡者始為盛族公之皇考
曰太子賓客諱濤其爵陳留伯至公開國又為陽夏男
皆在陳郡故用其封復因為陳郡人然其官邑卒葬隨

世而遷其譜自八世而下可見曰八代祖汾為河南緱
氏人至五代祖希圖始遷而南或葬嘉興或葬麗水自
皇考已上三代皆葬杭州之富陽公以寶元二年四月
丁卯來治鄧其年十一月己酉以疾卒于官以遠不克
歸于南即以明年八月得州之西南某山之陽遂以葬
公享年四十有五初娶夏侯氏先卒今舉以祔後娶高
氏文安縣君三男六女男某皆將作監主簿女一早亡
五尚幼公之卒其客歐陽修弔而哭于位退則歎曰初
賓客之薨修復銘其德納諸富陽之原今又哭公之喪
哭者在位莫知修舊蓋嘗銘其世矣乃論次其終始曰

公年十五起家試秘書省校書郎，復舉進士中甲科，以奉禮郎知潁州汝陰縣，遷光祿寺丞。上書論四民失業，楊文公薦其材，召試充秘閣校理，再遷太常丞，通判常州。丁母晉陵郡君許氏憂，服除，遷太常博士。用鄭氏經駁故事，議昭武皇帝非受命祖，不宜配享感生帝。天聖中，天下水旱而蝗，河決壞滑州，又上書用洪範五行、京房傳推災異所以為天譴告之意，極陳時所闕失，無所諱。與修真宗國史，遷祠部員外郎、直集賢院，通判河南府。移書丞相，言歲凶，嵩山宮宜罷勿治。又上書論妖人方術士不宜出入禁中，請追所賜先生、處士號。歲滿，權

開封府判官，再遷兵部員外郎，為三司度支判官。上書論法禁密花透背，詔書云自內始，今內人賜衣復不有可取之，是為法而自戾，無以信天下。又言後苑作官市鵰箭，亦禁物，民間非所有，有之為犯法，因請罷內作諸器，皆以其職言。又言有司多求上旨從中出，而數更且謂號令數變則虧國體，利害偏聽則惑聰明，請者務欲各行，而守者患於不一，請凡詔令皆由中書、樞密院然後行。郭皇后廢，上書用詩白華，引申后、褒姒以為戒。景祐元年，丁父憂，服除，召試知制誥，判流內銓。諫者言李照新定樂不可用，下其議，議者久不決，公為兩議，曰：宋

樂用三世矣，無文法不合古，吾從舊。乃署其一議，曰從新樂者異署，議者皆從公署。公為人肅然自修，平居溫溫，不妄喜怒，及其臨事敢言，何其壯也。雖或聽或否，或論高而不能行，或後果如其言，皆傳經據古，切中時病。三代已來文章盛者稱西漢，公於制誥尤得其體，世所謂常、楊、元、白不足多也。公既以文知名，至於為政，無所不達。自汝陰已有能名，佐常州，至今常人思之。錢思公守河南，悉以事屬之。是時莊獻明肅太后、莊懿太后起二陵於永安，至於鐵石畚鍤不取一物於民而足。修國子學，教諸生，自遠而至者百餘人，舉而中第者十八九，

河南人聞公喪，皆出涕，諸生畫像於學而祠之。初，吏部擬官，以圭田有無為均，公取州縣田，覆其實者，準其方之物賈，差為多少，損之。省中它有名而無實者，皆不用，人以為便。天下之吏有定職而無定員，故選者常患其多而久積，吏緣以奸。至公為之，選而集者有不逾旬而去，天下皆稱其平。其遇事尤劇，尤若簡而有餘。及求知鄆州，其治益以寬靜為本，州遂無事。先時有妖僧者，以僞言誘民男女數百人，往往晝夜為會，凡六七年不廢。公則取其首惡二人寘之法，餘一不問，民始知公法可畏而安於不苛。南陽堰引湍水溉公田，水之來遠而少

能及民而堙撤墩破公議復召信臣故渠以罷鄧人歲役而以水與民大與學舍皆未就而卒始公來鄧食其廩者四十餘人或疑其多及其喪爲之制服其治衣衾幾二婢至三從孤弟妹皆聚而食之卒之日廩無餘粟家無餘貲入哭其堂撤無新衣然平生喜賓客談宴怡怡如也自少而仕凡三十年閒自守不回而外亦不爲甚異此其始終大節也銘曰

壽吾不知命繫其偶不俾其隆安歸其咎惟德之明惟仁之茂惟力之爲而公之有

變片槃實整

翰林侍讀侍講學士王公墓誌銘 并序 歐

公諱洙字原叔其生始能言已知爲詩指物能賦既長學問自六經史記百氏之書至於圖緯陰陽五行律呂星官筭法訓故字音無所不學學必通達如其專家其語言初如不出諸口已而辨別條理發其精微聽者忘倦決疑諧登人人必得其所欲故自其少也一時名臣賢士皆稱慕之其名聲著天下初舉進士爲廬州舒城尉坐事免官歸居南京故相臨淄晏公爲留守奇其文章待以客禮久之復調賀州富川主簿未行臨淄公薦其才留居應天府學教諸生會詔舉經術士爲學官京

東轉運使舉公應詔召爲國子監直講遷大理評事史館檢討知太常禮院天章閣侍講直龍圖閣同判太常寺慶曆中小人有不便大臣執政者欲排去之未知所發而杜丞相子壻蘇舜欽爲集賢校理爲時名所與交遊皆當世賢豪已而舜欽坐監進奏院祠神會客爲御史所彈公以坐客貶知濠州徙知襄徐亳三州范文正公富丞相皆言王某學問經術多識故事宜在朝廷復召爲檢討同判太常寺侍講充史館修撰拜知制誥權判吏部流內銓至和元年九月爲翰林學士三年以親嫌改侍讀學士兼侍講學士嘉祐二年九月甲戌朔以

疾卒享年六十有一累官至尚書吏部郎中階朝散大夫勳輕車都尉爵開國伯食邑五百戶公爲人寬厚樂易孝於宗族信於朋友著孤不能自立者皆爲之嫁娶始舉進士時與郭稹同保人有告稹冐母禫者法當連坐主司召公問果保稹否不然可易也公言保之不可易也於是與稹俱罷公以文儒進用能因其所學爲上開陳其言緩而不迫天子常喜其說意有所欲必以問之無不能對嘗以金龍水牋爲飛白詞林二字以褒之至於朝廷它有司前古故實皆就以考正既領太常吉凶禮典撰定尤多嘗修集韻校定史記前後漢書編

國朝會要鄉兵制度祖宗故事三朝經武聖畧皇祐中大享明堂翰林侍讀學士宋祁言明堂禮廢久必得通知古今之學者詔公共草其儀禮成撰大享明堂記又詔修雅樂聽喜錄書尤有古法著易傳一篇其它文章千有餘篇其施於爲政敏而有方襄州中廢戍兵驕前爲守者患之不能制公至因事召之悉集于庭告曰某時爲某事者非某人邪取其一二人寘于法餘悉不問兵始知懼是時妖賊反貝州州縣無遠近皆警動佐吏勸公毋給州卒教習者兵公笑曰是欲防亂乎此所以使人不安也在徐州遭歲大飢免民舟弃榷使得糶旁郡而出公私糴粟賑民所活尤多有司上其最降詔書褒美其在朝廷多所論議遇人恂恂惟謹及既歿而考其言皆當世要務公知制誥夏竦卒天子以東宮舊恩賜謚文獻公曰此僖祖皇帝謚也封還其目不爲草辭因曰前有司謚王溥爲文獻章得象爲文憲字雖異而音同皆當改於是太常更謚竦文莊而溥得象皆易謚又嘗論宗戚近幸冐法干恩澤以亂刑賞又言天下民田稅不均而奸民逃亡有司失其常稅請用郭諮孫琳千步開方爲均田法頒之州縣使因民訟稍稍均之可不擾而有司得復其常數近時選諫官御史有執政

之臣嘗薦舉者皆以嫌不用公以謂士飭身勵行而大臣薦賢以報國以嫌廢之是疑大臣而廢賢材不可及論河功邊食皆可施行方公病時八月開邇英閣侍臣並進講讀而公獨病天子思之遣使者問公病少間否能起而爲予講耶既而公病篤以卒天子震悼賻卹加等贈給事中特賜謚曰文即以其年十月辛酉葬於應天府虞城縣之孟諸鄉士山原公應天宋城人也曾祖諱厚祖諱化贈太傅父諱礪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公初娶董氏再娶胡氏皆先公卒又娶齊氏封高陽君子男五人長曰叟臣早卒次曰力臣太常寺太祝

欽臣秘書省正字次陟臣將作監主簿次曾臣恭官
友適太常博士陳安道銘曰
惟王氏之先遠自三代下迄戰國商周齊魏其後之人
皆以王為氏故其為姓尤多於後世而太原之王出周
王子公世可考實太原人後家于宋遂以蕃延惟其皇
考是生八子公實其季其德克嗣播其休聲以顯于仕
八支之盛名譽材賢公考朝廷儒學之臣退食于家詵
詵子孫豈其不樂胡奪之年朝無咨詢士夫益友送車
國門出涕引首子茲歸藏刻銘不朽

發類片亂

太常博士尹君墓誌銘 并序　歐

君諱源字子漸姓尹氏與其弟洙師魯俱有名於當世
其論議文章博學強記皆有以過人而師魯好辯果於
有為子漸為人剛簡不矜飾能自晦藏與人居久而莫
知至其一有所發則人必驚伏其視世事若不干其意
已而推其情偽計其成敗後多如其言其性不能容常
人而善與人交久而益篤自天聖明道之間予與其兄
弟交其得於子漸者如此其曾祖諱誼贈光祿少卿祖
諱文化官至都官郎中贈刑部侍郎父諱仲宣官至虞
部員外郎贈工部郎中子漸初以祖蔭補三班借職稍

遷左班殿直天聖八年舉進士及第為奉禮郎累遷太
常博士歷知芮城河陽二縣簽署孟州判官事又知新
鄭縣通判涇州慶州知懷州以慶曆五年三月十四日
卒于官趙元昊寇邊圍定川堡大將葛懷敏發涇原兵
救之君遺懷敏書曰賊舉其國而來其利不在城堡而
兵法有不得而救者且吾軍畏法見敵必赴而不計利
害此其所以數敗也宜駐兵瓦亭見利而後動懷敏不
能用其言遂以敗死劉渙知滄州杖一卒不服渙命斬
之以聞坐專殺降知密州君上書為渙論直得復知滄
州范文正公常薦君材可以居館閣召試不用遂知懷

州至朞月大治是時天子用范文正公與今觀文殿學士富公武康軍節度使韓公欲更置天下事而權倖小人不便三公皆罷去而師魯與時賢士多被誣枉得罪君欷歔憂悲發憤以謂生可厭而死可樂也往往被酒言或泣下朋友皆竊怪之已而以疾卒享年五十至和元年十有二月十三日其子材葬居于河南府壽安縣甘泉鄉龍瀾里其平生所爲文章六十篇皆行於世子男四人曰材植機桴嗚呼師魯常勞其智於事物而卒蹈憂患以窮死若子漸者曠然不有累其心而無所屈其志然其壽考亦以不長豈其所謂短長得失者皆非

此之謂歟其所以然者不可得而知歟銘曰

有韞于中不以施一憤樂死其如歸豈其志之將衰不然世果可嫉其如斯

江鄰幾墓誌銘　　歐

君諱休復字鄰幾其爲人外若簡曠而內行修飭不妄動於利欲其彊學博覽無所不通而不以矜人至有問輒應雖好辯者不能窮也已則默若不能言者其爲文章淳雅尤長於詩淡泊閒遠往往造人之不至善隸書喜琴奕飲酒與人交久而益篤孝於宗族事孀姑如母天聖中與尹師魯蘇子美遊知名當時舉進士及第調藍山尉騎驢赴官每據鞍讀書至迷失道家人求得之乃覺歷信潞二州司法參軍又舉書判拔萃改大理寺丞知長葛縣事通判閬州以母喪去職服除知天長縣

事遷殿中丞又以父憂終喪獻其所著書召試充集賢校理判尚書刑部當慶曆時小人不便大臣執政者欲累以事去之君友蘇子美杜丞相壻也以祠神會飲得罪一時知名士皆被逐君坐落職監蔡州商稅久之知奉符縣事改太常博士通判睦州徙廬州復得集賢校理判吏部南曹登聞檢院爲羣牧判官出知同州提點陝西路刑獄入判三司鹽鐵句院修起居注累遷刑部郎中君於治人則曰爲政所以安民也無擾之而已故所至民樂其簡易至辨疑折獄則或權以術舉無不得而不常用亦不自以爲能也君所著書號唐宜鑑十五

卷春秋世論三十卷文集二十卷又作神告一篇言皇嗣事以謂皇嗣國大事也臣子以爲嫌而難言或言而不見納故假神告祖宗之意務爲深切冀以感悟又嘗言昭憲太后杜氏子孫宜錄用故翰林學士劉筠無後而官没其貲宜爲立後還其貲劉氏得不絶君之論議頗多凡與其游者莫不稱其賢而在上位者久未之用也自其修起居注士大夫始相慶以爲在上者知將用之矣而用君者亦方自以爲得而君亡矣嗚呼豈非其命哉君以嘉祐五年四月乙亥以疾終于京師即以其年六月庚申葬于某所君享年五十有六方其亡恙時

爲理命數百言已而疾且革其子問所欲言曰吾已著之矣遂不復言曾祖諱睿殿中丞贈駕部員外郎妣李氏始平縣太君祖諱日新駕部員外郎贈太僕少卿妣孫氏富陽縣太君考諱中古太常博士贈工部侍郎妣張氏仁壽縣太君夫人夏侯氏永安縣君金部郎中或之女先君數月卒子男三人長曰懋簡并州司戶參軍次曰懋相太廟齋郎次曰懋迪女三人長適秘書丞錢袞餘尚幼君姓江氏開封陳留人也自漢轑陽侯德居於陳留之圉城其後子孫分散而君世至今居圉城不去自高祖而上七世葬圉南夏陽由大王父而下三世

乃葬陽夏銘

彼馳而我後彼取而我不豈用力者好先而知命者不苟嗟吾鄰幾兮卒以不偶衆人之隨兮君子之守衆人所亡兮君子之有其失一世兮其存不朽惟其自以爲行兮吾將誰咎

參貫虚

蔡君山墓誌銘

歐

予友蔡君謨之弟曰君山、爲開封府太康主簿、時予與君謨皆爲館閣校勘、居京師、君山數往來其兄家、見其以縣事決於其府、府尹吳遵路素剛、好以嚴憚下吏、君山年少位卑、能不懾屈、而得盡其事之詳、吳公獨喜以君山爲能、予始知君山敏於爲吏、而未知其他也、明年君謨南歸拜其親、夏京師大疫、君山以疾卒於縣、其妻程氏、一男二女皆幼、縣之人哀其貧、以錢二百千爲其賻、程氏泣曰、吾家素以廉爲吏、不可以此汚吾夫、拒而不受、於是又知君山能以惠愛其縣人、而以廉化其妻妾也、君山間嘗語予曰、天子以六科策天下士、而學者以記問應對爲事、非古取士之意也、吾獨不然、乃晝夜自苦爲學、及其亡也、君謨發其遺藁、得十數萬言、皆指世之務、其後驗、年天子與大臣講天下利害、爲條目、其所改更、於君山之藁、十得其五六、於是又知君山果天下之奇才也、君山景祐中舉進士、初爲長谿縣尉、縣媼二子漁於海而亡、媼指某氏爲仇、告縣捕賊、縣吏難之、皆曰海有風波、豈知其不水死乎、且雖果爲仇所殺、若尸不得、則於法不可理、君山獨曰、媼色有冤、吾不可不爲理、乃陰察仇家、得其迹、與媼約曰、吾與汝宿海上、期十日不得尸、則爲媼受捕賊之責、凡宿七日、海水潮、二尸浮而至、驗之皆殺也、乃捕仇家伏法、民有夫婦偕出、而盜殺其守舍子者、君山亟召里民畢會、環坐而熟視之、指一人曰、此殺人者也、訊之果伏、衆莫知其以何術得也、長谿人至今喜道君山事多如此、曰前史所載能吏、號如神明、不過此也、自天子與大臣條天下事、而屢下舉吏之法、尤欲官無小大、必得其材、方求天下能吏、而君山死矣、此可爲痛惜者也、君山諱高、享年二十有八、以某年某月某日卒、今年君謨又歸迎其親、自太康取其柩以歸、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所、且謂予曰、吾兄弟始去其親而來京師、欲以仕宦爲親榮、今幸還家、吾弟獨以柩歸、甚矣老者之愛其子也、何以塞吾親之悲、子能爲我銘君山乎、乃爲之銘曰、

嗚呼吾聞仁義之行於天下也、可使父不哭子、老不哭少、嗟夫君山不得其壽、父母七十、扶行送柩、退之有言、死孰謂夫子墓于銘、其傳不朽、庶幾以此慰其父母、

片變

太常博士曾公墓誌銘　王

公諱易占字不疑姓曾氏建昌南豐人其世出有公之考贈諫議大夫致堯之碑大夫當太宗眞宗世爲名臣公少以蔭補太廟齋郎爲撫州宜黄臨川二縣尉舉三司法中進士第改鎭東節度推官還改武勝節度掌書記崇州軍事判官皆不往用舉者監眞州裝卸米倉遷太子中允太常丞博士知泰州之如臯信州之玉山二縣知信州錢仙芝者有所丐於玉山公不與卽誣公吏治之得所以丐公者仙芝則請出御史當是時仙芝蓋有所挾故雖坐誣公抵罪而公亦卒失博士歸不仕者

十二年復如京師至南京病遂卒娶周氏吳氏最後朱氏封崇安縣君子男六人曄鞏牟宰布肇女九人公以端拱己丑生卒時慶曆丁亥也後卒之二年而葬其葬在南豐之先塋始公以文章有名及試於事又愈以有名臨川之治能不以威而使惡人之豪帥其黨數百人皆不復爲惡在越州其守之合者倚公以治其不合者有所不可公輒正之莊獻太后用道士言作乾明觀匠數百人作數歲不成公語道士曰吾爲汝成之爲之捎其費太半役未幾而罷如臯歲大飢固請於州而越海以糴所活數萬人明年稍已熟州欲收租賦如常公獨不守聽歲盡而奏之縣民有復亡者獨如臯爲完既又作孔子廟諷縣人興于學玉山之政既除其大惡而至於橋梁廨驛無所不至蓋公之已試於事者能如此既仕不合卽自放爲文章十餘萬言而時議十卷尤行於世時議者懲已事憂來者不以一身之窮而遺天下之憂以爲其志不見於事則欲發之於文其文不施於世則欲以傳於後後世有行吾言者而吾豈窮也哉蓋公之所爲作之意也寶元中李元昊反契丹亦以兵近邊陽爲欲棄約者天子獨憂之詔天下有能言者皆勿諱於是言者翕然論兵以進公獨以謂天下之安危顧吾

自治不耳吾已自治夷狄無可憂者不自治憂將在於近而夷狄豈足道哉卽上書言數事以爲事不爾後當如此既而皆如其云公之遺誣人以爲究退而貧人爲之憂也而公所爲十餘萬言皆天下事古今之所以存亡治亂至其究且用未嘗一以爲言公殁而其家得其遺疏曰劉向有言讒邪之所以並進者由上多疑心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譖之則賢人捨而善政還此可謂明白之論切於今者夫夷狄動於外百姓窮於下臣以謂尚未足憂也臣之所謂可憂者特在於諸臣之忠邪而已其大略如此而其詳有人之難言者蓋公既病而

爲之未及上而終云嗚呼其尤可以見公之志也夫誄者貴言人之難言而傳者則有所不得言蓋其畧不失其詳後世其有不明者乎公之事親心意幾微輒逆得之於學不怠而不以求聞於世所見士大夫之喪葬二人逆一人之柩以歸又字其孤又一人者宰相舅嘗爲贊善大夫死三十年猶殯殯壞公爲增修又與宰相書責使葬之此公之行也蓋公之試於事者小而不盡其材而行之所加又近唯其文可以見公之所存而名後世故公之故人子王某取其尤可以銘後世者而爲銘曰

夫辨邪正之實去萬事之例而歸宰相之責合兵民以立天下之本設學校奬名節以材天下之士正名分定考課通財奬以成制度之法古之所以治者不皆出於此乎而時議之言如此讀其書以求其志嗚呼公之志何如也

司封員外郎秘閣校理丁君墓誌銘　王

朝奉郎尚書司封員外郎充秘閣校理新差通判永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上輕車都尉賜緋魚袋晉陵丁君卒　王某曰噫吾僚也方吾少時輔我以仁義者乃發哭弔其孤祭焉而許以銘越三月君壻以狀至乃叙銘赴其葬叙曰君諱寶臣字元珍少與其兄宗臣皆以文行稱鄉里號爲二丁景祐中皆以進士起家君爲峽州軍事判官與廬陵歐陽公游相好也又爲淮南節度掌書記或誣富人以博州將貴人也猜而專吏莫敢議君獨力爭正其獄又爲杭州觀察判官用舉者兼州學教授又用舉者遷太子中允知越州剡縣蓋其始至流大姓一人而縣遂治卒除弊興利甚衆人至今言之於是再遷爲太常博士移知端州儂智高反攻至其治所君出戰能有所捕斬然卒不勝乃與其州人皆去避之坐免一官徙黃州會恩除太常丞監湖州酒又以大臣有解舉者遷博士就差知越州諸暨縣其治諸暨如剡越人滋以君爲循吏也英宗即位以尚書屯田員外郎編校秘閣書籍遂爲校理同知太常禮院君質直自守接上下以恕雖貧困未嘗言利於朋友故舊無所不盡其不幸廢退則人莫不憐少進也則皆爲之喜居無何御

史論君嘗廢矣不當復用遂出通判永州世皆以咎言
者謂爲不宜夫歐未嘗教之卒臨不可守之城以戰虎
狼百倍之賊議今之法則獨可守死爾論古之道也則
有不去之以死有去之以生吏方操法以責士則君之
窮困幾至老死尚以得罪於言者亦其理也君以
治平二年待闕於常州於是再遷尚書司封員外郎以
四年四月四日卒年五十八有文集四十卷明年二月
二十九日葬於武進縣懷德北鄉郭莊之原君曾祖諱
禪祖諱諒皆弗仕考諱東之贈尚書工部侍郎夫人饒
氏封晉陵縣君前死子男隅太廟齋郎除隮爲進士其

文編　卷六十二

季思兒尚幼女嫁秘書省著作佐郎集賢校理同縣胡
宗愈其季未嫁嫁胡氏者亦又死矣銘曰
文於辭爲達行於德爲充道於古爲可命於今爲窮嗚
呼已矣卜此新宮

右領軍致仕王君墓誌銘　王

君王氏諱乙字次公其望在太原而實家大名之元城
不知其始所以徙曾祖諱安當周世宗時爲閤門通事
舍人祖諱延溫閤實中泰寧軍節度副使考諱泰運右
班殿直贈左武衛大將軍君嘗舉進士不中因獻其所
藏書秘閣而上書言先臣某進事許王於先皇帝有一
日之幸臣實其子天子下其問驗以爲三班借職累遷
至內殿崇班閤門祗候淮南東路都巡檢使皇祐二年
年七十三以右領軍衛將軍致仕卒於海州而以嘉祐
二年葬眞州之揚子縣某鄉某原以後夫人劉氏祔於

文編　卷六十二

是先夫人林氏既葬矣君強記博問剛毅而聰明好讀
書雖老矣讀書未嘗少止於窮人賤士苟義所在樂與
之爲勝涕一飲以不直加我雖巖貴人義終不爲受也
數上書言事皆中世病而用事者多不聽聽者兩言耳
又事之小者然當時蒙其利言楚州可去堰爲歸歲省
卒二十一萬七千人錢一百三十萬米六萬八千石又
言河陰可以茶鹽募入穀而漕之河北爲十說以排三
司之難三司不能紬其一此當時蒙其利者也宋興百
年大定於太宗至眞宗內外富矣內外自是遂務以無
爲養息天下朝廷所尚賢良進士而將相大臣之世用

君方慨然懷古人趨赴功業之意欲起貧賤不勢左右而以其辯智當人主衆圖獨方用非其時卒以不合嗚呼其可悲也然天下不肖多畏惡君以其伉直而幸其齟齬不得意以老獨賢者哀之耳君子越石泰州觀察判官其次子仁傑爲進士女二人嫁進士林度陳州項城主簿宋造余嘗爲君條而與其子越石同年進士也銘其葬曰

彊能吾疵吾與之爲抗疵者喘喘吾與之爲讓卒疵于彊以窒于行維其心之亨以實其聲也

廣西轉運使屯田員外郎蘇君墓誌銘　王

慶曆五年河北都轉運使龍圖閣直學士信都歐陽修以言事切直爲權貴人所怒因其孤甥女子有獄誣以奸利事天子使三司戶部判官太常博士武功蘇君與中貴人雜治當是時權貴人連内外諸怨惡修者爲惡言欲傾修銳甚天下汹汹必修不能自脫蘇君卒白上曰修無罪言者誣之耳於是權貴人大怒誣君以不直絀使爲殿中丞泰州監稅然天子遂寤言者不得意而修等皆無恙蘇君以此名聞天下嗟乎以忠爲不忠而誅不當於有罪人主之大戒然古之謂此者相隨屬以

有左右之讒而無如蘇君之救是以卒至於敗亡而不寤然則蘇君一動其功於天下豈小也哉蘇君既出逾權貴人更用事凡五年之間再赦而君六徙東西南北水陸奔走輒萬里其心恬然無有怨懟遇事強果未嘗少屈萃孔子所謂剛者殆蘇君乎蘇君之仁與智又有足稱者嘗通判陝府當葛懷敏之敗邊告急調發使使取道路戍還之卒再戍儀渭於是延州還者千人至陝聞再戍大恐即謹聚謀爲變吏白閉城城中無一人敢出君徐以一騎出卒間諭慰止之而以便宜還使者戍卒喜曰微蘇君吾不得生陝人亦曰微蘇君吾其掠死

矣有令剌陝西之民以爲兵敢亡者死既而亡者得有司治之以死君輙從去而言上曰今民以死者爲事不集也事集矣亡者猶不赦恐其衆相率而爲盜惟朝廷幸哀憐愚民使得自反天子以君言爲然而三十州之亡者皆不死其後知坊州州税賦之無歸者里正代爲之輸歲幣大家數十君悉鉤治使歸其主坊人不憂爲里正自蘇君始也蘇君諱安世字夢得其先武功人後從蜀蜀亡歸家于京師今開封人也曾大考諱進之率府副率大考諱繼殷直考諱咸熙贈都官郎中君以進士起家三十二年其卒年五十九爲廣西轉運使而官

止於尚書屯田員外郎者以君十五年不求磨勘也君娶南陽郭氏又娶清河張氏爲清河縣君子台文汞州推官梓文太廟齋郎炳文試將作監主簿彥文未仕女子五人適進士會稽江嵩單州魚臺縣尉江山趙暘三人尚幼君既卒之三年嘉祐二年十月庚午其子葬君楊州之江都東興寧鄉馬坊村而太常博士知常州軍州事臨川王某爲銘曰

皇有四極周綏以福使維蘇君奠我南服亢亢蘇君不圜其方不晦其明君子之剛其枉在人我得吾直誰懟誰慢祗天之役日月有丘其下寘寘昭君無窮其之銘

節度推官陳君墓誌銘　王

人之所難得乎天者聰明辨智敏給之材既得之矣能學問修爲以自釋而不獘於無窮之欲此亦天之所難得乎人者也天能以人之所難得者與人人欲以天之所難得者獨天而天不少假以年則其得有不暇乎修爲其爲有不至乎成就此孔子所以歎夫未見其止而惜之者也陳君諱之元字某年二十七爲武昌軍節度推官以卒自其爲兒童强記捷見能不勞而超其長者少長慨然慕古人所爲而又能學其文章既以進士起家則喜曰無事於詩賦矣以吾日力盡之於所好其庶

乎吾可以成材於是悉棄其家書之官而晝夜讀以思思而不得則又從其朋友講解至於達而後已其材與志如此使天少假以年則其成就當何如哉然無幾何得疾病遂至於不起嗟乎此亦所謂未見其止而可惜者也君某州之某縣人曾祖曰某祖曰某考曰某以嘉祐某年某月甲子其兄之方爲之卜某州某縣某所之原以葬而臨川王某爲銘曰

浮揚淸明升氣之鄉沉翳濁墨降形之宅其升遠矣其兆能追其降在此有銘昭之

變貫

泰州海陵縣主簿許君墓誌銘　王

君諱平字秉之姓許氏余嘗譜其世家所謂今泰州海陵縣主簿者也君既與兄元相友愛稱天下而自少卓犖不羈善辯說與其兄俱以智畧爲當世大人所器寳元時朝廷開方畧之選以招天下異能之士而陝西大帥范文正公鄭文肅公爭以君所爲書以薦於是得召試爲太廟齋郎已而選泰州海陵縣主簿貴人多薦君有大才可試大事不宜棄之州縣君亦常慨然自許欲有所爲然終不得一用其智能以卒噫其可哀也已士固有離世異俗獨行其意罵譏笑侮困辱而不悔彼皆無衆人之求而有所待於後世者也其齟齬固宜若夫智謀功名之士窺時俯仰以赴勢物之會而輒不遇者乃亦不可勝數辯足以移萬物而窮於用說之時謀足以奪三軍而辱於右武之國此又何說哉嗟乎時有所待而不悔者其知之矣君年五十九以嘉祐某年某月某甲子葬真州之揚子縣甘露鄉某所之原夫人李氏子男瓌不仕璋真州司戶參軍琦太廟齋郎琳進士女子五人已嫁二人進士周奉先泰州泰興縣令陶舜元

銘曰有拔而起之莫擠而止之嗚呼許君而已於斯誰或使之

文編卷之六十一　終

文編卷之六十二

武進唐順之應德甫選　後學長洲陳元素訂

墓誌銘

太子太師致仕杜祁公墓誌銘　歐

鎮安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贈中令諡文簡程公墓誌銘　歐

贈太子太傅胡公墓誌銘　歐

贈尚書工部侍郎孔公墓誌銘　王

貞曜先生墓誌銘　韓

施先生墓銘　韓

孫明復先生墓誌銘　歐

徂徠石先生墓誌銘并序　歐

孔處士墓誌銘　王

臨川吳子善墓誌銘　王

王深父墓誌銘　王

柳子厚墓誌銘　韓

南陽樊紹述墓誌銘　韓

李元賓墓銘　韓

單李子墓銘

故霸州文安縣主簿蘇君墓誌銘并序　歐

潮州長史蘇君墓誌銘　歐
尹師魯墓誌銘　歐
梅聖俞墓誌銘　歐
馬氏女雷五葬銘　邵
馬少監墓誌銘　韓
張子野墓誌銘　歐
廣平郡太君張氏墓誌銘　歐
南陽縣君謝氏墓誌銘　歐
北海郡君王氏墓誌銘　歐

太子太師致仕杜祁公墓誌銘　歐

故太子太師致仕祁國公贈司徒兼侍中杜公諱衍字世昌越州山陰人也其先本出於堯之後歷三代常爲諸侯後徙其封於杜而子孫散適他國者以杜爲氏自杜赫爲秦將軍後三世御史大夫周及其子建平侯延年以顯於漢又九世當陽侯預顯於晉又十有四世岐國公佑顯於唐又九世而至於祁公其爲家有法其事親祭祀齋戒日時幣祝從事一用其家書自唐滅士喪其舊禮而一切苟簡獨杜氏守其家法不遷於世俗蓋自春秋諸侯之子孫歷秦漢千有餘歲得不絕其世譜而唐之盛時公卿家法存於今者惟杜氏公自曾高以來以恭儉孝謹稱鄉里至公爲人尤潔廉自剋其爲大臣事其上以不欺爲忠推於人以行己取信故其動靜纖悉謹而有法至考其大節偉如也公享年八十官至尚書左丞方其六十有九歲且盡即上書告老明年以太子少師致仕累遷太子太保太傅太師封祁國公於其家天子祀明堂遣使者召公陪祠將有所問以疾不至而歲時存問勞賜不絕公少舉進士高第爲揚州觀察推官知平遙縣通判晉州知乾州遷河東京西路提點刑獄知揚州河東陝西路轉運使入爲三司戶部副使拜天章閣待制知荊南府未行以爲河北路都轉運使遷知天雄軍召爲御史中丞判流內銓知審官院拜樞密直學士知永興軍徙知并州遷龍圖閣學士復知永興軍權知開封府康定元年以刑部侍郎同知樞密院事即拜副使慶曆三年遷吏部侍郎樞密使明年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治吏事如其爲人其聽獄訟雖明敏而審覈愈精故屢決疑獄人以爲神其簿書出納推析毫髮終日無倦色至爲條目必使吏不得爲奸而已及其施於民者則簡而易行始居平遙嘗以吏事適他州而縣民爭訟者皆不肯決以待公歸知乾州未滿歲安撫使察其治行以公權知鳳翔府二邦之民

爭於堂上，一曰此我公也，汝奪之，一曰今我公也，汝何有焉。夏人初叛，天下苦於兵，而自陝以西尤甚，吏緣侵漁，調發督迫，至民破產不能足，往往自經投水以死。於是時公在永興，語其人曰：吾不能免汝，然可使汝不亡爾。乃為之區處計較，量物有無貴賤，道里遠近，寬其期會，使以次輸送。由是物不踊貴，車牛芻秣宿食來往如平時，而吏束手無所施，民比它州費省十六七。至於籍治城郭器械，民皆不知。開封治京師，常撓於權要，有干其法而能不為之屈者，世皆以為難。至公，權貴要不敢有所干，凡其為治，以聽斷盜賊為能否爾。獨公始有餘力，皆其民事，如治他州，而畿赤諸縣之民皆被惠。開封比比出能吏，而兼於民政者，惟公一人。吏部審官主天下吏員，而居職者類以不久遷去，故吏得為姦。公始釐銓事，一日選者三人爭其闕，公以問吏，吏受兩賕，對曰：當與甲。乙不能爭，遂授他闕。居數日，吏教丙訟甲負某事不當得，公悟，召乙問之。乙謝曰：業已得它闕，不願爭。公不得已，與丙而笑曰：此非吏罪，乃吾未知銓法爾。因命諸曹各具格式科條以白，問曰：盡乎？曰：盡矣。明日，勑諸吏無得升堂，使坐曹聽行文書而已。由是吏不得與銓事，與奪一出於公。居月餘，翕然聲動京師。其在審官，有以賄求官者，吏謝不受，曰：我公有賢名，不久見用去矣，姑少待之。慶曆之初，上厭西兵之久，出而民病矣，亟用今丞相富公、樞密韓公及范文正公，而三人者遂欲盡革衆事以修紀綱，而小人權倖皆不悅，獨公與相佐佑，而公尤抑絕僥倖。凡內降與恩澤者，一切不與，每積至十數，則連封而面還之，或詰責其人，至懟恨涕泣而去。上嘗謂諫官歐陽修曰：外人知杜某封還內降邪？吾居禁中，有求恩澤者，每以杜某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其助我多矣。此外人及杜某皆不知也。然公與三人者卒皆以此罷去。公多知本朝故實，善決大事。初，邊將議欲大舉以擊夏人，雖韓公亦以為可舉，公爭以為不可。大臣至有欲以沮軍罪公者，然兵後果不得出。契丹與夏人爭銀甕族，大戰黃河外，而雁門、麟府皆警。范文正公安撫河東，欲以兵從，公以為契丹必不來，兵不可妄出。范公怒，至以語侵公，公不為恨。後契丹卒不來。二公皆世俗指公與為朋黨者。其論議之際蓋如此。及三人者將罷去，公獨以為不可，遂亦罷。以尚書左丞知兗州，歲餘乃致仕。公自布衣至為相，衣服飲食無所加，雖妻子亦有常節。家故饒財，諸父分產，公以所得悉與昆弟之貧者。俸祿所入，分給宗族，賙人急難。

至其歸老無屋以居寓於南京驛舍者久之自少好學工書畫喜爲詩讀書雖老不倦推奬後進今世知名士多出其門居家見賓客必問時事聞有善喜若已出至有所不可憂見於色或夜不能寐如任其責者凡公所以行之終身者有能履其一君子以爲人之所難而公自謂不足以名後世遺戒子孫無得紀述嗚呼豈所謂任重道遠而爲善惟日不足者歟曾祖太子少保諱某贈太師祖鴻臚卿諱叔詹追封吳國公父尚書度支員外郎諱蓬良追封韓國公皆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娶相里氏封晉國夫人子男曰詵大理評事訢太常博

士訥將作監主簿詒秘書省正字三子早卒女長適集賢校理蘇舜欽次適秘閣校理李綖次適畢州團練推官張遵道公以嘉祐二年二月五日卒于家其子訢以其年十月十八日葬公于應天府宋城縣之仁孝原銘曰

翼翼祁公率履自躬一其初終惟德之恭公在于位士知貪廉退老于家四方之瞻豈惟士夫天子曰咨爾商爾直繩之墨之正爾方圓有矩有規人莫之踰公無爾欺予左予右惟公是毘公辭告休受寵不已宮臣[illegible]卿命于第奕奕明堂萬邦從祀豈無臣工爲予執[illegible]以召之惟公舊德公不能來予其往錫君[illegible]嫓氏之久予公雖百齡人以爲少不假者考喪予元老寵祿之至刻有此期惟其不已既去而思銘昭于送萬世之詔

發賓文貫簡整總

鎮安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贈中書令謚

文簡程公墓誌銘　歐

嘉祐元年閏三月己丑鎮安軍節度使檢校太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使持節陳州諸軍事陳州刺史程公薨于位以聞詔輟視朝二日贈公中書令於是其孤嗣隆以狀上考功移于太常而博士起曰法宜謚乃謚曰文簡明年十月十八日葬公于河南伊闕之某鄉某原其孤又以請于太史而史臣修曰禮宜銘乃考次公之世族官封爵號卒葬時日與其始終之大節合而誌諸其墓且銘之曰惟程氏遠有世序自重黎以來其後居中

山者出於魏安鄉侯昱之後公諱琳字天球中山博野人也曾祖贈太師諱新曾祖妣吳國夫人齊氏祖贈太師中書令諱贇明祖妣秦國夫人吳氏考袁州宜春令贈太師中書令尚書令冀國公諱元白妣晉國夫人楚氏公以大中祥符四年舉服勤辭學高第爲泰寧軍節度掌書記改著作佐郎知壽陽縣秘書丞監左藏庫天僖中詔舉辭學履行召試直集賢院今天子即位遷太常博士三司戶部判官是時契丹所遣使者數出不遜語生事而主者應對多失辭上患之已而契丹來賀即位乃選公爲接伴使而契丹使者言太后當遣使通書

公遽以禮折之乃已史官修眞宗實錄而起居注闕命公修大中祥符八年以後起居注遂修起居注遷祠部員外郎提舉在京諸司庫務以本官知制誥同判吏部流內銓天聖五年館伴契丹賀乾元節使使者言中國使至契丹坐殿中位次高而契丹使來坐次下當陞語甚切不已而上與大臣皆以爲小故不足爭將許之公以謂許其小必啓其大力爭以爲不可遂止河決滑州初議者言可塞役旣作而後議者以爲不可乃命公往視之公言可塞遂塞之歲中遷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明年拜樞密直學士知益州蜀人輕而喜亂公常先

制於無事至其臨時如不用意而略其細治其大且甚者不過一二而蜀人安之自寮吏皆不能窺其所爲正月俗放燈吏民夜會聚遨嬉盛天下公先戒吏爲火備有失火者使隨救之勿白以動衆旣而大宴五門城中火吏救止卒宴民皆不知蓋其他設施多類此軍士見監軍告其軍有變監軍入白公笑遣之惶恐不敢去公曰軍中動靜吾自知之苟有謀者不待告也可使告者來監軍去而告者卒不敢來公亦不問遂止蜀州妖人有自號李冰神子者署官屬吏卒聚徒百餘人公命捕寘之法而譏之朝者言公妄殺人蜀人恐且亂矣上遣

中貴人馳覘之，使者入其境，居人行旅爭道公善，使者問殺妖人事，其父老皆曰：殺一人可使蜀數十年無事。使者問其故，對曰：前亂蜀者，非有智謀豪傑之才，乃里閭無頼小人，俑惟不制其始，遂至於亂也。使者覘蜀既無事，又得父老語，還白。於是上益以公爲能。還給事中、知開封府。禁中大火，延兩宮，宦者治獄，得縫人火斗，已誣伏，而下府，命公具獄。公立辨其非，禁中不得入，乃命工圖火所經，而後宮人多，所居隘，其烓竈近版壁，歲久燥而焚。曰：此豈一日火哉？乃建言此殆天災也，不宜以罪人。上爲緩其獄，故卒得無死者。公在府，決事神速，一

歲中獄常空者四五。遷工部侍郎、龍圖閣直學士、御史中丞，是歲以翰林侍讀學士復知開封府，明年爲三司使，治財賦知本末，出入有節，雖一金不可妄取。累遷吏部侍郎。景祐四年，以本官參知政事。司天言日食明年正旦，請移閏月以避之。公以謂天有所譴，非移閏可免，惟修德政而已，乃止。范仲淹以言事忤大臣，貶饒州，已而上悔悟，欲復用之，稍徙知潤州，而惡仲淹者復誣以事，語入上，怒，亟命置之嶺南。自仲淹貶，而朋黨之論起，朝士牽連，出語及仲淹，皆指爲黨人，公獨爲上開說，明其誣枉，上意解而後已。公爲人剛決明敏，多識故事，

議論慨然，及知政事，益脩厲，無所迴避，宰相有所欲私，輒以語折之，至今人往往能道其語。而小人佞倖多不得志，遂共以事中之，坐貶光祿卿、知潁州。已而上思之，徙知青州，又徙大名府。居一歲，間遷戶部、吏部二侍郎、尚書左丞、資政殿學士、判南京。宦者皇甫繼明爭治行宮事，章交上，止遣一御史視其曲直，御史直公，遂罷繼明。是時繼明方信用，其勢傾動中外，自朝廷大臣莫不屈意下之，而公被中傷方起，未復，而獨與之爭，雖小故不少假也。議者不以公所直爲難，而以能不畏繼明居爲難也。遷工部尚書、資政殿大學士、河東安撫使，

慶曆六年，拜武昌軍節度使、陝西安撫使、知永興軍府事。明年，加宣徽北院使、判延州。夏人以兵三萬臨界上，前三日，公業知其來，戒諸堡寨按兵閉壁，虜至，以爲有備，引去。先公去不復覘邊。趙元昊死，子諒祚立，方幼，三大將共治其國。言事者謂可除其諸將皆以爲節度使，使各有其所部，以分弱其勢，可遂無西患。事下公，公以謂幸人之喪，非所以示大信，撫夷狄，而諒祚雖幼，君臣和，三將無異志，雖欲有爲，必無功而反生事，不如因而撫之。上以爲然。皇祐元年，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復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自元昊反，河西契丹亦犯約求地

二邊兵興連歲不解而公方入與謀議更守西北二方
先知夷狄虛實情僞山川要害所以行師制勝營陣出
入之法於河北尤詳其奏議頗多雖不能盡用其指畫
規爲之際有可喜也再居大名前後十年威惠信於其
人人爲立生祠公自罷政事益不妄與人合亦卒不獲
用既徙鎮安居三歲上書曰臣雖老尚能爲國守邊未
報而得疾享年六十有九公累階開府儀同三司勳上
柱國開國廣平郡爵公食戶七千四百而實封二千一
百賜號推誠保德守正翊戴功臣娶陳氏封衛國夫人
子男四人曰嗣隆太常博士嗣源殿中丞嗣恭太常博

士嗣先大理寺丞女五人長適職方員外郎蔡延次適
秘書丞韓綎次適都官員外郎晁仲約次適大理寺丞
吳得次適將作監主簿王偁孫三人長曰伯孫次曰公
孫皆太常寺大祝次曰昌孫守秘書郎有文集奏議六
十卷公平生寡言笑慎於知人既已知之久而益篤喜
飲酒至滿然人罕得其驩而與余尤相好也銘曰
君子之守志於不奪不學而剛有摧必折毅毅程公其
剛不屈公在政事有諤其言直雖不容志豈不完謂公
不顯公位將相豈無謀謨胡不以訪老于輔藩白首猶
壯公雖在外邦國之光奄其不存士夫曷望吉卜之從

光此新阡惟其休聲逾遠彌長
此與神道碑二文相比其書不書互見

贈太子太傅胡公墓誌銘　歐

太子少師致仕贈太子太傅胡公諱宿字武平其先豫章人也後徙常州之晉陵世有隱德爲晉陵著姓公舉進士中天聖二年乙科爲眞州揚子尉縣大水漂溺居民令不能救公曰拯溺吾職也即率公私舟活數千人茂滿調廬州合淝主簿張丞相士遜稱其文行薦諸朝召試學士院爲館閣校勘與修北史改集賢校理通判宣州三遷太常博士判吏部南曹賜緋衣銀魚知湖州爲政有惠愛築石塘百里捍水患大興學校學者盛於東南自湖學始公丁母夫人憂去而州人思之名其塘

曰胡公塘學者爲公立生祠于學中至今祠之公居喪毀瘠過禮三年不居于內服除爲三司鹽鐵判官轉尚書祠部員外郎判度支局院知蘇州兩浙路轉運使召還修起居注以本官知制誥兼勾當三班院已而兼判吏部流內銓入內都知楊懷敏坐衛士夜盜入禁中謫乘輿斥出爲和州都監懷敏用事久勢動中外未幾召復故職公封還辭頭不草制論曰衛士之變蹤跡連懷敏得不窮治誅死幸矣豈宜復在左右其命遂寢久之拜公翰林侍讀學士遷翰林學士兼史館修撰判館事兼端明殿學士累遷尚書左司郎中兼知通進銀臺司

審刑院群牧使提舉在京諸司庫務醴泉宮判尚書禮部遂判都省再知禮部貢舉奉使契丹館伴北朝人使亦皆再而虜人嚴憚之公爲人清儉謹默內剛外和群居笑語譁諠獨正容色溫溫不動聲氣與人言必思而後對故其在官臨事愼重不輙發發亦不可回止而其趣要歸於仁厚朝議在官年七十而不致仕者有司以時按籍舉行公以謂養廉耻厚風俗宜有漸而欲一切以吏議從事殆非所以優老勸功之意當少緩其事使人得自言而全其美飾朝廷嘉其言是至今行之皇祐新樂成議者多異論有詔新樂用於常祀朝會而郊廟

仍用舊樂公言書稱同律而今舊樂高新樂下相去一律難並用而新樂未施於郊廟先用之朝會非先王薦上帝配祖考之意皆不可近制禮部四歲一貢士議者患之請更爲間歲議已定公獨以爲不然曰使士子廢業而奔走無寧歲不如復用三歲之制也衆皆以公言爲非行之數年士子果以爲不便而卒用三歲之制宗久未有皇子群臣多以皇嗣爲言未省公以學士當作青辭禱嗣于山川即建言儲位久虛非所以居安而慮危願擇宗室之賢者立之以慰安天下之心語甚切至公學問該博兼通陰陽五行天人災異之說南京鴻

慶宮災、公以謂南京聖宋所以受命建號、而大火主于商丘、國家乘火德而王者也、今不領於祠官、而比年數災、宜修火祀、事下太常、歲以長吏奉祠商丘、自公始、慶曆六年夏、河北河東京東同時地震、而登萊尤甚、公以歲推之曰、卯年丁亥、歲之刑德皆在北宮、陰生於子而極於亥、然陰猶彊而未即伏、陽猶微而未即勝、此所以震也、是謂龍戰之會、而其位在乾、今西北二虜、中國之陰也、宜爲之備、不然必有內盜起於河朔、明年王則以貝州叛、公又以爲登萊視京師爲東北隅、乃少陽之位也、今二州並置金坑、多聚民以鑿山谷、陽氣損泄、故陰

乘而動、縣官入金歲幾何、小利而大害、可即禁止以寧地道、皇祐五年正月會靈宮災、是歲冬至祀天南郊、以三聖並配、明年大旱、公曰五行火禮也、去歲火而今又旱、其應在禮、此殆郊丘並配之失也、即建言並配非古、宜用迭配如初詔、其後并州議建軍爲節鎮、公以星土考之曰、昔高辛氏之二子不相能也、堯遷閼伯於商丘主火、而商爲宋星、遷實沈於臺駘主水、而參爲晉星、國家受命始於商丘、主以火德、又京師當宋之分野、而并爲晉地、參商仇讐之星、今欲崇晉、非國之利也、自宋興平僭竊、并最後服、太宗削之、不使列於方鎮八十年矣、

謂宜如傳制、公在翰林十年、多所補益、大抵不爲苟止而妄隨、故其言或用或不用。或後卒如其言。然天子察公之忠。欲大用者久矣。嘉祐六年八月、拜公諫議大夫樞密副使、公既慎靜而當大任、尤顧惜大體、而羣臣方建利害、多更張庶事以革弊、公獨厭之、曰變法古人之難、不務守祖宗成法、而徒紛紛無益於治也、又以謂契丹與中國通好六十餘年、自古未有也、善待夷狄者謹爲備而已、今三邊武備多弛、牧馬著虛名於籍、可乘而戰者百無一二、又謂滄州宜分爲一路、以禦虜、此今急務也、若其界上交侵小故、乃城寨主吏之職、朝廷宜守

祖宗之約、不宜爭小利而棄大信、深戒邊臣生事以爲功、在位六年、其論議類皆如此、英宗即位、拜給事中、治平三年、累上表乞致仕、未允、久之、拜尚書吏部侍郎、觀文殿學士、知杭州、爲政不略細故、或謂大臣不宜自勞、公曰此民事也、吾不敢忽、以是民尤愛之、明年今上即位、遷左丞、五月公以疾告、遂除太子少師致仕、命未至而公以六月十一日薨于正寢、享年七十有二、即以其年十一月某日葬于某州某縣某鄉之某原、公之曾祖諱持、累贈太傅、曾祖妣歐陽氏追封晉陵郡太夫人、祖諱徽、累贈太師、祖妣楊氏追封華陰郡太夫人、余氏嘉

與郡太夫人佘氏卌陽郡太夫人龔氏武陵郡太夫人
父諱宗累贈太師兼中書令妣沈氏追封東陽郡太夫
人貝氏南陽郡太夫人李氏金城郡太夫人公累階光
祿大夫勲上柱國開國安定郡公食邑二千八百戶食
實封四百戶賜推誠保德翊戴功臣初娶吳氏追封蘭
陵郡夫人再娶何氏封南康郡夫人子男五人長曰宗
堯今為都官員外郎次曰遊路早卒次曰宗質國子博
士次曰宗炎著作佐郎次曰宗厚秘書省正字早卒女
四人皆適士族孫志修太常寺大祝行修守秘書省校
書郎箭修試秘書省校書郎世修德修安修奕修徽修

登修公自為進士知名于時楊文公億得其詩題于秘
閣歎曰吾恨未識此人其舉進士也謝陽夏公絳為公
爲第一公名以此益彰而謝公亦以此自負少嘗善一
浮圖其人將死謂公曰我有秘術能化瓦石為黃金子
其葬我我以此報子公曰爾之後事吾不敢不勉秘術非
吾欲也浮圖歎曰子之志未可量也其篤行自勵至於
貴顯常如布衣時有文集四十卷銘曰
允矣胡公願外剛中惟初暨終一德之恭公之燕居其
氣溫溫舉必可法思而後言公在朝廷正色侃侃爵有
嘉話憂深慮遠不迎利趨不畏勢反有或不從後必如
之久而愈信孰不公思侍從之親樞機之密名登三朝
清職喚秋愷悌之仁宜國黃耇七十而止孰云多壽惟
善在人刻銘不朽

燮貫總虛文

贈尚書工部侍郎孔公墓誌銘　王

宋故朝請大夫給事中知鄆州軍州事兼管內河堤司農同羣牧使上護軍魯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六百戶食實封二百戶賜紫金魚袋孔公者尚書工部侍郎贈尚書吏部侍郎諱勗之子、兗州曲阜縣令襲封文宣公贈兵部尚書諱仁玉之孫、兗州泗水縣主簿諱光嗣之曾孫、而孔子之四十五世孫也、其仕當今天子天聖寶元之間、以剛毅諒直名聞天下、嘗知諫院矣、上書請明肅太后歸政天子、而廷奏樞密使曹利用尚御藥羅崇勳罪狀、當是時、崇勳操權利與士大夫為市、而利用悍驁不遜、內外憚之、嘗為御史中丞矣、皇后郭氏廢、引諫官御史伏閤以爭、又求見上、皆不許而固爭之、得罪然後已、蓋公事君之大節如此、此其所以名聞天下而士大夫多以公不終於大位為天下惜者也、公諱道輔、字原魯、初以進士釋褐補寧州軍事推官、年少耳、然斷獄議事、已能使老吏憚驚、遂遷大理寺丞知兗州仙源縣事又有能名、其後嘗直史館待制龍圖閣判三司理欠憑由司登聞檢院吏部流內銓糾察在京刑獄知許徐兗鄆泰五州、留守南京、而兗鄆御史中丞皆再至、所至官治、數以爭職不阿、或絀或遷、而公持一節以終身、蓋未

嘗自詘也、其在兗州也、近臣有獻詩百篇者、執政請除龍圖閣直學士、上曰、是詩雖多、不如孔道輔一言、乃以公為龍圖閣直學士、於是人度公為上所思、且不久於外矣、未幾、果復召以為中丞、而宰相使人說公稍折節以待遷、公乃告以不能、於是人又度公且不得久居中而公果出、初開封府吏馮士元坐獄、語連大臣數人、故移其獄御史、御史劾士元罪止於杖、又多更赦、公見上上固怪士元以小吏與大臣交、私汙朝廷、而所坐如此而執政又以謂公為大臣道地、故出知鄆州、公以寶元二年如鄆、道得疾、以十二月壬申卒於滑州之韋城驛享年五十四、其後詔追復郭皇后位號、而近臣有為上言公明肅太后時事者、上亦記公平生所為、故特贈公尚書工部侍郎、公夫人金城郡君尚氏、尚書都官員外郎諱賓之女、生二男子、曰淘、今為尚書屯田員外郎、曰宗翰、今為太常博士、皆有行治、世其家、累贈公金紫光祿大夫尚書兵部侍郎、而以嘉祐七年十月壬寅葬公孔子墓之西南百步、公廉於財、樂振施、遇故人子恩厚尤篤、而尤不好鬼神禨祥事、在寧州、道士治真武像、有蛇穿其前、數出近人、人傳以為神、州將欲視驗以聞、故率其屬往拜之、而蛇果出、公即舉笏擊蛇殺之、自州將

以下皆大驚。已而又皆大服。公由此始知名。然余觀公數處朝廷大議。視禍福無所擇。其智勇有過人者。豚一蛇之妖。何足道哉。世多以此稱公者。故余亦不得而畧也。銘曰

展也孔公。維志之求。行有險夷。不改其輈。權彊所忌。讒諂所讐。考務厥位。寵祿優優。維皇好直。是錫公休。序行納銘。以賁諸幽

貫發箚

貞曜先生墓誌銘　韓

唐元和九年歲在甲午八月己亥。貞曜先生孟氏卒。無子。其配鄭氏以告。愈走位哭。且召張籍會哭。明日使以錢如東都供葬事。諸嘗與往來者咸來哭弔韓氏。遂以書告興元尹故相餘慶。閏月。樊宗師使來弔。告葬期。徵銘。愈哭曰。嗚呼。吾尚忍銘吾友也夫。興元人以幣如孟氏賻。且來商家事。樊子使來速銘。曰。不則無以掩諸幽。乃序而銘之。先生諱郊。字東野。父庭玢。娶裴氏女。而選爲崑山尉。生先生及二季酆郢而卒。先生生六七年。端序則見。長而愈騫。涵而揉之。內外完好。色夷氣清。可畏而親。及其爲詩。劌目鉥心。刃迎縷解。鉤章棘句。掐擢胃腎。神施鬼設。間見層出。唯其大翫於詞。而與世抹摋。人皆劫劫。我獨有餘。有以後時開先生者。曰。吾既擠而與之矣。其猶足存邪。年幾五十。始以尊夫人之命來集京師。從進士試。既得即去。間四年。又命來選。爲溧陽尉。迎侍溧上。去尉二年。而故相鄭公尹河南。奏爲水陸運從事。試協律郎。親拜其母於門內。母卒五年。而鄭公以節領興元軍。奏爲其軍參謀。試大理評事。挈其妻行之興元。次于閿鄉。暴疾卒。年六十四。買棺以斂。以二人輿歸。酆郢皆在江南。十月庚申。樊子合凡贈賻而葬之洛陽

東其先人墓左以餘財附其家而供祀將葬張籍曰先生揭德振華於古有光賢者故事有易名況士哉如曰貞曜先生則姓名字行有載不待講說而明皆曰然遂用之初先生所與俱學同姓簡于世次為叔父由給事中觀察浙東曰生吾不能舉死吾知恤其家銘曰

於戲貞曜維執不猗維出不訾維卒不施以昌其詩

一本 施先生墓銘　韓愈

貞元十八年十月十一日太學博士施先生士丐卒其寮太原郭伉買石誌其墓昌黎韓愈為之辭曰先生明毛鄭詩通春秋左氏傳善講說朝之賢士大夫從而執經考疑者繼于門太學生習毛鄭詩春秋左氏傳者皆其弟子貴游之子弟時先生之說二經來太學帖帖坐諸生下恐不卒得聞先生死二經生喪其師仕於學者亡其朋故自賢士大夫老師宿儒新進小生聞先生之死哭泣相弔歸衣服貨財先生年六十九在太學者十九年由四門助教為太學助教由助教為博士太學秩滿當去諸生輒拜疏乞留或留或遷凡十九年不離太

學祖曰旭袁州宜春尉父曰熇豪州定遠丞妻曰太原王氏先先生卒子曰友直明州鄮縣主簿曰友諒太廟齋郎系曰

先生之祖氏自施父其後施常事孔子以彰譽為博士延為太尉太尉之孫始為吳人曰然曰續亦載其跡先生之興公車是召纂序前聞于光有曜古聖人言其旨密微箋注紛羅顛倒是非聞先生講論如客得歸卑讓肫肫出言孔揚今其死矣誰嗣為宗縣曰萬年原曰神禾高四尺者先生墓邪　樊虛筒

孫明復先生墓誌銘 并序　　歐

先生諱復字明復姓孫氏晉州平陽人也少舉進士不中退居泰山之陽學春秋著尊王發微魯多學者其尤賢而有道者石介自介而下皆以弟子事之先生年逾四十家貧不娶李丞相迪將以其弟之女妻之先生疑焉介與羣弟子進曰公卿不下士久矣今丞相不以先生貧賤而欲託以子是高先生之行義也先生宜因以成丞相之賢名於是乃許孔給事道輔爲人剛直嚴重不妄與人聞先生之風就見之介執杖屨侍左右先生坐則立升降拜則扶之及其往謝也亦然魯人旣素高

此兩人由是始識師弟子之禮莫不歎嗟之而李丞相孔給事亦以此見稱於士大夫其後介爲學官語于朝曰先生非隱者也欲仕而未得其方也慶曆二年樞密副使范仲淹資政殿學士富弼言其道德經術宜在朝廷召拜校書郎國子監直講嘗召見邇英閣說詩將以爲侍講而嫉之者言其講說多異先儒遂止七年徐州人孔直溫以狂謀捕治索其家得詩有先生姓名坐貶監虔州商稅徙泗州又徙知河南府長水縣簽署應天府判官公事通判陵州翰林學士趙槩等十餘人上言孫某行爲世法經爲人師不宜棄之遠方乃復爲國子監直講居三歲以嘉祐二年七月二十四日以疾卒于家享年六十有六官至殿中丞先生在太學時爲大理評事天子臨幸賜以緋衣銀魚及聞其喪惻然予其家錢十萬而公卿大夫朋友太學之諸生相與弔哭賻治其喪於是以其年十月二十七日葬先生于鄆州須城縣盧泉鄉之北扈原先生治春秋不惑傳注不爲曲說以亂經其言簡易明於諸侯大夫功罪以考時之盛衰而推見王道之治亂得於經之本義爲多方其病時樞密使韓琦言之天子選書吏給紙筆命其門人祖無擇就其家得其書十有五篇錄之藏于秘閣先生一子大

年尚幼銘曰

聖旣殁經更戰焚逃藏脫亂僅傳存衆說乘之汨其原怪迂百出雜僞眞後生牽卑習前聞有欲患之寡攻羣往往止燎以膏薪有勇夫子闢浮雲刮磨蔽蝕相吐吞日月卒復光破昏博哉功利無窮垠有考其不在斯文

正簡文貫

銘詩擬樊宗師銘

一生大事或提在前或綴在後

徂徠石先生墓誌銘　并序　　歐

此文皆其變化

徂徠先生姓石氏名介字守道兗州奉符人也徂徠魯東山而先生非隱者也其仕嘗位於朝矣魯之人不稱其官而稱其德以爲徂徠魯之望先生魯人之所尊故因其所居山以配其有德之稱曰徂徠先生者魯人之志也先生貌厚而氣完學篤而志大雖在畎畝不忘天下之憂以謂時無不可爲爲之無不至不在其位則行其言吾言用功利施於天下不必出乎己吾言不用雖獲禍咎至死而不悔其遇事發憤作爲文章極陳古今治亂成敗以指切當世賢愚善惡是是非非無所諱忌

世俗頗駭其言由是謗議喧然而小人尤嫉惡之相與出力必擠之死先生安然不惑不變曰吾道固如是吾勇過孟軻矣不幸遇疾以卒既卒而奸人有欲以奇禍中傷大臣者猶指先生以起事謂其詐死而北走契丹矣請發棺以驗賴天子仁聖察其誣得不發棺而保全其妻子先生世爲農家父諱丙始以仕進官至太常博士先生年二十六舉進士甲科爲鄆州觀察推官南京留守推官御史臺辟主簿未至以上書論赦罷不召秩滿遷某軍節度掌書記代其父官于蜀爲嘉州軍事判官丁內外艱去官垢面跣足躬耕徂徠之下葬其五世

未葬者七十喪服除召入國子監直講是時兵討元昊久無功海內重困天子奮然思欲振起威德而進退二三大臣增置諫官御史所以求治之意甚銳先生躍然喜曰此盛事也雅頌吾職其可已乎乃作慶曆聖德詩以褒貶大臣分別邪正累數百言詩出太山孫明復曰子禍始於此矣明復先生之師友也其後所謂奸人作奇禍者乃詩之所斥也先生自閑居徂徠後官于南京常以經術教授及在太學益以師道自居門人弟子從之者甚衆太學之興自先生始其所爲文章曰某集者若干卷曰某集者若干卷其斥佛老時文則有怪說中

國論曰去此三者然後可以有爲其戒奸臣宦女則有唐鑒曰吾非爲一世監也其餘喜怒哀樂必見於文其辭博辯雄偉而憂思深遠其爲言曰學者學爲仁義也惟忠能忘其身信篤於自信者乃可以力行也以是行於己亦以是教於人所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揚雄韓愈氏者未嘗一日不誦於口思與天下之士皆爲周孔之徒以致其君爲堯舜之君民爲堯舜之民亦未嘗一日少忘于心至其違世驚衆人或笑之則曰吾非狂癡者也是以君子察其行而信其言推其用心而哀其志先生直講歲餘杜祁公薦之天子拜太子中

允今丞相韓文又薦之乃直集賢院又歲餘始去太學通判濮州方待次于徂徠以慶曆五年七月某日卒于家享年四十有一友人廬陵歐陽修哭之以詩以謂待彼謗焰熄然後先生之道明矣先生既沒妻子凍餒不自勝今丞相韓公與河陽富公分俸買田以活之後二十一年其家始克葬先生于某所將葬其子師訥與其門人姜潛杜默徐遁等來告曰謗焰熄矣可以發先生之光矣敢請銘某曰吾詩不云乎子道自能久也何必吾銘遁等曰雖然魯人之欲也乃為之銘曰

徂徠之巖巖與子之德兮魯人之所瞻汶水之湯湯與子之道兮逾遠而彌長道之難行兮孔孟遑遑一世之屯兮萬世之光曰吾不有命兮安在夫桓魋與臧倉自古聖賢皆然兮噫子雖毀其何傷

燮貫虛賓

孔處士墓誌銘　王

先生諱旼字寧極睦州桐廬縣尉諱詢之曾孫贈國子博士諱延滔之孫尚書都官員外郎諱昭亮之子自都官而上至孔子四十五世先生嘗欲舉進士已而悔曰吾豈有不得已於此邪遂居於汝州之龍興山而上葬其親於汝汝人爭訟之不可平者不聽有司而聽先生之一言不盡犯有司之刑而以不得於先生為恥慶曆七年詔求天下行義之士而守臣以先生應詔於是朝廷賜之米帛又勑州縣除其雜賦嘉祐三年近臣多言先生有道德可用而執政度以為不肯屈除守秘書省校書郎致仕四年近臣又多以為言乃詔以為國子監直講先生辭乃除守光祿寺丞致仕五年大臣有薦先生為其屬縣者於是天子以知汝州龍興縣事先生又辭辭未聽而六月某日先生終於家年六十七大臣有為之請命者乃特贈太常丞至七年月日弟曙葬先生於先山都官之兆而以夫人李氏祔李氏故大理評事昌符之女生一女嫁為士人妻而先物故先生事父母至孝居喪如禮遇人恂恂雖僕奴不忍以辭氣加焉衣食與田桑有餘輒以賙其鄉里貸而後不能償者未嘗問也未嘗疑人人亦以故不忍欺之而世之傳先生者

多異。學士大夫有知而能言者。蓋先生孝弟忠信無求于世足以使其鄉人畏服之如此而先生未嘗為異也先生博學尤喜易未嘗著書獨大衍一篇傳於世考其所治非有得於內其孰能致此耶當漢之東徙高守節之士而亦以故成俗故當世處士之聞獨多于後世乃至於今知名為賢而處者蓋亦無有幾人豈世之所不貴遂湮沒而無聞抑士之趨操亦有待於世耶若先生固不為有待於世而卓然自見於時豈非所謂豪傑之士者哉其可銘也已銘曰

有入而不出以身易物有往而不反以私其佚嗚呼先生好潔而無尤匪佚之私維志之求

圓正貫

臨川吳子善墓誌銘　王

臨川吳氏有子與宗字子善年二十喪母而其父以生事付之。則先日出以作。後日入以息。日午矣。家一人未飯。其夫婦必尚空腹。天寒矣。家一人未纊。其夫婦必尚單衣。蓋如此者二十年而終三十年而已。死凡嫁五妹。辦數喪。又以其筋力之餘及於鄉黨。苟有故。必我勞人佚。先往後歸。而尤篤於友愛。兄弟有過。則顏色愈溫。須飲酒歡極之間。乃微示以意。既而即泣下。曰吾親屬我以汝。吾所以不避艱險者。保汝而已。其弟終感悟悔改為善士。以文學名於世。豈待其弟乃爾者。於它人則絕

口不談其非。鄉里中少年聞其謦欬之音。往往逃匿。若匿不及。則俛首恐愧而嘗有所往。一至訟庭。及著械。鄉往數十人為之皆哭。掌獄者驚起白守。守立免焉。其兒畏愛多此類。其謂其父為諸舅。甚知其所為。故於其弟子經孝宗之求誌以葬也。為道而不辭。子善嘗應進士舉。後專於耕養。遂不復應。其死以治平四年八月九日而十二月十二日與其母黃氏共葬於鹽步村。父墓之域中。父諱貲。亦有行義。用疾弗仕。祖諱表微。尚書屯田員外郎。曾祖諱英中。丞。初妻姓王氏。一男夏孫。皆前卒。再娶楊氏。生莞适柸莞。婦九歲而四女。幼者一。○袁云云 貫補

王深父墓誌銘　王

吾友深父書足以致其言言足以遂其志志欲以聖人之道爲己任蓋非至於命弗止也故不爲小廉曲謹以投衆人耳目而取舍進退去就必度於仁義世皆稱其學問文章行治然真知其人者不多而多見謂迂闊不足趣時合變嗟乎是乃所以爲深父也令深父而有以合乎彼則必無以同乎此矣嘗獨以謂天之生人人也殆將以壽考成其才使有待而後顯以施澤於天下或者誘其言以明先王之道覺後世之民嗚呼孰以爲道不任於天德不酬於人而今死矣甚哉聖人君子之難

知也以孟軻之聖而弟子所願止於管仲晏嬰况餘人乎至于揚雄尤當世之所賤簡其爲門人者一侯芭而已芭稱雄書以爲勝周易易不可勝也芭尚不爲知雄者而人皆曰古之人生無所遇合至其歿久而後世莫不知若軻雄者其歿皆過千歲讀其書知其意者甚少則後世所謂知者未必真也夫此兩人以老而終幸能著其書具在然尚如此嗟乎深父其志雖能知軻其於爲雄雖幾可以無悔然其志未就其書未具而既早死豈特無所遇於今又將無所傳于後天之生夫人也而命之如此蓋非余所能知也深父諱回本河南王氏其後自光州之固始遷福州之侯官爲侯官人者三世曾祖諱某某官祖諱某某官考諱某尚書兵部員外郎兵部葬潁州之汝陰故今爲汝陰人深父嘗以進士補亳州衛真縣主簿歲餘自免去有勸之仕者輒辭以養母其卒以治平二年七月二十八日年四十三於是朝廷用薦者以爲某軍節度推官知陳州南頓縣事書下而深父死矣夫人曾氏先若干日卒子男一人某女二人皆尚幼諸弟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深父某縣某鄉某里以曾氏祔銘曰

嗚呼深父惟德之仔肩以迪祖武厥艱荒遐力必踐取

莫吾知庸亦莫吾侮神則尚反歸形此土

貫虛

柳子厚墓誌銘　韓

子厚諱宗元七世祖慶爲拓跋魏侍中封濟陰公曾伯
祖奭爲唐宰相與褚遂良韓瑗俱得罪武后死高宗朝
皇考諱鎮以事母棄太常博士求爲縣令江南其後以
不能媚權貴失御史權貴人死乃復拜侍御史號爲剛
直所與游皆當世名人子厚少精敏無不通達逮其父
時雖少年已自成人能取進士第嶄然見頭角衆謂柳
氏有子矣其後以博學宏詞授集賢殿正字儁傑廉悍
議論證據今古出入經史百子踔厲風發率常屈其座
人名聲大振一時皆慕與之交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

門下交口薦譽之貞元十九年由藍田尉拜監察御史
順宗即位拜禮部員外郎遇用事者得罪例出爲刺史
未至又例貶州司馬居閑益自刻苦務記覽爲詞章汎
濫停蓄爲深博無涯涘而自肆於山水間元和中嘗例
召至京師又偕出爲刺史而子厚得柳州既至歎曰是
豈不足爲政邪因其土俗爲設教禁州人順賴其俗以
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子本相侔則沒爲奴婢子厚與設
方計悉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傭足相當則
使歸其質觀察使下其法於它州比一歲免而歸者且
千人衡湘以南爲進士者悉以子厚爲師其經承子厚

口講指畫爲文詞者悉以法度可觀其召至京師而復
爲刺史也中山劉夢得禹錫亦在遣中當詣播州子厚
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吾不忍夢得之窮
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母子俱往理請於朝將拜疏
願以柳易播雖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夢得事白上者
夢得於是改刺連州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
巷相慕悅酒食游戲相徵逐詡詡強笑語以相取下握
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眞若可
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穽
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夷

狄所不忍爲而其人自視以爲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
以少媿矣子厚前時少年勇於爲人不自貴重顧藉謂
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既退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
推挽故卒死于窮裔材不爲世用道不行於時也使子
厚在臺省時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斥
斥時有人力能擧之且必復用不窮然子厚斥不久窮
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
於後如今無疑也雖使子厚得所願爲將相於一時以
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子厚以元和十四年
十一月八日卒年四十七以十五年七月十日歸葬萬

年先人墓側子厚有子男二人長曰周六始四歲季曰周七子厚卒乃生女子二人皆幼其得歸葬也費皆出觀察使河東裴君行立行立有節槩立然諾與子厚結交子厚亦為之盡竟賴其力葬子厚於萬年之墓者舅弟盧遵遵涿人性謹順學問不厭自子厚之斥遵從而家焉逮其死不去既往葬子厚又將經紀其家庶幾有始終者銘曰

是惟子厚之室既固既安以利其嗣人

文變

南陽樊紹述墓誌銘　韓

樊紹述既卒且葬愈將銘之從其家求書得書號魁紀公者三十卷曰樊子者又三十卷春秋集傳十五卷表牋狀策書序傳記紀誌說論今文讚銘凡二百九十一篇道路所遇及器物門里雜銘二百二十賦十詩七百一十九曰多矣哉古未嘗有也然而必出於己不襲蹈前人一言一句又何其難也出必入仁義其富若生蓄萬物必具海含地負放恣橫從無所統紀然而不煩於繩削而自合也嗚呼紹述於斯術其可謂至於斯極者矣生而其家貴富長而不有其藏一錢妻子告不足顧且笑曰我道蓋是也皆應曰然無不意滿嘗以金部郎中告哀南方還言某師不治罷之以此出為緜州刺史一年徵拜左司郎中又出刺絳州緜絳之人至今皆曰于我有德以為諫議大夫命且下遂病以卒年若干紹述諱宗師父諱澤嘗帥襄陽江陵官至右僕射贈某官祖某官諱泳自祖及紹述三世皆以軍謀堪將帥策上第以進紹述無所不學於辭於聲天得也在眾若無能者嘗與觀樂問曰何如曰後當然已而果然銘曰

惟古於詞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後皆指前公相襲從漢迄今用一律寥寥久哉莫覺屬神徂聖伏道絕塞既極乃通發紀述文從字順各識職有欲求之此其躅

奇評

李元賓墓銘　韓

李觀字元賓其先隴西人也始來自江之東年二十四舉進士三年登上第又舉博學宏辭得太子校書一年年二十九客死于京師既斂之三日友人博陵崔弘禮葬之于國東門之外七里鄉曰慶義原曰嵩原友人韓愈書石以志之辭曰已虖元賓壽也者吾不知其所慕夭也者吾不知其所惡生而不淑誰謂其壽死而不朽誰謂之夭已虖元賓才高乎當世而行出乎古人已虖元賓竟何爲哉竟何爲哉

此亦變體李觀本文士而又爲韓公之友不知發之何以如此其略也

單季子墓銘　柳

單季子其人生愛書貧甚尤介特不苟受施讀經傳言其說數家推太史公班固書下到今橫豎鈎貫又且數十家通爲書號單子史纂又取諸老管莊子思晏孟下到今其術自儒墨名法至於狗彘草木凡有益於世者爲子纂又有若干家篤於閭不以仕爲事翳陝使取其書以氏名聞除太子校書某年月日死永州祁陽縣某鄉將死歎曰寧有聞而窮乎將無聞而豈乎寧介而躓乎將涵而遂乎葬某鄉後若干年柳先生來永州感其志不大於世求其墓以石銘銘曰

閔其獨豈其辱

簡質發

故霸州文安縣主簿蘇君墓誌銘 并序 歐

有蜀君子曰蘇君諱洵字明允眉州眉山人也君之行義修於家信於鄉里聞於蜀之人久矣當至和嘉祐之間與其二子軾轍偕至京師翰林學士歐陽修得其所著書二十二篇獻諸朝書既出而公卿士大夫爭傳之其二子舉進士皆在高等亦以文學稱於時眉山在西南數千里外一日父子隱然名動京師而蘇氏文章遂擅天下君之文博辯宏偉讀者悚然想見其人既見而温温似不能言及即之與居愈久而愈可愛間而出其所有愈叩而愈無窮嗚呼可謂純明篤實之君子也曾

祖諱祜祖諱杲父諱序贈尚書職方員外郎三世皆不顯職方君三子曰澹曰渙皆以文學舉進士而君少獨不喜學年已壯猶不知書職方君縱而不問鄉閭親族皆怪之或問其故職方君笑而不答君亦自如也年二十七始大發憤謝其素所往來少年閉戶讀書為文辭歲餘舉進士再不中又舉茂材異等不中退而歎曰此不足為吾學也悉取所為文數百篇焚之益閉戶讀書絕筆不為文辭者五六年乃大究六經百家之說以考質古今治亂成敗聖賢窮達出處之際得其粹精涵畜充溢抑而不發久之慨然曰可矣由是下筆頃刻數千言其縱橫上下出入馳驟必造於深微而後止蓋其禀也厚故發之遲志也慤故得之精自來京師一時後生學者皆尊其賢學其文以為師法以其父子俱知名故號老蘇以別之初修為上其書召試紫微閣辭不至遂除試秘書省校書郎會太常修纂建隆以來禮書乃以為霸州文安縣主簿使食其祿與陳州項城縣令姚闢同修禮書為太常因革禮一百卷書成方奏未報而君以疾卒實治平三年四月戊申也享年五十有八天子聞而哀之特贈光祿寺丞勑有司具舟載其喪歸于蜀君娶程氏大理寺丞文應之女生三子曰景先早卒軾

今為殿中丞直史館轍權大名府推官三女皆早卒孫曰邁曰遲有文集二十卷謚法三卷君善與人交急人患難死則卹養其孤鄉人多德之蓋晚而好易曰易之道深矣汩而不明者諸儒以附會之說亂之也去之則聖人之旨見矣作易傳未成而卒治平四年十月壬申葬于彭山之安鎮鄉可龍里君生于遠方而學又晚成常歎曰知我者惟吾父與歐陽公也然則非余誰宜銘

銘曰

蘇顯唐世實欒城人以宦留眉蕃蕃子孫自其高曾鄉里稱仁偉歟明允大發於文亦既有文而又有子其存不朽其嗣彌昌嗚呼明允可謂不亡

湖州長史蘇君墓誌銘并序

歐

故湖州長史蘇君有賢妻杜氏自君之喪布衣蔬食居數歲提君之孤子敘其平生文章走南京號泣于其父太子太師以告於予曰吾夫屈於生猶可伸於死其父太子太師以告於予予爲集次其文而序之以著君之大節與其所以屈伸得失以深誚世之君子當爲國家樂育賢材者且悲君之不幸其妻卜以嘉祐元年十月某日葬君于潤州丹徒縣義里鄉檀山里石門村又號泣于其父曰吾夫屈於人間猶可伸於地下於是杜公及君之子泌皆以書來乞銘以葬君諱舜欽字子美其上世居蜀後徙開封爲開封人自君之祖諱易簡以文章有名太宗時承旨翰林爲學士參知政事官至禮部侍郎父諱耆官至工部郎中直集賢院君少以父蔭補太廟齋郎調滎陽尉非所好也已而鎖其廳去舉進士中第改光祿寺主簿知蒙城縣丁父憂服除知長垣縣遷大理評事監在京樓店務君狀貌奇偉慨然有大志少好古工爲文章所至皆有善政官于京師位雖卑數上疏論朝廷大事敢道人之所難言范文正公薦君召試得集賢校理自元昊反兵出無功而天下殆於久安尤困兵事天子奮然用三四大臣欲盡革衆弊以紓民於是時范文正公與今富丞相多所設施而小人不便顧人主方信用思有以撼動未得其根以君文正公之所薦而宰相杜公壻也乃以事中君坐監進奏院祠神奏用市故紙錢會客爲自盜除名君名重天下所會客皆一時賢俊悉坐貶逐然後中君者喜曰吾一舉網盡之矣其後三四大臣繼罷去天下事卒不復施爲君攜妻子居蘇州買水石作滄浪亭日益讀書大涵肆於六經而時發其憤悶於歌詩至其所激往往驚絕又喜行狎書皆可愛故其雖短章醉墨落筆爭爲人所傳天下之士聞其名而慕見其所傳而喜往揖其貌而竦聽其論而驚以服久與其居而不能捨以去也居數年復得湖州長史慶曆八年十二月某日以疾卒于蘇州享年四十有一君先娶鄭氏後娶杜氏三子長曰泌將作監主簿次曰液曰激二女長適前進士陳紘次尚幼初君得罪時以奏用錢爲盜無敢辨其冤者自君卒後天子感悟凡所被逐之臣復召用皆顯列于朝而至今無復爲君言者宜其欲求伸於地下也宜予述其得罪以死之詳而使後世知其有以也既又長言以爲之辭庶幾并寫予之所以哀君者其辭曰

謂爲無力兮孰擊而去之謂爲有力兮胡不反子之歸

豈彼能兮此不爲善百舉而不進兮一毀落世以顛擠荒孰問兮杳難知嗟子之中兮有韞而無施文章發耀兮星日光輝雖冥冥以掩恨兮不昭昭其永垂

正虛

尹師魯墓誌銘

歐

師魯河南人姓尹氏諱洙然天下之士識與不識皆稱之曰師魯蓋其名重當世而世之知師魯者或推其文學或高其議論或多其材能至其忠義之節處窮達臨禍福無愧于古君子則天下之稱師魯者未必盡知之師魯爲文章簡而有法博學彊記通知今古長於春秋其與人言是是非非務窮盡道理乃已不爲苟止而妄隨而人亦罕能過也遇事無難易而勇於敢爲其所以見稱於世者亦所以取嫉於人故其卒窮以死師魯少舉進士及第爲絳州正平縣主簿河南府戶曹參軍邵武軍判官舉書判拔萃遷山南東道掌書記知伊陽縣王文康公薦其才召試充館閣校勘遷太子中允天章閣待制范公貶饒州諫官御史不肯言師魯上書言仲淹臣之師友願得俱貶貶監郢州酒稅又徙唐州遭父喪服除復得太子中允知河南縣趙元昊反陝西用兵大將爲懷敏奏起爲經略判官師魯雖用懷敏辟而尤爲經略使韓公所深知其後諸將敗於好水韓公降知秦州師魯亦徙通判濠州久之韓公奏得通判秦州遷知涇州又知渭州兼涇原路經略部署坐城水洛與邊臣異議徙知晉州又知潞州爲政有惠愛潞州人至今

門之累遷官至起居舍人直龍圖閣師魯當天下無事時獨喜論兵爲叙燕息戍二篇行于世自西兵起凡五六歲未嘗不在其間故其論議益精密而於西事尤習其詳其爲兵制之說述戰守勝敗之要盡當今之利害又欲訓土兵代戍卒以減邊用爲禦戎長久之策皆未及施爲而元昊臣西兵解嚴師魯亦去而得罪矣然則天下之稱師魯者於其材能亦未必盡知之也初師魯在渭州將吏有違其節度者欲按軍法斬之而不果其後吏至京師上書訟師魯以公使錢貸部將貶崇信軍節度副使徙監均州酒稅得疾無醫藥舁至南陽求醫

疾革隱几而坐顧稚子在前無甚憐之色與賓客言終不及其私享年四十有六以卒師魯娶張氏某縣君有兄源字子漸亦以文學知名前一歲卒師魯凡十年間三貶官喪其父又喪其兄有子四人連喪其三女一適人亦卒而其身終以貶死一子三歲四女未嫁家無餘貲客其喪于南陽不能歸平生故人無遠邇皆往賻之然後妻子得以其柩歸河南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先塋之次余與師魯兄弟交嘗銘其父之墓矣故不復次其世家焉銘曰

藏之深固之密石可朽銘不滅　盧變文貫

梅聖俞墓誌銘并序　歐

嘉祐五年京師大疫四月乙亥聖俞得疾臥城東汴陽坊明日朝之賢士大夫往問疾者騶呼屬路不絕城東之人市者廢行者不得往來咸驚顧相語曰茲坊所居大人誰邪何致客之多也居八日癸未聖俞卒於是賢士大夫又走弔哭如前日益多而其尤親且舊者相與聚而謀其後事自丞相以下皆有以賻恤其家粵六月甲申其孤增載其柩南歸以明年正月丁丑葬于某所聖俞字也其名堯臣姓梅氏宣州宣城人也自其家世頗能詩而從父詢以仕顯至聖俞遂以詩聞自武夫貴

戚童兒野叟皆能道其名字雖妄愚人不能知詩義者直曰此世所貴也吾能得之用以自矜故求者日踵門而聖俞詩遂行天下其初喜爲清麗閒肆平淡久則涵演深遠間亦琢刻以出怪巧然氣完力餘益老以勁其應于人者多故辭非一體至于它文章皆可喜非如唐諸子號詩人者僻固而狹陋也聖俞爲人仁厚樂易未嘗忤於物至其窮愁感憤有所罵譏笑謔一發於詩然用以爲驩而不怨懟可謂君子者也初在河南王文康公見其文歎曰二百年無此作矣其後大臣屢薦宜在館閣嘗一召試賜進士出身餘輙不報嘉祐元年翰林

學士趙槩等十餘人列言于朝曰梅某經行修明願得留與國子諸生講論道德作爲雅頌以歌詠聖化乃得國子監直講三年冬祫于太廟御史中丞韓絳言天子且親祠當更制樂章以薦祖考惟梅某爲宜亦不報聖俞初以從父蔭補太廟齋郎歷桐城河南河陽三縣主簿以德興縣令知建德縣又知襄城縣監湖州鹽稅簽署忠武鎮安兩軍節度判官監永濟倉國子監直講累官至尚書都官員外郎嘗奏其所撰唐載二十六卷多補正舊史闕繆乃命編修唐書書成未奏而卒享年五十有九曾祖諱遠祖諱邈皆不仕父諱讓太子中舍致仕贈職方郎中母曰仙遊縣太君束氏又曰清河縣太君張氏初娶謝氏封南陽縣君再娶刁氏封某縣君子男五人曰增曰墀曰坰曰龜兒一早卒女二人長適太廟齋郎薛通次尚幼聖俞學長於毛氏詩爲小傳二十卷其文集四十卷注孫子十三篇余嘗論其詩曰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蓋非詩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聖俞以爲知言銘曰

不戚其窮不困其鳴不躓于艱不履于傾養其和平以發厥聲震越渾鍠衆聽以驚以揚其清以播其英以成其名以告諸冥

一準貞曜誌

馬氏女雷五葬誌

柳

馬室女雷五父曰師儒業進士雷五生巧慧異甚凡事絲纊文繡不類人所爲者余覩之甚駭家貧歲不易衣而天姿潔清修嚴恒若簪珠璣衣紈縠寥然不易爲塵垢雜年十五病死後二日葬永州東郭東里以其姨母爲妓於余也將死曰吾聞柳公嘗巧我惠我今不幸死矣安得公之文志我葬其父扐不敢以云葬之日余乃聞焉既而因爲攻石之後也遂爲砂書玄塼追而納諸墓

馬少監墓誌銘　韓

君諱繼祖，司徒贈太師北平莊武王之孫，少府監贈太子少傅諱暢之子。生四歲，以門功拜太子舍人，積三十四年，五轉而至殿中少監，年三十七以卒。有男八人，女二人。始余初冠，應進士貢在京師，窮不自存，以故人稚弟拜北平王於馬前，王問而憐之，因得見於安邑里第。王軫其寒飢，賜食與衣，召二子使為之主，其季遇我特厚，少府監贈太子少傅者也。姆抱幼子立側，眉眼如畫，髮漆黑，肌肉玉雪可念，殿中君也。當是時，見王於北亭，猶高山深林鉅谷，龍虎變化不測，傑魁人也。退見少傅，翠竹碧梧，鸞鵠停峙，能守其業者也。幼子娟好靜秀，瑤環瑜珥，蘭茁其牙，稱其家兒也。後四五年，吾成進士，去而東遊，哭北平王於客舍。後十五六年，吾為尚書都官郎，分司東都，而分府少傅卒，哭之。又十餘年，至今哭少監焉。嗚呼！吾未耄老，自始至今，未四十年，而哭其祖子孫三世，于人世何如也！人欲久不死，而觀居此世者，何也。

此歐文貢父升張應之諸作之祖

張子野墓誌銘　歐

吾友張子野既亡之二年，其弟充以書來請曰：吾兄之喪，將以今年三月某日葬于開封，不可以不銘，銘之莫如子宜。嗚呼！予雖不能銘，然樂道天下之善以傳焉，況若吾子野者，非獨其善可銘，又有平生之舊、朋友之恩，與其可哀者，皆宜見於予文，宜其來請於予也。初，天聖九年，予為西京留守推官，是時陳郡謝希深、南陽張堯夫與吾子野尚皆無恙，於時一府之士皆魁傑賢豪，日相往來，飲酒歌呼，上下角逐，爭相先後以為笑樂，而堯夫、子野退然其間，不動聲氣，衆皆指為長者。予時尚少，心壯志得，以為洛陽東西之衝，賢豪所聚者多，為適然耳。其後去洛，來京師，南走夷陵，並江漢，其行萬三四千里，山砠水厓，窮居獨遊，思從曩人，邈不可得，然雖洛人，至今皆以無無如嚮時之盛，然後知世之賢豪不常聚，而交游之難得，為可惜也。初在洛時，已哭堯夫而銘之，其後六年，又哭希深而銘之，今又哭吾子野而銘，於是又知非徒相得之難，而善人君子，欲使幸而久在於世，亦不可得。嗚呼，可哀也已！子野之世，曰贈太子太師諱某，曾祖也；宣徽北院使、樞密副使、累贈尚書令諱遜，皇祖也；尚書比部郎中諱敏中，皇考也。曾祖妣李氏，隴西

府夫人祖妣宋氏昭應郡夫人孝章皇后之妹也妣李氏永安縣太君了野家聯后姻世久貴仕而被服操履甚於寒儒好學自力善筆札天聖二年舉進士歷漢陽軍司理參軍開封府咸平主簿河南法曹參軍王文康公錢思公謝希深與今參知政事宋公咸薦其能改著作佐郎監鄭州酒稅知閬州閬中縣就拜祕書丞秋浦知亳州鹿邑縣寶元二年二月丁未以疾卒于官享年四十有八子伸卿社掌坐次從次幼未名女五人一適人矣妻劉氏長安縣君了野爲人外雖愉怡中自刻苦遇人渾渾不見圭角而志守端直臨事敢決平居酒半

駭冠垂頭氣然禿且白矣子罔已悲其早衰而遂止於此皆其中亦有不自得者邪了野諱先其上世博州高堂人自曾祖已來家京師而葬開封今爲開封人也銘曰

嗟夫子野質厚材良孰壯其享孰短其長豈其中有不自得而外物有以戕開封之原新里之鄉三世于此其歸其藏

貫簡燮

廣平郡太君張氏墓誌銘 并序　歐

故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贈禮部尚書龔李楊氏之夫人曰廣平郡太君張氏其先青州人後徙爲開封人也楊公諱大雅以文行知名於時號有清節夫人佐公以勤儉治其家教子弟和宗族皆有法公以明道元年四月某日薨後二十有四年至和二年六月某日夫人以疾卒于高郵以嘉祐元年十二月某日葬于杭州錢塘縣履泰鄉湖西村靈隱山祖塋之西夫人曾祖嗣當五代之亂不顯祖平舉江淮太宗皇帝爲晉王署平押衙爲人剛果有智謀以此尤見親信官至三司鹽鐵使

父從古莊宅副使景德中以殿直從李繼隆軍擊契丹繼隆戰敗從古入見陳繼隆所以敗之狀其言甚辯稱旨會宜州蠻叛乃以從古爲供奉官守宜州從古招降叛蠻秩滿罷去以內殿崇班焉屬代之蠻復叛攻宜州斬屬而去告邊吏曰得張侯守宜州我則聽命即復遣從古守宜州凡七年蠻無事徙知澧州而宜州人陳進反攻嶺南驛召從古以爲巡撫副使與賊戰象州斬首萬餘級已破進留宜州以疾卒宜人爲立廟于州並韓姿烺慶曆中蠻賊區希範攻宜桂轉運使杜杞禱兵于廟下更其名曰制勝嶺至今宜人祠之蓋楊氏自漢以

來世有令譽追公于餘歲常有顯人而張氏咸烈信于
一方楊氏以德張氏以功合二族之美而夫人為淑女
為賢婦冊享年六十以壽終公先娶譚南縣君張氏生
子二人曰湝虞部員外郎曰湉殿中丞女三人長適國
子博士袁成師次大理寺丞李縱次殿中丞溫嗣良夫
人生子男四人曰涿大理寺丞曰漸秘書郎曰沆太子
中舍曰渢衛尉寺丞有女一人歸于修女之適李氏者
今封武原縣太君餘女及瀛泳漸皆先夫人而亡孫男
十四人嗚呼惟德與功與賢法皆宜銘銘曰
有邑清河遂開其邦又徙南陽皆以夫榮後用子封京
兆廣平宜其夫子有淑其聲子孫之思考德有銘

南陽縣君謝氏墓誌銘　歐

慶曆四年秋予友宛陵梅聖俞來自吳興出其哭內之
詩而悲曰吾妻謝氏亡矣丐我以銘而葬焉予未暇作
居一歲中書七八至未嘗不以謝氏銘為言且曰吾妻
故太子賓客諱濤之女希深之妹也希深父子為時聞
人而世顯榮謝氏生於盛族年二十以歸吾凡十七年
而卒卒之夕斂以嫁時之衣甚矣吾貧可知也然謝氏
怡然處之治其家有常法其飲食器皿雖不及豐侈而
必精以旨其衣無故新而浣濯縫紉必潔以完所至官
舍雖庳陋而庭宇灑掃必肅以嚴其平居語言容止必
怡然以和吾窮於世久矣其出而幸與賢士大夫遊而樂
入則見吾妻之怡怡而忘其憂使吾不以富貴貧賤累
其心者抑吾妻之助也吾嘗與士大夫語謝氏多從戶
屏竊聽之間則盡能商榷其人才能賢否及時事之得
失皆有條理吾官吳興或自外醉而歸必問曰今日孰
與飲而樂乎聞其賢者也則悅否則歎曰吾所交皆一
時賢儁豈其屈己下之耶惟以道德焉故合者尤寡今
與是人飲而歡邪是歲南方旱仰見飛蝗而歎曰今西
兵未解天下重困盜賊暴起於江淮而天旱且蝗如此
我為婦人死而得君葬我幸矣其所以能安居貧而不

固者其性識明而知道理多此類嗚呼其生也迫吾之貧而沒也又無以厚焉謂惟文字可以著其不朽且其平生尤知文章謂可貴殁而得此庶幾以慰其魂且塞予悲此吾所以請銘於子之勤也若此予忍不銘夫人享年三十七用夫恩封南陽縣君一男一女以其年七月七日卒于高郵梅氏世葬宛陵以貧不能歸也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潤州之某縣某原銘曰

高崖斷谷兮京口之原山蒼水深兮土厚而堅居之可樂兮卜者曰然骨肉雖土兮魂氣則天何必故鄉兮然後爲安

北海郡君王氏墓誌銘　歐

太常丞致仕吳君之夫人曰北海郡君王氏濰州北海人也皇考諱汀舉明經不中後爲本州助教夫人年二十三歸于吳氏天聖元年六月二日以疾卒享年三十有七夫人爲人孝順儉勤自其幼時凡於女事其保傅皆曰教而不勞組紃織紝其諸女皆曰巧莫可及其歸於吳氏也其母曰自吾女適人吾之內事無所助而吳氏之姑曰自吾得此婦吾之內事不失時及其卒也太常君曰舉吾里中有賢女者莫如王氏於是娶其女弟以爲繼室而今夫人戒其家曰凡吾吳氏之內事惟吾

女兄之法是守至今而不敢失夫人有賢子曰奎字長文初舉明經爲殿中丞後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今爲翰林學士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夫人初用子恩追封福壽縣君其後長文貴顯以夫人爲請天子曰近臣吾所寵也有請其可不從乃特追封夫人爲北海郡君長文號泣頓首曰臣奎不幸竊享厚祿不得及其母而天子寵臣以此俾以報其親臣奎其何以報當是時朝廷之士大夫吳氏之鄉黨鄰里皆咨嗟歎息曰吳氏有子矣嘉祐四年冬長文請告于朝將以明年正月丁酉葬夫人于鄆州之魚山夫人生三男曰奎奄胄今夫人

生一男曰參女三人孫男女九人曾孫女二人銘曰
垒顯矣奄早亡胄與參仕方强以一子奕一⋯⋯不
及發有光孫曾多有後愈昌

此銘與前作六人皆是善生發處此是作女
人文字之法也

文編卷之六十三

武進唐順之應德甫選　後學長洲陳元素訂

墓表　傳

唐故給事中皇太子侍讀陸文通先生墓表 柳
胡先生墓表 歐
連處士墓表 歐
處士征君墓表 王
石曼卿墓表 歐
尚書屯田員外郎贈兵部員外郎錢君墓表 歐
集賢校理丁君墓表 歐
尚書屯田員外郎張君墓表 歐
河南府司錄張君墓表 歐
太常博士周君墓表 歐
內殿崇班薛君墓表 歐
春縣令歐君墓表 王
尚侍御常公墓表 王
貴池主簿沈君墓表 王
瀧岡阡表 歐
清河郡公房公墓碣銘 韓
唐河中府法曹張君墓碣銘 韓

故御史周君碣　柳

黃寇列傳　後漢

何蕃傳　韓

安重誨傳　歐

巢谷傳　小蘇

圬者王承福傳　韓

毛穎傳　韓

種樹郭橐駝傳　柳

梓人傳　柳

六一居士傳　歐

許氏世譜　王

好文

唐故給事中皇太子侍讀陸文通先生墓表

孔子作春秋千五百年以名為傳者五家今用其三焉秉觚牘焦思慮以為論注疏說者百千人矣攻訐狠怒以辭氣相擊排冒沒者其為書處則充棟宇出則汗牛馬或合而隱或乖而顯後之學者窮老盡氣左視右顧莫得而本則專其所學以訾其所異黨枯竹護朽骨以至於父子傷夷君臣詆悖者前世多有之甚矣聖人之難知也有吳郡人陸先生質以其師友天水啖助洎趙匡能知聖人之旨故春秋之言及是而光明使庸人小童皆可積學以入聖人之道傳聖人之教是其德豈不後大矣哉先生字某既讀書得制作之本而獲其師友於是合古今散同異聯之以言累之以文蓋講道者二十年書而志之者又十餘年其事大備為春秋集注十篇辯疑七篇微指二篇明章大中發露公器其道以生人為主以堯舜為的苞羅旁魄膠轕下上而不出於正其法以文武為首以周公為翼揖讓升降好惡喜怒而不過乎物既成以授世之聰明之士使陳而明之故其書出焉而先生為巨儒用是為天子爭臣尚書郎國子博士給事中皇太子侍讀皆得其道刺二州守人知仁

永貞年侍東宮言其所學為古君臣圖以獻而道達乎上是歲嗣天子踐祚而理尊優師儒先生以疾聞臨問加禮其月日終于京師某月日葬于某郡某里嗚呼先生道之存也以書不及施於政道之行也以言不及覩其理門人世儒是以增慟將葬以先生為能文聖人之書通于後世遂相與謚曰文通先生後若干祀有學其書者過其墓哀其道之所由乃作石以表碣

癸

胡先生墓表

歐

先生諱瑗字翼之姓胡氏其上世爲陵州人後爲泰州如皋人先生爲人師言行而身化之使誠明者達昏愚者勵而頑傲者革故其爲法嚴而信爲道久而尊師道廢久矣自景祐明道以來學者有師惟先生暨泰山孫明復石守道三人而先生之徒最盛其在湖州之學弟子去來常數百人各以其經轉相傳授其教學之法最備行之數年東南之士莫不以仁義禮樂爲學慶曆四年天子開天章閣與大臣講天下事始慨然詔州縣皆立學於是建太學於京師而有司請下湖州取先生之

法以爲太學法至今爲著令後十餘年先生始來居太學學者自遠而至太學不能容取旁官署以爲學舍禮部貢舉歲所得士先生弟子十常居四五其高弟者知名當時或取甲科居顯仕其餘散在四方隨其人賢愚皆循循雅飭其言談舉止遇之不問可知爲先生弟子其學者相語稱先生不問可知爲胡公也先生初以白衣見天子論樂拜秘書省校書郎辟丹州軍事推官改密州觀察推官丁父憂去職服除爲保寧軍節度推官遂居湖學召爲諸王宮教授以疾免已而以太子中舍致仕遷殿中丞於家皇祐中驛召至京師議樂復以爲大理評事兼太常寺主簿又以疾辭歲餘爲光祿寺丞國子監直講乃居太學遷大理寺丞賜緋衣銀魚嘉祐元年遷太子中允充天章閣侍講仍居太學已而病不能朝天子數遣使者存問又以太常博士致仕東歸之日太學之諸生與朝廷賢士大夫送之東門執弟子禮路人嗟歎以爲榮以四年六月六日卒于杭州享年六十有七以明年十月五日葬于烏程何山之原其世次官邑與其行事莆陽蔡君謨且誌于幽堂嗚呼先生之德在乎人不待表而見於後世然非此無以慰學者之思乃揭于其墓之原六年八月三日廬陵歐陽修述

簡變虛

連處士墓表　　　歐

連處士應山人也以一布衣終于家而應山之人至今思之其長老教其子弟所以孝友恭謹禮讓而溫仁必以處士爲法曰爲人如連公足矣其矜寡孤獨凶荒飢饉之人皆曰自連公亡使吾無所告依而生以爲恨嗚呼處士居應山非有政令恩威以親其人而能使人如此其所謂行之以躬不言而信者歟處士諱舜賓字輔之其先閩人自其祖光裕嘗爲應山令後爲磁郢二州推官卒而反葬應山遂家焉處士少舉毛詩一不中而其父正以疾廢于家處士供養左右十餘年因不復仕

進父卒家故多貲悉散以賙鄉里而教其二子以學曰此吾貲也歲飢出穀萬斛以糶而市穀之價卒不能增及旁近縣之民皆賴之盜有竊其牛者官爲捕之甚急盜窮以牛自歸處士爲之愧謝曰煩爾送牛厚遺以遣之嘗以事之信陽遇盜於西關左右告以處士盜曰此長者不可犯也捨之而去處士有弟居雲夢往省之得疾而卒以其柩歸應山應山之人去縣數十里迎哭爭負其柩以還過縣市市人皆哭爲之罷市三日曰當爲連公行喪處士生四子曰庶庠庸膺其二子教以學者後皆舉進士及第今庶爲壽春令庠爲宜城令處士以

天聖八年十二月某日卒慶曆二年某月日葬于安陸蔽山之陽自卒至今二十年應山之長老識處士者與其縣人嘗賴以爲生者往往尚皆在其子弟後生聞處士之風者尚未遠使更三四世至于孫曾其所傳聞有時而失則懼應山之人不復能知處士之詳也乃表其墓以告于後人八年閏正月一日廬陵歐陽修述

處士征君墓表　王

淮之南有善士二人皆居於真州之揚子杜君者寓於醫筮貧富貴賤請之輒往與之財非義輒謝而不受時窮空歲不能以自存而未嘗有不足之色喜言性命之理而其心曠然無累於物而予嘗與之語久之而不厭也、徐君忠信篤實遇人至謹雖疾病召筮不正衣巾不見寓於筮日得百數十錢則止不更筮也能爲詩亦好屬文有集若干卷、兩人者以醫筮故多爲賢士大夫所知、而征君獨不聞於世、征君者諱某字某事其母夫人至孝居鄉里恂恂恭謹樂振人之窮急而未嘗與人校曲直好蓄書能爲詩有子五人而教其三人爲進士某今爲某官某今爲某官某亦再貢於鄉征君與兩人者相爲友至驩而莫逆也、兩人者皆先征君以死、而征君以某年某月某甲子終于家、年七十七、嗟古者一鄉之善士必有以貴於一鄉一國之善士必有以貴于一國此道亡也久矣余獨私愛夫三人者而樂爲好事者道之而征君之子又以請于、是書以遺之使之鑱諸墓上、杜君諱嬰字大和、徐君諱仲堅字某、

石曼卿墓表　歐

曼卿諱延年、姓石氏、其上世爲幽州人、幽州入于契丹、其祖自成始以其族閒走南歸、天子嘉其來、將祿之、不可、乃家于宋州之宋城、父諱補之、官至太常博士、幽燕俗勁武、而曼卿少亦以氣自豪、讀書不治章句、獨慕古人奇節偉行非常之功、視世俗屑屑無足動其意者、自顧不合於時、乃一混以酒、然好劇飲大醉、頹然自放、由是益與時不合、而人之從其遊者、皆知愛曼卿落落可奇、而不知其才之有可用也、年四十八、康定二年二月四日以太子中允秘閣校理卒于京師、曼卿少舉進士不中、真宗推恩三舉進士皆補奉職、曼卿初不肯就、張文節公素奇之、謂曰、母老乃擇祿耶、曼卿矍然起就之、遷殿直、久之改太常寺太祝、知濟州金鄉縣、歎曰、此亦可以爲政也、縣有治聲、通判乾寧軍、丁母永安縣君李氏憂、服除、通判永靜軍、皆有能名、充館閣校勘、累遷大理寺丞、通判海州、還爲校理、莊獻明肅太后臨朝、曼卿上書請還政天子、其後太后崩、范諷以言見幸、引嘗言太后事者、遽得顯官、欲引曼卿、曼卿固止之、乃已、自契丹通中國、德明盡有河南、而臣屬、遂務休兵養息、天下晏然、內外弛武三十餘年、曼卿上書言十事、不報、已而元

吳反、西方用兵、始思其言、召見、稍用其說、籍河北河東
陝西之民得鄉兵數十萬、曼卿奉使籍兵河東還、稱吉
賜緋衣銀魚、天子方思盡其才而且病矣、既而聞邊將
有欲以鄉兵扞賊者、笑曰、此得吾粗也、夫不教之兵、勇
怯相雜、若怯者見敵而動、則勇者亦牽而潰矣、今或不
暇教、不若募其敢行者、則人人皆勝兵也、其視世事蔑
若不足爲、及聽其施設之方、雖精思深慮不能過也、狀
貌偉然、喜酒自豪、若不可繩以法度、退而質其平生趣
舍大節、無一悖于理者、遇人無賢愚皆盡忻歡、及闇而
可不、天下是非善惡、當其意者無幾人、其爲文章勁健

稱其意氣、有子濟、滋、天子聞其喪、官其一子、使祿其家
既卒之三十七日葬于太清之先塋、其友歐陽修表於
其墓曰
嗚呼曼卿、寧自混以爲高、不少屈以合世、可謂自重之
士矣、士之所負者愈大、則其自顧也愈重、自顧愈重則
其合愈難、然欲與共大事立奇功、非得難合自重之士
不可爲也、古之魁雄之人、未始不負高世之志、故寧或
毀身汚迹、卒困於無聞、或老且死而幸一遇、猶克少施
於世、若曼卿者、非徒與世難合而不克所施、亦其不幸
不得至乎中壽、其命也夫、其可哀也夫、

尚書屯田員外郎贈兵部員外郎錢君墓表

君諱冶、字良範、姓錢氏、世爲彭城人、後徙吳興、自君之
七世祖賀又徙常州之武進、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
當唐末五代、錢氏起餘杭、據浙東西爲吳越王、於是時、
常州或屬江南、或屬吳越、而武進錢氏獨不顧、方以儒
學廉讓行于鄉里、連三世不仕、宋興、取江南、常州歸于
有司、君始以州進士舉中景祐二年甲科、試秘書省校
書郎、爲揚州廣陵、潮州海陽縣令、遷寧國軍節度推官
監黃州麻城茶場、遂知縣事、遷著作佐郎、知蘄州蘄水
懷安軍金堂縣、又遷秘書丞、知泰州如皋縣、再遷屯田

員外郎、通判宣州、未行、明道二年六月十一日以疾卒
于家、享年五十有二、君少好學、能爲文辭、家貧、其母賢、
嘗躬織紝以資其學問、每夜讀書、母爲滅燭止之、君陽
臥、母且睡、輒復起讀、州舉進士第一、試禮部高第、遂中
甲科、爲吏長於決獄、歷六縣、皆有能政、潮州自五代時
劉氏暴殘其民、君爲海陽、經年、民歸業者千餘戶、由是
海陽升爲大縣、潮之大姓某氏火、迹其來自某家、吏捕
訊之、某家號冤不服、太守刁湛曰、獄非錢君不可、君問
大姓得火所發狀、足驗之、疑里仇家物、因率吏入仇家
取狀、折足、合之皆是、仇人即服曰、火自我出、然故遺其

迹其家者、欲自免也、其家誠冤、君即日出其家獄、致仇人以法、舉州稱爲神明、其佐宣州數決大獄、及旁及郡獄有疑者皆歸決於君、工部侍郎麥策知宣州尤稱君文學曰、吏事不足汚子、當以文章居臺閣、欲薦其史未及而策卒、初宣州官歳市茶于涇縣、命君主之、策子不肖以惡茶數千斤入于官、君立焚之以白策、策益以此知君、策卒、君歎曰、世無知我者矣、在麻城以祭謀歳增五倍、遂遷著作、金堂故多盜、君以伍保藉民察其出入、凡爲盜者許其徒告以贖罪、盜遂止、會甘露降其縣、明年麥禾大稔、麥一莖五岐、禾一莖五穗者、縣人以爲君

政所致、謂之錢公三瑞、君歎曰、吾知治民爾、瑞豈吾致哉、縣人爲君立生祠、如皋民不蠶桑、以鹽爲生、君曰、使民足以衣食、鹽猶農也、乃悉求鹽利害爲條目、民便其利而鹽最增、積以石數者至四十五萬、君在如皋時年五十、或歎其仕不達、君曰、使吾政行於民、是達也、蔡文忠公爲御史中丞、數欲引君爲御史、會君卒、君平生所爲文章三百餘篇、號曰晦書、君之皇考贈殿中丞、母諸葛氏封萬年縣太君、徙封福昌、娶蔣氏、初封樂安縣君、又封福清、子男五人、曰公餗、公瑾、公輔、公儀、公佐、蔣氏有賢行、自君之卒、日以君所爲勗其五子以學、蔣氏後

君二十年以卒、卒時公瑾公輔皆以進士及第、公瑾爲新鄭尉、公輔以文章知名當世、爲太常丞集賢校理、錢氏自其祖寶徙武進、其居與葬皆在其縣之遵教鄉敦行里、慶曆三年九月庚申、公餗等葬君于其居之東北原皇里水之北、至和二年三月壬午、以蔣夫人從、歐陽脩曰、錢姓出陸終、蓋顓頊之苗裔、始以上爲周官、久而以爲姓、自三代以來無甚顯者、至唐末錢氏多居東南、及鏐乘亂世起餘杭、有地十三州、號兼吳越而王者幾百年、而武進錢氏獨以隱德累世不顯、豈以力者如彼、而以德者如此哉、豈其盛衰遲速之理固有不同哉、武

進之錢、自寶七世至君有聞、又有賢子、不墜益彰、其孰孰止、蓋恃力者雖盛而必衰、以德者愈遲而務顯、立石刻辭、其示彌遠

整正

集賢校理丁君墓表　歐

君諱寶臣字元珍姓丁氏常州晉陵人也景祐元年舉進士及第為峽州軍事判官淮南節度掌書記杭州觀察判官改太子中允知剡縣徙知端州遷太常丞博士坐海賊儂智高陷城失守奪一官徙置黃州久之復太常丞監湖州酒稅又復博士知諸暨縣編校秘閣書籍遂為校理同知太常禮院君為人外和怡而內謹立望其容貌進趨知其君子人也居鄉里以文行稱少孤與其兄篤於友悌兄亡服喪三年曰吾不幸幼失其親兄吾父也慶曆中詔天下大興學校東南多學者而湖杭尤盛君居杭學為教授以其素所學問而自修於鄉里者教其徒久而學者多所成就其後天子患館閣職廢特置編校八員其選甚精乃自諸暨召居秘閣君治州縣聽決精明賦役有法民信而便安之其始治剡也如此後治諸暨剡鄰邑也其民聞其來讙曰此剡人愛而思之謂不可復得者也今吾民乃幸而得之而君亦以治剡者治之由是所至有聲及居閣下淡然不以勢利動其心未嘗走謁公卿與諸學士羣居恂恂人皆愛親之蓋其召自諸暨也以材行選及在館閣久而朝廷益知其賢英宗每論人物屢稱之國家自削除僭僞

東南遂無事徼兵弛備者六十餘年矣而嶺外尤甚其山海荒闊列郡數十皆為下州朝廷命吏常以一縣視之故其守無城其戍無兵一日智高乘不備陷邕州殺將吏有衆萬餘人順流而下潯梧封康諸小州所過如破竹吏民皆望而散走獨君稍率羸卒百餘拒戰殺六七人既敗亦走初賊未至君語其下曰幸得兵數千人伏小湘峽扼至險以擊驕兵可必勝也乃請兵於廣州凡九請不報又嘗得賊覘者一人斬之賊既平議者謂君文學宜居臺閣備侍從以承顧問而眇然以一儒者守空城提百十饑羸之卒當萬人卒至之賊可謂不幸而天子亦以謂縣官不素設備而責守吏不以空手捍賊宜原其情故一切輕其法而君以嘗請兵不得又能拒戰殺賊則又輕之故它失守者皆奪兩官而君奪一官已而知其賢復召用後十餘年御史知雜蘇寀受命之明日建言諸復治者前事奪其職而黜之天子知君賢不可以一眚廢而先帝已察其罪而輕之矣又數更大赦且罪無再坐然猶以御史新用故屈君使少避而不傷之也乃罷其校理歲滿所當得者即以君通判永州方待闕於晉陵以治平四年四月某甲子暴中風眩一夕卒享年五十有八累官至尚書司封員外郎階朝

奉郎勳上輕車都尉曾祖諱某祖諱某皆不仕父諱某贈尚書工部侍郎母張氏仙遊縣太君君娶饒氏封晉陵縣君先卒子男四人曰偶曰陽曰除曰隮皆舉進士曰恩兒才一歲女一人適著作佐郎集賢校理胡宗愈君既卒天子憫然推恩錄其子隅爲太廟齋郎君之平生履憂患而遭困阨處之安焉未嘗見戚戚之色其於窮達壽夭知有命固無憾於其心然知君之賢哀其志而惜其命止於斯者不能無恨也於是相與論著君之大節伐石紀辭以表見於後世庶幾以慰其思焉熙寧元年六月十四日廬陵歐陽修述

裴貫虛

尚書屯田員外郎張君墓表　歐

君諱谷字應之世爲開封尉氏人曾祖節祖遇皆不仕父炳爲鄭州原武縣主簿因留家焉今爲原武人也君舉進士及第爲河陽河南主簿蘇州觀察推官開封府士曹參軍遷著作佐郎知陽武縣通判眉州累遷屯田員外郎復知陽武縣以疾致仕卒于家享年五十有九君爲人剛介好學問事父母孝與朋友信其爲吏潔廉所至有能稱其在河南時予爲西京留守推官與謝希深尹師魯同在一府其所與游雖他掾屬賓客多材賢少壯馳騁於一時而君居其間年尚少獨苦羸病肺唾

血者已十餘年幸其疾少間輒亦從諸君飲酒諸君愛而止之君曰我豈久生者邪雖它人視君亦若不能勝朝夕者其後同府之人皆解去而希深師魯與當時少壯馳騁者喪其十八九而君癯然唾血如故後二十年始以疾卒君雖病羸而力自爲善居官爲吏未嘗廢學問多爲賢士大夫所知乃知夫康強者不可恃以久而羸弱者未必不能生雖其遲速長短相去幾何而強者不自勉哉死而泯沒於無聞弱者能自力則必有稱於後世君其是已君嘗謂予曰吾日暮人耳無所取於世也尚何區區於仕哉然吾嘗哀祿之及於親者薄若幸

得不死而官登于朝冀竊國家褒贈之寵以榮其親然後歸葬于原武之廬足矣乃益買田治室於原武以待君自河南蘇州累爲名公卿所薦乃遷著作佐郎官贈其父太子中允母宋氏京兆縣太君於是遂致仕歸于原武營其德政鄉之張固村原將葬其親卜以皇祐五年十一月某日用事前四日君亦卒遂以某日從葬于原上予與君遊久記其昔所謂予者且哀君之賢而不幸又嘉君之志信而有成於其葬也不及銘乃表於其墓君娶祝氏封華陽縣君有子曰損試將作監主簿至和二年三月七日翰林學士尚書吏部郎中知制誥充史館修撰歐陽修撰

樂貫

河南府司錄張君墓表　歐

故大理寺丞河南府司錄張君諱汝士字堯夫開封襄邑人也明道二年八月壬寅以疾卒于官享年三十有七卒之七日葬洛陽北邙山下其友人河南尹師魯誌其墓而廬陵歐陽修爲之銘以其葬之速也不能刻石乃得金谷古塼命太原王顧以丹爲隸書納于壙中嘉祐二年某月某日其子吉甫山甫改葬君于伊闕之教忠鄉積慶里君之始葬北邙也吉甫纔數歲而山甫始生余及送者相與臨穴視窆且封哭而去今年春余主試天下貢士而山甫以進士試禮部乃來告以將改葬其先君因出銘以示余蓋君之卒距今二十有五年矣初天聖明道之間錢文僖公守河南公王家子特以文學仕至貴顯所至多招集文士而河南吏屬適皆當時賢材知名士故其幕府號爲天下之盛君其一人也文僖公善待士未嘗責以吏職而河南又多名山水竹林茂樹奇花怪石其平臺清池上下荒墟草莽之間余得日從賢人長者賦詩飲酒以爲樂而君爲人靜默修潔常坐府治事省文書尤盡心於獄訟初以辟爲其府推官既罷又辟司錄河南人多賴之而守尹屢薦其材君亦工書喜爲詩閒則從余遊其語言簡而有意飲酒終

日不亂、雖醉未嘗頹墮、與之居者莫不服其德、故師魯誌之曰、飭身臨事、余嘗愧堯夫、堯夫不余愧也、始君之葬、皆以其地不善、又葬速禮不備、君夫人崔氏有賢行、能教其子、而二子孝謹克自樹立、卒能改葬君如吉卜、君其可謂有後矣、自君卒後、文僖公得罪貶死漢東、吏屬亦各引去、今師魯死且十餘年、王顧者死亦六七年矣、其送君而臨穴者及與君同府而遊者十蓋八九死矣、其幸而在者不老則病且衰、如予是也、嗚呼盛衰生死之際、未始不如是、是豈足道哉、惟爲善者能有後、而託於文字者可以無窮、故於其改葬也、書以遺其子、俾

碣于墓、且以寫余之思焉、吉甫今爲大理寺丞、知緱氏縣、山甫始以進士賜出身云、翰林學士右諫議大夫史館修撰歐陽修撰

發貫簡

太常博士周君墓表　歐

有篤行君子曰周君者、孝於其親、友於其兄弟、居父母喪與其兄某弟某居于倚廬、不飲酒食肉者三年、其言必戚、其哭必哀、除喪而癯然不能勝人事者蓋久而後復、自孔子在魯而魯人不能行三年之喪、其弟子疑以爲問、則非魯而他國可知也、孔子歿而其後世又可知也、今世之人知事其親者多矣、或居喪而不哀者有矣、生能事而死能哀、或不知喪禮者有矣、或知禮而以謂喪主於哀而已、不必合於禮者有矣、如周君者事生盡孝居喪盡哀而以禮者也、禮之失久矣、喪禮尤廢也、今

之居喪者惟仕宦婚嫁聽樂不爲、此特法令之所禁爾、其衰麻之數、哭泣之節、居處之別、飲食之變、皆莫知夫有禮也、在上位者不以身率其下、在下者無所望於其上、其遂廢矣乎、故吾於周君有所取也、君諱堯卿字子俞、道州永明縣人也、天聖二年舉進士、累官至太常博士、歷連衡二州司理參軍、桂州司錄、知高安寧化二縣、通判饒州、未行、以慶曆五年六月朔日卒于朝集之舍、享年五十有一、皇祐五年某月日葬于道州永明縣之某鄉、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贈某官、母唐氏封某縣太君、娶某氏封某縣君、君學長於毛鄭詩左氏春秋

家貧不事生産喜聚書居官祿雖薄常分俸以賙宗族朋友人有慢己者皆厚爲禮以愧之其爲吏所居皆有能政有文集二十卷君有子七人曰諭齊州司理參軍曰譔湖州歸安主簿曰謐曰諷曰謹曰諫曰誼皆未仕嗚呼孝弟一家之行也所以移於事君而忠仁於宗族而睦交於朋友而信始於一鄉推之四海表于金石示之後世而勸考君之所施者無不可以書也豈獨俾其子孫之不匱也哉

內殿崇班薛君墓表　歐

公諱塾字宗道姓薛氏資政殿學士兵部尚書簡肅公之弟薛之世德絳茲有簡肅公之誌與碑公官至內殿崇班以某年某月某日卒官于蜀州其子仲孺以其喪歸葬于絳州之正平先葬而來乞銘以誌予幸嘗紀次簡肅公之德而又得銘公其銘曰公躬直清官以材稱惟賢是似不愧其兄既葬而仲孺又來請曰銘之藏誠以永吾先君于不朽然不若碣于隧以表見于世之昭昭也予惟薛氏於絳爲著姓簡肅公於公爲兄弟而公之世德予既見之銘而其子又欲碣以昭顯于世可謂孝矣然予考古所謂賢人君子功臣烈士之所以銘見于後世者其言簡而著及後世衰言者自疑於不信始繁其文而猶患於不章又備其行事惟恐不爲世之信也若薛氏之著于絳簡肅公之信于天下而予之銘公不愧於其兄則公之銘不待繁言而信也然其行事終始予亦不敢略而誌諸墓矣今之碣者無以加焉則取其可以簡而著者書之以慰其子之孝思而信乎絳之人云

變貫簡

永春縣令歐君墓表　　歐

君諱慶字貽孫姓歐氏其上世爲韶州曲江人後徙均州之鄖鄉又徙襄州之穀城乾德二年分穀城之陰城鎭爲乾德縣建光化軍歐氏遂爲乾德人修嘗爲其縣令問其故老鄉閭之賢者皆曰有三人焉其一人曰太傅贈太師中書令鄧文懿公其一人曰尚書屯田郎中戴國忠其一人曰歐君也三人者學問出處未嘗一日不同其忠信篤於朋友孝悌稱於宗族禮義達于鄉閭乾德之人初未識學者見此三人皆尊禮而愛親之旣而皆以進士舉于鄉里而君獨黜于有司後二十年始以同三禮出身爲潭州湘潭主簿陳州司法參軍監考城酒稅遷彭州軍事推官知泉州永春縣事而鄧公已貴顯于朝君尚爲州縣吏所至上官多鄧公故舊君絕口不復道前事至終其去不知君爲鄧公友也君爲吏廉貧宗族之孤幼者皆養于家居鄉里有訟者多就君決曲直得一言遂不復爭人至于今傳之嗟夫三人之爲道無所不同至其窮達何其異也而三人者未嘗有動於其心雖乾德之人稱三人者亦不以貴賤爲異則其幸不幸豈足爲三人者道哉然而達者昭顯于一時而窮者泯沒於無述則爲善者何以勸而後世之來者何以考德於其先故表其墓以示其子孫君有子世英爲鄧城縣令世勣舉進士君以天聖七年卒享年六十有四葬乾德之西北廣節山之原

燮

寳文閣待制常公墓表　　王

右正言寳文閣待制特贈右諫議大夫汝陰常公以熙寧十年二月己酉卒以五月壬申葬臨川王某誌其墓曰公學不期言也正其行而已行不期聞也信其義而已所不取也可使貪者矜焉而非彫斵以為廉所不為也可使弱者立焉而非矯抗以為勇官之而不專居之而不赴或曰必退者也終此而已矣及為今天子所禮則出而應焉於是天子悅其至虛己而問焉使莅諫職以觀其迪己也使董學政以觀其造士也公所言乎上者無傳然皆知其忠而不阿所施乎下者無助然皆見

其正而不苟詩曰胡不萬年惜乎既病而歸死也自周道隱觀學者所取舍大抵時所好也違俗而適己獨行而特起嗚呼公賢遠矣傳載公久莫如以石石可磨也亦可泐也謂公且朽不可得也

貴池主簿沈君墓表　　王

予先君女子三人其季嫁沈子也他日有問予先君之婿而予告以沈子其知沈子之家者必曰是其父能文學他日從沈子於銅陵而遊觀其縣縣人得沈子必曰是其父能政事已而予求其父所為書於沈子沈子曰先君卒於逆旅其書悉為人取去無在者又問其政事曰吾嘗聞於祖母矣先君為池州貴池縣主簿令不能而縣大治者先君之力也嘗攝銅陵縣事縣人有兄弟爭財者先君能為辨其曲直而卒使之感痛讓財相與同居其去也兩縣人追送涕泣遠焉而後去其施設之

方則吾不得其詳也沈子述言曰先君事生嚴喪死哀而族人至於婚友無所不盡其心終身好書未嘗一日不讀而於博弈嬉戲未嘗豫也循道守官以不謟其上而幾至於殆者數矣故其仕嘗有去志而無留心唯不徇譽考富貴以卒其學問究其施設故其文章不多見而獨為士友所知其行義不博聞而獨為親黨所稱其政事不大傳而獨為邑人所記日月行矣不即論次懼將卒於無傳也吾願以此屬子矣予應曰然子之先君固賢而又有賢子其後世將必大不可使無考也於是為之論次曰君諱某字某再世家于杭州之錢塘而其

先湖州之武康人也武康之族顯久矣至唐有既濟者
爲尚書禮部員外郎左傳師爲尚書吏部侍郎贈吏部
尚書尚書生詢爲潞州刺史昭義軍節度使自昭義以
上三世皆有名迹列於國史昭義生冊爲舒州團練判
官舒州生牢江南李氏時爲饒州刺史饒州生廷蘋爲
濠州軍事推官濠州生承誨大宋爲明州定海縣主簿
累贈光祿卿光祿生玉尚書屯田郎中知眞州軍州事
君眞州之子天聖二年以進士起家楚州司法參軍再
調爲池州貴池縣主簿年三十六疾卒於京師之逆旅
夫人元氏生男子伯莊季長叔通皆爲進士而季長則

予先君之壻也君以某年某月某甲子葬眞州城北之
原蓋其行義文學政事皆知其子之言云

瀧岡阡表　歐

嗚呼惟我皇考崇公卜吉于瀧岡之六十年其子修始
克表於其阡非敢緩也蓋有待也修不幸生四歲而孤
太夫人守節自誓居窮自力於衣食以長以教俾至于
成人太夫人告之曰汝父爲吏廉而好施與喜賓客其
俸祿雖薄常不使有餘曰毋以是爲我累故其亡也無
一瓦之覆一壠之植以庇而爲生吾何恃而能自守邪
吾於汝父知其一二以有待於汝也自吾爲汝家婦不
及事吾姑然知汝父之能養也汝孤而幼吾不能知汝
之必有立然知汝父之不將有後也吾之始歸也汝父

免於母喪方逾年歲時祭祀則必涕泣曰祭而豐不如
養之薄也間御酒食則又涕泣曰昔常不足而今有餘
其何及也吾始一二見之以爲新免於喪適然耳既而
其後常然至其終身未嘗不然吾雖不及事姑而以此
知汝父之能養也汝父爲吏嘗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
吾問之則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爾吾曰生可求
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矧求而有
得邪以其有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
猶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回顧乳者劍汝而立于旁
因指而歎曰術者謂我歲行在戍將死使其言然吾不

及見兒之立也後當以我語告之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語吾耳熟焉故能詳也其施於外事吾不能知其居于家無所矜飾而所爲如此是眞發於中者邪嗚呼其心厚於仁者邪此吾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汝其勉之夫養不必豐要於孝利雖不得博於物要其心之厚於仁吾不能教汝此汝父之志也修泣而志之不敢忘先公少孤力學咸平三年進士及第爲道州判官泗綿二州推官又爲泰州判官享年五十有九葬沙溪之瀧岡太夫人姓鄭氏考諱德儀世爲江南名族太夫人恭儉仁愛而有禮初封福昌縣太君進封樂安安康彭城

三郡太君自其家少微時治其家以儉約其後常不使過之曰吾兒不能苟合於世儉薄所以居患難也其後修貶夷陵太夫人言笑自若曰汝家故貧賤也吾處之有素矣汝能安之吾亦安矣自先公之亡二十年修始得祿而養又十有二年列官于朝始得贈封其親又十年修爲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留守南京太夫人以疾終于官舍享年七十有二又八年修以非才入副樞密遂參政事又七年而罷自登二府天子推恩褒其三世故自嘉祐以來逢國大慶必加寵錫皇曾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曾祖妣累封楚國太夫人皇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祖妣累封吳國太夫人皇考崇公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皇妣累封越國太夫人今上初郊皇考賜爵爲崇國公太夫人進號魏國於是小子修泣而言曰嗚呼爲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此理之常也惟我祖考積善成德宜享其隆雖不克有於其躬而賜爵受封顯榮褒大實有三朝之錫命是足以表見於後世而庇賴其子孫矣乃列其世譜具列于碑既又載我皇考崇公之遺訓太夫人之所以教而有待於修者並揭于阡俾知夫小子修之德薄能鮮遭時竊位

而幸全大節不辱其先者其來有自熙寧三年歲次庚戌四月辛酉朔十有五日乙亥男推誠保德崇仁翊戴功臣觀文殿學士特進行兵部尚書知青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充京東東路安撫使上柱國樂安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三百戶食實封一千二百戶修表

清河郡公房公墓碣銘　韓

公諱啓字某河南人其大王父融王父琯仍父子爲宰相融相天后事遠不大傳琯相玄宗肅宗處艱難中輿道進退毀贈太尉流聲于茲父乘仕至秘書少監贈太子詹事公胚胎前光生長食息不離典訓之內目擩耳染不學以能始爲鳳翔府參軍尚少人吏迎覲望見咸曰眞房太尉家子孫也不敢弄以事轉同州澄城丞益自飭理同官渾佚衛晏使嶺南黜陟求佐得公擢摘貞奸南土大喜還進昭應主簿裴冑領湖南表公爲佐拜監察御史部無遺事冑遷江西又以節鎮江陵公一隨

遷佐冑累功進至刑部員外郎賜五品服副冑使事爲上介上聞其名徵拜虞部員外在省籍籍遷萬年令果辦傲絕貞元末王叔文用事材公之爲舉以爲容州經略使拜御史中丞服佩視三品管有嶺外十三州之地林蠻洞蜒守條死要不相漁劫稅節賦時公私有餘削衣貶食不立資遺以班親舊朋友爲義在容九年遷領桂州封清河郡公食邑三千戶中人使授命書應符弗禮客主違言徵貳太僕未至貶虔州長史而坐代者以疾卒官年五十九其子越能輯父事無失謹謹致孝旣樂碣墓請銘銘曰

房氏二相厥家以開條蘖被澤況公其孫公初爲吏亦以門庇佐使于南乃始以致旣辦萬年屛容服功緒卓殊垠嶽衍業維不順隨失署亡資非公之愆銘以著之

此篇與胡珦文體同而虛實全別

唐河中府法曹張君墓碣銘　韓

亦女奴抱嬰兒來致其主夫人之語曰妾張圓之妻劉也妾夫常語妾云吾常獲私於夫子且曰夫子天下之名能文辭者凡所言必傳世行後今妾不幸夫逢盜死途中將以日月葬妾重哀其生志不就恐死遂沈泯敢以其稚子汴見先生將賜之銘是其死不為辱而名永長存所以蓋覆其遺胤子若孫且死萬一能有知將不悼其不幸於土中矣又曰妾夫在嶺南時嘗疾病泣語曰吾志非不如古人吾才豈不如今人而至於是而死於是邪若爾吾哀必求夫子銘是爾與吾不朽也愈既

哭弔辭遂叙次其族世名字事始終而銘曰

君字直之祖謹父孝新皆為官汴宋間君嘗讀書為文辭有氣有吏材嘗感激欲自奮拔對功名以見世初舉進士再不第因去事宣武軍節度使得官至監察御史坐事貶嶺南再遷至河中府法曹參軍攝虞鄉令有能名進攝河東令又有名遂署河東從事絳州闕刺史攝絳州事能聞朝廷元和四年秋有事適東方既還八月壬辰死于汴城西雙丘年四十有七明年二月日葬河南偃師妻彭城人世有衣冠祖好順河州刺史父泳卒蘄州別駕女四人男一人嬰兒汴也是為銘

故御史周君碣　柳

有唐貞臣汝南周氏諱某字某以諫死葬于某貞元十二年柳宗元立碣于其墓左在天寶年有以諂諛至相位賢臣放退公為御史抗言以白其事得死于墀下史臣書之公之死而佞者始畏公議於虖古之不得其死者衆矣若公之死志匡王國氣震奸佞動獲其所斯蓋得其死者歟公之德之才洽於傳聞幸以不試而獨申其節猶能奮百代之上以為世執第令生於定哀之閒則孔子不曰未見剛者出於秦楚之後則漢祖不曰安得猛士而存不及興王之用沒不遭聖人之歎誠立志

者之所悼也故為之銘銘曰

忠為美道是履諫而死佞者止史之志石以紀為臣軌

黃憲列傳

東漢書

黃憲字叔度、汝南慎陽人也、世貧賤、父為牛醫、潁川荀淑至慎陽、遇憲於逆旅、時年十四、淑竦然異之、揖與語、移日不能去、謂憲曰、子吾之師表也、既而前至袁閎所、未及勞問、逆曰、子國有顏子、寧識之乎、閎曰、見吾叔度邪、是時同郡戴良才高倨傲、而見憲未嘗不正容、及歸、罔然若有失也、其母問曰、汝復從牛醫兒來耶、對曰、良不見叔度、不自以為不及、既覩其人、則瞻之在前、忽然在後、固難得而測矣、同郡陳蕃周舉常相謂曰、時月之閒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乎心、及蕃為三公、臨朝歎曰、叔度若在、吾不敢先佩印綬矣、太守王龔在郡、禮進賢達、多所降致、卒不能屈憲、郭林宗少游汝南、先過袁閎、不宿而退、進往從憲、累日方還、或以問林宗、林宗曰、奉高之器、譬諸氿濫、雖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千頃陂、澄之不清、淆之不濁、不可量也、憲初舉孝廉、又辟公府、友人勸其仕、憲亦不拒之、暫到京師而還、竟無所就、年四十八終、天下號曰徵君、

論曰、黃憲言論風旨、無所傳聞、然士君子見之者、靡不服深遠、去玼吝、將以道周性全、無德而稱乎、余曾祖穆

彼以為憲廣然其處則周下其似道淡浮矣張其為甫

昌黎議英翁及門殆非其端要所叙書著論云

何蕃傳

韓

太學生何蕃入太學者廿餘年矣、歲舉進士、學成行尊、自太學諸生推頌、不敢與蕃齒、相與言於助教博士、助教博士以狀申於司業祭酒、司業祭酒撰次蕃之羣行焯焯者數十餘事、以之升於禮部、而以聞於天子、京師諸生以薦蕃名文說者不可選紀、公卿大夫知蕃者比肩立、莫為禮部、為禮部者率蕃所不合者、以是無成功、蕃淮南人、父母具全、初入太學、歲率一歸、父母止之、其後間一二歲乃一歸、又止之、不歸者五歲矣、蕃純孝人也、閔親之老不自克、一日揖諸生歸養于和州、諸生不能止、乃閉蕃空舍中、於是太學六館之士百餘人又以蕃之義行言於司業陽先生城、請諭留蕃、於是太學闔祭酒會、陽先生出道州、不果留、歐陽詹生言曰、蕃仁勇人也、或者曰、蕃居太學、諸生不為非義、葬死者之無歸、哀其孤而字焉、惠之大小、必以力復、斯其所謂仁歟、蕃之力不任其體、其貌不任其心、吾不知其勇也、歐陽詹生曰、朱泚之亂、太學諸生舉將從之、來請起蕃、蕃正色叱之、六館之士不從亂、茲非其勇歟、惜乎蕃之居下、其可以施於人者不流也、譬之水、其為澤、不為川乎、川者高、澤者卑、高者流、卑者止、是故蕃之仁義充諸心、行諸

太學積者多施者不遐也天將雨水氣上無擇於川澤淵谿之高下然則澤之道其亦有施乎抑有待於彼者歟故凡貧賤之士必有待然後能有所立獨何著歟吾是以言之無亦使其無傳焉

安重誨傳　　歐

安重誨應州人也其父福遷事晉爲將以驍勇知名梁攻朱宣於鄆州晉兵救宣宣敗福遷戰死重誨少事明宗爲人明敏謹恪明宗鎮安國以爲中門使及兵變於魏所與謀議大計皆重誨與郭崇韜決之明宗即位以爲左領軍衛大將軍樞密使兼領山南東道節度使固辭不拜改兵部尚書使如故在位六年累加侍中兼中書令重誨自爲中門使已見親信而以佐命功臣處機密之任事無大小皆所參決其勢傾動天下雖其盡忠勞力時有補益而恃功矜寵威福自出旁無賢人君子之助其獨見之慮禍釁所生至於臣主俱傷幾滅其族斯其可哀者也重誨嘗出過御史臺門殿直馬延誤衝其前導重誨怒即臺門斬延而後奏是時隨駕廳子軍士桑弘遷毆傷相州錄事參軍親從兵馬使安虔走馬衝宰相前導弘遷罪死虔決杖而已重誨已斬延乃請降敕處分明宗不得已從之由是御史諫官無敢言者宰相任圜判三司以其職事與重誨爭不能得圜怒辭疾退居於磁州朱守殷以汴州反重誨遣人矯詔馳至其家殺圜而後白誣圜與守殷通謀明宗皆不能詰也而重誨恐天下議已因取三司積欠二百餘萬請放之

莫以悅人而塞責明宗不得已爲下詔獨除之其威福
自出多此類也是時四方奏事皆先白重誨然後聞可
南縣獻嘉禾一莖五穗重誨視之曰僞也笞其人而遣
之夏州李仁福進白鷹重誨却之明日白曰陛下詔天
下毋得獻鷹鷂而仁福違詔獻鷹臣已却之矣重誨出
明宗陰遣人取之以入他日按鷹於西郊戒左右無使
重誨知也宿州進白兎重誨曰兎陰且狡雖白何爲遂
却而不白明宗爲人雖寬厚然其夷狄果於殺人馬牧
軍使田令方所牧馬瘠而多斃坐劾當死重誨諫曰使
天下聞以馬故殺一軍使是謂貴畜而賤人令方因得

滅死明宗遣回鶻侯三馳傳至其國侯三至醴泉縣縣
素僻無驛馬其令劉知章出獵不時給馬侯三遽以聞
明宗大怒械知章至京師將殺之重誨從容爲言知章
乃得不死其盡忠補益亦此類也重誨既以天下爲已
任遂欲内爲社稷之計而外制諸侯之强然其輕信韓
玫之譖而絕錢鏐之臣徒陷彦温於死而不能去潞王
之患李嚴一出而知祥貳仁矩未至而董璋叛四方騷
動師旅並興如投膏止火適足速之此所謂獨見之慮
禍釁所生也錢鏐據有兩浙號兼吳越而王自梁及莊
宗常異其禮以羈縻臣屬之而已明宗即位鏐遣使朝

京師寓書重誨其禮慢重誨怒未有以發乃遣其嬖吏
韓玫副供奉官烏昭遇復使於鏐而玫恃重誨勢數凌
辱昭遇因醉使酒以馬箠擊之鏐欲奏其事昭遇以爲
辱國固止之及玫還遂譖於重誨曰昭遇見鏐舞蹈稱
臣而以朝廷事私告鏐昭遇坐死御史獄乃下制削奪
鏐官爵以太師致仕於是錢氏遂絕於唐矣潞王從珂
爲河中節度使重誨以謂從珂非李氏子後必爲國家
患乃欲陰圖之從珂閱馬黃龍莊其牙内指揮使楊彦
温閉城以叛從珂遣人謂彦温曰我遇汝厚何苦而反
耶報曰彦温非叛也得樞密院宣請公趣歸朝廷耳從

珂走虞鄉馳騎上變明宗疑其事不明欲究其所以乃
遣殿直都知范温以金帶襲衣金鞍勒馬賜彦温絳州
刺史以誘致之重誨固請用兵明宗不得已乃遣侍御
衛指揮使藥彦稠西京留守索自通率兵討之而戒曰
爲我生致彦温吾將自訊其事彦稠等攻破河中希重
誨旨斬彦温以滅口重誨率羣臣稱賀明宗大怒曰朕
家事不了卿等不合致賀從珂罷鎮居清化里第重誨
數諷宰相言從珂失守宜得罪馮道因白請行法明宗
怒曰吾兒爲奸人所中事未辨明公等出此言是不欲
容吾兒人間邪趙鳳因言春秋責帥之義所以勵爲臣

者明宗曰皆非公等意也道等惶恐而退居數日道等
又以爲請明宗顧左右而言他明日重誨乃自論列明
宗曰公欲如何處置我即從公重誨曰此父子之際非
臣所宜言惟陛下裁之明宗曰吾爲小校府衣食不能
自足此兒爲我擔石灰拾馬糞以相養活今貴爲天子
獨不能庇之耶使其杜門私第亦何與公事重誨由是
不敢復言孟知祥鎮西川董璋鎮東川二人皆有異志
重誨每事裁抑務制其奸心凡兩川守將更代多用己
所親信必以精兵從之漸令分戍諸州以虞緩急二人
覺之以爲圖己益不自安既而遣李嚴爲西川監軍知

祥大怒即曰斬嚴又分閬州爲保寧軍以李仁矩爲節
度使以制璋且削其地璋以兵政殺仁矩二人遂皆反
唐兵戍蜀者積三萬人其後知祥殺璋兼據兩川而唐
之精兵皆陷蜀初明宗幸汴州重誨建議欲因以伐吳
而明宗難之其後戶部尚書李鏻得吳諜者言徐知誥
欲舉吳國以稱藩願得安公一言以爲信鏻即引諜者
見重誨重誨大喜以爲然乃以玉帶與諜者使遣知誥
爲信其直千緡初不以其事聞其後逾年知誥之問不
至始〻貶鏻行軍司馬已而捧聖都軍使李行德十將
張儉告變言樞密承旨李虔徽語其客邊彥溫云重誨

私募士卒繕治兵器欲自伐吳又與相者交私明宗以
問重誨重誨惶恐請究其事明宗初頗疑之大臣左右
皆爲之辨既而少解始告重誨以彥溫之言因廷詰彥
溫具伏其詐於是君臣相顧泣下彥溫行德儉皆坐族
誅重誨因求解職明宗慰之曰事已辨慎無措之胷中
重誨論請不已明宗怒曰放卿去朕不患無人顧武德
使孟漢瓊至中書趣馮道等議代重誨者馮道曰諸君
苟惜安公使得罷去是紓其禍也趙鳳以爲大臣不可
輕動遂以范延光爲樞密使而重誨居職如故董璋等
反遣石敬瑭討之而川路險阻糧運甚艱每費一石而

致一斗自關以西民苦輸送往往亡聚山林爲盜賊明
宗謂重誨曰事勢如此吾當自行重誨曰此臣之責也
乃請行關西之人聞重誨來皆已恐動而重誨日馳數
百里遠近驚駭督趣糧運日夜不絕斃踣道路者不可
勝數重誨過鳳翔節度使朱弘昭延之寢室使其妻子
奉事左右甚謹重誨酒酣爲弘昭言昨被讒構幾不自
全賴人主聖明得保家族因感歎泣下重誨去弘昭馳
騎上言重誨怨望不可令至行營恐其生事而宣徽使
孟漢瓊自行營使還亦言西人震駭之狀因述重誨過
惡重誨行至三泉被召還過鳳翔弘昭拒而不納重誨

恩馳赴京師未至拜河中節度使重誨已得罪求其過宦者安希倫坐與重誨交私嘗爲重誨陰伺宮中動息事發棄市重誨益懼因上章告老以太子太師致仕而以李從璋爲河中節度使遣藥彥稠率兵如河中虞變重誨二子崇緒崇贊宿衛京師聞制下即日奔其父重誨見之驚曰二渠安得來已而曰此非渠爲爲人所使耳吾以一死報國餘復何言乃械送二子於京師行至陝州下獄明宗又遣翟光業至河中視重誨去就戒曰有異志則與從璋圖之又遣宦者使於重誨使者見重誨號泣不已重誨問其故使者曰人言公有異志

朝廷遣藥彥稠率兵至矣重誨曰吾死未塞責遽勞朝廷興師以重明主之憂光業至從璋率兵圍重誨第入拜於庭重誨降而答拜從璋以撾擊其首重誨妻走抱之而呼曰令公死未晚何遽如此又擊其首夫妻皆死流血盈庭從璋檢責其家貲不及數千緡而已明宗下詔以其絕錢鏐致孟知祥董璋反及議伐吳以爲罪并殺其二子其餘子孫皆免重誨得罪知其必死歎曰吾固當死但恨不與國家除去潞王此其恨也嗚呼宦失其職久矣予讀梁宣底見敬翔李振爲崇政院使凡承上之旨宣之宰相而奉行之宰相有非其見時而事當上

奏者與其被旨而有所復請者則具記事而入因崇政使以聞得旨則復宣而出之梁之崇政使乃唐樞密之職蓋出納之任也唐常以宦者爲之至梁戒其禍始更用士人其備顧問參謀議於中則有之未始專行事於外也至崇韜重誨爲之始復唐樞密之名然權侔於宰相矣後世因之遂分爲二文事任宰相武事任樞密樞密之任既重而宰相自此失其職也

巢谷傳　小蘇

巢谷字元修父中世眉山農家也少從士大夫讀書老里校師谷幼傳父學雖朴而博舉進士京師見舉武藝者、心好之谷素多力遂棄其舊學畜弓箭習騎射久之業成而不中第聞西邊多驍勇騎射擊刺為四方冠去遊秦鳳涇原間所至友其秀傑有韓存寶者尤與之善谷教之兵書二人相與為金石交熙寧中存寶為河州將有功號熙河名將朝廷稍奇之會瀘州蠻乞弟擾邊諸郡不能制乃命存寶出兵討之存寶不習蠻事邀谷至軍中問焉及存寶得罪將就逮自料必死謂谷曰我

涇原武夫死非所惜顧妻子不免寒餓橐中有銀數百兩非君莫使遺之者谷許諾即變姓名懷銀步行往授其子人無知者存寶死谷逃避江淮間會赦乃出予以鄉閭故幼而識之知其志節緩急可託者也、予之在朝谷浮沈里中未嘗一見、紹聖初予以罪謫居筠州、自筠徙雷、自雷徙循、予兄子瞻亦自惠再徙昌化、士大夫皆諱與予兄弟遊、平生親友無復相聞者、谷獨慨然自眉山誦言、欲徒步訪吾兄弟、聞者皆笑其狂、元符二年春正月自梅州遺予書曰、我萬里步行見公、不自意全、今至梅矣、不旬日必見、死無恨矣、予驚喜曰、此非今世人、

古之人也、既見握手相泣、已而道平生逾月不厭、時谷年七十有三矣、瘦瘠多病、非復昔日元修也、將復見子瞻於海南、予愍其老且病、止之曰、君意則善、然自此至循數千里、復當渡海、非老人事也、谷曰、我自視未即死也、公無止我、留之不可、閱其橐中無數千錢、予方乏困、亦強資遣之、船行至新會、有蠻隸竊其橐裝以逃、獲於新州、谷從之至新、遂病死、予聞哭之、失聲、恨其不用吾言、然亦奇其不用吾言而行其志也、昔趙襄子厄于晉陽、知伯率韓魏決水圍之、城不沉者三板、縣釜而爨、易子而食、群臣皆懈、惟高恭不失人臣之禮、及襄子用張

孟談計、三家之圍解、行賞群臣、以恭為先、談曰、晉陽之難、惟恭無功、曷為先之、襄子曰、晉陽之難、群臣皆懈、惟恭不失人臣之禮、吾是以先之、谷於朋友之義、實無愧高恭者、惜其不遇襄子、而前遇存寶、後遇予兄弟、予方雜居南夷、與之起居出入、蓋將終焉、雖知其賢、尚何以發之、聞谷有子蒙在涇原軍中、故為作傳、異日以授之、谷始名穀、及見之循州、改名谷云、

圬者王承福傳　　韓

圬之為技賤且勞者也有業之其色若自得者聽其言而盡問之王其姓承福其名世為京兆長安農夫天寶之亂發人為兵持弓矢十三年有官勳棄之來歸喪其土田手鏝衣食餘三十年舍於市之主人而歸其屋食之當焉視時屋食之貴賤而上下其圬之傭以償之有餘則以與道路之廢疾餓者焉又曰粟稼而生者也若布與帛必蠶績而後成者也其他所以養生之具皆待人力而後完也吾皆賴之然人不可徧為宜乎各致其能以相生也故君者理我所以生者也而百官者承君之化者也任有小大惟其所能若器皿焉食焉而怠其事必有天殃故吾不敢一日捨鏝以嬉夫鏝易能可力焉又誠有功取其直雖勞無愧吾心安焉夫力易強而有功也心難強而有智也用力者使於人用心者使人亦其宜也吾特擇其易為而無愧者取焉嘻吾操鏝以入貴富之家有年矣有一至者焉又往過之則為墟矣有再至三至者焉而往過之則為墟矣問之其鄰或曰噫刑戮也或曰身既死而其子孫不能有也或曰死而歸之官也吾以是觀之非所謂食焉怠其事而得天殃者邪非強心以智而不足不擇其才之稱否而冒之者邪非多行可愧知其不可而強為之者邪將貴富難守薄功而厚饗之者邪抑豐悴有時一去一來而不可常者邪吾之心憫焉是故擇其力之可能者行焉樂富貴而悲貧賤我豈異於人哉又曰功大者其所以自奉也博妻與子皆養於我者也吾能薄而功小不有之可也又吾所謂勞力者若立吾家而力不足則心又勞也一身而二任焉雖聖者不可能也愈始聞而惑之又從而思之蓋賢者也蓋所謂獨善其身者也然吾有譏焉謂其自為也過多其為人也過少其學楊朱之道者邪楊之道不肯拔我一毛而利天下而夫人以有家為勞心不肯一動其心以畜其妻子其肯勞其心以為人乎哉雖然其賢於世之患不得之而患失之者以濟其生之欲貪邪而亡道以喪其身者其亦遠矣又其言有可以警余者故余為之傳而自鑒焉

毛穎傳　　韓

毛穎者中山人也其先明眎佐禹治東方土養萬物有功因封於卯地死爲十二神嘗曰吾子孫神明之後不可與物同當吐而生已而果然明眎八世孫䨲世傳當殷時居中山得神仙之術能匿光使物竊恒娥騎蟾蜍入月其後代遂隱不仕云居東郭者曰㕙狡而善走與韓盧爭能盧不及盧怒與宋鵲謀而殺之醢其家秦始皇時蒙將軍恬南伐楚次中山將大獵以懼楚召左右庶長與軍尉以連山筮之得天與人文之兆筮者賀曰今日之獲不角不牙衣褐之徒缺口而長鬚八竅而趺

居獨取其髦簡牘是資天下其同書秦其遂兼諸侯乎遂獵圍毛氏之族拔其豪載穎而歸獻俘于章臺宮聚其族而加束縛焉秦皇帝使恬賜之湯沐而封諸管城號曰管城子日見親寵任事穎爲人強記而便敏自結繩之代以及秦事無不纂錄陰陽卜筮占相醫方族氏山經地志字書圖畫九流百家天人之書及至浮圖老子外國之說皆所詳悉又通於當代之務官府簿書市井貨錢注記惟上所使自秦皇帝及太子扶蘇胡亥丞相斯中車府令高下及國人無不愛重又善隨人意正直邪曲巧拙一隨其人雖見廢棄終默不洩惟不喜武士然見請亦時往累拜中書令與上益狎上嘗呼爲中書君上親決事以衡石自程雖宮人不得立左右獨穎與執燭者常侍上休方罷穎與絳人陳玄弘農陶泓及會稽褚先生友善相推致其出處必偕上召穎三人者不待詔輒俱往上未嘗怪焉後因進見上將有任使拂拭之因免冠謝上見其髮禿又所摹畫不能稱上意上嘻笑曰中書君老而禿不任吾用吾嘗謂君中書君今不中書邪對曰臣所謂盡心者因不復召歸封邑終于管城其子孫甚多散處中國夷狄皆冒管城惟居中山者能繼父祖業

太史公曰毛氏有兩族其一姬姓文王之子封於毛所謂魯衛毛聃者也戰國時有毛公毛遂獨中山之族不知其本所出子孫最爲蕃昌春秋之成見絕於孔子而非其罪及蒙將軍拔中山之豪始皇封諸管城世遂有名而姬姓之毛無聞穎始以俘見卒見任使秦之滅諸侯穎與有功賞不酬勞以老見疏秦眞少恩哉

種樹郭橐駝傳　　柳

郭橐駝不知始何名。病僂，隆然伏行，有類橐駝者，故鄉人號之駝。駝聞之曰：甚善，名我固當。因捨其名，亦自謂橐駝云。其鄉曰豐樂鄉，在長安西。駝業種樹，凡長安富豪人為觀游及賣果者，皆爭迎取養。視駝所種樹，或移徙，無不活，且碩茂，蚤實以蕃。他植者雖窺伺傚慕，莫能如也。有問之，對曰：橐駝非能使木壽且孳也，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爾。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築欲密。既然已，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其蒔也若子，其置也若棄，則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長而已，非有能碩茂之也；不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也。他植者則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苟有能反是者，則又愛之太恩，憂之太勤，旦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疏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讎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為哉！問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駝曰：我知種樹而已，理，非吾業也。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旦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勗爾植，督爾穫，蚤繅而緒，蚤織而縷，字而幼孩，遂而雞豚。鳴鼓而聚之，擊木而召之。吾小人輟飧饔以勞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是，則與吾業者，其亦有類乎？問者嘻曰：不亦善夫！吾問養樹，得養人術。傳其事以為官戒也。

梓人傳　柳

裴封叔之第在光德里有梓人款其門願傭隙宇而處焉所職尋引規矩繩墨家不居礱斲之器問其能曰吾善度材視棟宇之制高深圓方短長之宜吾指使而羣工役焉捨我衆莫能就一宇故食於官府吾受祿三倍作於私家吾收其直大半焉他日入其室其床闕足而不能理曰將求它工余甚笑之謂其無能而貪祿嗜貨者其後京兆尹將飾官署余往過焉委羣材會衆工或執斧斤或執刀鋸皆環立嚮之梓人左持引右執杖而中處焉量棟宇之任視木之能舉揮其杖曰斧彼執斧者奔而右顧而指曰鋸彼執鋸者趨而左俄而斤者斲刀者削皆視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斷者其不勝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慍焉畫宮於堵盈尺而曲盡其制計其毫釐而構大廈無進退焉既成書於上棟曰某年某月某日某建則其姓字也凡執用之工不在列余圜視大駭然後知其術之工大矣繼而歎曰彼將捨其手藝專其心智而能知體要者歟吾聞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於人彼其勞心者歟能者用而智者謀彼其智者歟是足爲佐天子相天下法矣物莫近乎此也彼爲天下者本於人其執役者爲徒隸爲鄉師里胥其上爲下士又

其上爲中士爲上士又其上爲大夫爲卿爲公離而爲六職判而爲百役外薄四海有方伯連率郡有守邑有宰皆有佐政其下有胥吏又其下皆有嗇夫版尹以就役焉猶衆工之各有執伎以食力也彼佐天子相天下者舉而加焉指而使焉條其綱紀而盈縮焉齊其法制而整頓焉猶梓人之有規矩繩墨以定制也擇天下之士使稱其職居天下之人使安其業視都知野視野知國視國知天下其遠邇細大可手據其圖而究焉猶梓人畫宮於堵而績于成也能者進而由之使無所德不能者退而休之亦莫敢慍不衒能不矜名不親小勞不侵衆官日與天下之英才討論其大經猶梓人之善運衆工而不伐藝也夫然後相道得而萬國理矣相道既得萬國既理天下舉首而望曰吾相之功也後之人循迹而慕曰彼相之才也士或談殷周之理者曰伊傅周召其百執事之勤勞而不得紀焉猶梓人自名其功而執用者不列也大哉相乎通是道者所謂相而已矣其不知體要者反此以恪勤爲公以簿書爲尊衒能矜名親小勞侵衆官竊取六職百役之事聽聽於府庭而遺其大者遠者焉所謂不通是道者也猶梓人而不知繩墨之曲直規矩之方圓尋引之短長姑奪衆工之斧斤

刀鋸以任其藝又不能備其工以至敗績用而無所成也不亦謬歟或曰彼主為室者儻或發其私智牽制梓人之慮奪其世守而道謀是用雖不能成功豈其罪耶亦在任之而已余曰不然夫繩墨誠陳規矩誠設高者不可抑而下也狹者不可張而廣也由我則固不由我則圮彼將樂去固而就圮也則卷其術默其智悠爾而去不屈吾道是誠良梓人耳其或嗜其貨利忍而不能捨也喪其制量屈而不能守也棟橈屋壞則曰非我罪也可乎哉可乎哉余謂梓人之道類於相故書而藏之梓人蓋古之審曲面勢者今謂之都料匠云余所遇者楊氏潛其名

六一居士傳　　歐

六一居士初謫滁山自號醉翁既老而衰且病將退休於潁水之上則又更號六一居士客有問曰六一何謂也居士曰吾家藏書一萬卷集錄三代以來金石遺文一千卷有琴一張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壺客曰是為五一爾奈何居士曰以吾一翁老於此五物之間是豈不為六一乎客笑曰子欲逃名者乎而屢易其號此莊生所誚畏影而走乎日中者也余將見子疾走大喘渴死而名不得逃也居士曰吾固知名之不可逃然亦知夫不必逃也吾為此名聊以志吾之樂爾客曰其樂如何居士曰吾之樂可勝道哉方其得意於五物也太山在前而不見疾雷破柱而不驚雖響九奏於洞庭之野閱大戰於涿鹿之原未足喻其樂且適也然常患不得極吾樂於其間者世事之為吾累者衆也其大者有二焉軒裳珪組勞吾形於外憂患思慮勞吾心於內使吾形不病而已悴心未老而先衰尚何暇於五物哉雖然吾自乞其身於朝者三年矣一日天子惻然哀之賜其骸骨使得與此五物偕返於田廬庶幾償其夙願焉此吾之所以志也客復笑曰子知軒裳珪組之累其形而不知五物之累其心乎居士曰不然累於彼者已勞矣

又多憂累於此者既佚矣幸無患吾其何擇哉於是與客俱起握手大笑曰置之區區不足較也已而歎曰夫士少而仕老而休蓋有不待七十者矣吾素慕之宜去一也吾嘗用於時矣而訖無稱焉宜去二也壯猶如此今既老且病矣乃以難彊之筋骸貪過分之榮祿是將違其素志而自食其言宜去三也吾負三宜去雖無五物其去宜矣復何道哉熙寧三年九月七日六一居士自傳

許氏世譜　　王

伯陽神農之後也佐堯舜有大功賜姓曰姜其後見經者四國曰申詩所謂申伯者是也曰呂書所謂呂侯者是也曰齊曰許春秋所書齊侯許男是也周衰許男嘗從大侯征伐會盟見於春秋及後世無復國而子孫以其封姓然世傳有許由者堯以天下讓由由不受逃之箕山箕山上蓋有許由冢焉其事不見於經學者疑之或曰由亡求於世者耳一與之天下蓋不受也故好事者以云而由與伯陽其生後先所祖同不同莫能知也漢與許氏侯者六人伯至侯盎宋子侯瘛嚴侯猜此三侯者其始以將封而史不書其州里平恩侯廣漢博望侯舜樂成侯延壽此三侯者同產昆弟也以外戚起於宣元之世昌邑人也盎孫昌嘗爲丞相延壽及廣漢弟子嘉嘗爲大司馬至王莽敗許氏始皆失其封云後漢會稽有許荊者循吏也許慎者以經術顯許峻者爲易林傳於世許楊者治鴻隙陂有德於汝南汝南之民報祭焉許靖者避地交州後入蜀先主以爲太傅與從弟劭俱善論人物劭兄虔亦知名世稱平輿淵有二龍焉慎峻楊靖皆汝南人也許褚者家於譙以忠力事魏封侯牟鄉許慈者家南陽入蜀父子爲博士司馬晉時有

許文者、東陽人也、德行高、察孝廉不起、老於家、其子曰生、亦有至性焉、初許氏爵邑於周、子孫播散四方、有紀者猶不乏焉、至昌邑始大著、間與於汝南、其後祖高陽者爲最盛、然高陽之族、不見其所始、有據者仕魏歷校尉郡守生允、爲鎮北將軍、允三子皆仕司馬晉、奇司隸校尉、猛幽州刺史、奇已遐侍中、猛子式平原太守、自允至式皆知名、允後五世詢、司馬晉嘗召官之不起、詢孫珪爲旌陽太守於齊、珪生勇慧齊太子家令、勇慧生懋篤學以孝聞、卒於梁爲中庶子、懋生亨爲陳衛尉卿、當領史官、次齊梁時事、有子善心爲之卒業、是時有許紹敎善心族父也、通守夷陵治有恩、流戶自歸數十萬、卒有勞於唐、爵安陸郡公、圉師欽寂欽明其後也、圉師紹少子、竟博有器幹、別自封平恩侯、與敬宗俱爲龍朔中宰相、欽寂謂紹曾大父也、萬歲中帥師當契丹、爲所敗執以如安東、使說守者降、至安東曰賊今且破滅、公勉守無忘忠也、契丹即殺之、是歲弟欽明亦遇殺、欽明爲涼州都督、案行卒與突厥遇、亦執使降至靈州、顧爲虜言告守者所以破賊、兄弟將兵、一旦同以身徇邊鄙、賢者榮之、敬宗者善心子也、始以公開郡於高陽、與其孫令伯以文稱當世、天寶之亂、敬宗有孫曰遠、與張巡以

睢陽抗賊、自以不及巡、推巡爲將而親爲之下、久之食已盡、煑茶紙以食、猶堅守、賊所以不得南向、以睢陽弊其鋒也、卒與俱死者、皆天下豪傑義士云、唐亡遠孫儒不義朱梁、自雍州入于江南、終身不出焉、儒生稠洗穀有信仕江南李氏、爲德化軍事、稠生規、好道家言、不以事自嬰、嘗爲旅宜歙間、聞旁舍呻呼、就之曰、我某郡人也、察君長者、且死、願以骸骨屬君、因指橐中黃金十斤曰、以是交長者、規許諾、歛殯其骨千里、并黃金置死者家、家大驚愧之、因請獻金如亡兒言、以爲許君壽、規不顧竟去、於是聞者、滋以規爲長者、卒葬池州、後以子顧贈大理評事、生逵狄遡二子、逵善事母、里母勵其子輒曰、汝獨不慚許伯通乎、祥符中天子有事於太山、加恩羣臣、逵當遷、讓其兄逖、天子以逵試將作監主簿、逵子俞字堯言、名能文章、大臣屢薦之、有與不合者、官以故不進、嘗知興國軍大冶縣、縣人至今稱之、俞兩子均埴爲進士、逖字景山、嘗上書江南李氏、李氏奇之、以爲崇文館校書郎、歲終拜監察御史、後復上書太宗論邊事、宰相趙普奇其意、以爲與己合、知興元府、起褒斜廢堰以利民、治澧荊揚三州、爲盜者逃而去、其事兄如事父、使妻事其長姒如事母、故人無後、爲嫁其女如己子、

有子五人倜黄州錄事叅軍、俶尚書虞部員外郎、佾今爲太子中舍簽書淮南節度判官廳公事、元今爲江淮荆湖兩浙制置發運使、平泰州海陵主簿。五人者咸孝友如其先人故士大夫論孝友者歸許氏。元以國子博士發運判官七年遂爲其使待制天章閣自天子大臣莫不以爲材。其勞烈方在史氏記余故不論而著其家行云。廼字光遠其事毋如伯通之孝事其兄如景山之爲弟也。慷慨有大意少嘗仕李氏後不復仕與其兄俱葬顔村。有子曾爲進士方壯時亦慨然好議天下事。今爲大廟齋郎臨川王某曰余譜許氏自據以下其緒傳

始顯焉然自許男見於周其後數封而有絕之子孫多焉考是論之夫伯夷之所以佐其君治民余讀書未嘗不喟然歎思之也傳曰盛德者必百世祀若伯夷者蓋庶幾焉彼其後世忠孝之良亦使之遭時沐浴舜禹之閒以盡其材而與夫夔皋熊虎之徒俱出而馳焉其孰能概之耶

文編卷之六十三終

文編卷之六十四

武進唐順之應德甫選　後學長洲陳元素訂

行狀　祭文

贈太傅董公行狀　曾
段太尉逸事狀　柳
太尉逸事如右　柳
潮州祭神文五首　韓
修城祈晴祭五龍文　歐
又祭城隍神文　蘇
祭顔光祿文　王僧達

哀陸長源鄭通誠文　白居易
祭柳子厚文　韓
祭穆員外文　韓
祭郴州李使君文　韓
祭呂化光文　柳
祭吳尚書文　歐
祭資政范公文　歐
祭杜祁公文　歐
祭尹師魯文　歐
祭蘇子美文　歐

祭梅聖俞文 歐
祭石曼卿文 歐
祭劉給事文 歐
祭丁學士文 歐
祭謝舍人文 歐
祭尹子漸文 歐
祭史彥輔文 老蘇
祭歐陽少師文 曾
祭馬龍圖文 王
祭曾博士易占文 王

祭程氏妹文 陶淵明
祭鄭夫人文 韓
祭十二郎文 韓
獨孤中叔哀辭 韓

贈太傅董公行狀 韓

（此人叙事全是[illegible]）

公諱晉字混成河中虞鄉萬歲里人少以明經上第宣皇帝居原州公在原州宰相以公善為文任翰林之選聞召見拜祕書省校書郎入翰林為學士三年出入左右天子以為謹願賜緋魚袋累升為衛尉寺丞出翰林以疾辭拜汾州司馬崔圓為揚州詔以公為圓節度判官攝殿中侍御史以軍事如京師朝天子識之拜殿中侍御史內供奉由殿中為侍御史入尚書省為主客員外郎由主客為祠部郎中先皇帝時兵部侍郎李涵如回紇立可敦詔公兼侍御史賜紫金魚袋為涵判官回紇之人來曰唐之復土疆取回紇力焉約我為市馬既入而歸我賄不足我於使人乎取之涵懼不敢對視公公與之言曰我之復土疆爾信有力焉吾非無馬而與爾為市為賜不既多乎爾之馬歲至吾數皮而歸資邊吏請致詰也天子念爾有勞故下詔禁侵犯諸戎畏我大國之爾與也莫敢校焉爾之父子寧而畜馬蕃者非

我誰使之於是其衆皆環公拜既又相率南面序拜皆兩舉手曰不敢復有意大國自回紇歸拜司勳郎中未嘗言回紇之事遷秘書少監歷太府太常二寺亞卿為左金吾衛將軍今上即位以大行皇帝山陵出財賦拜太府卿由太府為左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知臺事三司使選擢才俊有威風始公為金吾未盡一月拜太府九日又為中丞朝夕入議事於是宰相請以公為華州刺史拜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使朱泚之亂加御史大夫詔至于上所又拜國子祭酒兼御史大夫宣慰恒州於是朱滔自范陽以回紇之師助亂人大恐公既

至恒州恒州即日奉詔出兵與滔戰大破走之梁至河
中李懷光反上如梁州懷光所率皆朔方兵公知其謀
與朱泚合也患之造懷光言曰公之功天下無與敵公
之過未有聞於人某至上所言公之情上寬明將無不
赦宥焉乃能爲朱泚臣乎彼爲臣而背其君苟得志於
公何有且公既爲太尉矣彼雖寵公何以加此彼不能
事君能以臣事公乎公能事彼而有不能事君乎彼知
天下之怒朝夕戮死者也故求其同罪而與之比公何
所利焉公之敵彼有餘力不如明告之絕而起兵襲取
之清宮而迎天子庶人服而請罪有司雖有大過猶將

捨焉如公則誰敢議語已懷光拜曰天賜公活懷光之
命喜且泣公亦泣則又語其將卒如語懷光者將卒呼
曰天賜公活吾三軍之命拜且泣公亦泣故懷光卒不
與朱泚當是時懷光幾不反公氣仁語若不能出口及
當事乃更疎亮捷給其詞忠其容貌溫然故有言於人
無不信明年上復京師拜左金吾衛大將軍由大金吾
爲尚書左丞又爲太常卿由太常拜門下侍郎平章事
在宰相位凡五年所奏於上前者皆二帝三王之道由
秦漢以降未嘗言退歸未嘗言所言於上者於人子弟
有私問者公曰宰相所職繫天下天下安危宰相之能

與否可見欲知宰相之能與否如此視之其可凡所謀
議於上前者不足道也故其事卒不聞以疾病辭於上
前者不記退以表辭者八方許之拜禮部尚書制曰事
上盡大臣之節又曰一心奉公于是天下知公之有言
於上也初公爲宰相時五月朔會朝天子在位公卿百
執事在廷侍中贊百寮賀中書侍郎平章事竇參攝中
書令當傳詔疾作不能事凡將大朝會當事者既受命
皆先日習儀于時未有詔公卿相顧公逡巡進北面言
曰攝中書令臣某病不能事臣請代某事於是南面宣
致詔詞事已復位進退甚詳爲禮部四年拜兵部尚書

入謝上語問日晏復有入謝者上喜曰董某疾且損矣
出語人曰董公且復相既二日拜東都留守判東都尚
書省事充東都畿汝州都防禦使兼御史大夫仍爲兵
部尚書由留守未盡五月拜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
管內支度營田汴宋亳潁等州觀察處置等使汴州自
大曆來多兵事劉玄佐益其師至十萬玄佐死子士寧
代之畋遊無度其將李萬榮乘其畋也逐之萬榮爲節
度一年其將韓惟清張彥林作亂求殺萬榮不尅三年
萬榮病風昏不知事其子乃復欲爲士寧之故監軍使

俱文珍與其將鄧惟恭執之歸京師而萬榮死詔未至
惟恭權軍事公既受命遂行劉宗經韋弘景韓愈實從
不以兵衛及鄭州逆者不至鄭州人為公懼或勸公止
以待有自汴州出者言於公曰不可入公不對遂行宿
圃田明日食中牟逆者至宿八角明日惟恭及諸將至
遂逆以入及郛三軍緣道讙聲庶人壯者呼老者泣婦
人啼遂入以居初玄佐死吳湊代之及鞏聞亂歸士寧
萬榮皆自為而後命軍士將以為常故惟恭亦有志以
公之速也不及謀遂出逆既而私其人觀公之所為以
告曰公無為惟恭喜知公之無害已也委心焉進見公

者退皆曰公仁人也聞公言者皆曰公仁人也環以相
告故太和初玄佐遇軍士厚士寧懼復加厚焉至萬榮
如士寧志及韓張亂又加厚以懷之至于惟恭每加厚
焉故士卒驕不能御則置腹心之士幕於公庭廡下挾
弓執劍以須日出而入前者去日入而出後者至寒暑
時至則加勞賜酒肉公至之明日皆罷之貞元十二年
七月也八月上命汝州刺史陸長源為御史大夫行軍
司馬楊凝自左司郎中為檢校吏部郎中觀察判官杜
倫自前殿中侍御史為檢校工部員外郎節度判官孟
叔度自殿中侍御史為檢校金部員外郎支度營田判

官職事修人俗化嘉禾生白鵲集蒼烏來巢嘉瓜同蔕
聯實四方至者歸以告其帥小大威懷有所疑輒使來
問有交惡者公與平之累請朝不許及有疾又請之且
曰人心易動軍旅多虞及臣之生計不先定至于他日
事或難期猶不許十五年二月三日薨于位上三日罷
朝贈太傅使吏部員外郎楊於陵來祭弔其子賵布帛
米有加公之將薨也命其子三日斂既斂而行於行之
四日汴州亂故君子以公為知人公之薨也汴州人歌
之曰濁流洋洋有闢其郛闐道讙呼公來之初今公之
歸公在喪車又歌曰公既來止東人以完今公歿矣人

誰與安始公為華州亦有惠愛人思之公居處恭無妾
媵不飲酒不諂笑好惡無所偏與人交泊如也未嘗言
兵有問者曰吾志於教化享年七十六階累升為金紫
光祿大夫勳累升為上柱國爵累升為隴西郡開國公
娶南陽張氏夫人後娶京兆韋氏夫人皆先公終四子
全道溪全素澥全道全素皆上所賜名全道為祕書省
著作郎溪為祕書省祕書郎全素為大理評事澥為太
常寺太祝皆善士有學行謹具歷官行事狀伏請牒考
功并牒太常議所謚牒史館請垂編錄謹狀

董公文類桂權公文調句各一體

段太尉逸事狀　　柳

太尉始爲涇州刺史時汾陽王以副元帥居蒲王子晞爲尚書領行營節度使寓軍邠州縱士卒無賴邠人偷嗜暴惡者率以貨竄名軍伍中則肆志吏不得問日羣行丐取於市不嗛輒奮擊折人手足椎釜鬲甕盎盈道上袒臂徐去至撞殺孕婦人邠寧節度使白孝德以王故戚不敢言太尉自州以狀白府願計事至則曰天子以生人分公理公見人被暴害因恬然且大亂若何孝德曰願奉教太尉曰某爲涇州甚適少事今不忍人無寇暴死以亂天子邊事公誠以都虞候命某者能爲公

已亂使公之人不得害孝德曰幸甚如太尉請既署一月晞軍士十七人入市取酒又以刃刺酒翁壞釀器酒流溝中太尉列卒取十七人皆斷頭注槊上植市門外晞一營大[illegible]盡甲孝德震恐召太尉曰將奈何太尉曰無傷也請辭於軍孝德使數十人從太尉太尉盡辭去解佩刀選老躄者一人持馬至晞門下甲者出太尉笑且入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甲者愕因諭曰尚書固負若屬耶副元帥固負若屬耶奈何欲以亂敗郭氏爲白尚書出聽我言晞出見太尉太尉曰副元帥勳塞天地當務始終今尚書恣卒爲暴暴且亂亂天

子邊欲誰歸罪罪且及副元帥今邠人惡子弟以貨竄名軍籍中殺害人如是不止幾日必大亂大亂由尚書出人皆曰尚書倚副元帥不戢士然則郭氏功名其與存者幾何言未畢晞再拜曰公幸教晞以道恩甚大願奉軍以從顧叱左右曰皆解甲散還火伍中敢譁者死太尉曰吾未晡食請假設艸具既食曰吾疾作願留宿門下命持馬者去旦日來遂臥軍中晞不解衣戒候卒擊柝衛太尉旦俱至孝德所謝不能請改過邠州由是無禍先是太尉在涇州爲營田官涇大將焦令諶取人田自占數十頃給與農曰且熟歸我半是歲大旱野無

草農以告諶諶曰我知入數而已不知旱也督責益急飢且死無以償即告太尉太尉判狀辭甚巽使人來諭諶諶盛怒召農曰我畏段某耶何敢言我取判鋪背上以大杖擊二十垂死輿來庭中太尉大泣曰乃我困汝即自取水洗去血裂裳衣瘡手注善藥旦夕自哺農者然後食取騎馬賣市穀代償使勿知淮西寓軍帥尹少榮剛直士也入見諶大罵曰汝誠人耶涇州野如赭人且飢死而必得穀又用大杖擊無罪者段公仁信大人也而汝不知敬今段公惟一馬賤賣市穀入汝汝又取不恥凡爲人傲天災犯大人擊無罪者又取仁者穀使

主人出無馬汝將何以視天地尚不愧奴隷耶諶雖暴抗然聞言則大愧流汗不能食曰吾終不可以見段公一夕自恨死及太尉自涇州以司農徵戒其族過岐朱泚幸致貨幣慎勿納及過泚固致大綾三百匹太尉壻韋晤堅拒不得命至都太尉怒曰果不用吾言晤謝曰處賤無以拒也太尉曰然終不以在吾第以如司農治事堂棲之梁木上泚反太尉終吏以告泚泚取視其故封識具存

太尉逸事如右

元和九年月日永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柳宗元謹上

史館今之稱太尉大節者出入以爲武人一時奮不慮死以取名天下不知太尉之所立如是宗元嘗出入岐周邠斄間過真定北上馬嶺歷亭鄣堡戍竊好問老校退卒能言其事太尉爲人姁姁常低首拱手行步言氣卑弱未嘗以色待物人視之儒者也遇不可必達其志決非偶然者會州刺史崔公來言信行直備得太尉遺事覆校無疑或恐尚逸墜未集太史氏敢以狀私於執事謹狀

潮州祭神文　五首　韓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差攝潮陽縣尉史虛已以特羊庶羞之奠告于太湖神之靈愈承朝命爲此州長今月二十五日至治下凡大神降依庇貺斯人者皆愈所當率徒屬奔走致誠親執祀事於廟庭下今以始至方上奏天子思慮不能專一冠衣不潔淨與人吏未相識知牲糈酒食器皿觕弊不能嚴清又未卜日時不敢自薦見使攝潮陽縣尉史虛已以告神其降監尚饗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以清酌脤脩之奠祈於太湖神之靈曰稻既穟矣而雨不得熟以穫也蠶起且眠

矣而雨不得老以簇也歲且盡矣稻不可以復種而蠶不可以復育也農夫桑婦將無以應賦稅繼衣食也非神之不愛人刺史失所職也百姓何罪使至極也神聰明而端一聽不可濫以惑也刺史不仁可坐以罪惟彼無辜惠以福也劃劙雲陰卷月日也幸身有衣口得食給神役也充上之須脫刑辟也選牲爲酒以報靈德也吹擊管鼓侑香潔也拜庭跪坐如法式也不信當治疾殃殛也神其尚饗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以柔毛剛鬣清酌庶羞之奠祭于城隍之神間者以淫雨將爲人災無以應貢賦

供給神明上下獲罪罰之故乃以六月壬子奔走分告乞晴于爾明神明神閔人之不幸若饗若答拱除天地山川清風時興白日顯行蠶穀以登人不咨嗟惟神之恩夙夜不敢忘怠謹卜良日躬率將吏薦茲血毛清酌嘉羞侑以音聲以謝神貺神其饗之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遣耆壽成寓以清酌少牢之奠告于界石神之靈曰惟封部之內山川之神克庥于人官則置立室宇備具服器奠饗以時淫雨既霽蠶穀以成織婦耕男忻忻衎衎是神之庥庇于人也敢不明受其賜謹選良月吉日齋潔以祀神其鑒之尚饗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太湖之神惟神降依茲土以庇其人今茲無有水旱雷雨風火疾疫為災各寧厥宇以供上役長吏免被其譴頼神之德夙夜不敢忘謹具食飲躬齋洗奏音聲以獻以樂以謝厥賜不敢有所祈尚饗

修城祈晴祭五龍文 滁州　歐

雨澤於物博哉其利及其過差患亦不細民勞於農將熟而敗吏勤於職已成而圮龍於吏民何怨何庭山湫有利泉可潛戲宜安爾居靜以養智冬雪春雨其多已太浸潤妆畜足支一歲旱則來告否當且待

祭城隍神文 滁州　　歐

雨之害物多矣而城者神之所職不敢及他請言城役用民之力六萬九千工食民之米一千三百石衆力方作雨則止之城功既成雨又壞之敢問雨者於神誰尸吏能知人不能知雨惟神有靈可與雨語吏竭其力神祐以靈各供其職無媿斯民

祭顔光祿文　　王僧達

維宋孝建三年九月癸丑朔十九日辛未王君以山羞野酌敬祭顔君之靈嗚呼哀哉夫德以道樹禮以仁清惟君之懿早歲飛聲義窮幾彖文蔽班楊性婞剛潔志度淵英登朝光國實宋之華才通漢魏譽浹龜沙服爵帝典棲志雲阿清交素友比景共波氣高叔夜嚴方仲舉逸翮獨翔孤風絶侶流連酒德嘯歌琴緒遊顧移年契闊宴處春風首時爰談爰賦秋露未凝歸神太素明發晨駕瞻廬望路心悽目眩情條雲互涼陰掩軒娥月寢耀微燈動光几牖誰照衾袵長塵絲竹罷調聯悲蘭宇屑涕松嶠古來共盡牛山有淚非獨昊天殲我明懿以此忍哀敬陳奠饋申酌長懷顧望歔欷嗚呼哀哉

哀陸長源鄭通誠文　白居易

丞相隴西公出鎮于汴州軍司馬御史大夫陸長源實左右之二年而軍用寧司空南陽公作藩于徐州軍副使祠部員外郎鄭通誠實先後之十年而民用康暨十五年春隴西薨汝辰而師亂大夫以直道及禍十六年夏南陽薨翌日而難作員外以危行遇害惜乎大夫人之望也員外國之良也咸克潔于身儉于家勤于邦又申之以言行文學智謀政事故其歷要官恭劇務如刃新發硎割而無滯如鐘磬在懸動而有聲識者以爲異時登太子股肱耳目之任必能修德秉哲紹復隴西南陽之事業以藩輔王家嗚呼善人宜將鍾奕葉之慶而不免及身之禍天乎報施之朕何其昧歟昔詩人有黄鳥之章以哀三良不得其死今斯文亦以哀二良命其篇云

伊大化之無形兮浩浩而茫茫中有禍牙兮若機之張梁之亂兮陸受其毒徐之難兮鄭罹其殃惟善人兮邦之紀綱邦之瘁兮正人先亡謂天之愛下民兮胡爲乎生此忠良謂天之惡下民兮胡爲乎生此豺狼我欲附冥冥問蒼蒼蒼蒼之不可問兮俾吾心之盡傷悲夫而今而後吾知夫天難忱而命靡常邪

祭柳子厚文　韓

嗟嗟子厚而至然邪自古莫不然我又何嗟人生之世如夢一覺其間利害竟亦何校當其夢時有樂有悲及其既覺豈足追惟凡物之生不願爲材犧罇青黄乃木之災子之中弃天脱馽羈玉珮瓊琚大放厥辭富貴無能磨滅誰紀子之自著表表愈偉不善爲斲血指汗顔巧匠旁觀縮手袖間子之文章而不用世乃令吾徒掌帝之制子之視人自以無前一斥不復羣飛刺天嗟嗟子厚今也則亡臨絕之音一何琅琅徧告諸友以寄厥子不鄙謂余亦託以死凡今之交觀勢厚薄余豈可保能承子託非我知子子實命我猶有鬼神寧敢遺墜念子永歸無復來期設祭棺前矢心以辭嗚呼哀哉尚饗

祭穆員外文　韓

於乎建中之初予居于嵩攜扶北奔避盜來攻晨及洛師相遇一時顧我如故眘然顧之子有令聞我來自山子之畯明我鈍而頑道既云異誰從知我我思其厚不知其可於後八年君從杜侯我時在洛亦應其招留守無事多君于僚同有疑忌維其嬉遊草生之春鳥鳴之朝我碧在手君揚其鑣君居于室我既來即或以嘯歌或以偃側誨余以義復我以誠終日以語無非德聲主人信讒有惑其下殺人無罪誣以成過入救不從反以爲厲赫赫有聞王命三司察我于獄相從係縲幽生何

樂直死何悲上懷主人內閔其私進退之難君處之宜既釋于囚我來徐州道之悠悠思君爲憂我如京師君居父喪哭泣而拜言詞不通我歸自西君反吉服晤言無它往復其昔不日而違重我心惻自後聞君母喪是丁痛毒之懷六年以并孰云孝子而殞厥靈今吾之至入門失聲酒肉在前君胡不餐升君之堂不與我言於乎死矣何日來還

祭郴州李使君文　韓

古語有之白頭如新傾蓋若舊顧意氣之何如何日時之足究當貞元之季未陽皇威而左授伏荒炎之下邑嗟名穎而位什歷貴部而西邁邇清光於暫覩言莫交而情無由既不賈而奚售哀窮遐之無徒挈百憂以自副辱問訊之綢繆恒飽飢而愈疲接雄詞於章句窺逸跡於篆籀苞黃甘而致貽獲紙筆之雙貿投文魚之短韻姚韶瑕而鼎秀俟新命於衡陽費薪芻於館候空大庭以兒嬉憩水木之幽茂逞英心於縱博沃煩腸以清酎航北湖之空明覷鱗介之驚透宴州樓之豁達衆管

啾而並奏得恩惠於新知脫窮愁於往陋驟行謀於俄頃見秋月之三毀逮天書之下降猶低徊以宿留念暌離之在期謂此會之難又授緡紵以託心示茲誠之不謬儋後日之北遷約窮歡於一晝雖掾俸之酸寒要拔貧而爲富何人生之難信指斯言而莫就始訏信於暫踐遂永凶於不救見明旌之低昂尚遲疑於別袖憶交酬而迭舞奠單杯而哭柩美夫君之爲政不撓志於讒構遭唇舌之紛羅獨陵晨而孤雛彼儉人之浮言雖百車其何訴洞古往而高觀固邪正之相寇辛竊睹其始終敢不明白而蔽覆神乎來哉辭以爲侑尚饗

祭呂化光文　　柳

維元和六年歲次辛卯八月癸亥朔友人守永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柳宗元謹遣書吏同曹家人襄兒奉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呂八兄化光之靈嗚呼天乎君子何厲天實仇之生人何罪天實讐之聰明正直行爲君子天則必速其死道德仁義志存生人天則必夭其身吾固知蒼蒼之無信漠漠之無神今於化光之歿悲逾深而毒逾甚故復呼天以云云天乎痛哉堯舜之道至大以簡仲尼之文至幽以默千載紛爭或失或得倬乎吾兄獨取其直貫于化始與道咸極推而下之法度不

忒旁而肆之中和允塞道大藝備斯爲全德而官止刺一州年不逾四十佐王之志沒而不立豈非脩正直以召災好仁義以速咎者邪宗元幼雖好學未聞其道洎乎獲友君子乃知適於中庸削去邪雜顯陳直正爲道不謬兄實使然嗚呼積乎中不必施于外裕乎古不必諧于今二事相勘從古至今至于化光最爲太甚理行第一尚非所長文章過人畧而不有夙志所蓄魏然可知貪愚皆貴險很皆老則化光之夭厄反不榮歟所慟者志不得行功不得施蚩蚩之甿不被化光之惠庸庸之俗不知化光之心斯言一出內若焚裂海內甚廣知者幾人自友朋凋喪志業殆絕唯望化光伸其宏畧震耀昌大興行於時使斯人徒知我所立今復往矣吾道息矣雖其存者志亦死矣臨江大哭萬事已矣窮天之學貫古之識一朝去此終復何適嗚呼化光今何爲乎止乎行乎昧乎明乎豈蕩而爲太空與化無窮乎將結而爲光耀以助臨照乎豈爲雨爲露以澤下土乎將爲雷爲霆以泄怨怒乎豈爲麟爲鳳爲景星爲慶雲以寓其神乎將爲金爲錫爲珪爲璧以栖其魄乎豈復爲賢人以續其志乎將奮爲神明以遂其義乎不然是昭昭者其得已乎其不得已乎抑有知乎其無知乎彼且有

知其可使吾知之乎幽明茫然一慟腸絕嗚呼化光庶幾聽之尚饗

祭吳尚書文

歐

嗚呼公乎余將老也閱世久也見時之事可喜者少而可悲者多也士少勤其身以干祿仕取名聲初若可愛慕者衆也既而得其所欲而怠與迫於利害而遷求全其節以保其終者十不一二也其人康彊飲食平居笑言以相歡樂窮其志意可謂偉然而或離或合不見幾時遂至于衰病與其俯仰旦暮之間忽焉以死者十常八九也嗚呼公乎所謂善人君子者其難得既如彼而易失又如此也故每失一人未嘗不咨嗟殞泣至于失聲而長號也公材謀足以居大臣文學足以名後世宜

在朝廷以講國論而久留于外宜享壽考以爲人望而遽云長逝此搢紳大夫所以聚弔于家而交朋故舊莫不走哭于位豈惟老病之人獨易感而多涕也尚饗

祭資政范公文

歐

嗚呼公乎學古居今持方入圓丘軻之艱其道則然公曰彼惡公爲好訐公曰彼善公爲樹朋公所勇爲公則躁進公有退讓公爲近名讒人之言其何可聽先事而斥羣譏衆排有事而思雖仇謂材毀不吾傷譽不吾喜進退有儀夷行險止嗚呼公乎擧世之善誰非公徒讒人豈多公志不舒善不勝惡豈其然乎成難毀易理又然歟嗚呼公乎欲壞其棟先摧桷榱傾巢覆轂披折旁枝害一損百人誰不罹誰爲黨論是不仁哉嗚呼公乎易名謚行君子之榮生也何毀沒也何稱好死惡生殆

非人情豈其生有所嫉而死無所爭自公云亡謗不待辨愈久愈明由今可見始屈終伸公其無恨寫懷平生寓此薄奠

祭杜祁公文　歐

士之進顯於榮祿者莫不欲安享於豐腴公爲輔弼飲食起居如陋巷之士環堵之僞它人不堪公處愉愉士之退老而歸休者所以思自放於閒適公居于家心在于國思慮精深言辭感激或達旦不寐或憂形于色如在朝廷而有官責嗚呼進不知富貴之爲樂退不忘天下以爲心故行於已者老益篤而信於人者久愈深人之愛公寧有厭已壽胡不多八十而止自公之喪道路嗟咨況於愚鄙久辱公知繫官在朝心往神馳送不臨穴哭不望帷銜辭寫恨有涕漣洏尚饗

祭尹師魯文　歐

嗟乎師魯辯足以窮萬物而不能當一獄吏志可以狹四海而無所措其一身窮山之崖野水之濱猿猱之窟麋鹿之畦猶不容於其間兮遂即萬鬼而爲鄰嗟乎師魯世之惡子之多未必若愛子者之衆何其窮而至此兮得非命在乎天而不在乎人方其奔顛斥逐困厄艱屯擧世皆冤而語言未嘗以自及以窮至死而妻子不見其悲忻用捨進退屈伸語默夫何能然乃學之力至其握手爲訣隱几待終顏色不變笑言從容死生之間旣已能通於性命憂患之至宜其不累於心胸自子云

逝善人宜哀子能自達予又何悲惟其師友之益平生之舊情之難忘言不可究嗟乎師魯自古有死皆歸無物惟聖與賢雖埋不沒尤於文章焯若星日子之所爲後世師法雖嗣子尚幼未足以付子而世人藏之庶可無於墜失子於衆人最愛子文寓辭于望侑此一觴其以慰子聞乎不聞尚饗

祭蘇子美文　　歐

哀哀子美命止斯耶小人之幸君子之嗟子之心胷蟠屈龍蛇風雲變化雨雹交加忽然揮斧霹靂轟車人有遭之心驚膽落震仆如麻須臾霽止而回顧百里山川草木開發萌芽子於文章雄豪放肆有如此者吁可怪耶嗟乎世人知此而已貪悅其外不窺其内欲知子心窮達之際金石雖堅尚可破壞子於窮達始終仁義惟人不知乃窮至此藴而不見遂以没地獨留文章照耀後世嗟世之愚掩抑毁傷譬如磨鑑不滅愈光一世之短萬世之長其間得失不得較量哀哀子美來舉予觴

尚饗

祭梅聖俞文　　歐

昔始見子伊川之上予仕方初子年亦壯讀書飲酒握手相歡談辯鋒出賢豪滿前謂言仕宦所至皆然但當行樂何有憂患子去河南予貶山峽三十年間乖離會合晚被選擢濫官朝廷薦子學舍吟哦六經予才過分可愧非榮子雖窮厄日有聲名予狷而剛中遘多難氣血先耗髮鬚早衰子心寬易在險如夷年實加我其顏不衰謂子仁人自宜多壽予譬膏火煎熬豈久事今反此理固難知況於富貴又可必期念昔河南同時一輩零落之餘惟予子在子又去我予存兀然凡今之遊皆莫予先紀行琢辭子宜予責送終卹孫則有衆力惟聲與淚獨出予臆尚饗

祭石曼卿文

欧

嗚呼曼卿生而為英死而為靈其同乎萬物生死而復歸於無物者暫聚之形不與萬物共盡而卓然其不朽者後世之名此自古聖賢莫不皆然而著在簡冊者昭如日星嗚呼曼卿吾不見子久矣猶能髣髴子之平生其軒昂磊落突兀崢嶸而埋藏於地下者意其不化為朽壤而為金玉之精不然生長松之千尺產靈芝而九莖奈何荒煙野蔓荊棘縱橫風淒露下走燐飛螢但見牧童樵叟歌吟而上下與夫驚禽駭獸悲鳴躑躅而咿嚶今固如此更千秋而萬歲兮安知其不穴藏狐貉與鼯鼪此自古聖賢亦皆然兮獨不見夫纍纍乎曠野與荒城嗚呼曼卿盛衰之理吾固知其如此而感念疇昔悲涼悽愴不覺臨風而隕涕者有愧乎太上之忘情尚饗

祭劉給事文

欧

嗚呼金百鍊以為鑑而萬物不能遁其形及為物蝕而蔽其光頑然無異乎瓦甓然而一遇良工之藥磨而瑩之則可以見肝膽而數毛髮益其可昏者光不可昏者性其或廢而或用由有幸與不幸若吾原甫者斂學通於今古精識造乎幽微乃百鍊之英而萬事之鑑也一為末疾昏之至使良醫不能措其術百藥無所施其功遂埋至寶銜恨無窮此所以士大夫驚呼莫不為朝廷痛惜至於不知命者皆有疑於造物之工況相知於道義而久接於遊從念以身而莫贖徒有淚而沾胸尚饗

祭丁學士文　歐

嗚呼元珍善惡之殊如火與水不能相容其勢然爾是故鄉人皆好孔子不然惡於不善然後爲賢子之美才懿行純德誰稱諸朝當世有識子之憔悴遂以淪湮問孰惡子可知其人毀善之言譬若蠅矢點彼白玉瑕之而已小人得志豈快一時要其得失後世方知受侮被謗無如仲尼巍然爽見不廢桓魋孟軻之道愈久彌光名尊四子不數臧倉是以君子修身而俟擾擾奸愚經營一世迨榮華之銷歇嗟泯沒其誰記是皆生則狐鼠死爲狗彘惟一賢之不幸歷千載而猶傷自古孰不有死至今獨弔乎沅湘彼靈均之事業初未見於南邦使不遭罹於放斥未必功顯而名彰然則彼讒人之致力乃借譽而揄揚嗚呼元珍道之通塞有命在天其如予何孔孟亦然何以慰子聊爲此言寄哀一奠有涕漣漣尚饗

祭謝舍人文　歐

嗚呼謝公性明於誠履蹈其方其於死生固已自達而天下之士所以歎息而不已者惜時之良死於吾徒師友之分情親義篤其何可忘景祐之初修走於峽而公在江東寓書真州哀其親老而勉以自彊其後二年再遷漢上風波霧毒凡萬二千里而會公南陽初來謁公迎我而笑與我別久憐其貌若故而氣揚清風之館覽勞之寮坐竹林之修蔭泛水芰之清香及告還歸邑得官靈昌走書來報喜詠于章罷縣無歸來客公邦歡言未幾遽臥于床不見五日而入哭其堂嗚呼謝公年不稱中壽而位止于郎惟其殁也哭者爲之哀不識者爲之相弔或賻其家或力其喪嗟夫爲善之效得此而已庸何傷富貴偶也壽夭數也奚較其少多而短長若公之有言著于文行著于事材著于用既久而愈彰此吾徒可以無大恨而君子謂公爲不亡滑人來迎修馬首北而不即去者以公而彷徨始修將行期公餞我今其去也來奠公觴茲言悲矣公其聞乎抑不聞也徒有涕而浪浪尚饗

祭尹子漸文

歐

嗚呼天於萬物與吾人孰愛憎而薄厚其生未始以一齊其死宜其有夭壽苟百年者亦死則短長之何較惟善人之可喜謂宜在世而常存曰仁者壽兮是亦愛之者之說謂善必福兮得非以巳而推天禍福吉凶至其難通雖聖人亦曰命而罕言兮豈其至此而辭窮壽夭置之吾不能問嗟乎子漸吾獨有恨我不見子於今幾時自子得疾始有見期于不能來我欲亟往子今安歸我往何訪昔我在朝諫官侍從職當薦賢知子不貢顧顯之語苟避讒諷兩相知而以心爾凡書之不用述鄭

宜都 〈入〉卷六十四 三十二

吾忘永斷哭不聞而徒慟嗟此奠之一觴冀歆吾之再其往莫及兮難追哀以辭而永隔尚饗

祭史彥輔文

老蘇

嗚呼彥輔胡爲而然胡負于天誰不壽考而於彥輔獨嗇其年誰不富貴使終賤寒誰無子孫詵詵戢戢滿眼蝘蜓於天何傷獨愛一觴使殞其傳瞻瞻其 其下惟誰有童未冠彥輔從子帶絰而哭稽顙來前天高茫茫慟哭不聞誰知此冤鰥哭長思念初結交康定寶元予以氣豪縱橫放肆隼擊鵬騫奇文怪論卓若無敵惊怛竊觀憶子大醉中夜遊[redacted]予不喜酒正襟危坐終夕無言它人竊驚[redacted]胡爲甚歡嗟人何知惡與彥輔莫心忘顏飛騰雲霄無有遠邇我徒予先将

主 〈入〉卷六十一 四 三十三

排擯谷無有喻易我溺子援破窓孤燈冷灰凍席與子無眠旅遊王城飲食寤寐相恃以安慶曆丁亥詔策告罷子將西轅慨然有懷吾視老矣甘旨未完往從南公奔走乞假遂至于虔子時亦來止於臨江繫馬解鞍愛弟子炭倉卒就獄舉家驚喧及秋八月予將北歸亦既具船有書晨至開緘驚呼遂丁大艱故鄉萬里泣血行役敢期生還中途逢子握手相慰曰無自殘旅宿魂驚中夜起行長山大川前呼後應告我無恐相從入官歸來幾何子以病發手足若攣我嘉子心壯若鐵石益固而堅瞋目大呼屋瓦爲落聞者竦肩子實之哀大臨惟

血傷心破肝我遊京師强起來餞相顧留連我還自東二子喪母歸懷辛酸子病告革奔走往問醫云已難問以後事口不能語悲來塞咽遺文墜稿為子收拾以葺以編我知不朽千載之後子名長存嗚呼彥輔天實喪之子哭寢門白髮斑斑疾病來加臥不能奔哭書此文命軾往奠以慰斯魂尚饗

祭歐陽少師文　曾

惟公學為儒宗材不世出文章逸發醇深爾雅體備韓馬思兼莊屈垂光簡編焯若星日絕去刀尺渾然天質辭窮卷盡含意未卒讀者心醒開蒙愈疾當代一人顧無儔匹諫垣抗議氣震回遹鼓行無前跋疐非恤世為難勝孤堅竟窒紫微玉堂獨當大筆二典三謨生明藏室頻挫彌厲誠純志一斟酌損益論思得失經體虛前沃心造膝帝曰汝賢引登輔弼公在廟堂尊明道術清靜簡易仁民愛物斂不煩苛令無迫猝樓罝木索里安戶逸橫斂兵革未措地謐日進昌言從容密勿開建國本情忠力悉卯未之歲龍馴飈欻再極大艱番神秉笏亂坤正位上下有秩功被社稷華夷召畢公在廟堂總持紀律一用公直兩忘猜猶不狹朋比不虞訕疾獨立不回其剛仡仡愛養人材獎成誘掖甄拔寒素振興滯屈以為己任無有廢悖維公平生愷悌忠定内外洞徹初終若一年始六十懇辭冕紱逵章累歲乃俞所乞放意丘樊脫遺羈馽沉浸圖史左右琴瑟氣志浩然不陋蓬蓽意謂百齡重休累吉還斡鈞軸贊微計密云胡傾殂憖遺則弗聞計矢聲背滂橫溢顛冥不斂早蒙振拔言繇公誨行繇公率戴恩不酬懷情獨欝西望轄車莫

持綱紀維公舉舉悉義譔述為後世法終天不沒託辭
叙心曷究髣髴

祭馬龍圖文 王

嗚呼余訖業於進士熟君名於垂髫旣備官於淮南晉為縣之風謡去幕府而西遊依國門之嶕嶢始逹君之執鞫屢顧我而同鑣逮揚子之旣見方睆城之窮漂遂有通家之好終無挾長之驕君言事以北出予罷官而南僑一江亭之邂逅話宿留以終宵以牧官之在列當御史之選劾又追隨於暇日心所好而忘遥距乖隔之幾何忽水泼而風飄書半塗於萬里弃餘日於一朝維知君之日久信智通而才超考前人之治亂講後世之昬昭寤衆言之觝悟排異學之傾揺衆相紛以異諸君

獨悟而同條嗟㬪人之已矣斤欲沓而誰要想明靈之猶在冀薄禮之能格

祖韓退之祭李郴州文

祭曾博士文　王

嗚呼公以罪廢實以不幸卒困以天亦惟其命命與才違、人實知之名之不幸、知者爲誰、公之閭里宗親黨友知公之名於實無有嗚呼公初之志如何孰云不諧而厄孔多、地大天穹、有時而毀星日朧敗山傾谷圮、人居其間、萬物一偏固有窮通世數之然至其壽夭尚何憂喜、要之百年一蛻以死方其生時窘若囚拘其死以歸混合空虛以生易死死者不祈惟其不見生者之悲公今有子能隆公後惟彼生者可無甚悼嗟理則然其情難忘哭泣馳辭往侑莫觴

祭程氏妹文　韓陶淵明

嗚呼哀哉寒往暑來日月寖疎梁塵委積庭草荒蕪寥寥空室哀哀遺孤肴觴虛設人逝焉如誰無兄弟人亦同生嗟我與爾特百常情慈妣早世時尚孺嬰我年二六、爾纔九齡爰從靡識撫髫相成咨爾令妹有德有操靖恭鮮言聞善則樂能正能和惟友惟孝行止中閨可象可傚我聞爲善慶自己蹈彼蒼何偏而不斯報昔在江陵重罹天罰兄弟索居乖隔楚越伊我與爾百哀是切黯黯高雲蕭蕭冬月白雪掩晨長風悲節感惟崩號與言泣血尋念平昔觸事未遠書疏猶存遺孤滿眼如何一往終天不返寂寂高堂何時復踐藐藐孤女曷依曷恃、煢煢遊魂誰主誰祀奈何程妹於此永已、死如有知相見蒿里嗚呼哀哉

祭鄭夫人文　韓

嗚呼天禍我家降集百殃我生不辰三歲而孤蒙幼未知韌我者兄在死而生實維嫂恩未亂一年兄宦王官提攜負任去洛居秦念寒而衣念飢而飧疾疹水火無灾及身劬勞閔閔保此愚庸年方及紀荐及凶屯兄罹讒口承命遠遷窮荒海隅夭閼百年萬里故鄉幼孤在前相顧不歸泣血號天微嫂之力化爲夷蠻水浮陸走丹旐翩然至誠感神返葬中原既克反葬遭時艱難百口偕行避地江濆春秋霜露薦敬蘋蘩以享韓氏之祖考曰此韓氏之門視予猶子誨化諄諄爰來京師年在

成人屢貢于王名乃有聞念茲頻頑非訓曷因感傷懷歸隕涕熏心苟容躁進不顧其躬祿仕而還以爲家樂奔走乞假東西北南孰云此來乃睹靈車有志弗及長負殷勤嗚呼哀哉昔在韶州之行受命于元兄曰爾幼養于嫂喪服必以朞今其敢忘天實臨之嗚呼哀哉日月有時歸合塋封終天永辭絕而復蘇尚饗

祭十二郎文　韓

嗚呼吾少孤及長不省所怙惟兄嫂是依中年兄歿南方吾與汝俱幼從嫂歸葬河陽既又與汝就食江南零丁孤苦未嘗一日相離也吾上有三兄皆不幸早世承先人後者在孫惟汝在子惟吾兩世一身形單影隻嫂常撫汝指吾而言曰韓氏兩世惟此而已汝時尤小當不復記憶吾時雖能記憶亦未知其言之悲也吾年十九始來京城其後四年而歸視汝又四年吾往河陽省墳墓遇汝從嫂喪來葬又二年吾佐董丞相于汴州汝來省吾止一歲請歸取其孥明年丞相薨吾去汴州汝

不果來是年吾佐戎徐州使取汝者始行吾又罷去汝又不果來吾念汝從于東東亦客也不可以久圖久遠者莫如西歸將成家而致汝嗚呼孰謂汝遽去吾而歿乎吾與汝俱少年以爲雖暫相別終當久與相處故捨汝而旅食京師以求斗斛之祿誠知其如此雖萬乘之公相吾不以一日輟汝而就也去年孟東野往吾書與汝曰吾年未四十而視茫茫而髮蒼蒼而齒牙動搖念諸父與諸兄皆康彊而早世如吾之衰者其能久存乎吾不可去汝不肯來恐旦暮死而汝抱無涯之戚也孰謂少者歿而長者存彊者夭而病者全乎嗚呼其信然

邪其夢邪其傳之非其眞邪信也吾兄之盛德而夭其嗣乎汝之純明而不克蒙其澤乎少者彊者而夭歿長者衰者而存全乎未可以爲信也夢也傳之非其眞也東野之書耿蘭之報何爲而在吾側也嗚呼其信然矣吾兄之盛德而夭其嗣矣汝之純明宜業其家者不克蒙其澤矣所謂天者誠難測而神者誠難明矣所謂理者不可推而壽者不可知矣雖然吾自今年來蒼蒼者或化而爲白矣動搖者或脫而落矣毛血日益衰志氣日益微幾何不從汝而死也死而有知其幾何離其無知悲不幾時而不悲者無窮期矣汝之子始十歲吾之

子始五歲少而彊者不可保如此孩提者又可冀其成立邪嗚呼哀哉嗚呼哀哉汝去年書云比得軟脚病往往而劇吾曰是疾也江南之人常常有之未始以爲憂也嗚呼其竟以此而殞其生乎抑別有疾而至斯乎汝之書六月十七日也東野云汝歿以六月二日耿蘭之報無月日蓋東野之使者不知問家人以月日如耿蘭之報不知當言月日東野與吾書乃問使者使者妄稱以應之耳其然乎其不然乎今吾使建中祭汝弔汝之孤與汝之乳母彼有食可守以待終喪則待終喪而取以來如不能守以終喪則遂取以來其餘奴婢並令守

汝喪吾力能改葬終葬汝於先人之兆然後惟其所願嗚呼汝病吾不知時汝歿吾不知日生不能相養以共居歿不得撫汝以盡哀斂不憑其棺窆不臨其穴吾行負神明而使汝夭不孝不慈而不得與汝相養以生相守以死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生而影不與吾形相依死而魂不與吾夢相接吾實爲之其又何尤彼蒼者天曷其有極自今已往吾其無意於人世矣當求數頃之田於伊潁之上以待餘年教吾子與汝子幸其成長吾女與汝女待其嫁如此而已嗚呼言有窮而情不可終汝其知也邪其不知也邪嗚呼哀哉尚饗